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蜀山剑侠传 (7)

 **eBOOK**  
内容资料 非商业

## 第二一五回

大地为洪炉 沸石熔沙 重开奇境  
长桥横圣水 虹飞电舞 再建仙山

且说癩姑、仙都二女、袁星、袁化、米余、沙余、健儿等保护着芝仙、芝马，在仙禽背上刚由凝碧崖前飞起，便听雷鸣地震之声。跟着崖对面左右两朵仙云，分拥着金蝉、石生和一钟一磬，飞升起数十丈高下，停在半空。金、石二人各将钟、磬击了三下，金声玉振，余音浮荡灵空，犹未停歇。猛然天惊地动，一声大震，眼前只见峰峦崖壁全部陷裂，晃眼之间山鸣地怒，石沸沙熔，水火风雷一齐爆发。偌大一座美景无边的仙府，除仙籁顶一处，全都化为火海，万丈洪涛由地底怒涌而上，加上呼呼轰轰的风雷之声，猛恶非常。那一二百座琼楼玉宇，仙馆台榭，连同仙府原有的无数花木，也在这时突然拔地飞起，高高虚浮于狂风迅雷、烈焰惊涛之上。这一来，上面是仙云碍碍，瑞霭飘空；下面是风雷横恣，水火怒溢。各色剑光宝光，翔舞交驰，交错成亘古未有之奇景。休说沙、米、健儿三小，便是癩姑、二女、袁化等修炼多年的人，见了也由不得目眩神摇，心惊舌咋，称奇赞妙，骇诧不置。沙余笑对米余道：“昔年故山常有地震，几曾见过这等情景？你看那水和火，尽管作势骇人，却白是白，红是红，干干净净地好看已极。不似我们那里，一遇地震，便冒黑水污汁，臭得人老远闻了都要晕倒。”癩姑闻言笑道：“你们几个小人怎知奥妙？此是掌教真人与诸位仙师遵照长眉师祖仙示，运用玄功，以旋乾转坤的无边法力，将原有仙府重新扩大改建，与寻常地震不同。本来这里就是灵区仙域，无什污秽，再经过水火风雷鼓铸，就有一点渣滓，也都吸入地肺化去了，如何会有臭气来？只等玉洞真人将灵翠峰请回，五座仙府便可出现。听师父说，齐师叔要把整座峨眉山腹掏空，仙府广幅大到三百余里方圆。这里好似一个绝大洪炉，正在鼓铸山峦，陶冶丘壑，那些沸汁便是资料。现在还是初起，少时声势更要猛烈怕人呢。你们且看当中漩涡，那些杂乱东西不都沉下去了么？”

说时，水火风雷之势，已经蔓延开来，越延越广。四面八方，所到之处，无论是崖壁，是石土，是山峦溪涧，全如沸汤泼雪一般，挨上便即熔化崩陷。几句话的工夫，眼界倏地一宽，水火忽然会合一体，火都成了熔汁，奔腾浩瀚，展开一片通红的火海，焰威逼人。尽管二女等精通道法，兀是热得难耐。尤其健儿更难禁受，通身汗流，口渴如焚，气喘不止。二女见他人小可怜，忙道：“健儿热得难受，我们却要护芝仙，不能过去。身旁有药，请癩姊姊代取出来，大家吃些避暑吧。还是芝仙道法高，一点也不热。”癩姑本在二人身后，正要答话，只见芝仙、芝马在二女怀中各睁着一双清波晶莹的双瞳，注视二女。猛触灵机，一面向二女身旁摸取丹药，故意失声叫道：“这火不比凡火，乃齐师叔熔炼全山金铁玉石的乾天纯阳真火，我们道行浅薄，如何禁受得住？我热毒已经攻心，你那丹药无甚用处，这却怎好？”二女见她说话时哭丧着一张丑脸，神情甚是惶急，自己也觉热极，闻言信以为真，不禁大惊。一眼瞥见袁化由手上发出一道青气，托住那株荫被十亩，枝叶扶疏的古楠树，停身雕前。回望癩姑，正和袁星笑使眼色。心想：“二袁尚不畏热，她怎觉得如此厉害？”谢琳刚想说丹药颇有灵效，何妨试试，话未出

口，怀中芝马倏地挣起，张嘴一口唾沫，朝癩姑迎面喷去。癩姑立现喜容，张口迎个正着。笑道：“谢谢你的好意。这下我不热了。谢家两姊妹不知禁得住不？”话未说完，芝仙似早有心，张口一股青气，朝谢璎脸上喷去，跟着又朝谢琳迎面喷了一口。二女原来并坐，当芝马喷沫时，闻得一股清香，又见癩姑突现喜色，刚刚省悟，芝仙已一口喷来，当时立觉清馨入脑，通体清凉，神智益发灵明，知道得益不少，忙也相随称谢。

癩姑随把二女丹药分给众人，忽听袁化笑道：“齐大仙姑已用天一真水祛热息焰，用不着了。恭喜三位仙姑与芝仙缘分不浅，早出一会便无此奇遇了。”二女等往前一看，齐灵云和秦紫玲，同在弥尘幡、云幢围拥之下，各捧着一个玉瓶，由瓶口中飞出一片漾漾水烟，在火海上面四面飞驶了两转，直往当中原出现处飞去，晃眼无踪。所到之处，炎热顿煞，烈焰也不再上腾。那烈火熔成的通红浆汁，却由四面滚滚而来，浪骇涛惊，齐向金、石二人云幢前面聚拢，激成一个十数亩大的漩涡。这时仙府全区，好似一大锅煮得极开的沸水，又似一炉烧熔了的铁汁，火星飞溅，一片通红，所有杂质，全都浮起，到了当中，随旋而下，沉入地肺之内。那些沸浆熔汁，便越来越清明，晶莹剔透，更无丝毫渣滓，渐归宁息，也不似先前汹涌。二女便问癩姑灵翠峰的来历。并说：“现时后洞已闭，云路又经真人行法禁闭，你说那玉洞真人如何进来？”癩姑道：“今天事多着呢。你们看先前两次斗法热闹么？仙府外面还有几个极厉害的仇人，想趁这时，用其法力倒翻地肺，连仙府带峨眉全山千里以内的天地生灵，齐化劫灰哩，你们说妖人心毒不毒？虽然雪山顶上，我们有人制他们，但是这些妖邪都是出了名的厉害。好鞋不沾臭狗屎，无缘无故，谁也不犯惹他们。岳师叔和齐师叔是至交，那灵翠峰乃是星宿海底万年碧珊瑚结成，经长眉师祖取来，炼成一件至宝，中藏灵丹和丹珠仙草。昔年曾设在日前玉清大师请客的丹台附近，为全山灵脉发源之所。前者突然飞去，飞经东海上空，为一水仙截住，看出内中藏有至宝奇珍，连用法术祭炼，终未得开，反损坏了两件法宝。齐师叔因开府之后，须用此宝镇山，知那水仙为人孤傲，海底潜修多年，又无过恶，如若上门索讨，难免争执，结下仇怨，不愿为此伤他。后听玄真子大师伯说起，岳师叔昔年有恩于他，托代转索。那水仙恩怨分明，久欲报恩，不得机会。岳师叔虽然手到取来，但不愿和那两个老怪结仇，特意算准时辰，等老怪败走回山，方始前来；否则，早该到了。乙真人他们必已前知，到时自会放他进来的。”说时，下面已成了数百里方圆红艳艳一片平波，漩涡也已停息，火浆渐稠，看去仍是奇热，不可向迤。

二女等正指点谈论间，隐闻一声雷震，癩姑刚道：“来了！”忽见青井穴故址上面，一道金虹横天而过，往身后凝碧崖上空飞去。跟着飞落下一个羽衣星冠，周身金光霞彩的仙宾。癩姑忙喊：“岳师叔，怎这时才来？”二女等见这玉洞真人，生得剑眉星目，丰采照人。左手持有一件八角形的法宝，放射亩许方圆一股紫气，上面托着一座玲珑剔透，通体碧绿晶莹，四外金霞环绕的翠玉孤峰，右手掐着灵诀，指定头上。缓缓降落，神情庄严，目不旁视，看去谨慎已极。降离火海丈许，便即停住。同时优昙大师、屠龙师太也由左近仙馆后现身，迎上前去，各由手上放出一道金光，将翠峰托住。玉洞真人岳温忙将左手宝物撤去，略微歇息，重将那八角形的金盘放出。这次改上为下，不在手内，到了空中翻转，仍发出一股紫气，与神尼优昙、屠龙师太的金光上下一合，围拥着那峰缓缓前浮，到了两朵云幢前面，轻轻落下。

下沉约三数丈，地底一声雷震，便即矗立在火海之上不动。真人大师也将法宝、金盘撤去，一同飞向左近仙馆而去。跟着地底殷殷雷鸣，密如贯珠，火海中浆汁也渐凝聚，不消片时便如冻凝了的稠粥浓膏相似，火气也渐消灭。

二女等暗忖：“本来仙景多好，经此一番地震，地面虽大出好些倍，原有的峰峦丘壑全都毁化，只花木还在，莫非这数百里方圆一片空场，只修建上五座洞府？气象虽然雄旷，哪有原来好看？”正寻思间，忽见尽前头那凝聚的火海熔浆平面上，突然拱起了五个大泡，每泡大约百亩，相隔约有一二十里，甚是整齐。跟着周围零零碎碎又起了好些大小不等的浆泡，随听金钟二次响动，左右各地棋布星罗，也有无数其形不一的浆泡，相次涌现，颜色也逐渐转变，不似先前火红。钟声响过，玉磬又响。峨眉门下男女弟子，忽然各按九宫八卦、五行方位，一齐现身。当地震初起时，众弟子各在方位上，仗着本门灵符，隐护身形，只将各人法宝、飞剑放出，排荡水火风雷，相助师长收功，满空五彩光华交织，并不见人。这时大功告成，突然出现。本来个个仙根仙骨，资禀深厚，因值开府盛典，妙一夫人又各赐了一身仙衣，冰绡雾縠，霓裳霞裙，羽衣星冠，云肩鹤中，交相辉映，越衬得容光照人，仪态万方，丰神俊逸，英姿出尘。休说峨眉两辈交好的来宾见了称赞，便是那些心藏叵测，怀仇挟忿的敌党，见了这等景象，也不由得戒心突起，诡谋潜消。有的只是知难而退，不敢再有妄动，安安分分静俟会后各散；有的竟由此一举，顿悟邪正之分，不但不敢再有仇视，反而心生向往，恨不得当时归附，以求正果。

异类知道戒惧感化，暗中立誓弃邪归正的，竟占了一多半。这且不提。

且说众门弟子一现身，神驼乙休、穷神凌浑、百禽道人公冶黄、赤杖仙童阮纠、追云叟白谷逸、矮叟朱梅、神尼优昙、屠龙师大等八位前辈上仙，也各自在八卦方位出现。

乙、凌、白、朱四人，首用千里传音，朝众弟子传示，嘴皮微动，将手一挥。众弟子立即依言行事，八方分布，如法施为，各将灵符化去。仙府原有那些琪花瑶草，嘉木芳卉，本经众仙施展法力，连根带附着的泥土，平空拔起，附在那一二百座仙馆台谢的平台云壁之上，一经施为，纷向下面降落。那冒起来的许多浆泡，也继长增高，越来越大，除当中最后面先起五泡，只往上长，看不出是甚形相外，余者渐现峰峦岩壑之形，地面却渐渐往下低去。有那斜长形的浆泡，长着长着，砰的一声清脆之音，突然破裂，当中立现一道溪涧，清泉怒涌，流水潺潺，跟着移形换景，现出浅岸幽岩。那些花草树木，自空下坠，全落在这些成形浆泡上面。晃眼山青水碧，花明柳暗，清丽如画。约有个把时辰过去，只眼前十里方圆一片，直达当中一个未现形象的大泡，仍是空荡荡的广场，余者已是峰峦处处，涧谷幽奇。还有四个大泡，已被高峰危崖挡住，仿佛换了一个境界。

又似适才是在作梦，地皮全都凝结。当中一条晶玉甬道，犹是朱红颜色，两旁已被碧草匀铺，哪有丝毫劫后痕迹。众人见乙、凌等长幼群仙各自御剑飞行，四下回翔，每到一处，那浆沸熔结的地面，眨眼便现奇景。各仙馆中的宾客，全都凭栏眺望观赏，互相笑语指点，各现赞美容色。一会工夫，相继沉降，各择景物佳处，矗立其上，不再浮起。

正在互赞神妙，矮叟朱梅忽然飞来，笑向众人道：“事情已完，仙府将开，地面已经复旧，你们还恋在空中呆望则甚？那株老楠树，可移植到仙馆顶上去。现时更无他变，树穴内有禁法封闭，灵峰飞回，此间地脉俱都通连，

外人不能穿行，二芝却可任意游行自在，不足为虑。你们几个未领衣冠的，快些将树植好，赶往洞后，待众弟子行法完毕，随同排列吧。”袁化等本门弟子闻言大喜，忙拜谢领命。由袁星将芝仙要过，同了三小，扛着楠树，往仙籁顶飞去施为。不提。

朱梅又向癩姑笑道：“你这小淘气，怎不随去？你师父打算休你哩，不趁此时热头上找个着落，留神日后无人收你。”癩姑闻言，心中一动，赶紧躬身笑问道：“矮师伯，莫拿小辈开心。师父为什么要休我？我没犯规条，说什么也不行。”一言未了，屠龙师太忽然飞来。癩姑忙喊：“师父怎不要我？”屠龙师太对朱梅道：“你是老长辈，怎这样嬉皮笑脸？”朱梅笑道：“不是你说的么？我瞧你还要她当徒弟才怪。”屠龙师太道：“你这朱矮子，向来不说好话。你请吧，我师徒还有话说呢。”朱梅笑道：“难为你们师徒三人这副尊容怎么配的，也舍得分开？小癩尼，我是为你好，你师父休你无妨，那把屠龙刀却要要过来，莫被别人得去。”屠龙师太正要答话，朱梅已经飞去。随告癩姑，说自己适见妙一夫人，得知齐师叔开读师祖玉篋仙示，内中附有赐给自己的灵丹，服后不久，功行便即圆满。因念师恩深厚，欲令眇姑承授本门衣钵。癩姑则重返师门，拜在妙一夫人门下，已经议定。命癩姑速随二袁，同由新建立的仙府入内，更了新衣，准备少时随众排班参拜。

癩姑闻言，不禁悲喜交集。又想起朱梅所说之言，知那屠龙刀乃本门至宝，定连衣钵齐传眇姑，明索十九不与。推说师恩深厚，不舍离开，如说重返峨眉，师姊还是大弟子，怎单将弟子弃去，随说便落下泪来。屠龙师大正要晓谕劝说，眇姑忽也飞到，对癩姑道：“你不必如此，那屠龙刀我请师父赐你好了。”屠龙师太对眇姑道：“癩儿重返峨眉，不患无有奇珍。此宝你日后却少它不得哩。”眇姑稽首说道：“师恩深厚，弟子刻骨铭心。但是朱师伯既然亲为此事提醒，必与师妹他年安危有关。御魔全仗自己功力修为，不在法宝。时已不早，请师父赐给她吧。”屠龙师太微一点首，由怀中取出一把形如月牙，碧光耀目的环刀，递与癩姑。癩姑素觉眇姑面冷，不甚投契，见她慨然以至宝相让，好生内愧，坚辞不要。眇姑只看着她，也不再说话。屠龙师太道：“你还不知我和你师姊的性情？既已出口，永无更改。不过她将来道高魔长，性又孤高，无甚同道；你为人随和，到处皆友，务念同门之情，不可大意。固然她内心坚定，终可无害，到底少受苦难为好。时已不早，你速去吧。”说罢，不俟答言，同了眇姑飞去。癩姑知道再推便假，只得收了。

当二袁去时，二女、癩姑已离雕飞起，四仙禽也随往仙籁顶上飞去。屠龙师徒走后，二女向癩姑致贺。癩姑苦笑道：“我师父都不愿要我，有什么可贺之处？这一来，弄巧小寒山去不成了。先前说的话，仍请留意，就不能亲往约你们，也必以法宝通知。以后得空，再相见吧。”说罢别去。

二女落到地上，再看场上，地底殷雷之声早住，众仙已将布置就绪，所现景物，比日前仙府还要美秀灵奇。只是地方太大，只前面小半林木繁茂，花草罗列，后半尽管泉石清幽，山容玉媚，却不见有草木花卉。两朵云幢后面的第一个大浆泡，也长到了分际，不再上涌。看去恰似一个长方形，前低后高，大约百余亩大小的罩子。本就浮光耀彩，再被无数仙馆楼台，祥氛瑞霭映射上去，越显光怪陆离，夺目生花。二女才知那是五府中的太元仙府，适才本非地震，乃是运用玄功妙法，将全景整个化去，将山石泥土与地底五金宝石融冶一炉，成了浆汁，再照原景损益增建，扩大好些倍，重又造出丘壑泉石。

端的功参造化，法力无边。本来五座洞府有三座俱是玉质，只不知它们新毁了再建没有？正寻思间，见空中飞翔的诸位长老，齐往右面峰腰灵峤诸女仙所居仙馆平台上飞去。众弟子也分成两行，齐往当中晶罩之后飞去。跟着癩姑、袁星、袁化、沙余、米余五人相继飞过，却不见健儿在内。猛想起健儿并非峨眉门下，适才见他随众同往仙籁顶时，曾和沙余耳语，面有忧色，许是想一同混进去，吃二袁阻住留在楠树穴内。这点小人，如此向道，实是可怜可爱。

正想前去看望，女昆仑石玉珠忽然飞来，笑道：“二位姊姊，叶岛主唤你们呢。”二女随她来路一看，因是开府期近，乙、凌等八位长老连同灵峤诸仙，为使来宾得饱眼福，特意把这些仙馆楼台降落在两旁峰崖之上，都是举目可及。这时金钟岛主叶缤、杨瑾、半边老尼和门下五女弟子俱集在一起，凭栏观望。二女忙随石玉珠飞身赶去。叶、杨二人同笑问道：“你两姊妹真淘气，差点没被冷云仙子余媧摄走。为何你们还要多事，代人守护芝仙，别人都有事走了，还舍不得回来？”半边老尼望了二女一眼，微笑道：“她两个且乖巧呢。千年灵物，尚知报德，你看她们这双眼睛，可知没有白出力哩。”叶、杨二人闻言，仔细向二女脸上一看，果然目有灵光，神采益加焕发。叶缤首先笑问道：“芝仙给你们吃什么东西么？”二女笑答：“没有。只喷了一口气在脸上，怪香的。”

当时觉得头目清灵，通身舒畅。莫非这也得了益处？”随说，又双双笑道：“我们还未向武当老仙师拜谢哩，真个荒疏。如不是那法宝，差点没给贼道姑的气球装走。”说罢，双双拜了下去。半边老尼拉起笑道：“小小年纪，不可出口伤人。你们休看轻那口青气。”

以前芝仙未服齐道友灵丹，尚无现在功力，为感金蝉不杀之恩，只给他双目拭了一下，便能透视云雾，辨别幽隐。如今芝仙功候大进，这口青气乃它本身元精所化，常人略微沾润，便可起死回生，况你二人美质，又是当面喷来。别的益处不说，单这一双神目，便不是妖烟邪雾所能隐蔽了。如非你们缘福深厚，哪有这等奇遇呢？”

二女闻言，好生欣喜。便问叶姑、杨姑怎不和灵峤诸女仙一起？仙府开时，是什么情状？怎地布置已完，迟不开出？叶缤道：“看你们问这一大串，我懒得说，自问杨姑去吧。”二女又问杨瑾。杨瑾朝半边老尼看了一眼，笑道：“因为半边大师不喜人多，所以我们陪同来此。你当仙府容易开建的么？休说景物，还有好些没有增建齐全，便是当中那座太元仙府，一切陈设布置，也还有不少事做。本来辰正起始，要到次日午正，才是正经宴会仙宾之时。只为此是千古未有之奇，不论何方道友，俱欲目睹盛况，主人又是门户广大，一体接待，所以都是在期前赶来。经过详情，千头万绪，也说它不完。”

按说此时已可开放，因妖人猖獗，暗下毒手，尽管防范周密，内外俱有能者，仍不免被他用法宝将地底灵脉毁了一处。为了一劳永逸，不得不运用仙法修复。现在自掌教真人以下，俱在里面合力施为。你们只要见灵翠峰上放出异香，第三次敲钟击磬，便是仙府开放了。不过还须本门中人首先行礼参拜，事完才得众宾客赴会呢。你义父也在里面，你忙什么？适才闲中推算，你二人少时又启杀机。可是仙府连日应有阻难纠葛，俱已过去，似不应有事发生。叶姊姊怕是今日肇因，事却应在将来。你姊妹一双两好，容易惹人注目。今日外客中有不少异教人物，均是能者，你姊妹不日便去小寒山，

至多三年，便要下山行道，何苦树敌，多结仇怨？恰值半边老尼想看你们，为此将你二人唤来。最好就随我们在此，静候少时，一同观礼吧。”半边大师接口说道：“道友虽然知机，贫尼却不如此看法。她二人缘福根基俱都深厚，眉间虽隐有杀气，但于她们本身无害。适才灵峤甘、丁二位道友和崔五姑商量，开府以前，还有好些新鲜花样。休看他三人学道多年，只恐童心比小徒们还盛。初次出山，难得遇到了这样空前盛况，我看就由她们去吧。当真将来有甚纠葛，贫尼师徒决不置身事外好了。”

叶、杨二人原因半边老尼未来以前，便有人告知，二女不久要树强敌，敌人恰与半边老尼有点渊源，知道老尼难惹，难得对二女格外垂青，当赠二女法宝之时，便打算将计就计。后来二女走后，偏巧郑颠仙因老尼神情傲兀，语气中隐含讥讽。叶、杨二人看老尼不爱理人，恐生嫌隙，借词将她师徒约了过来，就势唤回二女。哪知事有定数，禁阻无用，本心就是引她吐口，不料才一开端，老尼便揽了过去，心中暗喜，立命二女拜谢。二女自得法宝脱难，对老尼已经大改初念，起了敬意，闻言会意，早不等招呼，双双拜将下去。其实半边老尼道法高深，精于前知，对于二女也是别有用心。只当时这一着，因是爱重二女过甚，以为自己向不需人相助，将来即有用人之处，自应施惠于先，以便到时出诸自愿，免受对头讥笑，因而脱口包揽下来，等日后发觉，才知上套，无奈话已出口，说不上不算了。此是后话不提。老尼当即笑将二女拉起，慰勉了几句。

半边老尼的五女弟子，本就喜欢二女，意欲结纳；又见师父破例，对外人加恩，情知必非无故；二女又极喜交友，更爱五女个个生得灵秀美貌。因此答完了话，便凑向一起说笑，亲近起来，互谈近况和适才癞姑应敌时的许多笑话。正在兴头上，照胆碧张锦雯忽道：“二位姊姊快看，诸位老前辈刚由下面行法部署完毕，怎又飞落场中，连灵峤仙府诸位女仙也在一起，莫不是如师父所说，再出甚新鲜花样吧？”众人回望前面广场上，神驼乙休、怪叫花凌浑、追云叟白谷逸、矮叟朱梅、神尼优昙、屠龙师太、百禽道人公冶黄、玉洞真人岳韞、自发龙女崔五姑、青囊仙子华瑶崧、玉清师太、郑颠仙，还有天蓬山灵峤仙府赤杖仙童阮纠、甘碧梧、丁嫦、尹松云、管青衣、陈文玑、赵蕙等师徒男女七位地仙，正同向广场当中飞落，看神气似已议定有甚举动。落地之后，众仙便各自立定观望，只乙休一人向前走去，紧跟着两边峰崖各仙馆中又飞落了好几十位仙宾。

二女好些俱未见过，经石玉珠、张锦雯一一指说，才知那后飞落的乃是海外散仙易周全家、凌虚子崔海客、滇池香兰清宁一子、苏州天平山女仙巩霜鬢、南海磨球岛离朱宫少阳神君、天师派教祖天灵子。此外只有最后飞落的两人，同穿着一身黄麻布的短衣，看去只是中年，却生着三络黄须，面如纸白，最奇的是也和二女一样，是孪生兄弟，不但相貌如一，连举止动作俱都一样，似是快地震以前赶到，众人都不认得。只摩云翼孔凌霄想起十年前路过大庾岭时，曾见这两人在一山僻小村之内，纠合七八个村人在织鱼网，也因见二人孪生异相，看了两眼，彼时只当是两个寻常村人。后虽想起，二人生就一双金黄色眼睛，暗无光泽，所结的网广被数亩，还未结完，觉得奇怪，想过也就丢开，不曾在意，不料竟是有道之士。这两位黄衣人，由斜对面一所小亭舍飞落，也不与众合流，单独立在一边旁观。天灵子好似对他俩有留意神情。石玉珠最是好奇喜事，因两位黄衣人平空飞堕，随身不见云光，又不带有邪气，看不出是何路数，正想去向师父请问，忽听空中一声雷震。

赶紧回看，满空光霞潋滟中，金、石二人立身的朵云前面，突现出一座红玉牌坊，长约三十六丈，高约长的一半，共分五个门楼，一色朱红，晶晶莹澈，通体浑成，宛如一块天生整玉，巧夺天工，不见丝毫雕琢接样痕印。当中门楼之下，有一横额，上镌着“玄灵仙境”四个大约丈许的古篆字，字作金色。一时朱霞丽霄，金光映地，衬得仙府分外庄严堂皇。

仙都二女见众仙俱集，底下新奇之事还多，忙向叶、杨等三人说了，约同张锦雯、孔凌霄、林绿华、石明珠、石玉珠五人一同赶去。石玉珠等因先时师父不令离开，不料二女一说便允，二女又只顾走快，不暇再问，匆匆同往场中飞落。这时各仙馆中长幼外宾又飞落了二三十位。地既宽大，来去相隔又远，多半俱在四下围观。站在当中的仍是先来乙、凌诸仙与后添的易周和宁一子。众人知道那红玉牌坊，未开府前乙休便带了来，为显神通，故作惊人之笔，也没和妙一真人商量，一到便将凝碧崖前的上空云路开通，连上洞均整个掀去，展开了十来里方圆云空。另用七层云带将上下遮断。等到将红玉牌坊建好，因仙府诸长老说起五府未辟前数日，正是多难之期，兹事体大，不可大意，敌人厉害，中间又须发动水火风雷，重新鼓铸峰峦，陶冶丘壑。就算道术神妙，防备周密，可以无害，但妖人刁狡无耻，败时甚事作不出？这等稀世奇珍，当初海国水仙采万年红珊瑚熔铸此宝时，和本府灵翠峰一样，不知费了多少心力，你道友也用至宝换来，得之不易。万一妖人情急时有甚残毁，不特可惜，反负道友这番盛情美意。最好先行收起，开府时再行建立。乙休先还恃强，不肯撤去，力说自己早已算就，来敌中只一血神子扎手，但已约了极乐童子到时赶来，用先天太乙神雷合力除他，决可无害。自己既代了主人，洞开门户，自然身任其难，不令妖人妄越雷池一步。后来还是妙一真人知他性情古怪，这等劝说无用，笑说：“此时仙府景物虽也都不差，终嫌地太逼窄，不称此宝。与其先立在此，使外人笑我受了厚礼，立即卖弄，倒不如等到五府宏开，当众出现，既可使他们见识道友法力高深，又为新居生色，岂非绝妙？”乙休明知众人说得极是，只为与白、朱二老斗口已惯，不愿输口，故意执拗。等妙一真人一劝，立即乘机应诺撤去。

这么大一座坚硬之物，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一声雷震，万道霞光，突然建立，适才又有水火风雷之劫，先前不知隐藏何处，说现便现，远近群仙目睹的，十有八九竟没有看出它的来路。就那看出的几位，如神尼优昙、屠龙师大、白、朱、凌、崔以及灵峤诸仙、宁一、藏灵等二十余位仙人，见这等神速灵妙，也都赞佩不置。

众仙宾正观赏称道间，凌浑回顾天灵子和少阳神君并立一处谈说，忙喊道：“天矮子，刚才灵峤诸位道友说这里新建出来，地方大，景致少，想给主人添点东西，由这广场到后面，看少什么，添什么。你看驼子多人前露脸，你当教祖多年，不似我这穷叫花，才当了三天半花子头，休说送人，连自己衣食还顾不过来呢。你打算送什么？快说吧，这不比世人新屋落成宴客，须等主人亲出招呼。莫非你非见了主人才献不成？”天灵子道：“凌花子，你已创立教宗，还是改不了这张贫嘴，一点修道人的气度身分都没有。

真可谓是甘居下流，不顾旁人齿冷。无怪峨眉发扬光大，你看齐道友，无论平日今时，哪一样不叫人佩服？岂似你们这样，连说话都惹厌的？”朱梅道：“天矮子，我如不和凌花子站在一处，也不多心。你说他，我不管，为什么要加‘们’字？”天灵子微笑道：“这话还便宜你呢。凌花子不过说话讨厌，人还可交；不似你和白矮子，又讨厌，又阴坏。你知道驼子吃激，



故意将他，往铜榔岛去惹祸，自己却三面充好人。我听说日内痴老儿便要往白犀潭赴约，驼子夫妻败固是败不了，就胜也有后患。看你将来怎对得起朋友？”朱梅方说：“这个不用你多心，凭驼子决吃不了人的亏，当是你么？”凌浑道：“两个矮子休要斗嘴，你们倒是有东西送主人没有？谁要拿不出新鲜物事，把我这根打狗棒借他。”天灵子冷笑道：“你不用巧说将我。我知两矮子在紫云宫混水捞鱼，得了好些沙子。那本是峨眉门下弟子之物，你们还要给人，有什么希罕？齐道友千古盛举，又承他以谦礼相邀，我早备有微意，已将孔雀河三道圣泉带了一道来，总比你们这些慷他人之慨的有点诚心吧？”这句话一出口，众仙俱知那一道圣泉，天灵子看得极重，他和峨眉又无深交，并且门人还有杀徒之恨，就说前仇已经乙、凌二人上次化解，妙一真人优礼延请，天灵子素来性傲不肯服人，怎会如此割爱厚赠？除已知用意的有限几人，俱都惊诧。凌浑笑了一笑，方要答话，乙休忽道：“你耍贫嘴有甚意思？还不快看灵峤诸仙妙法。”说时，阮、甘、丁三仙已按预计，命陈文玑、管青衣、赵蕙三女弟子如法施为。三女领命回身，立时足下云生，同时飞起，各将肩挑花篮取持手内，分成三路，由红玉牌坊前起始，沿着各处峰崖溪涧上空，缓缓飞去。花篮中的花籽，便似微雨轻尘一般，不时向下飞落。

当地震时，除仙簌顶一处兀立火海之中，不曾崩陷外，裘芷仙、章南姑、米明娘等所掌仙厨石洞，因是存储款待仙宾酒食之所，也由米明娘为首，用妙一真人灵符，将全洞室拔地飞起，等地皮略微凝结，复了原状，便移往绣云涧故址东面。新建危崖之后，姜雪君带来的那些化身执役仙童的花木之灵，气候浅薄，禁不住那么大阵仗，也都藏身在内，静俟后命。陈文玑等三仙眼看快要绕遍全境，飞到尽头，这些执役仙童倏都出现，往五府后面的山上飞去。三女看出用意，没到后山，便自飞回。神尼优昙笑道：“想不到媧姆师徒也如此凑趣。这些已成气候的花木果树，我们稍微助力，每株俱能化身千百。

仙府前面，本多嘉木美树，瑶草琪花，只嫌地方太大，仓促之间，不够点缀。如从别处移植，当时又来不及。今有许多天府仙花异种，再加上许多珍奇通灵的花木果树，越发锦上添花，十全十美了。贫尼对齐道友无可为赠，且送少许甘露，聊充催花使者吧。”天灵子闻言走过，正要答话，先是陈文玑、管青衣、赵蕙三女仙赶回，向师复命。跟着姜雪君由后山前现身飞来，见面便向优昙大师行礼，笑道：“那些花木之精，本在东洞庭生根。后辈起初可怜它们只采日月风露精华，向不害人，小有气候，颇不容易。又值齐真人开府盛典，初意它们俱有几分灵气，种植在此，既可点缀仙山，权当微礼；又可使它们免去许多灾害，一举两得。本来为数甚多，因料仙府花木必多，恐难容纳，特选带了一少半。适见仙域广大，颇有空隙，为期全盛，只得令其各凭功力，化身培植，但此事自必戕其元气。虽然仙府地气灵腴，易于成长复原，只是暂时受创，终且大益。但是家师和妙一夫人适才谈起，它们区区草木之灵，尚知自爱，连日服役仙宾，也颇勤勉称职，事后无赏，转使有所凋残，未免辜负。知道大师玉瓶中藏有甘露灵浆，天师教祖此来携有灵河圣泉，欲请加恩，赐以膏露，俾得即时复原荣茂，于开府之时，略增风华。

不知尊意如何？”

优昙大师知道媧姆师徒是因自己玉瓶中甘露所带无多，遍洒全山花木

难足敷用，终不如悉数灌注在这些灵木身上，可使得到大益，惟恐兼作催花之用，林木沾润无多。而那些灵峯仙花的种子，如无灵泉滋润，又难顷刻开花，终年不谢。恰巧天灵子心感三仙前斩绿袍老妖时许多留情关注之处，久未得报；又以大劫将临，非有玄真子、妙一真人夫妇等峨眉长老出力相助，难于脱免。平日性傲，耻于下人，路数不同，正苦将来无法求助。不料妙一真人竟命门人亲往送柬，延请观礼，词章更是谦虚，不禁又感又佩又喜，正合心意。竟把守了多年的三道地脉灵泉，用极大法力，带了一道前来，惜以结纳，并为他年万一之备。优昙大师既知天灵子的心意，自己身带灵丹又多，正好挹彼注兹。所以一听姜雪君如此说法，便笑答道：“这些灵木，原本不应辜负。时已不早，就烦道友大显神通，以灵泉浇灌那些仙府奇花。贫尼去至后山，助那些花木果树成长，即便令它们结点果实，与诸位仙宾尝新吧。”天灵子道：“孔雀河灵泉，不与本源相接，固然可用，终不如源远流长的好。但是仙府全境山峦溪涧，均经仙法重新鼓铸陶冶，地脉暗藏禁制妙用，与凡土不同，不是外人可能穿通接引。适闻李、谢二位道友镇压地脉，不知事完与否？来时泉源已由荒山引到山外，只限雷池之隔。可请李、谢二位指一泉路，与外通连，一劳永逸，行法时也方便些。”姜雪君知他用意，笑道：“李、谢二位真人已早毕事，现正在中元仙府以内，与齐真人等相聚。家师与妙一夫人等，仍在太元仙府聚谈。来时，妙一夫人曾说，教祖盛情可感，已将数千里泉脉贯穿，不特源远流长，无须竭泽而渔，异日双方音声如对，尤为绝妙。特令转告，本府地脉中枢便在灵翠峰下，已由极乐真人留有泉脉，通向府外飞瀑之下，与教祖所穿泉路相连。而此峰又是长眉真人镇山至宝，中藏无数妙用。道友只须将泉母由峰西角离地九丈三尺的第五洞眼之中灌入，内里自会发生妙用，内外通连。用时再向东方斜对第三穴中行法，便可随意施为了。”

天灵子一听，这等天机玄秘，最难推算的未来之事，分明又被识透，越发愧服，旁立人多，恐被听出，略微称赞了两句，便依言行事。走向灵翠峰前，仔细一看，果然仙法神妙，不可思议。随照所说，把身后背的一个金葫芦取下，手掐灵诀，施展法力，朝峰孔中一指。立有一股银流，其疾如箭，由葫芦口内飞出，射向峰眼中去。众人见那葫芦长才一尺二三，泉母未射出时，看去似并不重。及到银泉飞射，立时洪洪怒响，长虹一般，接连不断往外发射，天灵子那么大法力，双手捧持竟似十分吃力，一点不敢松懈。

凌浑在旁笑道：“天灵子，真亏你，大老远把这么多水背了来。要差一点，赔了自己一份家私，还得把背压折，去给乙驼子当徒弟徒孙，才冤枉呢。仙府都快开了，种的仙花连叶还没见一片，静等浇水，你不会留点，少时再往峰里倒吗？”天灵子冷笑道：“凌花子，你知道什么？随便胡说。”说时场上诸仙都已有一多半随了优昙大师，越过当中三座仙府，往后山飞去。二女等觉着天灵子水老放不完，也都赶往。

姑射仙林绿华生平最爱梅花，见众木精仍是仙童打扮，一个个疏落落，分立山上下，见众仙到来，纷纷拜倒叩谢，却不开口。玉清大师恰在身旁，笑问：“哪几个是梅花？”二女也俱有爱梅花癖，也抢着指问。玉清大师道：“你们看，那穿碧罗衫和茜红衫的女童，便是绿萼梅与红梅。”谢琳笑问：“那肩披鲛绡云肩，身穿白色衣，长得最为美秀出尘的，想必是白梅了？”谢瓔又问：“有墨梅异种没有？”玉清大师道：“怎么没有？不过只有一株，那和两株荔枝邻近的便是。除却穿紫云罗，腰系墨绿丝绦，是增城挂绿外，凡是

女装的，都是林道友的华宗，处士的眷属。有人惹厌，不必问了，看姜道友和家师行法吧。”二女闻言，也未留意身后有人走来，只见姜雪君朝男女诸仙童把右手一挥，左手一扬，立有一片五色烟云，把全山笼罩。优曇大师随由身上取出一个玉瓶，手指瓶口，清香起处，飞出一团白影，到了空中，化为灵雨霏霏，从上飞洒。约有盏茶光景，雨住烟消。再看山上下，男女仙童全都不见，前立之处，各生出一株树秧，新绿青葱，土润如膏，看去生意欣荣，十分鲜嫩。孔凌霄笑告林绿华：“如非仙家法力，似这一点嫩芽，间隔又稀，要等成林开花结实，不知要等几多年哩。”谢琳道：“就这样，恐怕也只开花结果，要想一株株长成大树，也恐不容易吧？”一言甫毕，眼看那些树渐渐发枝抽条，越长越大，转瞬便有四五尺高下，枝叶繁茂，翠润欲流。姜雪君道：“这样慢长，等得多么气闷。我再助它们一臂吧。”随说，正要掐诀施为，优曇大师笑说：“无须。这里地气灵腴，便无甘露滋润，法力助长，也能速成。此是灵木感恩，欲求极茂，加意矜待所致。好在为时有余，藏道友尚未施为，少时与各地仙葩一齐开放，一新眼目，也是好的。我们回去吧。”说完，众仙便往回飞。

二女和林绿华俱因爱梅，心想相隔前面过远，少时只能遥观，这梅花中有好些俱是异种，商量看到树大结萼，差不多到了时候再走。张锦雯、孔凌霄与石氏双妹，同有爱花之癖，见三女不走，也同留下。那些梅树也似知道有人特为看它们，故意卖弄精神，比别的荔枝、枇杷、杨梅、玉兰之类长得更快。晃眼树身便已合抱，一会越长越大，绿叶并不凋落，忽变繁枝。众人知道树叶已尽，花蕊将生，又喜又赞，在花前来回绕行，指说赞妙不绝。二女更喜得直许愿心：“花若能快开几朵好的大的出来，让我们观看，日后我们如成道，必对你们有大好处。”张、孔、林、石五女见二女稚气憨态，纯然天真，又笑又爱。

正在说得高兴，忽然身后怪声同说道：“你们如此爱梅，可惜所见不广。这有限数百株寻常梅花，有什希罕？西昆仑山顶银贍湖两孤岛，有万顷荷花，四万七千余株寒梅，其大如碗，四时香雪，花开不断，为人天交界奇景。你们会后可去那里一饱眼福便了。”众人回头一看，正是先见那两个不相识的黄衣人，尚在旁观，还未走去。这一对面，越看出一对孪生怪人相貌异样，声如狼嗥刺耳，面上白生生通无一点血色，眼珠如死，竟无光泽，板滞异常，胡须却如金针也似，长有尺许，根根见肉，又黄又亮。穿的黄色短衣，非丝非麻，隐隐有光。神态更傲兀可厌。二女先见他们随众同来，二人单立一处默无一言，也无人去睬他们，心本鄙薄。这时听他们突在身后发话，武当五女见多识广，虽也厌恶，却知不是庸流，未便得罪。姑射仙林绿华正想婉言回绝，谢琳已先抢口答道：“谁曾和你们说话来？梅花清高，就因它铁干繁花，凌寒独秀，暗香疏影，清绝人间，不与凡花俗草竞艳一时，所以清雅高节，冠冕群芳。如要以大争长，牡丹、芍药才大呢。

若把它们开在这梅花树上，成了无数纤弱柔软的花朵，乱糟糟挤满这一树，看是什丑样儿？真看梅花，要看它的冰雪精神，珠玉容光，目游神外，心领妙香，不在大小多少。

哪怕树上只开一朵，自有无限天机，不尽情趣。如真讲大，牛才大呢。”谢瓊也插口笑道：“你两个枉是修道人，既在此作客，不论是人请是自来，修道人总该明理，打扮像个乡下人，衣冠不整，便来赴会。我们素昧平生，要请我们看花，应该先问姓名，不该在人背后随便乱说，说得还不客气，又

是假话。你们既没问我们的姓名，我们也懒得问你们。只是一样，你家既有好多的花，为何还和我们一样，守在这里等开花结蕊？出家人不打诳语，看你二人这一身，也许不是释道门中弟子，所以随便说诳。你们莫看凌真人，穿得破，一则人家游戏三昧，自来隐迹风尘，故意如此；二则他是一派宗祖。你们何能和他比？再说人家虽穿得破，也是长衣服，不像你们短打扮呀。怪不得一直没人理你们哩。”谢琳又道：“按说彼此都来作客，我姊妹至多不理你们，不应如此说法。但我们也是为好，想你二人能够守到开府，福缘实在不小，看看人家，想想自己，应该从此向上，免得叫人轻视。你们要学好人，仙府眼面前多少位上仙，哪个不比你们高强？如肯虚心求教，要得多少益处呢！至少也和我姊妹一样，交下多少朋友，岂不是好？你们这一身打扮跟脸上神气，先就叫人讨厌，还要说人所见不广。连梅花都要生气，不肯先开，使我姊妹都看不成了，多糟！”

武当五女见二女你一言，我一语，毫没遮拦，信口数说，两黄衣人仍是不言不笑，默然难测。知道不妙，连和二女使眼色，全不肯住。正在暗中悬心戒备，忽见两黄衣人把死脸子一沉，朝二女刚说得“娃娃”两字，忽然回身便走，也没有见用遁光飞行，眨眼工夫，便到了十里广场之上，竟没看出他们怎么到的。料知不是好相识，二女已经惹事，看神气要变脸。只不知他们何故突然收锋，反似受惊遁走，俱觉奇怪。回望那数百株梅花树，已经大有数抱，长到分际，枝头繁蕊如珠，含苞欲吐，姹紫嫣红，妃红俪白，间以数株翠绿金墨，五色缤纷，幽香细细。同时别的花树也俱长成，结蕊虽不似梅花，别有芳华，清标独上，却也粉艳红香，各具姿妍。

方在赞赏夸妙，猛听连声雷震，瞥见来路广场上水光浩淼，一幢五色光霞正由平地上升霄汉，矗立空中，倒将下来。连忙一同飞身，赶将过去观看。原来天灵子圣泉已经放完，屠龙师太又施展法力，将灵翠峰前十里方圆地面陷一湖荡，即将天灵子圣泉之水，由灵翠峰底泉脉通至湖心，涌将上来，已快将全湖布满。百禽道人公冶黄笑道：“这湖正在红玉坊与仙府当中，将正路隔断，出入均须绕湖而行。再搭上一座长桥，直达仙府之前，气象就更好了。这该是嵩山二道友的事吧？”追云叟白谷逸笑对矮叟朱梅道：“紫云神砂，为数太多，正想不出有多少用处，尽建造些楼台高阁，也没意思。屠龙师太辟此一湖，实是再好不过。”随即和朱梅各由身畔取出一枚朱环，隔湖而立。白谷逸首先左手托环，右手掐着灵诀，朝环一指，立有一幢五色光华，自环涌起，上升天半，渐渐越长越大。二女等七人到时，倏地长虹飞击，往对岸倒去。同时这一头也脱环而出，恰巧搭向两岸，横卧平波之上，成了一座长桥。易周在旁笑道：“这桥还是作半月形拱起好些。”矮叟朱梅道：“后半截是我的事，不与白矮子相干。”随说，飞身到了桥中心，双手一搓，抓起彩虹，喝一声：“疾！”那条笔也似直的彩虹，便由当中随手而起，渐渐离开水面约有四五丈。公冶黄道：“够了，够了！湖长十里，两头离水二丈，当中离水只高四五丈，形势既极玲珑，日后众弟子们可以荡舟为乐，不致将两边隔断，两头看去，还不怎显，宛如一道虹卧在水上，太好看了。”朱梅道：“鸟道人，你说好，偏不依你。”手指处，彩虹忽断为二，各往两头缩退十多丈，悬在空中，当中空出一段水面。朱梅照样手托朱环，掐着灵诀，往下一指，彩霞又自环中飞泻，落向水面，晃眼展布开来。朱梅在空中直喊：“白矮子快帮点忙！我一人顾不过来，这东西一凝聚，再弄它就费事了。”说时白谷逸已应声飞起，到了湖心上空，一同行法施为。不消顷刻，朱环收

去，当中彩霞随手指处，先现出一片彩光灿烂的二三十丈方圆的平地。跟着彩光涌处，地上又现出一座七层楼阁，四面各有三丈空地，两边彩虹随往下落，搭在上面。朱、白二老分向两面飞去，到了两桥中心，用手一提，各拱出水面三丈高下。然后分赴两头，各掐灵诀行法施为，对面驰去，仍到阁中会合，再同往众人立处飞来。这一来，一桥化而为二，每道长约四里余，宽约十丈，中间矗立着一所玲珑华美的楼阁，两边俱有二丈高的雕栏。乍成时，远望还似气体。等到二老飞回，便成了实质，直似长有十里一条具备五彩奇光的整块宝玉雕琢而成，通体光霞灿烂，富丽堂皇，无与伦比。

众仙正纷纷赞美，意欲由桥上走将过去，观赏一回，天灵子道：“后山灵木俱已结蕊，各处峰崖上的仙府琪花，还不成长，莫为矮子卖弄手法，误了催花之责。”凌浑笑道：“湖里有的是水，谁都能够运用，并非你不可。”天灵子冷笑道：“凌花子，你知道什么？我那圣泉岂是这样随便糟蹋的？湖中之水，虽也有少许圣泉在内，大体仍是飞雷崖上那道飞瀑，不过仙府泉脉只此一条，借我圣泉引导来此罢了。为想使湖水亘古长清，甘芳可用，日后养些水族在内，易于成长通灵，掺入了些。如说全是，休说急切间没有这么多，便是灌满全湖，圣泉比飞雷瀑布山泉重二十七倍，水中生物怎能在内生息游动？灵翠峰奥妙我已尽知，少时自会用我圣泉为仙府添一小景，并备日后众弟子炼丹之用足矣。”凌浑笑道：“如此说来，你那点河水并没舍得全数送人，不过带了些来做样子罢了。怪不得，我刚才想你怎会有这么大法力呢！”天灵子道：“你又说外行话了。”

这万年灵石玉乳与千载岩青，只有轻重之分，一则遇风即化了，一则离了本原，日久便即坚凝成玉。我起初原想竭泽而渔，全数相赠，只不过主人要以法力养它，甚是费事，齐道友特意留下泉脉，使其两地相通，不特省事，而且互有益处。当我吝啬，就看错了。”凌浑笑道：“你当我真不知道吗？再往下说，你非情急不可。算我不懂，你自行法如何？”天灵子知他再说必无好话，便不再还言。嗔道：“血儿，持我红欲袋汲水灌花，不可迟缓。”熊血儿随从身后走来。朱梅笑道：“我听你这法宝名字，准不是什么好东西。莫要污了灵峤仙花，你没办法交还人家。”天灵子方欲答话，神驼乙休已先接口说道：“你们三个欺负天矮子，我不服气。你们不知此宝来历，就随便乱说。”天灵子笑道：“到底驼子高明识货，不像你们随口胡言乱说，全无处。”追云叟笑道：“朱矮子成心恁你哩，谁还不知氤氲化育之理？此宝用以浇花，实是合用。不过仙葩遭劫，多少沾点浊气，比起人间用那猪血、油汁浇花，总强些罢了。”乙休道：“你既明此理，还说什么？天灵子，彼众口利，孤嘴难鸣，不要理他们，催完了花，白、朱二矮还有事呢。”

那灵翠峰自从灵泉灌入，泉路开通之后，峰腰便挂起两条瀑布，相隔两三丈，下面各有一原生洞穴承住，并不外流。乙休说时，血儿早走过去，由法宝囊内取出一个尺许长的血红色皮袋，接住泉流。约有半盏茶时，飞起空中，将袋往空中一掷，立即长大亩许，由下望上，绝似一朵红色云霞。血儿紧跟在后，手掐灵诀一指，适接圣泉便化为濛濛细雨，四下飞落，沿着各处峰峦溪涧，遍地洒将过去。雨云飞驶甚速，顷刻之间，便将适才仙葩布种之处，一齐洒到，水也恰巧用完，血儿收宝归来复命。天灵子正要行法催花，赤杖仙童阮纠笑道：“这些小草琪花，得道友灵泉滋润，当益茂盛，道友不必多劳吧。”天灵子知道灵峤诸仙法力高强，照此说法，必早在暗中行法，便无滴水，也能花开顷刻，不便再为卖弄，便停了手。

易周笑道：“后山花木，已全结蕊绽开，远望一片繁霞。道友何不使仙府奇芳略现色相，使我们先饱眼福呢？”阮纠笑答得一声：“遵命。”晃眼之间，适才千百布种之处，突然一齐现出三尺许高的花枝，都是翠叶金茎，其大如拳，万紫千红，含芳欲吐。

有的地方还现出一丛丛的九叶灵芝。除灵峰、平湖、甬道、通路、广场外，一切峰峦岩石，溪涧坡陀，全被布满，繁茂已极。宁一子道：“贫道无多长物，只带了千本幽兰来，不料仙府名葩开遍全境。一则此间无处培植；二则幽谷小草，性本孤僻，也须另为觅地。

适见那溪谷满布乔松，贫道所携，有一半是寄生兰，本该寄生老木古树之上。仙府将开，微礼尚未奉诸主人，乙道友烦往同行，了此小事如何？”阮纠笑道：“我适闻到幽兰芬芳，由道友袖间飞出，我早已料到。空谷孤芳，不同俗类，已暗命弟子留有一处幽谷，就在绣云涧后。诸位道友何妨同去，一赏芳华？”众人俱称愿往。宁一子逊谢了两句，便由朱、白二老前导，往仙府左侧横岭转将过去。

一路之上，只见洞壑灵奇，清溪映带。原有的瑶草奇花，本是四时不谢，八节如春，名目繁多，千形万态。又经仙法重新改建之后，景物越显清丽。众仙顺着绣云涧，到了鸣玉峡尽头。循崖左行，面前忽现出一片松径，松柏森森，大都数抱以上，疏疏森立，枝叶繁茂，一片苍碧，宛如翠幕，连亘不断。左边一片破塘，水由仙籁顶发源，中途与绣云涧会合，到此平行，广而不深，溪流潺潺，澄清见底，水中蔓草牵引，绿发丝丝。

树声泉声，备极清娱。宁一子笑道：“这里便好，且把寄生兰植上吧。”随说长袖举处，便有细长如指的万千翠带一般，往沿途老松翠柏的枝丫之上飞去。立时幽香芬馥，令人闻之心清意远。定睛一看，那寄生兰叶，俱在二三丈之间，附生树上，条条下垂。每枝俱有三五花茎，兰花大如酒杯，素馨紫瓣，藤花一般，每茎各有十余朵，累如贯珠，香沁心脾。乙休道：“仙兰渚上奇兰，异种名葩，何止千百，此是其中之一。虽是人间嘉卉，但经过宁一道友仙法培植，休说常人无法觅得，只恐各地名山仙府中，也未必能有这样齐全呢。”阮纠笑道：“丁师妹最喜兰花，灵峤宫中还植有数十种，除朱兰一种得诸灵空仙界外，余者多是常种。道友奇种甚多，不知还肯割爱数本么？”宁一子道：“丁道友见赏，敢不拜命。袖中尚剩五百余本，约百余种，真属罕见的不过十之一二。

荒居所植，除朱兰只有一本，未舍送人外，稍可入目的，每种都分了些来。请丁道友指示出来，不俟会毕，便可奉赠。”丁嫦笑道：“阮师兄饶舌，重辱嘉惠，无以为报。小徒篮中花种尚有少许，即当投桃之报如何？”陈文玑随取花种奉上。宁一子喜谢收下。

话说众仙走完松径，转入一个幽谷。宁一子见左边危崖排云，右边是一大壑，对岸又是一片连峰。一条极雄壮的瀑布，由远远发源之处，像玉龙一般蜿蜒奔腾而来，到了上流半里，突然一落数丈，水势忽然展开，化为平缓。遥闻水声淙淙，山光如黛，时有好鸟嚶鸣于两岸花树之间，见人不惊，意甚恬适，衬得景物益发幽静。仙都二女笑问玉清大师道：“这么多禽鸟，适才地震怎禁得起？莫不又是法力幻化的吧？”大师道：“这事还亏我呢。仙府本无鱼鸟，这些都是申、李、金、石等四人闲中无事搜罗了来。

琼妹手下又有雕、猿门人，为讨师父好，每出一次门，便四处物色。袁星格外巴结，竟骑了神雕，远去莽苍山中寻找异种，以致越养越多，什么

样都有。直到那日，由幻波池归来，路遇贤姊妹回来，闻说地震之事，才着了慌，又不舍得放出去，一齐托我想法子。

我因数目太多，尤其水中鱼类难弄，费了不少事，才把这些禽鱼做为几处，摄向空中，专心经管。直到仙府重建，才把它们散放各处。你是没去鱼乐潭和朱桐岭两处，不特小鸟小鱼，连凤凰、孔雀都有呢。”正说之间，宁一子已将五百余本幽兰植向岩谷之间。

果然幽芳殊色，百态千形，俱是人间不见的异种，名贵非常。宁一子请众少待，行法施为，每种花上俱有三五果实坠落，一齐收集下来，交与丁嫦。丁嫦笑命管青衣收入花篮。

乙休回顾，见嵩山二老和两黄衣人不曾跟来。笑道：“白、朱二矮，今日跑里跑外，大卖力气，不曾同来，想必又有花样。只奇怪地缺、天残两个怪物自己不来，却命他两个门人出来现世。适才见他们忽从后山遁回，我未留意观看，料又和两老怪物一样，打算卖弄，吃哪一位道友给吓了回去呢。”姜雪君笑道：“适才这两人遁回时，曾见家师现了一现，定是不安好心。家师不容他们作怪，总算见机，没吃到苦。家师又在作客，没有穷追，亏他们老脸，不缩回宾馆中去，还在场上旁观。不过这一来，家师和我又多两个对头了。”凌浑道：“两老怪还在令师和道友心上么？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两小怪物竟生得一般相貌神气，真讨人嫌！一样孪生，便有天渊之别，我竟不曾见过，看去倒颇似有点门道。如非乙驼子说，只恐知他们来历的还不多呢。”

二女不知地缺、天残是甚人物，武当五女却所深悉，听说黄衣人是他们弟子，不由大惊，好生代二女担心。正要向众仙述说前事，丁嫦一眼瞥见二女憨憨地听众仙说话，好生爱怜，便从身畔解下两枚玉诀，递给二女道：“适才乙道友所说二人，异日在外行道，难免相遇。他们有两件奇怪法宝，此乃古地皇氏所佩辟魔符诀，带在身上，就不怕他们了。”二女本最慕灵峤诸仙，忙即拜谢。也想述说前事，还未开口，忽听撞钟击磬，金声玉振，远远自仙府来路传来。众仙说声：“仙府开了！”纷纷飞起。

## 第二一六回

熊血儿喜得阴雷珠

小仙童初涉人天界

二女等也追随着，同往红玉坊前飞去。晃眼落到桥上，仙府也还未开，只见飞桥两面湖波中，又由嵩山二老用紫云神砂建立起四座金碧楼台，一边两座，恰与楼当中飞阁成为五朵梅花形对峙，紫霞点点，金碧辉煌，越发壮观。仙府后侧，各处峰崖上，也有二三十处各式大小亭台楼阁，隐隐出现。这次云幢上，共是百零八下金钟，四十九敲玉磬，众仙到时，尚还未住。眼看湖两岸各处山峦上仙葩和后山许多花树，越显精神，含苞欲放。忽听湖水哗哗作响，碧波溶溶中突冒起满湖水泡，跟着一片极清脆的啪啪之声密如贯珠。每一水泡开裂，便有一株莲芽冒出水面，晃眼伸长，碧叶由卷而开，叶舒瓣展，满湖青白二色莲花一齐开放，翠盖平擎，花大如斗。这时金钟、玉

磬已将要到尾声，众仙方讶平湖新辟，刚刚离开不久，适才并无人想到往湖中行法植莲，顷刻工夫，这佛国灵花西方青莲怎会突在湖中开放？眼前倏地又是一亮，再看四外前后的天府仙花，连同后山千百株花树，忽然同时开放，仙府前半，立时成了一片花海。青翠浮空，繁霞匝地，香光百里，灿若锦云。再加仙馆银灯，玉石虹桥，飞阁流丹，彩虹凝紫，祥光万道，瑞霭千重，汇成亘古未有之奇。尤妙是境地壮阔，尽管花光宝气，光怪陆离，依旧水碧山青，全境光明，了不相混，全不带一毫人间富贵之气。休说凡人到此，便是这一班老少群仙置身其中，也禁不住踌躇满志，神采飞扬，仙家富贵，叹为观止。

观赏赞叹了一会，钟、磬声终，隐闻仙乐之声，起自当中仙府以内，琼管瑶笙，云箫锦瑟，交相互奏。众仙侧耳一听，正是广寒仙府云和之曲。赤杖仙童阮纠笑对神驼乙休道：“主人正在传授门人道法，只等此曲奏罢，仙府即时宏开，我们方可入内，也只看得谢恩典礼了。”说时，各仙馆中来宾知己到时，主人开府宴客之后，便须相率归去，不便再留，各自纷纷飞落桥亭等处静等观礼。甘碧梧笑对阮纠道：“大师兄，仙府景物宏丽，仙宾会后，愿留者已另辟建居室。我们这些小摆设，命众弟子收去了吧。”阮纠含笑点头。陈文玑、管青衣、赵蕙三女弟子立持花篮，分途往各远近仙馆楼阁飞去，所到之处，只见祥光一闪，原有楼台亭阁，便即无影无踪，现出本来面目。不过刻许工夫，全都收尽，陈、管、赵三女仙飞回复命。丁嫦笑道：“只顾我们收拾零碎，却忘了客馆下面是空地。如今遍地繁花，独空出一二百处空地，岂非美中不足？诸位道友法力高深，又不便班门弄斧，贻笑大方。主人正传道法，还来得及，仍把花种撒上些如何？”甘碧梧笑道：“嫦妹不必多虑，你看满湖青莲，此间大有能者，正不必我们多事呢。”话才出口，忽见仙府后面飞起千万缕祥光，宛如虹雨飞射，分往各仙馆原址飞去，落在空地之上。紧跟着各有数十百株娑婆、旃檀等宝树，由地下突突往上冒起，晃眼成林，郁郁葱葱，宝相庄严，隐闻异香。比起适才众仙植花种树，又是不同。直似数千株整树，自地涌现，迅速异常。姜雪君在旁，惊问朱梅道：“芬陀大师、白眉禅师均在雪山顶上防魔未来，优昙大师适才同在一起观赏幽兰，不曾离开。此与满湖青莲同一路数，眼前何人有此法力？莫非白眉师伯大弟子采薇僧朱由穆师兄又出山来了么？他在石虎山闭关以来，多年未见，已说静参正果，不再出头，怎得到此？”

矮叟朱梅笑道：“谁说不是他？别了多年，还是当年那种脾气。他来时，我和白矮子正用紫云砂在湖中建这四处楼阁，他由云路飞降红玉坊前，迎头遇见天残、地缺老怪门下两个业障。恰巧没有别人在侧，也不知他是否看两业障长得不顺眼，安心恚气，拿话引逗，这两业障天生不是人的性情，向来不爱答理，适才后山观花，又吃令师一吓，正没好气。见来人是个相貌清秀，唇红齿白的小和尚，通没一点气派，误认作来此寻找师父，即便看热闹的小徒弟，竟想拿他出气。一口怨气没将人吹倒，跟着又想用大擒拿法将人赶回来路。哪知来人神通广大，笑嘻嘻连老带小，一顿足挖苦，把两业障跌了个晕头转向。末了才说：‘这里群仙盛会，冠裳如云，主人决不会请你们师徒这样怪物。’

你们瞒着师父，混进府来观礼，既然衣履不周，连长衣服都不备一件，就该悄没声打个树窟窿或土洞钻将进去躲起来，偷看完了热闹，一走才是，偏不知趣，要在人前走动。



我想景致你们已看过，本来不知礼貌，那开府典礼看它则甚？又不合冲撞了我。本意还想惩治一番，儆戒下次，念在主人今日盛典，不便给人家作没趣的事。好在少时开府，你们这样神气，也没法和别位仙宾并列，趁早给我滚回山去，免得当众丢丑！’话才说完，一手一个，只空抓了一下，往上一甩，手并没有沾身，两业障便似泥块一般，被人抓起，身不由己，跌跌翻翻，往云路上空飞去。看那情势，虽不至真个甩回山去，这佛家大金刚须弥手法，怕不把他们甩出三五百里外去。他同朱道友和我二人见面没谈几句，便向湖中洒下两把莲子，往仙府飞去，他师弟李道友正由后面绕出迎接，同往后面飞去了。他和东海苦行头陀最是莫逆。以前我们都是好友，因正手忙，还没过去看望，打算会后再作长谈。好在他既已出山，就不愁见不到了。道友与他也是昔年旧雨，现齐道友正在中元仙府以内，宣读长眉道祖遗留的仙示，并传门下男女弟子道法，事完方始正式开府，率领本门长幼三辈同门，当众焚烧奏乐，向教祖所居灵宫仙界通诚遥拜，行那谢恩之礼。那时一班知好，除我们有限几人受有重托在外，俱已齐集中元仙府。道友无事，何不前往叙谈呢？”姜雪君闻言，略一寻思道：“我自转劫以来，已不愿再与此人相见了。”朱梅道：“本是三生良友，相见何妨？姜道友此言，岂不又着相了？”说时，优曇大师和屠龙师太一同走来，笑道：“采薇大师今又出山，难得良晤。姜道友三生旧雨，更与我们情分不同，为何还呆在这里？”姜雪君笑道：“我先不料朱道友会来，正向朱真人打听呢。那就去吧。”说罢，随同飞去。不提。

仙都二女和武当五姊妹，俱留意那两黄衣人，此时四顾不见，仙馆已收，无可存身，都在奇怪。闻言才知被一前辈神僧用大法力逐出府去，好生称快。石玉珠见二女高兴，悄告：“两怪人之师天残、地缺，有名难惹，得道多年，行辈既高，又并非妖那一流人物，所炼法宝最为厉害，正派群仙，若非万不得已，决不愿和他们生嫌结仇。姊姊适才不合随口讥嘲，结下仇怨。朱老前辈想必知此二人姓名深浅，何不先问出个底细，日后遇上也好准备。”二女本没有把黄衣人看在眼里，因石玉珠说得十分慎重，朋友好心，未便违拂，便凑过去向朱梅请问道：“朱老前辈，可知那两黄衣人姓名本领么？”追云叟白谷逸在旁接口笑道：“这两孪生怪人，二百多年中，共只出山四次，还连今天一起在内。我倒遇过三次，所以知道得比较别位清楚。以他师徒性情，各有各的乖谬。两业障每出山一次，必闹许多笑话，害上不少的人。这次不知又是受甚妖人蛊惑，想来此见景生情，出点花样。因见兆头不佳，没敢下手，打算老着脸皮，赴完了宴再走。不料被小和尚跑来，将他们赶走。论本领，倒还没甚出奇之处，只是二人各秉师传，炼有几件独门法宝，专一摄取人的心灵，道行稍差的人往往为他们所算。时已无暇详说，此去小寒山拜师之后，只把今日之事一说，令师必有破法，至不济也能用佛门定力抵御，不为所惑，无足为虑。”

二女刚谢完了指教，钟、磬声已住，长桥对面当中头一座仙府上面，形似大泡的晶罩，突化云光流动，缓缓升起，将仙府全形现出。跟着左右一边一座的晶罩，也各由峰崖后面化为五色云光上升。到了中央，渐渐缩小，会合成一片丈许大小的彩云，停在当中。第一座仙府前面，众仙见那当中仙府高约三十六丈，广约七八十亩，四面俱有平台走廊，离地约有三丈六尺。前面平台特别宽大，占地几及全址三分之二。四角各有一大石鼎，四面雕栏环绕，正面两侧设有三十六级台阶。竖立着一座大殿，上刻“中元仙府”四

个古篆金字，广约十亩。当中设着一个宝座，两旁各有许多个座位，前面大小九座丹炉。大殿通体浑成，无梁无柱，宛如整块美玉，经过鬼斧神工挖空建造，气象雄伟，庄严已极。这时峨后门下众男女弟子，各持仙乐仪仗，提炉捧花，分作两行，正由殿中端肃款步走出，排列在平台两旁。玄真子为司仪，手捧玉匣前导，引着掌教妙一真人和长一辈同门，到了台中央立定，仍由妙一真人居中，众仙稍后，依次雁行排列。玄真子随喝：“弟子齐漱溟等敬承大命，即遵恩师玉匣仙示，谨畏施行，连日斋戒通诚，虔修绛牒，恭附缴奉天府玉匣之便，百拜闻上，伏乞慈恩鉴察，不胜受命惶悚感激之至！”说罢，将手一招，空中卿云便即飞降。玄真子恭捧玉匣，往空一举，玉匣便被卿云托住，冉冉上升。玄真子随命奏乐焚燎，齐漱溟率众门人弟子百拜。拜罢，仙乐重又奏起。那司燎的后辈四弟子，便把备就粗如人臂的沉檀香木，装向四角石鼎之内，发火燃将起来。

妙一真人随率众仙望空遥拜。玄真子站在妙一真人的前侧面，也是随众拜倒。这时众仙均换了一身新法服，羽衣星冠，云裳霞裙，加上仙景奇丽，仙乐悠扬，宛如到了兜率仙宫，通明宝殿。众仙朝贺，同咏霓裳，端的盛极。

一会，拜罢礼成。妙一真人等始命奏乐迎宾，亲自下阶往长桥上，向众仙宾行礼，拜谢临赜，迎接入殿。同时嫫姆师徒、极乐真人李静虚、谢山、采薇僧朱由穆、李宁等相助妙一真人等在里行法部署。诸位仙宾也由宝座玉石屏风后面相继转出，纷向妙一真人等致贺不迭。妙一真人等请众落座，众仙坚请真人往居中宝座就位，真人力说：“此是众同门及弟子参拜学道之地，本非延客之所。只为仙宾众多，五府中只此殿最大，今日又承诸位道友大显神通，添了不少异景，变成全境最胜所在，殿外石台又面临平湖，遍地仙葩，正好观赏。为此适和诸位前辈道友商议，将宴客之所，移来此地。起初因左元洞一带，景物最为幽胜，数百株桂树，均为女弟子申若兰由福仙潭带来的千年桂实，栽植而成，大都数抱以上，以为宴客相宜。没想到众仙嘉惠，法力如此神妙，众弟子已经布置就绪，仓促改计。礼成以前，又无法走进，急切间难于就绪，为此才请诸位前辈道友来此小住。尊客在前，并有诸老前辈，怎敢僭妄无礼？”众仙见真人坚持不肯，只得罢了。便把中座空下，各自归座。随来众弟子，各随师长侍侧。妙一真人等众主人，各就下首分别陪坐。

仙都二女见那采薇僧朱由穆果是小和尚，看年纪不过十五六岁。身着一身鹅黄僧衣，甚是整洁。相貌尤其温文儒雅，气度高华。正看之间，忽听神驼乙休问妙一真人道：“齐道友，为何先不开府，直到缴还玉匣道经，拜章谢恩，才行开放？与预定不符。”妙一真人道：“玉匣中恩谕如此，不敢不遵。”穷神凌浑道：“众弟子法宝已传授了么？怎如此快法？”妙一真人道：“众弟子法宝，俱多能用。只女弟子李英琼等得有几件，尚不会用。家师所赐真经，传授之后，照此修炼，不久均能应用。幻波池所得法宝虽多，而圣姑所赐目录小册，均载宝名用法，极为省事，所以无多耽延。”

随又起立对众仙道：“众弟子正式行礼，拜师传道，本拟宴客之后，在此殿内当众举行。只为日前在青井穴，闭关开读家师所留玉匣仙示，对传道一节，不许炫露。而九天元经，本是天府秘笈，一开府便须拜章缴奉，飞送天上。因此临时变计，改在大师兄监临之下，以及各位前辈道友相助，先将元经仙籍虔心参悟通晓，等将全境改建，开府时辰已经将至，只得遵奉师命，谬承道统，正了师位。事前因时匆迫，除本门弟子外，各方道友荐引门人甚

多，彼时正值闭关之际，内外隔绝，来人师徒均未见面。如今事后，补行入门之礼，又觉不甚慎重。幸而家师玉匣中留有新旧门弟子名册，应收录的俱写在内。除青城朱道友引进的纪登以下诸人，因家师仙示，青城一派在朱道友与姜道友主持之下，日后门户还要发扬光大，不应收录，未便传集，有负盛意外，余者凡在名单中人，又经本人师长有意引进之士，全数命人召集到太元洞内，更换家师留赐的法衣，同集大殿，与旧同门同行大礼，传授初步道法，各赐法宝一二件，并将旧有法宝飞剑，各为指示用法。仍由大师兄监导，率同长幼三辈门人，将修就的绛牒附入玉匣之内，焚燎告天，拜表通诚，拜谢师恩。尚幸没误缴还仙籍的时刻，仰叨各位前辈、各位道友福庇，鼎力相助，于极危难中平安渡过，居然勉成基业。又承嘉惠勤勤，无美不备，小弟等及门下诸弟子，永拜嘉惠，感谢何可言喻。此后惟有督率门人，勉力潜修，以符厚期。区区愚诚，敬乞垂鉴。还有荐引门人的诸位道友，适才恐误事机，不揣冒昧，一时权宜，未得面奉清筋，便即仰体盛意，先自收录，擅专之罪，尚望原恕。”众仙纷说：“道友太谦，本来如此，何须客气！”

妙一真人未及答话，矮叟朱梅笑道：“齐道友，你这次大开法门，甚人都收，我荐的人却一个不留。分明嫌他们不堪造就，却说好听话。我和白矮子都喜清闲，不耐烦学凌花子好端端创甚门户，做什教祖。”妙一真人道：“道兄，话不是如此说法。青城、峨眉殊途同归。贵派自从昔年天都、明河两位长老为了一句戏言，互相推让，各自闭户清修，不再收徒以后，不久相继道成飞升，今只道兄和姜道友二位延续道统。不客气说，道友如若独善其身，姜道友虽然有志光大，未免孤掌难鸣。家师遗示也言及此。并且转劫之人不久便要出世，贵派十九高足，多半投在道友门下，如若置身事外，非但那十九人多半无所依归，一个不巧，被异派中人网罗了去，误人尚小，造孽事大。还望道兄三思。”凌浑接口道：“齐道友，朱矮子口是心非，莫听他的。他的心事，我全知道。无非他和老姜知道，日后正教固是昌明，道高魔头也高，本是相对，妖邪也更猖獗。他把门徒全引到你门下，分明是畏难……”话未说完，朱梅把小眼睛一翻，正要还口，神驼乙休插口道：“你两人，大哥莫说二哥，两家差不多，谁也不用激谁笑谁。你家这教祖也不怎好当，我驼子反正闲得没事，又不想修甚天仙。你们各当各的教祖，有人为难，都由我驼子和齐道友出头如何？”白谷逸笑道：“你自己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来日大难，道家四九重劫还未应典，倒惹下不少麻烦，哪一样都够你办的，还要代人拍胸脯么？”乙休笑道：“白矮子，说你也未必信，到时自见分晓，看我挡得住不？”

妙一真人知这几位仙人交情甚深，又都滑稽成性，每喜互嘲谑笑。但是乙休性情古怪，往往一句戏言，便要认真，恐又激出事来，忙道：“诸位道兄，不必说了。未来之事，家师已早留示：道家四九重劫，临场的共十一人，只有一人应劫，恐难避免。乙、凌二位道友，金身不坏，不必说了。青城派的发扬光大，并不须甚人助力，更是出人意表呢。其实四九天劫，到时应劫的那一位，道行法力，并不在诸位道友以下，只为纵容门徒，造孽太重，终于误在门人手上。那抵御太阳真火之物，本分邪正两派，别人都有，他具备的功力独欠，致受了点伤，到了最后关头，终为魔袭。如非有人怜他修为不易，几于转劫凡人，再去苦修七世，重入玄门，均所不能，说来也甚可怜。他所需之物，今日新收女弟子便有一人无心获得，他却不知，性又骄狂，不肯俯就。小弟因事关定数，未便公然明告相赠，只索到时赶去，相机行事吧。”

乙、凌二人，日常忧虑的便是这件事，大劫不特厉害，魔头神妙，尤其不可思议。一任运用玄功，虔心推算，仅算出应劫时日而止，未来成败休咎，全算不出。除了多备法宝和有道力的至交好友相助，一半再凭自己根行功力硬碰外，别无良策。一听真人指名相告，预泄先机，知道无害，好生欣幸，本都良友，也就不再争嘲。

这旁边却苦了一位天灵子，自知门下良秀不齐，平日又爱护短，惟恐所说遭劫的人应在自己身上。偏生素来恃强好胜，有意拿话探询，又恐乙、凌、白、朱等人讥笑嘲讽。

只得和妙一真人结纳，以他为人，到时决不至于袖手。终以事关成败，微一失足，万劫不复，心正忧疑，听真人说，那抵御太阳真火之物，新收女弟子便持得有，心中微喜。

侧顾殿外平台之上，众男女弟子已将仪仗竖好，乐器放置。除岳雯、诸葛警我、严人英、林寒、周淳、司徒平、施林、邱林等八人早入殿内随侍外，余人都在齐灵云、霞儿姊妹二人指挥之下，正在安排筵宴，将从左元仙府、灵桂仙馆运来的玉几玉墩，一一布置陈设，已将完竣。忙又运用玄功慧眼，朝那面生年幼的女弟子身旁新赐的法宝囊中查看。

这时，来宾中后辈也多齐集平台之上，人数虽多，天灵子十有八九不曾见过。但是开府大典，众男女弟子各按年纪长幼，只有两种装束，每种俱是一色新着仙衣，又在做事，极易分辨。只李英琼、余英男是熟脸，到时先已见过，知是旧有外，只云紫绡和向芳淑年纪最轻。头一个人眼的是云紫绡，根骨之好自不必说，法宝囊中剑气透出，并无异处，又看了几下，俱觉不像。正留神查看间，瞥见在最后面闪过一个相貌奇丑，满头癞疤的胖女子，身后随定一个美如天仙的少女，看神气，似一同做完事，抽空去寻同道闲话。

心中暗笑，一美一丑，相去天渊。正用慧眼查看，忽见丑女向鸠盘婆弟子金银二妹招手，凑将过去。美的一个，随由囊中取了一把大如豌豆的紫色晶珠出来，与二妹观看。这二女正是癞姑和向芳淑。

芳淑因承极乐真人指教，本想在拜师时节将所得阴雷珠在人前现出，引逗那抵御四九天劫的前辈诸仙得点好处。不料教祖遗命，在开府以前拜师传道，失了炫露机会。芳淑灵慧，随众设置筵宴，正和癞姑一处，便向她请教，并说师长宴客，礼仪尊严，其势不能无故现出，问她有何高见？癞姑道：“这有何难，这些位老前辈神目如电，殿又宏敞，一目了然，只合他用，自会寻你。快把事情做完，你只装呆，听我调度好了。”芳淑笑诺，赶快将应做的事做完。癞姑悄道：“我们未送人，先向行家打听个行市，免得便宜了人。”说完，便拉了芳淑，遥对殿门走过。一边招呼金银二妹，令芳淑取出阴雷珠，问此宝有何妙用？二妹惊道：“此是黑青阴雷，厉害非常。除家师外，天下只三人炼有此功力，俱非寻常人物。此宝一放便完，无坚不摧，专御真火神雷，为魔教中有名法宝。多大神通，也难在发出后收取。外人如在事前盗去，非但不能使用，宝主人心灵一动，立即爆炸，反为所害。不怕二位见怪，就比二位姊姊道力还高的也禁不住。向姊姊由何处得来？”癞姑抢口答道：“乃是极乐真人赐给师妹的，已经重炼过了。”话刚说完，便听殿内妙一夫人传呼向芳淑。芳淑应声赶入。夫人笑道：“后山佳果，俱已结实，你另约四五同门，速往采摘，以备少时宴客之用。”芳淑领命自去。

天灵子一见，便认出那是阴雷，正合抵御天劫之用。又听妙一真人口气，分明示意自行索取，否则早命门人取赠，必不如此说法。方想设词出外，

暗中跟去，凌浑已先起身说道：“后山洞庭枇杷、杨梅，芳腴隽永，远胜荔枝，我生平最是喜爱。愚夫妇少时宴后，须送灵峤诸仙一程，暂时无暇再来，意欲暂借一技，带回山去，主人肯否？”妙一夫人笑道：“焉有不肯之理。门人采取，恐违尊意，烦劳亲往后山，选取如何？”凌浑说声：“多谢！”便自起身走出，一晃追去。天灵子知凌浑也认出此宝，借故往索，自己一持重，晚了一步。如若全被得去，凌花子为人，虽可找他分润，却非输口不可；就此赶去，又恐被人看破，向小辈要东西，有失尊严。

心正难过，忽听赤杖仙童阮纠笑道：“佳会不常，美景难逢。此时外间天甫酉初，月还未上到中天。如以法力大放光明，使一轮明月映照碧波，未始不可，终嫌造景不如天然风景清妙。仙府新境初建，美景尚多，均未游览。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繁花，更有平湖清波，飞瀑鸣泉，虹桥卧波，琼楼交峙。始若候到月上中天，略借法力，由凝碧崖前将皓月清辉引将下来，照彻全境，上下天光，岂不又是一番清趣？贤主嘉宾，良宵美景，稀有之盛。诸位道友，如无甚事，何妨稍留鹤驾，暂息云车，索性多留半日，请主人将盛筵暂缓，先将全境游遍，归来正好月上，然后对月开樽，临波赌酒，岂不倍增佳趣？”说完，谢山、叶缤、岳韞、乙休、朱梅、白谷逸诸仙首先赞妙，余人也都附和。

这时凌浑已满面笑容走回。妙一真人笑道：“凝碧崖旧有十八景，今番改建之后，只灵桂仙馆一处新设。余景除经仙师洞图命名外，好些多未定名。本意诸位前辈道友来时，正值闭洞习法，未暇一一陪侍，诸多失礼，欲借杯酒，先伸歉诚，略尽主礼。会后再陪同游玩，分别赐以佳名。既承先施之惠，敢不应命。”说罢，立即传知众门下弟子，只留下岳雯、郑八姑、秦紫玲、齐灵云男女四弟子在殿台轮值，余者无论主客，俱都同行。

妙一夫人说：“仙府左侧一带松径涧谷，适才众仙同宁一子往植幽兰，已经去过，只左元仙府不曾走到。便请众仙由殿对面长桥越过圣泉湖，绕灵翠峰出红玉坊右桥，转由右面一带山峦中通行，到右元仙府少憩。再绕行到少元仙府后面，适才种植花果的后山一带赏花。再经后山绕行东面一带山径，经过右元仙府，绕到适才众仙植兰的涧谷尽头。由此通向中路的山径折回，到中央太元仙府，顺广场正路，由中元仙府后门归还原处。这样差不多可把全境游遍。”青囊仙子华瑶崧道：“我们人数太多，同在一起，他们小一辈的见师长在前，难免拘束，不能尽兴。我想主人、各位道友、老前辈同做一路。

众高足难得聚首，最好由他们自结友伴，不限定人数道路，随意游行。愿随侍各人师长的听便。诸位以为如何？”天灵子首先说好，众仙也随点头。于是把长幼分作两起。行时，天灵子用本门心语，对熊血儿传命。

血儿自来仙府，便随侍师父，不曾离开一步，一个知好没有，势最孤单。知道峨眉门下这些女弟子都不好说话，身是异派，素不相识，冒昧凑近前，一个误会，便遭无趣。

出殿以后，见长一辈的众仙已由主人陪同，下了平台，往长桥对崖走去，波光仙影，冠裳如云。小一辈群仙，也三三五五，命特啸侣，笑语如珠，各寻途径，往四外散去。鬢影衣香，云裳霞裙，个个仙风道骨，丰神绝世。加上眼前景物，百里香光，这副仙山图画，便小李将军、郭汾阳等古名画家复生，也无处着笔。正在呆看，打不起主意，如何下手，忽见诸葛警我由长桥上走回。

诸葛警我和司徒平、林寒、庄易，还有三英中的严人英，俱极谨饬。

虽奉师长之命随意游行，终恐师长万一有甚使命，身侧无人，传声相召固可立至，终不如随侍在侧的好，并且还可长点见识。五人退下来一商量，便跟上去。这时不知何故，诸葛警我忽然折回，碰到血儿，朝他点首笑道：“熊道友，为何不去游玩，没有伴么？”血儿猛想起来时正是此人接待，引入仙馆。师父背后还说此人功力深醇，人又谨厚温柔，不露圭角，异日必成正果。和自己虽然谈未多时，却极投机，有问必答，甚是诚恳。不似别的正派中新进门人，多半心存歧视，气味不投。闻言立即乘机答道：“小弟与贵派同门俱是初见，无多交谈，仙府路又不熟。本想追随各位尊长，无奈先前已经禀告家师，自行游玩。”

好在此地虹桥碧水，花光如海，气象万千，一样可以领略，意欲在此暂憩，还没想到如何云游哩。”诸葛警我笑道：“道友嫌无伴侣，这个无妨。小弟本随师长同行，中途想起有几句话，忘向轮值诸同门交代。请在此小候，小弟交代完了，就来奉陪如何？”血儿暗喜，忙即谢了。

诸葛警我随去殿内，和岳雯等说了几句，便返了回来，问血儿，愿往何处游玩。血儿道：“适才种植幽兰之处，风景绝佳，那些兰花都是异种，尤为可爱。道友适才有事，必还未去过，我们往那边走如何？”诸葛警我知道那是往绣云涧后仙厨去的路径，众仙行时，向芳淑等五女同门正采了些枇杷、杨梅、荔枝、李子、醉仙桃等佳果回来，癞姑迎上前去，告以游山之讯，商议将果物送到仙厨，即由当地起始游览。血儿师徒刚巧走出，定被听去。果然华仙姑料中，不禁暗笑：“我就陪你同往，看你遇上时，如何下手？”故作不知。恰好血儿心急，因芳淑已去了一会，大家都是步行，不能飞往，欲把脚步加快。诸葛警我偏成心恼他，假装玩景，不住指点泉石，领略风光，随地停留。血儿始而非常愁急，继一想：“师父说遇上那穿藕荷色短衣，女童打扮，姓向的女子，可以便宜行事，但能明索或以宝物交换最好。看对方情势，非特长一辈的高人甚多，便这些后辈新进，也都不弱，一个弄不好，既误大事，还要丢人。明夺决不可为，暗取也极艰难。素昧平生，如何开口和人商说？”又想起荡妻施龙姑可恨：“她如不犯淫邪，前番不同一千妖人来犯峨眉，今日岂不正好同来？以她资质美貌，言谈机智，和对方一拍便合，本身得上好些便宜，交上许多正经同道，还替师父也办了事，这有多好！偏生天生淫贱，甘居下流。如不为了师门恩重，忍辱含垢，早已杀却。”方在寻思，气苦发急，人已走到绣云涧侧。一眼瞥见向芳淑同了四个女伴，由仙厨前面，一路花花柳柳，说笑走来，径由斜刺里走过，转向对面许多仙禽翔集的岭腰上而去，恰与植兰的涧谷相反。

这时，只朝诸葛警我一同恭恭敬敬叫了声大师兄，正眼也未朝自己一看。如无诸葛警我同行，就不能上前答话，也可设法，暗中隐身尾随，相机行事。这一来，反多了一个大阻碍，正暗中叫不迭的苦。忽听诸葛警我笑问道：“道友有甚心事么？只管出神则甚？”

血儿生怕被他看破。暗忖：“他是峨眉大弟子，道行法力必高，要想背他行事，决不可能。此人甚是长厚，莫若舍个脸实言相告，也许能代自己手到要来，不向别人传扬。”便向诸葛警我苦笑道：“明人面前不便说谎。小弟现有一事奉求相助，不知可否？”诸葛警我笑道：“你我两辈同道之交，有话只管明言，但可为力，决无推辞。”血儿看他意诚，喜道：“道友真个至诚君子。实不相瞒，小弟将来有一大劫难，非得魔教中阴雷不能解救。这类人物，家师虽认得两个：一是所炼阴雷，威力不足；另一个本恶人，近来忽要

改行向善，闭门多年，不肯见人，所炼阴雷虽多，却一枚也不舍送人。

家师又不喜无故求人，时时为此愁急。适见贵派一女同门，得有此宝不少，意欲求取三粒，由小弟赠她一件宝物，以当投桃之报。只为素昧平生，不便上前。正在殿台为难，恰值道友盛意约游，早欲奉托，羞于启齿。适见那位向道友便有此宝。现时仙府内觊觎此宝的尚还有人。此宝贵派并无用处，而小弟却是关系他年成败，惟恐他人捷足先登，好生忧虑。今承垂问，如蒙鼎力相助，请向道友转让，感德非浅。”随由囊中取了两粒大如龙眼，光芒夺目的宝珠出来。正要递过往下说时，诸葛警我早受了青囊仙子华瑶崧指教而来，本意只防天灵子不好意思明说，暗令门人相机求取，而血儿性急如火，向芳淑又看他不起，万一情急下手，明夺暗盗，把本来两各有益的一件好事无心铸错，生出嫌怨，岂不更糟？闻言本想点破，继见血儿满脸惭惶之状，想起他师徒学道多年，能有今日，也非容易。既要求人，自身理应向主人明说，偏要好高，顾全教祖身份，却令门人鬼祟行事。一个闹穿，丢人岂不更大？血儿身世处境最为可怜，已经有心成人之美，何必揭穿，使他难堪？便不去说破，接口笑道：“向师妹年幼，稚气未脱，不知由何处得来此物，本无用处，奉赠道友就急，再好没有。既是同道，又非世俗交游，讲甚报酬？小弟也决不令她告人。宝珠请即收起，再提投赠便俗。请稍等候，小弟必为道友取来便了。”

血儿总以为双方道路不同，虽不似别的异派，如同冰炭，不能两立，终不免貌合神离，就肯应诺，也还有些拿捏。没想到如此顺利，并还守口，不以告人，真是感激万分。

由此连藏灵子也对峨眉派有了极好情感，遇上事便出死力相助。对诸葛警我、向芳淑二人，尤为尽力，双方遂成至交，互相助益不提。

血儿还在极口称谢，诸葛警我已匆匆飞去，不一会，便持了五粒豌豆大小，晶莹碧绿的阴雷珠飞回，说道：“向师妹此物，得有颇多。说是九烈神君所炼，恐三粒万一不够应用，又多赠了两粒。”血儿一听是九烈神君之物，越发惊喜交集。暗忖：“峨眉这些门下，真是奇怪，入门想都不久，连得道多年的人，本领俱无他们大。九烈阴雷，不亚轩辕老怪所炼阴煞之宝，威力极大，尤能与他心灵相通，外人拿在手上，他心念一动，立化劫灰，炸成粉碎。再说也无法到手。此女小小年纪，根骨固好，并看不出有何过人之处，竟能收下许多，怎不令人佩服？本门教祖不禁婚嫁，似这里许多天仙化人，自己竟无福遇合，却娶了施龙姑这个淫妇，真乃终身大恨。”诸葛警我见他口不住称谢，面上神情似喜似怒，笑问：“道友还有甚心事么？”血儿忙答道：“心愿已了，还有甚事？只道友与向道友大德，无以为报。又想贵派门下，怎有这么多异人？无论各派中人，俱都望尘莫及哩。”

说时，正要转向东北去看幽兰，忽见昆仑门下小仙童虞孝、铁鼓吏狄鸣歧面带愁容，由后走来。诸葛警我先在殿内看过师祖玉匣中的名单，知道二人不久也是本门中人，便转身迎问：“二位道友，意欲何往？如若无事，何妨结伴同游？”血儿也随声附和。二人原认得熊血儿，暗忖：“他乃天灵子传衣钵的爱徒，素来忠心于乃师，不与外人交往。

怎会背了师父，独个儿和峨眉门下大弟子在此无人之处密谈？并还面有喜色，双方神情也甚亲密，直似多年知交，决非初见，与他平日为人，大是不类。看起来，峨眉派真易使人归向，连他这样人也受了引诱。”反正闲游，便想探个虚实。互相看了一眼，一同点首应诺，并在一起，往前走去。

一会走完松径兰谷，越过涧上游的危崖，又经过了好几处仙景，便到右元仙府。三人都未到过，先以为五府同开，右元仙府必也一样富丽辉煌，气象万千，左近景物尚且如此清丽灵奇，何况本洞。哪知到后一看，大出意料。原来那左元仙府附近景物，尽管优美繁多，正洞只是一座百十丈高的孤峰危壁，洞在峰腰，约有方丈大小，看去阴森森的。全峰笔立如削，由上到下辟有一二百个大小洞穴。最大的洞穴，高不过五尺，宽仅二尺，约有二丈来深，至多可以容得一人在内跌坐。小的大人直容不下，也只二三岁幼童，可以勉强容纳。有的浅不过尺，坐处并还向外倾斜，形势不一，各有难处。环峰四外，俱是松杉之类古木，大都一抱以上，参天蔽日，衬得景物越发阴晦。绕向峰后一看，正对前洞，还有一个后洞，洞门上横刻着“心门意户”四个朱书古篆和些符偈。

三人见了，很觉奇怪，料知左元洞内必有玄妙设施，想到洞中探看。小仙童虞孝刚开口一笑，诸葛警我笑道：“此是本府左元洞十三限入口，平日为众弟子修炼入定之所。”

以后除奉掌教师尊特命外，众同门自问修炼到了年限火候，必须先由这心门意户通行，越过内中十二道大限，经由前洞口飞出，然后去至中元殿内禀进师尊，始得下山修积。

从此往来自如，并可在外另辟洞府，任意修为。便是回山，也另有景物享受和无不优美的清修之所，无庸再来此洞受苦了。如若修炼未到功候，或是自信不过，休说游行自在，便连本府偌大一片仙景，也休想能够游涉。只可在少元洞内炼到能够服气辟谷，或是师恩准其速成，赐了辟谷灵丹，然后仍须常年在这峰壁小洞穴中潜修。除却每日有一定时，可以随意在峰侧一带和峰左青溪坪、古辉阁两处，与众同门互相比剑观摩外，余者都好比千仞宫墙，人天界隔，可望而不可即，不能擅越雷池一步了。至于各位师尊，也只偶然来此指点传授，此外难得见面。本派同门新进者多，颇有几个修道年限功候全都不到，便自告奋勇，下山历练，使内功外行同时并进的也可禀明师长，甘冒奇险，径由左元十三限，或是右元洞内火宅严关，硬冲出去。这十几位同门师兄弟，大都仙缘福泽至厚，根行坚固，又都持有两件极灵异的法宝飞剑，凭着以身殉道的勇气，方始侥幸成功。右元火宅关口只有一道，看似没有左元十三限繁难，但凶险更大。这两处地方，到时一个把握不住，轻则走火入魔，像以前百禽道长、郑八姑等一样，不能行动，须要多年虔修，受尽苦楚，培养心头活火，凝炼元神，重生肌骨，复了原体之后，二次重度难关。稍一不慎，仍是重蹈前辙。转不如循序渐进，现时虽然艰苦，年久水到渠成。那重的，不是五官四肢残废一两处，永难恢复，便是寿命转劫，甚或形神全消，都在意中。虽然师恩深厚，暗中必有极大法力护持，丧生灭神尚不至于，便是走火入魔，也非人所能堪了。

这里你们只看到孤峰陋洞，还不怎样，那由少元洞转来峰上洞穴中修炼的，中间尚须绕行左元洞许多险境，才能到此呢。”

铁鼓吏狄鸣歧问：“在火宅、十三限之外，还有何险？”诸葛警我道：“左元洞位于地底，上面凡是危峰峭壁，鸟道羊肠，遍布蛇兽水火等各色各样的危机险境。入口之处，名为小人天界，所历景物甚多。人行其中，只要心志不纯，立时地棘天荆，寸步难行。可以使经历的人，在那暗无天日，地狱一般的危境中，逃窜上三五个月走不出来。

必须凭着定力灵慧，才可从容脱出。这是将来连闯十三限的初基，虽



无这里凶险，早晚终可脱出，但那定力不坚的人走了进去，稍微疏忽，那苦难也够受了。现今这两处仙法尚未发动，左元洞那些危峰峭壁，鸟道羊肠，俱是实境，尚可一观。此洞虽设有十三层难关大限，全洞长大不过十余丈，此时内中空空，有甚意思？”熊血儿暗忖：“以前常觉旁门灾难太多，尤其天劫厉害，正宗玄门得天独厚。今到峨眉赴会，见这些末学新进，为日不久，竟有好深功力，令人妒羨。哪知他们也还有这么多难处，无一容易得来。人家先难后易，早把根基打好，不畏魔扰，所以天劫也不去寻他了。”方想如何到这两处洞中见识，尽管仙法不曾发动，也可增长阅历。虞孝和铁鼓吏狄鸣歧已向诸葛警我商请，引入洞中见识。正要从旁随声附和，诸葛警我已笑对二人道：“二位道兄，此时还不是进洞的时候。再者两洞均非延宾之地，洞口已经封禁，来客只在附近游玩，无进洞者。

既是二位道兄必欲先往一观，我略微担点责任，连熊道友一起同往好了。”虞、狄二人听他语气称谓，好似含有深意，心中一动。诸葛警我已引三人转到前峰，说声：“请稍等待。”连忙飞身直上。

三人见他抢先引导，料知洞中必有一些现在外面的机密布置，不欲外人看见。装作不解，不等招呼，跟着飞上。到了洞中一看，由前洞口直望后洞口，空无一物。就这慢得一步的工夫，诸葛警我已不见踪迹。洞与外观孤峰一般大小，比起两边洞门却高得多，地也凹下，洞壁仿佛甚薄，看去不似石土凝成。用手微叩，渊渊作金铁声。心想：“后洞门外，壁有符篆，诸葛警我也许故弄狡猾，由此穿出。”心中寻思，同往后洞门走去。

刚往前走不到两丈，三人相继回顾洞中，只剩了自己一个，同行二人不知何往，唤也不应，心中一惊，方觉奇怪。再看前后洞门，俱已隐去，神志也似有点迷糊，思潮全集。

熊血儿道力较高，觉出情形不妙，知是自己不听招呼，冒失所致。自身是客，再如恃强乱闯，触动洞中禁制，失陷在此，师门面子难看。赶紧宁静心神，高呼：“诸葛道友何往？请即现身。”脚便停住，不再前进。这一来，果然好些，虽仍进退两难，尚未现出别的幻象。铁鼓吏狄鸣歧人较平和，发觉身侧二人忽然失踪，现出上述景象，情知落在对方禁制之内，事前原嘱少待，不能怪来人卖弄神通为难。心想：“此洞既是峨眉门下弟子成败关头，定必玄妙莫测，凭自己这点法力，万冲不出。既是来客，主人不能坐看出丑，久置不问。”于是也不再前进，强摄心神，停在当地，静候主人解救，和熊血儿一样，也未见甚异处。

惟独小仙童虞孝，生性好胜。前在白阳山妖尸墓穴受挫之后，因恨嵩山二老，兼及峨眉，心中先存敌意。见状认作诸葛警我故弄玄虚，心中大怒。暗忖：“此洞共只三数十丈方圆，洞壁甚薄，眼前无非幻景，估量方向不曾走错，何不给它一个硬冲。冲出固好，即使破壁飞出，主人自己不在此接待，有意卖弄家私，隐在一旁，发动埋伏欺人，先失礼貌，也难怪我，怕他何来？”心虽这么想，毕竟久闻峨眉威名，终是有点内怯。

为防万一，特意放出飞剑，护住全身，并将身畔法宝取出备用，驾起遁光，朝前急驶。

满拟飞行迅速，这数十丈之隔，眨眼即至，否则便该埋伏发动，有了阻挡。哪知飞行了一阵，别无迹兆，不特前后洞口和两同伴不见，而且四顾空空，上不见天，下不见地，身在其中，加紧飞驶，渺无涯际。又急又恨之下，一发狠，便将师传至宝风雷鏊取将出来，欲将洞壁震破。平日此宝一发，

便是一道火光，挟着风雷之声飞出，无坚不摧，声势甚是猛烈。及至这时扬手飞出，仅止一溜火光，朝前飞去，略闪即隐，声影皆无。知道不好，赶紧收宝，已收不回，心中一惊。猛觉身落实地，定睛一看，护身飞剑也没了踪迹。当时天旋地转，神志渐昏，似要晕倒。正惊急害怕间，猛觉眼前一花，金霞乱闪，照眼生辉，突现出十余个朱书古篆，大约径丈，都是光华四射，飘忽如电，一个接一个，连是甚字也未认清，一闪即灭，字尽光消。诸葛警我忽在前面现身，前面洞口也自现出，回了原状。再看熊血儿和狄鸣歧，也在身侧站定，和适才同行情形一样。回顾前洞，就在身后，直似做了一场幻梦，根本不曾前进。飞剑法宝已失，心中愁急。暗察熊、狄二人，神情却似泰然，若无其事。不禁惊疑愁急，不知如何是好。

忽听诸葛警我说道：“虞道友，法宝飞剑怎不收起，放在地上作甚？”虞孝赶紧随手指处一看，果然一宝一剑，俱似未用时原形，遗放在身侧地上，忙即收起，羞了个面红过耳。忍不住向狄鸣歧问道：“适才狄师兄可曾见我么？”熊血儿见他惶愧情景，猜知就里，笑道：“我们自己性急，不听诸葛道友的招呼，冒失先上。如非主人手下留情，正不知如何献丑呢！”诸葛警我忙道：“道友想错了。小弟因此洞禁制虽未全设，规模已是初具。自身法力浅薄，惟恐件犯嘉客，侥幸事前随侍家师，得蒙指点秘奥，意欲先将禁法止住，再请入观。哪知三位道友心急先上，埋伏一经触动，收起来便稍费事，为此略微耽延，也只盪茶工夫。掌教师尊所设禁制，尚无十分之一，入伏人只要心略定，不再作前行敌视之想，立可无事。小弟虽然无状，焉有忤犯尊客之理？”三人自觉被困时久，少说也有半日，一听只有盪茶工夫，又听所设禁法不足十一，已有如此神妙，如果全设，威力可想。好生敬佩，各自拿话探询此中玄妙。诸葛警我只答此与佛门中殊途同归，一切景象身受，皆由心念引发，只要明心见性，神智澄明，不为七情六欲所扰，便可通行无阻。自己不过适逢机会，随侍在侧，略窥皮毛。如待全设，自知薄质浅学，本身尚难通行，如何告人？三人料他不肯详说，只得罢了。随同走遍全洞，仍是空无迹象可寻。适见霞光古篆，竟查不出一丝迹兆，不知何来，不知何去，如此厉害，端的神妙无穷，令人莫测。无可留连，只得退了下来。虞孝对于峨眉，先是又嫉又畏，经此一来，更知万不如人，由不得生了敬服之意。狄鸣歧更是早已心服口服，都只为师门恩厚，不肯向往外人，舍旧投新罢了。

四人下来之后，正商议往右元洞去，观赏景物，并窥火宅妙用。忽见朱鸾面容悲愤，同了癡姑、向芳淑、申若兰并肩密语，由侧走过，四人也不做理会。跟着路上又遇见东海蛟人岛散仙巫启明的门人神风使者项纪，他和熊血儿原是熟人。见了血儿，唤至一旁，问可知道前行三美一丑四女来历姓名与否。血儿答道：“内有三个，俱是主人门下，难道你看不出服饰？问她们则甚？”项纪不知血儿现时已和乃师一样，与峨眉成了一气。

便答：“峨眉三人我知道，只问那穿杏黄云肩的一个，还有那外来的一个。”血儿心性刚直，有德必报。知他师徒虽然得道多年，仍是旁门故态，这次来作不速之客，就许受了许飞娘等人怂恿，未必安甚好心，适才未曾出手，定是自觉无力，知难而退。这时打听二女，不知又想出甚花样？想起向芳淑赠阴雷珠恩惠，便向他道：“这两个，一名向芳淑；一个似是金钟岛主门下，不知姓名。你尾随她们何意？”项纪答道：“这是她们自己不好，鬼鬼祟祟。四个贱人，随在师父身后窥探，一同指着师父咒骂，好似有仇神气。当时师父正离了主人，和几位同道闲立谈说，她们以为隔远，可以任性咒骂。

不知师父早已留心，故意离开主人，便为暗查她们动静。刚听出一点，便被丑女觉察，一同走开。师父疑心内有仇人之女，命我来探。正要隐身追近，便遇见你。我因那金钟岛来的一个和穿杏黄云肩的长得最美，故此朝你打听。你往日不也恨她们？何不助我一臂，日后得便，弄她一个快活，岂不是好？”血儿知他素来冒失，乃师法力也确实不弱，惟恐向芳淑吃亏，便先告诫道：“这几个少女虽是年轻，一个也不好惹，莫要自寻无趣。”项纪哪知血儿心意，笑答：“谁还不知此时身在虎穴，只不过先探一点虚实，到底谁是师父仇人，等离开这里再作打算。你这样胆小则甚？”说罢自去。

诸葛警我同了虞、狄二人在前缓行相俟，早看出项纪说话神色不正。血儿说完，追上三人，并不隐瞒，照实一说。诸葛警我知道向芳淑乃金姥姥罗紫烟的晚亲至戚，幼无父母，怀抱之中便被度上衡山白雀洞去抚养。因她灵慧异常，最得师尊欢喜，欲使深造，不令外出。本人又知勤奋用功，毫不务外，不像何玫、崔绮两师妹时常离山他出。直到近日，因奉师命，要转投峨眉门下；欲立功自见，方始下山修积，在外行道。为日无多，决不会与海外奇门之士结怨。真有大仇在身，乃师金姥姥先就出头，何至谋及外人？癞姑虽是后辈，一则自身法力颇高，乃师屠龙师太生性疾恶，又最护犊，巫启明如若有仇，也早不俟今日。申若兰前在红花姥姥门下，向不和外人来往。自投本门，从未离群独行，人又和善，更无仇怨相结。内中只有朱鸾较似，但是她居金钟岛，偏在南极，鲛人岛在东海尽头，虽然同是海外，两下相去，比起中土还要遥远。乃师又向不与同道往还，正邪各派中人，连知道她姓名行藏的人，都无几个。再看朱鸾来时神情口气，分明拜师以来，初次离岛他出。乃师与师门至交，谢山、杨瑾俱住在此，如是仇敌，怎会不去禀告，却在背地约了新交的几个同道姊妹，去招惹这样强敌？

诸葛警我正感奇怪，忽听矮叟朱梅在耳旁说道：“朱鸾与妖道巫启明有不共戴天之仇。只因我和杨道友商谈，被那小癞尼听去，一时好事，不等我们嘱咐朱鸾，暗中先去告知；同时自告奋勇，引了朱鸾、向芳淑、申若兰，想认准妖道师徒面貌，为日后相助朱鸾，合力报仇之计。不料行踪不秘，反吃识破。妖道真是胆大，竟敢暗叫妖徒尾随下来，用他那面摄心镜，先将四女真形摄去。以为这样做法，当时四女毫不觉察。他回岛以后，只须探明四女一离本山，便可对镜行使妖法，将神形一齐摄去。却不知在令师和我们这些人眼底，因他先还安分，远来是客，任其列席，自是格外宽厚，如何能容妖道猖狂作祟？因此改了初计，意欲等他师徒一离本山，便给他们一个厉害。我便暗跟下来，掩在四女身前，妖徒只摄去了四个幻影，真形并未摄去。我料朱鸾该报亲仇，妖道以前积恶，近虽轻易不施故伎，假充好人，已难掩盖，气数将尽。但他炼就三尸化身之法，又擅灵光遁法，人更机警，稍觉不妙，便要遁走。再去寻他，便要费事。朱鸾必须手刃亲仇，本身法力却非其敌。我们日后忙碌，又无余暇空闲。如要除他，斩却三尸化身，只用红欲袋，以毒攻心，较为省事。血儿和妖徒相识，并无深交，却极感向芳淑赠他师父阴雷之德。我已嘱咐四女，乘着会后，两辈主人同出送客，可以各按私交随意远近。

这半日之暇，先去姑婆岭埋伏相候，由朱鸾当先明报父仇，三女在旁相助。妖道必被激怒，意欲就势摄走。你到时借送血儿为名，同往姑婆岭，作为无心相遇。他见向芳淑有难，必要上前劝解，妖道必恃强不听。等到双方破脸，血儿势成骑虎，不能与妖道并立，我和杨、叶二道友也相继出现。

那时不仅妖道，就连今日心蓄诡谋，临场胆怯，假作来客，不敢动手的一些妖孽，均可一网打尽，免得日后又去为害世人了。”说罢寂然。

血儿等三人不知有人用千里传声，向诸葛警我耳边说了这一大套。见他从容缓步，一言不发，笑问：“道友有何心事？”诸葛警我乘机试探血儿道：“向芳淑师妹性情和善，根基甚厚，最得师长钟爱。只因年少好强，容易树敌。适才见她眉间煞气，颇有晦色，日内必有灾厄。那项纪之师巫启明十分厉害，以前积恶如山，近数十年虽闻业已改悔，仍免不了故态复萌，既与为仇，实是可虑。道友与他师徒可交厚么？”血儿道：“项纪为人，心粗性暴，只仗师传法宝，自身法力不高。前在东海采药，偶游蛟人岛，是他无故恃强欺人，打将起来。适值他师父不在，他敌我不过，逃往宫内，妄用乃师所炼镇山之宝，被我用玄功变化，强夺了去。因奉师命，不许在外伤人材敌，原是逼而成敌，没想伤他，见已力绌技穷，本欲带了宝物走去。这厮也真脸老，看出我无甚恶意，知道至宝已失，师父厉害，回山便是死数，竟向我求饶，说了许多好话。因已服低，未与计较，便将法宝还他，由此相识。他岛上种了不少灵芝，以后又去过一次，承他款待甚殷，我却看他不起。乃师也只闻名，未曾见过。后来家师闻说此事，不令与他师徒亲近，便没再去。可是他每一见我，必要周旋。我不愿使人难堪，虚相酬对，实则无甚深交。他偏当是打出的交情，几次要引我见他师父，我均婉拒。适才他奉师命，在仙府长老群仙之前闹鬼，何等机密丑事，竟会当着道友，将我唤向一旁，吐露真情。心粗浅陋，可想而知。听说乃师只是法力高强，心性也和他差不多，真可谓难师难徒了。至于向道友与他师父结仇一层，他师徒虽是一向冒失，但贵派各位前辈仙师，道妙通玄，决不容他猖狂，何必多虑？少时得便，我再向这厮探询真情，究为何事结仇，意欲何为？就此警告他几句，能够无事最好，如真生心害人，与向道友寻仇，小弟虽然道力浅薄，独对他师徒，却有制他之策。或是先期预防，或是探明时地，到时往援，定当略效绵力，以报适才赠珠之德便了。”诸葛警我见他豪爽热诚，甚是欣慰，随口谢了。

且谈且行，沿途又见了好些美景。遥望长老群仙同了众仙宾，正由灵峒仙馆一带全仙府景最清丽之区游赏，不便迎去。便由中段改道，绕行捷径，经由前元仙府之后，去至右元仙府。诸葛警我为想暗中点化虞、狄二人，特地引向右元仙府前面，新入门弟子必须通行的入口之处走进，以便周历全景。那入口是一条极深险的峡谷，上有“小人天界”四字题额。四人正往里走，血儿忽接乃师天灵子传音相唤，命即前往灵桂仙馆相见。

血儿料是师父见已久未复命，关心向芳淑的阴雷珠不知到手没有，唤往相询。便向三人告辞说：“家师传音相唤，不知何事，不暇奉陪。”说罢自去。虞、狄二人初进谷口时，见谷径狭小，全崖只有数十丈高下，危壁之上满布羊肠窄径。内中景物，分别看去虽似奇险，仿佛和人家园林中盆景假山一样，层峦叠障，幽谷危崖，名色虽多，但无一样不是具体而微，不切实用。心中暗笑：“这类布置，尽管鬼斧神工，穷极工巧，曲折盘旋，形势生动，无如地势不广，共只数里方圆，不过比人工布置的假山大些，还不如一座小山。景又大繁，几步便换。最高最险之处，高远相隔不过三丈。休说道术之士，便寻常稍习武艺轻功的人，都可随意攀援上下。来时曾见一个焦侥小人，如说为他们而设，还差不多。偏说得那等难法，并还是无论何人，入门均非经此不可。即便暗藏五行生克，如八阵图般布置，可使身入其中的人视蹄涉为沧海，培塿为山岳，那也只能混凡人耳目。

以峨眉今日的势派，那道行法力俱有根底，闻风向往，自行投到的人，以后想必不在少数，这点障眼法儿，决瞒不过。明明可以随意通行，却仍要使其由此经历，岂非儿戏？真要藏有法术禁制，那从未学道，只根骨特厚，初次入门，连武功都未练过，又万过不去。既有火宅严关和左元十三限为出山行道的试金石，何须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二人心思差不多，而虞孝轻视讥笑之念最甚。

正各寻思，诸葛警我见二人自入小人天界，一路观望，互递眼色，口角带笑，知有轻视之意。故意笑道：“家师曾说火宅十三限，为有法力道力门人而设，尚不为难。独这小人天界，因为来人初次入门，功力不济，甚或是个连武功都没有的文弱幼童，所以不问他本身功力，只要是根骨深厚的有缘之士，便可通行；否则，任是多大神通，也通不过。即或有了福缘，应是本门弟子，而心意不坚；或是上来得得太容易，不甚诚信者，虽然未了省悟，仍可脱出，所受苦难却多。故此颇费一番心力呢。”虞孝暗忖：“如说峨眉各长老法力，照近来所闻所见，确是高出别派之上。便门下弟子，也无一庸流。至于这小人天界之设，分明想使新进门人加增本门信仰，使不会法术的人容易通过。等那道术之士通过，却在暗中行法作梗，以示神奇。反正可以推说我二人是外客，不便请试；或是推说师长所设，未到用时，故可通行无阻。我偏给你点破，看你如何说法？”遂故意问道：“少时客去，新进门人便须由此通行。听道友口气，令仙师既费心力，想已设备齐全了？”诸葛警我道：“那个自然。”虞孝又道：“怎我等也能附骥游行，其中并无阻滞？除却崖谷幽奇，景物险阻，有似人家假山盆景，想见昨晚陶冶丘壑，匠心神工，法力无边外，并未觉出如何艰难。莫非因有道友引导，方故尔不显？或是外人不堪造就，因而任其通行么？”诸葛警我暗笑：“我如不教你尝尝滋味，你也不知本门威力。”便笑答道：“这里新入门的通行难易，视各人心志定力如何。至于外人，更是休想妄入一步呢。这里地势虽小，一切布置有类人家园林或假山盆景，内中实具无限妙用。如换别位师弟，也不敢引客人游。只为小弟不才，入门年久，昨奉师命，吞为门人之长，而这小人天界，便归小弟掌管，颇知内中门径。而二位道友此时以外客来游，入门便走的是应行之路，虽不免沿着两崖上下的鸟道羊肠，峰崖幽谷，攀援绕越，多费一点跋涉升降，却和寻常游览一样，毫无异状。生人到此，如若心志坚纯，具大定力智慧，也可履险如夷，从容通过。如无人引，或是中道自行退出，误入歧途，立即被困在内，非到未了省悟，恐难脱出呢。”

虞孝心终不信，便向狄鸣歧道：“此间如此精微神妙，反正地方不大，时间尚早，我和师兄何不勉为其难，试看配入峨眉门墙否，以博诸葛道友一笑呢？”狄鸣歧听诸葛警我口气，也误作八阵图之类。这类五行生克、九宫八卦禁制之术，原是昆仑派专长。

只为近日闻见经历，深知对方法力无边，神妙莫测，向虽不甚信服，犹存戒心，不敢轻举妄动。但因虞孝生死至交，知他性强，说了必做，自己不听，便要独行，拦劝无用。

心想：“对方是主，为人又好，决不至于使客过于难堪。一人势孤，二人合力，到底好些。”为留少时地步，笑答道：“乘此千载一时，增长见识，自是佳事。但我二人法力浅薄，如真失陷阵内，无法脱出，还在其次；如因时久，误了盛会，岂不可惜？到时还望诸葛道友格外留情呢。”诸葛警我听他先打招呼，便答道：“话须言明在先，此间阵法乃家师所设，小弟只奉命

掌管引人入内，略加告诫，一切妙用早经设定，到时只把门户开放，任其通行，并不中途行法变幻颠倒，向来不作梗，一切听之。人陷在内，除却家师看他不堪造就，亲来送他出门，也无法去援引相助，全仗本人心志定力如何。二位道友到时，必能通过，决不致错过夜间盛会，却可断言。小弟现由应行之路绕出去，至那边出口相候。此外何途，皆可通行，只是不易而已。二位道友，能记准小弟所行途径，也可就此走出，难易全在自己。说起玄妙，实则又无甚奇异呢。”虞孝早已不耐，答说：“既是皆可通行，道友请便，弟等勉为其难好了。”

诸葛警我微笑，道声：“前途相候。”往前飞驰不过四五丈，忽又飞升危崖上面的羊肠小道，折转回来，再往前进。似这样忽上忽下，忽进忽退，只见遁光飞驰，往复盘旋于危峰峭壁，鸟道悬崖之间，宛如孤星跳掷，晃眼不见。狄鸣歧比较谨慎仔细，先颇留意观看，想作万一打算。因被虞孝一拦，不令详看示怯，且对方飞驰既速，所经上下途径又是错综反复，曲折交岔，宛如蛛网，稍失一瞬，便难认出，记也委实艰难，总想主人不会使客过于难堪，只得罢了。虞孝虽不令狄鸣歧记认对方所行途径，却极留意对方有无动作。嗣见诸葛警我一晃飞出，并无行法之迹。行前又曾说，设施早定，来人有无法力，一样身经，决不在中途行法，向人作梗。越认定是八阵图之类。二人商量，偏不照对方所行途径，因为负气，要由谷中通行。初上来并未过于骄敌，先把五行生克，八卦方位，生门死户，一一辨明。自觉观察所得，与所料不差，对方所设，无不与己所学符合。然后并肩前行，始而贴着地皮，上下低飞了一阵。渐觉两边危崖高耸参天，一切景物均长了不知多少倍，迥与人谷时形似假山，具体而微，大不相同。心方一动，忽然悲风四起，蛇蝎载途，猛兽恶兽，怒吼驰逐，俱都凶睛闪闪，红光焰焰，磨牙吮舌，似要攫人而噬。谷中本就阴气森森，天光早看不见，这一来，更衬得景物越发凄厉。先还自恃法力，以为此类蛇兽乃主人所设，不好意思杀它们，已是留情，未足为害。又飞行了一阵，见前途茫茫，山重水复，直似置身大山之中。

狄鸣歧首先警觉情形不妙，唤住虞孝，说总共没多远的路，怎会飞行半日仍未走完？而山高却增加无数倍，莫非真个中了道儿？哪知不提醒还好，这一提醒，虞孝立时发急，略微计议，便同往空飞起。又往上飞了好一阵，那两边危崖，也没见继长增高，只是一任向上高飞，老过不去，二人在急了一身冷汗，终究飞不过去，只得降下。重又细查门户方位，另觅生门出路。不知怎的，这一落地，等到二次上路，法术竟全失去效用。二人也忘了御剑飞行，只见山岭重重，道路崎岖，不是危峰峭壁，便是悬崖绝涧，再不就是森林插天，荆棘满地。瞻前顾后，无可通行。就有途径，也是鸟道羊肠，横空孤寄，背倚危嫩，下临无地，加以毒蟒当前，恶兽在后，步步皆成奇险，由不得使人眩目惊心，惊悸失次。似这样辛苦跋涉，上下攀援，约计过了两三天，连经过好些难关，中间有十几次极凶险的，都是性命呼吸，死生系于一发。二人合力抵御，费尽心力，才得仅免于死，人已累得精疲力竭，遍体创伤。因神志早昏，竟不知此来何事，怎会到这暗无天日的险恶之地？只是一味前行，寻觅出山之路。直到最后，由一处奇险之地，勉强挣扎逃出，一同委顿在地。这地方是乱山顶上，一片突出的危崖，下面是无底深渊，来路是蛇兽成群。本是毒口余生，逃到当地，前进偏是无路，加以饥渴交加，滴水难求，而身后蛇影虎吼，又越逼越近。二人自忖必死，不禁抱头痛哭起来。哭了一阵，心想与其死于蛇虎爪牙，还不如坠崖一死，保得全尸。

正呜咽计议间，狄鸣歧忽然悔恨道：“我兄弟二人，怎会死在这等所在？”话刚出口，渐渐想起以前投师学道之事，忙把心神强自安定，追忆过去。虞孝见对面不远，已有两条成围毒蟒，遍体纹绣，鳞光闪闪，张开血盆大口，吐着火一般的信子，往崖上游来。虞孝见狄鸣歧还在沉吟，当他怕死，心意未决，便拉他道：“生有处，死有地，我二人今已到了绝路，再不滚将下去自尽，莫非临死还要受这毒蛇咀嚼之惨么？”狄鸣歧自从心念一动，神志渐复，忙摇手道：“死在蛇口也是定数。此事奇怪，先不要忙死，等我仔细想想，我二人为了何事到此？以前也曾学道练剑，怎适才连只老虎都斗不过？”虞孝闻言，也渐明白过来，急切间仍未想起怎么来的。还是狄鸣歧发觉较早，想起自己原是道术之士，不应如此。反正寸步难移，一切命定，便把生死置之度外，索性闭了二目，澄神定虑，追溯本原，苦思了一阵。居然想到随师峨眉赴会之事，当时警觉，把前事一起想到，猛然大悟，绝处逢生，精神为之一振。刚刚睁眼大叫：“此乃凝碧仙府，小人天界幻境。我们自己狂妄无知，受此活罪，还不省悟服低，早些脱困出去。”话未说完，那两条毒蛇本在危崖来路边际，盘旋欲上，倏地双双身子一躬一伸，长虹飞射般一前一后对面冲来。二人生死至交，连日遇到凶险，都是合力同心，各重义气，相扶相依，争先锐身急难。这时虞孝也正想到开府观礼之事，还没想到恃强轻敌，妄欲通行小人天界一节，闻言心方警悟，二毒蟒已冲到身前。二人同坐地上，虽想到身有飞剑，可以抵御，却忘了四肢疲乏不堪。二蛇来势迅速若电，狄鸣歧见前蛇直扑虞孝，又惊又怒，大喝一声：“孽畜！”左手把虞孝一拉，待要纵起飞剑出去，猛觉彩光耀眼，奇腥扑鼻，身子绵软，竟纵不起来。一时惊遽情急之下，又忘了身后绝壑和松去左手，慌不迭就地一滚，竟连虞孝拖着同往崖下坠落下去。初坠落时，二人一般心思，以为这样缓慢来势，可驾遁光飞起，或升或降，均可无事。哪知身在仙阵之内，精神早已耗散，剑遁也早失去效用，一任奋力施为，竟飞不起，只是眼花缭乱，身如弹丸，飞堕不测之渊。崖壁上怪石像潮水一般，迎面往上飞起。斜视下面，无数大小石笋森列，宛如剑林矛树，锐锋根根向上，落将下去，便是洞腹穿胸，死于非命。才想起此中幻境，竟是真的，而自己的飞剑法宝，到此却在不知不觉中受了禁制，一无用处。

这时小仙童虞孝首先觉得，只有服低告饶，或许还有生路。急喊：“弟子狂妄知罪，教祖原有！”狄鸣歧早对峨眉向往，只为师门恩重，不忍二心。近来更知峨眉派道法高深，颇不以虞孝此举为然。一则同门交厚，知他性刚，如若劝阻，必要独行。与其结局更糟，还不如任其难，到时或有转机。又以主人和易，自身是客，至多找个没趣，绝无大凶，才与同行。适才省悟之后，心已服低，只未出口，听虞孝一告饶，也在心里默默求告。说时迟，那时快，本来落处相去下面还远，二人求告未终，忽坠势迅速，眼看地底千百成群剑锋一般的石笋，迎面向上涌来，断头折胸，万难躲闪，心寒胆悸。二人四目一闭，只等身受。隔了一会，尚未落到乱石丛中，头既不似初坠时昏晕，身子也似在实地上，不曾往下翻堕。心疑降至中途，被甚东西接住。睁眼一看，身竟坐在地上，面前景物忽然变小，仍是初入小人天界时景象，空中所见石笋林，也在身侧不远，和盆景相似，每根最高不过尺许。上边危崖削壁，遇险时所经景物，无不历历可数，只是一切俱都具体而微，由下到上，高才丈许。休说二人，便一个寻常人，失足坠落，也不至于就会送命。再看坐处，比起原发脚处，只前行了丈许。说是幻境，周身又是酸痛疲乏，不能

起立，算计全境，未行百之一二，竟闹得出死入生，精力交敝，技穷智竭，法术无功，如非省悟服输，还不知再受多少罪孽。是真是幻，尚是莫测。再如前行，休说力竭难行，便能行，也无此胆勇。后退也成了惊弓之鸟，不知能否。最可惜是在谷中白受了三天大罪，开府盛会，必已过去。师父当已回山，自己丢此大脸，见面还要责罚。正在相对愧悔，愁思无计，莫决进退，忽见前面危峰削壁之间，有一人影顺着上下纵横数不清的羊肠鸟道，飞驰而来，定睛一看，正是主人诸葛警我。二人大喜，急喊：“道兄快来接引，我二人知过了！”

## 第二一七回

弹指悟夙因 普渡金轮辉宝相  
闻钟参妙谛 一泓寒月证禅心

诸葛警我也已看见二人，答道：“道兄受惊，筵宴将设。左元洞全境暂时已难遍游，只好等二位旧地重游了。”听去声音极细，仿佛相隔甚远。二人一听盛筵未开，才知三日光阴仅只片时，所遇险难却不止百数，不由惊佩交集，喜出望外。一会，诸葛警我走近，见面先抱歉道：“适才因知二兄如欲通行全境，由后山谷走出，尚须时刻。值有一事未向家师复命，抽暇前往，又和熊道友相见，谈了片时。二兄尚未走出，料是途中行法飞行，致触禁制，被困在此。二兄最终虽仍可由此中走出，终非待客之道。而小弟奉命掌管，因家师禁法神妙，可幻可真，一切均早设就，身入其中，只有心向本门，才可通过。而资稟缘福太浅，定力不坚，强由外人接引来此侥幸一试的，到时悔心一生，不愿再入本门，始得中途被摄脱险，摄向山外。否则，便须家师自行停止禁制。此外便是小弟，也须循着一定门户途向出入，不乱飞越。此间看似具体而微，实则景特繁多，包罗万有，可大可小，与佛家须弥芥子之喻，殊途同归。别时匆匆，未及回视，不知二兄触犯哪路禁制，误入何门。仙法微妙，景中人虽不像沧海藏珠那等细微，如不知一定地方，却也千头万绪，找起来甚是艰难。偏偏又有几位贵客降临，中有两位神僧，带来一个幼童李洪，说与掌教师尊，前有多世因缘，他又是九世修为，该为佛门弟子，更有巨大善缘未了，非有带修师父不可。而圣僧功行，不久圆满，不再收徒。凑巧谢真人和金钟岛主叶仙姑也同受了圣僧点化，皈依佛门。掌教师尊和家师正把李洪引进到谢真人门下，宾主商谈正密，未敢渎请，方在为难，意欲亲来一看。走到路上，忽接家师传音相告，说二位误入震宫，因已自己省悟，而能进出小人天界者，均是本门弟子，此时不便任其通行，已在暗中撤禁，使二位仍返原地。连忙赶来，二兄已果然在此。家师已怪小弟行事冒失，难再引路通行。为时无久，圣僧一去，便须开宴。此时长幼仙宾，均返中元前殿。右元火宅之游，只好俟之异日。稍往太元洞一带游览，也到时候了。”二人已心服口服，自然无不唯命，诸葛警我便向前引路。

这时二人虽然勉强起立，身上疲苦仍在，又不好意思出口。心正发愁，因为受了禁制，所以如此，出去后还不知如何。诸葛警我已经觉察，便向二人道：“二兄适才想多劳顿，这个无妨。小弟身带家师所炼灵丹，服后立可复原。至于飞剑法力，也可恢复如初，只不过元气消耗，暂缓片时，出谷之



后，始可随意施为罢了。”随取两丸灵丹递过。

二人才知此中并不全是幻境，那火宅乾焰，想必更是玄妙莫测。随将丹药接过，称谢服下，仍由原路退出。诸葛警我笑道：“异日通行小人天界的，虽不免因定力信心不坚，不能走完，便被逐出的，毕竟十不逢一。既能来此，终是有缘。照二兄后来情景，并非不可通行。只因盛筵将开，不得不引二兄退出。日后如有机缘，或是暇时想起，何妨再续前游呢？以二兄之道力根骨，再来必举重若轻，从容通行，不致阻滞横生了。”二人闻言，想起诸葛警我几次所说，俱都含有深意。暗忖：“峨眉派近奉长老遗命，光大门户，到处网罗有根器的门人，正邪各派新投入门者，日有增加。对方之言，分明是有为而发。峨眉玄门正宗，法力高深，开府以后，益发隆盛，能投到他们门下，仙业容易成就，自是幸事。无如师门恩重，万无舍此就彼之理。并且所学也是殊途同归，虽然比较艰难，成就迟缓，只要自己努力虔修内外功行，也不患不能求得正果，不是一定非遭兵解。此时见异思迁，非但背师负义，便是峨眉诸长老见了这样的人，也决不会看中，弄巧还许摒诸门外。明明不行的事，对方偏三番两次示意引诱，是何缘故？”俱觉不解。虞孝最是口直心快，心想莫教旁人看轻，便答道：“贵派玄门正宗，又当最盛之际，光焰万丈，能得列入门墙，神仙位业指顾有期，委实令人钦仰羡慕。只惜愚师兄弟二人，从小便蒙家师度上山去，抚养传授，以至今日，师恩深厚。而敝派修为，又是循序渐进，不比贵派易于成就。近年奉命下山行道，内外功同时并进，更无暇晷。日后对此无边仙景，有贤主人殷勤延款，无此福缘享受，旧地重游，料已无望，只好空自神往罢了。”诸葛警我明白二人心意，又知他们不久大难将临，笑答道：“我也明知二兄师门恩重，为副师长厚期，勤于修为，无暇重来。但是未来之事难料，即使诸位法力高深，长于前知的前辈，到自身头上，也当不免有千虑之失。此中消长，实关定数。适才所说，并非想二兄即日来游，只想二兄到了机缘凑巧，或有甚事见教之时，勿忘今日之言。俾得良友重逢，再续今日之游而已。”二人闻言，心又一动。当时也未往下深说，已一同走出谷口。

三人遥望中元殿前平湖上面，已现出一片晴天，皓月已被引来，照得全景清澈如画。

各地仙馆，明灯齐放，光华灿若繁星。灵翠峰、仙籁顶两处飞瀑流泉，一个激射起数十百丈擎天水柱，一个如玉龙飞舞，白练高挂，给那十里虹桥与仙府前面红玉牌坊所发出来的宝光一映，千寻水雾，齐化冰纨，映月流辉。那凝碧崖前和远近山峦上，那些参天矗立，合抱不交的松杉乔木，杪椽宝树，映着宝光月华，格外精神。苍润欲流之中，更浮着一层宝光。并有雕鸞鸂鶒，五色鸚鵡之类，翔舞其上，猿虎麋鹿以及各种异兽，往来游行，出没不绝。而两崖上下的万行花树，百里香光，竞芳吐艳，灿若云霞。湖中青白莲花，芳丛疏整，并不占满全湖，共只十来片，每片二三亩不等，疏密相间，各依地势，亭亭静植在平匀如镜的碧波之中，碧茎翠叶，花大如斗，香远益清，沁人心脾，神志为旺。偶然一阵微风过处，湖面上闪动起千万片金鳞，花影离披，已散还圆，倍益精妙。加上数百仙侣徘徊其中，天空澄霁，更无纤云，当头明月格外光明，与这些花光宝气，瑶岛仙真，上下辉映，越觉景物清丽，境域灵奇。便天上仙宫，也不过如斯。虞、狄二人，先虽见仙府景物之胜，已是暗中叫绝惊奇，想不到新灯上后，明月引来，更增添无限风光，又是一番景象。极欲前往观赏，哪还舍得往别处走。狄鸣歧便说：“盛筵将开，道

兄恐还有事，仙府后面，不去也罢。”

诸葛警我人最长厚，因来时玄真子曾说起二人未来之事，二人异日对头现在前面，此去难免遇上。恰好自己职司已完，未来同门师弟，能助他们去一难，岂不是好？本意想引二人到后山闲游，等听奏乐，再去入席。那时人多席众，两个宗派各殊，不在一起，席散自去，无甚交接，两不留意，日后相遇，或可无事。一见二人为前殿平湖奇景所动，极欲赶往，知道师父所说，定数难免，只得听之。暗中留神他们所遇的人是谁，以便再为打算。这时只有掌教妙一真人夫妇和谢山、叶缤，还有三五长老陪着新来的这几位仙宾，在殿中坐谈。余下众仙宾，也刚由各处游玩回来，由白、朱、乙、凌以及本门两辈师徒，三三五五，分别陪伴，在虹桥水阁，玉坊平湖之间，闲游观景。虞、狄二人想往飞虹桥上，赏玩湖中青莲，对诸葛警我道：“我二人此时已渐复原，这里各方道友甚多，自会找伴。道兄是贵派同门之长，必还有事，请自便吧。”

诸葛警我口里答应，分手之后，见岳雯、严人英、林寒、庄易、司徒平等十来人俱在平台之上凭栏望月，低声谈笑，齐朝自己招手。到了上面，不愿和众人说话。回头一看，见虞、狄二人走到桥上，迎头先遇见熊血儿同一新交道侣，知道不是。嗣见四人会合说笑，旁有二人走过，面有怒容，朝四人身后恶狠狠看了一眼，沿湖走去。认出那便是朱鸾的仇人巫启明师徒。因四人语声甚低，隔远不曾听见，看神气并未觉察有人怀恨，不知因何成仇，便暗记在心。岳雯笑道：“师兄看什么？那两个未来同门，心意如何？”诸葛警我道：“那两个不肯忘本，堪与我辈为伍。此时只是敬服，尚无入门之意呢。”随问起谢、叶二仙客归入佛门之事。岳雯道：“林师弟在侧随侍，比我知道得详细。”林寒接口道：“小弟也只知道前半。现在如何，因师命退出，就不知道了。”诸葛警我道：“神僧来时，我正有事离开。秦师妹语焉不详。我只问天蒙老禅师和谢真人、叶岛主到底是何因果？可曾申说么？”林寒道：“这倒未说，只说前事。”

原来妙一真人夫妇、玄真子等峨眉派长老以及乙休、凌浑，白、朱二老，陪同海内外仙宾，往游仙府全景，兼为新设诸仙景题名。除左元、右元二洞因是门人修炼之所，只在附近转了转，没有进去外，余者仙府全景俱都游览殆遍。未了众仙宾因仙府前殿、虹桥平湖、玉坊飞阁气象万千，自不必说。此外以灵桂仙馆一带最为清丽，尤其那数百株桂树，都是月殿灵根，千年桂实，经用仙法灵泉栽植，每株大约数抱以上，占地亩许，茂枝密叶，繁花盛开，奇香馥郁，宛如金粟世界，令人心醉神怡，徘徊花下，不舍离去。

盛会不常，日后难得再来，见时尚早，多想游完全景，再往小坐，留连片时，候到月上中天，始去前殿赴宴。妙一夫人笑道：“本来定在灵桂仙馆外，金粟坪桂花树下，布筵款客。因在开府以前，群魔合力来犯，意欲施展邪法，崩山坏岳，倒塌峨眉全山，使此间全洞齐化劫灰。多蒙白眉禅师、芬陀大师请来当今第一位神僧天蒙老禅师，去至雪山顶上，施展无边佛法，大显神通，遥遥坐镇，方得消厄于无形，将晓月师兄勾引来的魔头、南疆长狄洞老怪哈哈老祖的元神化身惊走。妖法无功，晓月师兄本可幸免，他偏复仇心甚，不知自量。恰巧轩辕老怪有一妖徒，前与谢道友的义女、仙都二姊妹结怨，意欲乘她姊妹来此，途中加害，不料又被小寒山神尼忍大师以佛法暗助脱险。妖徒追到此，后洞轮值诸弟子自不容他猖狂，又用嫫姆大师所赐修罗刀，予以重创。妖徒遁回山去，向师诉苦。老怪平日自尊自大已久，心

里虽怯，不敢硬来，终觉扫了他的威望，大为愤恨。自身不敢轻易尝试，表面痛骂门人，怪他咎由自取，不为作主，暗中点醒，使其另约一厉害妖人，合力来犯。另外故意把几件厉害法宝显露出来，使妖徒来乘隙偷去应用。

“所约妖人，便是二百年前被家师长眉真人飞剑削去半臂，声言此仇必报，说完大话，又将家师所削小半身子索去的妖僧穿心和尚。当时家师明知他是用激将法，一则妖僧数限未尽，二则所习虽是不正，却和九烈等妖人一样，虽有恶行，尚能敬畏天命。除却刚强好胜，专与正人为仇外，不如他的人，明是仇敌，他也不肯加害。同门师兄弟，颇有几个不知他厉害的和他对敌，至多说上几句难听的话，总是放脱，并未伤过一人。

因此家师听了他的话，只付之一笑，便即放却。但妖僧从此便在大行山阴，用法力在千寻山腹之中辟一石洞，苦修炼宝，以为报仇之计。去时曾经立誓，如他法力不胜家师，决不出世。嗣闻家师飞升，又急又气，为了昔年誓言，一直在太行山腹内，隐居了二百余年。不但未再见外人，连门下百八名女妖徒，也都在入山以前遣散，不曾留下一个。

这次许是静极思动，大劫将临，竟被人将他怂恿出来，与我们为仇。如论妖僧法力，实不在哈哈、轩辕老怪之下。走到路上，晓月恰与相遇，妖僧本还想约两个同道商量，谋定再动。只因晓月与妖徒都是复仇之心太切，晓月更嫉今日开府之举，必欲加以扰害。

而天蒙老禅师又用佛法迷踪，隐蔽神光，颠倒阴阳，连妖僧妖徒都误算雪山上三个强敌，事完各自回山，以为正好乘隙下手，即便不能全胜，人也莫我奈何。哪知还未到达，便被困入天蒙禅师大须弥障中。总算天蒙老禅师网开一面，妖僧妖徒各被白眉禅师打了一禅杖逃走。芬陀大师却将晓月禅师擒住，欲送来此间，照家师玉匣仙示处治。本已快到，因天蒙禅师在途中遇一旧友，略谈些时，又同去引度一人，故此小有耽延。

“前殿承诸位道友前辈施展仙法，点缀景物宏丽，迎接三位前辈神僧，较为庄重。

故特将筵席改设在彼，并命门人等择那风景佳处设席，并不限定殿前平台一处。现已一切齐备，只等引来明月，便请入座。三位神僧神尼，大约不久即降，全体同门尚需恭出迎候。诸位欲往灵桂仙馆，只管随意，恕不奉陪了。

“那天蒙禅师，乃东汉时神僧转世，东汉季年已功行圆满，早应飞升极乐。只为成道之初，曾与同门师兄弟共发宏愿，互相扶持，无论内中何人有甚魔扰，或是中途信心不坚，致昧前因，任转千百劫也必须尽力引度，必使同成正果。当发愿时，双方都是夙根深厚，具大智慧，修为又极勤苦，本来极好的根器。无如入门年浅，求进太急，又以前生各有夙孽情累，遂致为魔所乘。禅师道心坚定，又只有一点夙孽，到时尚能强自镇摄心神，渡过难关。而那同门，却被魔头幻出前生爱宠，少年情葛，凡心一动，立堕魔障，等到醒悟色空，已是无及。并加上一个夙仇相迫，重又转劫入世。虽仗根骨福慧生有自来，又得老禅师累世相随，救度扶持。每次转劫，多是高僧行道，但那一段情缘未了，一直未得成为佛门正果。累得这位老禅师也迟却千余年飞升，中间助他超劫脱难，造成无心之过，并还转劫三生。不过老禅师智慧神通早到功候，虽为良友减削前孽，转动再世，却是生而神明灵异，迥异恒流，与寻常有道之士转劫不同罢了。直到北宋季年，老禅师方始隐居在滇西大雪山阴乱山之中，由此虔修佛法，不轻管人闲事。近年听说不久便要成正果。

那同门料他情缘早了，重归佛门，将与老禅师一同飞升。只这位高僧是谁，却访问不出。禅师得道千余年，每次转世，法力只有精进，与白眉和尚齐名，为方今二位有道神僧，法力之高，不可思议。这次居然肯为峨眉出力，岂非异数？有一芬陀大师，群魔已非对手，况又加上这两位神僧，暗以绝大法力相助，自然举重若轻，群邪皆靡了。”

妙一夫人这一番话，对那与峨眉交厚，早知底细的，还不怎样，那外来诸客，却大出意料之外。一听三位神僧神尼还要亲降，并且还擒了晓月禅师同来，皆欲瞻仰，更不再作灵桂仙馆之游，一齐愿去至前殿相候。玄真子微运玄功推算，向妙一真人道：“三位神僧神尼已将恩师遗旨所说的婴儿度引同来。留宴大约无望，事完即同飞锡。现已快由李善人家起身，我们速率众弟子，去到凝碧崖上空迎候吧。”妙一真人随传法旨，命众弟子奏乐，手捧香花，排班出迎。一面转请百禽道人公冶黄、极乐真人李静虚、青囊仙子华瑶崧、嫫姆师徒暂时代作主人，陪伴男女仙宾。在座仙宾凡是佛门中人，如神尼优昙、屠龙师太、南川金佛寺知非禅师、苏州上方山镜波寺无名禅师师徒等，或与三位神僧神尼同道相识，或是末学后辈，衷心敬仰，连同外道中高僧如虎头禅师之类，俱都随出迎接。那各派仙宾以及海外散仙，虽不一同出行，也多齐集殿前平台之上，恭候禅驾。

谢山、叶缤在旁，忽然灵机一动，见杨瑾正要随众飞起，叶缤首先赶过去说道：“来时令师对我曾示玄机，惜乎我是钝根，未能领悟。我想随同主人出迎，不知可否？”杨瑾笑道：“这个有何不可？”说时，众门人已香花奏乐先行。

妙一真人夫妇同了玄真子等一千长老，正由殿中步出。谢山见叶缤已和杨瑾商定，同出迎接，正想开口，妙一真人已先笑道：“谢道友，也想同走么？”谢山笑应：“白眉老禅师原本见过，这位天蒙老禅师却是闻名已久，想求他指点迷津，因见诸位道友俱在殿台恭候，所以踌躇。同往迎接，正是心愿。”妙一真人低声笑道：“天蒙老禅师不为道友，今日还未必肯降临呢。一同去吧。”谢山闻言，心中又是一动。见妙一真人说完这句话，便和本派同辈群仙以及嵩山二老等，还有与白眉、芬陀交厚的仙师，相次由平台上起身，各驾遁光，越过虹桥平湖，往红玉坊外凝碧崖前上空飞去。杨瑾、叶缤二人，并立一处，也快随后起身，谢山赶忙过去笑道：“日前李道友同我往见白眉，曾示玄机，并不日再见之言，难得老禅师同降，意欲往迎，就便请教。主人已走，和二位道友做一路吧。”杨、叶二人含笑点头，三人随同飞起，到了凝碧崖上空。

斜阳初沉，明月未升，半天红霞，灿如翠绮，正是黄昏以前光景。妙一真人率了两辈同门弟子，各驾云光，雁行排列，停空恭候。此时谢山遥望前面神僧来路，尚无动静。

俯视峨眉，就在脚底，满山云雾迷茫，远近峰峦浮沉在云雾之中，如海中岛屿一般，仅仅露出一角尖。再看云层以下，各庙宇人家，已上灯光，宛如疏星罗列，梵呗之声，隐隐交作。不时传来几声疏钟，数声清磬，越显山谷幽静，佛地庄严，令人意远。知道此时半山以下正下大雨，天色阴晦，所以月还未出，便上灯光。本山为佛门重地，普贤曾现化身，灵迹甚多，古刹林立。不禁想起佛家法力不可思议，一经觉迷回头，大彻大悟，立可超凡入圣。谢山回想自己根骨本厚，从小便喜斋僧拜庙，时有出家之想。记得当时还遇一位老僧点化，只为夙世情缘，割舍不下。后经变故，三生情侣，化

作劳燕分飞，一时生离，竟成死别，心灰厌世之余，幸蒙恩师接引，始入玄门，侥幸修到散仙地位。因爱妻也是夙根深厚，只要寻到再生踪迹，便可引度，同修仙业。道成以后，也曾费尽心力，遍寻宇内，竟是鸿飞冥冥，找不到一点踪影。在苒数百年，随时都在留心，直到日前，才发现她早已皈依佛门，得证上乘正果，比起成就，要比自己高得多。不似自己每隔数百年，便要预防一次道家重劫，稍一不慎，便堕凡孽。这多年来，占算寻访，俱无下落，分明爱妻法力高深，恐留情孽相寻，隐迹潜形，不令知闻。近日功行将完，方始略露行藏，令往一见。想不到苦修多年，成就反不如她。

谢山还想到幼年所遇高僧，也曾说过自己原是佛门弟子。自入玄门，修炼多年，每值静中参悟，不是不能推算过去未来。惟独对于过去诸生，只记得仿佛做过和尚，也做过道流，详情因果竟是茫然。以自己的法力玄机，直是万无此理，每一想起，便觉奇怪。

以为前生必犯了教规，逐出佛门，一经堕劫，便昧夙因，忘却本来，所以别的都能前知，独此不能。事隔多年，忽于武夷山中石洞以内，发掘到古高僧锦囊偈语，方若有悟。同时好友叶缤，恰在海底珊瑚林内水穴之中，发现一具坐化千年的枯佛，得到一个古灯檠，与锦囊偈语诸多吻合。事后虚心参详，那海底枯佛分明是自己汉时遗体，为躲仇家和保持那古灯檠，留待今生遇合，物归原主。但今生偏又是玄门中人，殊觉离奇。新近为了此事，特请极乐真人李静虚引见白眉禅师，初意自己已成散仙，不会再皈依佛门，只不过请其指示前因，到底为了何事堕劫而舍释入道？如说过去有什罪恶，见弃佛门，仙佛一体，殊途同归，一样都是根深福厚始能成就，能为仙即能为佛。何况前生又是佛门弟子，本有夙世因缘，岂非难于索解？此外还要请教的，便是海底佛火心灯的用途，以及和叶缤的夙世渊源。哪知自眉禅师只将心灯来历用法指示，对于所问各节，只示机锋，语甚简略。枉自学道多年，智慧灵明，当时只觉他日成就，决不止此，急切之间，仍难参悟。因有“峨眉再见，回首即是归路”之语，料定必有深意存焉，时还未至，便不多说。今日一听说天蒙禅师将临，忽然灵机连动。现在峨眉上空，忽听下方僧寺疏钟清磬，禅唱梵音，又似有甚醒觉。此为近三百年来未有之景象，甚是奇怪。莫非将来仍要归依佛门，还我本来面目不成？

谢山念头一转，侧顾叶缤，站在近侧，也在低眉沉思，容甚庄肃。居中站在众门徒前面的妙一真人和玄真子，正在对谈。因人数众多，随同迎候的外客，不肯悟越主人，多立在左右两侧，相隔较远，语声甚低。仿佛听玄真子道：“此子居然如此道心坚定，转动多年，一灵不昧，却也难得。人都羡慕师弟有今日成就，哪知福缘善因，早在千年以前种下呢。”白云大师元敬在旁插口道：“此子既不应在我门中，年纪偏又是个三岁童婴，禅门中几位至交，不是衣钵早有传人，便是功行将行圆满，不能待他成就。此子发愿又宏，将来外道强敌不知多少，如不得一法力高强的禅师为师，任他生有自来，根器多厚，也难应付。师弟，你这前生慈父，作何打算呢？”妙一真人道：“这一层我早想好了，少时自知分晓。”餐霞大师问道：“此子之师，可是谢道友么？”妙一真人点了点头。白云大师笑道：“这个果然再好没有。我真非善知识，已经拜读玉匣仙示，只差把话写明，竟未想到，岂非可笑？”

先前众仙所谈，谢、叶二人俱未留意。后头是一段问答，全听得逼真。尤其谢山闻言，惊喜交集。照此说法，分明长眉玉匣仙示，早已注明，自己果然还要返本还原，重入佛门。方在推详，忽听白谷逸道：“佛光现了，本

来是在金顶，怎会如此高法？必是三位神僧神尼要显神通度人吧？”峨眉金顶，每值云雾一起，常有佛光隐现。现时只是一圈彩虹，将人影映入其中，与画上菩萨的脑后圆圈相似，并无什强烈光芒。亘古迄今，游山人往往见此奇景。信的人说是菩萨显灵，不信的人多说是山高多云，日华回光，由云层中反射所致。但是宇内尽多高山，任是云雾多密，均无此现象。尤其是身经其境的，那轮佛光总是环在人影的脑后，和佛像一般无二，绝不偏倚，此与峨眉夜中神灯，同是宝景奇迹。千百年来，信与不信，聚讼纷坛，始终各是其是，并无一人说出一个确切不移之理。这在众仙眼里，原无足奇，可是当夜所见佛光，却与往常大不相同。众仙停处本在高空，脚底尽管云雾迷茫，上面却是碧霄万里，澄净如洗，并无纤云。那佛光比众仙立处还要高些，恰在青天白云之中突然出现。先也和峨眉金顶佛光相仿，只大得多，七色彩光也较强些，宛如一圈极大彩虹，孤悬天际，看去相隔颇远。及至众仙纷运慧目注视，晃眼之间，彩光忽射金光，化作一道金轮，光芒强烈，上映天衢，相隔似近在咫尺之间。可是光中空空，并无人影。众正惊顾，忽听身侧不远的知非禅师和无名禅师同声赞道：“西方普度金轮，忽宣宝相，定有我佛门中弟子劫后皈依，重返本来。如非累世修积，福缘深厚，引度人焉肯以身试验，施展这等无边法力？此时局中人应早明白，还不上前领受佛光度化么？”

这时谢、叶二人瞥见当中迎候的众仙，自妙一真人、玄真子以次，全都肃立躬身，神态异常诚敬，似要拜倒。一闻此言，猛然警觉，福至心灵，不谋而合，更不暇再看旁人动作，双双抢向前头，刚合掌膜拜，口宣佛号，跪将下去，便觉那轮佛光已将全身罩住，智慧倏地空灵，宛如甘露沃顶，心地清凉，所有累劫经历，俱如石火电光，在心头一瞥而过，一切前因后果，全都了了。当时大彻大悟，一同只高呼了一声：“我佛慈悲。”金轮便已不见。事后，二人也仍立原处未动，只是弹指之间，各自换了一副面目，从此皈依佛门，仍还本来罢了。不过佛法神妙，不可思议，这些情景，由谢、叶二人动念起，直到悟彻前因，重返佛门，在场众仙除妙一真人、玄真子、优曇、餐霞、白云等十余位仙人，及外客中的知非禅师、侠僧轶凡、屠龙师大、无名禅师师徒等，总共不到三十人深知此中微妙，此外余人只见佛光，略现即隐，既未看见罩向谁的身上，也未看出有人上前受了度化。便有道行稍高的十来位，也只知道佛家普度神光的来历，专为接引夙根深厚的有缘人之用。能运用这等佛法的，已参上乘功果，行与菩萨罗汉一流。这类佛法，关系自身成败，轻易不肯施为，那金轮乃行法人的元灵慧珠，行法之时，必须觅地入定，功力稍微不到火候，固易为魔侵扰。这类佛法接引，又无异舍身度人，事前须发宏愿。而所接引的人，如非孽重魔高，前生早已成道，也不至于转劫。尤其是根骨越厚，前生道行越高的人，今生的陷入也更深，其或背佛叛道，往往最难回头，即或不然，仗着前生善根，未怎为恶，并且还知道摆脱世缘，出家修道，有了成就，但也是个外教中人，决非佛门弟子。已经弃佛归道，身在玄门，将成仙业，对于佛家，纵不鄙薄，令他舍旧从新，也是难事。而这类事，又须全出自愿，进退取舍，系于一念，丝毫不能勉强。一个不领好意，或是到时夙因早昧，视如无关，不肯动念皈依，行法人虽不为此败道，也要为此多修积数百年功果，惹出许多烦恼，未了还须随定此人，终于将他引度入门，完了愿心，方得功行圆满，飞升极乐。中间只管千方百计，费尽心力，仍须对方自己回头，不特依旧不能勉强，连当面明言以告前因后果，剖陈得失利害，使早省悟，均所不能。所以如非交厚缘深，誓愿在先，便是

佛门广大，佛法慈悲，也无人敢轻于尝试。主人既出接三位神僧神尼，行法人当然是其中之一。虽断定众中必有有缘人，在等接引度化，看佛光隐得这等快法，被引度人十九皈依，暂时却看不出来是谁。

这些人方在相互悬揣，谢、叶二人经此佛光一照，已是心神莹澈，一粒智珠活泼泼的，安然闲立，一念不生。佛光隐后，随听遥远空中，隐隐几声佛号，声到人到，紧接着一阵旃檀异香自空吹堕。众仙知道神僧将降，妙一真人方令奏乐礼拜。面前人影一闪，一个庞眉皓首、怀抱婴儿的枯瘦长身瞿昙，一个白眉白须、身材高大的和尚，一个相貌清奇的中年比丘，身后还随定一个相貌古拙、面带忿怒之色的老和尚，已在当前出现。

四位僧、尼到来，也未见有遁光云气，只是凌虚而立。众仙十九认得，第二人起是白眉和尚、芬陀神尼和晓月禅师。那领头一个，自是久已闻名的千岁神僧天蒙禅师无疑。忙即一同顶礼下拜不迭。三位神僧、神尼也各合掌答谢道：“贫僧、贫尼等，有劳诸位道友远迎，罪过，罪过！”妙一真人道：“弟子等恭奉师命，开辟洞府，发扬正教。弟子德薄才鲜，道浅魔高，群邪见嫉，欲以毒计颠覆全山。如彼凶谋得逞，不特弟子等有负恩师天命，罪不可道，便这千百里内生灵，也同膺浩劫，齐化劫灰。多蒙二位老禅师与芬陀大师大发慈悲，以无边法力暗中相助，遍戮邪魔，尽扫妖氛，转危为安，使滔天祸劫消弭无形，功德无量。而弟子等实身受之，感德未已。复荷莲座飞降，弥增光宠。大德何敢言报！敬随玄真子大师兄，率领同门师兄以及门下众弟子，谨以香花礼乐，恭迎临观。伏乞指示迷津，加以教诲，俾克无负师命，免于陨越，不胜幸甚！”天蒙禅师微笑答道：“真人太谦。今日之来，原是贫僧自了心愿。你我所为，同是分内之事，说它则甚？且去仙府说话。”妙一真人等躬身应诺，随向侧立，恭让先行。三位僧、尼道声有潜，便自前行，凌虚徐降，往下面凝碧崖前云层中落去，众仙和众仙宾各驾遁光紧随在后。一时钟声悠扬，仙韵齐奏，祥氛散漫，香烟缭绕，甚是庄严。

众仙飞降极速，依然三僧、尼先到一步。平台上早有多人仰候，见了三位僧、尼，也都纷纷礼拜。嫫姆和极乐真人李静虚及灵峤诸仙，也相继出见。妙一真人随请殿中落座。众仙因这三位僧、尼行辈甚尊，道行法力之高不可思议；尤以天蒙禅师为最，此次先在雪山顶上为开府护法，扫荡邪魔，事后又生擒晓月禅师，一同降临，还有机密话说，得见一面已是缘法，不便冒昧忝列。外客除却灵峤男女四仙、屠龙师太、李宁、杨瑾、神尼优昙、半边老尼、嫫姆师徒、采薇僧朱由穆、极乐真人李静虚、百禽道人公冶黄、谢山、半边大师、郑颠仙、知非禅师、易周、侠僧轶凡、无名师徒和乙休、凌浑、嵩山二老等二十余位，余者多自知分际，见两为首主人不曾指名相让，反倒分出人陪客，料知有事，俱都不曾随入。便是主人这边，也只玄真子、妙一真人夫妇、白云大师、元元大师和四个随侍轮值的弟子在内，余人俱在殿外陪客，不曾同进。那晓月禅师却始终垂头丧气，如醉如痴，随在芬陀大师身侧，行止坐立，无不由人指点，直似元神已丧，心灵已失主驭之状。休说知非禅师见了慨叹，便是玄真子、妙一真人等一千旧日同门，也都代他惋惜不置。宾主就座，随侍四弟子献上玉乳琼浆，天蒙禅师等合掌谢领。

玄真子因妙一真人适迎神僧时，曾向晓月禅师行礼，不曾理睬，看出他屡遭挫败，不特怙过不悛，故态依然，反倒因此羞恼成怒，益发变本加厉，心蕴怨毒，誓不两立，故意借受佛法禁制，假装痴呆。似此叛道忘本，执迷不悟的败类，师命尊严，即念同门之情，也是爱莫能救，不便再与多言。见

天蒙、白眉就座，略微接谈，各自低眉端坐，宝相庄严，意若有事，便向芬陀大师请问经过。大师答道：“此人真不可救药。叛师背道，罪已难道。近去南疆，为报前仇，竟炼了极恶毒的邪法，并勾结蛮僧哈哈和一些邪魔妖道，来与诸位道友为仇，被白眉师兄佛法所制。我因念在以前曾有数面之缘，念他到令师门下苦心修为，能有今日也非容易，以为他也是有道之士，怎便为了一念贪嗔，甘趋下流，不知顺逆利害，到了力竭势穷，行遭惨劫之际，还不回头觉醒？于是力向白眉师兄缓颊，略加劝诫，便即放走。他刚一走，天蒙师兄便用佛法隐晦神光，移形幻相。”

我问何故，二位师兄齐说，此人近来入邪日深，为魔所制，为逞一己之私，多行不义，已是丧心病狂，无法挽救，行即反恩为仇，不久仍要约请厉害妖邪，前来报复为祟。依他本意，颠覆峨眉以后，我们三人中，只我似乎好欺。适我放他，为的是免被白眉师兄押送此间，多受一场屈辱，并还免受那玉匣飞刀斩首之劫。他不但不知感恩，反想仗着邪魔之力，乘我们人不在，孤身入定之时，突然发难，前往暗算。事成固是称心，如若被我发觉，来的妖徒自难免于诛戮，正好就此激引轩辕老怪等为首邪魔，全力寻我三人作对。我听二位师兄之言，还以为他纵然悖谬，还不致如此胆大昏愚。及至默运玄机，细一参详，居然半点不差。到了今日傍午，他果约了几个比较伎俩多一点的妖邪回来，因为佛法所迷，虚实两皆误认，自投罗网。同来妖党，只两个数限未到的见机遁走，余者均被我除去。他也受了佛法禁制，被我擒来。此乃是白眉师兄为践昔年对令师的前约，有意假手于我。至于如何处治，乃是贵派家法与令师遗命，悉听尊便，不与我三人相干了。”

话刚说完，忽听琤然鸣玉之声。那藏飞刀的玉匣，本奉长眉真人遗命，在开府以后，藏在中元殿顶一个壁凹以内，这时突自开裂，飞出一柄飞刀。那刀只有尺许长，一道光华，寒光闪闪，冷气森森，耀眼侵肌。先由殿顶飞出，疾逾电掣，绕殿一周之后，略停了停，然后忽沉忽浮，缓缓往晓月禅师立处飞去。晓月禅师本是面带愧忿，垂首低眉，经妙一真人揖让，坐在三位僧尼左侧，虽为佛法所禁，不能自脱，到底在正邪两派俱都修炼多年，有了极深造诣，法力高强。本派中人，苦行头陀已经成道，深知天蒙、白眉二位神僧，决不会亲手杀他；芬陀大师也只将人交到为止，谅必不肯加害。此外能制自己死命的，只有玄真子和妙一真人二人。余者连白、朱、乙、凌诸仙宾都算上，不是势均力敌，难分高下；便是至多法力较高，要想伤害自己元神，仍是极难。这些仇敌都有声望，自视甚高，不肯众人合力对付一人。这个僭当教主的仇人，即便不念以前同门之谊，当着开府盛典，各方仙宾云集之际，也必要假仁假义，决不肯于当众加害。只有偏心薄情的前师所留玉匣飞刀，厉害无比。能抵挡此宝的，只有前古共工氏用太乙元精和万年寒晶融和淬炼的断玉钩。此钩现在身上，随心动念，便可飞出迎御。仇人既不肯当众下手，芬陀又只将己禁住，不令逃遁，法力仍在。来时，听白眉口气，好似自己还有后文，不致使遭劫数。便照形势情理来断，这些新旧仇敌，万不至于因见飞刀无效，重又合力下手，置己于死地。断定此来不过受些屈辱，并无凶险。本来早遭劫兵解，凭自己道行法力，转世修为，一样速成。并还可以不必再转人生，当时寻一好庐舍，立可重生修炼。不过仇敌法力功候太高，再行转劫，功力相差，更难追步，此仇越发难报。再者本身修为，煞非容易，现已脱胎换骨，炼就元婴，只为一朝之忿，误入歧途。因前在南疆，与哈哈老祖斗法不胜，拜在他的门下，妄以为可以成仙，报仇雪恨，自为教



祖，偿那平日心愿。一步走错，便以错就错到底，渐致仇怨日深，江河日下，无法再反本来。

如若当年不动贪嗔，独自虔修，本可炼到天仙地位。就是现在忘本趋邪，只不过不能飞升灵空仙界，又多了道家一次四九重劫，仙业仍然有望。这原来肉体怎舍弃去，为此只有忍辱含垢，等自己脱身以后，准备再用多年薪胆之功，一拼死活。

晓月心虽如此想法，而对前师法力素所深知，自己的悖逆颠倒，多行不义，也不是不知其非。尽管受了哈哈妖师魔法暗制，当紧要关头，知道本门法规尊严，言必应验，因而也是有点心惊胆怯，不敢十分自信。昔年长眉真人所留玉匣飞刀家法，以及另外一些简篋遗示，多半俱当众弟子的面，封存收藏，尽管到时始得出现拜观，不知内容，形式全都见过。入殿落座，暗中留神观察，俱无影迹。玄真子只向芬陀大师问询前情，好似事前尚不知悉，否则玉匣早已请出，陈列殿中相待，哪有如此从容暇逸？照此情形，分明因为吉日灵辰，盛会当前，不愿以旧日同门来开杀戒，乐得假充好人。并还想到，叛教的人被外人擒送到此，如不经过处治，任其从容而去，决无此理，至少也要经过一番做作才是。也许仇敌心狠狡诈，既不便当众下手，为盛会杀风景；又好不容易擒到，不舍放脱为以后大患。表面假仁假义，已将玉匣取出，假作顾念前情，仗着外人法力禁制，不能脱身，留此解劝，或是稍微拘禁，便自悔悟。等到会后人去，再将玉匣飞刀请出，能杀便推在师父遗留的家法威力；不能，再行合力加害，必欲杀己为快，以免飞刀为断玉钩所破，有损长眉威严，并还放走仇敌，留下未来心腹之患。主意真个再毒没有。

转不如拿话给他叫破，免中暗算。

晓月正在胡思乱想，忽见飞刀突在殿顶出现，他自是识货，觉出以前亲见封刀入匣时，虽觉神物灵异，并无如此威力。枉自费尽心力，炼成一柄断玉钩，自信十分能敌。

这时两两相较，分明仅能勉强阻挡，不特结局只能缓死须臾，并非敌手，甚至连元神婴儿也为所斩，无能幸免。心胆立寒，不禁悔恨交集。见飞刀电掣，转了一圈，朝已飞来。

尺许长一道银光，精芒四射，直似一泓秋水，悬在空中。前面若有极大阻力，其行绝缓。

忧惧危疑中，一眼瞥见妙一真人夫妇目注飞刀，面有笑容，大有得意快心之状。中座天蒙禅师，正在低眉入定。连他所抱三岁童婴，也在他怀中闭目合睛，端容危坐，相随入定，迥不似初入仙府，青瞳灼灼，东张西望，活泼天真之状。晓月心中恶毒之极，无从发泄。在座诸人法力高强，一击不中，徒自取辱。因来时天蒙、白眉中途忽离去了好一会，回来便抱个婴儿。听他三人对谈，此子竟是仇人前九世的亲生之子，与天蒙极深渊源。初世便在佛门，因受父母三十九年钟爱，父母年已八十，忽遇天蒙禅师度化出家。

后来功行精进，万缘皆空，只有亲恩难报，不能断念，为此誓发宏愿，欲凭自己多生修积，助父母修成仙佛，方成佛门正果。由此苦行八世，俱是从小出家。那前生父母，便是仇人夫妇。因是本身好善，积德累功，终于归入玄门，成就今日仙业。此子虽算完了心愿，但是过去诸生，除头一世在天蒙禅师门下外，余均苦行修持，寿终圆寂，并无多高法力。又以时缘未至，终未见到父母一面。直到现今九世，投生在一个多子的善人家中，名叫李洪。天蒙禅师才去那家，暗地度化而来，一为使他父子重逢，二为自己功行圆满，

几桩心愿已了，不日飞升。而此子此生，须将以前诸生所发宏愿一齐修积完满，并还随时助他父母光大门户，直到飞升灵空仙界，始能证果。当此异派云起之际，非有一位法力高强的佛家师父不可，故此带了回来。看他这时入定神气，晓月误以为天蒙禅师正用佛法度此婴儿，使他元神坚凝，日后易于成道。暗忖：“仇人真个阴毒可恶。本是同门至交，因夺了我教主之位，才致今日惨状。现我狼狈至此，毫无动念，反以速死为快。听老秃驴说，此予日后于他发扬光大，大有助益。反正难免兵解，倒不如趁此时机，将此子杀死，就势拼着原法身不要，再去投生转世。一面用断玉钩敌住飞刀，不使刀光照顶，先用飞剑自行兵解，好歹出一点怨气。仇敌虽多高明，此举突然发动，又当自己势迫危临之际，人所不防，只要下手神速，未必便达不到；即或无成，仍是兵解，也无别的害处。”想到这里，恶念顿生。说时迟，那时快，晓月念头一转，默运玄功，心念所向，身旁断玉钩便化成两钩金红色极强烈的光华，互相交尾飞出，直朝婴儿飞去。

其势比电还疾，法宝又极厉害，相隔又这么近，似此突然发难，便有大法力的人遇上，多半惊惶失措，难于抵御。在座诸仙宾，多半不知此中底细，俱觉此举太狠，激于义愤，知道救已无及，好几位都在厉声呼叱，待要下手。口刚一开，忽见钩光到处，婴儿顶门上突升起一朵金莲花，竟将钩光托住。婴儿一双漆黑有光的炯炯双瞳，也自睁开，一点也不害怕，反伸出一双赛雪似霜的小胖手，不住向上作势连招，似想将钩取下，却不敢之状。天蒙禅师随睁眼喝道：“洪儿，你将来防身御魔，尚无利器。适才怜你年幼，已将你多生修积功力还原，并赐你我佛门中的大金刚愿力。你既想在证果以前借用此宝，便即取下，何必迟疑？”婴儿答声：“弟子遵命，敬谢恩师。”随说，小手一抓，宝光立化为一柄非金非玉，形制奇古，长约二尺的连柄双钩，落到手里。婴儿这时已经天蒙禅师点化，洞彻夙因。钩取到手以后，立即纵身下地，直朝妙一真人夫妇奔去，眼蕴泪珠，喜孜孜跪在地上，叩头不止。真人夫妇早知来因，随命起立，等到事完，再向诸道长礼拜。妙一夫人随手便抱了起来。

且不提多生再遇的母子亲爱。只说那晓月禅师一见婴儿头顶现出金莲，法宝无功，大吃一惊。忙运玄功收回，已被天蒙禅师施展无边佛法，相助婴儿收去，再也收它不回。

本就难于幸免，此举残忍，更犯众怒。如不早自打点，就许形神皆灭，再转人生，俱都无望。万分惶急中，欲放飞刀自行兵解时，哪知天蒙禅师话还未和婴儿说完，就这一睁眼的工夫，那柄飞刀本是飞来极缓，这时竟比初现时飞得还快，连放飞剑自杀都来不及。

晓月这里断玉钩没有收回来，刚试得一试，飞刀已电掣而至，到了离头丈许，倏地展开，化为一片三丈方圆光幕，将全身罩住，外圈渐有下垂之势。知道厉害，刀光只要往下一围，不特通体立即粉碎，化为一股白烟消灭，连血肉都不会有残余，便自身婴儿元神，也同时化为乌有。想要自戕兵解，势已不能。晓月禅师枉自修炼功深，饶有神通变化，平日妄自狂傲，不肯低首下心向人，到此存亡绝续，危机瞬息的境地，也是心寒体颤，六神皆震。情知长眉真人仙法神奇，在座诸仙谁也解它不得。便是乞怜求饶，也无用处。

情急之下，顿生悔心。这时只恨孽由己作，用尽心机，先期百计防范，到头来依然难逃显戮。料定不免于难，便把双目闭上，暗运玄功，打算死中求活，将元神缩小，静俟飞刀上身时，乘隙将元神遁走，作那万一之想。同

时默求师父，恩施格外，特赐原宥，只使身受诛戮，不要伤及元神，便是万幸。本心元神不敢即出，战战兢兢，潜伏待机。满拟刀光四外一合，便即了帐。但有丝毫空隙，无论何处，均可变化逃走。正在忧惊颤抖，不知如何是好，等了一会，不见飞刀近身，耳听众仙求情之声。虽然自觉许有生机，惟恐一时疏神，刀光突然合拢，元神不及遁逃，形神皆灭。存心戒惧，认作一发千钧，仍持前念，不敢骤然睁目，分了心神，并遭仇敌耻笑。暗将飞剑紧护元神，潜伏左臂腋下，准备刀光透体时，奋力一挡，略微冲荡开一丝缝隙，飞剑虽未必能保，元神或可幸免。

晓月准备停当，仍无动静，方始略微分心静听，果是玄真子、妙一真人诸旧同门师兄弟，在那里代向长眉真人求恩原宥。大意说他叛道背师，投身邪教，忘恩反复，多行不义，该正家法，予以显戮。但他当初只是一念之差，并未为恶。后受邪魔诱迫，迷途不返，日趋堕落，不能自拔，并非出自本心。加之贪嗔之念太重，遭受挫折，有激而发。

虽彼执迷不悟，一半也由于弟子等德薄能鲜，不知善处，感化无方，以至今日，为此引咎，情愿分任其责。敬乞恩师大发鸿慈，并看在三位老禅师面上，念他相随多年，能到今日，大非容易。前在本门，实无大过。特降殊恩，姑且原宥，暂免刑诛，予以最后一条自新之路。晓月禅师听出语气纯诚，并非卖好做作。又知此刀乃师留本门家法，便几个道行最高的旧同门，如玄真子、妙一真人等三数人犯了教规，一样受刑，无力避免。

先还当前古至宝断玉钩专破飞剑飞刀，可以抵御。谁知师父法力仙机神妙莫测，一经相对，仍是相形见绌，万非其敌。照飞刀的神异威力，谁也阻它不住。按说在眨眼之间，早已应劫上身，怎会虚悬？只觉寒气森森，逼人肌发，尚未下合，不是数限未到，便是师父允了众人求恩原宥之请；即或不然，也好趁这将落未落之际，查看一条出路。似此闭目等死，岂非胆小太过，弄巧反倒误事，更是冤枉。

晓月念头一转，忙即睁眼一看，一干旧同门俱朝飞刀跪下，求告将终。随侍四弟子俱未在侧。在座一二十位仙宾，除白眉、芬陀、嫫姆、优曇、李静虚在座前站立外，俱都回避旁立。只天蒙禅师一人仍坐原位，右手外向，五指上各放出一道粗如人臂的金光，将飞刀化成的光罩，似提一口钟般凌空抓住，不令再往下落，面容端庄。等妙一真人等求告完毕，忽朝自己微笑道：“可惜，可惜！一误何堪再误？长眉真人已允门下诸道友之请，缓却今日惩处，你自去吧。”说时，奋臂一提，刀光便似一团丝般应手而起，被那五道金光握住，绞揉了几下，金光银光同时敛去。禅师手上却多了一把长约七寸、银光如电的匕首。同时玄真子等也纷纷叩谢师恩起立，走到禅师面前。由妙一真人躬身将那飞刀接过，恭恭敬敬拜至殿的中心，双手捧着往上一举，仍化一道银光，飞向殿顶原出现处。又是一声鸣玉般响声，便自回匣，不见一点痕迹。晓月禅师死中得活，想不到如此容易，一时心情竟是恍惚，也不知是喜是忧，是愧是悔，呆在那里。嫫姆喝道：“你已幸逃显戮，还不革面洗心，自去二次为人，呆在这里有何益处？”晓月禅师这才想起惊悸过甚，逃生出于意外，竟忘了叩谢师恩，还有对方适才此举，不能说是无德于己。侧顾座中，惟有旧友知非禅师，正朝自己摇头叹息，颇似关切，授意自己，此是洗心革面之机，休再执拗。无如对方俱是仇敌，平日势不两立，忽然腩颜向仇人致谢，未免难堪。尤其嫫姆和屠龙师太，尚在怒目相视，状甚鄙夷。师恩自是应谢，别的仇人实放不下这个颜面。暗忖：“今只幸免一时，将来

如何，仍视自己行径如何而定，也不在此几句虚言。此时方寸已乱，心志未决，受制前师，与受制仇人不同，何必多此一举，留人话柄？”匆匆一想，便朝殿外礼拜，谢了师父不杀之恩。随又起立，也没向众说话，只朝中座天蒙禅师合掌说道：“多蒙老禅师佛法相救，免我大劫。但我罪孽深重，势已至此，或是从此销声隐退，闭门思过；或是重蹈前辙，再犯刑诛。此时尚还难说。敬谢大德，贫僧去也。”

屠龙师太最是疾恶，前在峨眉门下，便与晓月不和。今见他已是日暮途穷，一千旧同门对他如此恩厚，依然不能感化，刚愎倔强，不肯回头，听那行时口气，仍要卷土重来，为仇到底，不禁愤怒，大喝：“无知叛师孽徒慢走！你以为只有师父家法始能制你？限你三日之内，如无悔过誓言，我便寻你作个了断！”晓月禅师见她阻拦发话，不禁恼羞成怒，连适才愧悔之念也一扫而光，便厉声喝道：“无耻泼尼！你也是被逐之徒，腆颜来此，也配口发狂言，仗势欺人，还逞什么威风？”话还未完，忽听天蒙禅师道：“屠龙休得多此嗔念。他自有个去处，管他则甚？晓月，你还不到地头，何不快走？”听到“走”字，好似声如巨雷，震撼心魄，大吃一惊，又好似着了当头棒喝，心中有些省悟，身不由己，驾起遁光，便往殿外飞去。只是飞遁迅速，殿外长桥卧波，玉坊耀彩，灵峰耸秀，飞瀑鸣玉，到处祥氛瑞气，花光岚影，仙府丽景，已是二度映入眼底。由不得魔头暗制，妒羨交集，贪嗔之念重生，仇恨倍增。当时没有停留，径直飞去。屠龙师太听他辱骂，并未在意，又经禅师唤住，便即归座。

白眉禅师叹道：“此人根骨原本不差，否则当初长眉真人怎肯收录？只因过去一生中夙孽太重，以致一念之差，误投邪教，为魔力所暗制。他在黄山紫金溪隐居时，虽已入了旁门，仍然时常警惕，并未常与妖师亲近。不合妄用机智，自信道力过深，欲巧借妖师之力，觊觎教祖之位。并还想俟妖师数尽以后，将他门下妖党一齐度到峨眉门下，使其改邪归正，自为教祖，光大门户，为千秋万世玄门宗祖。起念虽由贪嗔，用心设想也未始没有他的道理。即使对现今峨眉诸道友，也不过想到时迫令降伏，屈居其下，并无伤害之心。却不知哈哈老妖得道七八百年，为南疆邪教宗祖，尽管走火入魔，暂时身同木石，元神仍能飞行变化，运用自如。并且入魔不久，苦心虔修，所炼害人害己的阴魔，重又被他的法力智慧降伏。晓月禅师与之斗法，尚且不胜，如何能落在他暗算之中？又不合为一孽徒，妄信妖妇许飞娘的蛊惑，慈云寺斗时，误用妖师秘传十二都天神煞，为苦行道友佛法所破。害人未成，阴魔反制。由南川金佛寺回醒以后，心中愤激太甚，竟不听良友箴规，不辞而别，赶往南疆，从妖师习练妖法。由此越为阴魔暗制，倒行逆施，日趋堕落。实则灵性早迷，明知是害，不计灭亡。平日法力，只能用以济恶，对于本身全无补益。我三人带他到来，原为践我昔年与长眉真人之约，在他大劫未临以前，先给他一个警戒，就便由天蒙师兄用佛法试为其难，看他能否及早回头，以免毁去那数百年修炼之功。飞刀为长眉真人昔年初成道时，降魔镇山之宝，早已通灵变化，神妙无比。除我外，诸位道友中只一两位见他用过。本来绕殿一周之后，他便遭了劫数。因被天蒙师兄用佛法阻住，来势甚缓。他如真能悔悟，一声祝告，刀便飞回。他偏昏昧无知，见难泄忿，意欲暗算婴儿，下手狠毒。那断玉钩乃前古异宝，也非常物。天蒙师兄因为婴儿尚无合用防身之宝，便加以收取。飞刀无了阻挡，立即如电飞来，本是难免。因他当时已生悔心，刀未下合，略微一缓。天蒙师兄又以佛家金刚手，将刀

抓住。后经诸道友求情，方免于难。如非入魔太深，我等三人不愿强施佛法，逆势而行，致生别的枝节。

只再费点心力，便可强他醒悟。好在他道基颇厚，数应遭此一劫，再经一世修为，始能成就，孽满劫临，自能醒悟。只好略尽心力，稍微警惕。成败祸福，仍然视他一念转移，且由他去。屠龙道友近已功力精进，此中消长不应不知，为何也要与他计较？”屠龙师太笑答道：“弟子生性疾恶，见不得这等忘恩背德、狂悖乖谬的行径，意欲加以告诫。

听二位老师父法谕，现在想起也觉多事。”

妙一夫人见双方话完，便把婴儿李洪放下，引导他朝众仙宾分别拜见，略说前生因缘。众仙见李洪生得面如冠玉，唇红齿白，目如朗星，根骨特异，禀赋尤厚。适又经过天蒙禅师佛法启迪，使其神完气旺，髓纯骨坚。小小童婴，顿悟夙因，具大智慧。相貌又是那等俊美，宛如明珠宝玉。内蕴外宣，精神自然流照，无不称奇爱赞。灵峤三仙更极喜爱，等过来拜见时，甘碧梧首先揽至膝前，奖勉了几句，由身边取出一块古玉辟邪，给他佩在颈间，说道：“适闻诸道友说，你再有六七年，便须出外行道。目前诸邪猖獗，你又将晓月禅师的断玉钩强借了来，异日难保不狭路相逢。此宝虽无多大威力，却能防御左道中的阴雷魔火诸邪不侵，用以防身，不无小助。客中无以为赠，聊以将意。异日有暇，望在便中过我灵峤荒居，或能有所补益呢。”李洪此时已经恢复前生灵智，迥非来时之比。闻言忙即合掌拜倒，领谢起身。赤杖仙童阮纠同了丁嫦，也各取了一件宝物相赠：一是碧犀球，用以行水，能使万丈洪波化为坦途；一是三枚如意金连环，也是专破左道白骨箭类阴毒邪法之宝。李洪一一拜谢受领，学了用法，去至下首妙一真人面前侍立。

妙一真人这才手指李洪，转向谢山道：“日前拜读家师玉匣留示，才知此子本是佛门弟子。现今几位前辈神僧，功行俱将圆满，不及携带。而此子以前诸生，发愿甚宏，须历年时始得圆满。方今群邪猖狂，此子冲年在外积修善功，不免到处都有左道妖邪与他为仇。非得一位具有极大法力的禅门师父，传以降魔本领，随时照护不可。道友适才皈依佛门，也须有番修积，门下又无弟子，虽有两位令爱，不久便去小寒山忍大师门下清修，不得随侍在侧，将来衣钵，也无传人。如今此子拜在道友门下，实是一举两得，不知道友心意如何？”谢山一听，自己的事，妙一真人竟早前知，好生佩服。便笑答道：“小弟为了一些世缘，转劫多生，终无成就。今生枉自修炼多年，对于过去一切因果，竟是茫然。适才出迎三位禅门大师，幸蒙老禅师大发慈悲，宏宣宝相，金轮普度，佛法无边，方始如梦初醒，悟彻夙因。现虽立志皈依佛门，寻求正果，但是自来所学不纯，法力浅薄。贤郎多生智慧，根骨深厚，现虽年幼，不消数年，必能精进，不可思议。小弟初入佛门，尚在学步，如何配做他的师父呢？”芬陀大师接口笑道：“道友过谦了。

休说此子本你前生师侄，夙有因缘，谢道友又何尝不是修积释道两门，殊途同归，无异一体。我佛门中法，说难便难，说易便易。道友新近皈依，仅自彻悟，还未修为，心存客气，自然患为人师。”

谢山原极爱重李洪，只因初悟夙因，匆匆与前世师兄相晤，有好些话尚未询问，自身尚无师承，如何便收弟子？为此谦辞。及听芬陀大师这等说法，妙一真人只是含笑不语，情知真人言不虚发，事已定局，便起身答道：“谨谢大师教益。但后辈自身尚无师父，如何收徒？齐道兄之嘱，不敢不遵，只请暂缓，容我拜师受戒之后如何？”边说边往天蒙禅师座前走去。本意近

前跪倒拜师，请求收为弟子。哪知刚一跪将下去，天蒙禅师本在低眉默坐，忽然伸手向谢山顶上一拍，喝道：“你适才已明白，怎又糊涂起来？本有师父，不去问你自已，却来寻我，是何原故？”谢山吃普度佛光一照，仅只悟彻夙因，以佛法素重传授，未来如何修为，尚须禅师指示。况他又是前生师兄，为了自己，迟却千年证果，受恩深重，觉着拜师万无不允。偏生对付晓月，好些耽搁，不便越众前请。此念横亘于胸，尽管智慧灵明，竟未往深处推求。及被天蒙禅师拍顶一喝，猛地吃了一惊，当时惊醒，神智益发空灵。立即膜拜在地道：“多谢师兄慈悲普度，指点迷津。”禅师微笑道：“怎见得？”谢山起身，手朝殿外一指。众人随手指处一看，原来灵峤三仙适在禅师等未降以前，施展仙法接引的明月，已应时而至，照将下来。凝碧崖前七层云雾，连同由平湖后半直连正殿平台那么宽大高深的洞顶，也被用移山法缩向后去。这时殿外正是万花如笑，齐吐香光，祥氛潏潏，彩影缤纷。当空碧天澄霁，更无纤云。虹桥两边湖中明波如镜，全湖数层青白莲花万蕾全舒，花大如斗，亭亭静植，妙香微送。那一轮寒月，正照波心。红玉坊前，迎接神僧的百零八响钟声，已是尾音。清景难绘，幽绝仙凡。众仙方在暗中赞美瞻顾问，忽又听天蒙禅师问谢山道：“你且说来。”谢山恭答：“波心寒月，池上青莲；还我真如，观大自在。”禅师喝道：“咄！本来真如，作甚还你？寒月是你，理会得么？”谢山道：“寒月是我，理会得来。”禅师笑道：“好，好！且去，且去！莫再缠我。”谢山也含笑合掌道：“你去，你去！好，好！”

白眉禅师、芬陀大师随即起立，同向妙一真人道：“天蒙师兄与寒月师弟因缘已了，我三人尚有一事未办，还须先行，要告辞了。”叶缤也和谢山一样，有许多话要请教，并欲拜芬陀为师，一见要走，忙即赶前跪下。被芬陀大师含笑拉起道：“道友心意，我已尽知，但贫尼与你缘分止此。行得匆忙，无暇多谈。你和谢道友一样，从此礼佛虔修，自能解脱。一切适才想已知悉，何庸多说？”叶缤原已悟彻，便笑答道：“弟子已知无缘，只请和老禅师一样，略示禅机，赐与法名如何？”说时，殿外云幢上，钟声正打到未一响上。大师笑问道：“你既虚心下问，可知殿外钟声共是多少声音？”叶缤躬身答道：“钟声百零八杵，只有一音。”大师又道：“钟已停撞，此音仍还在否？”叶缤又答道：“本未停歇，为何不在？如是不在，撞它则甚？”大师笑道：“你既明白，为何还来向我？小寒山有人相待，问她去吧。”叶缤会意大悟，含笑躬立于侧，不再发问。

李宁和采薇僧朱由穆、杨瑾三人，见师父将行，各自趋前请命。白眉、芬陀笑道：“自照你们心意做去。随时相助齐道友，发扬光大。行止归去，均在于己。有事自会传谕留示。助己助人，勉力潜修好了。”说罢，三位神僧、尼便往外走。妙一真人等知难挽留，只得恭送出去。众弟子把香花礼乐早已准备。天蒙禅师笑道：“何必如此？”三人各自合掌当胸，向众辞行，便自平地上升，仍和来时一样，只是易下为上，没有来时云层洞顶阻挡曲折，去势更是神速。妙一真人等忙率两辈同门和先前出接的诸仙宾飞身恭送时，三人身已直上云霄，只见祥光略闪，微闻旃檀异香，便不见踪影。众仙礼送回来，又向谢、叶二仙分别称贺。由此二人便入了佛门，一个改名寒月，一个改名一音。

只等小寒山一行，便各回山虔修不提。

众仙到了殿内，妙一真人便令婴童李洪行那拜师之礼。谢山自然不再推辞。行礼之后，谢山见晓月禅师所炼断玉钩连同灵峤三仙所赐三宝，由妙

一夫人分别给李洪佩戴，钩插在左肩之上。那钩形制古茂，上面满刻奇书古篆符引之类，宝光内蕴，灵异非凡。

便对李洪道：“灵峤三位仙长所说，务须留意。此钩不特前古异宝，并经现藏宝主人费了若干心血祭炼，原意用以抵御长眉师祖玉匣飞刀，可知厉害。如非天蒙老禅师佛法无边，只恐谁用它不了，即便到手，也早晚必被原主夺回。看来晓月对于此宝，必定珍惜非常，一旦受制佛法，为一幼童所得，必不甘心。虽然老禅师佛法高深，既肯取以转授，又将它灵性隔断，使为你用，不致被他收回，到将来也不致有甚危害，但还是小心才好。你初拜我为师，本应传授一两件防身御魔之宝。一则我本玄门中人，刚悟前因，还我初服，尚未十分修为；二则我所有法宝，除一心灯外，无甚奇处。好在您已有此神物，更蒙灵峤三仙赠你三宝。此时到底年纪太轻，尚须随我小寒山一行，回山修炼。且等我将法宝重用佛法祭炼，到你他年下山之时，再行传授吧。”

李洪拜谢，领命起立，仍去妙一夫人身前立侍，甚是依恋。妙一真人笑道：“痴儿，你已转劫九世，前后千年修为，怎还如此依依难舍？”李洪跪禀道：“儿子自蒙恩师佛法警悟，想起以前诸生之事，父母慈恩深厚，好容易违颜千载，今始重逢，少时又要随师还山，怎叫儿子能舍？”谢山道：“你与令尊千年父子，今始重逢，煞非容易。我为全你孝思，并得多受贤父母教诲，此后许你每年一次归省便了。”李洪闻言，自是欣慰。

妙一夫人道：“今日开府，各位仙宾所赠法宝珍物甚多，前又得了紫云宫、幻波池许多法宝，本可赐你两件。也为年纪太轻，尚非用时，且等将来省亲时，我择那佛门弟子合用之宝，赐你好了。”殿外众仙闻知谢山收徒，又是妙一真人夫妇前九世的爱子，纷纷入贺。

诸葛警我等来时，正值神僧、神尼去后，李洪在殿中拜师行礼。略听完了经过，见齐灵云、周轻云、秦紫玲在殿右一角聚谈，知三人奉命设置筵席，正想过去询问众仙席次，齐霞儿已点手相招。近前一问，霞儿笑道：“大师兄奉命引度那两人怎么样了？”诸葛警我道：“师父原说他二人师父劫运未到，入我门中，尚非其时。不过二人不久便有大难，此时先给他们稍微点醒便了。这两人资质禀性都好，我看他们已有警觉，只为师门恩重，不肯弃彼就此。到了时机，必来无疑。我为奉命代熊血儿问向芳淑师妹索取阴雷珠，并点化虞、狄二人，竟偷了懒，三位师妹安排筵宴，想已齐备了？”齐霞儿道：“起初本是不论交情亲疏，所有筵席齐设在平台之上。游园时，灵峤三仙、公冶道长和家师等诸位尊长相继提议，说殿前仙景各有妙处，而到会仙宾各有友好，门人弟子也多偕来，行辈不齐，如在一处，盛会固较庄严，一则有等次，不免拘束，难求尽欢；二则席次也费安排。最好除平台上原设的五席外，余者择那风景佳处，分别设席，听凭到会长幼仙宾自约同道友好，各任心喜，随意入座。”诸葛警我为众门人之长，久与机密，知道此事早在掌教师尊算中。为免一些不相干的外客和旁门中人挑剔厚薄，故令一体设宴平台。却由别的仙宾以观景尽欢为名，除主要五席外，余者分设各处，不论上下各等，俱可随意入座。实则功行深薄，行辈高低，以及道路各有不同，绝不肯掺和在一起。经此一来，既免鱼龙混杂，又免因此生出别的枝节。齐霞儿当然也知此中深意，彼此相视一笑，更不再说。

那殿台上的五席，俱是一律两丈四长，一丈二宽的青玉案。仙家筵席，不同俗世，又值开府盛典。每席共坐十二人。当中列有主位，做一字横列，

入席者有玄真子与妙一真人等四位，余均本派同辈。两旁作八字形，各有两席相连。只席座均比主席高约半桌，以示尊敬。每边各有二十四位。列坐的，为媼姆、优昙、极乐真人李静虚、百禽道人公冶黄、灵峤三仙、易周、白朱二老、乙休、凌浑等本派至交，以及半边老尼、天灵子、少阳神君、无名禅师、知非禅师、侠僧轶凡等仙宾，不是前辈真仙，便是各派宗主、神僧、神尼之类。那些不速之客以及旁门中人，见此盛况，主人尽管以礼揖让，也都自然自惭形秽，不敢与之并列了。五席之外，如湖堤、桥亭、灵峰、水阁等各处所设筵席，俱和殿台一样形式陈设，只地方不同，人数多寡也各听随意邀约。外来一干后辈，席设水阁之内。本门弟子，只诸葛警我、岳雯、黄玄极、悟修、齐霞儿、易静、癩姑、郑八姑男女八弟子，在湖心阁以内作主人，陪伴后辈，得以与宴。余者有的司乐，有的司厨，有的在侧侍宴，各有职司。只等会后仙宾散去，师长赐宴之后，经过二次传授，或是奉有专命，或是自行呈请，分别由左元十三限，或由右元火宅玄关通行一次。能通过的，三四日内拜师下山行道。自信功行不济、志在虔修的，也不勉强，在仙府内与去留诸同门欢聚畅游三日，便去右元洞壁崖穴之中苦修，到了火候，再行请命。有那本身功力不够，并未奉有特命准予先积外功，随时在外修为，而又妄想一试的，侥幸通过这两处难关之一，自可如愿；如通不过，在师恩卵翼之下，虽还不致有败道丧生，走火入魔的凶险，但也元气大伤，去至右元洞窟，日夕熬炼，多受好些苦难，始得复原。

自从妙一真人按照长眉玉敕遗命，订下规条功课，门下弟子虽居住在这仙山福地，将来也必能成就仙业，但是成道以前，修为至难，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功力根骨所限，分毫也勉强不得。如非真个道心坚定，精诚不渝，休得列入门墙。上来根基先自扎稳，所学又是玄门正宗，上乘功课，所以后来峨眉派日益发扬光大，为各派北斗宗盟，门下弟子到头来咸列仙班。即或向道心坚，修为勤奋，而福缘不够，强请入门；或是夙孽太重，无可解脱，入门修炼，此生虽不免于兵解，而转世之后，因有前生修为，道基坚固，再有师长同门垂怜接引，成就自速。至不济也是地仙散仙一流。至于中道为邪魔所诱，叛师背教，或犯严规，误入歧途，以致堕落的，只有一人。此人也并非不知自爱，只为夙世冤孽太重，心又急于建功，不到功候，便强欲下山，仗着灵警智慧，居然通行火宅，走向前殿。偏生教祖他出，代掌仙府的正是此人所拜师父鬍仙李元化，见他竟是如此精进，通行火宅，以为可以无虑，未加告诫，反予奖勉。以致下山不久，便遇夙孽纠缠，对方恰是一个厉害邪魔之女，双方苦斗三日，终于受了诱惑，堕了色戒，坏去道基，不敢回山，又迷恋上妖女美色，迫不得已与之同流合污，做了邪魔爱婿。由此行恶日多，终为李英琼飞剑所杀，连转劫重修俱属无望。峨眉派因此取材愈严，门人出处，越发慎重，更无一人再步前辙。此是后话不提。

## 第二一八回

胜会集冠裳 无限清光 为有仙姬延月姊  
同仇消芥蒂 难忘故剑 还将驼叟斗痴翁



隔不片刻，一轮皓月已列中天。因有仙法排云，碧天万里，澄霁如洗，更无纤翳，显得月华皎洁，分外清明。大殿中李洪业已行完拜师之礼，待不一会，先听殿中传呼赴宴。红玉坊前，两云幢上的金蝉、石生二人，重又鸣钟击鼓。跟着司乐众弟子鼓瑟吹笙，箫韶交奏。仙乐声中，殿中众仙款步而出。玄真子、妙一真人等主人，先趋平台前侧站立，重又向众仙宾致谢临观厚意，肃客入席。众仙宾早已各自约好同道伴侣相待，纷向主人谦谢几句，另有仙宾及诸弟子陪同各人选中的席次，分别入座。那在平台入席的诸仙宾，十九都是主人飞柬专使专诚恭请而来的前辈仙尊，各派宗主，或是同道至交，自有玄真子、妙一真人等肃客就座，主人一律揖让。虽无世俗客套，都各知分际行辈，得道先后，除两边首座略互谦让外，也自就座，序列适合，无稍差池。众仙宾中，赤杖仙童阮纠、甘碧梧、丁嫦已得道千余年，又是初次相见，自然推居东席上座。第四位以次，便是易周、杨姑婆、一真大师、宁一子、少阳神君、天乾山小男、天灵子、半边老尼、无名禅师、知非禅师、钟先生、铁钟道人、游龙子韦少少、灵灵子、玉洞真人岳温、梅花仙子林素娥、侠僧轶凡。此外还有随灵峤三仙同来的四位男女地仙尹松云、陈文玑、管青衣、赵蕙，虽是三仙弟子，但是得道年久，已成地仙，论功行，便长一辈的群仙也多不如，自不应去至水阁与一班后辈、新进门人同列，经妙一真人夫妇向三仙力请，同在平台入宴。本来席次尚高，因有师长在前，只得屈诸末座。算起来，恰好一列两席相连，共是二十四位仙宾。西席这面，首座极乐真人李静虚，以次为嫫姆、神尼优昙、神驼乙休、百禽道人公冶黄、追云叟白谷逸、矮叟朱梅、滇西派教祖凌浑、屠龙师太、金姥姥罗紫烟、青囊仙子华瑶崧、步虚仙子萧十九妹、伏魔真人姜庶、大熊岭苦竹庵郑颠仙、寒月禅师、一音大师、杨瑾、采薇僧朱由穆、李宁、姜雪君、林明淑、林芳淑、玉清大师、素因大师，也是二十四位。当中主座是玄真子、妙一真人夫妇、醉道人、髯仙李元化、万里飞虹佟元奇、餐霞大师、元觉禅师、元元大师、坎离真人许元通、顽石大师。因峨眉长一辈的十三同门中，苦行头陀已证佛门正果，飞升极乐；风火道人吴元智，前在慈云寺遇难兵解，转劫再生，年尚幼小，未曾引度佛门。所以主座十二，却只坐十一人。余下虽奉请柬，或是情深，或以道行浅薄自谦，不敢与诸位前辈真仙并列，俱去别处入席的，如昆仑派中后进剑仙小髯客向善、长沙谷王峰铁蓑道人等；新近归正的异派散仙麻冠道人司大虚，恒山云梗窝狮僧普化，滇池伏波崖上元宫天铁大师，黄肿道人，凌虚子崔海客，大行山绝层崖明夷子、大呆山人，北海冰洋岛五散仙仇生明、夏寅、吉永、卫寒樵、令狐腕兰，岷山白马坡妙音寺一尘禅师，浙江诸暨五泄山龙湫山樵柴伯恭，岷山飞虹涧女仙董天孙，苏州天平山玉泉洞女仙巩霜鬢，湖北荆门山女仙潘芳，陕西秦岭石仙王关临、跛师稽一鸥，小南极不夜城主钱康，边山红菱嶝银须叟，宜兴善卷洞长生修士路平遥；辈分介乎长幼之间的，如北海陷空岛大弟子灵威叟，黑蛮山铁花坞清波上人，南海散仙骑鲸客，苏州上方山镜波寺无名禅师座下天尘、西来、沕浮、天还、无明、度厄六子。此外尚有释道两家的神僧、剑仙，闻风而来的不速之客，众仙客随带来的门人弟子，总共不下八百余众，因无关紧要，在这里从略了。

当下两辈侍宴的本门弟子捧上仙酒肴果，八百仙人对月开搏，临波把酒。此时仙乐悠扬，万花怒放，香光如海，霞彩缤纷，端的仙景无边，令人五官应接不暇。神仙佳话，千古流传，决非寻常所能梦见。饮到中间，妙一真人命随侍男女弟子严人英、司徒平、徐祥鹅、施林、郁芳蘅、李文衍、吴

文琪、周轻云，将先备就赐给随众仙宾赴会的诸后辈的锦囊取来，即席颁赐。囊中之物，也有法宝，也有珍玩，也有灵药仙果，品类不一。

俱装在妙一夫人用东海蛟绡织成的大锦囊内，外用旗檀木为架，悬在席前。由上述男女八弟子随手探取，各凭福缘厚薄给与，凡在水阁人席的俱都有份。众后辈仙宾一一领收拜谢，无不欣喜非常。一会颁赠完毕。灵峤三仙中的丁嫦笑指云幢上面金蝉、石生二人道：“今日主人开府盛典，仙宾又极众多，门下高足俱极劳苦，尤以云幢上司钟、馨的两仙童为最。资质又都极好。贵派规法至严，未便唤他下来，且借主人仙厨美肴，略当慰劳，不知可否？”妙一真人知有用意，当着众人不便明言，便笑答道：“小徒只在上面司乐，并无微劳。既承道友怜爱，敢不拜命，唤他们下来拜受好了。”丁嫦道：“那倒无须。一则当此大典盛会，原定仪礼，岂容率易更张；二则，此时玉坊虹桥，碧榭银灯，花光霞彩，月明星辉，多此两幢撑空朵云，也生色不少。为此一杯酒，何须升降周折，飞觞赠饮好了。”

金、石二人司乐之余，闲中无事，本在随时留意下面仙宾言谈动作。丁嫦是借题送礼，语声虽是不宏，金、石二人却听了个逼真，不等妙一真人招呼，便在云上行礼致谢。

心想：“灵峤三仙，道行法力何等高深，人又极好。这酒是主人的，岂不知客去以后，我二人便可享受，何必多此一举？况又有慰劳的话。”方疑此举藏有别的美意，一转念间，丁嫦已要过甘碧梧面前杯子，连同自己杯子，持在手内，往上一扬，便有尺许方圆两朵祥云，托着两只玉杯，分向二人云幢上飞到。二人连忙跪接过去，酒只半杯，方要举饮，猛觉杯底有物落到手上。低头一看，金蝉所得乃是一只玉虎，大才两寸，通体红如丹砂，一对蓝睛闪闪隐射奇光，玉虎口内青烟隐隐的似要喷出，神态生动，宛然如活；石生所得，乃是一块五角形的金牌，也只三寸大小，上面符篆重叠交错，竟分不清有多少层数。二人原本一样机智心灵，知非凡物，必是当着多人不便明赐，假作赐酒为名，暗中赐与。偷觑平台之上，玉清大师和姜雪君，正朝自己注视微笑。在座诸仙，除了乙、凌、白、朱和峨眉交深情厚的几位，只朝上看了一眼，便各和邻座言笑，仿佛明知，故作不解。余人多似不曾觉察。心中欢喜会意，悄悄藏起，如无其事。见那样云尚在，只朝丁嫦略微跪谢，把酒杯仍放云上，任其托了往下飞去。

丁嫦接过放下，笑道：“乐不可极，广寒仙子何能久羁？我们已经饱妖仙厨，应该告行了吧？”说罢，灵峤三仙首先谢别，跟着众仙也纷起告辞。当下除神驼乙休、白朱二老、玉清大师五六位有事暂留外，所有在会长幼群仙，俱都起身。玄真子、妙一真人仍率众弟子，香花礼乐恭送。仙法均撤，明月隐去，凝碧崖前，仍是七层云雾封蔽，回复原状。由灵峤三仙、极乐真人以次，相继由平台、虹桥等地，各驾祥云遁光向空飞起，到了凝碧崖上空，纷向主人举手作别飞去。这时月影沉西，天已快亮。只见千百道金光霞彩，祥云紫气，挟着破空之声，在峨眉后山绝顶上空，四下飞舞，电闪星驰，晃眼全都飞去，不知去向。

玄真子、妙一真人等回到正殿，收去两朵云幢，命众弟子自去择地饮宴，欢聚三日。

然后再看各人功力深浅，或是下山行道，或是留守修炼。随与乙休、白、朱、玉清诸仙，商谈未来之事。因而谈起李洪，将来成就虽是远大，但是道高魔头也高。照着长眉真人玉敕遗命，李洪年甫十岁，便须下山修为，

开头便遇到一个极厉害的强敌，非有一件旁门至宝，不能收功。还有李英琼，再往幻波池取宝，也有不少周折。事在李洪之前，不久便到，务请众仙随时相助。白谷逸笑道：“齐道友日来开府事忙，我和朱矮子替你办了一件事，还没有对诸位道友说。此宝虽不是玉敕所说异宝，功效却也差不多。有了此宝，将来李英琼、李洪可以省事多了。”说罢，手中递过一物。妙一真人接过，和众仙同看，乃是一个形如穿山甲，前面有一风车的铁梭，长仅尺许，遍体俱是活瓣密鳞，蓝光闪闪。

餐霞大师见了惊道：“此乃当年红花鬼母七宝之一，名为碧磷冲，威力不在玄龟殿九天十地辟魔神梭之下，只是不能像神梭一样载人。用时长约丈许，前面七叶风车电转飙飞，密鳞一起展动，宛如一条绿色火龙，发出数十丈碧焰寒磷，专一穿行山地。无论石土金铁，被这碧焰阴火挨着，无不熔化成浆，陷成十丈以内的陷洞。宝主人便随在后面前进，暗中侵害人家。尤妙是动起来时一点声息全无，不似神梭还挟有风雷之音，老远便能听出，端的阴毒非常。我昔年初成道时，鬼母尚未遭劫，偶因采药，误入滇南蛮境，曾经亲见此宝妙用。侥幸鬼母以大劫将临，不愿无故与本派结仇，又知我是无心深入，看出他们人的行踪诡秘，一时好奇，暗中尾随窥伺，因而发现我非有心作对，只在我发现此宝之时突然出现，好言劝我离去，并未加害，反送了好些灵药。我自知不敌，也未再去。闻说鬼母遭劫之时，说门下诸弟子俱非善类，她在世还能强制，她死以后定必造孽无穷，为她再生添上许多孽累。本欲一齐迫令兵解，随即转世，再同修为，结果只有六人兵解。第二弟子何焕奉命有事在外，人更机警，早听出乃师平日语气，算计劫临，定必不免。又知乃师法令如山，难于抗拒，时刻都在留心。回山时，借故推迟，落在诸同门后面，隔老远窥探前行。这时鬼母已经中了极乐真人飞剑，只为想迫门人同行，免贻后患，而手下七弟子恰有一半在外，勉强行法忍苦强挨。不过运用元神，强支躯壳，只可缓死须臾，不能持久。内中又有三个桀骜不驯，反与对敌的，经她手刃处死，益发耗了心神。等何焕回时，说完话，人已不支。何焕知她体力已不能再杀自己，跪在地下哀声哭求，说自己从此闭洞清修，决不出外为恶。鬼母此时已制他不了，又见他平日心性较为和善，便要他立下永不为恶的重誓。然后说道：‘我虽邪教，只是天性乖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更知警惕，向不轻易为恶。所以这次大劫虽然不免，还得对头容让，不将我元神斩去，使我仍得再行转世修为，以求正果。不意以前一时偏见，收下你师兄弟七人，心性无一善良，我去以后，定必造孽多端，自遭大劫，结果还要累我，因此才想将你七人一齐带走，使为再世师徒。既免后患，还可再生，同求正果。内有三个心存叵测，意欲叛我的，我已除去，连再转世也都无望。你虽较他们心性好些，到底容易受人引诱，自取灭亡。本意令你同行，你偏昧于轻重，再四苦求，不愿兵解，我门下七人，一个不留，你们不知就里，显我太无师徒情分。所不放心者，只恐你日后以我所传法术害人害己。现既立下重誓，我也不强迫，但那本门七宝，暂时却不能授与，须守我诫，闭洞清修四十九年，到时七宝自会出现。到手以后，必须善用。须知誓愿已发，只要背反，稍存恶念，或受同道蛊惑，去与众人为难，立即报应，遭那杀身之祸。务要谨谨遵守。’说罢，便去洞内，久等不出。入内一看，已是化去。何焕葬师以后，正遍向同道朋友辞别，说他奉命闭洞参修，不再参与各事，特此辞别。以后便未再听说起。此宝既然出现，必是这厮极思动，受人怂恿愚弄，欲借此宝，由地底冲入仙府扰害，致为白、朱二位

道友夺来。可是么？”

白谷逸道：“照此说法，定是这厮无疑。我二人先并不知有外贼由地底来犯。乃是朱矮子以前熟人麻冠道人司太虚，近年忽然觉悟，改邪归正，因知四九重劫将临，只有齐道友许能助他脱难。无如道路不对，无法干求，本意乘着庆贺开府，来此结纳。不料走到路上，又遇上许飞娘这一妖狐，与一妖人在崖后密谈。他欲立功自见，仗着隐形神妙，老远发现妖狐遁光，便尾随下去，暗中查探。闻妖狐日前在边山中勾结了一个向不出山的异人，欲用此宝暗入峨眉，先盗取肉芝，再用邪法乘机扰害。自己也知非敌，略微得手，仍由地下逃去。说得甚是厉害，只未提说那人是谁。司太虚因听异人已由边山起身，当夜便到本山，立即赶来送信。与我二人见面一说，立即商妥，将计就计。起初只想诛敌，并无夺取此宝之意。因来的妖人精于地遁，我们三人到了上面，又用千里传音，命岳雯将甄民、甄兑唤去。许飞娘明知我们防备森严，还敢令妖人由地底入犯，必有几分自信。司太虚匆匆一听，对方姓名来历一点不知，又是个多年不曾出山的人。时机已迫，无暇虚心推算。当年边蛮四凶本有两个在极乐童子飞剑之下逃生的，此后便没有下落，恐是漏网二凶之一。凭我三人，虽然可操胜算，到底这两人邪法高强，比别的妖人不同；加以匿迹多年，忽然出现，知他这些年潜居苦练，闹甚花样？惟防万一挡他不住，除将上洞离地十丈以下用法术禁制，使其坚逾精钢，并用移形迷踪之法，颠倒途向，免被冲破禁制，闯入仙府，为外人所笑。一面又令甄良、甄兑持我三人法宝，在地底埋伏相候。起初料他必是到了上洞左近，再行入土。我三人远出数十里，分成三面，隐身空中相待，准备堵截。能在未到正洞以前将他打发，岂不更妙？”

“哪知这厮行事十分诡秘，仗着法宝神妙，竟不嫌费事，在相隔峨眉二百里以外便入了土。如换道行稍差一点的人与之相对，地底再没有甄良、甄兑这两个精通地遁的人埋伏，单靠那喝土成钢的禁制，非被冲进不可。尽管仙府能手甚多，他一露面，也必送死，决讨不了便宜。我和朱矮子混了这多年，事前还有人报信，如被这样一个后辈妖人瞒过，冲入重地，这人怎丢得起？这厮也真有点伎俩，运用妖法，穿山裂石，通行数百里，竟没有一点声息异状。我们人在上面，留神查看，竟会看他不出。后来我们见所说时候已到，杳无踪影，空中时有各方道友飞过，俱是由后山飞雷径来此赴会的。试运玄机推详，才知敌人已到前山，正和甄氏兄弟在地底苦斗。甄氏兄弟本来不是妖人敌手，幸我先设禁制，这厮来路深在地底，几达百丈以下，一到便被禁制挡住，前面坚如精钢。

因未发现敌人和别的异状，甄氏兄弟埋伏之地在上，不知妖人已在下面。敌人又未发动移形之法，自以为法宝能破禁制，便运用妖法炼化那比铁还坚的石土，打算只穿通一条容人之径便可入内，这一来未免耽误了些时候。

“事有凑巧，周云从、商风子日前来投时，在路上无心中得了一面宝镜，乃前古禹王治水搜除水土中潜伏邪魔的至宝。镜光到处，地底三百六十五丈以上，明如观水，纤微毕现。我和岳雯唤他二人上来时，正与商风子在一起。商、周二二人因不知镜名、来历、用法，到后又听诸仙同说众弟子自己所得法宝，须在开府传授法术法宝时一齐呈献，听命指点应用。初来觉着师长威严，不敢冒昧求问，只不时向众同门私下打听。甄良一想，同门中飞剑法宝比他兄弟强的颇多，我二人既指名唤他兄弟，踪迹又要隐秘，须到指定之处相见，料想要知地遁之术。一时心灵，随手将宝镜借来，带在身旁，以备万一之需。

先在地底埋伏，已经照看过了两遍，觉着在地底用镜搜查，格外清晰，看得也较远些。

妖人只要近前三四百丈以内，万无不见之理，便极留心。先没料到妖人由远道而来，入土又是这样。后来久等不见到来，便向禁地一带环绕巡视，不时取镜查看。巡视时由左而右，起脚在妖人头上，当时忽略过去。等到由右侧绕将回来，算计时候将过，格外仔细。宝镜不曾离手，一到原处，果然发现妖人已到，正用碧磷冲发出百十丈的阴火碧焰，飘轮电转，朝下猛钻。那么坚硬的地底，居然被他穿通了好几丈。如非所有的土皆坚，定被破土而入。有此两层耽延，双方动手较晚，甄氏兄弟又长于地遁，如鱼行水，不似妖人不用法宝，只用飞遁，行动便缓，不能随意通行。刚现危机，待要发动移形之法，乘机遁走，甄氏兄弟想分出一人上来求援，我三人已经警觉赶到，合力下手，才未为妖人所伤。

“妖人见势不佳，赶忙运用法宝，返身遁去。我三人看了此宝有用，便分开来：由朱矮子驾遁光，和甄民一起，在地底穷追；我和甄兑、司太虚持了宝镜，在上空追逐。

后追出本山，到了枣花崖一带无甚寺观人迹的荒山，然后拦在妖人前面，用宝镜照准他的来路，用太乙神雷裂开一个大地穴。等他一到，再用紫云宫所得神砂，困住了他的法宝，朱矮子又在地底连发太乙神雷，一路乱打。妖人本另有护身法宝，急切间神雷也伤他不了。又长于隐形飞遁之法，逃也容易，只敌不住而已。此时情势，收了法宝，再舍地底死路，由上空遁走，并非没有指望。不知为何那样胆小，除尽量防身外，身边还带有好几件厉害法宝，竟是一件未取出来还手，一味惊惶，循着原来途径逃窜。追着追着，快要到了上下夹攻之处，忽然哀号道：‘诸位仙长，容我献宝赎命。’边说边由身边取出一件法宝。舍了这件用以穿行地底之宝不要，任其照旧朝前猛冲。只见他倏地连宝带人，发动阴雷，将所行之处百十丈厚的地面，爆裂一个大洞，化为一条细如游丝的碧光，破土上升，直射云空，一闪不见。我们上下五人，事出仓促，同时朱矮子见此宝虽无人驾驭，仍在前驶，又急于收取，我又在前，只远远看见地裂雷震，人化碧光，隐形遁走，俱不及追擒。正想罢手，因见下面此宝仍发碧火飞驶，已由脚底过去。司太虚也说此宝难得，异日大有用处，我们虽不知用法，也可体会得出，或者重炼再用，均无不可。便由上空追去，其行绝速，如用禁制，竟来不及。又追出百余里，仍用前法，以太乙神雷、破土神砂阻挡，才得制住。费了好些手脚，几乎将它毁去，才勉强收下。虽已强制缩小，阴火碧焰依然强烈不敛，只一疏忽松手，仍要飞去。但又不似原宝主在暗中行法收回，乃是此宝灵异，不知收用之法，便是如此。任其入土，无论投向何方，也是一味前冲，永无止境，非到穿入地肺，被元磁真气吸住，年久化炼，成为灰烬不可。自来收取旁门法宝无此收法，正好笑我二人枉自修炼多年，得一旁门之宝，还须回来向诸位高明之士请教。那地方原是枣花崖的前山阴，就在妖妇的巢穴邻近。司太虚前遇妖妇和一妖人对谈，便在左侧危崖之下，并曾见有一高大石洞。那妖人也是一个向未见过的生脸，估量妖妇妖党，也许还有诡谋。见为时尚早，先在空中了望。前山几个妖人，欲用那前已破去的摄心铃捣鬼，已为元元大师、醉道友与诸位道友所斩；另一妖人正与天狐宝相苦斗，也被诸位道友事完赶去诛戮。反正归来还有余暇，乐得顺便查看。相隔只五六里，便同隐身前往，沿途查看，飞得甚低。

“走在路上，忽见山坡下有一相貌丑怪的道姑，旁有一男二女三个徒弟侍立。被迫妖人便跪在道姑面前，只听她对妖人说：‘以前你欺我已遭兵解，假意求恩免死，实则存了恶念。彼时我如坚持，你必反抗。我想你既不知好歹，而我又无力强制，念在多年师徒情分，姑使你立下重誓，允你请求，免去兵解。日后如能遵守，到了年份，你取了法宝，不背师言犯誓，那时我已转劫修成，再重归我门下，也无不可。我门下弟子，因有叛师之行，已被我杀死三个。你虽存心叵测，叛逆尚未昭著。人情到了紧急时，保不住挺而走险。总算你和我，脸还未撕破，人孰无过，如能洗心革面，不忘我的训示，多年师徒情分，乐得成全。也使你们知道，我杀三徒，不是为师的情薄心毒。这多年来，我时常都在暗中查看你的行踪，本来早要见你，也许没有今日。只因我兵解之后，你虽不曾为恶，但是心喜侥幸，以为可以承受我的法宝，此后重行邪教。所以遍辞同道，说要闭关修炼，不出见人，再晤须在四十九年以后。你那些同道交往，无一善类，如听为师临终训诫，如真去恶向善，避之惟恐不及，再见则甚？此等居心，已不可问。及至四十九年期满，我禁制失效，法宝出现。你这么长岁月，一心只在盘算将来如何广收门人，创立教宗，始终没有追念师恩，我那埋骨之处，你从未前往凭吊留恋。宝物一到手，立即遍访旧日同党，意欲重新结纳，以增声势。及至连访了好几处同党，就在这四十九年之中，已为各正教中人诛戮殆尽。这才知道一点悔悟，扫兴回山。可是你只知身是旁门，须照旁门行径去做，却不知旁门中人，如不以邪术济恶，不论转劫与否，一样可以求得正果。便是我当初，虽不免做过两件恶事，终因知道善恶是非，有能补过之处，尽管任性偏激，人如犯我，我必不容，但是人不犯我，我也决不犯人。又能到处与人方便，更能约束门人，不稍纵容姑息，直到兵解身死，仍决不肯留一遗孽，为害人间，算起来还是功大于过。你看当时不违我命，甘心从死的这三人，不是今日都随我改邪归正，有了成就？你偏执迷不悟，虽不时常妄出为恶，却未照你誓言行事。平日鱼肉各洞边蛮，遇有左道中人，便行结纳。可见你当时叛我之念发诸天性，并非畏死所逼，此已罪无可逭。

故此我只暗中留意，不想与你再见，静俟你犯了大恶，违背前誓，与正教为敌，意图大举之时，再行处治，使你应誓，收回我的法宝。果然你终日畏首畏尾，一旦遇见妖妇，用一淫女向你蛊惑，便为所动，竟敢仗恃我这几件法宝，欲入峨眉盗取肉芝，妄冀仙业。

也不寻思，既有这等好事，妖妇也非庸凡之辈，怎不自取，却送便宜与你？如你自寻死路，更无话说，速照当初所立誓言自杀，身虽惨死，你曾修炼多年，只要元灵未耗，此去转世，如能不昧夙因，谨记今日之事，时刻惊心，未始不可投入正教门下，寻求正果；即或不然，再入旁门修炼，未来祸福也是难料。此是你昔年反迹未彰，我已转世，故此宽容。如照我前生性行，只斩你元灵，使你能投入身，已是万幸。求饶无用，如再迟延，只有大害。’妖人自知无望，只得满面悲愤，将身边法宝递过。并说：‘碧磷冲已在来路失去，料为敌人所得。弟子今日悔已无及，望乞师父不念前恶，特赐宏恩，来生仍赐接引，免又遭劫堕落。那妖妇许飞娘遣来蛊惑弟子的淫女，已被弟子来时识破，只因贪心欲得肉芝，仍照所言行事。因为信她不过，已将她元神暗中禁制。弟子因她而死，决不容她独生。’道姑忙说：‘此事万不可行。’话未说完，妖人说到末句，已用邪教中尸解之法，脸朝上，凭空横跃丈许，落在地上，手足四肢立即脱体，自行断落，死于非命。

“我三人隐形在侧，见道姑人颇正派，只听说话，未见施为。正查看她的道力深浅，是甚路道，道姑一面命随侍门人掩埋尸骨，忽然侧顾笑道：‘孽徒所失之宝，忽在近侧隐藏，不知何方道友在此？何不请现法身，使领教益？’我们才知她的自炼之宝，不易隐藏，被她看出，所以如此说话。我便摇手示意，叫朱矮子他们仍自隐身，只我一人待宝出去，看她还能觉察与否，果然她并不知人数。及至互问姓名，她却知道我的来历。

对于自己以往姓名行迹，竟不肯说，只说前生之事，不愿再提。今世入道不满百年，姓苗名楚芳，生自荆门世家。前因未昧，法力尚在。年甫十二，便拜别父母出家，寻到一同转动的三个徒弟，就在荆门山中出家。前生的事，从未向人说过，便是今日到会的荆门女散仙潘芳和她交好，也不知她的底细。多少年来，只在人世上积修外功，以补前过。

相貌既丑，又随时更换姓名。所行善功，向不使局外人知，对身受者又力诫泄露。行藏最隐，向不与外人交往。潘芳也只近四五年相交，因此，无人知她来历。适才处治孽徒，发觉此宝，知有人隐身在侧，料是正派中高明之士，故请一见。当初此宝为恶徒夺去，本心不想索还。再见归我，索性做人情，将收用之法以及本质，一齐告知，免我又去费事。这一大方，我反不好意思要人东西，还她又坚辞不收，只得说暂借，并将朱矮子等唤出相见。她本因宝及人，如无此宝在手，我二人的隐身法并看不出。她见朱矮子等现身，忽然叹道：‘我只说今生又苦炼了多年，已具不少神通，兼有正邪两派之长。不料见了两位道友，仍是小巫大巫，相差尚远。经此一会，我又警悟不少。此后心愿完满，便须另觅名山，闭户虔修，永不再用法术与人争长了。’我三人劝她师徒来此赴会，她再三辞谢，说与我们交游，现尚自惭往迹，不堪强附朋友之列。我们所寻妖人，她也知道。那轩辕老怪的门人，此时并无来犯的胆子，连雪山之行俱不敢参与。既和妖妇交好，早晚也必落她套中，此时虽恨我们，却不敢来。人也不住当地，石洞污秽，也无人居。

说罢，便自分别。边山四凶，我只见过一个，所以不知底细。没想到她为极乐童子所斩，竟会回头。可见上天与人为善，休说她为人有善有恶，瑕瑜互见，如非偏激任气，伤了李真人好友，照她的前生为人，我们也不会寻她晦气。便是真有过恶，只要勇于迁善，在大劫将临之前觉悟，一样回头是岸，转祸为福。

“令高足们，个个根骨至厚，缘福深巨，所以仙缘随时遇合，所得法宝最多，比起别派门下修炼多年，想求一口好剑而不可得的，相去真有天渊之别。此宝既有不少用处，适才席上我见灵峤三仙中丁道友又借赐酒为名，暗中赐与金蝉、石生每人一件东西，想来也决非常物，况且幻波池还有不少异宝待取，以后无论遇见何等妖邪，哪还有难办的事么？”

妙一真人笑谢道：“众弟子有何德能，还不是诸位前辈和诸至交好友，福庇玉成，始能有此。因见他们成道一切无不得之太易，惟恐不知惜福自爱，不知艰难，故此严定规章，禀承家师敕命，设下左右两洞火宅、十三限等难关，并在左元洞壁之上辟下洞穴，为留居弟子苦修之所。以考验他们功行，坚其心志，稳扎根基，免致失堕，为师蒙羞，且负诸位前辈诸良友成全的苦心。”乙休方要插口，忽见杨瑾去而复转，直降殿前。妙一真人迎问：“道友有何见教？”杨瑾入殿，即对乙休说道：“我因和叶道友交好，她和谢道友带了仙都二女和新收弟子李洪，前往小寒山去访忍大师。值我有事雪山，便道相送，归途遇见韩仙子和乙老前辈的两位女弟子毕真真和花奇，满面忧惶，

在空中徘徊，似在等人。见我路过，忙迎上来，约同降到下面，忽然跪地，哭求相助。问其何故，才知毕真真生相太美，心却极冷，她在这里赴会时，遇见聚萍岛散仙凌虚子崔海客的大弟子虞重，想是见她美貌，不知这位姑娘是有名的美魔女辣手仙娘，专一含笑杀人，妄思亲近。照花奇说，也并非有什邪念，许是前世冤孽，该遭此劫。入席时，本是众弟子随意落座，不知怎的，虞重后进来，对桌有三空位不坐，恰巧毕真真身后虚了一席，他不和相熟知交同坐，却绕过来，坐在毕真真的身旁。席间虞重并无甚轻薄言行，对于毕真真，只是赞佩了几句，毕真真却多了心。其实虞重自知法力功行不如在座诸人，又见他师弟杨鲤自投入峨眉门下，功力大进，欣羨异常。听那口气，对谁都愿倾心相结。毕真真当时如不理他，也就罢了，只因误解对方不是玄门正宗，居心不正，意欲惩处，明明恨恶，却故意假以词色。花奇知她师姊性情心意，看出不妙，连拿话点醒。虞重一点也不警觉，反倒受宠若惊，误把杀星当作福神，以为从此可以订交来往，问毕、花二女是否也在白犀潭居住，还是另有洞府？并说日后专诚拜访。毕真真只对他说，白犀潭外人不能涉足，自己也不在彼，住在岷山天音峡里，虽未许其前往，也不拒绝。本想日后虞重如真前往访她，再行惩治，羞辱他一顿便罢。

“也是虞重死星照命。他和南海散仙骑鲸客的弟子勾显、崔树，从拜师起便相识交好，往还极密，时常笑谑，无话不谈。这时恰巧同席，恰被崔、勾二人看在眼里。三人的师规都不禁婚嫁，崔海客便是夫妻同修，乃妻兵解转劫才十余年。骑鲸客更是成道以后，才娶一女散仙为妻。他们这一类散仙，不似我们除却嫁娶在先，以后同勘世缘，合壁双修，成道之后便不会再有婚嫁。神仙眷属，认为常事，只不过在成道以后，遇有夙缘，情投意合，双方结为仙侣，在一处修炼，互相扶助，共驻长生，不似左道妖邪，以淫欲为事罢了。勾、崔二人见毕真真貌既美艳，人又洒脱不羁，对待虞重，好似格外垂青，以为双方有缘，心中默契。当时恐当着众人取笑，女的羞恼，坏了朋友好事，还在装呆，一言未发。等众仙宾辞散各去，三人都是随师多年，行动自如，只和乃师禀说别处访友，便可不必一同回山。虞重本想对方既没有叫去，尚欲自重，日后得便再行登门往访，暂时自先回山。勾、崔二人却想为他促成良缘，以为机不可失，尾随在虞重身后。

才离本山，便说有事相烦，各和师长一说，便朝岷山赶去。如赶不上，也许不致遭那杀身之祸。恰巧毕、花二女和荆门女散仙潘芳一见投缘，宛如宿友，行时不舍，执意送她还山。因此反是三人先寻到岷山天音峡，二女未回。守洞神兽丁零，甚是猛恶，几为所伤，扫兴之余，见当地风景甚好，便一路游览回走。我想这时，韩仙子定必神游在外，否则早已传音警戒，何致出这乱子。偏是这般凑巧，劫数临身，无由避免。

“三人刚把岷山走完，到了江边，快要飞起，二女也正赶回，因在空中下望，见一白木船过滩遇难失事，动了善念，下来从水中将人救起，正遇三人走来。毕真真越认为对方存心轻薄，妄欲勾引。当着所救船家不便发作，那地方离白犀潭师父又近，便令三人仍返原路，在姑婆岭山中觅一僻静之处相候，以作长谈。这一来，休说勾、崔二人，便虞重也不免动了点非分之想，喜出望外，一同依言去往等死。一会工夫，二女赶来。

先是花奇看出师姊要动杀机，心想对方师父既是峨眉邀请而来，必非妖邪一流。苦劝不听，乘着毕真真救人之际，意欲抢在头里，警戒三人休存妄念找死。一面又想察听背后之言，究竟对方是否轻薄淫邪之士。这时，正



值虞重在和勾、崔二人争辩，力说：‘自往峨眉，见了开府盛况和各派高足，便自惭形秽，此番回山，决意立志清修，不再时出闲游，致荒功业。对于这位毕道友，虽是前缘，承命垂青，假以词色，一则她法力道行均比己高，自问不堪匹配；二则虽然对她十分敬爱，终嫌遇合太易，她平日人品尚不深知。韩仙子道术虽高，也合我们一样，不是玄门正宗。自问一无所长，此女忽然垂青，何取于我？既欲作一千秋佳侣，同驻长生，又非世俗儿女，家室之好，不能不慎之于始。

我先在江岸相遇，承她约来这里密谈，未始不作神仙眷属之想。此时忽然心跳神惊，觉非佳兆，前念已是冰消。我们都是修道之士，少时二女来时，务须自重。暂时只可结一忘形之交，等到日久，看明她心地为人，是否可以长处，还须互出自愿，然后再作打算，丝毫不可相强。我们交厚，当着二女，切不可和平日你我三人相对时那么随意笑谑。’勾、崔二人均笑他迂而不情，这等天仙化人，能够垂青，岂非夙世缘福，还要如此矫情。

她如无心于你，必早见拒，也不会约来相会了。

‘花奇听出虞重人品不恶，忙即现身警告时，毕真真已蓄怒飞来，见面不容分说，开口大骂：‘无知妖孽，瞎眼看人，自寻死路！’三人俱都好胜，觉着是你先示好意，如何出尔反尔？这等辱骂不堪，欺人太甚。立即反唇相讥，报以恶声。双方便动起手来。

既成仇敌，毕真真又逼人太甚，双方自然不会有好话说。虞重不合说她冶容勾引，卖弄风情，这时来假充正经。似你这等无耻贱婢，便再转一世嫁我，也必不要。话既难听，三人本也不是弱手，又想合力将对方擒住，羞辱一场，于是益发激动杀机。毕真真见自己一人敌三，难于取胜，竟将师传遇急始用，不许妄发的防身至宝火月叉和西神剑，同时施为，猛下毒手。三人见势不佳想要逃时，已是无及，虞重首先遇害；勾、崔二人仗着精于分身代替之法，各断一手臂以作替身，借遁逃走。当动手时，花奇在旁，大声疾呼，力说三人俱非妖邪，尤其虞重是个端庄人。叵耐毕真真认定花奇怕事，一句不信。

直到三人一死两伤，花奇急得和她起誓，才自相信。虽觉事情做错，以为师父素爱自己，又喜护徒，以前常犯杀戒，不过数说几句，至多受点小责；如有强敌寻来，师父还代出头作主。听花奇埋怨絮聒，还在怪她胆小，先并没把此事放在心上。

‘正想回去，忽遇乃师近年唯一不时往还的好友杨姑婆，从这里回山，已快到岛，因为发现一事折回来，往白犀潭去和乃师商谈，途中正遇勾、崔二人因受了西神剑伤，虽得化身逃走，元气损耗太甚，已难往前飞行，快要不支降落。杨姑婆原与三人之师相识，唤落救治，问起前情。杨姑婆人极和善，最恶强横，平日见毕真真动辄便启杀机，嫌她心狠手毒，已向韩仙子说过两次，令其严加管教，不可如此，想不到今又作出此事。

而凌虚子崔海客，曾以百年之功，费尽心力，采取三千七百余种灵药和万年灵玉精髓，炼成亘古神仙未有的灵药九转还金丹和六阳换骨琼浆，凡是修道人，无论兵解尸解，元神炼到年限，只要法体仍在，便可用以复体重生。崔海客二药极为珍秘，向不轻易示人。

杨姑婆和韩仙子交厚，知此二药于她将来有极大用处，可少去六甲子苦修，还是本来法体。乃子易晨和崔海客恰是莫逆至交，曾令往求，居然慨允相赠。如何将她爱徒无辜杀死，好生气忿。虞重元神为火月叉所伤，也是

损耗太甚，竟不能自飞，勉强附在崔树身上，欲待回山哭诉，求师报仇。不料勾、崔二人也几难自保，眼看色殆，幸遇救星。杨姑婆一面行法，医了勾、崔二人的伤，令其回山；一面护住虞重元神，赶来见了二女，便是一顿大骂。说毕真真这等行为，即便她师父护犊偏心，能恕她罪，杨姑婆也不容。

并说：‘不久他三人师父便来向你师父要人，看你何以自解？’”说罢拂袖飞去。

“二女知道师父患难至交，只此一人，每年必往白犀潭看望一两次，每来师父必有益处，情分既深，又极敬服。她如为对方作主，已是不了，何况又是于师父脱劫成道，有极大关系的人。起初听杨姑婆和师父说：元神只管凝炼，到了功候，终不如肉身成圣的好。原有仙骨法体，修炼多年，弃去可惜，并还要多费好几百年苦功，才能修成地仙。

长子易最有一至交散仙，炼有灵药，已囑求赠，如能得到，时至便可以原体成道。当时未听说起姓名，不料竟是适才误杀人的师长。再一细想：‘自己行为委实也有许多过错，师父平素虽然钟爱，法令却是极严。前为自己好杀，已曾加告诫，再如不悛，便处严刑。

所杀的人，十九都是罪有应得。似此存心诱人为恶，妄肆杀戮，并不是情真罪当，又不听花奇劝告，不管善恶是非，任性孤行，如何还能容恕？’想起师父翻脸时情景，不寒而栗。杨姑婆去后，吓得面目失色，无计可施。见我路过迎住，求我绕道来此，告知乙老前辈和妙一夫人，急速设法救她。此时二人也不敢回白犀潭，要去成都朋友处暂避。

等乙老前辈与妙一夫人为她转圜，免去堕劫之惨，再行见师请罪。行时并说了杨姑婆和乃师商量的事：乃是天痴上人因上次乙真人在铜榔岛救他两个孙儿，致天痴当众丢脸，面子难堪；彼时又曾有天痴订有白犀潭再见的约，因此怀恨。他知白犀潭之行，多半占不了便宜，特意先期赶往赴约，一面又在岛上设下极厉害埋伏，准备此来不利，转激乙老前辈自投罗网。已定日内岛上阵法布置完竣，命门人往白犀潭投柬定约，跟着便率领门人前往，与乙老前辈斗法了。”

乙休笑道：“痴老儿要寻我报复铜榔岛火焚磁峰，强救易氏兄弟之耻，早已在我算中。他平生从没吃过人亏，所以把上次的事认作奇耻大辱。这次向我蛮缠，非叫他丢个大脸，挫挫他的气焰不可。本来这里会后就应该走，只因齐道友三日后要考验门下高足功行，以定去留。那左元十三限和右元火宅两处难关，寻常修炼多年的有道之士尚且难过，他偏拿来考验这些新进门人。固然法良意美，门下诸弟子美质良材甚多，修为虽浅而道心坚定，不患无人通过，终觉出题太难。再者，此番如通不过，不特将来更难，非下十分苦功，朝夕勤修，不能有望，并还要在左元崖穴中，受上多年活罪。别人与我无关，只有司徒平、秦寒萼二人，当初因我不愿失信于天灵子，令他夫妻往紫玲谷赴约，虽明知二人该有这场劫数，但我以为一切算就，照此行事，便可免难。哪知阴差阳错，仍为天矮子所算，虽是二人道心不甚坚定，又以行时负气，诸多自误，总是我当老前辈的预谋不佳所致。我曾答应他们，始终维护，必使成道而后已。这次出山修积外功，关系将来成就非小。二人本身真元已失，要想这次通行火宅、十二限，十有九通不过去，弄巧还许白吃一场大亏，多受许多年艰苦。我为此暂留数日，欲助他二人渡过难关再走。

偏生天痴老儿寻我麻烦，也在日内。他虽没奈我何，到底来者不善，也须先为防备，才能稳操胜着。我和齐道友虽是患难至交，但贵派正当开山

鼎盛之时，其势不能为我一人有所偏私，便请齐道友徇情坏法。如今我只好走，但我既已许他夫妻，终要成全。好在白、朱二道友在此，请齐道友看我薄面，对于二人格外加恩成全。虽仍照教规使其通行，不令独异，但请令二人由火宅通行，不经左元十三限。同时并请白、朱二道友暗中鼎力相助，我少时再赐二人两道灵符，以作守护心神，防身之用。这样冲过，固然勉强，但我既请齐道友法外成全，此后他二人的事，便和我的事一样，如遇奇险，无论乱子多大，相隔多远，我必赶往相助，决不能使他们因为功力不够，贻羞师门，也免使别的弟子援此恶例。不知三位道友肯酌情推爱，予以成全否？”

妙一真人笑道：“日前开读家师玉敕，门弟子功力不够，而此时必须下山行道的，何止他二人？这些内外功行同时修积，都由火宅通行。司徒平、秦寒萼原在其内，只不过各有各的福缘遇合。如无大力相助，凭诸弟子功力，仍难通行罢了。道友道法高深，法力无边，每喜人定胜天。实则道友之助二人，也早在数中。此时众弟子正在欢聚，道友又是起身在即，所赐灵符，请交小弟，到时转授好了。”乙休随将灵符取出，交与妙一真人。笑道：“天下事，各有因缘，不能勉强。令高足司徒平，自从初见，我便心喜。

近见他向道既极坚诚，修为又复精进，心地为人无不淳厚，越发期重。我虽喜逆数而行，究无把握。他迟早成道，自不必说，只不知他将来能否因我之助，能免去他夫妻这一场兵解么？”朱梅接口笑道：“驼子，你总是放看好神仙岁月不过，终日无事找事。既肯为外人操这许多闲心，你那两女高足误杀了崔海客弟子虞重，又把骑鲸客的勾、崔二弟子手臂断去，虽说事出误会，到底说不过去。令正夫人那样脾气，定必严惩无疑。二女资质既高，又在令正夫人门下修炼多年，寻常海外那些散仙，都未必及得上她们。万一令正夫人盛怒之下，将她们杀以抵命，岂不可惜？她二人知你恩宽慈爱，求杨道友前来乞恩，怎么给她们设法转圜？一字不提，置若罔闻，是何缘故？”

乙休笑道：“你哪里知道，我那山荆素来护犊，较我尤甚。丑女花奇，为人忠厚尚可，惟独毕真真这个孽徒，被山荆惯得简直不成话了。你听她这‘美魔女辣手仙娘’的外号，岂是修道人的称谓？如在峨眉门下，就此七字，也早逐出门墙了吧？以前因她所杀多是左道旁门中人，虽不免于偏激，有的罪不至死，还有个说词。似此口蜜腹剑，深机诱杀，焉有姑息之理？休看山荆平日纵容，一旦犯了大过，只一变脸，毫不容情，谁也说不过来。这孽徒太以疾恶好杀，昔游终南，与华山派几个小妖孽闹法，一日之间，连用山荆所传法宝，杀了十一人。中有两个，并非邪恶，因与妖徒为友，偶然同坐，也遭了波及，全数杀光，一个未留。那两人师长恰是山荆旧交，查出根由，前往白犀潭诉苦。

她本已该受责罚，偏是胆大妄为，惟恐来人告发，竟敢乘山荆神游之际，欺那两人自从山荆遭难，从不登门，交情泛常，妄自动潭底埋伏，将来告状的人擒住，凌辱强迫人家罢休，永远不许登门，并立重誓为凭，才行放走。那来人也是成道二三百年的散仙，当时被她制得死活皆难，没办法，终于屈服回去，连愧忿带冤，几欲自裁。最终仍是恨极，因孽徒曾说，如有本领，可自寻她报仇。自知此仇难报，竟不惜辛苦艰危，欲费百年苦功，祭炼法宝，来寻山荆孽徒报仇雪恨。由此树下两个强敌。不久被山荆闻知，盛怒之下，便欲追去魂魄，使受九年寒潭浸骨之苦。只因她修炼功深，一面哀告乞恩，一面守住心神，拼命相抗。山荆又不忍使她真个堕劫，下那毒手，

才得苟延残喘，已经吊打了三日夜。花奇拼命犯险逃出，向我哭求解免。上次我遣司徒平去白犀潭投筒，一半因为我夫妻将来之事，一半也是为了这个孽徒。此事可一而不可再，此去劝自然劝。山荆知我能不惜费事，使虞重再生，早日成道，或是另寻一好庐舍；并把左道中人的臂膀寻两条来，再向陷空岛讨些万年续断，与勾、崔二人接续还原。听我一说人情，也必以此要挟，我也自然答应。但业障罪大，处罚仍照预定，决不因我而免。只不过山荆借此收科，说因我劝，方没废却她多年功行，诛魂戮魄，永世沉沦之苦罢了。”

追云叟白谷逸笑道：“诸位道友，休听他自壮门面的话。驼子和他夫人，先也和齐道友一样，是累劫近千年的患难夫妻，只是不能历久。最后一劫，他竟忘前好，不讲情谊，以致韩道友饮恨至今，平日非但不与他见面，连送封信去都须转托别人。上次驼子命司徒平去白犀潭投筒，便是想试探他夫人是否年久恨消，回心转意。不料这一试探，果有一线转机。他觉得司徒平不畏艰危，幸完使命，大是有功于他，所以对他夫妻情分独厚。跟着得寸进尺，知他夫人素来好胜，自己不论多么薄情，名分上总是丈夫，决不容外人上门欺凌，借着铜椰岛救人放火之事，把痴老儿引上门去，以图与他夫人言归于好。我想韩道友出头，夫妻合力，使痴老儿吃点苦头，自是无疑。可是韩道友心中仍未必无所介意，再似昔日夫妻同心，谁说的话都能算数，怎能办到？只恐驼子不开口讲这人情还好，如若开口，弄巧人情不准，还要加重责罚，那才糟呢。”乙休正要答话，朱梅也插口道：“这话并不尽然，再不好总是夫妻。毕、花二女日侍韩道友身侧，乃师近来心意必已窥知，如知不行，必不肯苦求杨道友请驼子为她们设法。开府时，二女我都见过，资质虽是不差，似是好杀，固应儆戒。万一韩仙子果然动了真怒，毁去真真的道力，迫使转劫，又太可惜。虞重死得虽冤，物腐虫生，并非无因。座中同辈甚多，为何单对此女殷勤？本身也有不对之处，不能专怪一人，此事是夙孽。驼子既有起死回生之力，正好施为，一体成全，对此女也略加惩处，做其将来，庶几情法两尽。韩道友决不忘情故剑，驼子所说罚已前定的话，极为有理。但是此罚必重，非所能堪。最妙是得妙一夫人再为从旁关说，就不致有大罪受了。”

乙休笑道：“当初山荆若不遵前誓遭那劫数，在白犀潭寒泉眼里受这些年苦楚，哪有今日成就？恐连这次道家四九重劫都等不到，就堕轮回了吧。她因劫难已过，不特四九之劫可以无虑，而且她多年苦修结果，现在已成地仙，何况不久仍要原体复生呢。因祸得福，早已明白过来。只是昔年忿激之下，话太坚决，当初我也实在疾恶太甚，不为她少徇情面。恰值痴老儿自找无趣，正好借此引她出来，只要见面，便没事了。孽徒自恃山荆所传未技，妄肆杀戮，本应从重责罚，追去法宝道力，逐出门墙，才是正理。只为念她平日功大于过，品行尚端，除性情刚激外，并无大过。在愚夫妻门下，修为这么多年，也煞非容易。又重杨道友情面，不为太甚罢了。假使山荆真个护短，便我也容她不得，焉有轻易赦免之理？你只顾孽徒将来可以为你门人之助，便阿私所好，知道山荆敬佩妙一夫人，必能一言九鼎。却不知我们修道人，最易为门徒所误。我因性好胜护短，现决不肯收徒，便是为此。齐道友夫妇为一派宗主，群伦敬仰，自己立法尚恐不严，如何别人孽徒犯了大过，反倒强他们前往说情？日后众高足如有有过，见有前例，势必也去求了师门至交前来说情，那时何以自解？现在峨眉门下诸弟子如有似孽徒这等行径的，严刑酷罚，虽未必使其身受，但追还法宝，飞剑斩首，永不收录，则定然不移。似愚夫妻这等爱才姑息，只受些折磨，仍留门下，必还以为其罚太

轻，如何还肯讲这人情，为日后门人犯罪张目，你不是白说么？”

朱梅吃他抢白，笑道：“驼子说得有理。想不到你近来居然改了脾气，可喜可贺。”

反正是你夫妻爱徒，与我们外人何干？自由你夫妻一个好人，一个恶人，去做过场吧。”妙一真人道：“乙道友既说预为戒备，怎还不走？早到岷山与尊夫人先见，商谈应对，岂不省事一些？”乙休道：“山荆自上次我令司徒平投筒，晓以利害，并把道友助我脱困时所说的话告知，虽已省悟，但她因我杀她家人，不稍留情，终是有点介介，如先见面，不免争论。我素厌人絮聒，答话不免切直，过伤她心，未免有违初意。她已苦难多年，只有等到痴老儿登门，她耐不住出来，同仇御侮之时，再行相见。她既先出头，便不致再有违言，彼此默契，我再拿话一点，就此不提前事，岂不省去多少罗唆？至于我所说的准备，自从铜榔岛回来，早已备就，极为容易。我算计痴老儿还有三日才到，再停片时起身，沿途埋伏了去。他一意孤行，必不知我设伏相待。我等他由头上飞过，已与山荆交手，我再赶去，时候足有余裕。只能在此等候诸位道友传授众弟子道法，派遣下山行道了。”

妙一真人道：“天痴道友修炼多年，虽然夜郎自大，但教规甚严，师徒多人并无过恶。道友此去，保不住予以难堪。偏是小弟等暂时无暇分身，为双方化解。最好还是请贤夫妇适可而止，勿为太甚吧。”乙休笑道：“他今来意，大是不良，我不伤他，他必伤我。管他铜榔岛天罗地网，我先去占一点上风，日后再说。”妙一夫人道：“好在二仙谁也不能致谁死命。不过他随来门徒俱极忠心，如有忤犯，却不可与之计较。”乙休道：“那是当然，谁耐烦与这些无知小辈一般见识。”玄真子道：“道友修道多年，道行法力无不高出吾辈，只是微嫌尚气。天痴道友一败，必然言语相激，最好期以异日，大家从长计议。并非是说道友前往失陷，所可虑者，不是道友不济，反是道友法力太强。”

万一不幸，双方操切偏激，各走极端，惹出滔天大祸，亘古不遇的浩劫，休说二位道友，便我等已早虑到，却不能医救预防的，也造孽无限，百劫难赎了。”乙休笑道：“诸位道友放心，此事决不至于。我早一时走也好。”白、朱二老道：“痴老儿对我二人，也早存有敌意，如往观场解劝，适是逢彼之怒，只好静等捷音，暂且失陪了。”乙休笑道：“我和山荆已是两人，他带得人虽多，总是些无用后辈。你两个如去，更当我倚众凌寡，欺负他了。倒是此时我不能先往岷山，那里也须有个布置，而峨眉诸弟子待命将发，也在日内，不便遣往。此时最好能得一人代我前往，我还须另外物色呢。”说罢，便即起身。众人送出平台，乙休力阻勿送，道声：“再见。”满地红光照耀，便自飞走。

玄真子道：“此人真有通天彻地之能，如非天生特性，便是天仙，何尝无望？”白谷逸道：“此人可爱，也在他这性情上。他和天痴老儿，俱是炼就不死之身，便道家四九天劫，也只不过使他略知谨慎，仍奈何他不得。如此双方仇怨相寻，不知何时是了？”妙一真人道：“此事已和大师兄熟计，此时谁也不肯听劝，且等到了不可开交之日再想法吧。”朱梅见杨瑾含笑不语，便问道：“驼子适才分明希望道友助他先往岷山一行，他素不愿求人，居然示意，可知重要。道友为何只做不解？”杨瑾道：“此事原奉家师之命，有事于此，就便为凌云凤稍效绵力。毕、花二女之托，乃是附带。大方真人将天痴上人师徒困禁自犀潭寒泉眼里七日夜，再行放他们回岛，家师先已囑

咐，如何可以助他？朱由穆、姜雪君素喜三位道友，还要回来，也是为了大方、天痴二位这场争斗。他们须在途中等待一人，不然也早来了。”正说到此，忽闻旃檀异香，杨瑾、玉清大师齐说：“三位道友到了。”话言未了，随着香风，一片祥光飞堕殿台之上，果是白眉门下弟子采薇僧朱由穆、李宁，同了嫫姆唯一爱徒姜雪君。互相略微礼叙，便说起神驼乙休和天痴上人斗法之事。下文便是天痴上人与乙休、韩仙子白犀潭斗法；乙休大闹铜榔岛，被压在元磁神峰之下，几惹千古未有的浩劫；妙一真人、玄真子率领两辈同门前往解围；易静、李英琼三上依还岭、开府幻波池；金蝉、石生等七小斗颠师，另辟小仙府；齐灵云、周轻云、秦紫玲重返紫云宫等热闹情节，至为繁多，不及备述，均俟慢慢分解。

## 第二一九回

弭祸无形 采薇僧岷山施佛法  
除恶务尽 朱矮叟灌口显神通

峨眉开府以后，妙一真人等送走赴会群仙。先是杨瑾飞来，说送谢山、叶缤、仙都二女和李洪五人往寒山去见忍大师，中途先遇师父神尼芬陀，奉命折转。归途又遇岷山白犀潭女仙韩仙子门人美魔女毕真真、丑女花奇，言说二人误杀了南海聚萍岛散仙凌虚子崔海客的门徒虞重，又误伤了骑鲸客的爱徒勾、崔，恐受乃师的重责，苦求杨瑾到凝碧仙府，转求神驼乙休和妙一夫人，代向乃师乞恩。并说起铜榔岛天痴上人，日内将往白犀潭寻乙休夫妻践约报仇等话。乙休听完，全未在意，和众人说笑了一阵，便自飞去。

众仙正在谈论，跟着便是白眉和尚衣钵传人采薇僧朱由穆，同了李宁和嫫姆的爱徒姜雪君，一同飞进殿来。互相礼见落座之后，众仙因杨瑾先已说过三人要来，中途又有芬陀之命，都是分手不久去而复转，料知事情必关重大。矮叟朱梅首先问道：“杨道友，此次峨眉开府，内里虽然灿烂，盛极一时，驱除异派，出力的人也实不少。但最主要的，仍是仗着令师和二位前辈神僧的无边佛法，始能弭患无形，少费许多手脚。后来三位同降，其中二位神僧，至今仍是佛律谨严，行辈又高，不肯入席，自在意中。令师却较随和，又与峨眉两辈交亲，和优昙大师一样，按说可以入座，不料却走得那么匆促，并说有事。我知令师早已功行圆满，万缘将尽，如非为了道友未来之事有所部署，便是那里还有甚麻烦的事，为践当初与长眉真人诺言，前往料理。果然四位道友俱都去而复转。

我想峨眉开府以后，尽管日益发扬光大，但都是三英二云等及众弟子之事。长一辈的道友，只是居山督责，传授心法。除却二次峨眉是个总帐，所有长幼三辈同门，均须出马而外，对于诛戮异派妖邪，一切委之门人，非到真正危难，性命交关，轻易不肯出援，务使门人无所仰仗，能够自当大任。便众弟子此后出山，也非昔比，不特法宝厉害，飞剑神奇，高出诸异派之上，便道行法力，也都各有一点根底，十九都能自了。就遇上危险艰难之局，同辈声息相通，人多势众，互相策应，即有挫败，也是暂时，终将群策群力，转败为胜，克奏肤功。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他们能够奉命下山，先非容易，

所以出去以后，也不致遇到过分不了的事，用不着师长时刻操心。诸位此来，偏是如此亟亟，并还一同到此。照玉篋仙示，好似暂时诸道友都应在山静修，众弟子事情虽多，也都还有些日才得应验。为日最近的，是李英琼、易静等的南疆之行与幻波池取宝。金蝉、石生等另开别府，尚在以后。驼子和天痴老儿的事结局如何，我们已早料定。至于众弟子，他们师长要想加以磨而，我和乙、白、凌、公冶、玉清，还有罗、叶诸位道友，也都爱极这些良材美质，已经约好，决不愿他们受人欺凌。令师和嫫姆的心意，想也如此。难道红发老祖、轩辕老怪两家之外，还有甚别的大枝节吗？”

杨瑾笑道：“此来，本心只助一人过关，与众弟子无涉。倒是乙真人与天痴上人，俱都法力高强，两雄相斗，各不甘伏，如非数中该有化解，就这样寻仇不已，终也不免两败俱伤。白眉师伯与峨眉交厚，又与长眉师伯有约在先，与天蒙老禅师不同，不肯入席，便自先行，一半也是为了此事。说来话长，好在事情还正开始，少时请朱、李、姜三位道友细谈吧。我为助凌云凤过那火宅，便无家师之命，到了小寒山后，也要回转，但没这么快。中道折回，乃是路遇家师，奉命助一孝女报仇脱难，此女并非峨眉门下。

来时家师还说，朱真人答应过她，怎忘却了？”矮叟朱梅笑道：“杨道友，此女与我颇有渊源，怎会忘却？不过我尚嫌她从小便受杨道友和叶道友的恩遇，仙缘遇合既巧，而她生长仙山，从未出外，峨眉寻师赴会，尚是初次远出，从来未有修积；又以得师怜爱，未免骄纵；这次不奉师命，徒以同门戏言相激，擅自离山，也属不合。为想使她异日成就，免使有恃无恐，见事太易，不知善恶利害之分，日后误交金壬，有损仙业，故意假手敌人，去磨练她一二日，所以迟迟其行，否则我已去了。此事原有安排，只她仇人邪法厉害，又极狡猾知机，除他也非容易，我虽有成算，尚拿不定。令师既令道友相助，妖道师徒伏诛无疑了。”

杨瑾笑道：“此女资质委实令人怜爱，只为叶道友故人情重，又极钟爱，遇事不忍谴责，平日多所容恕，尽管从小锻炼，得有玄门真传，依然不明事体，一味天真，以致易受人愚。家师并非说朱真人须我相助，胜是必胜，此次也只虚惊，决没凶险。但妖道师徒却是恶贯满盈，此次赴会，本来心存叵测，及见群邪纷纷伤亡挫败，如薄冰之投洪炉，方始心寒胆怯，不敢妄动。仗着机智狡诈，阴谋未露马脚，主人又极宽厚，明知不间，这厮颜列席也就罢了，最可恶是凶心未敛，竟用元灵摄影之法，在众仙宾起身，主人送客之际，冷不防将女弟子的真形收摄了几个，然后从容飞去。此时宾主叙别，人多忙乱，他那妖法将人形摄到以后，不到四九日期，妖法祭炼成功，当时毫无感觉。并且行法时日，久暂由心，随时想起所摄的人，均可如法施为，甚或远在数年以后。反正被摄的人已经落他阱中，一到时限，便为所害。休说被摄的人已经奉命下山，便在仙府修炼，也可预先探查，等到那人下山行道，到了人单势孤之地，然后发难，不特称他心愿，并还可以祭炼到时限将近，故意延不收功。好在不到功候，仍和往日一样，法力俱在，毫无征兆。他却暗中窥伺，等那人遇上异派妖邪动手，正急之际，突然发难，以便假祸于人。他得了手，还置身事外。那人师长就在当场，也必当是当场动手的敌人所为，容易受愚。端的阴毒险狠，无迹可寻。尽管掌教真人和诸前辈道友已早看破，被摄的几人大都道心坚定，根基至厚，就事前无人知悉，真神不易被他摄走，稍有异兆，立向师门请示，无论相隔万千里外，立可得到救援，至多只头一个被摄的人受场虚惊，终无大害。不似别派弟子，相隔一远，便

难向师长求救。然而留着妖道师徒，到底造孽，遗害无穷。为恐妖道见机先遁，特命我赶来约会朱真人，乘众弟子叙别欢宴余暇，带上九疑鼎，赶往灌山口，将妖道师徒一齐除去，免使留在世上害人，照家师所说，此时二女已与妖道相遇，凭仗有人相助，一二日光阴足能支持。不过看在叶道友份上，还以早些解救为是。”

朱梅笑道：“此女原是我远房族曾孙女，资质尚可，只是嫌她太不更事，此次所结之伴，虽非宵小，何尝又是上品？如说天真，峨眉诸女弟子，天真者占多一半，学道年数俱比她浅得多，哪一个不是聪明机智，岂是几句好话便谬托知己的？本意令她多受些折磨，再往解救，既道友如此说法，又承令师雅命，早去早回也好。”说罢，向众仙作别。杨瑾因师父不久飞升，奉命日后寄居峨眉，那九疑鼎便存放在太元洞内。随请朱梅少候，径去太元洞取来九疑鼎，然后辞别众仙，随了矮叟朱梅一同飞走。后文别有交代不提。

朱、杨二人走后，众仙重向朱、李、姜三人询问前事。采薇僧朱由穆笑道：“我因来时，在红玉坊前将天残、地缺的两个孽徒逐走，料定老怪必不甘服，与其等他寻我，莫如我去寻他。又以多年枯坐，不曾出山走动，未免犯了童心。恰值我三人目前均无甚事，闲得难受。雪姊从旁怂恿，言说老怪现在西崆峒访友，他那莫逆之交，便是那惯说大话的牛清玄。她想寻他作耍，正好同往，事完回来，再到这里看诸位道友传授高足。

哪知才走出没有多远，先遇见昔年一个同道至交，约到他的洞中坐了一会。出来遇见家师，说起乙道友夫妇与天痴老儿这段事情。因天痴老儿修到今日，颇非容易，平日又无甚过恶，这次虽是志在诱敌，未求必胜。但他那用意，早为乙道友窥破，立意要他惨败。

一位韩仙子已是够受，又在他回去路上，设下二十六处厉害埋伏，玄功奥妙，变化机密，天痴老儿定测不透。来时不过受点阻滞，吃点小亏。等到白犀潭挫败回去，所有埋伏挨次发动，后面又有强敌追赶，如何抵挡？到了急时，天痴老儿至多受伤，还能脱身，随行弟子一个也休想逃了回去。此事太狠，天痴老儿量小，仇怨加深，日后谁也难于化解，迟早闹出滔天大祸。如若明劝，乙道友性情不是不听，便是另下辣手。还有天痴老儿也须使他略知厉害。为此令我三人隐形潜伺，用家师所传佛法，由岷山起始，沿途暗中布置，使到时天痴师徒不致受害。我和乙道友颇为交好，恐他日后见怪，未免为难。家师说是无妨，我们并不破他的法，只不过给天痴上人一个面子。并且师弟阿童也奉师命将到，因他年来虽说精进，功候还差，还须我先为布置，令其坐守，始能如法施为；否则易被乙道友看破，反而不妙。师父并说，两老怪已经回山，此时无须回去，等布置完竣，小师弟一到，指示完了机宜，由他去向天痴老儿买好，我可径来此问与诸位道友相聚。同时把那年家师所赐牟尼珠用法传授英琼，以助她通行火宅。静等三日过去，众弟子分别传授完了法术，通行火宅、十三限之后，阿童到来告知乙道友和天痴师徒斗法如何情形，再行相机行事好了。”

妙一真人大喜道：“此次我因乙道友与天痴老儿有隙，不曾往铜榔岛下请柬。家师仙敕虽有力双方和解之命，但是双方都是古怪脾气。乙道友和我交厚，或能曲从；天痴的话，却是难说，既要挟持得住，又要对彼有恩。他那阵法玄妙无穷，到时至少须有十三位法力高强的人，表面设词谦恭，一上去就必须先将他那九宫阵位把住，使知厉害，若不听劝告，徒自受辱。然后再动以情面，方能迫使就范。但他虽是散仙，修炼了这多年已近不死之身。



此事只暗中点到为止，处处须要给他留地步，一毫鲁莽不得。表面要若无其事，越从容越好。想来想去，愚夫妇和大师兄以及白、朱、玉清三位道友，还有元元、餐霞、白云、佟、李五位师兄弟，可以各当一面。中央三元阵位尚无人制，连同杨道友，还差两人。三位道友来得再好没有，这样正好匀出我来，可去向天痴道友从容答话，岂非妙极？我等虽有准备，这事却迟不得，何况又是应有之劫，全凭人力挽救。

如非传授弟子道法，另有时日，不敢改动，真想现在便开始传授，只等小神僧一到，立即起身赶往，方算万全呢。”妙一夫人道：“昔年恩师为免此亘古未有浩劫，曾拜绿章，通诚默祷，哀告苍灵四十九日，并为三辈门人许下三千万善功宏愿。如非你精诚感格，自发宏誓，代肩重任，也许恩师飞升，还须多延好些年岁。日前拜读仙敕，分明业已感格天心，将此未有凶灾化为祥和，还要多虑则甚？”妙一真人道：“话虽如此，毕竟事关重大。浩劫虽然十九可免，照玉敕语气，到时仍要应典。成功与否，全在当时应变措施如何，稍失机宜，不堪设想。如不等双方发动，事前消弭，虽然暂时无事，迟早仍是巨灾，非把人力尽到一发千钧，不能算数。不特本派兴衰，系此一举，还有无量数生灵在内，哪能不自警惕谨慎呢！假使不是这样，以我们全体同门师兄弟以及诸位道友的法力和乙道友的交情，预为弭祸之谋，并不是办不到，何必要费此大事，战战兢兢，如临如履呢！只因那地底万年郁积阴火，不经乙道友冒险深入，运用玄功，给它泄去一半，异日终是祸根。所以非要事前算准，到得恰是时候不可。”

元元大师笑道：“这场浩劫已在数中，却能避免，固由于恩师精诚感召，天心仁爱，也于此可以窥见。只是乙道友和天痴上人各以一朝之忿，不惜酿此空前无边浩劫，功过该如何说呢？”玄真子道：“他二人为应劫而生，自然与之同尽。即凭本身法力，当时能够脱难，他年末劫临头，孽重者，魔头愈重，受报也更烈。但到紧要关头，居然弃嫌捐恨，放下屠刀。二人均是修道之士，本不应动此嗔念。虽不一定有功，罪过总可抵消。

一定要问是否因此转祸为福，那就要看乙道友彼时心意如何了。”妙一真人素爱英琼，见李宁到来，便要传声相唤。李宁道：“小女点点年纪，蒙大师厚恩收录，又蒙诸位师长前辈逾格垂青，机缘遇合，般般凑巧，得有今日，已是非分之获。此次过那火宅严关，以她道力，本难渡过，又蒙恩师大发慈悲，命大师兄来此传授佛门定珠至宝，予以成全。

小女年幼无知，那晓天高地厚，如使前知，异日难免过恃师恩，遇事率易。贫僧意欲到时再行唤来，使她稍知戒惧。夫人以为如何？”妙一夫人还未答言，采薇僧朱由穆笑道：“师弟太不知其女之美了。可知三教门下，俱重忠孝。久闻令爱至性过人，即此一端，已足致身仙域。何况又是生有自来，质稟缘福，般般深厚，所以到处都得前辈师长怜爱提携。你当她那许多仙缘遇合，俱都由于幸致的吗？昨日我来，便想见她，因值开府事忙，众弟子各有职司，只远远在众人丛中看了一眼三英二云，果然以她独秀。至于煞气稍重，此是群邪劫数该终，上天假手诛戮，与她何干？路上你和我说，防她成就不易，日后骄妄，意欲先不与见，俟她过关之时，和我暗随身后，使她多受苦难，不到真正紧要关头，不传授定珠用法。我已和你说过无须，少年人不免矜夸自大，我初成道时，还在恩师门下，尚且如此，何况此女。你如以为此女定力坚固，想借此一关，试她功行，尚还可以，否则大可不必。峨眉教规初创之际，不宜自我作俑，使别的弟子看出师长偏私。况且此女至

孝，与其借着火宅一关去磨练她，转不如你以慈父之诚，多加训勉，使其听从。否则爱女性情刚烈，单凭这一关磨折，保不住事过境迁，置诸脑后。你在用心思，还令爱女多受活罪，这是何苦？至于你因恩师行时之言，心存戒惧，这个无妨。好在我已向恩师服输下山，尚有数十年的耽搁。侄女的事，全有我作后援，一遇凶危，我必赶到，决不使你操心，有扰静修如何？”李宁素最敬服师兄，不敢再说，欣谢领命。

妙一夫人也说：“左右二元两洞设施，俱是恩师遗留，经大师兄和外子如法布置，通行非易。并且洞中千年瞬息，变幻无穷，临时传授，万一遗误，有负老禅师厚望，还是先传为好。”朱由穆道：“那牟尼珠乃恩师昔年炼来降魔的佛门定珠，传授容易，只有六字真言和两个偈印，当时一学就会，倒不至于误事。我们暗中随行，却是不便。”姜雪君笑道：“乙真人之事，本没有我，被你和李道友强约了来。适逢其会，也是想借此暗助一人。你这一说，把我来意也打消了。不知此珠能借别人一用吗？”朱由穆道：“虽然未始不可，但和英琼交厚的同门必多，此端一开，难保不效尤，岂不为难？”姜雪君微愠道：“这两处严关，就如此难过吗？”朱由穆哈哈笑道：“雪妹，你已转劫的人，不久便要飞升灵空仙域，怎还是昔年你我相对时故态？此人是谁？不假定珠之力，你我保她过去，俱非难事。只是这里众弟子何人该当首次下山，匣中玉敕早有前定，勉强不得。并非任性的事，还是先问掌教主人一声，免得爱之，适以误之。”姜雪君笑答：“这层我早晓得，不劳费心。”妙一夫人知道姜雪君说的是廉红药，接口笑道：“廉红药久在令师门下，又承道友时加教益，根器功力俱是上等，便道友不为之助，也在下山之列。现连英琼与她一齐唤来，即请三位道友赐教好了。”随即传声呼唤二女。姜雪君笑答道：“我因此女身世可怜，志行高洁，可惜她根骨比英、云诸弟子稍逊，惟恐异日成就艰难，意欲代向掌教乞恩，准其下山修积，侥幸名列仙敕，赐恩培植，幸何如之！”

一干小辈同门，为了殿前风景虽好，离师长坐处太近，诸多畏敬，尽管赐宴欢聚，不敢高声谈笑。又以会短离长，分别在即，此番下山，不知还能与谁相见，都想各寻友好话别，并订日后相晤之约。觉得灵桂仙馆景物清丽，地又偏僻，诸葛警我、岳雯、郑八姑、齐灵云等为首四人，俱主暂时交情虽不免有厚薄，同门谊重，日久仍是一样，大家又无避人的话，不要分开，便把筵宴设在灵桂仙馆，连二袁、雕、鸠、鹭、鹤、芝等灵物，也都召集一起，开怀畅饮，互叙离衷。李、廉二女忽听师长传声相唤，不知何事，忙即赶来。进殿一看，所来三人俱都喜出望外。当向在座尊长，一一拜见。妙一夫人便把前事一说。先由朱由穆指示通行火宅事宜，传了定珠用法。跟着姜雪君也把红药唤近身旁，笑道：“定力与修道年限无关，全仗自身夙慧与心灵主掌。此中要诀，已由采薇大师说过，牢牢紧记，自无危害。但我终不放心，我无佛门至宝传授，只好蛮来。为防万一，除借你法宝外，另赐你三粒无音神雷。到时能够不用最好，就用，至多也只一二粒，你且留以备用。闻众弟子中颇有几个从容通行，若无其事的。你虽无此道力，但有此防身，当可无患。如若未用，也无须还我，留备异日对付强敌也好。”李、廉二女分别叩谢起立，随侍在侧。朱由穆笑令二女回灵桂仙馆，仍与同门欢聚。二女不舍，躬身辞谢。李宁知爱女孺慕心切，笑说：“来时听白眉师祖之言，以后父女相见日长，异日我还常去幻波池与你相聚，无须恋恋。”姜雪君也说：“此后下山，师长轻易不出，全仗同门互助。我在尘世上也还有些年耽延，

相聚不在此一日。”二女方始拜谢辞别。英琼来时，众人要她乘机把玉清大师请去。英琼在外，任事任人不怕，独对师长谨畏胆小，不似金蝉、石生惯于涎脸。但面皮又薄，不肯拂逆同门之意，随口应诺。见了诸尊长，却不敢向玉清大师开口，只偷看了两眼。这时拜别要走，又朝玉清大师看了一眼，想是不敢，正待退出。玉清大师已经明白，笑问：“他们又想找我吗？”英琼恭答：“正是。”玉清大师笑道：“此时无事，我也正想寻他们凑热闹去呢。”随向众仙略说，和二女同往灵桂仙馆走去。

姜雪君道：“玉清道友出身旁门，如今功力竟这么深厚。尤其她为人谦恭和善，蔼然可亲，不论长幼，没一个和她处不来的，真是难得。”妙一夫人道：“她因霞儿也在优昙大师门下，谦恭自持，执意和众弟子论平辈。至今成了各交各，介乎长幼两辈之间。”

人又热心仗义，随时出力助人，以致众弟子个个和她亲近，得她助力实也不少。她每每自憾出身旁门，恐不免再转劫，又不舍本来法身，因此修为甚勤，日前开读恩师玉敕，知日后大师兄与外子竟能助她以肉身成道。可见上天乐与人为善，真乃可喜之事，还未得和她细说呢。”姜雪君道：“不但是她，便是女殃神郑八姑，昔年为人何等骄妄。犹忆前生，和她在北天山绝顶斗法，连经七日七夜，若非采薇兄得信赶来相助，还几乎制她不住。就这样，只将她两个同党诛戮，她本人仍然遁走。想不到雪山劫火后回头，居然会投到正教门下。前日留心看她，竟是一身道气，造诣甚深，真出人意料。照此看来，无论什么旁门邪恶，只要在大劫未临以前能够回头，便可转祸为福，一样成就的了。”

妙一夫人道：“这倒也不尽然。上天虽许人以自新之路，但也要看他以往行为如何。”

对于积恶太重的人，尽管许其回头改悔，以前恶孽仍须偿完，并非就此一律免罚，只不过轻重不同罢了。郑八姑以前虽然身在旁门，夙根慧业却极深厚，因为身世桎触，习于性情乖谬，到处结怨，真正恶迹并无多少。尤其是那么出名美貌的人，又在邪教中，能守身如玉，未有一次淫荡之行；继因所爱的人未能如愿双栖，竟自灰心，毁容断念，一意修为。以她初意，只是眷念恩师，不肯改投正教，欲以旁门道法，寻求正果。虽然这类修为至难成就，其志亦未可厚非。复在雪山走火入魔，身同木石，依然凝炼元神，苦志虔修，终于悟彻玄门秘奥，顿悟以前失计。时机一到，立即应劫重生。虽然一半仗着玉清道友同门义重，慨出死力，助她脱难，仙缘遇合也巧，但一半仍要仗她本身修为，始有今日。照着家师玉敕，她以旁门多年修为之功，与雪山枯坐的多年参悟，已参玄门正宗要旨。如论功力，在本门诸女弟子中，实为首列。这次通行火宅、十三限难关的，众女弟子中便是头一个。不特毫无困阻，便将来成就，也不在英、云以下。如非在旁门时尚知自爱，至多免去未劫，能得转世重修，已是幸事，哪能到此地步呢！”朱由穆道：“妙一夫人所言极是。当初我和雪妹，因她太狂谬，心中厌恶犹存私见，仿佛罪在不赦，必欲杀之为快。现在回忆当时，委实也想不起她有什么大过恶。佛门号称广大，虽然回头便登彼岸，但究竟还是只有夙根智慧的人，到时才能大彻大悟，放下那把屠刀，去登乐土。真要罪孽深重，灵智全丧，任你苦口婆心，舌敝唇焦，用尽方法，劝诱晓解，就能警惕省悟，也只暂时，过后依然昏愚，甚或变本加厉，陷溺愈深，非堕无边地狱，不知利害。真要是恶人都可度化，以我佛之慈悲与佛法之高深广大，恶人早已绝迹于世，佛也不说那‘众生好

度人难度’的话了。”

众仙谈说了一阵，不觉已是第二日午后。朱梅、杨瑾带了九疑鼎，携同金钟岛主叶缤的女弟子朱鸾，一同飞回，言说赶往灌口山，朱鸾已为妖道师徒所困。照着矮叟朱梅开府时的本意是想乘着会后送客，众弟子可以随意伴送同辈至交这半日余闲，即令癞姑、向芳淑、申若兰陪了朱鸾，先去姑婆岭要路埋伏，由朱鸾当先，明报父仇，三女助战。

同时暗令诸葛警我借送熊血儿为名，赶去撞上，血儿心感向芳淑赠阴雷珠之德，必要上前劝阻。妖道师徒生性刚愎，血儿性如烈火，必要闹翻，双方势成骑虎，不能并立，血儿必用红欲袋。朱梅再暗约杨瑾、叶缤赶去，便能一网打尽。哪知刚用千里传音嘱咐完了诸葛警我，待和杨、叶二人商议时，极乐真人李静虚因见妖徒神风使者项纪奉了妖师巫启明之命，暗随四女身后，要用妖法摄形。矮叟朱梅又在暗中隐形，尾随下去，默运玄机，算知就里。等朱梅一回来，李静虚暗中招向一旁，告以妖道近来邪法厉害，血儿红欲袋已难擒他，弄巧还许两败，仍被妖道漏网。此宝将来有用，此时不可损坏。叶、杨二人会后即往小寒山，也无此空闲。杨瑾不久虽仍回来，姑婆岭之行仍赶不上，留她未始不可，却有别的枝节。众弟子会后送客，虽可随意，但在不曾奉命下山以前，不宜与人争斗。妖人师徒此去要往灌口山访友，朱鸾半途也要折往，必定相遇，虽有虚惊，却有解救，毫无妨害。如往除妖道，三日以内，均赶得上。

朱梅生性疾恶，一见妖道师徒闹鬼，便自追去，全以己意行事，也未细加推算。听了李静虚之言，立即传声，告知诸葛警我变计行事。及至杨瑾到来，一同赶往，见朱鸾同一少年被困妖云之中。少年为救朱鸾，身已负伤，仗着护身法宝神妙，急切间妖道尚奈何这一双男女不得，双方正在相持。朱、杨二人事先商定，惟恐妖人漏网，早算计好下手方略，暗施禁法，将妖道师徒逃路隔断，安置九疑鼎，然后和杨瑾一同现身。上来先用飞剑和法华金轮，将妖徒神风使者项纪消灭。妖道自恃邪法，更不知九疑鼎埋伏空中，自己所用法宝飞剑，全被朱、杨二人毁坏，或是收去。见势不佳，把心一横，施展玄功变化，行使恶毒妖法，拼着耗损真元，意欲暗算杨瑾、朱鸾和那少年。不料杨瑾师传佛门四宝，神妙无穷；又得矮叟朱梅预告，当双方斗法正激之际，早已留神戒备，法华金轮始终不曾离身。一见妖道神态有异，立即回转金轮宝光，连朱鸾一齐护住，势速如电。妖道不但没有伤着，反被杨瑾将计就计，故作不知，用飞剑敌住妖道化身，暗中运用般若刀断去妖道半条左膀。同时朱梅见妖道分化元神，又放出碧血神网，惟恐朱鸾和那少年骤不及防，遭了毒手，忙放连珠太乙神雷，两下夹攻，妖道受伤又是不轻。妖道先是不知朱、杨二人为了成全朱鸾多年来的孝思，使其手刃父仇，一味破法收宝，削弱他的法力，迟不下那杀手。心疼至宝，又怀杀徒之恨，情切报仇，总想杀死一两个，稍微泄忿，只管恋战不退。及至妖法无功，力竭势穷，连受重创之际，才知再若迟延，必难幸免。便急用断臂化为替身，欲用血光遁法遁走，却已无及，刚一飞起空中，便被九疑鼎所化大口阻住去路。妖道情急之下，将所有残余法宝，一齐施为，俱被收去。加上朱梅埋伏发动，身后左右又有幻象追逐堵截，无可逃遁。微一疏神，朱鸾受了矮叟朱梅之教，由幻影掩护，飞近身来，暗运飞剑，将他腰斩。

妖道虽然身首异处，但还自恃炼就三尸，可以别寻庐舍，再作报仇之计。起初被困，只为不舍原身体体，吃了许多的亏，本就打算舍身遁走。原

身一斩，无可顾忌，方以为这样更易逃遁，任怎不济，也保得两个元神。谁知恶贯已盈，该遭恶报。敌人早有准备，等的就是这一步，来势急逾雷电，他那里念头才动，腰斩残身还未坠落地上，迎面九疑鼎所化大口已早喷出千条瑞气，夹着万点金星，电射而来。身后矮叟朱梅连放太乙神雷，连同杨瑾的法华金轮宝光，朱鸾与那少年的飞剑法宝，上下四外合成一片，电雷光霞，潮涌而至。妖道神志已昏，觉着身后上下左右，雷火剑光法宝繁密如网，敌势大盛，危机四伏。但三尸元神稍有丝毫空隙现出，便可逃走。以为分开遁走，必不能全保，并且其力较弱，原身已失，如被敌人伤却一个元神，再要修炼，须要三十六年苦功。见对面大口虽然神妙，专一迎头堵截，为体大只数丈，大口以外，尽有空隙，只要避开正面，便可逃走。误认三尸元神不比法宝飞剑易被收去，飞遁又极神速。但心中怯敌，非但没有避开正面九疑鼎，反欲由口边空处掠过。却没有想到，他那三尸元神，修炼功深，如往后逃，太乙神雷和那些飞剑、法华金轮必将他困住，不过元神受震，真气耗损。朱鸾和那少年功力不济，防备不密，忍苦强挨下去，仍可伺隙逃遁。如将三尸元神分开，不求保全，只逃脱一两个，更是有望。这一胆怯畏难，又思保全，不舍伤损，时机稍纵即逝，恰中了敌人的道儿。那九疑鼎虽然虚悬空中，宝物不大，四外全是空处，避开正面仿佛容易，可是此乃前古至宝，有无上威力，神妙无穷，能随主人意念运用，其应如响。

何况此时鼎中混元真气已经喷出，急往后逃，尚且无及，如何反迎上去，岂不自投罗网？妖道三尸元神遁得固快，此鼎更为神速，明明悬在迎面，妖道元神所化三条相连的影子电也似疾，往左上方斜飞过去，那大口竟似早有知觉，如影随形一般，随着妖道逃处，不先不后，同时往左上方一斜仰，口中混元真气便将妖道三尸元神一齐吸住，卷了进去。

杨瑾忙即赶向对面高峰悬鼎之处，撤去禁法，招回大口，九疑鼎回了原形。然后照着师传口诀，如法施为，手指处，鼎中一连水火风雷之声过去，妖道元神立即消灭在内。于是持鼎重回原处。

杨瑾持鼎回到原处，朱鸾已先在彼，正用宝剑穿了妖道心肺，捏土为香，望空拜祝，祭告先灵。那少年也站在旁边，左手捧着一条受伤的右手，正朝朱梅行礼，见杨瑾来，忙又礼拜。杨瑾见那少年虽非峨眉诸大弟子之比，却也英姿俊秀，颇有道气。一问才知姓商名建初，乃北海土木岛主商梧之子。因闻峨眉开府，志切观光，欲寻一与峨眉门下知交的同道，代为先容，前往参与盛会。及至寻到一问，那同道已离山他出。只遇见一个同修的道友，一问，才知那同道只认得两个峨眉后辈：一个是灵和居士徐祥鹅，一个是七星手施林。原来他俩辈分不够，自己想往峨眉观光尚且不敢冒昧，怎可为人先容。

商建初闻此言，自是扫兴。心仍不死，以为还有些日，才是会期，如能寻见本人商量，也许能有机缘。知那同道入川访友，便即寻去。寻到灌口山左近的天掌崖遇上，两人一谈前事，越发绝望，不但那同道自身不能引进，并还说起乃翁商梧、乃叔商栗，以前与东海三仙有过嫌隙，道路又是不同，如何去得？商建初这才息了前念，两人盘桓几天。

这日商建初告辞先行，路过当地，瞥见妖雾弥漫，朱鸾为妖人师徒所困，自恃家传法宝，上前相助。不料妖人厉害，朱鸾虽暂得救，他却中了妖道的碧灵刀，如非修炼多年，识得厉害，赶紧将右臂关穴闭住，几遭不测。法力虽非妖道之敌，幸有乃父采五金之精所炼异宝六甲金光幢，连朱鸾一齐

护住，直到遇救脱险，才没有遭毒手。他对朱鸾颇有情愫。朱鸾因他为己受伤，也极关切。因那伤处虽由朱梅给了一粒灵丹嚼碎敷治，但只能止痛，如免残废，必须往陷空岛求得灵玉膏，才可痊愈。刀毒甚重，不宜延迟。商建初明知由此可与峨眉交往，并和朱鸾时常亲近，但因伤重，必须速治。况且老父性情甚暴，前与东海三仙结怨，平日并无闻知，那同道之友又不肯细说，不知为了何事，出时老父正在入定，也不曾说起。此行是往峨眉，万一仇怨甚深，冒昧前往，就算对方不计较，回岛也受斥责。想了又想，无可奈何，只得朝朱、杨三人辞别飞去。

杨瑾见人已飞去，朱鸾还在凝望，知道二人情根已种，难于解开。虽代朱鸾可惜，但这类事，夙缘前定，非真夙根深厚，具大智慧之人，无法解脱，也就听之。因朱鸾元气耗损，也受了点伤，好友门下，又是自己前生引进，大难虽过，面上晦色犹未尽退。

生怕她海天万里，孤身飞行，万一再有波折，事出仓促，无法往援。好在日内便往铜椰岛，正好顺路带送回去，就便还可令她在峨眉养息二三日，增长一些见识，便令随同回来。见过众仙之后，略谈前事。妙一夫人便把灵云唤来，命将朱鸾领去，与诸弟子一齐相聚，觅地安置，以待后日同行。灵云应命领去。不提。

众仙言笑宴饮，光阴易过，不觉到了第三日午后。妙一真人唤来诸葛警我，命传谕门下男女诸弟子，当晚亥末子初，齐集前殿候命，分往左右二元洞内，通行火宅、十三限两处难关，以验各人道力，以便加授本门心法，下山行道。诸葛警我领命去讫。

一会到了时候，众弟子因下山在即，十分谨畏。男的由诸葛警我、岳雯为首，女的由女殃神郑八姑、齐灵云为首，老早便齐集殿前平台之上，分班侍立，恭候传呼。到了亥时将尽，妙一真人先请玄真子升座。玄真子道：“师弟不必太谦，此乃恩师天命，异日本门发扬光大，责重事繁，他人不克胜此重任，非你不可。前已言明，我再迟数十年飞升，必定助你完成大业好了。”妙一真人又朝在座诸同门谦谢，敬请随时匡益，同完大业。然后居中端肃升座，上首玄真子，下首妙一夫人，其余同门诸仙，各依次第顺序列坐；嵩山二老、采薇僧朱由穆、姜雪君、李宁、杨瑾、玉清大师等外客，另在两旁设有宾位，分别就座。这时早有值班弟子灵和居士徐祥鹅、沙弥悟修、李文衍、吴文琪四人先入殿中，侍立听命。

妙一真人命传众弟子进殿。徐祥鹅领命，去到殿门外面，一声传呼。众男女弟子立时整肃衣裳，肃恭而进，到了众仙座前，一同参拜。妙一真人吩咐起立，男左女右，侍立两侧。温语谕道：“日前仙府宏开，尔众弟子曾经拜读长眉师祖恩谕，晓示尔等为完师祖和我当年宏愿，日内必须分遣尔等众弟子下山行道，修积外功。此虽修道人应有的功果，只是目前异派蜂起，群邪狡狴。尔众弟子多半入门年浅，功力不济，所赖根骨深厚，缘福遇合，得有今日。本身法力虽弱，而遭逢异数，际遇良多，各人所得法宝飞剑，十九异宝奇珍，遇合之奇，所获之厚，远胜前修。用以护身御敌，遇见稍差一点的邪魔外道，未始不能以之取胜；即或遇见强敌，尔等群策群力，同心御敌，复有各位师长前辈随时救助，也不是不能成功。但毕竟修业太浅，各异派妖人邪术厉害，稍一不慎，为所诱惑，难保不身败名裂，玷辱师门。法力深浅还在其次，只要能知奋勉，行道之暇，随时勤修苦练，同样可以与日精进，道心之坚定与否，却是最关紧要。本来众弟子何人可在此时下山，师祖

仙敕已多示及。一则借此磨硕，使尔等知道成败所关，以资警惕；二则留山修炼，操行艰苦，虽然迟早成就一样，但人多好胜，大都羞为人后。如不经此一试，尔等表面功力多半相等，未必心悦诚服。为此当众晓谕：不论何人，凡志愿首次下山行道者，左元十三限和右元火宅严关，任择其一，通行无阻，始可重来前殿，与下山诸同门会集，听我传授口诀，铜榔岛事完，分别就道。否则暂时便不能再至前殿，可以前往左元洞外崖壁上，自择可以容身的小洞，闭关潜修，由各位师长时往传授指点；修到功候，二次仍要通行以上两洞关口，方得下山。这两洞所设，为修道人成败关头，虽然通行过去，无异获得异日成道之券，但是奥妙无穷，厉害非常。稍一不慎，轻则灵元耗损，身心两伤；重则走火入魔，身僵如同木石，须受多年苦难，还须坚忍强毅，奋志勤修，始得复原；再重一些，便须重堕轮回，转劫能否再来，俱不一定。关系尔等本身吉凶，实非小可。如若自审道力不济，尽可言明，知难而退，不必勉强。虽仍须往左元洞壁苦修，但不经以上两洞险难，人却可以好好的，免受一番损耗忧危，修为起来，也较好些。此次为师等不作主张，任凭尔等自择。大弟子诸葛警我和岳雯、郑八姑等男女数弟子，功力较深，尚可通行无阻，现令先往通行，尔等随同前往。此时禁制发动，两洞出入途径，均已现出，与先前大不相同。到了那里，如觉有此勇气，无须再来禀告，可俟诸葛警我等通行过去，由他领导指点，循径而入。能通行的，自来此地相见；不能的，备就崖洞修炼。使尔等目睹难易，自定去留，免致后悔。愿留山者，告知诸葛警我，他自会开放门户，引往坐关之所。此事全仗自身定力智慧，受害也视此为轻重。一切身经，也因人而异，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也无须向过来人多事探询，徒乱人意，于事无补，心有成见，反倒不妥。到时如觉难于自制，务把元关要穴牢牢守住，丝毫松懈不得。

尔众弟子，勉力自爱，可自去吧。”

众弟子随同叩谢师恩，由诸葛警我等为首四弟子率领，先往少元洞走去。那去右元洞的道路，原有两途：一是日前小仙童虞孝、铁鼓吏狄鸣歧没走完的一条道路，乃以后初次入门弟子必由之径；一是不经下面峡谷，经由崖顶通行。到了尽头，崖势忽然降低十余丈，在三面危崖环绕之中，现出一片形如圆盂的盆地。当中有一座十丈方圆的石崖，石质如玉，正中一洞，门额上有“灵虚可接”四个朱书古篆，此是右元洞的出口。那入口尚在崖后。众弟子先到少元洞前会齐。

到时，亥正将过，诸葛警我令众暂停。说道：“今日之举，关系我等成败。适才掌教师尊恩谕已经言明，诸位师弟师妹当已谨记在心，毋庸多说了。我和岳师弟与郑、齐二位师妹奉命领众，往左右两洞通行，照说在此间明各人心意所择，便可分途领往。但据我所知，这两处难关神妙精微虽是一样，内中却有一点分别。火宅严关看似最难最险，但是关口只有一处，只要内火不生，外火不煎，道心坚定，能将元神守住，不为情欲杂念所扰，说过便过，脱险极快，难也难到极处，容易起来也极容易。性情强毅坚忍的人，比较相宜。心性柔弱，易受摇动，克制功夫稍差的人，却万去不得，一有失足，立即走火入魔，后悔无及了。左元洞难关，虽有十三道之多，过完一道又是一道，六贼七害，动念即至，防不胜防，但是势较柔和，为害较轻。尤可侥幸的是哪怕身入困境，只要聪明灵慧，能知警觉，便可化险为夷。再往前进，只要能连耐过十三次魔头侵扰，哪怕定力稍次，但能悬崖勒马，临机省悟，仍可勉强通过。即或不然，最厉害也不过元气耗损，晕倒在内，修炼些日，

即可复原。不似右元火宅，一经沉溺，便身受大害，不可收拾。

心念虽不坚强，而性情温和，聪明善悟的人，均可一试。心性急躁，没有耐性的人，去了却易僨事。师尊虽以我等四人或是入门时久，或是修道年多，令作引导。但我等四人也是初试，能否从容通行，虽难自信，听师尊所说，料不致有甚凶险。诸位师弟师妹修为较浅，却真大意不得。好在师尊并未指定分途前往，为此我想稍微取点巧，暂不分路，一同先去右元洞，由我四人先各通行一次，如觉胜任，再往左元十三限，也过上一回。

师尊虽说身经景象不同，多所询问徒乱人意，于事无补，但以我四人同经两处难关，互相参考，为大家分辨出点难易，总还可以办到的。”众人俱知诸葛警我人最长厚，对于同门师弟妹，更是无分先后进，一体爱护，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能为力，无不尽心，任劳任怨，均非所计。岳雯、郑八姑、齐灵云三人，也和他大致相同，表率群伦。闻言知为众同门犯险尽力，好生欣喜，无不应命，便随诸葛警我取路前往。

到后一看，那右元洞三面危崖环峙，独崖后正洞入口一面，是条白玉甬路，由少元洞右一片茂林和十来处楼台亭馆绕来，沿途景物备极清丽。快到洞前，忽然一水前横，宽约三丈，将路隔断。对岸设着一个悬桥，众人到时，刚刚自行落下，桥侧也无盘索之类。过去方是元洞入口，洞门上刻“火宅严关”四个朱书古篆，两旁另有好些符篆。门颇高大，整洁异常。诸葛警我等四人中，只灵云一人在开府创设左右二元洞时，另有使命离开，不曾随侍，虽然见到一些，未知底细。方觉与那次所见景物形势都不一样，及问八姑，才知两洞禁制重重，神妙无穷，休说洞中火宅严关，便是外景也可变易。那日因为不少异派中人假名观光，随同游历全府，居心多不可问，始而想乘隙扰害，暗中闹鬼；及见出手的妖人纷纷伏诛挫败，不敢妄动，表面敛迹，仍在逐处留心，一半学乖，一半窥探底细，以为日后重来之计。掌教真人表面故作不知，实则防备甚严。尤其这左右两洞关系重地，多用仙法变易，当时所见，多非实境。休说那些异派妖人，便自己这面好些位得道多年的仙人，也多半被瞒过去，事后方始知悉。

八姑说完，诸葛警我已将众人领至门前分列，说道：“本来师尊之命，入洞的人，通行火宅之后，便由前门出去，沿着崖上路径，去往前殿，无须来此。洞中遇险，被困在内，也另有师长恩施格外，前往救援，由我四人送往左元洞壁穴中修炼。通过与否，隔着洞门，均可看出。上下四外，均有禁制，循径前行，一步也错不得。只我四人，那日拜读祖师仙敕，并各赐有一道灵符，可以随意前后往来，是个例外。郑师妹较我修为年岁尤久，我和岳师弟本不应占先，无如师命难违，既然忝列众同门之长，只好僭妄一试了。”说罢，便朝洞门恭谨参拜起立，令众留意。然后沉稳心神，运用玄功，从容往内走进。众人隔洞遥窥，见诸葛警我安然步入，先前并无异状。进约丈许，忽见洞中云烟变幻，晃眼仍复原状，人已无踪。跟着又见一片极淡薄祥光，一闪而灭。岳雯喜道：“今日才见大师兄的功力，果自高深，这么快便出险了。”众人闻言，有的尚在思忖，觉着太易，诸葛警我已驾遁光，越崖飞来。众人笑问：“洞中经历如何？”诸葛警我答道：“这火宅通行，真非容易。我起初以为，只要道心坚定，神智灵明，便可无碍，不为魔邪所扰。哪知即此一念，已落下乘。前半尚可，到了紧要关头，忽生异相，如非发觉尚早，赶紧湛定神思，返虚生明，就这样几微之间，纵不致为所败，要想从容过去，却也费事呢。愚兄本意，先勉为其难，略徇私情，将洞中虚实，一得之见，



告知诸位同门，以资参证，俾到时稍有补益。照此看来，只好各凭福缘，自然应付，别人是爱莫能助了。”有的自加谨畏，别具会心；有的仍是将信将疑，俱觉全洞前后十来丈远近，御剑飞行，瞬息过完，只要到时按定心思，不起杂念，当无败理。各有各的打算，正在寻思。

底下该当岳雯进去。岳雯也是照样朝洞通诚礼拜，然后走进。却不似诸葛警我那样安步而入，一起步便身剑合一，化成一道金光，飞将进去。那景象也大不相同，刚飞入内，满洞忽起祥氛，遥望烟云变幻，霞辉急旋如潮，将金光卷去不见，电转云飞，待了好一会，尚未停歇，也未见人回转。众人见状，方在惊疑，诸葛警我笑说：“无妨。岳师弟功力不在我以下，只比我少了东海十九年面壁之功。又听我那般说法，心有警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宁费一点心力，拼却艰难困苦，不肯步我后尘，以本身法力和坚忍强毅，战胜魔头。似此守定一心，虽然不免身受一点苦难，却较我的走法稳妥。此时他已十九完功，决无败理，稍待一会，也就来了。”语声才住，一道金光自空飞堕，岳雯现身，说道：“好险！”众人问他经历，岳雯答说：“我无大师兄的道力，不能以玄门上乘功夫从容通行，只用飞剑法宝护身，守定心神，以下乘功夫冒险闯过，阻碍有所不免。但这种走法，与后去诸位同门多半相同，而身经决不一样。先有成见，易添魔扰，故尔不能详说。去时，最好把心灵守定，不起杂念，虽在飞行，仍照日常入定，偶遇功力精进，魔头来袭时光景，任何磨折艰难不去睬它，至多受点幻景中苦痛，只要道力坚定，便能熬过去了。”

当岳雯未出之时，郑八姑对齐灵云说：“我二人道力，俱不如二位师兄，通行两处难关，实非易事。我二人又忝居女同门之长，如有失陷，殊难为情。师妹年龄虽小，一入门便是玄门正宗，根基先就扎好，尚可无碍。我虽再劫之身，修为年久，可惜以前走错了路，自荷师恩收录，传以心法，顿悟昨非，豁然省悟，论起法术，比师妹自不逞多让；如论道力，恐以始基之外，修道年久反倒吃亏。幸而有这粒雪魂珠，占了不少便宜。

我二人如学大师兄那样，以上乘功力通行，恐怕求荣反辱。还是照岳师兄那等走法，略受一点磨难，却是稳妥。最好我二人联为一体，我用雪魂珠变化元神，将你护持，却用你的道基定力，助我过去。这样相辅而行，万无一失。也许连内中磨折，还可少受许多。

师妹以为如何？”灵云对八姑甚是敬服，知她用雪魂珠化身，决能通过，但以劫后余身，心存谨畏。深悉火宅玄关微妙，惟恐万一有失，欲使二人合为一体，彼此相助，实为万全。闻言喜诺，便和众人说了。诸葛警我笑道：“火宅玄机微妙，纵千百人进去，到了里面，如非同一功力心境，有一人稍有动念，便自分开，一切身经，迥不相同。郑师妹有雪魂珠化身，齐师妹年来道力又极精进，这等走法，自是利无害。别位少时学步无妨，但须紧记，到了紧要关头，稍遇异兆，便须守定自己，不可再顾同行之人。看似自私自利，实则彼此如若同一心思，转难两全。否则魔头已经侵入，明明境中人已经分开，却因念头一动，又把魔头幻象误认作了同伴，再想安然通过，不为所乘，却是难了。”说罢，八姑、灵云行礼起立，八姑首先化成一团冷莹莹的银光飞起，罩向灵云头上；灵云立即身剑合一，化成一道彩光，与空悬的银光会合，电驰星飞，往洞中飞去。

那右元洞深只十丈，前后洞门相对，中间并无一物阻隔。由外望内，却冥冥蒙蒙，无底无限，不能透视过去。八姑、灵云飞入光景，又自不同。

先和诸葛警我一样，一径飞入，毫无异状，只是银光护着彩光，比初进时要小却十倍以上，恍如一点带着彩霞的寒星，朝前飞驶，越飞越远。照情理说，这一会至少也至百里以外，却还未见出洞。众方诧异，岳雯叹道：“想不到郑、齐二位师妹竟有如此功力。虽仗着雪魂珠分化元神之功，有些取巧，难得两心如一，道力如此坚定，真令人可佩了。”李英琼笑问：“既然如此，为何还未能过来？”诸葛警我答道：“这便是魔。许是二人谨畏稍过，偏仗自制之功，心情坚毅，分明是用下乘功力通行，却能返照空灵。魔头无奈其何，只能以此为难，欲乘二人飞时一久，忽然动念时，将她俩分开，再加侵害。这个齐师妹绝不上当，郑师妹又与她合为一体，更有此珠功力，即便心念稍歧，也分不开，再不致为魔所侵，至多受点不相干的阻碍，终归平安脱出。看这情形，也许就快飞回也未可知。”话还未完，忽然祥光一瞥而过。再看洞中空空，依然原状，银光、剑光俱无踪影。紧跟着便见二人由洞顶越崖飞回，降落下来。一问经历，果如诸葛所言。因久飞不到，忽悟玄机，心智益发空灵，晃眼飞出，别无所遇。众人纷纷赞佩。八姑、灵云自然推说，全仗雪魂珠取巧，才能有此。

互相略谈几句，诸葛警我便问：“是否等我四人将左元十三限过完，再行选择？”众人觉着右元火宅似难实易，不似左元十三限繁难，关口太多，稍一不慎，全功尽弃。

又都自恃道心尚还坚定，不畏苦难，便无法力，也能通过，何况还有飞剑法宝护身。内中更有急于赶往前殿去见师父的，如李英琼、廉红药等，多半俱愿就地一试。另一半意存观望，看人行事，再定去取。诸葛警我知道内有几人，必须由火宅通行。事由前定，话先说明，同门之谊，已经尽到，便不再作主张，径问何人先往。英琼性直，孺慕情殷，急于往见慈父。只为班行在后，未便抢先，立候一旁。见众人互相谦让，诸葛警我又说：“以下只凭个人心志，不按班次。”她便向众人说道：“家父尚在前殿，妹子极欲往见，既是诸位师兄师妹谦让，妹子只好告罪僭先了。”众中有好几个，因此一关是成败所系，未免存有戒心，能得一年力较浅的人去试头阵，就便判断自己能否学步，有无成功之望，自然甚好。却不知英琼先前蒙召，传授定珠，得了佛家至宝护身，可以通行无虑，如何比得上。

英琼说完，正要通诚向前行礼。众中癩姑表面随和滑稽，人却侠肠刚直。又久在屠龙师太门下，颇悉佛、道两门奥妙。事前又听屠龙师太和眇姑暗中详示两洞微妙，以及通行之法，预有师承，成竹在胸。比诸葛警我等为首四人，功力或有未逮，专说这左右二洞的玄机精微，却更明白得多。因和英琼私交至厚，当时见众谦退，多半意在观望，却令英琼这样道浅年幼的人当先，去试头阵。虽说想下山行道的人，谁都必须经此一关，英琼名列三英，料必早有预定。但是下山的人，师长并未明说，到底难知。众人任她上前，未免有点自私，心中不服。忙抢过去说道：“师尊既未禁人同行，我也想早到前殿，奉陪师妹同行如何？”英琼日前已听她暗中泄机，知她法力高深。传授定珠时，父亲又曾告诫说：“此洞门要关，便修道多年的人，也未必容易过去。你虽得天独厚，到时务要紧记适才朱师伯的教训，不可疏忽，以免自误。”再见先行四人，说得那么难法。平生好强自恃的人，这时福至心灵，虽然抢前，却比谁都要谨畏。本来就有戒心，一听癩姑自愿作伴同行，料定知己交厚，有心相助，自是欣慰。二人随同参拜，起身入洞。

英琼因自己经历太浅，格外谨慎，老早打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主

意。尽管近来修为勤奋，功力精进，毫不似前轻率自恃。一入洞门，便将佛家至宝定珠放出。癩姑不知她能用此宝，本意随同护持，就已所知，分任艰难，竭尽智力，代为抵御。不料反而得了她的扶助，到了紧要关头，免却了许多繁难魔扰，无须再坚忍毅力，拼受苦痛。先见英琼才一进洞，便伸手来拉，还当她临场胆小害怕。方想：“真糟！平日看她学道虽然年浅，功力尚是不凡，日前并还再三指点，告以机宜，怎上来便如此胆怯？”此念一动，魔头便自袭来，幸有英琼，能以法力道心和魔头硬对，又是洞口，未到玄关要地。

于是赶紧运用玄功和师传法力，准备防护。猛瞥见英琼手掐佛家大金刚降魔诀，脸色甚是庄严，一点不显慌张畏缩之状，方料有什作为。随见十八团慧光，宝相明辉，朗若日星，飞向空中，成一大圈，静静地环绕在二人头上。才知早有准备，不禁大为喜慰。癩姑毕竟喜事，一见有佛家至宝护身，英琼得了高明指教，智珠内莹，决无他虞，有恃无恐，便想藉这火宅严关，一试自己定力和法力高下，竟傍着英琼向魔头挑战，故意触动沿途禁制埋伏，往前走。

## 第二二回

巽语度金针 大道同修 功参内外  
乾焰生火宅 玄关一渡 业判仙凡

癩姑这么一来，洞外诸人看去，光景又与前三次迥不相同。先见英琼、癩姑和诸葛警我一样，拜罢起身，也不用飞剑法宝，照直走进，好生惊讶。和二人交好的人本多，十九俱觉二人过于好胜。癩姑修道年久，尚还可说；英琼入门才得几时，如何敢以上乘功力犯此大险？个个代她悬心。另有几个气量稍浅的，见英琼得天独厚，师长格外钟爱，期以远大；本身福缘更深，到处奇遇，所获尤多。论起经历来，却比谁都浅。英琼对人，又极坦白至诚，全无城府。同门相处，虽不骄傲自矜，却是好胜贪功，闻命即行，当仁不让，从不以虚礼谦让。彼此之间，虽无嫌怨，相形之下，未免自觉减色，心中不快。

见这次又是她头一个自告奋勇，并还这等走法，虽还未有幸灾乐祸之念，却也断定非遭大挫，或受险难不可。彼等方笑她不知自量，向同立诸人私议，忽见二人进才数步，忽从英琼身畔飞起一环十八团明光，晶辉朗耀，缓缓前移。比起八姑雪魂珠一团棗棗大的银光，寒辉四射，莹莹欲流，转觉宝相庄严，此胜于彼。同时二人身影全都不见。光环进不丈许，洞中忽然祥光乱闪，花雨缤纷，不时又闻水火风雷之声隐隐传出，俱为前所未有的景象。那烟光花雨尽管千变万化，幻灭不休，异相杂呈，而光环依旧朗耀，前行直若无事。

众人大出意外。有的惊喜欣慰，齐夸：“李师妹果自不凡，不枉师长期爱；癩姑功力深厚，也高出侪辈。否则以四位师兄师姊所说，二人同行一样艰难，一有不济，功力稍差，同行者转为所累，哪能有此境地？”有那关心太过，尚不明就里的，如申若兰、裘芷仙、朱文等，便向先进四人询问：“眼

前所见，是否佳兆？”诸葛警我笑答：“以我所见，李师妹不特持有佛门至宝护身，便自身定力智慧，也勉强过得去。癫师妹功力自比她还高。照说早该通过，必是想藉此试验自身功力，故意犯险，触动洞中禁制埋伏，所以走得如此迟缓。此事发动，必非李师妹本心，但也胆大一些。洞中布置，具有玄门无上威力。日前来此赴会的海内外各仙宾，俱是修炼多年，功力颇深的有道之士，如由此洞通行，也难全数通过。她俩能够避免抵御，或以定力坚忍，受点苦难，勉强过去，已是难得，如何故意与它相斗？这前半禁制，尚是有相之法。那出口火宅玄关，乃最紧要的所在，神妙精微，至于不可思议，如何勉强得来？即有佛门至宝，也只护住心身元灵，不为俗焰所伤而已。除非改变初念，省悟前非，使心神莹澈，反照空灵，一念不生，始能照旧通行；否则休想脱身。”说时洞中忽然涌起一座火焰莲台，焰花蜂拥，如潮而起，晃眼便将光环遮没，跟着一起隐去，全洞立成漆黑。众人不知吉凶，多半悬念关切，正向诸葛警我探询。秦紫玲听见乃妹寒萼正朝身侧新见不久、即行投契的同门师姊万珍、李文衍等笑说英琼、癫姑狂妄，不知自量。并说：“洞中从未黑过，照此情景，必已陷入火宅玄关无疑。自身功力不高，好容易得父、师之助，赐以防身之宝，已能取巧通行，得了便宜，何苦还要卖乖？这都是年幼无知，器小易盈之过。如若因此失挫，师尊立法之初，决难偏袒，去往右元洞壁穴中苦熬不说，这头次不得下山，岂不弱了三英二云的美名？”紫玲见她与万珍说时，都面带笑容，李文衍却一言不发，状如未闻，意似不满二人之言。暗忖：“妹子器量偏狭，总以为师尊和长幼同门过于爱重英琼，心中不服。”

即此妒忌之念，已非修道人的襟怀，况又幸人灾祸！那万珍枉在白云大师门下修炼多年，也是偏激善忌一流，寒萼偏和她一见投契，顿成莫逆。每一谈到英琼，都认她后来居上，心中不服。即以今日之事而言，少时自己也一样要走过去，不早谨慎准备，却存隔岸观火之思。照此行为，不特将来成就有限，弄巧身败名裂，均不可知。好好一个司徒平，却受了妹子的累，感恩戴德，死生以之，异日难免同膺大劫，真可慨惜！”想到这里，忍不住朝寒萼怒视了一眼。寒萼自在紫玲谷遭难以来，看出乃姊手足情重，心实无他，已经愧悔，早非昔日放纵。心虽不服英琼，也缘万珍议论英琼狂妄无知而起，并非真个愿她遇险挫败，只是顺口对答，无心之谈。见乃姊瞪她，才想起所有同门俱都在场，虽是悄声私议，未必全被人听去，但这类话到底不应出口，方悔失言，脸上一红。遥见洞中一片祥光闪过，又恢复原来无人进洞时光景。随听诸葛警我在前面高声喜道：“她二人见机真快，才一受挫，便已省悟。此时业已大功告成，到前殿拜见师尊去了。还有何人前往，请过来吧。”

廉红药和英琼，先前一同前殿受教，已闻得机宜，只为新进，不敢居先。英琼开了个头，正合心意，忙答：“小妹也欲往见姜师，可否先行？”诸葛警我笑答：“此事无分长幼，先后一样，不论人数多少。除却结伴同行，须要功力相等，心志如一，始能收那互相扶助之功。人不宜多，哪怕所有在场同门一齐入内，也是各有各的景象，祸福全殊，决不混淆。不过通行在后的人，多少可以得到一点观摩借鉴；那功力不逮的，也可知难而退，不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少受一场险难罢了。”众人有的仍是慎重，不欲先行。有的想英琼、癫姑通行容易，系得佛门至宝相助，想再等两三拨过去，有无阻碍，再定行止。有的事前闻说火宅严关厉害，一通不过，便无幸理。左元十

三限看似繁难，至多遇阻，错迷洞中片时，一经救出，便可无事。不似右元火宅，有走火入魔之险，元神耗损，事后还须苦炼多日，受上许多活罪，才能恢复，一个不巧，身成僵朽，不能行动，苦孽更大。各怀戒心，意欲看过左元十三限，再打主意。另有几个预定请行的男弟子，未及开口，因红药已经先说，不愿与女同门并进，只得暂候，闻言俱未答话。只女神婴易静，两世修为，功力深厚，久得师门真传。今入峨眉，又蒙师长看重，妙一夫人一见便授以心法，深知火宅严关奥妙。先见英琼请命通行，虽知三英、二云乃峨眉之秀，必早预定在首批下山之列，但至交关切，终是担心。方欲随往，因癞姑已先开口，此事不宜人多，有癞姑同行护持，当可熬闯过去，便未上前。及见佛家慧光飞起，不特英琼决可平安通过，连癞姑锐身友难，也反倒阴受其福，颇代二人欣慰。继见红药请命将行，易静自从七矮大闹紫云宫，和红药订交，便与交好，暗忖：“在场诸人，只她身世最为可怜，人又那等谦和可爱。她和英琼，一个天真至性，一个温柔纯挚，人又美秀如仙，都是极上等的人品。论起根骨，却比英琼不如。休看她从小出家，在嫫姆门下长大，道心毅力许未必能有英琼那样灵慧坚忍，不似英琼得有至宝护身，此行艰难何止十倍。我反正是要过去，何不结伴同行，助她度此难关，也不枉相交一场。”心念一动，忙赶过去说道：“我和红妹结个伴吧。”红药虽得姜雪君的指教，并授以防身之宝，因是凭着法力硬闯，素日谨慎，心终不敢十分拿稳。及见易静来与作伴，自是心喜，忙即谢了。

易静平素虽然性傲好胜，毕竟累世修为，见闻广博，遇到这种紧要关头，却是深知利害轻重。未曾入洞，先将红药唤住，说道：“通行火宅玄关，心灵实为主宰，否则虽凭法宝护身，得知洞中玄妙，能为趋避，依然不免苦难，甚或遇险失陷，俱不一定。以我二人用上乘功力通行，自不可能，还是拼受一点磨折，将红妹的飞剑法宝，连同愚姊师传七宝，联合一体，先将身子护住，然后守定心神，往前闯过。到了玄关重地，一任何等身受，不去睬它，全以毅力应付。由我主持进退，你只澄神定虑，藏身宝光之中，和往日入定一般，连我一起忘却，不为幻象摇惑，便无害了。”红药当着众人，不便说出早在前殿领会机宜。知她好意，借着谢教，答道：“前听雪师指点，也与易师姊所说一样。今承教益，又蒙携带同行，当可托庇无忧了。”易静何等机警，知道红药虽在嫫姆门下，因是性情谦退，自知末学后进，对于姜雪君，也尊以师礼，称以雪师，不敢齿于雁序。日前师尊特命她和英琼进见，归来说起雪君在座，英琼既能运用定珠，红药谅必也得了雪君传授，立即省悟，便不再深说。笑答：“红妹如已知悉此中机宜，自然更好，我们就走吧。”说罢，二人一同拜祷起立，各人先将飞剑法宝放出，连化成一个霞光万道的光幢，将身笼罩在内，往洞中飞去。只见光幢飞行甚疾，所到之处，烟云弥漫，光焰四起，变幻不休。晃眼飞到出口左近，火焰莲台又复涌出。这次与前不同，只现得一现，便有祥光一闪，光幢、莲台同时不见，洞中又复原状。

诸葛警我、岳雯同声喜道：“适才李师妹等妄将火宅乾焰引发，却被易、廉二位学了乖去，稍受磨折，便过去了。”金蝉在旁，问道：“莲台出现，只眨眼的工夫，怎的还说易、廉二位受挫？”郑八姑笑道：“右元火宅神妙非常，一切相由心生，石火电光，瞬息之间，便可现出百年身世，比起邯郸、黄粱梦境经历还长得多。我们旁观者清，只见眨眼之事；如问幻境中人，正不知有多少喜乐悲欢，苦难磨折，够他受呢！”金蝉随拉石生道：“原来如此。

我们也走走去。”诸葛警我方嘱小心，易鼎、易震和南海双童甄良、甄兑，也同声应和。男弟子中严人英、石奇、徐祥鹤、庄易，女弟子中的朱文、周轻云、凌云凤、余英男、申若兰等人，俱在英琼过去以后，便欲起身，见六个小师弟纷纷争先，人数已多，不便再说，只得退下。诸葛警我便问金蝉等六人，是否各走各的？金蝉答说：“我们分开力弱，已经说好一起。”灵云插口道：“蝉弟胡说！此行关系非小，岂可视同儿戏？两人结伴已非容易，你和石生尚还勉强，如何强拉别位？万一误人误己，如何是好？”金蝉道：“姊姊你不要管，我们本还不止六人，因商风子舍不得周云从师弟，情愿与他一同进退，还少了一个呢。玄关厉害，我们已经知道底细，包你没事。”灵云道：“万无此理。”诸葛警我、岳雯也说金、石二人年纪虽轻，如论道心坚定，智慧空灵，却不在别人以下，本身决过得去，并还无什阻碍。如若同了多人，到了紧要关头，心志不一，实难保全两不误，仍以分开为是。石生笑道：“大师兄不说多少人均可同时通行吗？我们不过交情太深，意欲成败与共罢了。既恐两误，那我们分作两人一队，只作同路，各不相干。倘能一同通过，岂不也好？”

于是，六人分作三起。诸葛警我重又告诫：“你们六人，或凭根骨，或凭功候，俱非不能通过。但是各人基稟功力，不能相等，如何强使一路？”六人俱都含笑唯诺。灵云见状生疑，再三叮嘱，欲令先后继进，不要一路。旁立诸同门也多劝说。六人坚持不允，答说：“既是各走各，我们只想一同走出，有何不可？”易氏弟兄更说：“师姊如不放心，可令蝉、石弟分开，他一人单作一起好了。同进同出，却是议定，不能更改。”灵云不便再说，只得听之。六人随同向洞参拜，假意两人一起，并肩分行，以示区别。

灵云等四人见金、石二人跪地行礼时，口中喃喃，似在祝祷，状甚诚敬，若有所求。另外两起弟兄，却只行礼，各把目光瞟住金、石二人，似颇专注。灵云心又生疑，正在观察，金、石二人已先起立，其余四人也相随起立。金、石二人双双将手一扬，六人同时各驾遁光，做三起往洞中飞去。方幸不会违言，哪知六人遁光飞抵洞口，好似早有默契，依然一起往前飞去。

灵云大惊，心正愁虑。诸葛警我先颇不知金、石二人和英琼一样，先是有恃无恐，后颇担心。及见六人遁光会合之后，飞行忽缓，洞中也不现险兆，分明智珠在握，早有成算。猛想起众人都在劝阻，只八姑一人微笑不语，必有缘故。心方一动，忽听八姑对灵云道：“灵妹，无须忧疑。休说令弟和石师弟根骨至厚，为本门最有缘福之人，便同行四弟兄，哪个不是福星照命，喜透华盖，岂是失陷之象？他们年轻好友，志同道合，誓共安危，心意又复纯一，就是人多也无妨害。何况二位师弟自开府客去之后，身旁隐蕴精光，我每自远处留心察看，时见宝气笼罩全身。前日又把玉清道友约往一旁密谈，归来喜容满脸。跟着，易氏兄弟去向易师妹求教如何可以通行左右二洞，易师妹又曾说：‘你有好友不去求助，放下现钟，却来铸铜。我一人带不得两个，再说又是自家侄儿。’

就听师尊说过，此次下山，全凭各人缘福。如有通融，纵不见怪，也为外人所笑。你二人寻我有什用处？’二人忙去寻找石师弟，正值令弟和甄氏兄弟也寻石生，一同遇上。

我正在仙籁顶调鹤，遥见六人在飞虹桥上聚谈了一会，俱都兴高采烈，欢喜非常。复又分人去寻商师弟，却是先喜后忧，扫兴而回。证以今日令弟所说之言，恰与相合。分明成竹在胸，不知从何处得来异宝，又受了高明指

教，才会如此。否则他们虽有童心，也都具有慧根，得过本门传授，哪能不知利害轻重，以身试险，误人还要误己呢？”

灵云正要答话，岳雯笑道：“齐师妹不必忧疑，他们六人决可成功无疑了。”灵云等忙往洞内一看，只见最前面烟光滚滚，一只白虎周身俱放毫光，口喷银花，宛如箭雨。

六人的遁光便附在虎身上面，头上更有一片三角形的金光，每面各有千百层祥霞，反卷而下，恰似一匹蛟绡将遁光罩住，冉冉而没，随灭随生，珠帘灵雨，毫不休歇。所过之处，洞中烟光霞彩，前拥后逐，其势甚盛，与前几人不同，拦阻不住，这时业已过了中段。灵云本不知灵峤二仙女赐宝之事，见状知八姑料中，心虽宽了一半，到底关心太甚，惟恐多厉害神妙的法宝护身，到此火宅玄关一样闯不过去。六人不是年轻道浅，便是以前所学并非玄门正宗，前半仗有异宝护身，侥幸无阻；到了出口将近，火宅乾焰一起，便难闯过；再如心志有一不纯，便累全局。方在优喜交集，诸葛警我笑对众人道：“这才叫凭着法宝之力硬闯呢。他六人的法宝以前我俱见过。如是会后所得，金、石二弟自一开府便置身高云，分司钟、磬，直到送走群仙，方始下来。后又和我们在一处欢宴，并未进殿，似无机缘授受。如说是易、甄兄弟必有之物，看适才情景，又是金、石二弟为主体，分明不像。左右两洞禁制威力之大，连适才英琼师妹以佛门之宝护身飞渡，更有癡姑功力高强之人同行，也无如此容易；易、廉二位半仗法宝，半仗深知微妙，巧于趋避，更不足比。本来通行火宅的人，法力越高、法宝越神妙的，阻力越大。适才慧光以静制动，前半段虽未见什极大阻力，哪似他们六人这等动静相因，游行自在？你看烟光四起，云霞如潮，变幻明灭，前阻后涌，我们外看只是美观悦目，洞中身经的人，却是处处险阻，厉害非常。他们竟能行所无事，始终一般快慢往前行进，有如身拥千万宝炬，行于大雾之中，一任雾露纵横，全无阻滞。此宝得自何方？竟有如此威力，岂非奇绝！众位小弟兄尚有如此遇合，吾道大昌，真可计日而待。”

灵云见诸葛警我也如此说法，刚放下心去，洞中火焰莲台忽现。遁光到此，更不再进，在莲焰之上停有半刻，那景象也与前次不同。先是万朵焰花腾腾直上，势甚强烈，可是遁光也愈发鲜明，以后莲焰渐弱，倏地祥光一闪，遁光、莲焰全都隐去，洞中又复原状。请葛、岳、郑三人齐称：“难得！想不到小师弟们竟能众心如一，道力也如此坚定。他们和癡姑一样，到了紧要关头，甘冒危难以试道力，胆勇已是过人。最难的是修为年浅，法力不如远甚，偏能在火宅玄关乾焰包围之中，战胜诸般欲魔，安然入定，清净空灵，一丝不为魔扰。尤妙在易、甄四弟，也能始终影从如一，不受一毫摇动。照此情形，便无至宝护身，依然也能通过。此宝素来不经闻见，定是天府秘珍，由外方前辈真仙暗中传授无疑的了。”金蝉等六人有的年力较浅，有的入门未久，加以童心未退，言动天真。在众同门中，只有有限几人资禀法力俱都不济，自愧弗如，余者多半视若幼童小弟，尽管期爱甚殷，并不敬服。见他们竟安然通过，又是六人同行，好些人都把事看容易，以为视此六人尚且能行，何况于我。六人虽说持有至宝，但那火宅玄关，任何至宝到彼，也要失去若干效用，既能勉强仗以通过，也必受些苦痛险阻。这六人怎会毫无阻拦，并且还以身试险，在火宅乾焰之上入定，以试道力，而竟无害？彼我相较，不禁心雄胆壮起来。除朱文和周轻云、庄易和严人英、余英男和申若兰三对，连同黄玄极、徐祥鹅、悟修、石奇、凌云凤等十一人是早已预定通行外，尚有

男弟子中的邱林、施林、尉迟火、周云从、商风子，女弟子中的郁芳蘅、李文衍、万珍、余莹姑、吴玫、崔绮、向芳淑等十二人，也因之奋起，俱欲前往。

诸葛警我见这些同门中有几个人决难通得过去，师长已有前命，不便明劝。便对众人道：“大约明日便须随各位师尊前辈赶往铜榔岛，为乙师伯和天痴上人两家解和，时光有限，这样早就完事，自然是好。不过通行此洞，实比左洞艰难，而且有险。休看先行诸人，通行此洞仿佛容易，实则过去的人各有各的机缘，遇合既巧，仙福尤厚。能得通行无阻，一半实由幸致，真论本身功力，多未必够。就是这样，各人多少也必有一些险遇。我们不要只见他们一会便自过去，却没看出他们所受的苦难经历，以为容易，实是大错。师恩深厚，必在暗中垂佑，去的人虽不致过分失足陨身，遭那应有凶危，但一有疏忽，关系成败与修为迟速，却非小可。诸位师弟师妹，去只管去，第一，不可以前人作比，心生侥幸，看得太易；第二，此事全仗自己功力和道心坚定，到了紧要关头，谁也助你们不得。人多同行无妨，一进洞务要分开；前行六人只是偶然，千万不可仿效。

真正功候相等，志同道合，各有奇珍至宝，意欲互相为用，增厚护身之力，未始不可。

但也只能限于两人，多则心念难一，反易受累。最好的神智空灵，物我两忘，和平日修炼入定一样。如若道浅魔高，妄念一起，苦难立生，禁受不住。便以毅力坚忍，强自熬炼，虽落下乘，也能过去。如若信心毅力稍逊，索性舍此就彼，去往左元十三限，能通过去，一样下山；不能，也不致受此一劫之苦。”

众人有的功力较深，心坚志勇，虽不后退，却知所说实情，用意良厚，闻言益自谨慎。有的心稍畏怯，只因性情好胜，已告奋勇，耻于落后。心想：“既蒙师恩收录，自问平日无过，如有凶危，当不坐视。索性拼受诸般苦难，一切听天由命，管甚么成败利钝？”既拼以身殉道，心神转而安泰。内中只有几个稍存私心，见为首四人自初上来便即脱难，尤其这位大师兄，谆谆告诫，不嫌词费，说得那等艰危，而结局全部无事。而过去的人，多半后学新进，论起修为年力，决非己比。自信太深，闻言毫未动念，以为意有所指，不是对己而发，或者以为只是照例文章。成见横梗胸中，依然不以为意。齐声谢诺之后，便各立定，礼祝告行，相次同往洞中飞去。众人虽然功力心志高下不一，但都知道，效法诸葛警我那等上乘功力走法，一则太难，二则变生仓促，难以抵御，都是御剑飞行，另有法宝护身。数十道金红青白光华，或单或双，蜂拥飞入。洞原不大，共只十余丈深广，而众人所用法宝飞剑俱非常物，如在别处，任何一人的剑光，也足满耀全洞有余，何况人数这么多。起初英琼以次三起人进去，剑光法宝看去仍似往日，洞也不见加大，却似前途遥远，多半俱觉奇怪。以前不论人数多寡，只是一拨进去，还不怎显。这时人数既多，又分成了二十来拨，一飞进去，洞中立呈奇景。仍只一个和前同样大小的洞，可是各人所经之处，景象各殊，绝不一致。仿佛数十道光华，正飞行于海阔天空之境，上下四外漫无涯际。深沉沉，烟云弥漫，光霞回旋，变灭无穷。除却入口仍是那么高大外，洞中竟不知有多深多远多大。明明数十道光华在洞中飞驶，只原定结伴的几对不曾分开，二十来拨彼此各不相顾，所现景象却是层次井然，有快有漫。各人所经之处，烟光明灭，异态殊形，也各不同。乍看，洞光霞彩乱闪，灿烂无俦。定睛细视，无不历历分明。众



人见师长法力无边，神妙至于如此，纷纷惊赞不置。

郑八姑、齐灵云、秦紫玲等，因和余英男、申若兰、朱文、周轻云等久共患难，情分更深，自较别的同门更为关切。自从四人入洞，一直留意观察。见众人入洞，本是郁芳蘅、李文衍、万珍三人雁行当先，黄玄极、徐祥鹅、庄易、严人英、悟修、尉迟火等次之，朱、周、余、申四人又次。郁、李、万等三人本在白云大师门下年久，修炼功深，法力、飞剑、法宝也都出色，都是各走各，并未结伴。内中万珍所用护身法宝更是神奇，遁光之外，另有金红白三色奇光，交织如梭，环绕全身，通没一丝空隙。每遇烟云阻路，前头便有金花爆散，化为万点金星，冲荡烟云而进。入洞才一晃眼，便越出众人之前，可是所遇阻力也独多。郁、李二人以次，俱是时难时易，时快时缓。朱、周、余、申四人，却与金蝉等六人一样，始终如一，平平稳稳。一拨是用天遁镜和青索剑，一拨是用南明离火剑和申若兰师传异宝碧云绡，连同近炼的一口飞剑，护身前进。每遇烟光突起，总是一闪而过，最为平顺。不多一会，朱、周二人在前，余、申二人次之，严、黄、庄、徐四人紧随在后，相继越向万珍之前。下余十多拨，时前时后，郁、李、万三人反渐渐落到中间。又隔一会，朱、周等四起人飞到火宅玄关出口重地。朱、周二入略微停顿，首先通过。八姑，灵云、紫玲好生欣慰。余、申二人继至，严、庄、黄、徐四人也尾随赶到，竟比朱、周二入过得还快，莲台火焰只一涌起，便现祥光，差不多和朱、周二入一同飞出。余、申二人却被滞留在莲焰之上，遁光由明转暗。知己遇险，被困火宅，正代愁急，爰莫能助。铁沙弥悟修、黑孩儿尉迟火、石奇、向芳淑、凌云凤男女五人五起，相次随后赶来。余、申二人遁光倏又由暗而明，祥光一闪，二人不见。这后来五人，只凌云凤境似最险，也没多延时候，随后祥光接连几闪，相继隐去。跟着，郁芳蘅、李文衍差不多同时赶到，也差不多同时出险，滞留时刻，仅比余、申二人稍短。二人才过，万珍也到，刚达莲台，便即滞住，遁光立暗。万珍似是被困发急，强欲挣脱，通身金花乱爆，纷飞如雨，可是无甚力量，与初进时大不相同，也不闻雷声。诸葛警我方喊：“不好！”猛瞥见一片金霞，自莲台前出口一面电掣飞来，只一卷，便把万珍裹起，往入口电驶飞来，晃眼到了众人面前，一闪不见。低头一看，正是万珍，盘膝坐地，人已昏迷如死。众人知在洞中遇险，忙围上来要救时，八姑已将雪魂珠放出，向万珍全身滚转。灵云又把身带灵丹，塞了一粒到她口内。万珍原在洞中失陷，为魔头所侵，备受苦难，丧失神智，吃八姑雪魂珠光一照，立即醒转。见了眼前境况，觉得全身酸痛欲裂。

她先虽心骄自恃，看不起一干未学新进，终是内行，料知身已惨败，不能下山还在其次，匆促之间，更不知损伤了多少功行元气，所持两件异宝也在洞中失去，又见前后多人入洞，无一失陷，独自己落到这等结局，不禁又急又悔，又愧又惜。略一回想，便吞声饮泣起来。

诸葛警我知她心意，忙劝慰道：“万师妹功力和护身之宝，本非不能通行，必是有了好胜之心，稍微自恃，致有此失。照理火宅入定，妄念一生，魔头立即侵入，受害决不止此。适见灵光一暗，乾焰正要焚身之际，忽有一道金霞由出口飞入，晃眼便将师妹送回。必是师恩深厚，念在师妹多年修为不易，一时无心之失，特赐矜全。我们的功力本不够通行左右两洞，师妹大器晚成，迟却些时下山，正可去至左元洞勤修。所失法宝，必是师长收去，异日下山，自会发还。元气虽不免略有损耗，尚喜并无大伤，复原自易。

师妹应该更加勉励，立志修为，悲苦何益？”万珍闻言，始叹息收泪，黯然不语。众人因见万珍受挫，同门关切，触目惊心，向前劝勉，多未向洞中注视。正谈说间，忽又见两次金霞接连卷到，落地一看，乃是周云从和余莹姑，虽受伤却没万珍的重。说是到了火宅严关，现出莲台，依例上坐入定。心神微一把握不住，魔便袭来，内火外火一齐燃烧，知道不妙。方在祝告各位师长恩怜垂佑：“弟子只为求进心急，意欲早日下山行道，不合躁妄尝试，被困在此。现已省悟，功力不济，愿往左元洞勤修，等候二次下山行道，乞赐矜全。”倏地心神微一昏迷，身内外也不再烧热，便已出洞。二人景象大同小异，均无甚损耗，只精神略倦，和未入洞前差不多。

众人话刚问完，忽见一道剑光越过崖顶飞到。方觉奇怪，落地现出商风子，见了周云从，便赶过去，嘻笑道：“大哥果没受伤。掌教师尊已经答应我，陪你一同修炼了。”众人一问，原来商、周二入入门日浅，自知功力太差，左右两洞本来不敢问津。只为日前二人屡听同门言说，两洞虽有无边神妙，第一只要道力坚定，毅力强固，能够忍苦熬受，便可过去，并不在乎法力如何。师恩深厚，已蒙收录，决无坐视门人陷落之理。此关一过，非但下山行道，任意所为，并且成就也快。如往左元洞修炼，不知要受多少年苦楚，才得出头。二人一个好强心高，一个思念九房父母，心想：“如得下山，岂不可以就便归省？”心虽活动，仍是胆小未决。正赶金、石二人俱喜商风子天真朴厚，又想结成七矮之数，拿他去抵女神婴易静的空，日后下山，创立一番功业，仗有灵峤仙人所赐仙府至宝，约他同行。商风子却一心感念云从对他恩义，情胜骨肉，死生成败俱要一处，答说：“师兄们照顾风子，自然喜欢，但必须连周大哥一齐携带，否则风子问心不过，宁在此受罪，不能前往。”金、石二人笑说：“你休看事容易，以为我有至宝随身，甚么人都可以同行。照玉清大师和各位师兄说，去的人必须心情纯厚，有至性毅力，坚忍不拔，还得上好根骨，才可通行。就你愿往，也须和我六人一样，背地试过，才敢答应呢，因你的根骨心性都是上等，可以一试。否则你就想同我们一起，也不能允，何况自来寻你。人数一多，到时只要一人把持不牢，全受其累。当是甚么人都可做一路的么？周师弟根骨可不如你，加以出身富贵之家，上有父母，下有妻子。如今忘情，人不足取；不忘情，便是学道阻碍。到了紧要关头，魔头一侵，易起杂念，如何能行？”

风子苦求不允，但为六人之言所动，觉着自己和云从别的不行，道心却极坚定，只要预先把心拿稳，任受苦难，不去理它，自能挨过，二人背后便商量起来。云从自信向道坚诚，不是无望；可是金、石二人说风子十九可以通行，便不愿为己累他。最后议定到时见机而作。本定通行左元十三限，免有危难，不成无害。及见众人相继通过，虽说得顶凶，却一个出事的也没有，以为右元火宅似难实易，不由生了希冀之心。依了风子，还欲结伴同行。云从终是有点内怯，惟恐牵累，力说：“我们不比人家各有至宝，可以互助，还是各走各好。”初意心志坚诚，总可有望，哪知结局仍是一成一败。风子通行过去，便有一幢彩云接住，飞往前殿。见掌教以次，连同各位仙宾俱在座上。先过去的诸同门，随侍在侧；也有刚通过去，正在拜命承教的。连忙跪倒谢恩。妙一真人便告以云从洞中遇阻，已经开恩送回，往左元修炼了。风子先还盼望云从随后通过，闻言大惊，立即跪下苦求师长，许他留山修炼，异日和云从一同进止。妙一真人朝玄真子相互一笑，便行允诺，只令好好勉力虔修，以期晚成大器，随即指点去途。风子回来时看见众同门十有八九通

行过去，最后一片金霞拥了凌云凤飞到，看到神情十分疲敝，落地便被杨瑾接住，似已受伤，不料也脱险通过。因师长命即起行，未知底细。诸葛警我却知道云凤也是洞中遇险，必是芬陀大师师徒一力维护，请师长格外加恩，径由前洞救出，使列入下山诸弟子之列。此事破例，想必尚有后命，决无如此容易。略一寻思，便问还有何人愿行。众人见接连好几个人遇险，尤其万珍那样法力高强，更有异宝随身的人，反而受害最烈，而道力浅的，倒轻得多，看来谁也不能定准。又听万、余等退回的人说起洞中所经奇险，俱各把侥幸之心收起，望而却步，思欲改图，不再敢冒失请行了。秦寒萼平日信服万珍，本定结伴同往，吃紫玲强行止住，令其稍缓，看这一拨如何，再定行止，心还不服。及见万珍如此终场，好生警惕欣幸。

当下众人俱觉还是左元通行比较平稳，正要请求，诸葛警我等四人早已领有师命，笑问紫玲姊妹道：“二位师妹和司徒师弟，怎不由此过去？”紫玲谦谢功力太浅，恐有失堕，不敢冒昧涉险。八姑笑道：“玲妹道心最是坚定，左右均可通行无阻，自不必说。

司徒师弟也还可以闯过，愚姊直言，幸勿见怪，寒妹为人情厚，除非留山修道，如走右元火宅，虽然涉险，或者还能闯过；如走左元十三限，决过不去。休看那里结局无什凶危，少时能从容通行的人，恐没几个呢。以我愚见，最好用弥尘幡和伯母那粒宝珠，连同师传飞剑，护身入洞。到了里面，不可急进，恭谨向师尊求恩，请准你三人即日通行，随众同门下山，内外功行同时修积，一念虔诚，必能感动师恩，通行过去。司徒师弟另做一起，也是如此。这头次下山，功力多不甚够，师恩宽厚，稍具定力，即可通行，此行十九有望。三位以为如何？”这话如换别人在先前说，寒萼决不爱听。一则八姑平日对人谦和诚恳，素所敬服；二则又当万珍失险之后，不敢再涉狂妄。谢教之后，转问紫玲如何，紫玲和司徒平最是谨慎，虽是信服八姑，心仍踌躇。嗣见诸葛警我也是这等说法，料无差失。忙即各谢教益，依言行事。杨鲤、孙南、吴文琪、赵燕儿本是委决不下，听出八姑话里有因，再一算计，只是资禀好的新同门全都过去，师父分明借此一试，以坚各人向道之心，为传授本门心法的基础。不由省悟心活，相继口称愿往。诸葛警我自无话说。七人分别同行，结果只赵燕儿一人送了回来。司徒平首先通过。紫玲几受寒萼所累，同陷乾焰，幸仗通诚虔求，妙一真人本是默许，不过借此示儆，一到危急之时，便行法接了出去。余人也都通过。不提。

下余林寒等原有诸弟子外，连同本门诸长老以前所收门人和开府时仙宾引进的新收门人，尚有四十余人。见此情形，只有一两人是上来便打定主意，去闯那左元十三限，以验自身功力深浅。余者多贪左元难而无险，决计改图。诸葛警我等四人问明意向，便即率领着往左元洞走去。以四人的功力道心，通行左元，更较火宅为易。到后略一商量，便联袂起身，到了洞中，各行其道，不多一会，便已回转。众人一问经历，虽无火宅之险，但关口太多，过时繁难已极，所经景象，因是心境不同，各有难易，欲关六限易通行，情关七限比较难过，尤以喜怒两限为最。左元不比火宅，法宝无功，全凭各人道力战胜，也无所借助于人。结伴同行，更多弊害，诸葛警我等四人向众人说道：“此洞情形，已向诸位同门说过。凶险虽无，其艰难困苦，实比右元火宅尤甚。严关又多，层层相因，纷纷叠至。哪怕走到末一关，稍失疏虞，前功尽弃，立时昏倒在內。固然事后无害，等到异日二次通行，却要平添许多阻力。再者，每经一关，除非真到功候，可以行所无事，否则那罪也不好

受。尤其是有一遇阻，幸而勉强挨过，底下便一关难似一关。

再想十三限一齐通行，十九无望。到时，除却受尽苦难，心神昏昧，支持不住，晕倒洞中，为师尊开恩，送回原地，中途肯定退不回来。诸位同门，如自觉无此功力，还不如知难而退，俟诸异日，既免白受了场苦难，将来通行也较容易。至于能去的人，反正到了里面是各顾各，各有各的经历，就看见同行伴侣，也是幻境，并非真人。入洞人数，多少无关。现可分成四批进去，每次十人以内。有愿往者，请即向前。进时只有身剑能够合一的人，可将本身飞剑放出，使心神有所专注，还可稍微受益。别的法宝，都没用处。”

当有林寒、陆蓉波、周淳、许钺、赵心源、戴湘因、云紫绡七人上前行礼通诚，祝告起身。那左元洞与右元火宅不同，当人进去时，洞口金霞一闪，人便不见。由外观内，只是暗沉沉，一片浅红淡黄的烟雾，别的什么都看不出。晃眼工夫，许钺先被金光卷出，人已昏迷。解救刚醒，跟着戴湘因、云紫绡、周淳相继卷出。一问经历，都是过到第七八关上，遇阻昏迷。许钺更是连头一关都未通过。诸葛警我知道林、陆、赵三人已经通过，便令二批起身。当有虞舜农、木鸡、林秋水、黄人瑜、黄人龙、李镇川、连同醉道人门下松、鹤二童，共是八人。结果只通过了木鸡和林秋水二人，余者都被金霞卷出。见这等难法，又听回来的人说起洞中幻象厉害，虽只片刻之间，身历者无异经过多少岁月，诸般困厄，万难禁受，端的难极。如无把握，最好留山修炼，循序晚成，免受活罪。像裘芷仙、章南姑和一些道行浅的新进弟子，如姜渭渔、姚素修等，本来打定主意，留山修炼，自不必说。那意存观望，行止未定的十余人，闻言未免心寒气沮，却步不前。等到诸葛警我三次发问，只有六人应声。他们都是和湘江五侠一样，新由赴会仙宾引进入门。以前虽也修道多年，颇有法力，无如过关的诸弟子多是根骨缘福至厚，生有自来，道心坚定，神智空灵，这些新进之士如何能及？所以结局全被金霞先后拥回。

经此一来，余都知难而退，情愿留山修炼，以俟未来，功力未到，不复再作下山之想。

当时除第三辈门人中的金萍、龙力子、赵铁娘、米鼍、刘遇安、米明娘、沙余、米余、袁星、袁化等由齐霞儿率领，在仙籁顶飞云亭上候命，不曾随来。这留山修炼的男女弟子，恰是三十六人，正好为天罡之数。

那由两洞退回的人，自然退居人后，心中悔恨惭愧。经诸葛警我等四人恳切劝慰，也都省悟，各自激励愤发，不再置念。径由四人率领往左元洞外危壁洞穴之中，一一安置。众人因四人先进，已得本门真传，纷纷讨教。四人也以各位师长要往铜榔岛，众人如等传授，还得些日。正在指点答问，齐霞儿忽然飞来，对四人道：“适才白眉老禅师门下小神僧阿童到来，言说天痴上人在白犀潭惨败，退时激怒大方真人，约往铜榔岛见个高下。大方真人立即应诺，答话大是讥嘲，已使天痴上人难堪。又将沿途埋伏发动，如非小神僧奉了师命，暗用佛法化解，几乎全军覆没。因小神僧贪看双方斗法，先在白犀潭观战，赶回埋伏之处稍晚须臾，所以天痴上人仍吃了不少的亏。天痴上人刚过，大方真人便尾随追去，势甚迅速，看那神气，似想迅雷不及掩耳地赶到岛上，好使对方不及施为。家父和诸位前辈尊长，俱说大方真人操之太急，这样更易迫使对方挺而走险。

为防万一，必须早作准备，以俟时至。因四位师兄姊妹都有使命，众弟子均在此时传授道法，指示机宜，各人先在仙府习练，大约再有数日，便随同至铜榔岛。解围之后，便由那里分手，各自在外行道，非有大事或师命

传召，无须回山。如今事机已迫，留山同门可照往日功课修炼，好在师长不久即回，且等铜榔岛归来，再行传授吧。”四人闻言，随向留山众同门举手作别，同由崖顶飞越，往前殿赶去。到后一看，妙一真人升座，正向下山诸弟子训示，分别传授道法。有好些已经领命起立，手持锦囊仙示，随侍左右。

这时刚对徐祥鹅、赵心源、石奇、施林、悟修、尉迟火示完机宜。四人忙即入殿复命。

妙一真人奖励了两句，吩咐起立。随唤女神婴易静、李英琼、癩姑三人上前，说道：“依还岭幻波池洞天福地，内有古时仙女藏珍。久为妖女崔盈艳尸盘踞，再有年余，便可炼还真体，危害人间。自从昆仑派两个不长进的门人前往盗宝失陷以来，多年秘藏逐渐显露。如今知道的人日渐增多。有的觊觎内中宝物；有的妖邪一流更想勾结妖女，把持仙府，朋比为奸。只因洞中禁制重重，埋伏厉害，鉴于昆仑派两人前鉴，暂时还不敢冒昧尝试罢了。但这类人贪妄淫凶，既知有此，决不罢休，日子一久，必要千方百计前往窥伺盗取。这时妖女艳尸困于严关，也正须用外力相助。两下交相为利，一拍即合，气候一成，便难剪除。不过时机未至，早去也无用。兹赐你三人柬帖一封，等到明年年终，前往除去妖邪。以后，即以此洞赐你三人，在内居住，以便日后收徒传道，以光大本门。因为英琼得天独厚，成就较大。易静、癩姑虽是修道年久，而学养未纯，性又偏激，和英琼一样，刚愎好胜，时涉狂妄。为使尔三人稍受磨炼，柬帖所示要言不烦，一切仍须尔等自己打算，合力同心，相机行事。

“妖女本就神通广大，元神又在洞中苦炼多年，玄功幻化，更非昔比。铜榔岛归来，我和各位师伯叔便轻易不再出山，倘有疏失，却是不能往援，千万大意不得。这次下山诸弟子，均有道书一册，共分三章二十七页。除首章所载乃本门口诀心法，彼此相同而外，其余均按着各人资禀功力，传授多半不同。尔等三人功力，此时虽有高低，根骨缘福和将来成就却是一样。为此只赐一部，由易静执掌，互相观摩，一同修炼。如肯加功勤习，到了明年去时，当可不致有什么凶险了。还有南疆红发老祖结仇一事，易静、英琼固然冒失，但他本为邪教，门下徒弟多非善类，形迹本易使人误认。又当尔等追戮妖妇蒲妙妙之际，他那门下突然出头护庇，异言异服，身有邪气，尔等从未见过，又不知道他们的来历渊源，认作妖妇同党，欲加诛戮，并非安心故意，逞强欺人。只不合上阵不问对方来历，失之心粗躁妄而已。至于后来得知底细，仍还动手，本心未始不知铸错，只为势成骑虎，对方法力高强，惟恐被人擒送回山，玷辱师门，甘受师责，一心逃遁，情急还手，在尔等出于不得已，情有可原。在他以堂堂一派宗主，当着众门弟子，为尔等后辈所挫，自是难堪，因此与尔等结下仇恨。在红发老祖初意，虽怀盛怒，并未怪及尔等师长，只想亲自登门告发，使我重责尔等了事。他如这样行事，我为息事宁人，顾全他的颜面，尔等委实也有几分错处，自必稍受责罚，令往登门负荆，双方交谊仍在，岂不是好？也是他末劫将临，本身虽不为恶，终以所习不正，平日又喜纵容恶徒在外横行为恶，罪孽太重。尽管白道友感他旧德，用尽心力暗中维护，欲为保全，使他到日能免度难关，终难挽回数运。他也明知我峨眉派应运昌明，尔众弟子各有自来，便少数功力修为不齐，难免应劫兵解，也都应在若干年后。修道应有的灾难，自是不免，如欲违天，妄肆残杀，如何能够？

“并且上次紫玲谷暗算凌道友，乙、凌二位曾和他说明末劫厉害，不可思

议，必须到时诸人合力同心，还得有外人相助；白道友更屡次劝他结纳正派中人，以备缓急。他不是不知利害所关，本来只要遣一介之使，便可出气的事，竟会受了恶徒蛊惑激将，为此一朝之忿，妄动无明，改了初心。而尔众弟子，也有数人该当应此一劫，难于避免。如今仇怨已成，他信恶徒之言，开府后百日之内，如无人前往负荆请罪，便和本派绝交成仇，以后只要遇上，决不放过。我已算定，此时他信谗已深，即使我命尔等卑礼前往请罪，仍是难解仇恨，不肯甘休。本可不去理他，但此事终是尔等之过，又是后辈，在未与我公然破脸为敌之前，礼须尽到。如若无人谢过，其曲在我，他更振振有词；便是外人，也难免不道我峨眉骄狂自大，纵容门人侮慢尊长。尔等此行实少不得。但此人邪法厉害，门下徒党又无不咬牙切齿，尔等一到，必要百计屈辱，使尔等难堪。稍不容忍，立即群起而攻；乃师也必以极厉害之法术，猛下毒手。以尔等的功力，前次乃侥幸。现乃成心相向，早已罗网密布，如何能敌？去是必去。海外归来，尔等即觅静地，照我道书所传，除心法口诀必须下苦功精习外，再将中篇所载降魔防身之法勤练四十九日。如还未到功候，可再加功勤习，务在第四十九日以前赶到，只要他绝交书使未发，便不误事。去时不必人多，只有英琼、易静二人前往。到后未见红发以前，任受辱骂，务要勉为忍受。等见红发，易静善于言词，可由她一人相机应付。如能忍受，将他说服，安然退回，自是上策，但事实极难，数定难移；如真不能忍受，还手无妨。

“大师伯因灵云、紫玲、轻云三女弟子未返紫云宫以前，尚无传音告急之宝，在东海时，特为尔等炼了百余道告急信火，以防在外行道遇险危难之时，可以报警求救。此宝虽只可用一次，但可传音带话，千里如相晤对，甚是神妙。只有一件短处：不似异日紫云神金所炼传音之宝可以专指一处。携带此宝的人，各有一面法牌，一人有难告急，无论以外的人散在何方，各人身边法牌全受感应，发出告急人的语声。同门之谊，自无坐视，往援与否，颇关利害。此宝少时由大师伯亲自传授，对于此层，务要留意。对于求救的人，自问力所能及，始可前往；如若自知不行，仍以不顾为是。否则去了，转为人多一累，无益有害，大是不可。尔众弟子各有一份，你二人如为所困，不妨如法施为。

另外，我尚派有人领我机宜，前往接应。如若有人受伤，也不可惊慌，去的人自会照我柬帖行事。先机难泄，只要紧记师言，不要躁妄求胜，便可免难。英琼所收米、刘、袁三徒，连同神雕钢羽，可俱带去，听候驱策，随同修积内外功行，不必留此。尔等三人只须留心考查，无须禀请。幻波池所得，分赐众弟子之宝，用法名目均在书中，自去体会。旷世仙缘，务各自爱。”

妙一真人说罢，递与易静一本道书，柬帖却交与癩姑收执。三人闻命感激，敬谨拜谢。真人命起。随令齐灵云、秦紫玲、周轻云三人近前，命先修积外功，等时机到来，再移往紫云宫海底仙府，同修仙业。另赐轻云两封柬帖，命其到日开看。所赐道书，也和易、李等三人一样，共同一本。三人领命起去。又唤郑八姑、陆蓉波、廉红药三人近前，命领道书，另觅仙府一起修炼。如接易、李三人在南疆传声告急，无须前往。海外归来，专心物色洞府，只未指明地点。道书也是两册，红药独得其一。八姑知有缘故，敬谨谢命起立。下余诸人多在诸葛警我等四人未出时，领了训示，准备海外归途，各照师命，分途行事。此时只秦寒萼、凌云凤二人不在殿内。

原来寒萼是与乃姊紫玲结伴同行在右元洞内，因为万珍前车之鉴，一

心谨畏，倒也不敢松懈。紫玲向来谨慎，道心坚定，更不必说。姊妹二人在弥尘幡法宝、飞剑护身之下，缓缓前驶。毕竟寒萼因真元已失，根骨又差，前半虽无什阻滞，一到出口火宅玄关紧要关头，便显道浅魔高，由不得万念杂呈。平时有什经历思虑，到此齐化幻景，一一出现。始而寒萼还能忍受苦难，只管澄神定智，不去理它。本来再要稍忍须臾，即可过去。不料忽现出紫玲谷遇难，与司徒平好合情景，已知是幻景中应有景象，不知怎的一来，心神微一松懈，立受摇动，神智迷惑，竟然认假作真。以致遁光一暗，乾焰随即发动。本是外火勾引内火，一同燃烧，局中人却情思昏昏，如醉如痴。眼看入魔，不特寒萼要遭大难，连紫玲也要连带受累。猛听震天价一声霹雳当头打下，有人在耳边大喝：“外魔已侵，还不速醒！”紫玲未起妄念，可是二人同路一起，休戚相关，乾焰魔火已被寒萼引动，何等厉害，虽然内火未燃，一样也难予禁受。紫玲又误把乾焰认作幻象，强忍苦痛，不以为意。这样下去，即使道心始终坚定，不致被牵累到走火入魔地步，但到了时限，人却非受重伤不可。正在咬牙忍受，听出是妙一夫人口音，当即警觉，知为妹子所累。念头刚动，心神便自摇荡不宁，急忙按捺下去，正不知如何是好。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思潮微一起伏之际，寒萼也已闻声惊醒转来，觉出身心火烧如焚，知道不妙，赶紧用强制功夫，澄神反照，复归空明。神智一清，遁光由暗转明，内火不生，外火随以熄灭。但别的幻象又起。寒萼如惊弓之鸟，自然不敢丝毫大意。无如危机瞬息，虽因为时极短，才将内火勾动，立即醒悟，未遭焚身之惨，受伤已是不轻，元神也受了一点耗损。时候一久，依然难于支持。正在息机定念，忍痛苦熬，忽然一片金霞迎面飞进洞来，将她卷了出去。同时，紫玲始终神智清明，乾焰止后痛苦一失，益发慧珠活泼，反照空灵。倏地面前祥光一起，身便能动，知已脱了险境，忙即向前飞去。姊妹二人恰是同时飞到前殿平台之上落下。

紫玲知道二人同去，成败相连，还当寒萼也和自己一样，安然脱脸，方在暗幸。及至定睛一看，人已面容灰败，委顿不支，心中大惊。方欲诘问，女神婴易静忽自殿内走出，传话道：“师父命紫玲师妹进殿待命。令妹已在火宅入定时，为乾焰所伤，如非师尊垂怜，将她救出，再迟须臾，便遭大难了。今以众弟子下山在即，寒萼师妹必须奉命下山，身受重伤如何能行？掌教师尊格外加恩，赐有灵符一道，灵丹一粒，命愚妹送往太元洞内，即随凌云凤师妹在洞中面壁入定，将所耗元神恢复。等各位师长从铜榔岛回来，自有后命。”紫玲闻言，首先跪谢师恩，又向易静匆匆谢说了两句，忙即上殿去讫。

寒萼也忙忍痛谢恩，拜伏在地。易静说完，先将灵符一扬，一片祥氛向寒萼绕身而过，身上热痛立止。易静随将寒萼扶起，将灵丹与她服下。然后驾起遁光，同往太元洞中飞去。寒萼只元气略有耗损，伤愈以后便可无恙，以为云凤必也如此。哪知到太元洞一看，云凤本来先在，竟是神气萧索，满面愁苦之容，仿佛受伤甚重，心中惊异。因正入定，不便惊扰，悄拉易静去至隔室一问，才知师恩深厚，逾格矜全，否则所受苦厄，必较云凤尤甚。不由衷心感激，立志奋发，必为师门争光，百死不二，把素日骄矜偏狭之念为之一扫。

至于凌云凤，本来根骨不够。虽然白发龙女崔五姑刻意成全，在她未入门以前，先送往白阳洞内，参悟白阳真人所留洞壁上的图解，以期异日不落人后。哪知云凤一时疏忽，全壁图解十九精习，单把前半道家扎根基的几

个坐图忽略过去，不曾参悟。事后和崔五姑相见，两次俱是匆匆一晤，未暇详陈经历。这一来，始基未固，犹如不学。云凤自和杨瑾同斩妖尸，合斗姬繁，连经几次大敌之后，未免心高气壮。见先行诸同门俱都过去，又听诸葛警我嘱咐的话，越把事情看易，以为师长只是借此试验门人向道坚决与否。照大师兄所说，只和平日打坐入定一样，便可过去。本来入定时心神动摇，魔念一起，不能自制，也会受害。这等景象，平日做功课时常有，均未为害，至多幻象多些，有甚难处？虽不视如具文，心却自以为是。哪知妙一真人玄机奥妙，无隐弗烛，念动即知，即此已应降罚。云凤偏又好胜，到了紧要关头，身被莲台吸住，不知谨慎敬畏，妄想仗着法宝飞剑之力，强行闯过。上去便由贪嗔二念引动，魔火乾焰一起，心神立即迷糊，跟着妄念纷呈，竟连和俞允中那段情缘魔念，也被引起。论起道力，连寒萼都不如，所以受害较烈。眼看走火入魔，幸得杨瑾早就料她不能通过，代向妙一真人力为关说，得了特允，亲持芬陀大师灵符前往救助，才免形神齐危之险。无如定力不坚，上来便错，乾焰发作太快，救援不及。虽然免却一场大难，所受的伤，却比寒萼要重得多。

寒萼和云凤一则形亏神耗，必须康复；二则立法之始，虽以名列玉篋仙敕，应在首批下山诸弟子之列，终是假手外人，不是自行通过。为此真人传示：二人伤愈之后，格外施恩，仍各传本门心法，令在太元洞内，各自面壁修炼若干日，以代左元洞壁穴虔修之功。如能奋发虔修精进，始准下山。

除这二人外，还有诸葛警我、岳雯尚在随侍，静候复命，不曾奉有职司。众人派定之后，妙一真人正看着岳雯，还未开口，忽见齐霞儿走进殿来，向众仙一一行礼之后，向妙一真人躬身禀告道：“这次师父原命女儿回山，为爹爹效力。现在各位世兄世姊妹俱都奉命下山，不知女儿可有甚使命？”妙一真人笑道：“我因这次乙道友和天痴道友斗法，虽经诸位道友同我前往劝止，将消灭一场亘古难遇的浩劫，但他二人事后都不免有一点伤害。如欲立即复原，非得大荒山无终岭散仙枯竹老人的巽灵珠和南星原散仙卢姬的吸星神替，不能去那所受的伤毒，二人仇恨终是难消。但这两位老前辈，均在唐初先后得道，久已越劫不死，同隐大荒千余年，自南宋季年起，便不与外人交往。前三十年，我往大荒山采药，曾与卢姬有一面之缘。那枯竹老人，却是三访未遇。我早想命人前往下书，借此二宝。只因大荒偏居东极，路途遥远；近山一带大海之中又颇有水怪盘踞，多具神通变化，有两处最厉害的，并还得了二仙默许，有人经过，必起为难；二仙性情古怪，最喜有根器而丰神灵秀的少年后进，只要投缘，有求必应，否则不但不应所请，甚或加以惩处，必使受尽磨折，始行释放；尤难是二仙虽然同在一山，因大荒方圆二万九千七百里，一在山阴，一在山阳，相隔几四千里；又都因固步自封，常年在洞天福地中享受清福，惟恐人去扰他，除在沿途设许多阻碍，并在所居方圆三百六十里内设有颠倒五行迷踪阵法，以致他那里言动心意，颇难推算周详，好些不能预计。因此非法力根基俱优而又机智灵警，长于应变的人，不能成功。本意想命岳雯前往，但他应变之才稍差，又少一个助手。你如带了新收弟子米明娘同往，当可胜任。不过二仙先本同门得道，隐居大荒之后，便为一事反目，各不相让，千余年来未共往还。去的人得于此者，必失于彼，难于两全。全仗你师徒二人临机应变，能够善处，方有成功之望。至于沿途精怪，你有雁湖所得禹鼎，又有师传各异宝，必能通行无阻，不过走得要神速。二仙虽设有迷阵，但清修千载，轻易无人登门，决想不到有人往求。



去时你再将师祖留下的灵符带去，以备潜入禁制之用。二仙俱都好胜，只要出其不意，深入重地，与他对了面，必然自愧，转而成全。他如出甚难题，或有事相托，无论难易，均要随声应诺，不可迟疑。此行如成，不特大方、天痴二友可以释嫌修好，便女儿师徒，也必得别的好处。为期共只数日，往返九万里，虽然飞遁迅速，也颇辛劳。途中难保无耽延，必须在第七日子正以前，赶到铜榔岛，才不误事。急速去吧。”

霞儿看去年幼，实则从小就被优昙大师度去，得道多年，法力颇高。早听父母师长说过两位散仙的事迹，闻命大喜，立去殿外唤了米明娘进殿，拜谒师祖，领受大命。妙一真人又勉励明娘两句，赐了两道灵符和两封备交的书信。霞儿接过，知道事不宜迟，匆匆拜别父母和在座诸道长，带了米明娘出殿。由凝碧崖红玉坊前，驾遁光破空直上，电驰星飞，先往大荒山南星原飞去。不提。

## 第二二一回

灵药难求 仙女儿飞驰红凤岭  
佛光解禁 痴上人遁走白犀潭

霞儿师徒去后，妙一真人对门徒说道：“现在尔等已领了口诀心法，只要照道书勤习，以后不难参悟。只是各人所有法宝，好些多是新近传授，不久山下就许应用，如不事先习练精纯，遇见强敌，冒昧取用，就许被其劫夺，此事关系各人安危。照师祖仙示，铜榔之行尚有数日，先期赶往，无益有害。尔众弟子正宜乘此时机，往太元洞内各觅一间静室，先照道书目录上用法习练，期能随心运用。如有未尽之处，也可来此请益。这数日内，除诸葛警我、岳雯、郑八姑、齐灵云、金蝉、石生、癞姑、林寒八人分作两班，轮值前殿外，尔等不奉呼召，无须来此。只等红玉坊前钟声齐鸣，再行齐集前殿，等候起程便了。”众徒齐声应命，退出殿去。

话说那小神僧阿童，原是白眉禅师门下小沙弥。久听大师兄朱由穆说起峨眉门下近年人才辈出，个个仙根道器，英俊灵秀；仙府景物，又是如何灵奇清丽，心早向往。无如老禅师功行圆满，飞升期近。念他以童婴入门，居然从小向道心诚，能持苦行戒律。

禅门妙谛虽多精悟，尚未传他降魔法力，他年在深山之中独居修炼，难免不受那邪魔外道侵害，为此加意传授。阿童灵慧，极知自爱，闻命大喜，认作异日修行成败所关，每日勤习法术禅功，苦无暇暑。难得这次师父竟命他独自下山，所去之处，又是参与两个仙人斗法，最后还落得到峨眉仙府小住些日，自然喜出望外。及至一见这些门人，果如师兄所言，只有过之，一心想要亲近。众中只英琼一人见过，因是初出面嫩，对方是个女子，不便交谈。正想少时另寻人言笑，游玩仙府全景，嗣见众人由左右两洞脱险飞出，全部奉命习法，往太元洞走去。心方失望，忽听妙一真人留下八人轮值，内中一个金蝉，一个石生，俱是年轻灵慧，平日闻名，是最向往的人。恰巧二人和癞姑、林寒又是第一班，时正无事，各在殿外平台之上聚谈，正好前往亲近。便假作玩景，走了出来。

妙一夫人因他初来，心想游涉仙景，正要开口唤人陪往，朱由穆暗使眼色止住。妙一真人夫妇俱知用意，笑问这样不太简慢吗？朱由穆摆了摆手，微笑不语。瞥见阿童招手，将金、石二人引往长桥，直到走远，朱由穆才笑答道：“小师弟只是童心未尽，人却机智非常。这是初次下山，巴不得交几个小友。他和金蝉、李洪、石生三人，本有夙缘。这样由他们自行交往，异日用到他时，必争面子，格外尽力，免去许多推倭。否则，他见事情太难，便难保不藉故躲开了。近年家师见他年纪最幼，向道精诚，能持苦戒，甚是怜爱。又以自身功德圆满，不能长久照看，为恐异日妖邪欺侮，除传授护身降魔诸法外，再有年余，连那根降魔锡杖和八部天龙宝藏，都要赐与他了。异日金、石、甄、易诸人，开建别府，多一助力，岂不是好？”妙一夫人终究不是款待嘉宾之道，回顾灵云，命往仙厨取些各种珍果仙酿，送往所去之处，令金、石二人好好地陪侍。灵云领命去往仙厨，用玉盆托了好些果酒出来，正遇袁星，说是小神僧和二位小师叔，同往松风坪看完寄生兰，便去鱼乐潭波香水谢中，畅谈乙真人与天痴上人岷山斗法之事。小师叔现命弟子来取果酒，送往待客。灵云便令袁星代捧果酒，随在后面，经绣云涧、鸣玉峡右，转入香兰径，越松风坪，由双幽谷口外朱重径穿出，横渡青溪赤栏桥，再由朱桐岭侧涵虚洞通行过去，不远便是鱼乐潭了。

袁星见灵云沿途都在浏览，走的却是去鱼乐潭的捷径。笑问道：“师伯如若图快，飞行前往，岂不晃眼就到？走这小路则甚？要去迟了，小师叔才又怪我懒呢。”灵云笑道：“你哪知我心意。这里仙景本来灵秀，自从开府重建以来，益发风景无边，移形换步，各有各的好处，令人耳目应接不暇。如非奉命行道，实实不忍舍去。偏我事情又多，虽有这三数日恩假，哪里观赏得够？何况同门叙别，互相常有正事商谈，并无许多闲空，只结伴游行了两次，也无异走马看花，只觉得眼花缭乱，兴会无穷，终不能尽情领略。

眼看行期已迫，这次下山，全视各自修为，并无一定时限，知道何年月日重返仙山，再作畅游。说也好笑，连日我只要抽得一点空，便多观赏一些。现在值班，回去不能太晚，只好择那风景最佳之处，抄近路沿途观赏过去。我知你是想听小神僧说白犀潭斗法之事，想我快走，是与不是？”袁星笑道：“师伯料得不差。弟子本在殿台下候命，因师父出来告知弟子，说是奉了师伯之命，去往太元洞练习法宝，命听钟声，并去殿台侍立待命。

因有好些时间清闲，想约米、刘二师弟去仙籁顶后面僻静之处学棋。忽见小神僧来寻两位小师叔，弟子知他三人必要谈说白犀潭斗法之事，暗中拉了米、刘、沙、米四人，借用他们的隐形法，尾随在后，直跟到波香水榭，一同隐伏在侧偷听。正听得热闹有趣，不料刘遇安听了沙、米两小人的鬼话，与弟子作耍，将隐身法撤去，现出原身。其实当尾随时，小神僧早已看破，因知是末代弟子，没有行法点破。经此一来，就连他们四人隐身法全给破去。小师叔说弟子领头鬼祟，要加重罚。小神僧却怜爱弟子，讲情解免，命弟子等五人全在一旁随听。石小师叔说弟子爱热闹，偏给遣开，命往仙厨取来果酒，待客赎罪。刚到那里，正遇师伯出来。小师叔原令弟子步行来往示罚，不过要是弟子一人单走，也早到了。”说时，二人已走到潭边。

那鱼乐潭是个大约四五十亩的圆形小湖荡，通体恰似一大片完整的羊脂美玉。当中挖一圆槽，下面灵沙作底，碧草参差，绿波粼粼，青山倒影，疏落落种着小半潭红白莲花。波香水榭便建在潭的中心，曲槛回栏，轩窗洞启，平台曲水，玉柱流辉，锦鳞游泳，暗香时闻。沿潭玉堤远近，不是瑶草

琪花，便是青山红树。端的是一尘不染，无限芳菲，清绝人间，无殊天上。灵云边走边笑道：“你想广听闻不难。我到那里，请小神僧从头说起，你不也听见了吗？”袁星正在喜谢，忽见沙、米二小由水榭的长堤上跑来，到了潭边方都飞起，神形似颇匆速。瞥见灵云同行，便没言语，双双躬身行礼，叫了一声“师伯”。灵云问：“是两个小师叔命你们来催袁星的吗？”二小恭答：“正是。”灵云方说：“他是因我慢的。一同去吧。”忽听金蝉在水榭外面平台上遥呼：“姊姊快来！”灵云点头答应，飞身凌波而渡。袁星和沙、米二小紧随在后。到了水榭平台之上落下，先朝小神僧阿童行礼，致了来意。阿童虽然法力颇高，自幼随师苦修，戒律谨严，以前所食，多半山粮野蔬，偶得鲜果，也只山中野产，如桃、李、梅、杏、榛子、松仁、黄精、首乌之类，几曾吃到过这类珍果仙醪，自是高兴喜谢，每样都尝了些，极口夸好。

先恐破戒，不肯饮酒。后来灵云力劝，说：“来时已问过采薇大师，说此酒乃是甘露酿成，与凡酒不同。大师和李叔父俱曾畅饮，决无妨碍。”阿童闻说朱由穆和李宁都曾饮过，仍然捧酒恭谨跪祝，果然心灵未有警兆，方始入口。众人见他向道尊师，如此诚敬，好生赞佩。阿童这一吃开了头，却是口到杯干，饮之不已。金、石二人贪听下文，重又询问。阿童正要讲前事，灵云见袁星悄立金、石二人身后直递眼色，方想开口请其重说，阿童已经觉察，笑道：“袁星往取果酒，为我跋涉，前文他和令姊均未听过，待我从头说起好了。”于是一面饮啖，一面述说。灵云本想稍坐即回，嗣听阿童说得热闹，估量殿中不会再有甚事，如有使命，母亲自会传声相召，也就听了下去。

原来阿童自奉白眉和尚之命，去往岷山途中寻朱、李二师兄，依言行事。那地方及岷江下游，地名青林岗，石山峭拔，连岭排云。岭头上为石地，亘古无人，虽然平整，因为上下艰难，草木不生。除临江一面半腰崖上若断若续有几处僻道外，亘古无人行走。

乙休算计这里是天痴上人必由之路，在岭上共设了十几处埋伏，用意多半是和天痴上人恶作剧，使其沿途受挫，折伤羽翼。以天痴上人的法力，只要事前知道底细，便可无碍。

惟独青林岗中腰一处和快到岷山一处，乙休除用极厉害的禁制外，并还各设一座旗门，具有极大威力。敌人任有多大神通，一经入伏，要想脱身，也须受伤。随行诸弟子若道行浅一点的，更非失陷在内不可。另外还有三处埋伏，专截敌人退路，须等归来时始行发动，更是神妙莫测，一处比一处厉害。尤其是最后一关，地面设有摄形之法，一经主持人发动禁法，哪怕不由当地飞行，只在横断千里以内的上空越过，形影必为阵中神光所摄。主持人再将阵法略一运用，立将敌人陷入伏内，便能冲逃出网，也极费事。同来门人，却一个也休想脱身回去。这前后五处紧要埋伏，如非白眉禅师预遣门人一一相机破去，双方定成不解之仇无疑。其中有两处，还不能先给破去，必须有人手持灵符守候。

阿童寻到朱、李二人时，朱由穆早照师命，一一施为停当。

阿童领了机宜，送走两位师兄，在青林岗上守候了一些时。暗忖：“久闻乙休、天痴二人得道多年，俱是能手，此来必有一场恶斗。现有师父佛法妙用，埋伏有的破解，有的减去威力，除归途二处尚等化解外，余者无一完整，乙休尚未觉察。前半埋伏，天痴上人过时，见了大师兄所留金字警告，必能从此破去，无甚可看。最热闹还是岷山白犀潭口。大师兄为防我到时多

事，另生枝节，才命在此守候。实则中间这处埋伏，威力已减去一半，天痴到来，不过小有梗阻，决能通过。师传佛门心光遁法，飞行神速，顷刻千里，又有灵符在手，少时回破归途二处埋伏，决赶得上。何不去至岷山左近，守候天痴师徒，助他们破那末一道禁制，省得到时两头紧赶，就便观战，岂不是好？”想到这里，便往岷山飞去。到后一看，白犀潭深藏后山一条暗谷尽头。作法人想因山有僧寺民居，惟恐凡人误入，那最末一道埋伏，便在暗谷口外，相隔只有十来丈远。两面是险崖，下面是盆地，林木茂翳，蓬蒿没人，地极幽僻。就这样，还恐有人无知闯入，两条可通樵径的瞪道，都有云雾封锁。阿童隐身谷左崖腰磐石之上，左对天痴上人来路，举手便可将埋伏破去；右对谷口，可以观战：地势再妙不过。先以为乙休沿途设伏走来，照理应该先到，必是隐身在内。探头遥望谷内，只见里面景象阴森，静悄悄的，一点声息皆无。

等了一会，忽见谷口有一极小人影一晃。定睛一看，那小人竟小得出奇，身量宛如初生婴孩，可是神情动作矫捷如飞。衣饰更是华美，身白如玉，头挽抓髻，短发斜披，两肩后各插一支金光闪闪的宝剑，长才数寸。短衣短裤，赤足芒鞋，相貌甚是英悍。说是道家元婴，又觉不像。知道韩仙子潭中收养不少异类，疑是怪物炼成，身上又无邪气，心甚奇怪。那小人先是探头向外四望，渐渐试探着走出谷口，似要往前面设伏之处走去。

快要走近伏处，倏地一道光华起处，现出一个矮胖大头的麻衣少年，迎着小人，直比手势。一会，又手指谷内，作出问讯之状。小人也用手势比划，两人好似相识。这才知道，这末一处理伏，还派有人在守候。正在端详那小人是何精怪幻化，少年猛似吃了一惊，一面将手急挥，令小人退回谷去；一面侧耳略听了听，慌不迭地一纵遁光，迎面飞来。

阿童心疑踪迹被他看破，觑定来势，正想躲开，少年已落在附近磐石之上，手掐灵诀，只一晃身便隐去。忙即运用师传法眼，细一察看，原来那少年也和自己一样，选中这片磐石，意欲隐身观战。那隐形法颇高，虽用法眼观看，仅依稀辨出一点人影；如是寻常之人，休想看出。既然避人，只不知他又怎会由伏处出现，而无动静，又和小人相识？好生不解。

微一迟疑，俯视下面小人，已经退回谷中，藏起不见。随听来路远处，风雷大作，约有顿饭光景，才行止住。紧跟着破空之声由远而近，抬头一看，遥空云影中飞来十余道光华，人飞得高，光细如丝，目力稍差的便难看见。晃眼飞近白犀潭上空，光已大长，宛如十余道白虹当空飞舞。看神气，似知下面有险，又不甘示弱，等查看出端倪，再行下降之状。知是天痴上人到来。白犀潭峡谷两边危崖交错，中通一线，已由主人行法禁闭，并且约定登门，本该先礼后兵，叩关而进，其势不能一到便即深入，非由谷口叫阵不可。但是埋伏厉害，只要落地，立生妙用，将他师徒一齐困住，甚或受伤，都在意中。

阿童不敢怠慢，忙把白眉禅师所赐灵符取出等候。那十余道剑光，电掣也似在空中盘旋了三五圈，突然一齐下降。眼看离地不远，倏地一蓬五彩彩烟，由伏处潮涌而起。为首一道白光，拥着一个白衣老人，满面俱是怒容，将手一扬，便是震天价一个霹雳，朝彩烟中打去。阿童知道那彩烟后面还有无穷变化，见天痴上人发出太阴元磁神雷，不等下面旗门现出，立即乘机手指掐诀，将灵符往外一扬，一片金光像雷电也似随着雷火打入阵内。跟着连声迅雷过去，彩烟消散，现出五座旗门。天痴上人面上立现惊喜之容，将手

朝天一拱，忙要收时，那旗门似有灵性，光华连闪两闪，便破空飞去，一晃不见。天痴上人师徒也同时落到地上，白光敛处，各自现出身形。

阿童见那天痴上人相貌清秀，童颜鹤发，长髯飘飘，一身白衣，外披鹤擎，极似画图上的古仙人打扮，周身俱有青气环绕。随来弟子十二人，各着一件白短半臂，下穿白色短裤，长仅齐膝，赤足麻鞋。手内分持着一两件法物兵器。只有两人空着双手，神情也颇沮丧。余者都是道骨仙姿，英仪朗秀，除法物兵器外，各还佩有葫芦宝囊之类。六人一面，左右雁行排列。上人先朝谷内略看，冷笑道：“驼鬼不羞！我师徒应他之约来此，事前防他狡赖，并还通知。如今人不出面，反把牢洞峡谷重重封锁，是何缘故？既然怕我师徒，为何沿途又设下许多诡计埋伏，难道暗算人不成，一缩头就了事吗？”说完，不听回应，又用目四顾，好似未看出什么征兆，越发有气。便喝：“楼沧洲过来！”上首第六人应声走过，躬立于侧。上人怒道：“我原知驼鬼之妻因恨驼鬼无义，杀她娘家弟兄，以致应誓遭劫，恨同切骨，一向隐居在此，不与相见。驼鬼约我来此，又在沿途闹鬼设伏，不是想借此引起同仇，以便圆他旧梦；便是想移祸江东，使我与这里主人成为仇敌，他却置身事外。我本不难破关直入，但是这里女主人已与驼鬼恩断义绝，不是夫妻，双方素无仇怨，岂能视同一律，中驼鬼的奸谋诡计？是否同谋，必须先行辨明，才能定夺。并且女主人是否闭洞出游，或在潭底清修，也未知悉。我师徒光明磊落，人未出面问明，决不作那无耻鬼祟行为。现在命你入谷探询，到了谷尽头处，便是白犀潭，不必下去，只在上面问询。先问女主人在否，如在潭底清修未出，你便说驼鬼约我来此斗法，问她是否与驼鬼一气？驼鬼是否在内潜伏？如与合谋，便出相见。如说并未合谋，可向主人道声惊扰，致我歉意。我自另寻驼鬼算帐好了。”楼沧洲道声：“遵法旨。”将身一躬，退行三步，回头便往谷中走去。

阿童见状，暗忖：“大师兄说这条峡谷除却重重禁制外，还有两种厉害埋伏。天痴本人入内，尚还十分勉强，这门下弟子怎走得进？”念头才转，楼沧洲已纵遁光，缓缓往里飞入。刚进谷口不过三两丈远，忽听有一极小而清脆的口音喝道：“来人慢进，你不怕死吗？这是什么所在，也敢来此撞魂。”紧跟着，两道金光成斜十字交叉在谷径中心。同时金光下面现出一个小人，将路拦住。楼沧洲知今日所寻敌人脾气古怪，不通情理，而且机阱密布，说吃亏便吃亏。来时路上，已连番遇阻，如非有人暗中相助，就许不等到此，便丢了大人。料想师父也是进退两难，哪怕日后再行报仇，已寻到敌人门上，好歹总该见上一阵，才能回去。必因自己平时精细谨慎，又有护身法宝，才以探敌重任相托。尽管双方对敌，照理不伤来使，到底不可大意。一见金光阻路，有人呼斥，立即停住。定睛一看，见是一个比乳婴还小的小人，话却那么难听，他也和阿童一样，疑是潭底精怪幻化，么么微物，初炼成形，所以如此小法。身入重地，料定对方决非虚声恫吓，只得忍气答道：“我乃铜椰岛主门下第六弟子楼沧洲。家师为践乙休前约来此，日前还有飞书相告。先料他必在此相候，谁知他不顾信义，只在沿途设伏闹鬼，到了地头，不见本人。家师因闻女主人久已与他断绝，不愿无故惊扰，命我去至里面白犀潭请问明白，以定行止。不想遇见小道友在此把守，正好请问……”

楼沧洲还待往下说时，那小人本是睁着两只亮晶晶的小眼，面现鄙夷之容，扬头静听。及听来人称他为小道友，好似触了大忌讳，勃然大怒，喝道：“无知蠢牛鼻子，不要说了，你老鬼师父说那一套，我早听见，无非先

在沿途中伏吃亏，到了这里又几乎丢个大人。走吧，还不甘愿服输，想闯进去寻我师父，又害怕。始而用激将法，自己捣鬼，说了一阵没人理。知道我师父神通广大，念动神知，假着命你入谷问询，实则借此探我师父心意，看看和老师公同心不同。万一两位老人家仍是反目，便借此下台回去，省得罪一个已惹了祸，到处丢人，又惹下一个更厉害的对头。哪知说了半天，仍没人理，只得令你硬着头皮来滚刀山。却不想韩仙子门下最心爱的徒弟大玄在此看守门户，如何容你走进？我念你是师命所差，不由自主，不难为你。可出去对老鬼说，我师父两老夫妻和美不和美，没有相干。反正我师父的话，自她老人家隐居在此，除却一两位多年好友，或是事前许他们登门的不算，余者谁来都得一步一拜，拜将进去，没有一个敢在这里撒野的。他在那里鬼叫，便犯了这里规矩，就他想缩头回去，也办不到。不过我师父正在神游入定，暂时懒得理睬罢了。时候一到，她老人家自会出来，要老鬼好看。至于我乙老师公呢，适听人说，本是在此等候收拾老鬼的，偏遇有人寻他，同往神羊峰顶下棋去了。他老人家根本没拿你师徒当回事。下完残棋，自会前来，你们要不怕死，等在外面，决等得上，晚点丢人也好，这般心急则甚？”

原来这小人便是凌云风在上回给韩仙子送去的焦饶玄儿。因是生来灵慧胆大，向道之心又极坚诚，韩仙子大是宠爱，虽然为日无多，颇得好些传授。乙、韩夫妻反目，韩仙子事隔多年，已早明白丈夫昔年所为，情出不得已，并非太过。自己实是偏私，只为生性太傲，又把话说绝，认定丈夫的错，急切间转不过脸来罢了。及至乙休想起了多年患难夫妻，眷恋旧好，知她灾劫将满，命司徒平往白犀潭投筒之后，韩仙子为至情所感，心已活动。这次乙休约了天痴上人来此斗法，杨姑婆赶来送信，韩仙子明白丈夫深心，为想夫妻复和，不惜身试奇险，树此强敌。又经良友劝说，决计与丈夫言归于好。乙休沿途埋伏，韩仙子也早在暗中布置准备应敌。峡谷内外设有好几重禁制埋伏，所以天痴上人在外面，遥见徒弟入谷不远，便有金光小人阻路，手舞足蹈，说个不休。却和阿童一样，只见双方对话，一句也听不出。楼沧洲人极持重，想把话听完，再作打算，强忍气忿，静听下去。后来玄儿越说越难听，楼沧洲便是泥人，也有土性，忍不住喝道：“无知小妖孽，是何精怪幻化，敢如此放肆？念你异类小丑，狂妄无知，不屑计较。可速唤乙休夫妇出来见我师父。”玄儿把小眼一翻，望着沧洲，突然呸道：“瞎了你的牛眼，连人都不认得，说是精怪，还敢出来现世。我师父不到时候，决不会出来。你有本事，打得过我，我便代你请去。”

楼沧洲心细，见玄儿人虽细小，二目神光足满，身上不带一丝邪气；又以谷中主人明知大敌登门，却令这等人不人怪不怪的么么小人把守要路，口出狂言，必有几分厉害。

初次见到，拿不定他深浅，万一动手吃亏，岂不给师父丢脸？略一寻思，冷笑答道：“似你这类小么么，怎配和我动手？你不过狗仗人势，在此发狂罢了。你家主人未出以前，我不便登门欺小。有胆子可随我到外面去，我也决不伤你，只教你见识一点人事如何？”玄儿骂道：“你当我怕老鬼不敢出去，在谷里头有禁法倚仗，才欺负你吗？我要擒你，易如反掌，里外一样。无论到哪里，我手一指，便把你吊起来。不信，你就试试。”楼沧洲正因师父在外面不曾发话，以为谷口有甚隐法，不曾见此小人。一听受激，答应出去，心中暗喜。乘机答道：“如此甚好。我先走了。”玄儿骂道：“不要脸的牛鼻子，你自管滚！离谷三步，不当老贼的面将你吊起，我不是人！”

说时，楼沧洲见他手向后一挥，口中吹了一声哨子，似在招呼同类神气，却不见有形迹。暗中却也颇戒备，自往前飞。回顾小人，也纵遁光追来。方想到了外面，禀问师父，此是什么精怪幻化，如此灵慧？忽听小人喝道：“这牛鼻子，敢来我们白犀潭放肆。老金，快些把他吊了起来再说。”说时，楼沧洲身刚飞出谷口，自觉出了伏地，又当师父的面，万无失陷之理。闻言想看看小怪物到底闹什么花样，如此狂法。忙即停步回看，待要发话，猛觉头上雪亮，匹练也似当空撒下百十道银光。楼沧洲自恃法力高强，带有护身法宝，又炼就元磁真气，这类银光多半是五金之精炼成的法宝飞剑，一点也不发慌。不但不避，忙即一面放出本门神木剑，一面放出元磁真气，准备双管齐下，总有一着，哪知全都无用。

手中青光刚刚飞出，耳听师父大喝：“此是妖物，徒儿速退！”心方一惊，待要飞遁，已是无及，那一蓬百十道交织如网的银光，来势急如电掣，已连人带青光一齐网住。当时只觉周身俱被银光粘缚，越挣越紧，连运真气，施展法宝，俱失灵效。晃眼被裹成一团，缩进谷口，高高吊起。

当天痴上人到时，发觉当地埋伏乃道家最厉害的太乙分光有相旗门，便知敌人不怀好意。所设埋伏，一处比一处来得厉害。不禁又惊又怒，把初来时骄矜之念，减去大半。

无如势成骑虎，欲罢不能，恨到极处，把心一横，正打算豁出损伤法宝真元，下来硬拼。

不料又是一片佛光自空飞堕，竟将旗门暗中破去；与沿途所遇暗助自己的行径一样，只是不肯露面。对付敌人，也是适可而止，只为自己解围，并无伤损，心中感激。因在青林岗入伏遇助时，也是这等情景，自己连声称谢请见，连个回音俱无。这次破那旗门时，更和自己神雷同时发动。隐身之法又极神妙，在敌人眼里，决看不出有人暗助。分明有所避忌，不愿显露行藏，一再请见，也是无用，徒遭敌人耻笑，只得举手示意，暗中称谢。想收旗门，已吃敌人收去。落地以后，一查看谷中形势，禁制险恶，严密异常，迥出意料之外。越知十九讨不了好，凭自己法力道行，大亏固然吃不了，随带十二个弟子，却没有一个人能是对方敌手。来时，因众弟子同仇敌忾，踊跃请行；又值元身初复，劲敌当前，不欲多耗真元，带了门人，颇有许多用处。不料反成了极大累赘，其势又不能中途遣回。敌人偏又诡计多端，故布疑阵，到此一人不见。事已至此，或胜或败，总须有个交代，始能回转。故意取瑟而歌，连发了两次话。敌人终不现身。没奈何，只得以假为真，令楼沧洲入谷探询。

天痴上人知道敌人夫妻不通情理，什事都做得出，爱徒就许失陷在内。正盘算应援之策，忽见楼沧洲和小人争论了一阵，先后飞出。看神情颇似追逐，两下里又未交手，谷中禁制也未发动，那小人更看不出他深浅。想等爱徒返回后，再行查问。晃眼楼沧洲飞出谷口，忽然面现怒容回视，方觉出爱徒是在诱敌。猛瞥见谷口崖顶上撒下一蓬银光，天痴上人何等眼力，定睛一看知道不妙，忙喊：“徒儿退回！”但已被网住，往谷内卷进。一时情急，厉声大喝：“妖物敢尔！”手一指，便有一团栲栳大的青霞，朝那银光打去。眼看飞到谷口，似被什东西一挡，震天价一声巨响，炸裂开来。当时烟光迸射，地塌山摇，附近山石林木，纷纷倒塌折断，沙石残枝，满空飞舞，半晌方歇。谷口以内，却是原样，连草也未见摇动一根。再看爱徒，已被那白光交织的光网，低低悬在两边危崖当中。那小人遥向自己，不住拍手大笑，手舞足蹈，

嘴皮乱动，似在尽情笑骂，并还作出种种淘气侮慢动作。由不得怒火中烧，喝令左右门徒分出八人，连同自己，各按九宫方位，齐走向谷口外，戟指怒喝：“乙休驼鬼鼠辈，韩三无耻泼贱，速出相见！”喊骂几句，不见回音。一声号令，师徒九人，一齐施为，各取一面三角小幡，掷向空中，立分为九幢五色奇光，将峡谷上空围住。再同把手一搓，朝光幢上一扬，便有九股彩烟，由光幢上蓬蓬飞起，宛如怒涛飞堕，眨眼将全峡谷一齐笼罩在内。天痴上人喝道：“驼鬼夫妻，再不放我徒弟，缩头不出，我略一施为，你那满潭中的精怪生灵，连你水中老巢，全都化成沸浆了。”谷中仍无应声。

天痴上人急于要救爱徒出险，免得吊着难堪，见对方始终不理，气得两道寿眉一竖，口喝声：“疾！”师徒九人一同运用玄功，把手一指，千寻彩烟立化成五色烈焰，将峡谷围罩，燃烧起来。初意这两极神光炼成的真火，何等猛烈，敌人禁制尽管神奇严密，时候一久，也必难以支持。就说本人不怕，手下徒众和白犀潭水宫老巢，岂不顾惜？并且此火见缝就钻，由心运用，楼沧洲也善此法，只要有一丝空隙，穿将进去，便能发生妙用。爱徒虽然被困，法力尚在，运用本身所炼真火一引，里应外合，这峡谷纵不烧熔成汁，也必被雷火震塌。一经发挥威力，多厉害的禁法也禁不住。至不济，人总可以救出。哪知韩仙子心高气傲，立意非挨到丈夫到场，方始出援。敌人如何攻法，早已防到。

所藏异宝又多。除却谷中禁制外，上面还蒙有一层宝网，罩得水泄不通，如何攻得进。

天痴师徒合力围攻了一阵，枉自烈焰熊熊，声势猛恶，连左近山石林木，好些俱被波及，不是烤焦枯死，便是碎裂崩塌，独那条峡谷依然纹丝不动。天痴上人羞恼成怒，把心一横，怒喝一声：“且住！”将手一招，收了彩焰灵旗。去至谷口外，回手囊中取出一件形如梭的法宝，手掐灵诀，待要往地上掷去。忽听远远空中厉声大喝：“痴老儿作此无赖行为，不怕造孽太大，遭天劫吗？”声到人到，跟着一片红光，比电还疾，由远而近，晃眼飞堕，现出一个身材高大的红面驼背老者。天痴上人屡受挫折，因爱徒久困，敌人始终不理，实在难堪，意欲施展毒手，由谷口外面禁制不到之处，攻入地底，勾动地火，将岷山后山白犀潭一带毁灭。明知此举伤害生灵大众，有犯天诛，也是一时情急，迫不得已。一见仇敌飞到，忙即停手，收了法宝。

乙休原是隐身神羊峰顶遥望，欲候老妻出谷，与天痴上人斗法之际，再行现身。等了好一会，不见动静。暗忖：“老妻已是回心，敌人寻上门来，哪有不出之理？”嗣见敌人业已放火烧山，谷中仍是无人出敌，可是峡谷并无伤损，也未被敌人攻进。这条通白犀潭的峡谷，平日本就禁制重重，不经主人默许，休想擅越雷池一步。敌人不敢走进，尚无足奇，这么厉害的火攻，怎也置之不理？运用慧目定睛一看，全峡谷山石上面，依稀似有一层极淡薄的烟痕蒙住，才知蒙有老妻的至宝“如意水烟罗”。此宝乃天府奇珍，老妻昔年为了此宝，费了十年心力，才得到手。乃是一面宝网，不用时，折叠起来，薄薄一层，大只方寸，弹指展开，大小数百千丈，无不由心。妙在是与别的法宝不同，毫无光华，也无甚形迹。多好的慧目法眼，也只依稀辨出一片薄得几非目力能见的烟痕；任多猛烈的水火风雷，均攻不进。自己旧游熟地，识得山石颜色，心中又有成见，故能看出；另换人地使用，便难看出。老妻昔年遭劫时，便仗它保全法体原身，珍爱如命，向不轻易使用。今竟用以对付敌人，可知同仇念切，未忘前好。分明来时料错，又以爱妻怨气未必



全消，必在潭底行法，颠倒阳阴，使自己算不出她心意，因此未再推算。实则和自己同一心意，都是想令对方先和敌人交手，然后出面。方才体会过来，瞥见天痴上人忽将灵旗烈焰收去，降落谷外，待下毒手，毁灭后山。再如迟往，一则灵境可惜，二则老妻不舍白犀潭水宫被毁，势必不等自己到达，便即出斗，岂不是有违她的初意？忙纵遁光，赶来阻止。

天痴上人见敌人到来，也觉此举徒害生灵，却伤害敌人不了，有些无聊。收宝以后，正待喝问，乙休不等发话，朝谷口内用手一指，解了禁法，看了一眼，笑道：“小鬼头真个淘气。痴老儿惹厌，与他徒弟什么相干，把他吊起示众，徒叫痴老儿发急，有甚意思？还不叫金蛛收丝，放他下来！”说时，玄儿已在谷内跪倒行礼。闻言恭答道：“这牛鼻子吹大牛，和弟子打赌，才吊他的。本想连他师徒一齐吊起，因他是来寻师父师公的，怕师父怪罪，没有敢动。他那徒弟不老实，差点要被金蛛吃了呢。”乙休和玄儿尚是初见，看他如此灵慧口巧，也颇喜爱。笑道：“凭你也配？说得痴老儿太不值钱了。”

快去请你师父出来吧。”玄儿忙答：“弟子遵命。”刚往里去，谷顶银光撤处，楼沧洲已被松开，自觉丢人太甚，忙纵遁光便往外面飞去。禁法一撤，乙休和玄儿的这些问答，天痴上人听了个逼真，虽是修炼多年，也按捺不下火性。只因爱徒困在人手，敌人还未和己对话，不得不装大方，忍气等候。待楼沧洲方一脱网飞出，乙休刚转身向外，便戟指大骂：“驼鬼无耻！我与你井水不犯河水，素无仇怨，上次无故多事，为人门下走狗，乘我不备，暗用诡计将易家两小孽种劫走。又不敢和我明斗，只吹大话，欲仗悍妻护符，约我来此斗法。照理就该光明相见，比个高下。你却只在沿途闹鬼，遍设埋伏，俱被我破去。你妻又将峡谷封锁，避不出面。我知你那悍妻久已与你反目，不欲无故伤人，好意命门人入谷询问，谁知泼妇与你一般无耻。缩头不出，也就罢了。自来两国相争，不伤来使；何况你夫妻也算修道多年。不该暗令门下妖孽，将我们人用妖丝网陷住。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辱我？实则是你夫妻行事鬼祟。休说自命散仙一流，便旁门左道妖邪，也无这等无耻行径。我只当你夫妻长此缩头，不出来见我，原来也怕我毁却老巢。现已相对，总须见个高下。我素来光明磊落，决不鬼祟行事，任是如何比斗，由你挑选，只要说出来，我便奉陪好了。”

乙休由他怒骂，只微笑静听，不插一言。等他说完，才答道：“当初我救走易氏弟兄，只能怪你自己法力太差，略施障眼法，便将你引走。如此不济，如何能是我对手？当时因是受人之托，与你无仇无怨；又怜你在海外多年，修为不易；又居一教宗主，未便当着许多令徒，使你过于难堪；加以和小友岳雯残棋未终，不欲为此扰我清兴。这才没有与你计较，只给你留话：如若不服，可来此问寻我。满以为你有自知之明，必不敢来，一直没把此事放在心上。目前闻你要来寻我，心想本无大怨，真要对上手时，我脾气不好，出手太辣，伤了你，不过世上少一狂傲无知的妄人，但留下许多令高徒无所依归，被一般妖邪引诱了去为恶，岂非自我造孽？为此随便设了几道关口，欲使你稍受挫折，退缩回去，免致多年苦修功行，好容易走火入魔，才得炼复形体，又遭杀身之祸。

哪知你仍不知进退，非来送死不可。自来兵不厌诈，你既敢寻我，难道不知我夫妻的厉害？头次遇伏，还可说是骤出不意。以下还有十余处埋伏，你也自命修道之士，难道你会看不出一点朕兆？自不小心，法力太差，亏你

不羞，还说我们行事鬼祟。你说我的禁法均为你破，这原近情，不然，你师徒怎能全体来此？不过适才我在神羊峰顶遥望，你师徒已将入我伏中，因有一片佛光，随同雷火飞下，才将我旗门破去。凭你万无这样法力，路道尤其不合。分明有人恐你难堪，暗中相助，你却往自家脸上贴金，岂非无耻之尤？我如怕你，早不如此施为，也更不会约你来此。只为有人约我对弈，又料定你无甚伎俩，山妻如若空闲无事，早就将你打发回去。否则，你也不能入谷一步。让你多候片时，煞了火性，容我一局对完再来，也是一样，因此迟到。我人在此，怎说避而不见？至于令高徒奉命探询原可，为何欺小，自寻苦吃，打的甚赌？我适遥望，分明他已出谷，小徒才将他擒回吊起，并未依仗埋伏，在谷中下手，怪着谁来？你眼见徒弟被擒，尚不解救，还吹大牛，要我出题斗法，班门弄斧，岂非荒谬？莫如还是让你占点便宜，由你先行施为。如真胜得过我，我从此避入深山，永不出面；你如不胜，力竭势穷，无计可施，我并还随你往铜椰岛去，看你有甚神通施展，免得你死不甘服，说我依着家门欺人。

你看如何？”

天痴上人不料乙休反唇相讥，倒被挖苦了个淋漓尽致，益发怒不可遏。大喝：“驼鬼，只要贪嚼薄舌，有甚用处？你是此间地主，我先下手，反怪我上门欺人，如今让你一步，怎不知好歹？”乙休哈哈笑道：“痴老儿，你当我不知你的鬼心思吗？你不过因在沿途吃亏，当着门人不好看相，自恃有铜椰岛地层以下数千年凝聚的阴秽之气，以为我那法宝飞剑均是五金精英炼成，当我不知底细，取出施为，你收去一两件，好装装面子。如能连我一齐困住，更是称心快意。却没想到我老人家对别人不敢自负，似你这样老蠢物，再有十个八个也奈何我不得。我向来对敌专一投桃报李，敌人不动，我决不出手；何况我约你来，好歹远来是客，更不能不让你占先。你所炼秽气，如真厉害，我身边现有两件飞剑法宝，俱是金铁之质，不如吸了去，让我见识见识。何必我先动手呢，难道隔了一层衣服，便无所施其技吗？”天痴上人原知乙休道法高强，机诈百出，自料今日败多胜少，报仇之事，只能留为后图。又知乙休脾气古怪，逞强好胜，所用飞剑神妙无穷，对敌时必取应用。这类道家法宝飞剑，多半金质，可以用元磁真气吸取上来，先给敌人一个小挫，再乘机激怒，引他去至铜椰岛入网。哪知乙休道妙通玄，有通天彻地之能，不特法力甚高，经历见闻更极广博。日前又在峨眉凝碧仙府听得妙一真人微露先机，知道铜椰岛之行决不能免。嫌怨已结，敌人反正不能善罢甘休，早晚必要约往铜椰岛去，不如先占他一个上风。不等对方开口，自己先就说去，一切早有成竹在胸。加上韩仙子一个劲敌尚未出面，无论凭法力，凭口舌，暂时均非二人之敌，白白听些讥嘲，毫无用处。当下见乙休一味挖苦，说什么也不先出手，只得愤怒答道：“这是你说的，我只好先得罪了。”说罢，两肩摇处，四十九口神木剑，化成四十九道冷冰冰的青光，虹飞电舞而出。紧跟着双手一搓，往外一扬，又是无数太阴元磁神雷，发出碗大一团团的五色奇光，齐朝乙休打去。

乙休早已料到此着，知这一雷一剑相辅而行，厉害非常。一用金铁制炼之宝去破神木剑，立被元磁真气吸收了去。如用五行禁制，也是顾于此，必失于彼。对方如非断定自己是个劲敌，别的法宝无可施为，也决不会一上来便使出独门看家本领。正待飞身空中，行法抵御，说时迟，那时快，当这来势迅急，不容一瞬之际，猛听当空有一女子声音喝道：“何方老贼，敢来

我白犀潭撒野？今日叫你知道泼妇厉害！”话未说完，那青光神雷本来一是夭矫如龙，出即暴长，一是飞出不远，即发出震天价的霹雳，爆裂开来，两均猛烈。忽然全被隔住，同停空中，此冲彼突，不能前进一步。同时，二人面前飞落下一团青烟，簇拥着一个面貌清秀的道姑，凌空而立，朝着天痴上人戟指喝骂。乙休忙道：“山妻来了，怪你在她门前放肆，必有处治。我夫妻素不喜两打一，这里又是她洞府，她是正主人，我不能越俎代庖，只好暂时下来。等候被山妻打跑时，我就随你往铜榔岛去，捣你老巢，就便开开眼界，看你那地肺秽浊之气凝炼的玩意，到底有多厉害好了。”说罢，身形一闪，便落在阿童和那矮胖少年隐身观战的峰腰危石之上。阿童见他立处相隔不过丈许，落地先朝自己这一面笑，跟着转面点手，矮胖少年的模糊人影便纵了过来。

乙休笑道：“今日本想叫痴老儿丢个大人，把他的门人全数扣下，片甲不归，只剩他一个孤身逃回岛去。不想有人暗中作梗，处处给敌人方便。他虽一番好意，只给痴老儿解围，不曾与我为难，但毕竟有些欺人，并还大胆来此观战。依我脾气，本实容他不得。不过看那行径，颇似我认识的两个老和尚所差，知我素来不和后生小辈一般见识，特意派了个小和尚前来代他行法，使我不好意思计较，用心也忒狡猾。为此气他不过，我不似痴老儿一双近视眼，只看出你隐身在侧，还误认是暗中帮他忙的恩人，别的毫未看出。如不稍微给他看点颜色，他必得了便宜卖乖，以为只他佛家法力厉害，他就在我面前都看不见。现有柬帖一封，你可拿到去峨眉的云路中途等候，照我所说行事，给那小和尚一个厉害，替老和尚管教一回，免他年幼狂妄，不知天高地厚，异日遇上，又与师命相违，惹出别的事来。”说罢，也未听那胖少年回答，只见身形一俯，好似行礼，跟着人影一闪，便即不见。

阿童原知神驼乙休是师父朋友，久闻此老法力道行均高，甚是难缠。大师兄部署完毕，立即避去，不与先见，便为不肯惹他。照此神情语气，自己行藏定被看破。心想：“那矮胖少年不知何人？既能代他主持埋伏，当非弱者。现奉他命去至中途相待，必是算准自己要往峨眉，半途埋伏，给点苦吃。自己虽然学会好些佛门防身御敌之法，要斗乙休，决斗不过。不去峨眉仙府，径自回山，固可无事；不过好容易得此胜游，大开眼界，为此失却，心又不舍。悔不该不听朱、李二师兄叮嘱，行法时太近，被此老看破。

否则，凭自己目力，再远百倍也能看见。那破旗门的灵符，更是隐现随心，多远都有灵效。乙休为人好胜，如在远处行法，必当自己怕他，即便看出，也不会计较。偏要一时高兴大意，跑到他面前潜伏，自然触怒。初次离师下山，便遭挫折，自己难堪，还给师门丢脸。此老又是师执尊长，不能和他硬碰，再说也未必硬碰得过。”阿童越想心越烦恼，正在犯愁。忽见烟光万丈，照耀崖谷，风雷之声，震撼大地，战场上业已分出胜败。

原来天痴上人的元磁神雷能发能收，能散能聚。对方如不能敌，中上固是形神皆灭；如与五金之宝相遇，立即由分而合，化为元磁真气，将它吸收了去。深知乙休有太乙真金炼成的飞剑，乃神木剑的克星，与本身元神相合，威力至大，不遇劲敌当前，平日轻易不用；又精五行禁制之术，玄功变化，奥妙非常。因此故意把四十九口神木剑全放出来诱敌，同时发动元磁神雷，以便破那飞剑。此剑一破，敌人不问结局胜败，真元均须受伤。二宝有相生相辅之妙，胜虽不可全必，当无败理。主意想得不是不好，偏生才一出手，迎头便遇见克星。也没见对方有什么法宝出现，好似在空中突然悬有一堵

坚强城壁，凭空便被阻住。只见青虹电舞，雷火星飞，上下左右，任怎冲突，总是冲不过去。妙在是形影皆无，看不出有一丝迹兆。同时耳听空中清叱，那比乙休还要难惹的有名女魔头韩仙子，已随着喝骂之声，飞落面前。乙休立即托词退下，说完两句俏皮话，往右侧峰腰上飞去。天痴上人越想越是气，又看不出敌人用来阻挡磁雷、飞剑的是何法宝异术。韩仙子说话神情，和乃夫一般狂傲强横，听去刺耳。情知敌人夫妻合谋，更不好惹。平日在岛清修，一意炼复原身，不与外人往来，不问外事。起初以为乙休夫妻二人，成道年岁和自己差不多，同时修为，路道虽各不同，但对方法力功行，俱都深悉，彼此不相上下。即便比己略高，也不至于挫败。何况自己既有元磁真气凝炼之宝护身，可收敌人飞剑法宝，又与同来十二弟子练有混元一气阵法，玄机奥妙，非比寻常。并且铜椰岛上，还设有好几重埋伏禁制和一座极厉害的阵图，万一不能取胜，还可将敌人引去，诱使入网。

谁知多年不见，敌人竟有偌大神通，棋高一着，闹得满盘皆输。深悔不该一时疏忽，轻敌躁进，自取其辱。随来弟子，适才已有两人入伏受伤；一个又被人吊起，刚放回来。

这时因听敌人口出不逊之言，俱都义愤填胸，怒容满面，各自暗中准备，大有与敌一拼之势。自己尚且胜败莫卜，门人自更不行，惟恐又有伤折，徒受敌人耻笑侮辱，于事无补。百忙中，一面摇手示意，不令门人妄动；一面准备答话对敌。韩仙子竟比乃夫性急得多，声到人到，发话完毕，也没容他开口，便先发动。手臂往上一扬，立由袖口内飞出十余道形如玉钩的碧色寒光，往天空飞去，直没入天际密云之中，不知去向。正不知是何用意，晃眼工夫，重又在云层中出现，光已增强长大，宛如十数条青虹，蛟龙剪尾，不住屈伸掣动，发出极大的破空之声，自天飞堕，由天痴上人师徒身后左右，每道光华各认一人，分三面环抄上来。这才明白，敌我之间果有一层阻隔，连敌人的法宝，也须经由上空越过，不能穿行无阻。因来势太急，未容多作寻思，除受伤二徒外，各把一口神木剑放起抵御；同时暗运元磁真气吸收，钩光依旧电掣虹飞，毫不为动。仔细观察，竟不知是何物所制，只觉变化神奇，精光强烈。众弟子各运玄功全力抵御，仅仅斗个暂时不分高下，不禁大惊。那钩光因人而施，共是一十三道，中有一道光尤强烈。幸这十二弟子俱是天痴上人门人中上选，各得有本门真传，一人对付一道，勉强可以抵敌。可是中间两人已在途中受伤，遇上这么神妙莫测的法宝，便不能再勉为其难了。

天痴上人觉出此宝厉害，未可轻敌，只得将当初成道时所炼与心灵相合的镇山御魔之宝，今已多年未用的一口飞剑飞起应战，仍是觉得吃力。暗忖：“先放出去的四十九口神剑，已吃敌人阻住，不能上前。何不撤将回来助战，免得众弟子势弱费力；并还可效敌人故智，将磁雷留在空中，与那无形之宝相持。同时拼着受点损害，默运玄功，把葫芦中未发完的元磁神雷，出其不意，也由高空中越过，予敌人来个重创。好在此雷由那太阴元磁真气凝炼，隐去形迹，本极容易。所居铜椰岛乃元磁真气的母穴所在，此宝炼得最多，即便为敌人所破，全数损失，再炼亦非难事。”想到这里，正打算招回飞剑助战，忽听韩仙子喝道：“老贼不要发慌。我的碧斜钩，乃水宫神物，地阙奇珍，通灵变化，向来出去以一敌十。既然你带的徒弟有两个废物，待我收回两柄，免你师徒手忙脚乱如何？”随说，手指处，那和天痴上人对敌的三道碧光，忽有两道突然伸长，横空剪尾，往回飞去。

天痴上人不知敌人藏有深意，加以急怒攻心，愧忿交集，求胜心切，灵智已乱，以为这一来，正可将计就计。也不顾再收神木剑，竟将余存的元磁神雷暗中发出，意欲尾随两道碧光之后，潜追过去。心想：“空中阻隔，目所不见，只要敌人碧光能过，便能尾随过去。”匆迫之中，却不想碧光初发出时，既由高空飞越，过了当中阻隔，然后下落，木剑、磁雷仍滞空中，可知阻隔未去。那么碧光收回时，怎会由平面横飞，不由上空飞起？碧光来去，势均神速，稍乱心意，粗细两道碧光已如经天长虹，钩头向外，先是两头平伸，突往空中略收，径朝那阻滞空中的剑光、雷光兜截上去。天痴上人这才看出形势不佳，想收神木剑已是无及。只见两道百十丈长的青虹，将那四十九口飞剑光迎住一截，便即合流，如群龙戏海，略一腾挪，便似被什东西扯紧，横竖七八纠缠一起。

连那些未发的磁雷，也一窝峰似朝对面敌人飞去，烟光变灭，两三闪过，便同失踪不见，始终没看出空中法宝是什形状。

原来韩仙子一上来，便看中这四十九口神木剑，立意收它们下来。但知此剑神奇，与敌人身心相合，又是四十九口成数，不可分拆，差上一口便要减去若干灵效威力，并且得了也保守不住。必须一齐收去，不令有一漏网。暗中想好主意：先用宝网将它阻住，隐在空中。跟着放出十三柄碧斜钩，故意从高空之上飞越过去，引逗敌人暗算。却把两柄最厉害的雌雄一双主钩，借词收将回来，就势把四十九口神木剑归路挡住。同时暗中运用玄功，将那隐在空中的宝网，再急速兜将上去。动作神速已极，便无异宝相助，敌剑也难逃脱，何况有这两道经天碧虹迎头一挡一逼，自然全数落网。略挣扎掣动，便吃韩仙子行法制止。连那空中残存未发的神雷也一并收去。此剑乃天痴上人心血所炼，焉能不又急又恨，气得咬牙切齿，须发皆竖，厉声喝骂：“驼鬼、泼妇，今日有我没你，与你拼了！”说罢，将手一扬，飞起一团红光。到了空中，一口真气喷将上去，立即暴胀，约有亩许大小，红光万道，耀目难睁，比火还热十倍。才一飞起，还未下落，附近山石突起白烟，所有林木花草全都枯焦欲燃。眼看泰山压顶般由上而下，正往对面敌人当头打下，猛瞥见韩仙子冷脸微微一笑，也没回答，只把手一扬，袖口内接连飞出金碧二色两团光华，精芒四射，光甚强烈，却不甚大，金光在俞，只有丈许大一团，疾如流星，首先对准红光中心打去。双方势子都急，一下撞个正着。先是叭的一声，金光深陷红光以内，包没不见。红光只略停了停，仍往下打来。第二团碧光出手较慢，相继迎击上去。

天痴上人毕竟目力不比寻常，见敌人金光虽吃红光包没，并未消灭下落，也无别的异兆。与平日对敌，任是何等法宝、飞剑遇上此宝，不是炸成灰烟，便被烧成汁液，化为红雨飘散的情景，迥乎不类。正觉有异，未容仔细观察，就在这金光陷没红光以内，碧光快与红光对撞的瞬息之间，猛听红光中炸音密如贯珠。刚觉不妙，紧跟着好似霹雳怒发，一声极猛烈的巨响，红光忽然爆裂，化为万千团烈火，当空散将开来。同时敌人金光也自碎裂，化为无数金芒箭雨一般，夹在烈火丛中四散下射。天痴上人因此火熔石流金，奇热且毒，又是神木剑的对头，众弟子身带法宝、飞剑，都是晶玉神木所制，一个躲闪防备不及，立受重伤。慌不迭待要行法抵御，哪知敌人早有成算，当碧光快与红光撞上时，反向后略退。等到红光爆裂，将手一指，碧光突往平面展开，寒光凛凛，往前一逼。同时再发出一股极猛烈的罡风，当头的烈火遇上便即消灭，化为青烟，被风一吹即散。下余的，直似飓风之卷黄沙，

朝前涌去。

天痴上人枉用多年苦功炼成此宝，平日随心运用，一旦为人所破，再用极厉害的法术和相克之宝一推动，化为千百丈无情烈焰，随着罡风猛扑过来。虽然法力高强，急切间也来不及制止。知道再不见机遁走，自己无妨，随带诸门弟子多半不死必伤，决难幸免。没奈何，把脚一顿，大喝：“众弟子，随我速退！”忙由袍袖内飞出一片黑光，略阻火势。同时运用玄功，连随行十二弟子一齐摄起，纵遁光破空遁去。因是恨极仇敌，怨毒已深，无可发泄；又见烈火如潮，劫云滚滚，势不可当，那黑光略一阻挡，便吃碧光罡风荡开，依旧光焰万丈，漫空乘风，电驶追来。知道自己飞遁神速，已经率众脱险，再难追上。百忙中，一面收回黑光，一面手掐灵诀，并将适在谷口叫阵时取而未用的一件法宝取出，等要施为，本意反风回火；一面仍用前宝由地底攻入白犀潭，引发地肺真火，毁去敌人巢穴，连后山一带全给烧成劫灰，稍泄胸中忿恨。

谁知韩仙子早有杨姑婆事前报警泄机，深知天痴上人虚实底细和法宝功用，以逸待劳，一切均有应付。所用法宝，无一不是对方克星。上来几下，便即打闷，使其莫测高深。大挫之余，心气先馁，又带着爱徒累赘，诸多顾忌，好些未容施展，枉自怨毒，怒火填胸，除了败退回岛，更无良策。这时身后漫空烈焰，已被碧光逼紧，反为敌用。那碧光乃千万年凝寒之气，为乾天罡气所迫，日积月累，凝炼成一团奇寒气质，经一前辈仙人费了百年苦功，炼成此宝，名为寒碧珠。后来成道飞升，传与了玄龟殿散仙易周。

为破天痴上人两极阳精合炼之宝，使乙休到铜椰岛对敌，灭却一层危害；又知乙休好胜，不肯借助于人，特令杨姑婆带来交与韩仙子，如法使用。并告以连日虔卜先天易数所得玄机，请韩仙子适可而止，略微惩戒，稍去日后骄妄，使其心服已足。不可穷追，挫折太过，致令情急拼命，闹得仇无可解，两败俱伤。其元神凝炼，法体原身尚未恢复，只凭神游。铜椰岛之行，尤不可随乙休同往。韩仙子性虽有点刚愎，生平只信服妙一夫人和杨姑婆两位好友，言听计从。虽未下那绝情毒手，但恨对方，人还未见，先已出口伤人，所以还在驱火追逐。此宝与郑八姑雪魂珠相比，一个是水到渠成，年久天生，已经成形，到了火候，才经宝主人加功紧炼，使与本身元灵相合为一，成为旷古奇珍，无穷妙用；一个只具精气，未到炉火纯青地步，经人收去，加功紧炼，始成法宝，只是气质功候稍差，如论对敌时的威力灵效，多半相同。尤其抵御真火，因附乾天罡煞之气，独具专长，更不在雪珠以下。收发运用，更是无论相隔千万里，无不由心。韩仙子本定破敌以后，即将此宝经由空中发送回去；这里如法摧送，宝主人心灵相通，立即警觉，自会收去，万里相隔，片刻即至。除却佛门心光遁法和道家的灵光飞行，谁也追它不上。

天痴上人哪里知道，反风驱火之法不特无功，身后烈火光芒反被罡风催动，来势更急，竟快被它追上。这才死心息念，忙催遁光，加紧飞逃而去。总算知机，免了葬送一件法宝。正纵遁光急驶，猛听头上有破空之声。天痴上人师徒飞本极高，一听声出己上，定睛一看，一道碧光挟着一溜其长经天的红光，正由头上极高空的云层之上飞渡，往自己去路一面飞去。分明身后追逐的烈火和那碧光，竟比遁光还快得多。回头固是无颜，火光忽越向前面，不知敌人又闹什玄虚；绕路遁回，又大丢人，只率硬闯。边飞边寻思，方觉进退两难，遥望对面山头上立着一人，手指自己大喝道：“痴老儿，莫害怕，我那山妻是不会追你的。前面我还为你设有一关送别，只稍微低头服输，便

能无事过去，否则难说。如无人救你，令高徒们也许屈留些日子。”说时，天痴上人已经飞近，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大骂：“千年压不死的驼鬼！自己缩头，不敢和我对敌，却指使泼妇出头，只闹鬼祟行径。像你这等无耻，也配称作修道之士？你当我真个败了不成？”

乙休闻言，一点也不生气，哈哈大笑道：“痴老儿，难为你，偌大年纪，还收有这么许多徒弟，自称一教宗主。这不是铜椰岛上，由你一个人的性，关上门当山大王，作威作福，由你称尊，无人敢惹。要和人斗法，得凭真实法力；单是恼羞成怒，真个成了骂街泼妇，无非自失身份，有何用处？适因白犀潭乃山妻主人，故此由她给你一点颜色。

知你嫌我未和你交手，有些难过，故来此相候。怎说不肯见你？实对你说，今天我为戒你骄妄，有心恼这闲气，看看你到底用甚么法子向我报复。因要见识见识你那先天混元一气大阵是什样儿，我只臊臊你的面子而已。只管放心，此时决不会伤你，迟早放你回岛，不过令高徒们却须留此，作个押头罢了。”

天痴上人原是急怒攻心，恨敌入骨，口中喝骂，暗地施为，准备一对面，便师徒合力，一齐夹攻。能伤得敌人，略出怒气，固是快事；不能，也不再恋战，就此拿话激将，诱往铜椰岛，使其自投罗网，决一死战。当初发现乙休时，两下相隔约有三数十里，因飞行神速，就这彼此传声对答之际，按理早该飞到。及至互相嘲骂了一阵，天痴上人似觉飞近了些，却总飞不到前面峰顶。猛然警觉，知己陷入埋伏以内。敌人为人，决不只说大话了事。自己虽不怕，这些门徒实是可虑。如真全数被陷在此，自己一人遁回岛去，日后便能报得此仇，也是生平的奇耻大辱。身在伏中，初见时打算已无用处。并且一经施为，妙用立即发动，脱身更难。估量乙休兼用移形换影，借地传声之法，真身必隐一旁，对面山头，只是旁处移来的虚影，就能施展法力，赶将过去，不是上当便是扑空。

念头一转，一面暗囑门徒小心戒备，不可稍微忙乱，也不可离开自己一丈以外，一任敌人辱骂，不可动火轻敌，务随自己行动。一面忙把遁光停住，先辨明了真正子午方位和五行向背。再把盛怒平抑下去，舍却对面峰头，或照心中揣测，和自己易地而居。

隐身之处，面向西北，冷笑道：“驼鬼无耻，只使用鬼蜮伎俩，还敢说是和我相对吗？不必再鬼头鬼脑暗算我们人，今日老夫误中诡计，甘拜下风。你夫妻真有神通，敢去铜椰岛相见，我便从此退出此岛，隐居大荒，永不出世，你看如何？”说完，果听西北方乙休哈哈大笑道：“痴老儿，总算难为你，居然识得我这移形换影之法，虽还不能脱身，到底少吃一场苦头。居然也肯输口，服我了吗？我早料定你不过黔驴之技。至于请我老人家去捣巢穴，卖弄你窃据多年的一点家私，作那孤注一掷，我不是上来就和你谈，答应准去的吗，何必再用这激将之法则甚？至于我那老伴，这多年来，只不许人到她门前扰闹，如有本领，十次八次尽可上门找她，什时都在等你，决无虚约，但照例不肯上门欺人。尤其像你这等老而无耻之人，不得不加驱逐，以免灾害岷山左近草木。想她上门寻你，如何请得她动？就我驼子一个，已够你受用的了，如再把她请去，她的性情是除恶务尽，便不能似我这样好说话了。我本心是稍和你开点玩笑，把令高足们屈留在此，等我回白犀潭向我老伴略叙阔别，再亲身来护送他们回去，免得路上遇见对头，你无力照顾。别人不似我好说话，令高足们有个七长八短，不能保他们长命百岁，追本穷源，说

是事由驼子而起，更添抱怨。现在念你尚有自知之明，我驼子一向宽宏大量，伸手不打笑面人，只要肯低头服输，百事皆了，决不再难为你。不过话已说出，总该应个景儿，免你回去又向门人吹大牛，说我埋伏被你识破，我计无所施，不得不放你走。如是晓事的，自己一人先行回去，由东南方煞户飞出，以你法力，虽有一点阻碍，足可脱身。令高足们也只屈留二日，我便亲来护送，无多停留。千万不可携带同行，否则，便是白害他们吃苦。万一再连你屈留此地，等我一齐护送，就更不是意思了。好话说完，信不信由你。我和山妻一别多年，她前此对我颇有一点芥蒂，多谢你的成全，今日才得相见。

亟欲回去叙阔，恕不奉陪了。”说罢，便没声息。

天痴上人闻言，自是愧愤难当，又无法还口。情知所说多半实情，偏是敌人禁法神妙，急切间直看不出一点虚实迹象。连喝两声：“驼鬼少住！”不听答应，料已飞走。

留既不可，行又可虑，为难了一阵。照敌人所说，独自遁回，日后如何见人？万无此理，说不得只好硬着头皮，先把禁制引发，再行相机应付。想了又想，把随行门人聚齐，遁光联合，先放起太乙元磁精气和身带两件最得力的法宝，将师徒十三人全身护住。然后由自己向前开路，不照乙休的话，径直往回路前飞。扬手一神雷发将出去，哪知乙休行时已将埋伏发动。因他来时途中埋伏全被白眉和尚命人破去，格外加了功力。一声霹雳过去，立时烟岚杂沓，天地混茫，上下四处，杳无涯际。跟着五行禁制一齐发动，光焰万丈，一时金刀电耀，大木云连，恶浪排山，烈焰如海，加上罡风烈烈，黄尘滚滚，一齐环攻上来。虽仗法力高强，五遁之术皆所精习，又有元磁精气至宝护身，未受其害。

无如敌人禁法神奇，五行相生，循环不已，破了一样，随又化生一样。暗中又藏有乾坤大挪移法诸般变化，玄妙莫测。竭尽全力，仅可免害，脱身却难。况又未照所说方向出伏。阵中禁制全被引动，有自己在无妨，只要一离开，众门人不只被困，还要受伤。师徒十三人正在咬牙切齿，痛恨咒骂，无计可施，猛瞥见身后现出一大圈佛光，悬在空中，四外五遁风雷只要近前，便即消灭。仔细一看，正与初来时沿途所遇佛光金霞相助脱险一般路数，知道仍是那人暗助。看此佛光出现在后，分明走了相反方向，一不小心，就许引往岷山敌人那里，更是奇耻。连忙向南称谢，率领门人飞身过去。那佛光立即将天痴师徒环在阵中，疾逾闪电，转了两转，忽往斜刺里飞去。敌人狡猾，竟在远处行法遥制，频频运转，瞬息百变，并不专指一处。如无佛法相助，再有片时，非被引往白犀潭敌人门上不可。当时惊喜交集，如释重负，对于暗中助力之人，感谢已极。暗忖：“乙休最不喜人干预他事，此人这等行径，无异向他挑战。出此大力，怎又不肯相见？”那佛光护送出阵，立时隐去。天痴上人方在回头，欲向那人致谢，猛瞥见左侧危崖上有一小沙弥，人影一晃，跟着一道金光，迅疾如电，往峨眉后山那一面飞去，年纪既轻，又是从未见过。乙休法术厉害，岂是常人能破，这样一个小沙弥，竟有如此神通。看那飞遁情景，功力虽也不弱，如说高出敌人之上，却绝不似。可是此行除每遇厉害埋伏，必现这类佛光金霞外，更不见别的迹兆。难道有师长随来，仔细观察？宛如神龙见首，微现鳞爪，一瞥即逝，更无端倪。只得感谢在心，加功急驶，往归途赶去，自打复仇主意。

不提。



## 第二二二回

一叟运玄功 电转飙轮穿地肺  
群仙怜浩劫 无形弭祸上天心

原来那小沙弥正是阿童。因在白犀潭危崖石上见双方斗法正酣，先因踪迹被乙休看破，心中害怕，隐在一旁。正打主意，是否避开正路，绕道前往峨眉，嗣见天痴师徒快要挫败，神驼乙休忽然飞去。暗道：“不好！只顾在此看热闹，天痴师徒回去路上，还有一处最厉害的埋伏。如不前往相助，头次奉命，耽误了事，不特师兄埋怨，师父也必怪罪。就行藏被人识破，此去不免吃亏，师命在身，也不能畏惧违背。”明知乙休发言，是暗中告诫，不令参与此事，迫令改道行走，免得又去暗助天痴师徒脱险。阿童初生之犊不怕虎，当时不无疑惧，但念头一转，胆子立壮，并还恐追不上，径把师父所赐以备万一将来遇险，借以脱身遁走的本门心光遁符暗中施为，居然先赶到一步。乙休已知他是白眉和尚所差，也只虚声恫吓，如何肯与为难。走时，见阿童潜伏在旁未动，方暗笑他年轻胆小，果然中计。此举大出意外，料定天痴师徒纵能脱出，也必受伤挫折。急欲与老妻重逢叙阔，说完了话便自回去。却没料到，阿童这次先赶向前，惟恐又被乙休看破，格外小心，藏处极隐，人在禁地以外，隐身法又极神妙。乙休只当已把阿童吓退，没有跟来。阿童却候到他走远，才照师命行事，取出灵符，上前救助。天痴师徒遁走，乙休才自警觉，知道此是几位良友维护双方的盛意。天痴为人，不过刚愎自恃，并无过恶，此来折辱已够，也就听之，不再追赶了。

阿童一心还在留神那矮胖少年，惟恐途中埋伏和他为难。行时，故显遁光，给天痴师徒看了一眼，买上个好。飞出十来里路，便隐去身形，沿途查看，并未见有矮胖少年踪迹。峨眉仙府上空彩云层已经在望，一会飞到。自以为对头定被隐身法瞒过，没误师命，又大看热闹，还免一场苦吃，心中高兴。因已到达仙府，更无可虑，便把隐身法收去。正要按师兄所说，由云层中穿入仙府，猛听背后有人说道：“小师父刚来？”心疑是仙府中人，回头一看，却是那矮胖少年，不禁吃了一惊。一面暗中戒备，没好气问道：“你是谁？我到凝碧仙府去见掌教真人，素不相识，问我作甚？”少年似知他误会，笑道：“小师父，疑心乙师伯要对你有什么举动吗？那只防你多事，故意说说罢了。那白眉老禅师是他老友，如何肯对你过不去呢？他知我有点事，暂时无可托，又知你要来仙府，可以就便奉托。正好借着授我机宜，取瑟而歌，想你绕道来此，以免从中作梗。

我受了指教，便来相候。适在空中遥望，你仍暗助天痴师徒脱身，别的不说，单这胆识已足令人佩服。嗣见你御遁飞来，正拟迎上，忽然隐去身形，惟恐相左，先来守候。小师父误会我有恶意，那就错了。”阿童见他人极和气，话颇中听，喜道：“原来如此。

我们师门都有渊源，不是外人，这里仙府想必常来，请先领我进去。有事用我，只要我力所能及，无不应命。”少年道：“这下面仙府，虽然有我师长在座，但我乃本门待罪之人，如能进去拜见各位师长，也不来求你了。”

阿童惊问何故。少年笑道：“话说起来大长，一时也说不完。我所奉托的事不难，只请小师父向家师掌教真人说，弟子申屠宏待罪七十八年，已历

三劫两世，所差不过三年之限。每日怀念师门厚恩，又闻开府在即，亟于自效，情甘异日为道殉身，多受险难，敬乞提前三年，早赐拜谒，重返门下，以便追随众同门师兄弟下山行道，将功折罪。如蒙恩允，只向诸葛师弟一说，他自会有法子传给我知道。明早家师和各位师长起身以前，我便可以进府拜见，相随同行了。”阿童道：“就这样带几句话，有什用处？我还代你力求就是。”少年喜道：“昔年我随家师往谒老禅师，小师父大约尚未转世，想是度入佛门年尚不多，竟有这样高的神通法力，如非福缘根骨俱极深厚，向道坚诚，修为精进，哪能到此？家师最喜这样后进之人，老禅师又是前辈圣僧，又是两世至交，小师父一言九鼎，此事十九可望如愿了。”阿童闻言，越发喜他。忍不住问道：“乙真人和诸位令师长也是至交，情面甚大，道友既是转劫两三世的旧门人，掌教真人对门下素来恩厚，能得此老一言，当无不允之理。你既和乙真人常见，对你又好，日前峨眉开府，各方多有引进，重返师门，最是良机，怎不当时托他代为求情呢？”

申屠宏叹道：“前事荒谬，本不想提，既承殷殷下问，我且略说一二好了。家师对门人恩如山海，但家法至严，毫无通融。那时长眉师祖飞升未久，家师门下只得两人，因仗家师钟爱，得有师门心法，未免狂妄。加以年幼无知，一味疾恶好事，不明大体，平日杀孽已重。家师虽常告诫，到时仍是疏忽过去。那年不合听一新交散仙挟嫌怂恿，去与海外隐居的一个旁门修士为难，乘着家师和苦行、玄真子二位师伯初炼九转大还灵药，有八九个月闲空，没向家师禀告，偷偷前往践约。

“家师因海外各岛仙境灵域，何止千数，到处都有散仙修士之流隐居，既不欲门人无故招惹，多结嫌怨；又恐法力不济，为师门丢脸。每次奉命海外采药，全都预示时限，并将所去何岛、沿途经过地点和各当地主人善恶邪正，法力高下，一一示知。非真妖邪淫凶，不许稍微失礼；未奉师命，更是不许轻往。我和师弟背师前往，已犯家规。行前又以所寻旁门在 南极有名五大恶岛之东，地最僻远，为首一男一女夜郎自大，法力颇高，门下弟子无一弱者，我们年少好胜，惟恐失败丢脸，粗心大胆，恃爱忘形，一意曲解，以为所杀乃旁门左道中人，杀之不在，就犯了家规，不致受什重罚。既为朋友报仇，受一场责罚，也无大不了事。莫如把人情做到底，索性再约上两个好帮手同去，免得徒劳无功，负人重托。这时二位师伯门下，备有一个得力高弟，法力均不在我二人以下，尤其各有一件极好的飞剑法宝，如能约其同往，对方决非敌手。那两人，一个便是诸葛警我，另一个便是苦行师伯门下已转世多年、现在东海面壁虔修的笑和尚。大家全是修为年浅，精进太速，好事操切，不识利害，又都交厚，能共荣辱患难的同门至好，自然一说都去。

“谁知那岛主夫妻，早年虽然出身旁门，只是性情孤僻刚傲，以前时喜树敌，是他短处，也是他致祸之由而外，从未做过恶事。并且自从由中土移居海外，便一意闭户清修，仅前在本门的老辈屠龙大师师徒二人，还有三四位正教中长老，偶然往来；以前同道，休说合污同流，直连面都不见。只为岛上产有一种驻颜不老的灵药，我那新交朋友曾往求取，始而上门明言，被女的婉言相拒，闹个无趣，尚未破脸。偏他不肯死心，复又纠结好些同道，前去强索，斗法大败，中有两人还受了重伤，几乎送命。仇恨难消，跟着潜踪入岛，想把那出生药草之地的灵脉切断，尽泄灵气，给他来个绝户之计。正在下手，吃男的擒住，大受折磨羞辱，然后放走。仇恨越积越深，无如自知力薄。这人虽然量小心贪，竟颇自爱，虽然恨极仇人，却不肯去和一干邪

魔外道勾结，也是一个专一闭户清修，不常与人交往的正教中人。我二人因在他岛洞左近采药才相识。他问出我二人的来历，便生了心，一意结纳。等到交厚，成了莫逆，才露出求助复仇之意。我二人为友心热，又听对头是个左道，行径如此骄狂，也没细加查询，慨然应诺。也是那岛主夫妻该遭劫数，他们事前本有警兆，又早算出劫运不久将临，心还忧疑。其实只要避开当日，便可无事。偏是举棋不定，踌躇不决，以为近数十年天产灵药已被人知，传说日广，又为此树下不少强敌，惟恐离去以后，门人难胜守护之任，被人乘隙赶来夺去，因而迟疑不决。

“两年前，屠龙大师往访，曾说那散仙面上晦纹已现，劫运应在三年以内。为此留下一面告急的符，日后如有凶险，可即如法施为。虽然相隔数万里外，不是当时可以赶到，但是修道多年，这是关系自身安危成败之事，何况每日又有常课入定，并未犯什贪嗔，在外为恶，神智未昏，期前必有警兆，只要在临难二日以前发出，决可赶到。此与道家四九重劫不同，不是出外遇事逢凶，便有仇敌来岛寻仇，凭着法力，必能相助。但是成败利钝，未必如人逆料。万一发难在先，或是求救太迟，未能如期赶来，无论仇敌是什么路数，能敌得过，逐走便止，不可穷追；如觉对方不弱，便应反攻为守，专一防护，以待救援。只要不轻率，不骄敌狂妄，自可无害。他如早日发符求救，大师虽为祖师逐出，与各位师长交情尚在，性又刚直，爱管闲事，后辈都颇怕她，只要遇上一说，我们就知对方真是十恶不赦，有她出头，也不敢惹。他偏到大难临身的头一天，才想起将符发出。大师也是为友心热，接到警信，立即急驶赶来，但依然晚了些时，仍是无及。

双方对敌之际，他如平常行径，我们见那所居之岛景物那样灵秀，师徒八人无一个有邪气，也不至于轻举妄动，杀伤多人。他既以切身利害忧虑太过，心中惶惶，百计求保，但觉不妥，越想越左，终于把他昔年所习左道邪法施展出来，在所居洞府，连同灵药产地，布下一个极恶毒的大阵。老远望去，邪云隐隐笼罩，稍有目力的修道人便可看出。

谁都当他极恶穷凶，是妖邪一流，决不肯于宽恕。他有了这样严密退守之法，索性不出，一意防守，也未始不能挨到大师赶来救援。偏又首鼠两端，一面设阵布防，仇人见面，依旧眼红，犯了刚愎倨傲素性，仍出接战。

“笑和尚师弟前生名叫贺萍子，落地便是孤儿。与苦行师伯有夙世因缘，由血胞中度去，尽心传授，在同门中法力最高。他知道那阵一被逃回运用，便非短时所能破去，是否漏网，尚属难知。觉出时机不可失去，首先隐形入阵，用师传佛家法力，将阵中主要枢机，暗中全给破去。又擒他一个徒弟，禁在主台之上，欲使少时作法自毙。我们法宝又多，下手又快，途中又遇见元元、白云二位师伯叔门下的几位女同门加入助战。法宝不说，单飞剑就十一口。内有四剑，更是古仙人所用降魔奇珍，威力仅比师祖紫青二剑略次。还加上贺师弟的无形剑。那岛主夫妻如何能敌。最该死是他们起初那样胆小戒备，及见我们人多势众，不特没有戒心，反倒骄妄轻敌。男的火气更旺，才一照面，不容人开口发问，首先破口大骂那朋友昧良无耻。又说：‘几次饶你不死，竟敢勾引一些小贼竖子来此寻死。少时擒到你们，定用法力化炼成灰，却将你们元神附在上面，禁制前岛石礁，永受无量苦难，做一榜样，使各方鼠辈望而胆寒知畏，免再擅入本岛，又来窥伺。’随说随和妻子、门徒一齐放出飞刀飞剑和各种法宝、法术。我们见他这等强横凶焰，又听他不问青红皂白，恶口毒骂，便他不动手，也容不下，何况又是话未说完，便先

发动，益发认定他们凶顽邪恶，平日不知造孽多少，罪无可赦。一面飞剑迎敌，一面各显神通。先以邪阵神妙隐秘，如被遁入阵内，除他更须费事。贺师弟和石生师弟一样，素喜游戏，隐现无常，谁也没见他隐身先入阵内。我们看出敌人见我等俱有来历，不可轻侮，盛气已馁，表面尚在强撑，施展法力。防他率众退逃，正要分人断他归路，贺师弟忽然手发太乙神雷，由阵中喝骂飞出。

“岛主夫妇情知不妙，赶紧率众退保入阵。无如法物全破，设施尽毁，这才想起大师行时易攻为守之言。除去两个受伤见机先逃，一个被禁台上外，师徒尚有五人，用尽方法，各以全力拼死抵御，勉强挨了多半日，男岛主首先为我所杀，三个徒弟也都重伤，先后死去。我们还在认定为妖邪，除恶务尽，不肯停手。我那朋友却见状大惨，许是自觉惭愧，又因以前两次被擒，俱是女岛主向男的缓颊释放，总算是有恩于他，说她素无恶迹，力劝我们停手，勿为太甚，容她逃命自去。贺师弟和诸葛师弟的心更软，也不喜杀女人，正停手喝令速遁。女岛主性极刚烈，忍着痛泪，假意哭诉，说些好话，哀求我们许她埋葬亡夫与门人尸首。我们见她哭得可怜，都动恻隐，当即应允。不知她怎会看出我们是受了朋友蛊惑，葬完尸首以后，放声大哭，竟把她夫妻隐居修道的经过，及怀宝亡身，因那灵药树敌招祸之事，一一哭诉出来，我那朋友想不到她有此一着，已然应诺在先，当着我们，其势不便喝禁。我们见他一任女岛主哭诉，借词咒骂，不曾反唇相讥，面上倒有愧悔之色，才知事太鲁莽，铸成大错，个个心惊，面面相觑，后悔莫及。

“贺师弟心最仁慈，永不妄杀无辜，性情却也较急，苦行师祖戒规又严。越听越悔恨气忿，忍不住转身向那朋友质问：‘为何怂恿旁人，滥杀无辜，以快私意？’话未说完，女的探出我等本心，知道不会再对她为难，骂得越凶。忽然假作去劝贺师弟，说：‘此事固是这厮忘我昔日不杀之恩，昧却天良所致，但也运数使然。前年屠龙大师曾有预告，昨日还曾向她求救，可惜时机已晚，不然也不至此。这类害人陷友不义的活猪狗，埋怨他于事何补！’贺师弟和两女同门正以好言劝慰，哪知她早蓄杀机，舌尖早已咬破，冷不防用她本门最恶辣的毒法，扬手一阴雷，张口一片血光，竟将我那朋友活活烧死。

众人怜她为夫报仇，那朋友本应遭报，见状只自戒备，也未与她为难。她也不逃，只惨笑道：‘我杀了这厮，诸位拦阻不及，并未再向我还手，可见适才实是受愚，非出本心。

得报夫仇，心愿已足。不过先夫因我误放匪人而死，实在无颜偷生。如蒙垂怜，赐我兵解，以便追随先夫，足感盛情。’众人自是不肯，还在互相劝勉，我知此女死志已决，见我们不肯下手，狞笑说道：‘诸位当我自己就不会死吗？不过多受点苦，有何希罕？’说完未容再劝，已是震破天灵，惨死地上。刚刚毙命，一片金红光华，自天直降，屠龙大师已至。她见岛主夫妇门人多半死亡，我们又是峨眉弟子，也没有细问肇事根由，勃然大怒。只贺、诸葛师弟二人，见她师徒到来，知道不妙，未等见面，先驾无形剑遁溜走。其余的人谁敢和她相强，不由分说，全被她法力禁制，装入乾坤布袋，写了一信，历述我们罪状，命门人瞎眼小尼眇姑押送东海。

“到时，师父丹未炼成，洞门未开，只好照她师父的话，跪在洞外待罪。几个女同门多和小瞎尼眇姑相识，平日相对冷冰冰的，这时竟会好心照应。跪到第二天，问明情由，便说她们本心只是为本门师兄弟出力诛邪，无心相

遇，因而同往，并非有意从恶，情有可原。只要送往云灵山、罗浮山各人师父洞中，略加告诫即可。竟擅专作主，全数释放，令其回山自行举发。对于我们众人，却认作罪魁祸首，不可轻恕。始而置之不理，在旁打坐，等候师父开门交信重责。一晃二十来日，我们虽有法力，也觉不耐。贺师弟又不时隐身在侧，说这小瞎秃可恶。她并非本门尊长，无非各位师弟念着一点旧交情面，她竟如此作威作福。反正是福不是祸，重责难免，何苦受这小瞎秃的恶气？我们被他说动，但又怕那布袋厉害。正与贺师弟示意，令他先盗布袋，然后反抗。谁知小瞎秃法力颇高，竟然觉察，忽然睁眼冷笑说：‘我是奉命来此，你们不服气，只反躬自省所行当否？我师父此举，是否恶意，日后自知。既不愿长跪，我守着你们这些蠢人还觉无趣呢。

跪守与否在你们，我不相强，我这弥勒布袋却偷不得。一切听便，我自回山复命去了。’说罢飞走。我们商量了一阵，以为徒跪无益，便同往钓鳌矶，用功守候，也未再出门去。

‘到了开洞前三日，才去洞外跪下求恩待罪。三日后，三位师尊同出。先时便要追去灵光，押入轮回。我等再三苦求，复经师母妙一夫人为求情解劝，才按轻重，分别处罚。我和师弟是祸首，处罚最重，定了八十一年期限，在此期内应经三劫，还须努力修为，夙根不昧，始允重返师门。诸葛师弟去由强劝，情不可却，斗法时又未伤人，罚处最轻。贺师弟只历一劫，仍是出生便即引度，也不算重。独我一个，两次轮回，又历尽艰危，勉强挨到今日。我实不知乙师伯和家师交厚，但他在二十年前，我二次转世时，为我说情，被家师婉言拒绝。此老性刚，虽以家师与别人不同，未曾十分不快，也决不肯再为此事开口。可是这些年来，如非乙师伯垂怜恩助，随时照拂，早为仇敌所伤，也不能有今日了。’

阿童听出了神，方觉这人正是初出茅庐的前车之鉴，以后遇事，务要慎重，少开杀戒。忽见一道光华冲破云层飞来，落地现出一位道长。申屠宏见是醉道人，喜出望外，急忙跪倒行礼，口称师叔。醉道人道：“你莫高兴，还有难题你做呢。你师父说，姑看乙真人与小神僧的情面，许以立功自效。此时要入仙府拜见师长，尚不能够。必须看你百日之内，能否勉为其难，再作定夺。铜榔岛之行幸非明朝，大约还有三数日一同起身，你自照书行事吧。”说罢，递过一封柬帖。申屠宏见是师父亲笔，益发欣慰，喜溢眉宇。

先向仙府恭恭敬敬拜了九拜，口中默说了一阵。重又向醉道人、阿童分别拜谢。阿童笑道：“我话并未给你带到，谢我则甚？”申屠宏道：“家师神目如电，心动即知，小师父盛意，早知道了。你没听醉师叔传述，师父也看小师父情面吗？异日如见老禅师，能再为我致意谢恩，益发感激不尽。”阿童随和醉道人互相见礼。醉人说另有事，请阿童先下。阿童料他要向申屠宏叙阔，并示机宜，自己也亟欲进府，便即举手作别，穿云直下。到了殿中见着妙一真人夫妇和在座众仙，说完白犀潭斗法之事，随同落座。

这时众弟子刚奉命往左右二洞，通行火宅严关和十三限，诸葛警我等为首的四弟子，方在当先试行给众同门观看，尚无一人去往前殿，恰是空闲时候。阿童心实，觉着受人之托，一句话尚未带到，于心不安。又以众仙初见，一则佛道殊途，不相统属，师父并不肯以尊长自居，主人尊礼师父，半属谦虚。二则自己年幼，不比师兄朱由穆得道年久，与主人两世交情，又曾共过患难，算起来，终是末学新进，如何敢齿于平辈，冒昧启齿？心方盘算如何说法得体，朱由穆先问道：“小师弟，你在上面遇见申屠宏时，他脸上

有一片红光，可曾见否？”阿童答说未见。髯仙李元化笑对妙一真人道：“无怪乎此子敢来求恩，那重冤孽居然被他化去，并还历劫两世，始终元灵不昧，受尽邪魔诱惑，冤孽纠缠，竟未堕落迷途，再蹈覆辙。这等艰苦卓绝，向道诚毅，委实是难得呢。”顽石大师道：“如论掌教师兄前收这两弟子，当初本是无心之过，这多年来任他独自转劫再世，受尽诸般的苦厄，从来不曾加以援手。年限不满，冤孽未消，以前更连面都不许见。上次遇那奇险，眼看形神皆丧，如非大方真人垂怜援手，决难幸免。而他们一意修省，只仗前生根基扎得坚强，修为勤奋，法力不曾尽失，誓遵师命，各自以孤身微力，独排万难，于邪魔仇敌日常侵害之下，一意勤苦修为，毫无怨尤。今已化去孽冤，依恋师门，前来求恩，只差三年光阴，仍是不允所请，未免处治太过。要是我的徒弟，早不忍心了。”

妙一夫人插口笑答道：“如论这两门人的根骨，实不在现时英、云诸弟子以下。两生艰苦精诚，终于转祸为福，尤属不易。外子并非不念师徒之情，只缘爱之深，望之切，平日期许太殷，无端铸出那等大错，自然痛心，也就愈恨。总算他二人居然勇于改过，努力奋勉，得有今日，总算难得。可见世间无不可解的冤孽，全仗自身修为如何罢了。”

至于适才拒他人见，不曾速允所请，乃是另有一种用意，命他往办一事，于他大有益处呢。”顽石大师大笑道：“我岂不知齐师兄故使备受折磨，实欲玉成。我是说他师兄弟二人，依恋师门太切，第二次转劫时，为想以血诚感动师心，托我代为求情，分明会许多法术，故意不用，一步一拜，拜上天台山，四日五夜水米不沾，口气不缓，一直拜到我的洞前。再四哀求，为之关说，情愿多受别的责罚，只求能见师父一面。我见他年才十岁左右，几天劳乏饥渴，血肉模糊，泪眼欲枯，光景实是可怜。明知齐师兄外和内刚，言出法随，平日对门下弟子虽然爱胜亲生，一旦犯过，向无轻恕，说出来的事，必须做到。恐求不下这人情，又去约了三位同门师兄弟同往东海求恩，哪知费尽唇舌，仍然坚执不允。他得信之后，只是愧悔痛苦，毫无一丝怨尤。好容易千灾百难，熬得冤清孽尽，也未再有一丝过错。除去这三年短时光外，师父所说，全都做到，怀着满腔热诚来此跪求恩免，既已心许，何必吝此一面，辜负他这两生八十年的渴望呢？”

妙一真人笑道：“师妹休为此子所愚。他二人全都机智绝伦，深知利害，对我夫妻固然感恩依恋，一半也是知道此举关系终古成败。前番不合恃恩尝试，铸了大错，再稍失足，便即堕落，永劫沉沦，求为常人转世皆所不能，为此终日战战兢兢，如履如临。”

又以头世受尽冤孽纠缠，终于抵御不住魔孽，身遭惨杀，心胆已寒，惟恐道浅魔高，自身无力解免，只有早归师门，可以免祸。料我素来宽厚，年久恨消，再有诸位师伯叔好好关说，十九可以应允，这才想下一条苦肉计，欲以至诚感动。他算计虽想得好，却瞒我不过。我既安心借此成全，早算出他二世能够因祸得福，异日仙业有望，怎肯中途罢休，作那姑息之爱？他二人看出我心志已决，无可挽回，知道不践前言，只有堕落灭亡，这才心惊胆寒，绝了侥幸之心，重鼓勇气，立志奋勉，全以自身之力，度此灾厄险难。

他对我的心意全都雪亮了然，见我未等阿童道友前来说情，便令醉师弟出去传命授简，自然我意已回，所命必是于他有益之事，早已欢欣鼓舞，喜出望外。事情一完，便去与他师弟送信，宿愿已遂，不久即返师门，何在这暂时一面呢！”顽石大师闻言笑道：“话虽如此，就说他半为己谋，居然一

见望绝，益自奋勉，向道坚诚，始终如一，也是难能可贵的了。”元元大师道：“这还用说？如非这样，照他二人所犯之过，早已不能宽容。就加恩免，也必逐出门墙，任其自生自灭，决不会用这许多心思，成全他们了。”

阿童闻言，才知申屠宏府外言动，众仙俱如亲见，已经蒙恩宽免，不久重返师门，好生代他欣慰，便未再提。跟着众门人相继由左右两关飞到，因爱金、石二人年岁和己差不多，人又天真，一见投缘，有意结纳，同到鱼乐潭，把前事谈了一个大概。

灵云听完，喜问道：“小神僧与申屠师兄相遇前后，可曾见有一个年约十五六岁，面相清秀，重瞳凤眼，目光极亮，着青罗衣，腰悬长剑，左手戴有两枚指环的少年吗？”阿童答说：“无有。”灵云笑道：“申屠师兄幸得免孽，重返师门。阮师兄比他人还要好，两位师兄又极交厚。家父虽有各自清修，自消冤孽，不令二人一起之言，我和诸葛师兄料他们纵不敢故违师命，合力御害，彼此总要设法通信，各告近况；有时甚或遥遥晤对，都在意中。偏是这多年来，音信全无。那年拜山求情，也只申屠一人。家父和诸位师长从未提过阮师兄的近况，不知光景如何呢？”阿童见灵云意颇关切，便告以适才听了顽石大师和掌教真人对答的话，好似此人尚在，口气也还不恶，因未见过，不知姓名，故未询问。

灵云道：“当初家父门下只传二人，一是申屠宏师兄，还有一位姓阮名征。彼时我刚转劫人间，尚未度上山来。家父母仇敌颇多，俱是左道妖邪，不知怎地访明我是仇人之女，竟在家母引度以前，将我摄往五台中，意欲取炼生魂。家母早到一日原可无事，因在途中救了两人，略微耽延，到时，我已被摄走，急切间查不出所去方向，是何方妖人所为。正在忧急，路遇阮师兄采药归来，说起途中曾见妖人遁光飞驶。家母也刚成道，不知是否，便令阮师兄跟踪追蹊。一面赶紧回山告知家父和苦行、玄真二位大师伯施展法力，查看下落，以免无知乱闯，反而误事。嗣经算出，是五台派妖人所为，与阮师兄所遇正对。忙同赶去，中途又遇见阮师兄已冒奇险，九死一生，将我救出，差一点没有同在五台遇害，仍被众妖人随后赶上，将他围困，眼看危急万分。家父母和二位师伯若稍迟片刻，我和他便无生理。后来妖人伤亡败逃，把我和阮师兄救回山去。问起情由，才知阮师兄寻到妖窟时，妖人法台已设，待下毒手。他本非妖人敌手，为感师恩，竟不顾利害，拼了性命，以身尝试。仗他机智绝伦，心思灵巧，动作尤为神速，长于审度形势，临机应变，避重就轻，冷不防猛然下击，飞剑先伤行法的妖人，更不恋战，抢了台上所供法物和摄魂妖幡，连我一齐抱起，往回急飞。一任妖人恫吓喝止，身已重伤，依然咬牙强忍，奋力前驶，才得将我性命保住。等与家父母相遇，阮师兄人已伤重不支。

救回东海，连用灵丹医治，经时三月，始得复原。他于我有救命之恩，心中感激。自他犯过，逐出师门，在外待罪，曾经拼受家父责罚，和霞儿妹子一同寻访他的踪迹，前后多次。别的爱莫能助，只想赠他一件防身法宝和数十粒灵丹，防备万一。头次闻说他在大渡河畔一个荒僻的山人土洞之中隐修避祸，往访扑了个空，反与土人怄了一些闲气。

二次探明真实下落再往，经一山人传言，才知他既恐愚姊妹为他受责，又恐违背师命，故此不见。并说藏身之处已泄，即日前往江南觅一深山，隐居修炼，以待灾孽到来，抵御化解。我知他是有心不见，空自感激难过，无可如何，只得回来。至今更无下落。我想如今年限将近，申屠师兄已可重返

师门，他比申屠还要坚诚虔谨，照理额上血花孽痕必已化除，不久定要归来。不过事难逆料，也许冤孽未解，故不敢来见家父，也说不定。

日后再遇申屠师兄，请代转告一声：他二人冤孽未去以前，平日身受甚是痛苦，万一有朋友相助，只要不是本门中同道，未经二人请求，相助出于自愿，便不算是违背师命。

我知小神僧法力高强，得有佛门降魔真传，尚望助他们一臂之力，俾仗佛法慈悲，解去夙冤旧孽，便感同身受了。”

阿童一一应允。又问出阮征素来爱好，本身法力尚在；因不舍前生形貌，尽管转劫两世，仍是当年美少年身材面目；又是一双重瞳，极容易认出。便记在心里。灵云出来时久，说完便即辞别，回殿侍立去讫。

众人饮食言笑了一阵，又陪阿童把全景游了一遍，除却左右两洞和太元洞门人用功之所三处禁地，十九踏遍。最后又去灵桂仙馆小坐赏桂。

仙府无日月，到处游玩迁延，三数日光阴一晃即过。这日金、石诸人因仙府之中所有珍禽奇兽，瑶草琪花，及一切飞潜动植灵异之物，阿童全都见到。惟独芝仙自从五府开建，灵峰飞回，群仙盛会之后，自知灾劫已完，一心向上，欲谋正果，径自同了那匹芝马，藏入红玉坊、飞虹桥中间的灵翠腹洞穴之内，一意修炼，不再出现，尚未见过。

金、石二人连去峰前，呼之出见，没有应声。起初众仙为防开府时水火风雷猛烈难当，又防妖邪乘虚暗算，将它本根由太元洞暂行移植在凝碧崖前灵楠树腹以内，并命二灵猿和神鸠、神雕、神鸞等诸仙禽防卫，以备不虞。会后，本要将它移回太元洞内，妙一夫人前往行法移根时，芝仙跪地恳求，自请移入灵峰腹内。妙一夫人知它心意，点头笑允，并还传以道法，喜得二芝欢欣欲狂。

金、石二人知道此事，料它连日用功正紧，决不会走向别处，曾和阿童说过芝仙最信自己，一呼即至。不料连唤不应，觉着不好意思，忽动稚气。金蝉首将身剑合一，化成一道光华，向峰腰一个较大的孔穴穿出，欲待往里里面捉它出来。哪知这座灵翠峰乃长眉真人所留异宝，昔日两仪微尘阵发挥妙用便由于此。内中并还藏有道书、灵丹、法宝之类，妙一真人尚未往取，峰腹宝库禁制犹存。若不知底细门户，略微深入，便被困住。

芝仙通灵变化，在灵峰还未飞走以前，便把内中门户机密探明，知所隐避，看似随意出入，实则生根藏伏之所，并无禁制。不过外人不似它身小通灵变化，决进不去，稍微走差，误入宝库左近，立被摄住，不经妙一真人解救，休想脱身。芝仙择此隐居，原有深意。金蝉只当师祖禁制已撤，芝仙尚敢入居，自无妨害。进才丈许，见里面孔窍甚多，密如蛛网，大小全可相通，时见霞光隐现无常。正在踌躇观察，口中唤着芝仙，试探寻找它的藏处，啪地一声，背上被小手打了一掌。平日常和芝仙打闹，觉着那是芝仙小手。

心想：“身剑合一，如何敢于近身来打？”好生奇怪，念头略动，忙即回看，果是芝仙，面上带着又害怕、又生气的神色，站在身后不远，好似打了一下，刚纵回去情景。金蝉不知身已入了禁地，飞剑早已离身坠落，失了灵效。再前数尺，便即失陷昏迷。还想佯怒诘问时，忽见芝仙不住地招手，状甚惶急。本要过去，还未开口，猛觉着脚在实地，飞剑不知何往。方在惊疑，芝仙面上忧急神色已敛，手指自己，不住连说带比。芝仙近来人语渐佳，二人又是久处相习，金蝉一听，才知自己刚刚脱险，飞剑便在前边离身不远坠落，因已入禁地，灵智渐昏，故无所觉。休说再进，便是适才立处，相去



不过三四尺，芝仙曾经大声疾呼告警，居然听不出。芝仙感他恩义，惟恐误陷在内，冒险纵入，打了他一掌，觉出不好，赶紧逃回。金蝉被打，惊觉回顾，仗着一双神目，方得看出，因而脱险。否则就是妙一真人在此，不久仍能出困，到底不免一场苦吃了。金蝉闻言，一寻飞剑，果在两交界的地上，已复原形，忙即探手捡起，且喜并无损伤。便叫芝仙同出。芝仙说自己蒙掌教夫人开恩传授，连日修炼正紧。怪金蝉不该唤他，更不该入内相寻，身入险地，逼得他不能不丢了日课出救，白费数日苦功。外面小和尚更于他有损无益，说什么也不愿出见。金蝉虽有稚气，但极疼爱芝仙，不肯强迫。但又夸了口，无法交代。再三婉言劝说，芝仙才答应明日申初，课完出见。金蝉不知是计，出来推说芝仙因奉家母之命，在内入定用功，暂时不能出来，须到明日申初始出。阿童本不愿搅他清修，但金蝉必欲证实芝仙如何灵异可爱，到时仍约前往。唤了一声，芝仙便应声出现，仅向峰腰小洞探出头来，未现全身。阿童见他生得粉滴搓酥，身白如玉，身材那么小巧，相貌那么灵秀，神采奕奕，一身仙气。只是鼓着腮帮子，面带不快之色，看去可爱已极。

方想接它下来，抱在怀中，亲热一阵，猛听殿内传呼，击磬撞钟，集众起身。芝仙立现喜容，往峰内缩退回去。

金、石二人闻命，不敢停留，忙和阿童、米、刘、沙、米诸人赶往。到时，两朵云幢正往上升，金、石二人飞身上去，先将钟、磬撞动，凡是奉命下山男女众弟子，闻声齐集前殿平台之上，分班排列。石生又将玉磬连敲。妙一真人升座，命众人入见，说道：“大方真人已到铜椰岛三日，先颇获胜。后来天痴上人情急心横，竟拼造孽堕劫，不顾利害轻重，七施毒计，发动先天元磁大阵，引使入网。大方真人刚强任气，明知敌人激将，阵法厉害，自恃玄功变化，法力高强，炼就不坏之身，无所畏惧，故意叫明之后再去犯险。不料天痴上人暗中还有木精、桑姥姥之助，利用本身乙木，混乱先天五行方位。

大方真人受其愚惑，不能推算详细，入阵稍一疏忽，误走死户。等到觉察，身已陷入地肺之中，上有本岛磁峰镇压。当年遇难被困时，便是受人暗算，神山压顶，多年不能脱出。只觉强仇已早伏诛，仍认作是生平奇耻大辱。天痴上人此举，大犯其恶，心中怒极，竟也拼着甘冒大罪，豁出酿成大祸，把地下面地火勾动，并以法力会合，烧毁磁峰，同时攻穿地肺，脱身而去。

“此举虽非容易，以大方真人近来道行法力，也没有多少耽延。现在双方都是道强气冲，棋逢对手，两不相下。天痴上人不知大方真人昔年只是一时大意，骤出不防，为敌暗算。一晃多年，满拟袭人故智，仍用神山压顶之法，克敌报仇。并没设想危机已伏，益发便不可收拾。即或自身得脱，门下几辈弟子，连同铜椰岛仙山福地，必然同化劫灰，一无保全。我们前往解围，去早了，天痴上人还当我们与大方真人交厚，有意压他。必须让他觉出一点危险厉害，再去方是时候。日前已各指示机宜，到后各按方位立定，不许另生枝节。事完，无须同归，除易、李诸徒须在百日之内前往南疆，去见红发老祖致歉，便宜行事，已经指示者外，余人各按道书、柬帖所示日期、地点行事便了。”说罢，真人起身，又指示众弟子铜椰岛事完，便须换装，分赴各地积修外功，早些备下应用衣物，带在身上。去时，仍是一律穿着开府时所赐仙衣。

妙一真人夫妇和玄真子三人，率领长一辈众仙，连同采薇僧朱由穆、

李宁、姜雪君、玉清大师、杨瑾、阿童、嵩山二老等众仙宾，一同去至殿外平台。众弟子仍然排列两旁，只金、石二人仍在云幢上等候。妙一真人笑对众仙道：“各位道友，遁光快慢不一，众弟子中无多人能够追上我们。力求先声夺人，必须一同赶到。不如由大师兄和贫道两个主人略施小技，用玄门灵光遁法送了去吧。”朱由穆笑道：“我们俱为客人出力，自然应由主人送往。别位料也无此神通。就请施为吧。”妙一真人、玄真子同说：“道友何必太谦？贫道兄弟献丑就是。”说罢，同将袍袖一展，立时满台俱是金霞，簇拥着长幼群仙数十人，连同金蝉、石生，一齐向空飞起，晃眼越过飞虹桥、红玉坊，破空直上。

刚刚穿出凝碧崖上节七层云封，升上高空，妙一真人把手一指，一声轻雷响处，金霞连闪，比电还疾，流星过渡，径直往铜椰岛飞去。飞遁迅速，瞬息千里，没有多时，便到了铜椰岛附近海上。众仙在云空中运用慧目，遥望海空辽阔，沧波浩荡，水天一色，渺无涯际。铜椰岛方圆千里，偌大一片地方，还有那么高直一座磁峰，直似一枚翠螺，中间插上一根碧玉簪子，静静地浮沉于滔天巨浸之中，并无丝毫异状。令人见了，也不由得不感叹造物神奇，吾身直似恒沙仓粟，过于渺小了。晃眼工夫，便自飞近岛上，自然越现越大，仍无动静。岛上峰岭回环，形势奇秀，到处嘉木成林，郁郁苍苍，加上万千株独有的铜椰灵木参天排云，一株株笔也似直矗立于海岸和宫前盆地之上，显得景物越发庄严雄丽。全海上静荡荡的，休说不似有猛恶阵势，竟看不见一个人影。

众弟子正觉情景不类，忽听追云叟白谷逸笑道：“想不到天痴老儿还会弄此狡滑。

这类障眼法儿，也能欺瞒我们耳目吗？”妙一真人老远便把遁光隐去，说时，众仙也已飞到铜椰岛的上空。妙一真人把手一挥，众仙便照预拟机宜，各按方位列开，各隐身形，分停空中等候。众弟子随在妙一真人身后，先听追云叟一说，才知敌人已然行法，将阵势隐蔽。几个目力好的，正运慧眼四处观望，忽见中央妙一真人把手一扬，一声轻雷响处，发出千百丈金光，照耀天地，连附近海水都映成了金色，天宇霞绮，齐闪奇光，绚丽无俦。跟着金光敛去，众仙仍隐，只妙一真人与众弟子一同现身。再看下面，已非适才景象，只见全岛面到处都是残破火烧痕迹。天痴上人所居洞府已然崩裂，洞顶也被揭去。铜椰灵木也没先见的多了，只东面洞后，有十来株较小的，尚还健在；余者全都断的断，烧的烧，不是化为劫灰，便是连根斩断，横七竖八，东倒西歪，狼藉满地。仿佛一片繁华风景之区，经过一场极大的兵灾火害，景物调丧，满目荒凉。那磁峰连同附近四五十里方圆以内，由峰尖起，斜射向下，直连四外地面，撑起一片五色烟幕。环着烟幕，分列着数十个着青白半臂短装的天痴门人，各持长剑、小幡，指定峰上，一个个满面愤激之色。有的衣饰不整，身还负伤。峰前不远，有一玉石法台，大只方丈。天痴上人站在当中，手持长剑、宝幡，主持阵法，面上神色益发愤怒吃紧。台前有一圆光，青芒闪闪，四下斜照，频频转动。离台三十丈高下，在三十六丈方圆以内，按九宫方位，分列着九个门人，各有一片青云托足，手中各持一面形如古镜的法宝，看去非金非玉，色作深灰。

天痴上人目注台前圆光所照之处，如觉有异，立即行法，倒转阵图，手中长剑一指。

空中门人随将手中宝镜一晃，镜面上便有一道由小而大的五色烟光，

朝那所照之处射去。

不照时，却是暗无光华。此外离地丈许，全岛都是一片灰濛濛的烟雾布满。神驼乙休已踪迹不见。天痴上人运用全力，行法正紧，忽听雷声有异，忙即回顾，只见金光万道，上烛云衢。既防有人空中路过，看出下面挫败情景；又防来人与乙休交好，觉出有异，下来盘诘，或是当时动手助敌，或是另约能手来此力敌应援。所设迷景竟然被人破去，知道来了劲敌，不禁又急又怒。强仇现被禁压地底，已然用尽心力，仍然禁制不住，只在地底到处穿行，往复乱蹿。稍有疏忽，一个照顾不到，立被脱出。便当时败逃不再拼斗，也留下一个极大的祸害，日后卷土重来，必有准备，更是敌他不了。就这样师徒多人合力防范，尚恐有失，怎再经得起添一个强敌，来此分心？同时地底仇人闻得雷声，料知必有救援到来，不愿假手外人才得出困，也在下面全力施为。天痴上人见状，益发手忙脚乱，不敢大意。也不顾观察敌人是谁，急欲先发制人，把心一横，慌不迭先把左肩一摇，由肩头葫芦内飞出一道极强烈的青光，晃眼展布空中，先将众门人连法台一齐笼罩。接着急倒转阵图，将手中长剑向空连指，九面宝镜齐放光华，朝一处地面射去，更不再向别处转照，才略放心，自觉防备甚严。二次方欲回顾，忽听身后有人说道：“天痴上人，别来无恙？”定睛一看，满地金光已敛，一片祥光簇拥着老少数十位羽衣星冠，霞被云裳，周身珠光宝气，道骨仙风，霞辉四映的男女仙人，缓缓飞近前来。

为首一人，正是一别数十年，新奉长眉仙敕，开辟碧凝仙府继道统的峨眉派教祖妙一真人。知是敌人乙休患难至交，不禁心里着忙，又急又怒。

天痴上人因见对方似是先礼后兵，面色和善，不便遽然发作，也不出位相迎，径在法台上把首微点，强笑答道：“闻得道友新承大任，开府建业之始，必甚辛劳，今日缘何有此清暇光阴降荒居？贫道旁门下士，自审行能无似，道力浅薄，神仙位业，自问无福；更不敢仰承交游，谬窃荣光。遁藏辽海，僻处穷丘，不过妄冀长生，苟延岁月。

君子小人，云泥分隔；荒服野岛，难款嘉宾。今蒙宠临，岂不有读教祖尊严吗？”妙一真人听他口气，知是上次开府不曾邀请，心有芥蒂；又疑自己来助乙休，与他为难，心怀疑忌。不觉暗中好笑。心想：“此人好胜量狭，与乙休一样，各有一种古怪脾气。反正不应也得应，转不如给他来个开门见山倒好。”任他发完了一大套牢骚，才笑答道：“道友高卧灵山福地，千秋清福，便天上神仙，也未必有此自在。何事谦逊，自抑乃尔？道友也无须对我疑忌，贫道等此来，并非为己，实则为人。现有两事敬以奉闻：一则前奉家师长眉真人玉篋，敕令贫道谬承道统，开建凝碧故居，猥以菲材，德薄道浅，恐有陨越，继位之日，小治杯觞，恭请各教前辈、海内外群仙莅临观礼，俾有匡益。道友道法高深，群伦仰望，属在交未。本拟恭迎鹤驾，临赋指教，以为光宠。不意请柬将发，贫道新收顽徒易鼎、易震兄弟，因在紫云宫与令高足巴延相遇，匆匆应敌，未暇通名，初出无知，以为既与众妖邪一党，当是同流。而令高足始则用法宝、飞剑暗算伤人；继知不敌，又不甘挫败，起意诱敌，欲将小徒引来此地，藉师长同门之力，报仇雪恨。小徒年轻，不免气盛，吃那逗引忒急，罔识利害，致有冒犯。粗心之咎，原无可辞。乙道友因和小徒祖父深交，性情豪爽，以为道友与易道友分属朋好，打狗看主，即有开罪，亦应谅其年幼无知，或是训斥几句，怒其初犯；至多送往乃祖那里，令其严加训管。就说误伤神木，必须赔偿，孺子何知，也无如此法力，

仍须取偿乃祖。况且九天十地辟魔神梭已吃道友扣留在此，足可为质。无论是交情或道理，均不应以严刑相加。何况乃姑易静已然闻讯登门，代为负荆，请领回去惩戒，而道友仍不见容。乙道友乃认道友处治稍过，不近人情，方始下手救去。彼此各执一理，对道友自然不无开罪之处，乙道友既是贫道等患难至交，易道友女、孙皆在贫道门下，本人又是至好，柬如未发，开府庆典或可俟诸异日。一则请柬恰先发出，未便改约；二则，易氏姑侄三人均是小徒，又曾得罪道友高足，道友驾临，见此老少数人，心中自不能无所芥蒂。况乙道友爽快绝伦，双方倘有争执，或是语言失检，贫道主人岂不难处？再四思维，迫不得已，只得将道友请柬暂停发出。日前因念双方生嫌之日，易氏姑侄三人虽还不曾拜我之门，现终在我门下，兹值亲身奉请之便，恭率长幼三辈门人，前来负荆请罪。此是一事。

“还有一事。前读家师仙敕，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元会运世，中间每万二千九百六十年必有一次大劫，虽不至于天地混沌，重返鸿蒙，但也能使万里方圆地域海啸山崩，洪水横流，煞焰腾空，化为火海。纵以天心仁爱，发生灾祸之处多在辽海极边荒寒隐僻之所，终仍要伤亡亿万生灵，造孽无穷。而引起此劫的祸首罪魁，也必膺天戮，终古沉沦。所幸这类大劫虽是定数，却可凭前知此事的福德深厚有道之士，以精诚感召穹苍，以毅力胆识预拟成竹，设法挽回。照着家师仙敕所示，劫难今日已临，正应在此岛。最厉害的是，此劫因是定数，大祸伏于无形，一触即发。应劫肇祸的局中人，不论有多高法力，事前一意孤行，决不知悉；即有知者，如非自身具有神通，先识玄机，深悉机宜，布置应付恰是时候，分毫不差，到时仍须集合好些大力之人相助，始能于一发千钧之中挽回来。事机瞬息，稍纵即逝，微有疏忽，便成画饼，白费心力，甚或殃及池鱼，均说不定。此次肇事远因，由于小徒无礼，乙道友仗义救危而起。近因便是日前道友轻敌，远离仙岛，率领门人去往白犀潭斗法，中了乙道友的埋伏，略受挫折，心中愤恨，仇怨相循，设下此阵，诱他来此入伏而起。再有片时，大劫便要发动。此劫浩大，仅比洪荒之始稍逊。一旦发生，不但山崩地裂，全岛陆沉，而地火一起，烈焰上冲霄汉，熔石流金，万里汪洋齐化沸水。不但所有生物无一幸免，全世悉受波及，到处地震为灾。而热气上蒸，布散宇内，沸流狂溢，通海之处多受波及。奇热所被，瘟疫流行，草木枯焦，鸟兽绝迹，不知要有多少万万生灵葬送在内。为此奉命来此，挽回这场浩劫，使二位道友休要各走极端，致令浩劫一成，不可收拾。我想二位道友俱都得道年久，能有今日，煞非容易。自来无不可解之冤，何况道家四九重劫不日降临，这回料比上回还要厉害。

本是同道，正好同心合力，到时一起抵御。何苦为此一时意气之争，遭此亘古难见，万劫不复的空前巨灾，误人误己，自取灭亡呢？如谓乙道友于道友曾有件犯，恶气难消，那他此时被道友压入地底已一日夜，也足相抵了。如能上体天心，下从鄙意，酌情推爱，就此交出阵图，由贫道等遵照家师所示，使双方释嫌，言归于好，岂非快事？贫道自知道力浅薄，大劫即行发动，惟恐力微，难胜重任，除本门师兄弟外，并还请有好几位法力高强的道友同来，按家师仙法妙用，散在空中。如今地底灾劫将要发动，吉凶祸福实系于道友一念转移之间，尚望卓裁，功德无量！”

天痴听对方所说，倒是情理兼尽，又是诚诚恳恳，毫无挟持之言，无什可驳。无奈连日和乙休斗法，又连吃了许多大亏。岛上所有洞府灵宫，泉石树木，几乎全被毁灭；门下弟子又连重伤了好几十个，伤轻的还未在内。

端的仇深恨重，百世不改。好容易费尽心力，诱敌激将，还是仇敌骄狂大意，自行投入，才将他困入地底。能否如愿，永禁在内，尚无把握。擒虎不易，放虎更难。如何肯为对方几句话，自留永久后患？至于为此引起空前浩劫一层，初听虽颇动心，继一想：“此岛地底情形，原所深知，磁峰正压地肺之上，人不能遁。并且现时乙休已吃那洞中九宫宝镜所发五行真气，射入地底，将他紧紧困住，通往峰底地肺之路，又被行法隔断，被困入已一日夜，现查阵图光影，不见行动，当已力竭神疲，如何还能兴起什么巨灾浩劫？再者，自己修道多年，似此关系成败吉凶大事，期前无论如何该有警兆，怎丝毫无所觉察？听对方之言，除峨眉长幼诸同门外，并还约有别派有力外人同来，隐身伺侧，不曾现出。分明和仇敌交深，约人同来救援，为避以势欺人之嫌，故意编造这些说词，意欲先礼后兵，等话说不通，再把来人一齐现出，恃强硬来。你既设词愚弄，软硬兼施，表面论交情道理，实则想我放出仇人，我便将机就计，也和你来软的，看你用什么方法证实前言？你身是一教宗主，决不能说了不算，平白和我翻脸。”

主意想好，先朝空中注视，果有好几处云影不能透视，分明有人隐身在彼。因是隐形神妙，不用力留心察看，决看不出。心中有气，冷笑一声，故意问道：“贫道法力浅薄，不能前知。想不到这万二千年小元大劫，竟应在此。如非道友惠然相告，预示先机，贫道和驼鬼罪魁祸首，都是万劫难赎的了。本来今日道友宠临，又是专为救我师徒危亡而来，驼鬼虽然万恶，仇恨如山，看在道友金面，命我放却，我也不敢违背。不过我闻这类天劫，大抵凶煞之气日积月累，千万年来蕴蓄一处，犹如强弓张机，引满待人，一触即发；又如脓疮高肿，蓄毒已多，终须有个溃裂。大劫之源，当在地底。贫道便将驼鬼释放，不过免其挺而走险，不去引发，但是隐患仍存，发作愈晚，为害尤烈，迟早终是为祸生灵。我意道友神通广大，法力回天，又同来许多位道友，虽然隐身空中，相机而作，不屑赐教，到底人多势众。既来此挽回劫运，想必有个通盘打算。与其只图苟安，贻祸未来，何不传声告知驼鬼，索性指明祸源，令其引发，诸位道友施展法力禁制，使其缓缓宣泄出来，不致蔓延为灾，流毒生灵，岂不比先放驼鬼，祸源仍在强得多么？”

妙一真人知他用意，笑答道：“道友之意，以为乙道友真个被困地底，必须道友放他，才得脱出吗？乙道友的性情，贫道深知，决不假手外人之力出险。故请道友看我众人薄面，交出阵图，并非就此放人和解，内中尚有文章。一是诚如尊意，这类千万年蕴积地下的凶煞毒火，必须假手引发人，使其宣泄；一是道友已为乙道友化身所愚，五行真气全指一处，以为压困在下，不能行动脱出，却不知他此时正用极大法力，玄功变化，已然攻入元磁神峰之下，地肺之上，再穿通下去千三百丈，便是毒火发源的火眼。非借此图一观，不能引他舍却险路。否则必由火穴横穿过去，地肺中包孕毒火的元胎便猛然爆炸，乙道友随以玄功变化，借着火遁上升，全岛立即粉碎，崩裂陆沉。上半揭向天空，万里方圆内外，沙石泥土满空飞舞，毒火上冲霄汉，劫云烈焰，布满宇内。全海成为沸汤，腾涌如山，毒热之气，中人立死。除却我辈有限几人，稍差一点修道之士，便难禁受，令高足们恐不免于难。灾区蔓延达三万里以上。此外较远之地，亿万生灵虽不至于当时死亡，而热浪毒气流播所及，天时必要发生剧变，水、旱、瘟疫、酷热、奇寒，种种灾祸相次袭来。只有极边辽远之区，或者不被波及。大劫一成，再有多大法力，也无可挽回了。”

“乙道友只因被激，入阵之初，不曾想到道友此阵得有桑精之助，先天乙木戊土，具有无边妙用。加以地利天然，不是仅谙五行生克之妙所能克制。道友又是怨重恨深，欲罢不能，必欲杀之为快，防备既极周密，逼迫又复太甚。他一时忿恨难遏，恰在磁峰下面，悟彻以火制火玄机，亟思脱困复仇，以为此岛远居辽海，相隔最近的岛屿也有四五千里之遥，并还无什人烟，只有鸟兽生物栖息其上。劫运所关，和道友一样，那么高道力的人，竟只知先天元磁精气凝聚之处，下面地肺深处伏有前古太火，足可将先天乙木戊土之气，连同道友这混元九宫阵一齐破去，自身可以脱脸。却没算出地肺之中，会由混沌初开以来，蕴伏着这么一个绝大的祸胎。不去惹它，日积月累，越长越大，到了时期，尚且难免破裂，况且以法力攻穿，空前浩劫一触即发。照他此时胸有成算，志在泄忿，你若开放阵中门户请他出来，也未必肯答应。贫道索取此图，并非为了故友关心，助他脱险，实为这场浩劫由于定数。家师在日，为此曾拜绿章，通诚默祷四十九日，发下无边宏愿，遗命贫道等门人弟子，勉斯重任。那纯阴凝积的前古太火，奇毒无比，蓄怒已千万年，势最猛烈。休说乙道友尚不知它为祸如此之烈，不肯罢手出来，即使肯重朋友情面，与道友消嫌释怨，不去攻穿它，好好出来，暂时虽可无事，祸根留存，到时仍要胀裂，揭地而出，并且发作愈晚，其势愈猛。

“此火深藏于地肺之中，有前古地层隔断，微妙隐秘。人想不到，也非寻常占算所能推详；就是法力高深的有心人细加占算，也不能深悉。如欲入地查探，地肺之中水、火、风、雷，无不厉害难当。前古地层数共十三，不是坚逾钢铁，便是奇热无比的沸浆层泥，一层比一层难。即使乙道友这等法力，还须遇上今日局面，为敌所激，不得不下到地底，又连经过诸般险难，受尽艰危，最终迫于处境，方始悟出玄机。试问谁敢下去？即便深入其中，也只略知大概，仍是徒劳，莫知所措。又必须似贫道今日上邀天眷，恭承家师预示机宜，复得好些位有极高法力的人以全力相助，始能勉强应付，防患未然。

事之艰险，莫大于此。如欲消弭这场隐患，这祸胎必须去掉。乙道友现时正以全力攻穿地肺，我们也不把详情告知，即仗他之力，成就这场大业，仍任他自行发难。道友只须将阵图倒转，使其本末倒置，向那祸胎的尾梢开上一孔，容毒火喷出，缓缓宣泄，再将阵法撤去。贫道我再传声地底，使其立即飞出险地，便可化险为夷了。贫道等此举，固是不无微功。而二位道友本是应劫之人，一念转移，感召祥和，自然功德无量。天仙位业，全仗各人修为，虽难预测，不久道家四九重劫，必可平安渡过了。”

天痴上人先颇心惊胆寒，留神静听，默然不语。继一想到以前仇人种种欺凌侮辱，又复恶气难消。虽见妙一真人词庄色重，渐渐有些相信，终觉未必如此厉害。暗忖：“既要假手仇人去引发毒火，使之宣泄，仍可将计就计，报仇泄恨，何不假意应诺？推说事可允从，阵法外人不能运用，只请示知如何施为，无不唯命。等到仇人将火引发，出土之际，冷不防猛下毒手，暗将阵图转动，乘其疲敝，仍用先天乙木戊土真气，将他压入地底火穴之中，欲取姑与，彼必不防。这样纵令不死，也必重伤。对方诸人奉了长眉真人之命，来此消弭空前浩劫，事未收功，尚有用我之处，权衡利害轻重，必不肯当时反颜成仇。并且对方道法高深，一派宗主，好友遇难，临机不能防御，事后再对自己报复，也必不好意思。再将仇人许多令人难堪、不可忍受的可恶之事一一告知，本来都是朋友，不过交有厚薄，想也不致过于偏袒。好歹

出了这口恶气再说。”方在寻思恶计，沉吟未答，妙一真人早已知他心意，且不说破，又笑道：“那地肺中所蕴玄阴毒火，又名太火，本是元始以前一团玄阴之气，终年疾转不休。混沌之初，这类元气凝成的球团遍布宇宙，为数以亿万计。多半阴阳相为表里，满空飞舞流转，吸收元气，永无停歇。

此时天地混沌，元气浓厚，天宇甚低。经千万年后，混元之气俱为这类气团吸去，日益长大。不久乾坤位定，天宇日高，这类气团飞升天上，齐化列宿星辰，以本身阴阳二气吸力牵引，不停飞转，各从其类，以时运行，终古不变。内中独有几团阴恶之气，质既重浊，不能飞升天宇，当开辟前天地大混沌时，便被包入地肺之中。千万年来地质日益加厚，一层层长上去，而地肺之中倒是空的。地气没它恶毒厉害，为质更比它重，于是它们终古以来，紧贴地肺上层，日益孕育膨胀，越来越大。只是上有元磁真气所结磁峰，紧紧吸住，不再流转，因此上半独厚。日久年深，只往四边横长，无复球形。如往横面穿通，必在地肺之中四下飞舞流转，狂喷毒火，这全岛连同附近数千里方圆海底，全被爆裂，猛揭了去。这座磁峰也必焚毁，化为乌有。只有由上层正中心极厚之处冲破一孔，方能紧附地壳，不稍移动。现在乙道友已快攻到紧要所在，再有个把时辰，便即发动。

还有这座磁峰，天生至宝，用处甚大，毁了可惜，也须早为移开，以免阻碍。此时必须着手准备，贫道等期前赶来，也是为此。圆光中所现景象，乃是乙道友所弄狡猾，真身早已深入地层之下。那先天乙木戊土之气，不过暂时在上层禁制内，阻他脱出，并伤害他不得，此时深入下层，更无所施。道友不信，我请同来诸道友略一施为，便可见出真相了。”

天痴上人一半也是因为适才明见乙休在地底阵图内行法抵御，四处乱窜逃遁，后来好容易照着宝镜圆光所现形影，师徒多人合用全力，用极厉害的禁法，才将他困在西南方死门上。以自己法眼观察，所见决无差谬，幻影化身，哪有这等神通？妙一真人偏说是已快将地肺攻穿，如非偷觑台前圆光，地底所禁仇人形影迟滞，直似作伪，与初禁时活跃情景不同，有些可疑，几乎认作虚语。闻言方欲回答，倏地金光耀眼，全岛大放光明。同时九道金光霞彩，以自己法台为中心，分九面直射下来。空中辅佐行法诸弟子，连那磁峰法网，全在金光笼罩之下。天痴上人忙抬头一看，空中四方八面，俱有法力高强之士现身，齐朝自己含笑，点头为礼。除却九官方位外，那全阵机枢中央三元主位上，也有浮空三片祥光，上拥三人，更是厉害：一是峨眉派中第一位名宿长老东海三仙中的玄真子，一是掌教夫人妙一夫人，还有一位是唇红齿白，相貌俊美，气度安详的小和尚。

这小和尚虽然初遇，却与前听同道和几个大弟子由外归来提说过的采薇僧朱由穆相貌神情装束一般无二。既与玄真子、妙一夫人并立中央主位重地，自然定是此人无疑。久闻他乃前明天潢贵胄，生具仙根仙骨。幼即好道，被白眉神僧度去，授以真传。因他来自皇室，生具异禀，小时读书过目成诵，喜爱文学词章，绮思未退，出家以后，几堕情关。

为此还转过一劫，从小皈依，再入空门，戒律益发谨严，已成了白眉衣钵传人，法力高强，几乎无人能敌，异派妖邪多半闻风丧胆。又听说是驼鬼好友，今既来此，其意可知。

再看那九官方位上，有的不止一人，共有十二三人。见过的只有一半，已无一个是好惹的，不相识的尚不在内。才知来人实是为此大举，先礼后兵。连九官方位和中枢要地，早已暗中被人制住。好便罢，不好便即反颜相向，

合力夹攻。凭自己师徒，如何能是对手？不禁心中着起急来。

天痴上人始而又急又气。继一想：“照敌人如此大举，分明所说浩劫不是虚言。如为专救乙休，决不致如此劳师动众。多年修为，又经走火入魔，费了许多心力，今始修复原身，煞非容易。明明强弱相差颇远，何苦为此一时意气，闯此惨祸？异日和仇人同遭天戮，岂非不值？何况这驼鬼实在法力高强，玄功变化，有鬼神莫测之机，先前已然尝到他的厉害。反正制不了他死命，就无这些帮手，也未必能够将他永禁地底。仇怨已深，一旦脱出，决不甘休，也是难斗。平心而论，自己委实也过于刚愎自大，任性行事，才招出这多没趣。与其敬酒不吃吃罚酒，转不如向这些人卖个情面，就势收科。既可化灾害为祥和，拉上交情，结识好些高明有道之士；还可剩此时机与驼鬼释嫌修好，免去未来隐患；更可将将来借他与众人之力，同御四九天劫。省得仇怨相寻，纠缠不清，难于应付。反正亏已吃过，索性放大方些，连那九天十地辟魔神梭连同路过玄龟殿所收的几件飞剑、法宝，一齐交由妙一真人带还。好在是对方以礼请托，并未恶语相加，露出强制之意；自己又未现出丝毫怯敌词色，题目又极光明正大。以前虽然吃有不少亏苦，岛宫、灵木也尽残毁，一则仇人总算被自己压入地底，又经大力之人出来化解，方始冰释；二则事关无量生灵百年惨祸，不能以个人私怨，遂走极端，生斯浩劫。真个怎么都讲得过去，不失体面。”念头一转，心气立即平和。天痴上人也不查看地底，立即哈哈笑道：“道友一言九鼎，何况又有诸位道友光临，便不闻此空前浩劫，也无不遵命之理。道友一派宗主，领袖群伦，道妙通玄，无隐弗矚，焉有虚语。适才沉吟未报，并非迟疑。只因与乙道友斗法两次，末次在此苦斗，经时数昼夜，彼时为意气之争，各以全力相持，互有伤害，乙道友脱身以后，难保不仍修旧怨；同时又须随诸道友挽回这场劫运，权衡轻重，本不应与之计较，而乙道友每喜逼人过甚，又所难堪，为此踌躇罢了。”妙一真人知己屈服，此系饰词，正要敷衍几句。矮叟朱梅见妙一真人耐心耐意，一再开导，天痴上人已知事关重大，意仍首鼠，又说出这些遁词，便在空中喝道：“痴老儿，齐道兄已然对你情至义尽，只管扭捏则甚？你不想，当初驼子寻你要人，是我请他来的。本不想惹你烦恼，只因驼子天性，向不喜说软话装假，才有这场是非。我早知你有这些鬼门道，本要同来会你，因齐道兄说，非驼子到地底去走一遭，不能免去此劫，我才未来；不然，我别的不如驼子，破你这鬼门道却是拿手，你困得住他吗？你看你，受点闲气，为此挽回一场浩劫，你也功德不小；否则将来四九天劫，谁来助你脱难？驼子比你爽快知机得多，只要点头，决不再难为你。还不快把你那鬼画符献出来，尽说闲话则甚？要被驼子知道，他也不要积什功德，不闯这祸，另想法子一走，也不毁这铜椰岛，给你留下一个祸包在地底，早晚发作，你才糟呢。”

天痴上人被他说得满面羞惭，知一回话更是难听，只得强笑道：“朱矮子惯一巧使别人上当，自己却置身事外，说便宜话。当着诸位道友，谁来理你？”随将手一指，身外烟光尽敛。请妙一真人入内，指着面前台上阵图说道：“道友既明九宫三才妙用，区区末技，料已早在算中。贫道暂且退过，敬请道友施为如何？”妙一真人拦道：“道友且慢，此阵虽然略知大概，但这乙木戊土真气，外人不能运用，须我二人合力，一面倒转阵法，反下为上；一面仍借土木之气阻住四侧，好使乙道友专攻中央。还有大阴毒火由地底上升，虽然防御周密，不致成灾，声势威力也极浩大，稍有疏忽，仍是可虑。更不可使其散布空中。必须与诸位道友合力禁制，一面少遏上升之势，一面



将它送入灵空交界之处，由乾天罡风化去毒质，再以法力化为沙土，由天空倒灌下来，沉入海底，受潮汐冲刷，去其恶性，死灰永不重燃，方保无害。但这千里方圆以内，上自穹苍，下极海底，始如火柱撑空，继如灰山天堕，成为亘古不见之奇，所有大小生物当之立死。所以事前必须将空中、海底鱼鸟生物，用法力驱散。凡此种种，来时均与空中请位道友商定，已有安排。兹事体大，诸位道友各有专任，虽然也按九宫三才方位施行，与道友一样，实则专为对付升空毒焰劫火，不能兼顾下面。所以此阵运用，仍须借重道友和贵高徒之力相助，与同来诸道友无干。”

天痴上人闻言，知道妙一真人借着禁制毒火为由，除本人外，不令同来诸人代庖，干预阵中之事，极力免露以势相挟，保全自己面子，设想既很周详，对于人情更是体贴入微。无怪乎他人多谓其岳负海涵，渊淳岳峙，玄功奥妙，道法高深，智计周详，有鬼神不测之机，领袖群伦，万流景仰。寻常修道之士，如何能与比拟？心中敬佩感服，连声应诺，便请施行。妙一真人仔细朝阵图一看，禁制神奇，五遁循环相生，果是厉害。

故此连神驼乙休那么高深法力，急切间亦为所困，不能脱身。随即行法，使对面圆光大放光明。一面手指地下，运用慧目，透视地底；一面将阵图倒转，查见神驼乙休面容深紫，想因被困怒极，气得眉发皆张，须髯如戟。遍体金光，包没在风雷环绕之下。左手掐着诀印，右手上发出一朵金花，正朝地底冲去。金花万瓣，大约亩许，宛如钊轮电驭，急旋飞转。所到之处，地层下那么坚厚的地壳，全成粉碎，化成溶汁沸浆，四下飞溅，看去猛烈已极。便向天痴上人笑说：“此方是乙道友的真身，替身现在那旁，道友且看，有无分别？”天痴上人朝那指处一看，又是一个神驼乙休，照样金光护体，在适才自己师徒合力用阵法禁制的地下，东驰西窜，好似为法所困，走投无路，神气稍微板滞，远不如真身激烈。如不两相对比，细心观察，却看不出。自愧弗如，好生暗佩。笑问：“还有多少时刻，始行发难？”妙一真人道：“道友已能上体天心，转祸为福，时甚从容，决可无害。不过乙道友玄机灵妙，动烛隐微，他正忿极，拼命施为正急，此时如将元磁神峰移去，恐被觉察，一被推算出来，就许延误，别生枝节，再想下去便非容易。

好在至少还有半个时辰，道友只看我把手一招，即将神峰移去，我自无法开通地穴，引那毒火上升，并接应乙道友上来好了。”

妙一真人又照预定手势，向空连挥。空中九宫方位十余位男女仙人，各发出千百丈金光祥霞，联合一起，作成一个大圆的光筒，由存身之处，笔也似直矗立高空，将下面的一片地域凌空罩住，却比天痴众门人所存身之处略高，并不往下落来。又隔一会，妙一真人手朝禅峰一挥。天痴上人隐闻地啸之声渐渐洪厉，便早有了戒备，一见手势发出，忙即行法，向峰一指。说也真巧，那么参天排云的神峰，连间环峰守伺的众门人，刚刚拔地飞起，猛听峰脚原址震天价一声爆响，当中十亩方圆一片地皮，首先揭起，直上天空，地面上陷一大洞。碎石惊沙，宛如雨雹一般，四处飞洒之中，一股极浓厚的黑烟，撑天黑峰一般由那陷洞中突涌上来，见风立化成深紫暗赤色的毒焰，诡幻百变，五光十色，比箭还疾，直往当空射去。声如轰雷，洪洪发发，震撼天地，全岛都在摇动，大有震塌之势。这时正值斜阳衔山，余霞散绮，晴云片片，簇拥天心，吃毒火烈焰往上一冲，首当其锋，立似残雪投火，一见即消。正中心云层，先被冲破一个大洞，以外环云立即滚滚翻花，往四外散荡开去。晃眼工夫，云洞越大，四外惊云也由厚而薄，由聚而散，化作残

丝剩缕，消灭净尽，天色立被映成紫血颜色。煞气弥漫，声势惊人，端的古今罕见！

天痴上人师徒已在磁峰移去时避过一旁。空中九宫方位上，十余位仙人也早有准备，一听地啸之声，毒火裂地而出，便把先发出来的大圈步光往上一合，随着上长数百丈，恰似一个光城，由地面齐火穴往上三百余丈，将那太火毒焰紧束在内，使其直射遥空，不致波及四处。当中三元阵位上，三位仙人立得最近，责任也极重大。地穴一陷，玄真子和妙一夫人立照预计，施展玄门最大法力。同在祥霞护身之下，一个由侧面指定一团青霞，抢出毒焰之上；一个手持一柄宝扇，往上扇去。一前一后，随着焰头，电一般往空中飞升上去。同时，采薇僧朱由穆放出一圈佛光，环绕全身，冲烟逆火而下，直往火穴之中投去。刚刚飞入火穴，便听霹雳连声。神驼乙休披头散发，瞋目扬眉，须髯猬立，周身俱是金紫光华围绕，两手往外连扬，震天价霹雳连珠也似往上乱打，凶神恶煞一般，正由地穴浓烟之中冲将上来，两下里恰巧撞上。朱由穆知乙休还不知道此举关系定数，几乎发生空前浩劫；更不知众人在上施为，只容他攻穿一个百亩大小火穴，以次宣泄，四外地皮俱被法力禁制，坚逾精钢。只因被困时久，怒火中烧，尚嫌火未成灾，未将全岛陆沉，炎天沸海，还在连发神雷为毒火助威。此老性情古怪，急切间也无法劝止。便不由分说，手指处佛光迎将上去，连他一齐圈住，一同往上升起。神雷立时无功，乙休通体也觉清凉。晃眼之间，二人飞出毒焰金光之中。

乙休本和朱由穆交好，见他这样行径，先还以为他知道自己在地底被困，误为阴毒之气所伤，特意赶来相助。一出地面，瞥见烟外有数百丈金光环立如城。等再上升，飞出金光圈外，又看出妙一真人以次，峨眉师徒长幼两辈，还有嵩山二老、李宁、杨瑾、姜雪君、玉清大师等好友，总共竟有数十人之多，俱都在场，并还列阵相待，各以全力施为。而仇敌师徒，却是一个也无踪迹。又疑天痴师徒已为众人挫败逃走，因恐殃及生灵，故将火毒制住，不令成灾。虽然出困由于己力，不曾假手于人，但不能亲手报仇，终是憾事。在地底发难，已觉此火有异，出于意料，如非真个厉害，怎会兴师动众，以至如此？乙休道法高深，原有识见。起初被困怒极，又是应劫之人，本是定数，该他发难。只顾复仇心甚，挺而走险，一意孤行，嗔念太重，神智已昏，罔计利害。这时，浩劫已经众仙之力挽回，化为祥和，灾星已过，身又不在困中，灵智已复，自然一望即知。

心念一动，立运慧目抬头仰望，不禁看出凶危，省悟过来。这一惊真个非同小可，暗中直道侥幸，满腔怒火立即冰消。忙请朱由穆撤去佛光，去寻妙一真人询问。朱由穆答说：“道兄身中阴毒，虽仗你道力高深，不致大害，到底不免苦痛，暂时你还出去不得。”话还未了，妙一真人已经飞来，刚说了句：“乙道兄，请随我来。”猛瞥见一道金光，宛如长虹刺天，疾愈电射，由东南方暗云红雾之中破空而来。朱由穆笑道：“乙道兄，仙福无量，来得正是时候，请随齐真人去吧。”要知乙休后事如何，请候下文分解。

## 第二二三回

直上八千寻 荀兰因罡风消毒火

飞行九万里 齐霞儿阴岭拜枯仙

上文说到神驼乙休被困铜椰岛地底，峨眉派教祖妙一真人，率领本门长幼两辈群仙，连同嵩山二老、采薇僧朱由穆、姜雪君、李宁、阿童、玉清大师、杨瑾等与峨眉交厚的众仙宾，同往铜椰岛，为神驼乙休、天痴上人双方解围，以免乙休攻穿地肺，引动洪荒千万年前埋藏地底的太火毒焰，煮海烧天，发生亘古难逢的无边浩劫。众仙到了以后，妙一真人因天痴上人修炼多年，人尚正直，性又好胜，不愿伤他面子，尽管施展玄门无上妙法，使长幼群仙将空中九宫三才方位暗中制住，占了必胜地方，表面仍是礼让谦和，晓以利害。天痴上人心意，先尚有些惊疑不决，后经妙一真人连番婉言劝诫，又将空中仙阵和同来众仙现出，天痴上人方觉理势两屈，见机应诺。因料神驼乙休和他师徒仇恨已深，法力又高，被陷地底只因被激好胜之故，否则也制他不住。如果出险，未经妙一真人化解以前，只要见面，必定眼红，猛下毒手报复，决不甘休，自己虽尚不惧，众门人怎禁得住？本欲先行隐避，因妙一真人喜他知机，为敬主人，特意留他运用乙木戊土精气，倒转阵势，直到磁峰移走，神驼乙休裂地上升，方始率领门徒遁避入洞。

果然乙休怒火中烧，出来便要寻他晦气，同时又以全力发动太乙神雷助长毒火，欲将全岛毁灭，以消胸中恶气，势极猛烈。幸亏众仙早有准备：一面化地为钢，只留火穴，宣泄地底所喷大火毒焰；一面九宫位上十余位仙人各运玄功，发出数百丈金光，合成一个撑天光筒，按火口大小紧紧压制；一面当中三元方位上玄真子、妙一真人各以无边法力，引火升空，直上二天交界的乾天罡气层中，以罡风消灭火焰，使那无量毒焰化为劫灰以后，徐徐下沉海底。又怕乙休恃强尚气，攻穿地肺，一时疏忽，中了太火阴毒之气，一见天风，伤毒发作，便要加重；尽管神通广大，炼就不死之身，暂时能运用玄功真气，强自忍受，终不免于苦痛；时候再久，更要伤耗真元，复原不易，非同小可。于是又命采薇僧朱由穆深入火穴接应，就便防他任性胡来。二人本来交厚，深知乙休性情，怒火头上不容分说，才一照面，便用佛光将他一齐圈住。等到飞出光围以外，乙休也把太火厉害和众仙来意看出，待要飞出询问。朱由穆恐他伤毒苦痛，正在拦阻。先是妙一真人飞到，跟着后边又是一道金霞刺空飞来。朱由穆刚刚改口说：“此人已来，道兄出去无妨了。”那金霞已然飞到，现出一美一丑两个少女，一前一后，向三仙同时拜倒，分别行礼。

神驼乙休见来人正是齐霞儿和他新收弟子米明娘。未及开口，妙一真人笑问霞儿：“怎此时才到？总算还未误事，也亏你师徒呢。”霞儿起立恭答：“女儿此行颇有险阻，幸是带有徒孙明娘同往，否则二宝只有一处肯借，灵药更不会有，便不免误事了。”妙一真人道：“你师徒数日之内往返大荒九万里，也颇劳苦，此时无暇详谈。好在大功告成，先在一旁歇息。等我走开，便随他们巡防，少时唤你过来再说吧。”霞儿应声，随将手中所持一个手掌大的蚌壳，一个蕉叶卷成的三寸许小筒奉上。带了明娘，躬身退下，向峨眉众弟子丛中飞去。神驼乙休一听霞儿往返大荒，必是为了自己所受伤毒而去。笑问道：“道兄真个肝胆，为我一人，劳师动众之外，又遣令爱冲越险阻，远涉穷荒，连那两个老怪物也找到么？”

妙一真人笑答：“此次关系亘古未有的惨劫，要伤无量生灵，应在道兄发难。所以道兄那么高深的道力，也未预识先机，事前阻止。不过姑息迁延，

仍要养痍贻患。照家师仙札密谕，只能任其发作，以应劫数。最重要的是计虑周详，临机善于应付，务使这滔天浩劫从容化去。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端的厉害非常。否则以道兄之力，岂是人所能困？即或稍有疏忽，我辈中人有一两位临时赶到也来得及，何致费这大事呢？此事也莫再有芥蒂，你和天痴道友都是应劫祸首，当局者迷，一任道力高深，到时由不得，仍妄动无明，昧却利害，局外人事前任怎劝说，也是无用，预知反倒有害。前在峨眉，不肯明言，便是为此。如今大劫已应，只剩收拾残局。彼此都是修道多年，理应释躁平矜，止息嗔怒才是。何况道友前在白犀潭已占足上风，此番寻到门上，也因一上来便不留情面，才致双方挺而走险，各趋极端。被陷地底，并非不知那是陷阱，只因好胜，受激所致。脱困由于自身法力，虽说中了太火阴毒之气，无此大荒二宝解治，也不过稍受些日痛苦，终无大害。如换一人，为火所伤，休说还要攻穿地肺，裂土飞出，当时便须葬送地底。经此一来，反倒见出道兄法力，玄功奥妙，委实高人一等，尚有何不快意处？天痴道友起初也颇负气，自经小弟告以利害，知道此乃天劫使然，定数如此，立即警悟，心和气平，认为幸免于难，不复再计意气之争。只要道兄心愿释嫌，便可修好，为友如初。因恐道兄初出，不识底细，仍不相谅，天痴道友业率门人暂避。道兄海岳之量，想必以我为然吧？”

乙休哈哈大笑道：“齐道兄，你我多年患难之交，自来没有说不通的事，怎对我也下起说词来？起初我虽愤恨痴老儿妄自尊傲，却知他还不失为正人君子，居心只想稍微挫折。自从白犀潭一会，由不得心中那么厌恨。假如非诸位道友以回天之力消弭惨祸，我二人不特多年苦修付于流水，而且造此无边大孽，岂非万劫不复？何况按理还是我有不对，比他还要骄狂。此时噩梦初觉，此身无异平空捡得，有何嫌怨不可化解？道兄防我仍然恃强任性，故意给我高帽子戴，那又何必呢？”齐、朱二仙闻言，也不禁笑了起来。妙一真人道：“道兄从善若流，令人钦佩。此时内子正随大师兄引火升空，我三人正好无事。道兄体内阴火已被巽灵珠照灭，只等吸星替将毒吸去，立即复原如初。适见天痴道友师徒也受有伤，且去他洞府中一同施治吧。”

乙休早在霞儿师徒离去时，脱出佛光之外。妙一真人当第一番话未说完时，一边说话，一边早将手中蚌壳张开，由里面发出碧莹莹亮晶晶七点酒杯大小冷光，射向乙休身上。随着妙一真人手动之处，环身滚转，上下翻飞，毫无停歇。三仙说完前事，乙休便令收去。妙一真人答应：“火毒尚未吸出，暂时不收，到底清凉得多。道友自己运用，还要好些。”乙休已知中毒颇深，珠光照后，身虽不再火烧，体生清凉，真气仍不敢运行全身。便把蚌壳接过来，手指七点寒光，如法运转。三仙随同往天痴上人洞府飞去。

天痴的洞府，地势甚广，石室千百余间，已被乙休先前用法宝毁却十之八九，只剩尽后二层两进石室。天痴上人已然省悟劫运，不但恨消，反倒侥幸。只恐乙休见面便予以难堪，又以门人受伤颇多，适才忙于退敌复仇，未及施治，俱在后洞苦挨。知道这场灾劫消灭须时，神驼乙休与众仙相见，必有许多话说。自己也曾负有微伤，正好抽空连门人一同施治。便率未受伤的众弟子，一同避入后洞。正在一面医伤，一面向众徒晓谕，不料一会三仙便已寻上门来，忙率众弟子出来迎接。乙休不等他开口，便先说道：“痴老儿，我们枉自修炼多年，仍受造物主者播弄，身堕劫中，毫不自知。如非诸位道友神力回天，至诚感格，我两人正不知伊于胡底。现在想起前事，实有不合之处。我驼子生平没有向人认过错，现在向你负荆如何？”天痴上人也

笑道：“我二人一时嗔念，肇此大劫，幸蒙齐道友与诸位道友的回天之力，得免于难。如今噩梦已醒，本是故交，还有何说？前事再也休提。倒是你在地底所受火毒至重，只大荒二老怪各有一件异宝可治。

你绕身冷光，颇似昔年传说的巽灵珠。卢家老姬，有名乖谬，不近人情，她那吸星神管也曾借到吗？”随说随同往里走进，分别揖坐。妙一真人接口答道：“二宝均经小女霞儿借到。适见蕉叶之中，还有十五粒灵丹。借时情形，尚未及向小女询问。此丹卢道友甚是珍贵，居然得了许多，真出人意料之外呢。”

天痴上人闻言大喜，方要答话，朱由穆瞥见北榻上卧倒八九十个着青白半臂的门人，有的似为太乙神雷所伤，有的手足断落，残肢剩体放置各人身旁，面色个个青紫，苦痛已极。知道天痴上人正在施治，忙道：“乙道兄真狠，这班后辈能有多大气候，何苦也下此辣手？”乙休道：“我固不合气盛，彼时也是有激而发，情不由己。好在残骨未失，以我四人之力，又有这十几粒卢家灵丹，还不难使之复原。就请齐道兄为首，先给他们施治吧。”妙一真人道：“有此灵丹，便不费事。他们的轻伤，好些已被天痴道友治愈。

这类重伤共是九人，就请天痴道友取九粒灵丹，照此用法医治好了。”天痴上人知道重伤诸徒急切间只能用本门灵丹定痛，复原却难。而卢姬九转百炼灵丹能脱胎换骨，起死回生，长还肢体，灵效非常，能分润两三粒，已有复原之望，竟每人给一粒。自是欣喜，极口称谢，接将过去。那蕉叶除包这十五粒灵丹，并书明用法外，内中还有一根道冠上用的簪子。众人久闻此宝神奇妙用，各自注目观望。其质非金非玉，非石非木，不知何物所制。色黑如漆，黯无光泽，形式却极古雅。如非众仙慧目法眼，看出内里氤氲隐隐，层层流转；道力稍差，便以凡物视之，决不知是件前古稀世奇珍了。

妙一真人将蕉叶递与天痴上人看过，便把灵丹仍旧包好收起。持簪在手，走向乙休身前，笑道：“卢姬私心，宁赠灵丹，不传此簪用法，只能吸去火毒，好些神奇妙用，俱无法赏鉴了。”说完，随将手中宝簪向乙休头面之上擦得两擦，那簪便自乱动。乙休伤处立觉一阵奇痛钻肤而出。簪内便有几缕血丝般影子往里渗进，徐徐流行，由显而隐。

约有半盏茶时，火毒才得吸尽。拿在手里，定睛一照看，只有细如牛毛几丝血花，被内里云气裹住，疾转不止，渐渐消失无踪。妙一真人方在赞赏，忽听一老妇声音发活道：“此宝用毕，请以簪头东指，照中间连弹三下，自能飞回，幸勿久留。”这声音就似在簪上，妙一真人知她簪上附有寄声之法，此宝与她心灵相通，以弹指为号，这里一弹，宝主人立即警觉，行法收回。随即走向门口，依言行事，弹了三指，手托相待。隔不一会，眼见这簪微一振动，忽然化成一溜银色火星，长才数寸，尾发爆音，破空直上，疾逾电掣，往正东方飞去，晃眼便已无踪。妙一真人重又归座。乙休已是复原，笑道：“卢姬真个小气，谁还好意思留她东西不成？这等情急。”朱由穆道：“此实难怪。此宝是她命根，如何不看得重？性情又那么古怪，肯借宝赠药，已是极大面子了。你只见她收回忒急，少时间两个往借的人，借时正不知是如何艰难呢。”乙休也笑道：“此话诚然。休说此宝，便是她这灵丹，平日若要想她一粒，也难如登天，不知怎会一赠十五粒？而受伤非此不治的又只九人，竟富余了六粒，久闻这老婆子有鬼神不测之机，只是性情乖僻，专讲报施，恩怨分明。她如无所求助，轻易不肯助人。此事奇怪，其中必有原故。我现在灵元初复，难于用心。齐道友玄功奥妙，明烛机先，何不算它一算？”

妙一真人道：“大荒二老好为诡异之行，赠丹之时，已将阴阳倒转也说不定。事有定数，算它何用？少时尚须助大师兄和诸位道友行法，只等天痴道友治愈众高足，便须同往。劫灰所布之处，占地甚广，众擎易举，助手越多越好，暂时无暇及此，由它去吧。”说时，天痴上人已照蕉叶上所书用法，将每粒灵丹分化为二：一半令受伤人服下；另一半放向伤口，手托残肢，两头接好了样，运用玄功，一口真气喷将上去。那半粒灵丹立化成一团青气，由伤口溢出，将外面包上一圈。内里便自火热，渐渐接骨生肌，精血流行。约有盏茶光景，外圈随烟渐渐隐入肉里不见，伤口立即生长复原，和好人一样。

似这样挨个治将过去，妙一真人和乙休、朱由穆又在旁相助，并将天痴上人适才未及治完的几个轻伤门人，分别施治，共总不到半个时辰，全都治愈。那九个重伤残废的，也各将肢体接好，回复原状，令在洞中歇息静养，暂勿走动。未受伤的一干门人，也只准在后洞门外遥望，不许随往；另用仙法禁隔，以免无知误伤。然后一同走出洞外，向空一看，那地底蕴蓄的太火毒焰兀自尚未喷完，声势反倒较前愈发猛烈。

这时玄真子和妙一夫人已直上云空，不见人影。九宫方位上的十余位前辈仙人，各以全力运用玄功，联合指定火口上面那一团金光，镇压穴口，紧束火势，使其冲空直上，以免横溢。峨眉众弟子为防意外之变，各持飞剑法宝，纵遁光飞升上空，环绕九宫阵位，四下查看。只见数十百道光华，宛如经天彩虹，环绕在数十丈金光之上，三个一丛，五个一伙，离合变幻，电驶星流，往来如梭，满空交织，相与辉焕，上彻云衢。除却当中一根上冒血焰的擎天黑柱外，四边天空的愁云惨雾，连同下面漫无际涯的茫茫碧海，全被映照成了云霞异彩。比起先前毒焰初由地底喷起时，又是一番奇景。天痴上人暗中留神查看，这些峨眉门下新进之士，不特功力根骨无一凡品，而且所用法宝更是神奇灵异，妙用无穷，威力绝大。方在点头暗中称赞，猛瞥见适才大荒借宝初回的齐霞儿，同了四个根骨最好，年纪最轻的少女做一起，飞行巡视。霞儿居中，一手指一道金光，另一手托定一鼎。当头一个红衣少女，身与剑合，手持一面宝镜，发出百丈金光，时隐时现，四处乱照。左边一个，手指一道青虹；右边一个，手指一道紫虹：正是长眉真人当初斩魔镇山之宝青索、紫郢二剑。末后一个，手指一道金虹奇光，竟与以前所闻达摩老祖遗传的南明离火剑情景相似。

众门人俱在九宫阵位内往复飞翔，独这五人似在阵位之外，做梅花形环阵而驶。天痴上人暗付：“莫怪峨眉势盛，休说这些后辈新进仙根仙骨迥异恒流，单这几口仙剑就没地方找去，别的异宝奇珍尚不在内。一千异派妖邪，如何能与为敌？消弭这次空前浩劫，固应慎重，但是仙阵神妙，防御极严，并且是他教中主要人物聚集于此，另外还又约了好几位法力高强之士，照此形势，谁敢前来送死，怎还令众弟子满空疾驶，加紧戒备，岂非多余？以齐道友为人，说他有心炫耀自己门下，又似不会。”方在寻思不解，齐霞儿等五女弟子正飞驶间，倏地同声呼叱，当头红衣少女将宝镜往斜刺里一照，五女随即同指飞剑法宝追将过去。天痴上人料有变故，运用慧目一看，镜上金光遥射之处，竟飞起两个面目狰狞，身材高大的魔鬼影子。内中一个独脚的才一现形，扬手便是一片灰白色的火星迎面打来。吃齐霞儿抢上前去，一指手中宝鼎，鼎口内便飞出一红一白两股光华，神龙吸水般朝前卷去。同时紫郢、青索、南明，紫、青、红三道剑光也电掣而出。那两魔影想似自知不

敌，双双一声怪啸，刺空遁去。五女忙纵遁光向前急追，晃眼全都没入天边霞影之中不见。那魔影来势既凶且急，飞遁尤为神速。照那隐身窥视情景，分明心存叵测，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可是妙一真人和乙休、朱由穆立在下面，只作旁观，并不出手施为，如无其事，天痴上人党着奇怪。再细一看，原来不知何时，吃妙一真人暗用隐身法，连自己也一齐隐去。正想那魔影好似传说中的雪山老魅七指神魔和妖尸谷辰，妙一真人和乙休二人不动声色，必还另有妙策。果然念头才转，先瞥见五女同驾遁光，急驶飞回，快要飞到面前降落。三仙忽然同时把手往上一指，立有百丈金光，千团雷火，往上空打去。两魔影突又在当空现形，吃神雷一震、接连翻滚了几下，慌不迭似要遁走，神情狼狈已极。再吃五女飞回，五道剑光一同飞射下来，迎头一绞，立将两魔影双双绞散，哇的两声惨叫，电也似疾，分向四外投去。双方动作原极神速，晃眼便没有踪迹。红衣少女还在用镜四照，妙一真人已将隐身移形之法一齐撤去，唤令下来。

五女闻呼，一同下落，躬身侍立于侧。天痴上人这才看出，不特彼此身形全隐，连那火穴和空中九宫阵位，都非适才所见之地。相隔尚远，自己一同随出，又是久居之地，大家不动声色，连使移形隐迹之法，竟未看出，好生惭愧。笑问道：“适见妖魔颇似妖尸谷辰与雪山老魅，三位道兄如此神通，何不就势将他们除去？”妙一真人道：“妖尸真个凶毒险诈，竟想乘隙隐形入地，运用邪法妖术，使那未喷完的毒焰同时爆发，裂地而出。我救这场浩劫，虽然火势已然宣泄大半，为祸不如前次之烈，为灾为害，却也非常小可。幸我早已防到，预有安排，因知二妖尸诡诈知机，恐被觉察，故未明言，只在暗中设法相待。无如妖尸气运未终，太火毒焰尚未喷完，一切善后也未停当，不能以全力施为。总算霞儿同四女弟子尚还机警神速，紫郢、青索与南明离火三剑同是二妖尸等的克星，急赶回来，联合赏了他们一剑，使其重创而去。虽被遁走，但他们元气大伤，只能回转老巢；要想照他们预计，这里凶谋无成，乘我仙府空虚，又去峨眉侵扰，便不能了。”霞儿在旁，含笑躬身禀告道：“并非女儿能早知机，还是全仗枯竹老人事前指教，才得先行戒备。就这样，仍因应变稍迟，又为所愚，未如预期将妖尸除去，只伤了他们一剑，隐患未消，白费心力了。”

妙一真人道：“我以妖尸难得遇到这等千载难逢的复仇机会，决不肯弃舍。一面施展邪法，隐秘行藏，以免我们算出底细；一面乘我们消弭浩劫，责重事繁，不暇兼顾，暗中先来破坏，如不成，再去毁我仙府。我除暗将火穴周围严密封禁，不令侵入，又用移形换影之法，幻出一片虚景，使其无的放矢。等他发动，再用太乙神雷加以猛击。并将凝碧崖上空封禁，另约两位道友在锁云洞旧址坐镇，以防不测。因知妖尸与我师徒怨毒已深，此次冒险来犯，必有几分杀气，行踪又极飘忽诡秘，尔等目力十九不能窥见。

金蝉又常疏忽，未经什大敌。恐众弟子无知，为妖尸所暗算，特命尔等同驾遁光，在九宫阵地以内飞驶巡行。这里上空又是虚影，先免却好些危害。初意尔等所持法宝，颇有制他之物。只想等我和乙、朱二位道兄神雷发动，妖尸受伤现形之际，合力夹攻，给他一个厉害。妖尸玄功变化，与别的妖邪不同，来去如电，难于捉摸。本没打算必能伤他，不过略增威力，姑试为之。如能成功，也可免去峨眉一番骚扰。适见尔等五人联合遁光，各持飞剑、法宝在阵外飞驶，照那情势，万无败理，便料受了高明人的指教。果然当时虽然受愚，被他诱走，依然警觉追回。妙在三剑俱是他的克星，虽未伏

诛，受伤已是不轻，决非短时日所能恢复。异日除他，便要容易得多。妖尸气运未终，神通广大，猖狂先后五六百年。许多老前辈俱认他为劲敌，时存戒心，轻易不肯招惹。不料败于尔等后进之手，我儿怎还不知足呢？”

乙休接口问道：“那大荒两老怪物俱是古怪脾气，尤其卢姬乖谬，不近人情，此次为何这等卖好？贤侄女会见她时，可有什言语吗？”妙一真人见火势尚早，妙一夫人、玄真子尚在灵空交界处，运用乾天罡煞之气消散毒焰，尚无动静。又知神驼乙休和天痴上人，此次无意中脱逃出一场形神皆灭的大劫，大荒二老行径最所关心，急于详询，便令霞儿把借宝经过全说出来。霞儿领命，从头说了一遍。

原来齐霞儿自从那日在凝碧仙府领了妙一真人之命，接了柬帖书信，便带了新收女弟子米明娘，立时起身。知道事关重大，往返九万里，路途遥远，中途阻滞甚多。快到大荒山境，还有万里方圆一片海洋，内有数十万岛屿和浮沙落漈，多半藏伏着精怪妖邪，险恶厉害，一见人过，群起为仇，阻障横生。最难处，是这类妖物十有八九俱被大荒二老收伏，只在岛上盘踞修炼，永不出外害人，不便轻意伤它们。又都修炼数千年，炼就内丹，善于变化，各有极厉害的法力，与寻常精怪不同。二老中的卢姬，更在这些岛屿上面设有一道极长的禁制，禁法十分神奇，音无迹象可寻，横在海中，宛若天堑。除她自愿延见，来人如若由彼经过，那禁制立生无穷妙用，能随人上下左右继长增高，阻住去路，休想飞越过去。霞儿心想：“自己虽然学道多年，法力高强，又有好几件仙剑、法宝护身，到底事情紧迫，责任重大。父母和各位尊长新辟仙府，连诸葛、岳雯等长门弟子都没有派，头一次便派自己出去，可知十分看重。如在中途受挫回去，休说无颜见请同门，便父母面上也不光彩。”不由得格外谨慎。

师徒二人飞出仙府，加紧飞驶了千余里，便择一个隐僻无人的山谷之中落下，商议如何去请。米明娘道：“大荒山南星原，弟子昔年随先师前往拜访卢仙婆，曾经去过一次。虽以缘浅福薄，卢仙婆不肯赐见，快要走到所居灵谷之中，便被逐回，但当地情形，却知道一个大概。彼时卢仙婆尚未和人负气，海中神屏禁制也还未设，单那沿途各岛所伏精怪，已难应付。尚幸先师事前得一异派中高人指教，先在头一关神獭岛上潜伏了三月，探明守岛精怪习嗜，最喜食中土蜜制果脯，并喜闻香。又探明再过三月，又是仙婆寿辰，各岛精怪均往拜祝。忙即赶回，假作商贩，备了大半船蜜制果脯和各种名香。行法驰到离岛百余里，暗中行法，用一阵狂风大浪，将船吹向岛边沙滩之上搁浅，令弟子守在船上，自去一旁隐伏。弟子假作供上果脯，焚香祝天，将那妖物引来。照例遇见失风漂来的商船，须要由它护送上路，不许加害。偏这两样都是它的癖好，弟子再装着害怕，尽量献与它食用，自是高兴。一会先师假装上岸，寻路回转，并假意发怒，怪弟子不该将所贩果脯献与妖物受用，欲加毒打，那妖物人面鱼身，心肠颇好，自觉难堪，强以人言讲情，并允尽力酬报。先师立即借势收风，先骗它赌了重誓，言明无求不应，再把满船货物相赠，博它欢心。先师在岛上又住了一月，最后才说起要往见卢仙婆，求它设法携带，偷渡重关。那怪物心直，吃先师花言巧语，哄得死心蹋地，误信仙婆已在出游中土时曾经允诺，只因沿途浮沙落漈，险阻太多，必须借祝寿之便，藏入它的大口以内，始能过去。立即应诺，允弟子师徒藏入它那比城门还大的怪口之中，一直带到大荒山脚。

“先师上岸，便率弟子一步一拜，拜将进去。眼看快要到达，卢仙婆忽



然厉声传话，坚拒不见，喝令速回。先师还在哭求，谷中猛冲出一道金光，强将弟子师徒卷去，直送出数千里外，方始离开。初飞起时，瞥见那人鱼已然腰斩两段，有一股青烟冒起，直上天心，知是妖物元神，也未看真。因落处恰在离神獭岛不远的海面上，守岛妖物已死，正好在彼潜修避祸，仍寻了去。住了十年，俱无人来。也是先师数尽，该当遭劫，没体会出仙婆深心，反因受辱怀恨，如非法力太差，早已前往寻仇了。这日忽然静极思动，前往中土访友，留下弟子守岛。去才四日，忽一大头丑女走来，自称人鱼转世，说她受先师之愚，遭了兵解，但她修炼千年，非经此一关不能修成，幸仗此举，才得转祸为福，转世人道，所以心中并不怀恨。才一降生，便能人言，飞腾变化，有许多灵异之迹。如生在汉族人家，必当她是怪胎，当时杀害，都说不定。仗着投生那家是个土著中的女巫，见她身有鱼鳞，生具异相，正好拿她恐吓山人，作威作福，没有加害，反倒奉若神明。

“人鱼为报女巫养育之恩，虽照乃母之言行事，幻出许多灵迹，向山民敛财，但她夙根未昧，恐防造孽，从三岁起，便向山民要一山洞，闭户修炼，轻易不出见人。第七年上，觉着报恩期满，正想回转故土。恰值那女巫因屡次背地为恶，树敌太众，邻寨山人恨之切骨，探明人鱼现已闭洞不出，暗用金珠重礼，由哀牢山深山之中，请来一个惯于驱遣毒蛇害人的妖巫，挺而走险。豁出得罪人鱼，与之同尽，故意抗命，停止献纳常例。算计她必率领手下徒党，前往威胁，便由妖巫将所养妖蛇九星钩子，连同妖徒拘来的毒蛇大蟒，埋伏在所行的要路山谷之中。女巫以前本是凭嘴骗人，无甚伎俩，全仗所生神婴灵异，无人敢惹。未两年，人鱼知乃母积怨太多，早晚必有杀身之祸，但多不好终是生母，真正法术恐她用以济恶，传了她两种幻术。初意山民无知，过信神鬼，只要是能幻出一些水火恶鬼，人便畏服，不敢近前加害，用以防身，足足有余。传授时，也曾向乃母言明，并非真法，只可临危应急，镇压仇敌，不切实用。切忌用作威福，时常炫弄，日久被人看破，反倒引出祸事。女巫先还听劝，不常施为。嗣见众人敬如天神，邻寨诸敌更是望风胆落，予取予求，任凭欺凌勒索，不敢丝毫反抗，不由得意忘形。心性又是贪而且狠，对本族山民还稍好些，远近各寨全都受害受欺，取求无有宁日。稍有违忤，或是贪欲未能全满，立即施展幻术，假托神鬼恐吓。结果不特加倍勒索，并还要将对方寨主边酋毒打示威。

“人鱼修炼正勤，自传法后，三年未出，由她任性横行。日子一久，成了习惯，气焰愈张，顿忘前戒。以为无论对方多么凶恶势盛，只要把那两种幻术一施出来，立可迫使降服，生杀予夺，无不如意。那对头本是相隔数百里外的一个大酋长，以前人多势盛，极为凶暴。女巫这一族本是世受凌逼，自从人鱼降生，不久变成强弱易势。先仗人鱼之力，报复世仇，杀死多人。最后显出灵迹，自然降服，按时献纳常贡。女巫仍是饶他不过，在所凌践的远近百十处山寨之中，独对这一族最恶。平日百般凌辱，往往无故加害，直教对方终日提心吊胆，不能喘息。尤可恶是，山人信鬼，每一土著均奉有一二鬼神，她竟迫令污辱毁弃，自前年起，又迫令每年春秋两季，须要献出一双童男女，用作她本族祭神之用；并还限定要那寨主所生子女，不许另觅外人子女替代。以此怨毒越结越深。

那对头也真能忍辱负重，又得众心。他那一族最是心齐，平日受尽荼毒，自知非敌，只处心积虑，百计图谋报复，表面从未违抗。女巫久把他视若猪狗，分毫没放在眼里，只想将这一族历代埋藏的金珠压榨出来，再将寨

主全家杀死，族人迫令为奴，常年向她献纳，永为自己增加财富。断定他已屈服，至死决不敢有二心，不料忽闻停止献纳，大出意外，立肆凶威，前往问罪。

“因这一族人都信服那寨主，起初百事顺从，勉强留他活命，不料竟敢为首反抗，认为罪大恶极。去时，还想重施故伎，一到使用幻术镇住众人，假托神命，将寨主妻妾子女全数杀死，以快心意。不料恶贯满盈，杀星照命，中途走过山谷，埋伏骤起。那七星钩子，乃南疆最厉害无比的钩尾毒蛇。一照面，当头列队的十多名徒党，先被蛇蟒咬死，女巫忙施幻术退敌。那妖巫除养有七星毒蛇与能驱遣蛇蟒外，伎俩无多。看见满山谷洪水烈火，神鬼无数，现形发威，也是又悔又怕。以为受了愚弄，得罪天神，慌不迭正待跪伏，认罪求饶。而女巫见变生仓促，未免心慌胆寒，行法稍慢，毒蟒虽被烈火吓退，那七星钩子颇有灵性，来势特急，为首一条，早已冲近身来。这类毒蛇具有特性，逃人越急，追逐越快。女巫如稍镇静不动，只差一两句话的工夫，妖巫再喊两声，便可将蛇唤住，下来伏罪。无如自知幻术为虚，又知毒蛇厉害，只被近身一尾扫到，便即惨死。见火未将蛇吓退，惊魂皆颤，一面反身飞逃，立即失声高喊饶命起来。那对头因受害的次数太多，虽出破绽，只是不敢拿准。这次本就有意拼命，见状如何能容。同时妖巫见毒蛇能在火中追逐敌人，已经省悟过来，不特未再喝止，反倒发令后面蛇蟒齐上。

后面的蛇还未上前，女巫已吃那为首毒蛇赶上，前半头颈直竖地上，扬起后半两丈多长身子，连着钩尾一鞭扫去。那毒蛇坚如精钢，力又绝猛，只一下，便把女巫拦腰打为两截，尸横就地，脏腑狼藉，幻术也自失效。后面蛇蟒一齐追上，连那同去徒众，一齐把血肉吃尽，剩下二三十具白骨。

“那对头如若就此走去，也可推为毒蛇所杀，与他无干。一则积愤太深，又见水火神鬼俱是假的，既想复仇，又起贪心。以为人鱼也和仇人一样，只是骗人伎俩。仗着妖巫相助，许以重利，欲乘胜前往，屠杀女巫全族，一人不留，并夺取所积金珠财货。事有凑巧，正值这日人鱼十年期满，忽然心动，欲往见母多聚一日。由洞中走出，瞥见敌人大举杀来，并还带有毒蛇大蟒，同族山人已死了十几个，正在辱骂追杀。一听口气，才知生母已被妖巫所蒙毒蛇惨杀，不由动了母子间天性。又见敌人如此凶残，当时大怒，立即飞身上前，先将蛇蟒用法力制住，一齐杀死；再将为首仇人和妖巫擒住，问明经过，一一处死，报了母仇。因问出乃母恶迹，咎由自取，不愿再杀余下敌党。又恐去后双方复仇，祭灵之后，取出乃母生前所积财货，当众分散；并令折箭为誓，结成兄弟，从此互不侵害。敌党见她果真灵异，畏如天神，本料无一得免，不料反倒加恩，自然心悦诚服，反怨为恩，喜出望外。便是本族的人，平日也受女巫凌践，外寨所献财货，永无分润，稍有不合，立遭严罚，本都心中怨恨，敢怒而不敢言。做梦也没想到，寨主如此大方，一反乃母所为，自然欢欣鼓舞，无不唯命。双方立时释嫌修好。人鱼又加许多劝诫恐吓，然后升空飞走。走了没有多远，瞥见山脚下有人受伤倒卧。下去一看，正是先师，说是路遇正教中仇人，斗法大败，受伤逃此，谁知无心中隔世相逢。知道人鱼心善，托她带话，令弟子前往相见，行时，人鱼又将弟子唤住，说她生长南疆，没遇见一个识字的，请代取一姓名。并告弟子，先师劫运已临，身受重伤，还不悔过，妄想报仇，万无幸免。说我虽是他的门下，心肠却好，面上并无恶纹。叫我在师父死后，可速来此，还有要紧话说。弟子急于看望师父，心乱如麻，匆匆为她取了一个与她前生以及心性相合的姓名，叫作鱼

仁，便自走去。寻到先师不久，没等报仇，便已遭劫。

“自知邪不胜正，葬师以后，没奈何，姑且回往岛上。鱼仁又对弟子说，她前生如非数应兵解，被杀实是冤枉。因卢仙婆玄机妙算，善于前知，上次她带先师和弟子前往，如若不许，必要传声相告，但事前并无警兆。她知仙婆法令素严，仍敢带往，便是为此。

虽然先师未容入门相见，但是仙婆性情古怪，来人如与无缘，决不容他登岸入山。先师偏又遭劫，却许来人拜抵谷口，这有缘人必还是弟子，只为时机未到，故不肯见。说我以后如无所归，何妨再往一试，前行虽有两处极凶险的关口，但她仍能相助过去。只要能见到仙婆，必有好处。日后想起，如事先寻她商计，必有善策，通行无阻。但彼时弟子年幼气盛，既恻先师之死，半由仙婆不肯垂怜加以援手；又恨她乖僻心狠，听过并未在意。后来得人指点，达摩老祖的南明离火剑藏在大雪山内，所留偈语与弟子之名有些暗合，因此费了许多心力寻掘出来。偏生此剑外有神泥封合，正下苦功炼它，不料是余师叔应得之宝，带了神雕、袁星前来寻取。弟子不知就里，误以为来人有意劫夺，一时情急，不合妄用邪法。幸蒙师父不杀之恩，又蒙收录，才有今日。此行往返九万余里，为期只有七日，中途险阻又多，径直前往，师父飞遁尽管神速，中途一有阻滞，便恐延误。现在弟子想起前事，觉着鱼仁之言大是有因。反正顺路，何妨姑往一试呢？”

齐霞儿闻言，方在沉吟，明娘又道：“师父如因她是异类，不愿与之交往，到时弟子往见，不知可否？”霞儿答道：“行时，教祖本赐柬帖灵符，柬帖上注明海边开视。

我师徒二人暂停商议，固是为了慎重，一半也是为了老祖师开府后，分别时曾背人对我说，日后如有疑难，可用以前所传佛法，通灵默祝，当即垂示。你说了这么大会，我正暗中通诚，所以没有答话。我现已祝告两次，师祖并未向我传声指示，想必此行无大难题，可以放心前行，相机处置，此时心已放了一半。我所虑的，并非途中水怪，只为大荒二老均有古怪脾气，倘若相见，不肯借宝，岂不误事？先去哪一处好，也还难定。

教祖也说此行全仗心灵知机，可见艰难。且到海边恭读过了法谕，再作计较吧。”

说罢，霞儿重又向神尼优昙通灵默祝，终无回应，只得带了明娘重又飞起。因先耽误约有半个时辰，格外加紧飞驶，顷刻千里。师徒二人更不再停，一口气飞到东溟极海，天还未亮。前行不足万里，便是大荒山的所在，所有险阻也全在这末了一段路上。霞儿按落遁光，取出柬帖一看，只有一张去大荒山阴、山阳两条路径的草图。霞儿根骨深厚，从小入道，机智绝伦。暗忖：“师父以我是佛门中人，此次为报亲恩，特命还山侍父，待命行道，助完当年宏愿。父亲行事机密，如感不能胜任，决不出此难题。这张柬帖原随师祖灵符一起交下，行前并未提说。久闻大荒二老仙玄机奥妙，善于前知，看这字忽隐迹，可见事极机密。推测柬帖上图径偈语之用意，分明令我师徒分道扬镳，当机立断之意。既命随意所之，那人鱼并未禁止相见，何妨一试？”便告明娘引路，先往神獭岛一行。并在海边说好，此行并无成算，只是随机应变。到时，也许分开，各奔一方。再往前去，便凭心领神会，不再多言，免被对方警觉误事。师徒二人商定以后，便即起身，遁光神速，先飞越过东海角，入了东荒极海。只见海天混茫，万里无涯，吞舟巨鱼与荒海中千奇百怪的水族介贝之类，成群出没。水气汹腾，上接霄汉，波涛益发险恶，天日

为昏。

那神獭岛乃去大荒头一关，相隔不远，不消多时，便已赶到。见岛不甚大，却极高峻。远看宛如一个胁生双翅，千百丈高的怪神，披发张翼，矗然独立于无边辽海之中，挡住去路，看去十分威猛。霞儿灵警慎重，见岛势如此险恶，明娘与鱼仁久不相见，早蓄戒心。二人遁光原本合在一起，便把自己身形隐去，一面暗令明娘小心，独自照顾，以防不测。明娘深知鱼仁对她有十二分的好意，便不指点相助，决不至于作梗，还在暗笑师父多虑。不料遁光刚一飞近，正待下降，忽听唳的一声，千百丈方圆一蓬蓝晶晶的光网，像蛟龙吸水，其疾如箭，由岛面上直喷上来。变起仓促，来势又迅急异常，事前一无警兆，又不见什邪气，即使二人久经大敌，也没料到会有这类广大神速的埋伏，如何抵御得及。以霞儿的飞遁神速，本可挟了明娘一起遁走，偏在到时把遁光分开，一个措手不及，明娘竟被网去。还算是霞儿法力高强，事前又有戒心，一见那东西不是飞剑所能克制，立即升空遁走，未遭罗网。百忙中回顾下面，明娘连人带遁光吃那光网裹住，一路强挣，飞舞而下，去势更比飞起时神速，目光到处，已早降落。不禁大怒，扬手忙把太乙神雷连珠般发将出去时，人影已经无踪。霹霹连声，在自打得天摇地震，雷火横飞，更无动静。岛上妖物始终不曾现形，烟光也未再现。

霞儿心想：“神雷或因飞身太高，妖网难中，故未出现。”改用法宝护身，手持禹鼎施为，并故意下降，诱她发网。一直降到岛上，妖物光网仍未出现。后又假作无奈何飞走，暗把遁光敛去，隐身回来窥视，仍是无用。细一查看，那岛通体石质，一色浑成，草木不生，更无一个可以容人栖止的洞穴。只顶上有一座天生石柱，上有“东溟门户”四个朱书古篆。另外有一茅篷，篷前有一石坛，已被太乙神雷震裂粉碎。到处山石崩裂，俱是适才雷火之迹，别的无迹兆可寻。越想越气，意欲用神雷将全岛粉碎。继一想：“这一类精怪，多是海中鱼介水族，从二老度化修成。遇有与它无缘的人经过，只是梗阻，侮弄恶剧，轻易不肯伤害。岛上石柱竟未为雷火击倒，上又刻有‘东溟门户’四字，可知它为关头重地，目下有求于人，如何给它毁去？再者，明娘失陷以后，烟光便不再起，未必便是守岛妖物胆怯，不敢出门；也许明娘与二老无缘，不准前往，只许自己通行，也说不定。为日无多，不能滞留。乘上又有‘当机立断，殊途同归’之言，父亲决无失算。明娘如有危难，早已明示，也不会令其同来。何不草草推算一下，明娘如若无害，便即先行，以免两误。”想到这里，便平下心去，默运玄机一算，明娘果然无害，并还似有奇遇，心中大喜。见时候已有耽搁，不敢再留，忙照柬帖上三四两句偈语，把明娘撇下不管，径自往大荒山阴无终岭一路飞去。

飞行了一阵，慧目遥望，最前面无边云雾中，已有大山隐现，知将到达地头。忽见惊涛浩森中，三三两两现出好些岛屿，远近不一，正挡去路。有的烟雾弥漫，分明有埋伏。鉴于前失，又料卢姬所设神屏天堑就在前面不远，益发小心戒备。一面暗用法宝、飞剑防护，一面正取灵符施为，猛瞥见身前里许，有一道极长虹影一闪即逝。不等硬闯，晃眼遁光飞过，并无梗阻。料知卢姬好胜，恐神屏禁制难阻来人，反失声威，已先知趣撤去。照此情形，前途精怪更难阻挡，必可通行无疑。霞儿刚把灵符收去，脚底大小岛屿也越飞近。正留神观察间，倏地狂风大作，阴霾四合，海水山立，白浪滔天，上下四外，更有无数冷雹漫空打来，当时天地混沌，形势甚是险恶。这类妖怪，俱奉主人所遣，已将到达。因不肯伤害，便将手中禹鼎一指，鼎中九首龙身

的怪物立发怒啸，随着一片金光霞彩飞舞而出。那禹鼎本是水怪克星，霞儿虽无伤害之念，未将阴阳两道光华放出，物各有制，那些埋伏岛上的精怪已然胆战心惊，望影而逃。随着雾散烟消，一时俱尽，重返清明。前面本有两处最厉害的精怪，卢姬法令又严，来人到此，只许败逃，不许不战而退，所过之处，依然兴风作浪，群起相犯。霞儿见此情形，又觉方才所料不像，匆匆不暇寻思，就此忽略过去。仍用前法，全被禹鼎吓退，纷纷遁回海底，逃窜不迭。沿途未为耽延，只略费了几次手，便把所有难关一齐飞渡。本来先过南星原，因想卢姬与父亲还有一面之识，一则求她似乎较易，二则明娘如有机缘，必来此地，正与殊途同归之言相合。先往无终岭求借到法宝，归途再往南星原，恰又符了三四两句偈语。便不在就近登岸，环山而驶，先往无终岭绕去。

初意昔年父亲曾访枯竹老人，均未肯见，借宝之事，必最艰难。及至赶到山阴一看，那无终岭乃大荒山阴最高寒的所在，穷阴凝闭，上有万年不消的积雪坚冰，云迷雾涌，亘古不开。适自数千里外所见，天边浓云密雾，便是此岭。双方素无渊源，对方又住在这等荒寒阴森之地，心性乖僻，不通人情，可想而知。心方疑虑，哪知事情大出意料。

枯竹老人住在半岭山坳之中，地图草率，只有简略途向，并不详细。那岭又高又大，岔道甚多，歧路纵横，上下密布，到处都是危崖幽谷。最奇的是外观大同小异，全差不多，内里却是移步换形，形态奇诡，险峻幽深，穷极变化，无一雷同。使人置身其间，神眩目迷，无所适从。尤其老人所居，更是曲折隐秘，多细心的人也难找到。霞儿又首次到达，见岭上径路回环，暗忖：“这洪荒以来，亘古未辟的东荒岭，怎会有这些天然山径？”心中奇怪。正待上去，忽听脚底不远有人唤道：“小姑娘，岭上乃东天青帝之子巨木神君宫阙，冒犯不得。你虽不至于到顶上去，照你这样走法，难保不误越灵境禁地。

就是你能够脱身，何苦恼这闲气呢？此外全岭只我一人，自来无人寻我，我也不肯见人。

境物又极荒寒，那神君比我还怪，无可游观之处；就有，你也去不得。幸我刚睡醒回来，怜你这好资质，故以好意相告。如是无心经此，年轻人一时好奇，意欲登临，或是误信人言，间关来此，有所希图，这两样，全办不到。最好听我的话，回去吧。”

霞儿听那语声柔嫩，说得又慢，宛如两三岁婴儿。乍听甚近，细一听，竟听不出相隔多远，语气却极老到。知道此山只枯竹老人一人在此隐居，那青帝之子，更是闻所未闻，料无他人。闻声立即停步，侧耳恭听。听完才躬身答道：“赐教的可是枯竹老仙么？”那婴儿口音好似奇怪，微“咦”了一声，问道：“你是何人，难道是来寻我的么？”霞儿暗忖：“久闻大荒二老最善前知，三万里内事，略运玄机，了如指掌。就说父亲行法隐秘，颠倒五行，也只隐得前半一段。自己连越卢姬所设关口，连与水怪争斗，怎会不知来意？当是明知故问。”心中寻思，随答道：“弟子乃峨眉山凝碧崖齐真人之女霞儿，奉家父母之命，远越辽海，专诚拜谒，敬乞老仙指示去仙府的途径，以便趋前拜见，实为感谢。”说完，对方停了一停，忽笑答道：“你是齐漱溟道友的令爱吗？我因生性疏懒，隐此千余年，总共看过四次外人。每一入定，至少便是二十四年。最多时，还有把两三次并在一起，借着入定，到人间走上一遭的。遇到这等入定时，便和死了一般，什么也不知道。所以三十年前，令

尊三次访我，正值我寄神人世，均未得晤。在我实是不知，在他人却必道我夜郎自大，有意据傲了。

“我那次到人间去，也因劫数将临，欲往人间多积善功，以谋挽盖。去时，以为我身外有三十六根神竹禁制，外设天玑迷阵，外人万难侵入害我法身。再者，素少交游，向来无人寻我，决可无害。可是临行之时，一占算，竟然有人来此，我这一切防备，并阻他不住。明有应劫的克星到来，却又吉凶不能前定，大是忧疑，非有此行，又不能藉以免祸，为难了一阵。继想与其在彼等候劫数，倒不如宁失去这千余年修炼的法身，留得元神，再世仍可成道。两害相权取其轻，没奈何，只得仍是神游，转向人世。等我修完外功，重回故土，看见壁上留书，再一推算，那来应劫的克星竟是令尊。如换旁人，他为迷阵所隔，算不出主人行径，三次不见，疑我有心拒绝，必定为难，决不善罢。我那神竹禁制，与法体休戚存亡，息息相关。何况身侧又有几件宝物，易启外人觊觎。等他看出底细，我那法体已为所坏，无法挽救了。尤可怕的是，别人即使因我不见，心怀忿恨，强欲闯入，想破我那迷阵禁制，也未必有此法力。惟独令尊已尽得长眉真人真传，破我禁法并非不能。当时吉凶祸福，系于来人一念转移之间。我又行时疏忽，忘在阵外留下谢客入定告白，端的危急。事后想起，还自心惊。

“因我以前性小好胜，阵法阴险，步步设伏。又因防护法身念切，行法太狠，只要误入阵地，立蹈危机，就当时不死，也被困在阵内，非我功成归来，不能脱身。另外又设有颠倒迷踪之法，外人休想看破。令尊只知我隐居避地，不肯见人，没料到行法这么狠。他第三次到时，稍微疏忽，已将埋伏触动，如非法力高强，还几乎受了重伤。头两次在谷外传声相唤，未听回应。这第三次来，见第二次所留书信仍在原处，心疑主人他出，想到谷中查看人在与否，又是这等光景。我又著名乖僻，不近人情，这等行径，分明是不屑与来人相见。始而置之不理，继又暗下毒手，任换是谁，也必不肯甘休。令尊偏是大度包容，未以为意，只在阵外绝壁上留字劝诫。大意是：素昧平生，本不应无故拜谒。但是同是修道之士，声应气求，仰慕求见，并还怀有一得之诚，来共切磋，并非恶意。独善其身，不肯见人，原无不可。人各有志，尽可明言，何必以恶作剧相加，拒人千万里外？如换旁人，必成仇敌，即便当时不胜，也必长此纠缠。本心为求清静，岂不为此转多烦扰，适得其反？写罢，便自走去。最令人佩服的是，他走不久，我便回来，刚一看完，壁上留书便已隐去。我甚饶幸感愧，未能寻他一致歉诚。一则，我隐此以前，曾发宏愿，欲以旁门成道，为后人倡，许下极大善功。而外人只当我隐居在此，为人乖僻。实则内外功行并重，修持至苦。每隔些年，便以元神转世，去往人间修积。与山阳卢家老魅行事大不相同，在我宏愿未完以前，本身决不出谷一步。二则，令尊乃高明之士，一教宗主，道法高深，当时不曾看破，事后必已知悉，何必多此蛇足？心却望他再来一晤，惜未宠临。今日刚由人间归来，功行将完，只准备应付那最后一关。以前同道只三两人，内有一人已然化友为敌，余者也不常见。正苦无可共语，忽见大姑娘到来，不胜高兴。

“此山远在东天极地，世传《山海经》即有记载。传说《山海经》乃周穆王时仙人遗著，仙人名白一公，曾为穆天子御，后遂讹为伯益所作。本是道书，共分三卷五十四篇。如能得到，照书精习，可成地仙。自鬼谷以后，师弟相传，往往以门人不肖，不肯尽授，逐渐失传。得中卷者，仍可长生。周亡秦兴，始皇无道，复欲妄冀仙业，万金重赏，百计千方访寻天下。探知

东岳泰山有一无名的樵子，得有中下二卷，正在日夕勤习，道还未成。于是假名东封，用妖人史鵠之计，前往篡取。因那无名樵子道已修成，十之四五非水火刀兵所能伤害，又恐事后复仇，便预先掘下陷阱，暗使妖法，备就无字丰碑。

然后召那樵子前来，待以国师之礼，令其将书献出，君臣同修上寿。樵子自恃始皇不能杀他，怒骂不允。始皇已知他书藏所居洞壁之中，怒极之下，也没详细追问，便照预计将他捆绑，投入阱内，再把没字碑镇压其上。樵子发觉那碑中空，藏有禁制之符，才知不幸。情急求免，便在地底急喊：‘洞壁所藏，只有下卷，略载灵草产地以及制炼之法，余者多是山海鸟兽虫鱼之类，无甚用处。中卷因防始皇要来攘夺，早命爱子携往海外神山。’始皇闻呼，忙命起碑放出。妖人史鵠忽然心生奸计，奏称禁制发动，丰碑难移，势已无及。并且擒虎容易放虎难，一出必为大患。始皇方一踌躇，史鵠已将禁法催动，樵子便死在地底，没有声息。果在洞壁内找到下卷十八篇，中卷仍遍搜不获。

“不久，史鵠忽然遁去。始皇大怒，已是无可如何。因那下卷十八篇俱是虫书古篆，不知就里，只有李斯能解。始皇天性猜疑，惟恐内中尚有修炼之法，被李斯先识了去，如法修炼，采药长生，便命李斯改易篆书。同时另行抄录，颠倒字迹次序，藏起原本。

心犹未以为稳，日常选录书上单字，叫李斯逐字释明。等全本认熟以后，再暗取原本一对照，果然只有药名。失望之余，犹幸得药可以长生。便把平日随侍心腹召来，问其谁肯为他冒涉风涛，往三神山采药，寻觅中卷道书。心腹人中有一徐福，人极机智，东封之行，原随同往，备知底细，立告奋勇。始皇自是欣慰，仗着书已记熟，又留有一册有释文的副本，便把正本交他，以便访中卷时辨别真假；还可假托徐福避罪逃往，设计骗取。徐福深心别具，推说神人喜洁，采药必须童贞，又选了许多童男女带去，由此不归。

那下卷，真正玄门中人无甚大用，因此不传。改本又经始皇把紧要的两页默记于心，不留一字。

“此山相隔中土数万里，复有流沙之险，所以连寻常修道之士俱不知悉。我隐居千余年，除却令尊三次光临，只有四次同道相访。小姑娘年纪这么轻，早疑心是来寻我的了。后听你一说，我又占算，方始得知来意。幸先寻我，如若先寻卢家老魅，便不免徒劳了。你觉这山阴霾密布，景物如此阴森，而山上下偏又有那么多人行途径，奇怪吗？你不知道，此山古昔本是仙灵窟宅，神兽珍禽栖息之地。当我初来二百年，还有四五个散仙在此修炼。自从青帝之子谪降来此，除岭头原有冰雪外，常年阴霾笼罩全山。那些散仙，本喜此山景物灵奇，宜于修道，一见这等光景，又无力相抗，有的避向别处，有的数尽转劫。剩我一人，两次逐我，斗法不胜，才允我在这青灵谷内自为天地，相安已有多年。你一入谷中，便另是一般光景。似你这样慧眼美质，本就喜爱，乐于相助，何况又是神交好友之女，自然愿与你相见。不过我有两节须先言明：一是前向来访之友，曾有约言：任是谁来，须凭他法力通行迷阵。卢家老魅诸事与我相反，独此略同，你少时去她那里，也是如此。令尊既命你来，以他法力，事前必有准备。但我不似老魅无耻，不经迷阵，不得走入。她那南星原，人一走进，她怕人家知道破法，扫了她的面皮，百计为难。我这里你只管放心走入，我决不例外作难。二是我此时见你心喜，颇多闲谈，见面时便成哑人。此来之事，我必照办，但有少碍，谷内不便谈，谷

外不宜谈。你取到后，途中尤须慎秘。如有别的话问，最好此时先向我说，见了面我却无什话了。”

霞儿归心似箭，恐误时机，听老人说个不休，老不命进，好容易盼他吐口。心想：“除借巽灵珠外，别无他事求教。来意已知，谷外又不宜说，还有何话可问？”忙躬身答道：“弟子领命，就请指点途径赐见吧。”老人笑道：“毕竟少年人性子急，你想不起问什话了？”霞儿暗忖：“父亲并未再说甚请问的活，初料借宝难允，即此已是万幸。”

此老性情终是古怪，何敢多问？可是既说此言，必有原因。”正想不起有甚可问的话，老人停了停，忽又笑道：“你想不起，自我发难，也不怕她，焉知她不和我同一心思呢？你由右侧一片黑石山后，侧身而进，夹壁阴暗污秽，可用遁光飞进，无庸太谦。曲径如螺，往复回环，虽非阵地，也易迷途。你只记住：先见岔道，连往左转三次，再往右连转四次。此是入谷前段，约有一百余里。过此以后，入了中段，约三百里途径，改为西进向左，一退向右，再连往左转五次，退回中间一条歧路，重往右转六次。左右递转之间，歧路最多。尚须记准左双右单之数。否则谷中上设天罗，此是天生阵图，你冲不过。

任你飞行绝迹，飞遍全径，也不易走上正路，费时就多了。走完中段，现出三百六十五座石峰，疏密相间，暗合周天，我那迷阵便设此地。我看你年纪虽轻，颇具功力，必知阴阳消长之机，可用怀中灵符见机施为，便能走入神竹林中相见了。”

霞儿一听，由此去他那里，似有五六百里之遥，而老人有如对面晤谈，好生惊佩。

忙答：“弟子紧记。”老人笑道：“我在六百六十里外和你对话，此乃旁门下乘法术，何足为奇？见我时，我身后之物先收起来，再走向前，行至两半山交界处再行取视。令尊所索之物，过海再看。不可忘了。”霞儿听他还在刺刺不休，一面应声遵命，随照所说前行。老人也不再言语。先觉飞行有欠恭敬，心想：“六七百里路，步行飞驰也只得个把时辰，何在乎此？”哪知走进夹壁一看，不特阴湿污秽，霉气触鼻，路更高高下下，险峻异常。好容易耐住性情，走了十多里，又现出一条螺旋形的曲径，路略宽些，但是两边危崖交错，中通一线，其黑如夜，不见天光。路更崎岖，石刃森列，高低错落，险滑诡异，如登刀山剑树。那转角之处尤险，宛如蛇行之径，越往前越难走。幸是霞儿修道多年，提气飞驶，身轻如叶，否则便是武功多好的人，也走不出几丈路去。

她一算里数，已走了二百来里。原来老人所说，乃是直算，如照回环进退，转折上下，实际里数竟要多出好几倍来。照此走法，休说前途更难，即此已非多半日不能到。

实在无法客气，只得恭敬不如从命，改作御遁飞行。果然前面倒退里数更多，路也越险。

仗着飞行迅速，仍飞驶有半个时辰，才行飞到。只见前面一片平阳，迎面石碑也似孤零零一座参天危壁，阻住去路。飞过去一看，天色仍和外面一样，看不出丝毫异状，所谓三百六十五峰，共只不过大小七座现在眼前，四外山岭杂沓，俱都不像。霞儿谨慎，知道老人决非妄语，如若穿峰而过，定必触动埋伏，再用灵符去破，未免不妥。便把怀中灵符如法施为，略一招展，立有一片祥光拥着全身，缓缓向前飞去，越峰而过。过后，再一回顾来



路，脚底平添出数十座玲珑雄奇的大小峰峦，波浪一般向后面倒去。暗中计数，果有二三百座之多。等数满三百以外，面前倏地一亮，竟是清光大来，顿换了一个世界，一扫沿途阴霾昏沉之气。知己过完，忙收灵符。降下一看，只见两旁双峰对峙如门，身已入了一片极平坦的幽谷之中。谷势越往前越开展，两边山崖苍藤布满，间以繁花，灿如云锦；乔松何止万株，轮囷盘曲，上下飞舞；女萝丝兰，袅袅下垂，清馨四溢。

加以左有平湖，清波浩浩，湖边桃、李、梅、桂各种四时花树，疏密相间，连萼同开；右有百十万竿朱竹，大都径尺以上，干霄蔽日，宛如千顷红云，鲜艳夺目。当中一条广径，环湖而西，路旁瑶草如茵，琪花盛开，目迷五色。与凝碧仙府的天孙坪仿佛相似。

西行十余里，背湖右趋，又是一条丈许来宽，五色云石铺就的石径，长约里许。两旁尽是合抱不交的梅花老树，株株荫被亩许，繁花千万，满缀枝头，冷艳幽香，沁人心脾，姿态灵奇，千古枝繁，觉比凝碧冷香拗尤有过之。到尽头是一座孔窍玲珑，不下千百，高仅七八丈，宽亦如之的石山，石色如玉，不着点苔，清奇灵秀，无与伦比。耳听泉声琤纵，若鸣清磬。霞儿心想：“沿途并未见有三十六根神竹，这里景物清绝，老人许在石后，不要冒失。”先朝石山躬身通诚默祝，也无应声。试走过去一看，石后只有亩许大小一片石地。左有一石坡，清泉淙淙，顺坡而下，流入坡下小溪之中，再往山前梅林之中泻去。适听泉声，便自此出，右边乃是梅林尽头，约有六七株形态古拙的老梅，花大如杯，俱是未经见的异种，疏落落开在虬枝之上，不似山前花开繁盛。正面是座削壁，也是光滑莹洁，可以鉴人，除近顶石隙中倒挂着十几丛幽兰外，不生一草木。崖下却有数十根竹树，沿途所见都是朱竹，此却翠色。白石清泉，绿竹梅花，危壁如玉，幽兰吐芳，端的仙境清绝，点尘不到。霞儿心虽赞美，老人却不见面。全境大约已尽于此，适才通告，又无回应，心方惊疑。想起神竹三十六根，这里竹子不知是否合数？因竹粗大，刚想近前点数，猛瞥见第三排当中，有一株极大的竹桩，腰围竟比人还要粗，顿触灵机。知道神竹设有禁制，人在其内，外观不见。忙先拜倒行礼，请老人撤去禁制，容其入见。然后起立，暗中戒备，试探着往里走进。

那根枯竹，只比人高出两头，皮色深黄，十分光润。身才入林，竹便无声自裂，作两半片向两旁隐去。地上现出一个鲜竹叶编就的蒲团，上坐一个身材矮小，形若枯骨，又瘦又干的老人。他身着一件极清洁的深黄葛衣，头梳道髻，大若酒杯，横插一根玉簪，精光四射。赤着双足，双手交胸环抱。最奇的是十指爪甲，由前胸起，两旁交叉，环绕全身，各有数匝，纵横交错，少说长亦过丈，光色如玉，甚是美观。眉长也有尺许，分披两肩，却不甚密。见了霞儿，只把眼皮微抬，瞳子略动，开合之间，精光射出数尺。

霞儿方悟他便是枯竹禅师。竹林中必有禁忌，不便说话，而老人目光像是示意身后。随即端肃下拜，呈上书信，只在心中祝谢，不发一言。老人面色似有喜容，也未见有动作，书信便自化去不见。霞儿拜罢，随去身后一看，就在老人脑后，有两大片竹叶凌空而浮，上有“半岭开视”四字。叶上有一个五色花须织成的锦囊，光华隐泛，料是所借巽灵珠在内。拱手一请，叶囊一同落下，藏入法宝囊内。又去前面拜辞。老人目注宝囊，似知不是常物，面容又是一喜。霞儿拜罢，刚退出林，便见烟光乱闪，耀眼生辉。回顾身后，神竹已全隐去，化成一片飞瀑，与溪相接，清籁汤汤，越显幽致。水光如镜，似有形影照出，晃眼越显越真，前半竟是来时途径，群峰如浪，走

马灯似地闪过。跟着现出中段曲径，却不现完，中间现一横岭。跟着，又是许多大小山峦。天色忽转清明，到处异兽珍禽，怪物长都数十丈，九头八翼，人首蛇身，各种各样，多于《山海经》所载，异态殊形，飞走游行，往来不绝。

最终到一山谷，外有石碑古篆“南星原”三字，一闪即没。只剩匹练凌空，珠帘倒挂，知是指点路径。霞儿心想：“老人竟有如此法力，无怪父亲也甚敬佩。”重又拜谢一番，方始退出。走到谷外，仍用灵符护身，飞出阵地。由此御遁飞行，往山阳南星原飞去。

## 第二二四回

巧语释微嫌 寂寂荒山求异宝  
玄功消浩劫 茫茫孽海静沉沙

话说这次霞儿走的是由山阴到山阳的直径，虽经枯竹老人指示，又由空中飞行，不照下面山径行走，比较要近上好几十倍。但是大荒山为东方天柱的主峰，地域广大，方圆三万余里。无终岭和南星原两地还是相隔最近的，但即使照直前飞，无须绕越，也有四千余里之遥。并且近无终岭一带，山高谷深，尽是螺旋曲径，上有枯竹老人所设天罗，不能冲空飞越。三四百里的途程，往复回环，竟要加出好几倍。须把这一带禁地走完，始能升空直飞。迂回曲折，歧路尤多。适见图影稍微记忆不真，略一走岔，入了歧途，便须费上许多心力，还要格外留神，始能寻到正路，真比前面十之八九的途程，要难得多。霞儿看出不是容易，欲速返缓。越过峰前危崖以后，特地将遁光放慢，收了灵符，谨照适见瀑布上面途径缓缓前飞。瞬息便可飞越的路程，竟飞行半个时辰方始飞完。往前数十里，便到那极高峻的横岭，知道没有走错，大功告成了一半，不由心神为之一振。

飞越过岭，山阴这一面虽仍冰雪纵横，暗雾昏茫，但是人已升空，可以自在飞行。前途已似康庄，毫无阻滞，便把遁光加急，电射星流，往前驶去。不消多时，山势越往前越高，渐近两半交界的大荒全山最高之处，越过山脊，就是山阳，离南星原只千余里了。

霞儿遁光随着山势上升，见沿途光景越发惨淡，草木生物早已绝迹，地上不见一点石土，到处都是万千年前凝积的玄冰陈雪，气候奇寒，微风不扬。遁光由寒氛冷雾中急穿而过，发出飕飕尖声。仰望山谷，雄奇伟大庄严，静荡荡地矗立在高空之中。下视来路，冻雪沉昏，冷雾弥漫，只身后云烟波卷中，露出丈许大小一条缝隙，知是遁光冲过之处。霞儿暗忖：“这里寒气融积数千丈，连点微风都无，冰雪万仞，亘古不消，真比滇西大雪山山顶还冷得多。休说常人不能攀援，便是寻常修炼多年的人，也禁不住这酷寒奇冷。自来真仙也未必能有人经此，我仅凭本身法力，竟能从容飞渡，也颇可自豪呢。”正寻思间，忽见对面天上隐现微光，有似曙色。晃眼便已飞近山脊之上，离绝顶分界处只有里许。霞儿刚把遁光暂停，待取囊中竹叶书柬观看，猛想起弟子米明娘在神獭岛失陷，只推算出先忧后吉，底细难知。枯竹老人还曾询问有无话说，心急入谷借宝，忘了询问。也不知她倒底有无机缘遇合，

应了偈语，来此把宝借去？平日何等心细，怎这次略微贪功心急，便多疏忽？幸与卢姬尚有渊源，妖物受她驱策，不致危害。否则同门三人，只自己刚收一个门人，便保全不住，岂非笑话？可见谋走后动，欲速不达，遇事仍是心急不得。”随想，随探手法宝囊内，将那两片竹叶取出，分展开来一看，上有不少字迹。

原来卢姬十年前破例收一徒弟。近来也时往人间行道，因仗炼有灵丹，只以元神幻化，入世济人。不似老人苦行，直去投身转世，内外功行同修并重，所以将来成就以及抵御最后末劫，比较俱要差些。但她法宝神奇，又有两种灵丹，所收门人颇好，将来可为之助，仿佛有恃无恐，行事极为任性，更与老人夙仇不解。此次霞儿如独自先见老人，彼必不快，向其借宝，难免推拒。所幸明娘中途失陷，那用法宝擒她的，便是卢姬新收弟子白癞。此女相貌奇丑，性情古怪，也似乃师。入门不久，功力虽差，却有两件厉害法宝。日前恰值神獭岛鱼仁来参谒卢姬，白癞忽然静极思动，欲乘乃师入定神游之便，随鱼仁回岛小住，就便抽空私往中土，报复昔年杀母之仇。鱼仁本和她交好，又知乃师溺爱，向不嗔怪，日后又有好多相需之处，逆她不得，便同了去。

白癞本是中土人家女儿，年才九岁，母亲受了侧室好谋谗害，备受夫妻二人虐待自尽。她又生具怪相，不得父爱，乃母一死，益受酷毒，实在受罪不过，半夜里由后门逃出，乞讨为生，自觉无拘无束，快活非常。夙根本厚，人又机智，心志尤坚。这日正往东行，忽发奇想，打算顺着日色照直前行，逢山过山，遇水渡水，看走到天地尽头之处，是什情景。仗着生来力大身轻，能耐劳苦，每日认准方向奔驰。先还乞讨为生，嗣走完中土，渐入边野无人之境，渐觉山中食粮甚多，野兽、果实以及嫩草俱可充饥，便不再伸手向人乞讨。无心中又吃了两次灵药，不特身轻如燕，竟能凌波飞行。这一来，减去水路艰难，遇到风浪水宽之处，便把身带的一块木板放向水上，行远气疲，便站在上面歇息，少时重又提气，踏水而渡。水陆奔驰，五六年无日休歇，历程数万里。也不知被她经过多少省地国都，蛮夷部落，最终来到东海，转入大荒的边角上，用前法备了食物，在海面上行走。不料海洋辽阔，连行七日，粮已吃完，仍寻不到可以备办干粮的岛屿与陆地。海行已非一次，这类事常遇到，真个无法，便在海中捞些海藻小鱼，也可充饥。

加上自服灵药以后，能耐饥渴，胆子更大，绝粮并不心慌，仍往前走。

白癞绝食已有二日，连海藻、小鱼也没处寻，看天色要起大风，进退两难，心正愁思，海上忽起飓风。她那木板比人还大，系在背上可供坐卧。另又带有鱼叉、小刀，风浪、巨鱼皆所不畏。谁知年纪太小，这次风力忒猛，忽然一山浪打来，将她抛起半空，人虽由浪花中飞起，背上木板连同包裹却被打了一个粉碎四散。万里海洋如何提气飞渡？只好相度浪头，避开来势，不令打中，随波驶去。也不知流出了多远，与狂风苦斗又是二日一夜，白癞纵能耐饿，也是不济，已然手足麻木，再也支持不住。匆迫中猛又一个掀天巨浪打来，那水力何等巨大，总算人还机智，识得水性，一见浪来，知道此时入水必被水力压成肉饼，四肢碎裂，再如被它当头压下，更无生路。求生情急，咬牙切齿，运足全身之力，双足踏波，箭一般拼命朝前穿去，欲使浪头打向空处。乘它二次浪起，人只落到浪头之上，便可相随起伏，暂保残生。哪知力已用尽，虽穿出了险地，仍被扫着了些，当时闭气昏死。幸浮在浪头之上，那地方恰离神獭岛近，一浪打向岛边沙滩，昏死三日。鱼仁正在修炼，

还未发现。卢姬却自心动警觉，一算来因，知有大用，亲自赶来救醒，度往大荒为徒。一去十余年，始得重来，想起母仇，身世冤苦，立即赶往中土复仇。

霞儿师徒到日，她正杀了那妾回来。初生犊儿不知利害，以为师父向来不与人交往，既来岛上，便是敌人，竟用宝网将明娘擒去。不料空中又有敌人现身，太乙神雷连珠般打下，依了她，还想将霞儿一齐擒去。鱼仁看出来人不但法力高强，手中并持有禹鼎，怎敢再动，忙即劝阻。一面避入卢姬所设临危藏伏的山腹中去，外观一色浑成，复有法术掩护，幻人目光，极难看出。霞儿又算出卦象颇吉，也未细搜。刚一飞走，鱼仁便认出明娘是已故交，忙和白癩说明，此人为访自己而来。立即放起，互相引见，盘问来意。

明娘自是老练机智，只说此行是为专诚拜谒仙婆，以偿夙愿，恐海上阻滞，烦一老前辈护送至此，先来向鱼道友请问仙婆赐见与否。鱼仁心善，又料定卢姬与她有缘，立即应诺。本意为之先容，未敢作主引去。事有凑巧，明娘灵慧，说话动人，白癩与她一见投缘，仗得师宠，一口应允，并还当日起身。

刚到南星原谷外，正值卢姬神游归来。白癩入内一请，卢姬先听引来外人，颇为愤怒；要将明娘重责逐回。及至暗中查看来人，竟是以前愿见之人。便走往谷外对明娘道：“齐道友是我故人，既派他女儿来此借我镇山之宝，又不是不知枯竹老怪是我对头，为何先去寻他，使其日后说嘴？如非念你以前拜山时至诚，又曾对你心许，休看将来我有借重齐道友之处，也决不允。你借此宝回去，功劳不小。你一未学后进，我给你这大人情，将来有事相寻，不可延误。”明娘闻言，喜出望外，忙说：“家师奉祖师之命，本欲先来此地，因无终岭相隔太远，枯竹老人与家师祖素无渊源，万一不允借宝，还须另外设法。时日已迫，又知仙婆与家师祖为旧友，必可赐借。弟子又自告奋勇，力说昔年仙婆怜鉴，被弟子体会出来，如来拜见，必蒙俯允。为想双方同时并进，归途来此，也能够方便一些，才与弟子分途行事，并非敢于轻慢。还望仙婆鉴谅。”卢姬冷笑道：“你休为她掩饰。就照你所说，你已在神獭岛失陷，虽知我不会伤你，又时机紧急，舍你不顾，独自前行，但那两封书柬均在她的身上，如看得我重，便应就近先来见我。就是老怪物和我暗斗已数百年，见她先来我这里，他必不喜。我见她因我误事，也必设法补救。她偏过门不入，不是轻我，还有何说？法宝可借，但无如此容易。她既是峨眉教祖爱女，远涉辽海，途中又连破我的禁制埋伏，适用慧光查看，她又将行迹隐去，防我看出，可见法力必甚高强。照我前例，有人寻我，除非来人至诚感动，还须与我有缘，我才撤禁，令入而外，便须将我谷口内所设迷阵破去，方许到我南星原内。你且候在谷外，等她回来，破法入见。能进南星原，自无话说；不能，宝也必借，只是必须自己突围而出，或是自等难满，我却不能撤禁放她呢。”

明娘知她性情古怪，从来好胜，说到必做，求说无用。法力又极高强。听此口吻，已然立意为难，比起寻常要胜十倍。师父恐难从容进退，好生愁急。因霞儿飞遁神速得多，米、白二女不如远甚，又在神獭岛上耽延了多半日才起身；到后，又隔了些时，卢姬神游才归，好些耽延。这时，霞儿与枯竹老人相见，两下里虽是势均力敌，但吃老人占了先机，早用慧光查出南星原动静，暗代霞儿隐去行藏，所以卢姬查看不出就里，又是一气。她这里情形，却被对方看去。霞儿不知那竹叶另具隐迹之用，见上面大意略说前事外，

并说：卢姬和老人一样，末劫将临。只因天生刚愎之性，宁折不弯，明知妙一真人将来是个福星，因忿霞儿先见老人，犯了小性；又因老人有心气她，预先行法把霞儿行藏隐蔽，看不出身带灵符，到时必以迷阵作难题。可是此姬比老人还要好胜，她那迷阵，从未有人破过，如被破去，必以为生平之耻，另以法力为敌。教霞儿先把法宝要过，令明娘带了先行。破阵入见之时，如见她面上皱纹忽隐，便是忿急，百无顾忌，不可与敌，速用灵符护身，由她头上急冲过去。卢姬身后悬有一个法台，上有她近年防御末劫做替身的法物，平日人看不见。她见这等情景，当霞儿道法高强，知她底细，不顾困人，必以全力回救。乘此时机，速往东南方遁走，离却南星原，再转入回路。以霞光飞遁之速，骤出不意，必可脱身。万一再被追来，不必回斗，只把太乙神雷往后打去，一面加急飞行，便无事了。

霞儿刚刚看完，青光一闪，竹叶忽然化去。暗忖：“卢姬和父亲相识，法力又高，如何可以冒昧？枯竹老人虽是好意，但是双方夙仇，焉知不是利用？好在宝物已允借用，我既是后辈，稍屈何妨？对方原是不知身有破阵灵符，自恃太甚，等阵被人破去，面子难堪，势成骑虎，欲罢不能，岂不两败？何不将计就计，能使知难而退，免生嫌怨，不更好吗？”霞儿主意打定，又往上飞，晃眼越过岭脊，眼前一亮，便入了光明世界。山阳景物，比起山阴，简直大不相同。霞儿顺岭下降，只见远峰凝翠，近岭摇青，到处嘉木成林，碧草如茵，繁花似锦。那些林木多是七八抱以上。时见幽鹿衔芝，灵猿摘果，花开十丈，叶大如船。沿途珍禽奇兽，时有发现，好些俱非《山海经》上所有。端的景物灵奇，令人应接不暇，心急前途，也无心观览，千余里路，一晃便已飞到。那南星原也在一个山谷以内，谷口外，一片危崖当中，现一圆月形的大洞，高大几及十丈。壁上满是千年老藤，苔藓肥润，厚达三尺，一片浓绿，更无杂色。遥望内里景物，更较谷外清淑美妙。那迷阵却没在谷内。枯竹老人那里还有三百六十五峰可以辨认，这里只是琪花如笑，瑶草含烟，看不出一点形迹，天气又很清明，决不似伏有杀机。

白癩刚由谷外走进谷去，只米明娘一人在外守候，遥闻破空之声，挟着一道金光，电驰飞来，恐师父径自入谷，误蹈危机，忙要迎上，霞儿已早看见，降下地来。明娘方欲先说前事，霞儿早知就里，自然会意。故意说道：“时机已迫，无暇多言，且等见过仙婆，回去再说吧。”随即恭恭敬敬走上前去，面向谷口礼拜道：“弟子齐霞儿，奉家父妙一真人之命，赶来大荒，向仙婆和枯竹老人各借一件法宝。本应先来参谒，因过神獭岛，小徒为岛主擒去，知道仙婆宽宏，岛主不奉命不敢加害，又以时机紧迫，只得先行。为求迅速，欲和小徒分道行事。这一来，剩下弟子一人，分身无计。枯竹老人与家父又仅神交，不知允否。只好变计，专诚拜谒仙婆，并请指示玄机，使弟子到山阴，不致虚行。因沿途所经各岛颇多梗阻，心想家父属在故交，借宝一用，断无不允。而仙婆道法高深，玄机微妙，无远弗瞩。小徒神獭岛失陷，尚可说是仙婆清修千年，事出无意，或者一时念不及此，嗣后当无不知之理。何以每过一关，仍多阻难？心中惊疑。路过南星原以前，默运玄机，虔加估算，才知仙婆神游在外，尚未回山，如若来此守候，虽然日内必归，不致误事，但无终岭之行，却恐延误；又推算出山阴无什阻滞，去了回来，正好赶上。只得遥拜仙居而去，未曾登岸。到时，蒙枯竹老人传声接谈，令破三百六十五峰迷阵入内。弟子法力浅薄，本非所及，幸来时，家父深知两地旧例，带有家师祖长眉真人所遗灵符，侥幸通行，将宝物借到，赶紧来此

拜求。尚望仙婆俯允，暂借吸星神簪一用，俾弟子师徒完成大命，感恩弗浅。”

话刚说完，忽见谷中奇光明灭，烟岚杂沓，雷霆大震。约有半盏茶时，忽如破锣的老妇口音说道：“令尊是我故人，你奉命借宝，过门不入，迹近轻侮。本来应稍惩戒，幸我适以慧光查照，得知借宝因由。那驼子也与我有一面之缘，他那好友赤杖仙童更是我的至交。你又说得这般至诚，不问是否全真，我总神游未在，你恐误事，情有可原。

虽不再与你为难，但你自老怪物那里走来，我终不愿见你。你那徒弟倒是与我有缘，人更至诚，我谷中设有迷阵和两种禁制，你如进来，以为所阻，我又不肯为不愿见的人撤去。可命你弟子米明娘入内，作为你师徒分途行事，各完使命便了。”霞儿暗笑：“你分明是见我灵符藏在胸前，神光外映，恐令人谷堕了声威，自家量浅，借我几句话，自行收风。只要能把法宝借到，交谁不是一样？”随口恭答：“弟子愚昧无知，恐误时机，遂致失礼。多蒙仙婆大度包容，谨当遵命。”话刚脱口，忽听厉声喝道：“谁不知我刚愎量小，你却说大度包容，讥嘲我吗？”霞儿忙道：“弟子怎敢放肆？仙婆鉴宥。”又听老妇狞笑一声：“我昔年宁失天仙位业，致令千年以来多生烦恼，便为本性难移，不肯改却。米明娘可即进来，见我取宝，另外还有别物相赠。谷中迷阵，重要之处适已撤去，一入谷口，可舍明就暗，自有明灯引路。我这迷阵，与老怪物大不相同，中有无穷奥妙，出入皆难。如见奇物美景，不可涉足，只作不见，自可无害。我再命癩女接引好了。”明娘闻言，忙下拜称谢，起身走进。霞儿知不投机，视若路人，不愿多言，静立在外相候。

约有半个时辰，才见一个头大身扁，巨目翻睛，塌鼻高颧，满头黄发，头与项一般粗细，上身甚短，下身颇长，手长过膝，掌大如箕，腿细脚大，穿着一身黑锦短衣裤，臂腿全裸，露出一身紧绷绷的白肉，东一块红，西一块紫，通体斑斓，似人非人，似怪非怪，奇丑无比的少女，引了明娘，一起说笑走出。明娘进内，一瞥即隐。出时也一瞥即现。谷中早复原状。以霞儿的道力法眼，竟未看出一点迹象，心中也颇佩服。当下由明娘向双方引见。霞儿实嫌白癩丑恶，略一致谢。问知明娘宝借到手，还得了十五粒九转百炼灵丹。说是仙婆以天痴门下有多人重伤残废，非此不治，全赠妙一真人应用，下余的留备未来之需。霞儿喜出望外，忙率明娘拜谢。卢姬也未还言。随向白癩作别起身，白癩似颇依依，霞儿装着心急归程，也未怎理。

师徒二人避开谷口，便驾遁光同飞。且喜归途平顺无阻。飞到东海岸停下，互相略谈经过。打开锦囊一看，那巽灵珠不特附有用法，并附小柬，说是暂不必还，不久尚有他用，到时老人当自收回。霞儿笑对明娘道：“此行大出意料，枯竹老人真讲情面。卢姬得道多年，怎的这等怪性，喜怒无常？”明娘道：“白癩平日听鱼仁说，二老人一般古怪。师父如先往南星原，老人相待，恐还要厉害呢。二老不知是什深仇，对别人都不如此，只彼此一有沾连，无论哪一位全是如此。弟子见她时，口吻神情也极卖好，她对师父所说，直是故意，不知何故？”霞儿也竟难测，一算时机未误，终以早日赶到为是，随又飞起，赶到铜椰岛，果在限定日内。

众仙问完前事，对霞儿师徒自是奖许有加。妙一真人对霞儿道：“地底毒火，尚须三日夜始能喷完。众弟子已各有使命，事毕便由此起身，多半不回仙府。我儿已入佛门，不是本门弟子，只是汝师好意，知你孝心，特意舍却数十年功课，回山效力。你比灵云及众弟子法力较高，又有禹鼎至宝，寻常妖邪多非汝敌。此后修积功行，自会见景生情，随缘行事，无须再为叮嘱。

汝弟子米明娘虽出旁门，性情根骨俱是上乘。她和卢姬还有一段因果，此次所得灵丹大是重要，适才还剩六粒在此，不久便有大用。我和汝母及各位伯叔尊长回山，便须遵照先师仙谕，同修大法，以完未来仙业，不到三次峨眉斗剑以前，极少出山。现时群邪披猖，不特原有一些妖邪，如妖鬼、尸魔，以及华山、五台等遗孽，尚在横行。开府前后，又树下不少强敌，多半极恶穷凶，邪法神妙。轩辕老怪、司空妖道尤为此中巨擘。危机隐伏，尚未发现的尚不在内。而边山红发老祖、天残和地缺门下孽徒，以及幻波池艳尸崔盈、小南极群凶、四十六岛妖人，也均要相继与之恶斗。

众弟子等虽然受命自天，终属末学新进，法力不济。只因缘福深厚，多有奇遇，所用法宝、飞剑，不是前古奇珍，便是仙传至宝，又得各位前辈仙人嘉许期爱，百计维护，本人也各能知自爱，修为勤奋，始能勉力应付。以我静中推算，除却三五人屡世修积，天生福厚者外，未来险难尚多。运数所限，只有几人能以己力人定胜天，其余终须应劫。

师长同门只能事后补救，难以先为解免。此丹乃卢姬以数百年苦功，共用七百余种灵药百炼而成。所炼无多，专为她本人应付未劫之用。炼成之后，万分宝贵，这多年来，只赠了一粒与一同道，一半还是借以试验此丹灵效如何，否则也还未必。此回竟以十五粒相赠，固然是想结交我与天痴道友师徒，别有深心；但她竟不惜耗神，默参未来，为我师徒预防，盛意也极可感。异日如须明娘往助，务要立刻起身，并将你那禹鼎带去，不可贻误。此丹灵效无比，不特起死回生，无论为多厉害的邪法、飞刀、飞剑所伤，只要肢体尚在，有此一粒，便可接续还原，与陷空岛万年续断、灵玉膏各有胜场，非同小可。

你等众弟子有难时，前往救治之后，便追随乙、凌、白、朱等各位尊长，随时为众弟子策应好了。”

霞儿此次回山，一半帮助本门修积，完父母当年对师祖所发宏愿；一半仍是因为孺慕殷切，意欲借此多承色笑。闻言便说：“女儿既无专任，何妨仍许女儿居住仙府，俾遂女儿孺慕之私？遇到各位世兄弟妹有事，再行出去，不是一样吗？”妙一真人笑道：“女儿已将成道，如何还是这等痴法？我和汝母回山以后，便须虔修大道，轻易不能相见，你便居仙府，也见不着。而众弟子因是修为日浅，成就太易，注定该有磨折，吉凶全由自招，承受消弭，各凭缘福，事情仍须经历。他们又均奉命各有去处，往往同时遇险，休说你一人，便诸位前辈仙人，也未必全能为之解免。适才命你接应，不过姑尽人事，聊作后援而已。如在仙府居住，以我儿的法力和仙府新得异宝，众弟子有难，极易查知，先为防范，岂非仍是逆数而行吗？这等行径，于众弟子只暂免目前，得于此者，必失于彼，反而加重。只可随机补救，若先为解免，大非所宜。至于你虽无有专司，反倒成了多多益善。你此次回山，所为何来？当时均应在外修积，始能符你初愿，如何可以随侍不出呢？”又命善遇明娘，不妨多加传授。霞儿一一敬诺。

妙一真人知道妖尸败逃，更无妖邪敢再犯险。毒火喷完，劫灰便须下降，海中数千里方圆地域，尚有无量生物，欲早日行法，移向远海，免致临时迁移，不免小有伤害。

便请乙、朱、天痴三人相助，以铜榔岛为中心，各向一方，分四面行法移运。天痴上人叹道：“道兄端的顾虑周详，此举真乃亘古以来未有的大功德，即此已完昔年宏愿而有余了。”妙一真人道：“此乃众志成城，上格天

心，方得消弭巨灾浩劫，感召祥和。功德固是不小，全仗天心仁爱及众位道友鼎力相助，小弟因人成事，如何敢贪天功，以为己有？”朱由穆笑道：“齐道友也不必太谦，固然众人出力，连我也不无微劳，决不妄自菲薄。但是天机微妙，何人得知？就算长眉师伯预示先机，试问此时同门诸位道友，何人有此毅力胆识，敢以已成仙业，甘冒古今未有奇险，稍一应付失宜，便堕泥犁，与万劫不复之害相拼？道友这多年来，如履如临，日常筹计，百什种因，预为布置，还在其次。我等出力虽多，首倡者谁？长眉师祖仙示，也只指明时地，略示机宜，一切仍由道兄主持全局，相机应付，我等不过依令奉行。道兄功劳最大，何必谦虚乃尔？”妙一真人还未答言，乙休已接口笑道：“小和尚，你忒认真。虽然出家人不讲世故，到底神仙也应谦和有礼，才好相与。他是主体，邀了你们同来成此盛业，难道请人相助，事成之后，却把别人一概抹煞，连句客气话都没有，只说是他一人之功不成？事实俱在，功之大小，早眷天心，何庸多说？根本痴老儿就不该那么说，你一恭维，他当然不能实受，总须谦让两句，才合情理不是，他如答说：‘不错，此事只我一人之功，非我不可。连你们来都是多余，不过凑凑热闹，摇旗呐喊，壮点声威。’你就是没有火性的佛门弟子，听了这些话，不动嗔恶二念才怪。自己欠通，还说人家不应谦虚。他不这么说，又怎说呢？”朱由穆道：“驼子这张利口贫舌，实实惹厌，我岂是这种心意吗？”乙休笑道：“你们这些假道学，我最不信服。你语气明说他不应谦虚，却说心意不是。佛家戒打诳语，口是心非，犯戒一也；听我一说，你便红脸，已动嗔恶之念，犯戒二也；佛法禁毁谤人，你却骂我贫舌利口，犯戒三也。霎时之间，连犯三戒，还说什么四大皆空，一尘不染呢。”朱由穆笑道：“驼子专喜颠倒是非，捏造黑白，并还恩将仇报。看你下次遭劫，谁再相援？我自落言诠，已居下乘，似你这等妄人，何值一辩？我不理你了。”乙休笑道：“小和尚，多年不见，仍然一逗便急。我驼子向不说装门面的话，铜椰岛是我生平第二次丢人的事。我大约还有一次劫难，我已早想好帮忙的人，不劳费心了。”乙、朱二人本是两世患难良友，说笑已惯，妙一真人、天痴也都知道，俱被引得笑了起来。

朱由穆转向妙一真人道：“莫为驼子打岔，误了海底生灵，我们一同动手吧。”

四仙随议定方略，各择一面，开始运用仙、释两家道法，由本岛起始，将方圆四五千里以内大小生物，一齐移向远海中去。天痴上人本来好胜自负，又以素擅五行禁制，以为此举擅场，必比三人先完，哪知大谬不然。四人各向一方，同时动手，仍是妙一真人与朱由穆二人最早毕事，也最完善无遗。天痴上人空自大显神通，运用五行挪移大搬运法，费了许多精神，结果勉强步武神驼乙休。但是禁法稍猛，不能皆顺物之性，一半行法，一半诱引，竟有好些年久通灵的水族受了伤害。经此一来，才知功力仍是不济，棋输一着，处处相形见绌，不是可以勉强。心中好生愧服，把平日骄矜之念，为之一祛。

这次行法，因是量多物杂，一意保全，也费了一日夜工夫。一晃三天，火穴中烟势日衰，已成强弩之末。

妙一真人见大功即将告成，到了明早日出以前，劫灰便须下降。笑对天痴上人道：“前次小徒易鼎、易震无知冒犯，尚有法宝遗留磁峰之上，不知可能推情掷还吗？”天痴上人忙道：“前日相见，便欲奉还，只为连日追随诸道友行法，移散生灵，未暇及此。

适才已命小徒楼沧洲去取了。”妙一真人又道：“此役本系天劫所使，



遂致诸位道友各有误会。鼎、震二小徒因随众弟子奉有职司，致迟请罪。乃祖易周先生与道友本系知交，事已过去，贫道已与通函，说明此劫经过。所望看在薄面，互释前嫌，勿再介意，如何？”天痴上人已知自己无力与这些仙人敌，加以劫后之身，心存谨慎，巴不得有人出头言和；何况妙一真人处处公直，毫无轩轻，所施于己甚厚。日前已然说过，今又重提，焉能不允。接口答道：“前本无知，事由误会，道兄一言，无不应命。”妙一真人随唤易静和鼎、震兄弟一同降落，向主人请罪赔礼。天痴上人连忙唤起，极口慰勉，说：“易氏兄弟虽是疏忽，因有妖党中人追来，情有可原，当时已然处罚。现在双方亲如一家，以后同辈相遇，互相扶助。旧事过去，无须再提。齐道兄太甚谦虚。”楼沧洲恰自宝藏中将易氏弟兄所失之宝取来，随即交还。易氏弟兄正为和金、石、二甄六人约定一同行道，这几位师兄弟各有至宝随身，自己法宝多在铜榔岛失去，相形见绌，好生愁闷，最可惜的是那九天十地辟魔神梭，一见发还无损，好不欢喜，忙各拜谢领去不提。

时已深夜，天到子正，穴中毒火便已喷完，只剩丝丝残烟，摇曳上升。一会，残烟也已喷尽。妙一真人便照预计发令，将手一挥，穴上深井一般的大光筒便即撤去。众弟子立驾遁光，散出阵外，分布空中九官方位上。十余位仙人也各降下，与乙休、天痴上人相见，说笑一阵。众仙遥看残月西斜，海中鱼介生物全部迁徙，海面上静荡荡的，只剩波涛向海岸冲击，吞吐呜咽。仰望空中，玄真子与妙一夫人同在八九千寻以上，不见一点形影。那毒烟烈火破空直上，所发风雷之声也早静止，显得夜景分外幽寂，与日前猛恶之势迥乎天渊之别。众仙俱都纷纷祝贺，共庆功成，只等东方微明，便起施为。

一会工夫，启明星耀，东方渐有曙色。妙一真人刚喝得一声：“起！”便听高天空里异声大作，宛如无数天鼓当空齐鸣，更有千万神兵，铁甲天马，万蹄杂沓，自天杀来。

便是雷霆暴震，声势也无如此猛烈。说时迟，那时快，众仙已争先飞起，晃眼数十百道金光霞彩，满空交织，大地立现光明，映得上下四外俱成金色。那匹练般的金霞，闪电也似在空中略一掣动，便即互相联合。只是改直为横，又分作了上下三层，每层相隔约数百丈，其长何止千丈，宛如三道经天长虹，交叉横亘空中。一面众弟子也把各人飞剑，联合成了四道较短的光虹，分四面围列在末层金虹之外。妙一真人、朱由穆与神驼乙休三人，早飞出最高一层金虹之上相待。同时空中异声也越来越近，隐见无数火星，明灭乱进，聚在一起，大如山岳，瀑布也似往海面上倒泻下来，眼看越来越近。妙一真人为首，喝一声：“疾！”一道极大的金光，离手飞上前去。那火星便是空中太火毒焰，被罡风消灭以后所剩劫灰，吃玄真子行法禁制，合成一股其大无比的灰瀑，自万丈高空倒泻下来，灰沙互相摩擦激荡，发出无量火星，由上向下，如火山飞堕一般，加上异声怒吼，惊天动地。妙一真人一道金光，迎头一裹，挤得那灰瀑势益猛恶，由金光环绕中直泻下来。

众仙所结三道经天长虹，早已列阵相待。最高一道金虹首先迎住，两边金光往上一翘，成了一道长河，将劫灰盛住。左边一头，便渐渐往前伸去，劫灰齐往金河中注入。

只听轰轰发发之声，金光闪耀，霞彩横空，上接一根通天火柱，顿成亘古不见之奇。约有盏茶光景，金河的一头未动，一头已伸长了二三百里，渐渐低垂，斜注海中。劫灰由金河中顺流而下，海水立即怒沸，骇浪如山，直上遥空。数千丈大小的劫灰，互相击撞，声如暴雷。那金河随在海面上由

近而远，纵横移动，约有刻许工夫，便离去本位。由妙一真人手指一道金光，紧束后尾，往东方移去。空中劫灰仍然往下怒泻，那第二道金虹便迎上去，接个正着。仍是如法炮制，化成金河，一头向西方伸长，渐注入海。所到之处，海水尽沸，东西两应，势更强烈。这时红日正由天边升起，朝云晓霞，一层层齐幻金光，上有金虹斜挂，下有骇浪飞腾，端的气象万千，奇丽无恃。

第二道金虹伸得渐远，神驼乙休便放出一道红光，束住光尾，向远方海中移去。第三道金虹又复接上，前两道金虹，本离岛伸长二百里以外，方始下注，近海边百余里内，尚无劫灰注入。所以这次金虹不是一头下垂，待了一会，忽在空中闪了几闪。朱由穆手扬处，飞起一团佛光，将灰瀑围住，口渴：“诸位道友，我等各显神通，点缀一个奇景如何？”这第三道金虹，本是法力最高的几位仙人主持，闻言会意，立将金河展开，化成一张华盖，越展越宽，外边俱都向下，将全岛罩住，离海面不过两三丈。那灰柱由佛光中直泻下来，分向四边流坠，泻入海中，散布得均匀已极，由下往上，宛如一顶硕大无朋的金幕。四边火珠如潮，滚滚飞落，由上往下，又似一朵万丈金莲，挟着无量星沙，自天倒挂，煞是奇观。因是离开海面，做一大圆圈，同时下注，朱由穆又频使神通，使那无量星沙远近飞布，激得掀天巨浪，潮涌而起，令人心惊目眩，又是一番奇景。个把时辰过去，第一、第二两道金河放完了劫灰，先后飞回，改为一南一北，接向上面。相继接够了数，仍和先前一样，向南北两头伸长出去，注入海中。近岛的一圈，因是地方不大，头一次劫灰便将海底布够了数。

朱由穆二次待要如法施为，被妙一真人由北飞来止住，并说：“百丈毒火所遭灰沙不过石许，倒倾之势，比较上升还快速得多。因要使海底沉沙一律平匀，如若行法散布，势必闹得满空俱被灰尘布满，连月不消，既费时候，使上空两个主持人也更多费心力。

所以才请诸位道友各运玄功，将各人飞剑、法宝连成天河，使其分注海中。但是劫灰余毒未尽，分量极重，并为迅速广布，又将空中天河分成三道，以便相互接替，分向四方八面倾注。现在近岛一带，已经铺有三丈来深，不宜再增；空中劫灰，也十去六七，再倒换一两回，便可毕事。大师兄和山荆在灵空交界处灭火消沙，自从那日到山，不曾稍息。朱道友如有兴，何妨上去助他们一臂？”说时，神驼乙休也由南方飞回，说：“这二次布散劫灰，诸位道友已然放心，足可胜任，无须另行戒备。大师兄和齐仙嫂正在贤劳，我和小和尚同去略效微劳吧。”朱由穆早答要去，闻言，说一声：“好。”两道金光比电还疾，只一闪，便双双射入高空云层之中不见。

妙一真人看二人去后，微笑道：“朱道友转劫归来，仍是这等天真，我如晚到一步，这铜椰岛上许多琪花瑶草，日久岂不被灰毒烧死，那被乙道友所断铜椰灵木，如何重生？沉沙不可复起，地底灵泉恐受流毒，趁此片刻余闲，且为此岛添一新景吧。”随纵遁光飞起，手掐灵诀，指着海中，立有一道金光飞出，电转星驰，环岛飞行三匝，回到原处，一闪即隐。随又用手朝外一指，一声霹雳过去，环着铜椰岛四围，忽起海潮，由岛边沙滩起，宛如击石投水，化成一个水圈，由小而大，往外推展开去。最前浪头，约有三四十丈高下，里许来宽。全圈一般平，无甚高低，直推出百里以外，忽然停止，直似环岛添了一圈浪城。浪花尽管翻流不休，却是通体高低如一，不消不退。天痴上人因众仙行法早有成竹，妙一真人又未招呼，未便插手，正率门人在岛上旁观赞佩，一见妙一真人为本岛添此奇景，好生欣慰，赶忙过去称谢。

妙一真人笑道：“我知此岛多产嘉木灵药，虽仗元磁精气钟育，也还靠了此岛有灵泉滋润之故。初意留这环岛四边百余里，不使劫灰下注，不料一时疏忽，未曾先说。朱道友见金虹分载灰沙，一东一西，有似天河倒泻，他不知那劫灰重逾山岳，又是热毒异常，若有少许触及地面，生物沾上，立被灼死。何况又自八九千丈高空倾天下注，头两道天河已然移开，须另有承受。那第三道天河，原备更番接替之用。见猎心喜，不假思索，见岛一带劫灰尚未注入，只图奇景壮观娱目，却未防到灵泉真脉正藏海底，近岛一带劫灰下压日久，必被侵蚀脉络，渗入其内。此灰奇毒，须受多年海水冲刷，始能消受，全岛草木岂不遭殃？我在远处看见，又不便拦他高兴，只得等大家饱了眼福，再行赶来阻止。我想本岛本产不少巨鲸，现均行法徙去，即使近岛百余里未布劫灰，鱼类无知，稍微游远，便中灰毒。如将此灰行法禁制，在海底逼起一圈长堤，再将鲸群移回，有此一圈阻隔，不致游向圈外中毒，岂非绝妙？不过毒灰虽被推向外圈，因受禁制，不能再受潮汐冲刷，岁月一久，便要继长增高。三百六十年后，必成一圈五色河堤，高出水面。

同时，它那余毒，也逐渐由河孔中，往外圈发泄出去，与受海中冲刷，并差不多。彼时圈中之水，使其化咸为淡，成一环湖，或在堤上另开门户，与海相通，便悉随尊便了。”

天痴上人连声称谢，笑问道：“小弟前次愚昧，不知天数，几肇杀身灭形之祸。多蒙道兄鼎力解免，感谢之情，不消说了。但是小弟自来疏狂，不曾轻受人惠，又以昔年走火身僵，山居清修，杜门多年，同道中往还极少。乃日前白犀潭赴约，来去途中，俱中埋伏。小弟或尚无妨，随去弟子却多不免伤陷。不意暗中竟有佛法解救，并还屡现金字告警，预示趋避，人却不肯相见。自思平生友好，佛门中人极少，即有也道成证果，是何因缘如此为力？也曾再三留意，查看踪迹，终如神龙见首，不见端倪。最后，归途又有人解围，方有一小沙弥影子，略闪即逝，相貌既未看清，而照所驾遁光，虽是上乘传授，以他破乙道友仙法，功力似还未到，好生不解。适才想起，道兄对此一劫早识先机，一切预有安排，而那沿途相助之人，行径又似与乙道友相识，不是道兄所托，也心知底细。先见朱道友所放佛光，颇与日前所见相似，当着乙道友不便明问。适又见他飞身上空，所运金光更为相似。受人暗助，连个名姓来历俱未知悉，岂非笑话？道友当必有以告我。”真人便把白眉和尚命朱、李二人暗助之事说了。并说：“那小沙弥便是阿童，现在第二道天河上相助行法。”上人闻言，方始明白，连道惭愧不迭。

真人仰望高空，光华闪动，知将告成，便与上人道声：“少时再谈。”纵遁光迎上前去。多半日光阴过去，空中灰沙虽仍下降，势已大减。数千里方圆海底，按预定尺寸快布满了，所差无几。妙一真人身刚飞起，那空中四五道金光，也已随了余灰一同下降。

这时三道天河，只有一道载了灰沙远去，两道作十字形，高低横亘。妙一真人仰望灰柱，尾梢散漫，搅成了一团浓雾。本似一根撑天灰柱往下飞堕，因为尾梢降势稍缓，颇有中断之处，事出意外。幸是道妙通玄，法力无边，一见有异，不等向高空传声遥问，手向下方一指，口中传声发令，命将两道大河连合为一，化成一面天幕，将全岛罩住，迎接来势。并命分宫守候的众弟子，小心戒备，各将剑光宝光八面围住，以防灰沙散漫。

说时迟，那时快，就十几句话的工夫，空中余灰带着后尾一团浓雾，自天飞堕。玄真子、妙一夫人、乙休、朱由穆四人，各指一道金光，紧随沙

雾之后，也一同飞落。眼看相隔那面金光天幕不远，中间一段，忽似花炮迸雪，当空爆炸，灰沙中无量数的火星，宛如箭雨飞蝗，随着万千道浓烟满空飞射。仗着众仙应变神速，上下四方均有戒备。妙一真人更是成竹在胸，早见及此，一见毒灰爆烈，双手一扬，立有十道金光匹练般飞出，当空伸长，分十面远远斜横空中，挡住斜飞之势。同时，下面光幕往上飞去，分列空中。

众弟子各用剑光法宝，齐往中间逼去。上空，玄真子等四仙，也将金光化成一面华盖，缓缓压来。有那众弟子阻挡不及、横送出去的，被那横空十道金虹阻住去路，平兜过来。

不消半盏茶时，上下四外齐向中间紧拢，成了合钵之势，直似数千丈大的圆盒，将那无量劫余灰沙包藏在内，通体浑成，毫无一丝缝隙。只有金光万丈，映彻海面，烛照云霄。

众仙随施法力，将众弟子的剑光逐渐撤出。光球逐渐缩小，约减到百十丈光景，妙一真人才指明地点，令其就此飞入海底，再行如法散布。众仙应诺，共指金球，朝远方海面上飞去。头一道天河，乃是本门师兄弟主持，早将灰沙放完归来，收了剑光，落下相待。

妙一真人知己功成无事，也率门人降下。遥望光球沉入海底以后，那一片海面立涌起无数撑天水柱，有无量数山大的水泡冒起，爆声如雷，震撼海岳。本来环岛数千里海底更平添了十来丈厚一层毒沙，到处波翻浪涌，惊涛山立，汹涌奔腾，声如巨雷，不曾片刻宁静；再吃这么大一个光球挟着绝大量的毒沙落往海底，飞舞散布，声势更盛，自不必说。那光球虽然上有极深海水，精光宝气依然上透层波，掩藏不住。只见一个百丈金轮的影子，光芒万道，在天边无数撑空晶柱之中星丸跳掷，出没升降，翔转飞驰，映出半天金霞，比起海上日出之景，还要雄伟得多。未去长幼众仙，俱都赞叹不置。

隔了一会，遥望海上金轮忽散，化作十余道金光，飞起空中，略一掉转，相继飞来。

晃眼近来，光华敛处，玄真子等十来位仙人一齐现身。妙一真人忙率众迎上前去，分别礼谢，互相又庆贺了一阵。妙一真人便问玄真子等四仙，适才眼见已快收功，如何又生变故？玄真子答道：“我和弟夫人引了烈焰，直上两天交界之处，如法行事。虽然万年大火毒焰厉害，我们既要使它布散高天，借乾罡之气灭火化沙，消灭火毒；又须聚在一起，只在那千百里禁制圈中，不令随风吹散。乾天罡风又与寻常风力不同，本是极难之事，幸仗天心仁爱，恩师法宝妙用，我和弟夫人又极小心谨慎，不过比预料多费了些心力。一连数日夜，俱都平安过去。哪知到了快要收功时节，忽有警兆。心神一动，我和弟夫人忙运玄机推算，竟是轩辕老怪为与本门寻仇，自知不济，不敢妄动，自装好人，暗中示意妖徒，费了许多心机，加上两件异宝和妖徒最宠爱的妖妇，哀词厚礼，把昔年被恩师逐出中土，遁往北极附近黑伽山落神岭潜伏的本门仇敌老妖兀南公，诱激出来。

“这老妖孽本就记着恩师的仇，逃时声言必报。不过照他心意，还觉不到报仇时机，欲待机会到来，再将本门长幼一网打尽。一则为宝物、美色所动，二则被妖徒一激，意欲一试。便运妖光，查看我们虚实，竟被看出此间之事。再一推算，本门气运正盛，又建立这一场大功德，自然以后上天降福，方兴未艾。照此下去，直无报仇之日。一时忿极，仗恃所居高出云空，只比灵峤仙府略低百丈的二天交界之处，我们如非专为他留心，虔加推算，决算不出，事隔多年，自不会料到他卷土重来。说也侥幸，他如径去峨眉，我们

纵有人在彼防守，恐也非他敌手，就许被他残毁一番。他偏自恃，仍是当年好胜心情，以为本门长幼多集于此，乘虚袭入洞府，胜之不武。但又深知他虽旁门左道，不似妖尸冥顽孤行，八百年苦功，已将修到地仙之位。这场善功如为所败，引起浩劫，自身必应天诛，万劫不复，不敢冒失。他用妖光查看时，这里全功已成七八。意欲候到我们大功告成之前赶到，先乘我和弟夫人行法正急之际，下毒手暗算。然后就势飞下，与本门长幼和在场诸道友为仇，伤得一个是一个。下余等他妖法炼成，再作打算。哪怕我们得天独厚，未必如愿，好歹总可出点怨气。未到以前，以为我等骤出不意，必有伤亡。

而天空劫灰已去七八，照此行径，至多铜椰岛和左近海面受灾，俱是无人之地，水中生物又经师弟徒走，造孽不大。哪知仍然被我算出。他那来势特快，我和弟夫人正说抵御之策，便带一有力妖党飞来。一则时机紧迫，未及报警；二则恃有恩师新赐法宝，还有一道灵符，不曾明示用法，分明为他而设。恩师未预示先机，自然认作无足轻重。我们事前大意，不曾防到外敌，也由于此，一时疏忽，以为无害。又知诸位道友在下面各有职司，正在收功吃紧之际，我忽告警，徒乱人意，于事未必有所助益，因此不曾告警。

一面仍自施为，一面各运玄功，分化元神迎敌。

“没想到老妖孽法力远非昔比，连那妖党均非弱者。我和弟夫人空身还能应付，而这时满空劫灰，正由禁制圈中往下急降，尚未放完，必须敌我兼顾，一心二用，未免吃亏。恩师所赐灵符未注功效，放将出去，只可防身，不能克敌。他那法宝也颇厉害，相持时久，诸多可虑。弟夫人正打算向师弟传声密告，请分一二能手升空相助，忽见乙、朱二位道友飞上，四人合力夹攻，他自相形见绌。弟夫人不惜冒险，连施诸般法宝，妖党首先受伤。朱道友又放佛光，发出舍利。他见势不佳，方始说了几句异日寻仇的大话，先令同党遁去。他临去时，想是恶气难消，忘却来时顾忌，也许他是想使我们多费手脚，竟用玄功变化，乘我们一点破绽，元神闯入圈内，将我们禁法破去，震散灰沙，方纵妖光遁走。余灰少说还有万丈方圆一团不曾降完，虚而不实，禁制一破，全都爆散，闹得两天交界满是火星灰雾，散乱横飞。恐随罡风吹堕人间，贻害生灵，而事前禁制，已不可能，灰中毒气已见天风，胀力又是绝大。总算我等四人应变尚速，一见不好，也没顾及追逐妖人，不约而同，各以全力施为，收摄聚集，一面又将罡风挡住。弟夫人出力最多，又纵遁光连挥宝扇，满天追逐阻挡，相助推拢，一面仍使下注。经此一散一聚，合力防御，才未生出大枝节来。

“大火初灭，毒气尚盛，上天下地，过于广大，若迫束过紧，为害尤烈。早料到毒气经风，必要自行膨胀，摩擦愈烈，愈生变故。但是收尾一圈，费了许多事强行聚拢，中杂乾天罡煞之气，一个不好，二次爆裂，发出亘古未有的巨震，我们修道人自是无妨，这千里以内所有大小岛屿全被震裂，海水逆上千百丈更在意中，就说水族已徙，各岛生物总还不少，本岛就非少数，岂不全数遭殃？对它轻了不好，重又不好，只有在快要降完未爆发前，大家合力将它包没，送入海内；再开一口，徐徐散布，方可无事。其势不能兼顾，仗着诸位道友应变神速，早合成一光幕，向上反兜相待。师弟又率众门人，分列天空中戒备，才放了心。果然还未降完，便已爆裂。这亘古未有之奇灾浩劫，大凶极险，侥幸平安渡过，勉奏全功。只出两次不妨事的小波折，真可喜可贺也！”

## 第二二五回

举酒庆丰功 辽海澄波宁远峤  
寻幽参妙法 千山明月度飞仙

话说玄真子的一番话，使得众仙钦佩不已。天痴上人重向众仙致谢，说：“后洞已令门人整理停当，备有水酒，为诸位道友及门下高足庆功慰劳。”坚留小住。众仙见其意甚诚，又喜他勇于迁善，迥非故习，人本端正，也乐得交此教外之友，同声称谢，允留一日。上人随延众人洞。席间虽无多兼味，但有岛上所产千年铜椰灵果和十余种干鲜果脯、竹实、首乌之类，并有数百年仙酿，无一不是轻身益气，脱骨换胎，可致长生，于修道人有益之物，只是前洞为乙休所毁，后洞石室稍小，长幼两辈须分两起饮宴罢了。

长一辈宾主饮宴方酣，矮叟朱梅笑道：“乙驼子，你把人家闹了个河翻海转，你自己也吃了些苦头，算是折过，不要你赔还了，现在一切归之劫数。你和主人已然打出和好，是朋友了。他岛上这些铜椰灵木，被你那又阴又毒的飞刀毁坏，别人无法解救，你难道好意思不管，少时袖手一走，便了事吗？”天痴上人初意，以自己的法力修建洞府，极为容易，只等仙宾一走，移回磁峰，即可兴修。最主要的还是乙休所斩断的大小数百株铜椰仙树，都是东方乙木之精，与己虽是面和心违，却有极深渊源，一呼即至，满拟使其回生，易如反掌。受伤门人又经治愈，只顾欣喜，设宴谢客，全未在意。及听朱梅一说，才想起乙休斩铜椰的是道碧光，元磁真气收摄无效。前听人说，乃妻韩仙子有一至宝，名寒碧刀，如是此宝，却非糟不可。对方虽已化仇为友，到底释嫌不久，又不好意思出口，心正犯愁。

乙休已笑道：“朱矮子，你最刁巧，起先怂恿我和天痴道友为难，今又来做好人。

我起初不过一时之忿，怎肯使这天生灵木绝种？只为先时无暇，现又主人盛意留饮，酒又极佳，欲待稍饮再去，灵木接上重生，再来终席，与诸位道友同行。你多管闲事作甚？”朱梅笑道：“驼子少发急，没有我，能有今天这场盛举吗？当初我怎对你说来？如寻痴老儿赴约，须把我和白矮子约上，三个打一个还差不多。你偏倔强任性，独个儿到此，怨得谁来？”天痴上人不知乙、凌、白、朱四人深交，嬉笑怒骂成了家常便饭，恐有争执，借着解劝，乘机问道：“乙道友那日所用诸般法宝，均非磁峰所能收摄，法力高强，大出意外。内有一道双尾碧光，从未见有相似之宝，可是那寒碧刀吗？”白谷逸在旁笑道：“驼子因你磁峰专摄五金之宝，恨不能把当初给韩仙子的聘礼都借了来。

不是此刀，还有何物？”天痴上人道：“果是此宝，那就莫怪全岛灵木都如枯朽，一触即折了。”

乙休看出天痴上人似颇情急，又有不便出口相烦神气，笑道：“自来矮子多是人小鬼多，不好惹。他两个素来贫嘴薄舌，装乖取巧，不值理睬。我已吃了不少仙酿仙果，须要有个报答。幸而身边丹药尚多，岛上又有灵泉，且为主人医完神木，再来叨扰余酒吧。”上人忙起致谢，意欲陪往，并令门

人随侍，听候驱策。乙休道：“俱都不消。我前边还有峨眉门下几个小友，有话要说，你自做主人吧。”朱梅也拦道：“他是娃娃头，如今峨眉众弟子下山，他不知又要出什么花样，教人惹事。也许还约两个在海边过过棋瘾。你由他去，医不好灵木时，再和他算帐。”朱由穆大笑道：“你两个可是仙人，直成市井无赖，专以口舌为胜了。”朱梅笑道：“我们无赖，你这小和尚收心才几天，就准是好人吗？”朱由穆佯怒道：“矮鬼如再放肆，叫你回不得青城去。”朱梅笑道：“诸位道友，你看他这样火气，像守清规的和尚吗？”引得众仙都忍俊不禁。朱由穆道：“你是个魔头，我具降魔愿力，作狮子吼，不能算犯嗔戒。”众仙互相又笑了一阵，朱梅拿朱由穆取笑。姜雪君道：“放着好酒仙果不享受，互相讥嘲，不犯清规，也是口过。

毕竟峨眉三位掌教长老气度庄严，你看人家笑吗？这才像是领袖群伦的教祖。”

乙休似有甚事，早匆匆起身出去。朱梅正要答言，忽听外面雷声大震，跟着走进两个本岛门人，躬身禀告说：“乙真人刚刚走出，韩仙子元神忽然飞来，二人略谈，便又飞去。说时，乙真人面有怒容。听口气，韩仙子似来应援，途中遇阻，与一对头斗法两日，因此来迟，路过玄龟殿始知细情。大约为那对头，来与乙真人商议。行前并助行法，将断木扶起。现在乙真人正率峨眉门下八九位道友，医治灵木重生。雷声乃韩仙子行时所发。”朱由穆道：“可见夫妻情长。韩仙子和乙道兄反目多年，以前宛如仇敌，今方和好了旬日，一闻有难，便以元神赶来相助。这位嫂夫人虽然法体未复，当年法力仍在，更多异宝。对头何人，竟敢轻捋虎须，树此一双强敌，也可谓不知自量了。”追云叟白谷逸道：“这也不一定。你没听斗了两天法吗？如是庸手，遇上这位女菩萨，焉有生理？驼子又那样生气，莫非是他旧仇人不成？不然，她是来救夫报仇的，无故怎会和人如此恶斗？齐道友正运玄机推算，可知这对头底细吗？”妙一真人道：“当然没有别人，难怪他夫妇忿恨，这类丧心昧良，弃明投暗的妖邪之徒，便我们遇上，也容他不得。如非行踪诡秘，善于潜行遁迹，早为我们诛戮了。他必是见韩仙子元神云游，妄思加害，没想到对方如此神通。这一勾起前仇，必无幸理。乙道兄知他诡诈，想假手我门下弟子去诱他出现，正商量日后何处相见呢。”说罢，又听一声雷震，又有门人入报：“铜榔灵木全已重生。乙真人正和诸位小道友谈那斗法放火之事，不肯归座。”天痴上人大喜，意欲亲出谢迎回座。白谷逸笑道：“朱矮子说他娃娃头，实在不差。他最喜有根骨的少年男女，一投缘，便永久扶持，此时必正有兴。他那脾气，人去也请不来，道友何苦强他呢？”上人只得中止不往。

原来一干小同门，俱喜和乙休亲近。乙休也最喜爱他们，尤为司徒平夫妻、金蝉、石生、英琼、英男、向芳淑以及甄、易弟兄为最，岳雯是弈友更不必说，这次众门人闻他有难，个个关心。见时，当着师长，不便请问，闷在心里。乙休自然看出，临时又想起一事，特借医治灵木之便走出，往前洞去寻金、石、甄、易等六小弟兄。别的几个和乙休最熟的门人，也相继追了出去。除岳雯沉稳不语外，七张八口，纷问遇险之事。乙休还未及答，韩仙子忽然飞来，说在岷山，闻人说起被陷之事，匆匆一算，果然不差，忙带法宝赶来救援。中途遇见夙仇，仗着他有两个左道中能手，欺韩仙子元神出游，合力夹攻。韩仙子和那仇人苦斗了两日一夜，方得获胜，重往前赶。初意丈夫法力尚且失陷，天痴阵法定必厉害。易周两老夫妻同仇敌忾，可约相

助，便道前往邀约。见面才知丈夫已然转祸为福，此时众仙大功告成，正在庆贺。因愤仇人可恶，自己不暇报复，赶往铜椰岛告知，随助乙休将所断铜椰全数凌空扶起。由乙休率众峨眉门人在接口处安上灵丹，行法重生。自己别去。

乙休随谈起遇险经过，众人才知天痴上人那日在白犀潭败走，又入埋伏，幸仗小神僧阿童用白眉禅师所授佛法相助，天痴上人师徒方得脱身回去。本就怒火填胸，归途路过玄龟殿，忽想起此次吃人大亏，事情全由易周家教不严，任凭两个素无经历，不知轻重的孙儿在外面仗恃家传法宝，行凶惹事伤人而起。当时勾动旧恨，登门问罪，要易周当着他重责易鼎、易震，否则便大闹一场，拿他来泄忿。当初双方原有深交，同是海外散仙，两岛相隔又近。上人有些刚愎自恃，人却正直。未走火入魔以前，两老虽曾互相访晤，彼时上人初历铜椰，不过百年，不知易周得道比他年久，合家老幼，法力道行，个个高强。见他神仙眷属，乃子易晟已修仙业，仍有家室之好，易周人又谦和，看不出深浅，未免稍存轻视，词色矜夸。两三次往还之后，易周见他虽是端人，终嫌骄傲，又看出他不久即有劫难，便以朋友情分，微言讽诫，本心还想助他。上人偏是自大，不特未领好意，话不投机，反倒拂袖而去。易周越觉此人乖谬，气味不投，由此不再与他交往。

天痴上人又不久走火身僵，幸仗法力高强，仅以身免。想起易周先天易数，果然高明，但既有友情分，那日便应详言趋避，不应出语讥讽，引己误会。遭难时，如来相助，也可幸免。自己并非左道妖邪，便外人无心相值，也必念对方修为不易，全力相援，断无坐观成败之理。如何明知就里，置之不问？心中也是忌恨。那日易氏弟兄误伤灵木，必欲惩处，便由于此。这时怒火头上，只想泄忿，却没想到他这数百年枯坐苦炼之功，虽然功力大进，远非昔比。又恃仗炼成了灵木仙剑，诸般异宝，元磁精气，惯摄敌人的法宝飞剑。但对方这多年光阴，也非虚度。尤其是先天易数，妙参天人，事尽前知，无微不瞩。人家早就算好他师徒要来，已在殿前平台之上，暗藏埋伏，列阵相待。上人师徒盛气而来，落向台上，正待大喝：“主人出面！”猛觉天旋地转，四外冥茫，昏沉沉对面不见人影，知己误陷敌阵。上人原非弱者，一面命众门人聚在一起，不可妄动；一面施展法力，打算将阵破去。哪知阵法玄妙，与众不同，除却昏雾沉沉，身上时寒时热外，并无别的威力，只是冲不出去。不理睬还好，一经施为更糟。法宝飞剑放将出去，只在暗影中一闪，便即失去。情急之下，连施五行禁制，用尽方法，全失灵效。始而师徒多人，还能互相问答；后来随行弟子全无声息，敌人也一个不见，辱骂也置不理。总算自身法力高强，尚能守护元神，虽然被困在内，人却无恙。相持了两个多时辰，愧忿已极，把心一横，豁出再修一劫，和仇敌拼命。一面施展道家最恶毒的六阳解体大法，运用玄功自裂法体；一面将五行真气互相生克激撞，发出五遁神雷；一面再将所炼元磁精气，同时爆散。三法齐施，发出无边烈火迅雷，连自己和整座玄龟殿一起毁灭。主持阵法的人只在十里以内，当然是不死必伤。等元神遁往别处，另寻庐舍，如见敌人未死，再作复仇之计。

上人正在咬牙切齿，打算查出门人存亡下落，立即施为。忽听易周在内殿遥呼道：“来人是天痴道友吗？既承下顾，何不在未上平台前知会一声？老朽近以鼎、震二孙投入齐道友门下，致与左道旁门中结怨。静居已惯，既不耐烦器，与人争斗，又不愿无知之辈上门家人。没奈何，在殿前平台之上



略施小技，好使此辈到时知难而退，我也懒得伤他。前数月，还差点没将两个小孙的同门师妹困入在内，想起惭愧。道友久未降临，所以忘却通知。疏懒成性，日益衰惫，恐有非常之事，无力应付，每日强理旧业。适才正在入定，忽听家人再四疾呼，将我警觉，说是阵中困有多人。仔细一看，才知道友误触阵中埋伏，众高足又误走安门，全数卧倒。其实这先天一元阵法，说来也无足奇，只因道友仓促入阵，先未看清门户，所以稍微留滞。本次亲自迎晤，无如此是常课，适才已为道友延误，行即入定，只好异日登门负荆了。那几件法宝仍在原处，众高足在西北角上，俱都无事。请取了同回仙府，容再相见。”

天痴上人闻言，情知敌人有心捉弄，这等对待，叫人急不得恼不得。虽恨不能把敌人生咬几口，无如这等形势之下，如何能再与斗法？再用前策孤注一掷，不特多年苦功可惜，并还十九不能够对付。既作不知，只得任之，将来再打复仇主意。当时情景，端的啼笑皆非，无地自容。直等易周从容把话讲完，倏地眼前一亮，天光顿现，重返清明。

法宝、门人，果如敌人所言，无一损伤，含愤收起。门人先都昏倒，醒见乃师在侧，还道阵被破去。有两个方开口想问，上人恐更丢人，将手一摆，喝声：“回岛！”便同往铜榔岛飞去。到后，才向众门人述说。上人气得要死，门人也都悲愤，一面还须留意仇人寻上门来。刚把所设阵法加功重新布就，一道经天朱虹，忽自遥空飞堕。落地现出神驼乙休，对着天痴上人便骂：“无耻老贼！如非有人暗中助你脱险，早已半人不回。自没出息，还敢无故往寻易道友生事。你平日枉自狂傲，如何连人都不见，便被陷阵内？易道友虽不值与小人计较，你如稍有廉耻，当着许多徒弟，早应撞死玄龟殿了。人家刚放了生，如能藏身洞内，面壁百年，自愧自励，也还算自爱。怎刚得活命，又在这里张牙舞爪？山妻已然教训过你，我再独自登门，看你还有什么鬼捣？”

两个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又是应劫之人。乙休固因上人玄龟殿之行，加了好些厌恨轻鄙，辱骂不堪；上人自然也是仇上加仇，恨上加恨。不等话完，便交了手。这次却与白犀潭斗法大不相同，仇是越积越深。上人屡败之余，身受奇耻大辱，一面以全力拼命，一面加了十分小心，又在自己所居岛上，占了好些地利，又有各种埋伏禁制，诸般法宝和那元磁神峰，一切应敌制胜的法术，多已加功备齐，只等运用，无形中力量增强了好几倍。乙休却生了轻敌之念，当此劲敌，视若无物，临机大意，已占了两分败着。

偏又不知哪里来的邪火，把日前对方修为不易，此行适可而止的初心忽然变却，屡施毒手，欲置敌人于死地。上人如惊弓之鸟，尽管布阵行法，也知乙休厉害，自身成败关头，系此最后一着；神峰休戚相关，灵脉深往地底，一旦行法倒转，万一仇敌玄功奥妙，一个制他不住，反倒弄巧成拙，转为作法自毙，连根本也为所毁。上人再三隐忍慎重，未敢遽然发难。

无如乙休人已中魔，专走极端，心辣手狠，不留余地。接连分化飞剑，先斩断了数十枝神木剑，又连伤了十多个上人门徒。妙在所用法宝飞剑，均不以五金之质炼成，上人一件也未收去。五遁禁制又困他不住。正在举棋不定，打算行那最后一着。乙休忽因上人五遁之外，忽发乙木神雷，始料未及，几为所伤。不由大怒，又放出一道碧光，连发太乙神雷，将岛上铜榔灵木一齐斩断，将洞府也震裂，揭去了多半。上人才知再斗下去，只有挫折，终须孤注一掷，不能两立，才横了心，将阵法催动。乙休连胜之余，愈益骄狂，

分明看出敌人设阵相待，竟恃炼就不死之身，未以为意；再吃上人言语一激，索性自行投到。本拟深入以后，相机应付，至多把此岛用法力毁去，也无失陷不出之理。

哪知劫数临头，灵智已非往日。上人在初走火身僵时，惟恐有人覬觐磁峰，来夺此岛，难于抵御，便设下此阵相待。不特上层阵法玄妙，地底更是禁制重重，厉害非常。就这样，还恐困不住敌人，又以全力加功施为。

乙休当时不曾看出，到了下面发觉，才知入网，已是无及。总算炼就玄功，法力高强，纵不能出，也不致送命；如换旁人，也就慌了。乙休则不然，虽知妙一真人等一千好友，均知双方斗法之势，还有老妻韩仙子，至多人困上数日，必来救援，耐心等候，终可脱身，不必轻举妄动。然而一则人本好胜，生平不受人恩，第一次大劫也是失陷地底，全仗东海三仙相助出困，乃迫不得已，引为深憾，如何二次又借人力相援？二则人已中魔，倒行逆施，把上人恨同切骨，立意报复。乙休一见用尽方法，不能出土，上人又在上催动阵法，发动极厉害的土木禁制，地底不比上面，身已受制，虽不致死，到底困苦难禁。恨极心横，顿生毒计。一面暗拔命门主发，不惜耗损真元，化出一个法身，在地底禁网以内装着苦斗，乱窜不已。一面又全力运用玄功，往地底穿去，直下数千丈，欲将地肺中所藏千万年玄阴之火，攻穿爆烈，使全岛裂成粉碎，一齐陆沉，再乘机飞出寻仇。

地肺深居地底五千丈下，约有全宙极十分之一大小，形与真肺相同。共有十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二个气包，连在一起。气包大小不等，最小的也有千百里深广。内中不是布满沸浆，便是涨满黑毒之气。可是每包中心，均有一团厉害无比的玄阴真火，只要将外皮攻破，立即破土上升，所过之处，无论金铁石土，遇上便成熔汁。一会，地底熔空，真气鼓荡，越来越猛，多神奇的禁制也制它不住。因在地下太深，难于观察，不等上面人看出警觉，一声巨震，千百里的地面立被震裂，直上遥空。阴火更是元磁真气的克星，一烧便燃。别人无此法力下去，就有此法力，谁也不肯冒此奇险，身入无底汤火地狱，去受那等苦难。乙休是因势所迫，不得不挺而走险，强忍艰危苦难，好容易冒险到达。

仓促之中，只觉出这一带地肺的气包太大，不知内中的阴火毒气，早在千万年以前，被前古太火吸收了去，结成一个长大几及万丈的祸胎，紧贴肺包上部，正待时机发动。妙一真人这时已率长幼众仙赶到，在和上人行法，一倒转乙休攻穿之处，恰是其地。肺包连祸胎才一穿破，毒气立即激射而出。乙休虽是法力高强，连在地底饱受苦难，已数日夜，地层坚厚，人已劳极，又骤出不意，没想到还未攻入中心，毒烟便已激射，如此猛烈。忙运玄功，行法护身，受伤已是不轻。知比预计厉害，虽喜必可报仇，自己也是不敢大意。先断定到了禁制层中必要爆裂，正好合适。及见过了禁地，上升更远，又是直径，仿佛熟路。忿气难消，心想：“先借这火脱险出去，再行法施为，一样可使中途爆发，将全岛连带磁峰一齐毁去，自己却要安全得多。”念头才转，本随火气上升，猛觉通身炙热如焚，痛楚非常，虽觉有异，还不知道此乃洪荒以前太火毒焰，无论多大法力，久了也被炼化。乙休一见不好，不敢再任火气围身，忙使法力抢向前去，破地上升。一面发动太乙神雷，想把四外土地震裂开来。正准备一上去，便闹个天翻地覆。谁知刚自火穴飞出，采薇僧朱由穆早已冲烟冒火而下，用一圈佛光将他接去。随与妙一真人众仙相见，才知幸免天劫。表面不说，心感妙一真人为友心热，设想犹为周详。

此来反罪为功，他年未劫决无为害之理。

乙休向来无德不报。知众弟子少时分手，便要各去修积，适才席上想到，立借医治灵木为名走出，欲向众弟子询问柬帖上所示行止，并定彼此相会时地，有事如何向己告急求救，作那人定胜天之想，免众弟子于难。不料话还未及说，老妻忽来，说起遇仇之事，暂时须代韩仙子去寻那仇人，无暇及此，只得罢了。略说前事，只和众人订约相见，便即回洞归座。

上人极口称谢。又问：“韩道友既然来此，如何不肯临观？”乙休笑答：“此次因果，易道友已与明言，绝无他意。只是有一仇人途中相遇，必须即时回山，匆匆和我说了几句话，便已走去。等山荆复体重生，再同来拜望吧。”白谷逸笑道：“驼兄劫后重逢，语言文雅乃尔。子何前倨而后恭也？”众仙闻言，多半笑出声来。朱梅道：“白矮子，不要开他心了。须知双凤山两小，与两个老残废交往颇密。他夫人遇见一个，便斗法两日夜，两下里又近，驼子前去找他，未必便能顺手，一到便占了上风呢。”乙休把怪眼一翻，正要答活，朱由穆接口问道：“你说老残废，可是天残、地缺吗？我和姜道友正要去寻他们呢。双凤山两小又是何人，敢捋乙道兄夫妇虎须？我只静坐了些年，还有这许多无名妖孽猖獗。乙道兄如不嫌我二人，携带同去拿他们，试试多年未用的手段如何？”乙休道：“这两小贼，乃山荆未遭劫以前的仇人，老弟怎会不知？”姜雪君怒道：“邢家两个忘恩小贼，尚在人间吗？我们太无用了。我知乙道兄向不喜人相助，但这两小贼，我却恨之入骨，非加诛戮不可，不允同往，却是不行。”乙休道：“我倒并非惧怕二贼与老残废，只是二山相向，望衡对宇，势孤难胜，倒是防他们诡诈滑溜，善于隐迹，和那年一样，一逃走便难找到。他们受人指教，诈死多年，我夫妻竟然忽略，直到防身法宝炼成，他们新近出世，才得知悉。因和这里定约，又想人家已怕我至极，诈死匿迹，只要悔罪，山荆不向我絮贴，何必不予以自新之路？哪知他等妄恃炼成法宝，又来惹我们，如何容得？有朱老弟和道友前往，伏诛无疑了。”说时，妙一真人微笑不语。

白谷逸道：“靠不住。你看教祖真人在笑你说大话呢。”白云大师接口道：“二贼委实成了公敌，谁也容他们不得。我为他们还炼有两枚戮魂针，也被假死瞒过，真是笑话。”佟元奇道：“大师兄和掌教师兄早知他们未死，只为二贼气运未终，还有点别的牵引，所以一直未说。我还是那年在东海炼丹，大师兄无事问提起的。否则屠龙师太先放他们不过，何待今日。”餐霞大师道：“如论邢天相、天和兄弟，不知是何居心，身非邪教，已将成就，无端背师叛友，比匪行凶，人只要与他们相交，必为所卖。天残、地缺起初怜他们穷无所归，又重友情面，百般袒护。我看此是玄门凶星，将来两老恐也不免被他们连累呢。”姜雪君道：“如此说来，峨眉诸道友俱早知二贼下落了。我恨二贼犹胜于乙、韩夫妇，别人不常见，怎妙一夫人和顽石大师不和我提起呢？”餐霞大师笑道：“你想左了。以前知此事的，连二位师兄不过四人。我和齐师嫂、白云师兄，俱在开府以后，道友未来时，方听掌教师兄说起。不久你和朱、李二位道友重返凝碧，大家一直有事，闲谈时少，所以不曾提到。”醉道人道：“事前已知二贼伏诛，当不在远，无须再提。我们已然厚扰，一同走吧。”众仙应是，便起谢辞。上人知各有事，难再挽留，殷勤约定后会。众弟子已在外侍列恭送，众仙又勉励了几句，随向主人作别。

除乙、朱、姜、李宁四人往寻仇外，玉清大师、杨瑾二人做一路，早有前约，白、朱二老也各回山，峨眉众仙自回仙府。只一个小阿童没有去处，

先想和二位师兄同往双凤山去，朱由穆不许。阿童道：“那我看大家全都回山去打坐，等师父好了。”朱由穆道：“你想跟金蝉、石生他们结伴惹事吗？留神我禀告师父，要你好受。”阿童胆小，赌气答道：“这也不许，那也不许，叫我到哪里去？你看人家师兄弟互相携带，多亲热，偏我受欺。”朱由穆道：“师父叫你下山修外功，是要你和人凑热闹吗？不会自己找地方去？”说时，阿童见峨眉众仙和白、朱二老等已纵驾遁光飞走，十余道金虹高射遥空，电闪星驰，一瞥即逝。金蝉假作和石生、甄、易弟兄六矮一起相商去处。阿童乘朱由穆旁看，把俊眼一眨，心中会意，答道：“那我就单人走吧。”乙休早见金蝉和阿童对使眼色，也不叫破，便对朱由穆道：“令师弟法力足可去得，管他同谁一路，我们走吧。”朱由穆道：“你不知家师的话，听去似不经意，一句也违背不得。我在前一世，比他还胆大任性，那苦就吃多了。毕竟李师弟有见识经历，师命无违，终日谨慎，故尽管半路出家，入门才得几年，便能到今日。我是为好，阿童不听良言，定有苦吃。”阿童只笑嘻嘻，一语不发。乙、朱、姜、李四人一同飞去。

天痴上人因阿童曾有前惠，意欲留他小住。阿童见峨眉众弟子已在高空将行，再三辞谢。上人只得赠一口神木剑，传以用法。阿童因要行道，贪得飞剑，峨眉众弟子又旁观未走，方始喜诺。传完，随众辞别。行至海边，凑近金、石二人，笑问：“二位道友要我一路吗？”金蝉道：“一路多好，为何不要？听你师兄的话，本是随缘修积，难道和我们一路，便有亏吃？都是同门，你佛家对师兄怎么这等怕法？”阿童笑道：“你不知我这位大师兄，看似一个小和尚，比我大不许多，厉害着呢。以前师父为他世缘未尽，前生又多杀孽，特意令他转动重修，又为他费了许多事，念经忏悔。听说以前闹事太多，可惜我彼时还未出生，不曾得见，又不敢问，只在师父教训他时，听个一句半句。那同他走的姜雪君，大约便是他前生情侣呢。”众人纷纷问故。阿童一见人多，不肯当众宣扬，笑答道：“说来太长，传说开去，师兄知道，不过骂我几句，那姜雪君最难说话，岂肯与我甘休？不说也罢。”秦寒萼道：“小师父，你已说出他二人是情侣了。本来光明正大的事，以白眉老禅师和嫫姆的得意高足，难道还有什逾分越礼的事做出来？你这一吞吞吐吐，好像有什不可告人似的。转不如说将出来，省得别人胡猜乱想，反而不好。”金蝉、石生、李英琼、余英男、癩姑、女神婴易静等六人，本在互相叙别，订约后会，恰又都不喜闻问人的阴私。见阿童走来，一不留神，说漏了口，秦寒萼、申若兰、何玫、崔绮、李文行等七八个女同门同声追问，寒萼更是巧语盘诘，阿童被她逼得脸已发红，老大不以为然。金蝉、英琼更是心直口快，接口说道：“人家私事，与我们何干？别的不说，单看师尊对他二位的礼貌和他的法力已可看出，他那前生是发情止礼的了，不然哪有今日？怎会因小师父不说，便起猜疑呢？天已不早，闲话无益，我们辞别主人走吧。”金、李二人俱是相同口吻，无意中正刺中寒萼的心病。金蝉性子更急，说完，便拉阿童道：“小师父，我们先走吧。”说罢，同了石生、甄、易弟兄，连阿童共是七人，朝送别的人一举手，便驾遁光飞去。寒萼也是好事已惯，无心之言，闹了个好大无趣。总算近来性情已然大变，虽未记恨生嫌，却由此想起日前通行火宅所受教训，如非恩师垂怜，乙师伯一力成全，预有重托，几乎失陷在内。道心不净，俱由于紫玲谷失去元阴之故。她不自怨自艾，刻意求进，而根骨缘福又不如人，以致日后几遭灭形之祸，此是后话不提。

这时，天痴上人已然说完了话，自回洞去，由门下弟子柳和、楼沧洲

等作主送客。

峨眉众男女弟子，除齐霞儿、诸葛警我、岳雯三人随侍师父，暂且还山待命外，凡是奉命下山的，俱都随来岛上。各人所赐仙书密柬，差不多俱已看过。因师命由岛上各按所去之处，分别起身，不是预定的同伴，不许结伴同行，何时再见，久暂难定。彼此各有交厚，尤其是郑八姑、齐灵云、秦紫玲、林寒、庄易、严人英等男女七八人，平日谦虚随和，对于同门一律亲切，毫无轩轻，遇上事更无不尽心，所以谁都和他们交厚。一说要走，俱极依恋，纷纷趋前致词叙别，几乎应接不暇。金、石、二甄、二易、阿童等七人开头一走，灵云方说：“蝉弟心性忒急，我还有话忘了叮嘱，他便领头去了。”八姑笑道：“本来该走，我们又非从此不见，弄巧两三月内就在一起，都在意中，如此依恋，原可不必。”易静接口道：“我看两位小师弟福泽最厚，定能无往不利。师姊骨肉情重，未免关心太过，实则决可无虞，由他去吧。”灵云道：“舍弟虽是厚根美质，不知怎的，童心犹在。一行六人，又以他为首，加上小神僧又是初生之犊，此去决难免多事，故想叮嘱几句。许是怕我说他，急忙走了。”英琼笑道：“大姊多虑，小师兄如不胜任，恩师肯令他为六人之首，便宜行事吗？据他对我说，恩师还命他另建立一座别府，事业且比我们大呢。”灵云惊喜道：“他那仙书赐柬，写什么事情？他没和我说，琼妹可知道吗？”英琼笑道：“详情我不知悉，他只说奉命建立别府，许他六人为洞主，到时还有一人加入罢了。”易静道：“适才我倒听鼎侄和我说，那别府在贵州深山之中，乃道家西南十四洞天中比较最好的一处。此时尚被几个妖人占据，应在三年以后，还早着呢。”

大约只他七人和众同门相见之时最多呢。”八姑笑道：“我们休再闲谈，也该分途起身了。”

易静、李英琼、癞姑三人，本定海外归来，不返峨眉，另觅一邻近幻波池的静地，勤修四十九日，再寻红发老祖。一则英琼门徒米鬣、刘遇安、袁星三人连同神雕钢羽，俱在峨眉候命，没有带了同走。二则余英男和英琼患难至交，闻得英琼日后要和易静、癞姑二人重建幻波池，亟欲相依，同修仙业，偏生日前奉命，是和李文行、向芳淑三人做一起，随缘修积，并无一定处所，大非本怀，又不敢向师乞求，只在岛上偷偷和易、李、癞姑三人求说。易静终较知机，告以：“师父玄机妙算，凡事前知。同门中好似只你三人没有一定去处，此中必有原因。三英二云，本门之秀，你怎妄自菲薄？李师妹和你情逾骨肉，师父焉有不知之理？依我想，只好听之，且俟将来幻波他到手再说。”英琼心热，又恃恩怜爱，本不舍英男离开，便想出一个法子，令英男暂时仍随李、向二人一起，每日暗向峨眉通诚祝告，许她和自己一路修为。一面自己借领门人雕、猿为由，回山一行，暗向妙一夫人代为求恩。如若允准，设法寻见告知；否则至迟两月之后，去往南疆，向红发老祖负荆，如有险难，必发信火，振动法牌告急，千里如对，也可抽空告知，所以尚须回山一行。易静知道英琼说得容易，师父既命无须回山，去了十九不能见到，如何求法？因和二女交厚，尤喜英男温婉，也颇愿与同修，一想反正无事，妙一夫人钟爱二人，也许虔求感召，勉徇所请，便未劝阻。商定便先起身，辞别本岛主人和未走诸同门，三人一路，望空飞去。林、庄、郑、齐为首诸人，也催促大家起身，就在岛上，依照预定结伴，相继往中土飞去。不提。

且说易静、英琼、癞姑三人飞遁神速，沿途无事。刚赶到峨眉后山凝碧崖上空不远，正值天阴欲雨，满山云雾弥漫中，遥见袁星驾了神雕，由远

处飞回。一会两下迎面，一同降落一看，米、刘二徒也在锁云旧洞门外相待，见了三人，上前拜见。三人一问，才知各位师长已然早回，到后便命岳雯传谕米、刘、袁星三人和神雕各自出洞，等主人一回来，即代传命：速往依还岭觅地虔修，照前法谕行事。各位师长行即炼法。英男将来，本来与三人一起，今尚非时，无庸读请，人到即行，不可迟延。因独角神鹫同时奉命往寻主人，袁星、神雕见时尚早，又知它要经由姑婆岭飞过，恐有妖人阻害，便送了它一程，倒还无事。大约不久，便可迎上紫玲姊妹。三人听完英男之事，已然有望，自是欣慰。便向师长通诚拜辞，未进仙府，随往依还岭飞去。

那岭伏处南疆万山之中，并不怎高，但是四围削壁天成，高数百丈，又滑又陡，险峻已极。并有无数崇山峻岭，二千里方圆的森林，环绕于外，中藏毒蛇猛兽，多不知名。

环着岭脚，还有一绝涧，广逾百丈。下有千寻恶水，瘴烟时起，触之立病。猿猴不能攀渡，亘古无有生人足迹。内里却是自来仙灵窟宅，岩壑深秀，洞谷幽奇，异草奇花，所在都是。松、杉、桧、梅、杞、梓、楠、桂之属，无不毕具，合抱参天，蔚然成林，绿云匝地，苍翠欲流。珍禽奇兽，游行出没，见人不惊，仿佛解意。端的灵山胜域，妙绝尘间，易静、英琼上次往岭上幻波池医治神雕，并探圣姑仙寝，虽曾到过二次，因值开府在即，急于回山，又是在幻波池小住，来去匆匆，不曾尽情游赏，有似走马观花，只见景物佳胜，并未觉着十分妙处。这时同了良友门人旧地重游，知道这座洞天福地不久便辟作自己仙府，长时在此修炼，自然不免加意观察，这才看出此岭妙处。师徒六人见此灵境，好生欣幸。因沿途所见，可供清修的洞穴甚多，英琼说：“反正无事，且把全岭游完，看明形势，再行择居。”易静更想往幻波池一看，便同往中段走去。癩姑笑道：“易师妹，师父手谕不是说，不到我们在此建立别府，不可往幻波池去吗？”易静道：“我不过是想让你和米、刘、袁三弟子观看此间灵迹，就在池旁一游。那池底仙府，按着先后天五行，设有五座洞门，禁制神奇，一一紧闭，常人休想入内。我们只在上面看看，又不下去，有什么要紧。”这时英琼已较前多了经历，行前又得玉清大师、灵云、霞儿姊妹劝诫，说眉间煞纹日显，此次下山，正值师长在府炼法，有了劫难无人往援。吉凶祸福，全由自召，务须小心行事，紧记师言，方可无碍。老父教勉，尤为殷切。全部记在心里。闻言想起自己所得手谕，也有“幻波池不到时机不可轻往”之言。方想劝阻，癩姑已先把仙示说出，易静仍是要去。知她素来说到必行，心想：“既不下去，看看何妨？”便未再说。一会走到地头。下余四人，俱未来过，见前面生着一大片异草，绿茸茸随风起伏，宛如波浪。癩姑方问：“此草何名？我这地理鬼，居然未曾见过。”英琼笑道：“这就是幻波池哩。”癩姑才想起日前英琼所说池景，笑道：“底下是空的吗？”易静道：“妙就妙在这片草上。这么大大一片水，竟被全数遮严，不知底细的人，便近前也看不出。尤其那天生灵爆发出来的水力，那么匀净。不将这草分开，口说也难详尽，你一看，就知道了。”

英琼方要拦阻，易静道法高强，心随手应，手指处，那数百亩方圆一片茂林，立往下面弯折下去。眼底跟着一亮，银光闪闪，现出大片他塘。众人定睛看时，原来上面并非绿草，乃是大片奇树，约有万千棵，环池而生，俱由池畔石隙缝中平伸出来，虬枝怒发，互相纠结，将全池面盖满，通没一点缝隙。树叶却和绿草一样，又繁又密，个个向上。每叶长有丈许，又坚又锐，犀利如刀，人兽所不能近。便拨草细看，也只看出柯干纵横，看不出—

丝水影。那水源便在环湖一圈树下石隙缝中，直喷出来，水力奇劲，直射中心。到了中央，激成一个漩涡，飘轮疾转，浪滚花飞。上面看去，一片波澜，离水面数尺以下，直落千丈，却是空的。癞姑连声夸妙。易静笑道：“我们在上面看，还只如此。这池极圆，水口整齐，一线环绕，宛如人工。水力既猛，发出时又极平匀。射到中间，再由漩涡中往下飞堕，落到池底一个深穴以内。再顺石脉水路，逆行向上。循环喷射，千年一日。人在池底，朝上仰望，好似一根水晶柱子，撑着一面水晶天幕，那才是奇观呢。这水并不厚，你运用目光往下一看，就可看出大概了。”

英琼这次竟是格外谨慎，方恐易静领众飞下违背师命，生出枝节，闻言才放了心。

奇景美观，谁也留连，不舍遽去，众人同运法眼朝池底观看。易静最先注视，目光到处，瞥见池底第二座洞门略动了动，好似本来开着，现往里关情景。知道下面洞门本有极严密的禁制，又经李宁用佛法加上一层封锁，多高法力的人也进不去，更无随意开闭之理，不禁大力惊讶。忙再定睛仔细往下查看，五座洞门全都关得好好的，并无丝毫异状，门上禁制也似原样存在。心疑由上往下初看时，是水光浮动所幻影子，实则下面并无动静。

但是别人尚可，凭自己的目力，怎会看花了眼？又觉不对。因为乍看到时，门已将近关严，时机快极，不容一瞬，自己并未十分看真，也实拿它不定。继而一想：“师父不许事前下去，同来两师妹均紧记师命，何可独违？池底如果有外人进入，像上次所遇昆仑门下，固是不能常在洞内，非出不可；如是艳尸崔盈已将元神炼就，出来为祟，洞门已可启闭自如，决不再容外人窥伺。并且照适见闭门情景，那人已将此洞据为己有，洞外稍有动静，定必出门无疑。再看一会，如无异状，便暗中行法，试探一下。洞门如仍原样，便是真个眼花看错；否则，不是艳尸妖孽成了气候作怪，便有外人来此窃据。此洞应是自己和三四同门所有，并还有圣姑遗留的道书、法宝在内，自不能落入人手。就照师命，时机未至，好歹事前也有一个准备。”于是故意和众人高声说笑，想借此惊动，将敌人引出。同时注定地底五座洞门，留神观察。待了一会，仍无动静。英琼、癞姑俱觉留连时久，已在催行。易静有心下去，又想：“身是一行表率，如何首背师命？”众人全都未见，又不愿说出，使人说己多疑。只得答道：“你们先走，我把它复原就来。”癞姑随口应声，和米、刘三人先自走开。

英琼因老父曾经说过，易静入居幻波池以前，恐有危难。众中以她法力最高，平日对师父原极尊崇，还对同门说，掌教师尊凡事先知，洞悉隐微，有无上法力。今日怎会忘却？又这等目注池下，一瞬不见？面上神色若有心事。她又知道池中底细，不禁生疑。口中笑诺，故意徐行，侧顾相待，看她是否将人支开下去。同时，袁星也另具有一种心思，仍站在侧，往下观看。易静见众人已走，暗使法术，往下一指。这原是佛家的金刚杵，上面的人虽听不出，池底洞门上便受极巨震动，如若原有禁制已破，那门必被撞开。易静见行法过后，洞门上光芒乱闪，纹丝未动，既无人出，也无什别的异兆，这才料是自己眼花。一面行法，将池面的奇树碧草上升，恢复原状；一面还在暗中观察。

直到池面复原，终无异状，益料池底无事，便返身随众走去。说也真巧，易、袁二人恰是相背转身。易静先是全神贯注下面，嗣见英琼在前相候，连忙赶去，走得又忙，一时疏忽，没有留神别处，袁星就在他身侧不远，竟

未看出。袁星却看出易静行法撞门，又支众走开，别有用心，心中不以为然，恐自己看她，被其发觉不快，故意绕路过去。英琼却看在眼里，当晚寻到住所，背人一问，袁星说了经过。英琼和易静交厚，疑她想得洞中宝物，虽暗笑她贪心，不应背人打算，心中并无不快之念。反因易静道行法力既高，又是师姊，奉命为一行表率，如与说穿，恐不好意思，转而嘱袁星不许走口，再告别人。

并令随时留意，以防她万一不遵师命，贪功涉险，被陷洞中，好为设法应援。哪知连经多日，易静既未背人独行，也未再往幻波池去。以为她人本灵慧，决无背师行事之理，许是一时想到，动了贪心，后又知道不合，念发随止，故不再往。日久未见动作，也就丢开。后话不提。

当日众人所寻到的居处，偏在岭南一处幽谷之中。洞旁有清溪一道，绿竹万竿。洞前平坡之上，老桂参天，荫蔽数亩。更有松杉巢鹤，石磴穿云，水木清华，时间妙香。

加以到处白石嶙嶙，光润如玉，除旁溪大片竹林外，所有松、杉、楠、桂等嘉木茂树，均自石隙之中生出，此外更无寸土。偶有苔藓之属，附生石上，也都绿油油，鲜润欲流，青白相映，分外鲜明。真个灵境清绝，点尘不到，师徒六人寻到这等好所在，自然高兴非常。米、刘、袁三人忙把由仙府带来的简单行囊打开，取出蒲团等坐卧之具。一面分人行法，打扫洞穴，分出三间石室，取出蒲团铺上，才请三位师长入洞少息。易、李等三人入内一看，石洞本就清洁，再经米、刘、袁三人用心一收拾，益发净无纤尘，宜于起居。

原来那蒲团和些零星用具，本是米、刘、袁三人想到三位师长回来，便须另行觅地清修，外间多好，也与仙府相去天渊，坐卧之具更是无有。乘着师祖、师父以次俱往铜榔岛未归，一时空闲无事，便就仙府所产灵草，按人织备。先恐人数不止此数，暂时不能回山，外间却无处采取这灵草，又多织备了一份。易静、癩姑俱未收过徒弟。一个平日所居，俱是仙山楼阁；一个久随屠龙师太，也有住处。虽然华美安逸，不如前人，到底坐卧之具总有。先前并未想到要用东西，米、刘、袁三徒虽各携有一个随身行囊，看去是用法术缩小，以便携带，却不知自用之物也带备在内。及至寻到住处，二人才想起，除法宝、飞剑外，毫无长物。空空一座大石洞，连个起坐之具皆无，如不设法置办，便须坐在地上，心暗失笑。在洞中转了一转，便和英琼走出。正商量削石为榻，断竹为几，或是搬些干净石头入洞，以供起坐，忽见三徒来请。二次入洞一看，已然恢复旧观，自己所想到的不特全备就，并还在当中一个长大石榻上，摆上三个极精细柔软、灵草织就的大蒲团。一问经过，才知除蒲团用具多自峨眉带来，那石榻几凳，乃米、刘二人行法在洞壁上挖掘下的整块大石，再加匠心，削制而成。壁上的洞也经行法磨光，再安上两扇石门，便可作为壁橱，以供藏物之用。三徒所居另一石室，也是如此，只是为示恭敬，不敢与师长一样，用具都矮小粗糙一些。又在当中石室内设下讲台，当中石榻，旁有矮墩，以备师徒共聚，传授道法之用。

易、李、癩姑三人初到时，因见外景清美，天时尚早，洞中空空，坐处皆无，不愿在内，同出观赏流连。英琼见神雕只管空中盘飞，正想将它招下，照易静所说，往别处找些好石头来，当几榻用。三徒便说：“洞中布置停当，来请师长入观。”全没想到，只出洞两个时辰，便备办得如此齐全美观。法术无足为奇，而对师长如此诚敬用心，易静、癩姑固是欣喜赞赏，英



琼是三人嫡传师父，也觉面有光彩，十分欢喜，笑道：“这等细法，难道我们还打长久住此不走的主意吗？”易静道：“此话不然。幻波池虽是我们日后清修之所，内中设备齐全。但是师父尚无确命，知是几时才可前往？即便最早，也许在四十九日期间，南疆之行归来以后，此时自然应有栖身之所。何况此洞风物灵秀，又在本山，便将来移居幻波池以后，也可常来留止，或是作为后来新收弟子所居洞室均可。他三人此举细心周到，对师长犹为虔敬，实可嘉赏呢。”英琼道：“实也亏他们。”

这洞既作将来别府，给它起个地名如何？”刘遇安笑享道：“弟子适已想到，最好和紫云宫一样，借着师长法讳起名。这里竹子又多，宛如一片绿云，静静地停在那里。叫作静琼谷，不知三位师长以为如何？”易、李二人方在赞好，袁星道：“你说三位师长，却只得两位师长名字，癩师伯不生气吗？”癩姑骂道：“野猴儿，少讨好。地名只得两字，硬把我拉上作什？我这名字又不文雅。人家满山题诗刻石，叫作疥山，这还是有名无实，只是刻薄文人说的气话。难道真给大好洞天福地，加上些癩疥名儿，使山灵蒙垢吗？现时我们只得三人，便为了难，日后你余师叔来了，再找一处好地方，连我和她凑合一个癩男谷，好不好？”袁星答道：“弟子不通文字，只觉三位师长，只得两位列名，好像是个缺点似的。”癩姑骂道：“放你的猴儿屁！什么缺点？你怕人家不知道这里有我这一副好头脸吗？再变法儿挖苦我，留神我当着你师父撕你。”说时，英琼知道癩姑天性滑稽，专喜寻同门和这几个后辈说笑逗弄，袁星等对她放肆已惯，方想喝止。女神婴易静和英琼一样，虽是平日容止庄然，却多了一分童心，喜欢看人的滑稽举动，见英琼要拦，忙使眼色拦阻。听到二人未几句问答，再一看到癩姑说时，一颗肥大圆粗，满布疤痕的癩头不住摇晃，连上那副尊容，由不得哈哈大笑起来。英琼也闹了个忍俊不禁，终觉这样逗笑，有失师长尊严，尤其袁星性情惯容不得，随敛笑容，假怒道：“袁星怎敢无礼！”

袁星最怕英琼，因在仙府和癩姑、金蝉、石生、申若兰、向芳淑、易鼎、易震等师伯叔们说笑已惯，一时忘形。及听呼斥，才想起师父在座，吓得诺诺连声，直道：“弟子不敢，是癩师伯多心。”英琼叱道：“仙府师伯叔虽是人多，这里只我三人为主，以后只叫二师伯，不许再说癩字。”袁星连应：“弟子遵命。”却偷看了癩姑一眼。癩姑忙向英琼道：“这猴儿偷着看我，心里喊我癩师伯呢。”英琼只当癩姑法力看出，怒喝袁星：“如此大胆，是否心中诽谤？照实供出，免遭重责。”袁星见师父真怒，慌不迭跪下，战战兢兢答道：“弟子看癩师伯一眼是真，心中并未敢有不服。”癩姑忙接口笑道：“我看你也不敢，定是我猜错了。你师父不打你，快滚起来。”英琼才知她是有意作耍，只得改口道：“以后不许这样没有规矩。你看仙府各位师长，像乙、凌、白、朱诸位师伯叔祖，也都喜欢说笑，可是他们敢有一点放肆没样子吗？还不起来，到外边看看去。”袁星领命起立，低头和米、刘二人退出。癩姑唤道：“蠢猴儿，你还是不要改口吧。休看你师父对我好意，我这癩字招牌还不愿改呢。”袁星不敢答言，仍自退出。

癩姑对英琼道：“我爱和这猴子说笑，你认真作什？明天他不敢理我了，终日对着你们两个道学先生，多没趣味！”英琼想说她几句，又觉不便，只拿眼望着她，忍不住好笑。

易静笑对癩姑道：“上梁不正下梁歪。你这等闹法，日后他们如再出言无状，你叫琼妹如何教训？”癩姑道：“这个不劳费心，我决不生气好了。”

英琼道：“师兄虽不生气，他们这等无礼，外人看见，岂非笑话？”癩姑怒道：“我们修道，是为人看的吗？你嫌我引得你徒弟没规矩，过些日，我也收两个徒弟与你看。”英琼不知癩姑假怒，方要分辩赔话，忽然洞外雕鸣，随听袁星在外室喊道：“钢羽发现怪人，我们快去看看去。”说罢，同纵遁光飞走。

三人原因南疆之行，定在百日之内，并须晚去，修炼道功，正限只有四十九日，足有余闲，何日起始皆可。师命当日来此，先疑本山有什事发生，颇为留意。后来几将全山踏遍，只有岭北一角未到，并无什事，也就放开。因系新到，连日数万里跋涉，想借歇息，商谈未来之事，到明日再行起始练功。神雕钢羽自从就道，便在空中飞翔，不曾下落，时常隐没密云之中。英琼知它素喜翔空，舒散快意，也许要查看地势，当地有无妖异潜伏。好在此雕伐毛洗髓以后，益发灵异，便由它自去，当时闻言，知道袁星和它久共安危，同门情厚，鸟语早已精通，这等行径，必有事故无疑。喊声：“二位师妹快走！”随同追出。只见空中白点，神雕在前，米、刘、袁三道剑光在后，同往山北飞去。

癩姑见状，大头一晃，首先遁去。易、李二人也纵遁光，跟踪赶去。三人飞行，自比三徒神速。神雕已向前面密林之中，银星般下泻，直扑下去。师徒六人赶到林前落下，神雕忽又连声飞鸣而起。袁星道：“钢羽说，来时见这里有一怪人，看不出是什来路，飞行极快，甚是滑溜。这山是三位师长的，容她不得。几次想要擒她，因看出这厮实在滑溜，恐怕惊走，没有下手。适才见她似想到静琼谷来窥伺，急忙唤弟子等出来擒捉，钢羽赶往前面，断她归路。不想仍吃滑脱。”说时，神雕也在空中，连叫不已。英琼问：“是妖人不是？”袁星道：“钢羽说，那人身有绿毛，却无妖气。只飞得急快，又精土遁，胆子颇小，就在林内。别的却未看出。”

易、李二人四寻不见，癩姑便同入林查看。只见那片森林，尽是拔地参天，大都为千年古木。上面枝干虽极繁茂，天光不透，下面行列却极稀疏，每株占地，约有亩许。

离地七八丈以上才见枝柯，树身又是极巨。人人其中，冷翠扑人，映得眉宇皆青。只外层一两排略透天光，越往里越暗。看去深约数十里，静沉沉地微风不扬，显得十分庄严幽静。易静连用慧目注视，查不出一丝征兆。正自观察，互相商计前行，袁星忽自身后追来，说：“钢羽说，这厮似在林不远的池塘旁边居住。起初本在幻波池旁张望，自从我们一到，她便往山北跑来。因我们一路观看景致，走得甚慢，没有留心，所以不曾看见。钢羽向来不把事情辨明，从不大惊小怪，胡乱报警。见这厮虽生着一身绿毛，像似怪物，却不带一点邪气。自来精怪修成人形，能归正的，原是常有的事，想查看清了再说，所以先没有说。后见她往回急飞，到了中途，又落在高处窥探我们行动。等我们往前一走，又吓得连忙往回飞逃。她那遁法极快，钢羽等她立定，才看出她是人，并非怪物，还是女身，只是生就绿毛异相，又料是原在本山修炼的怪人。见三位师长剑光神妙，法力高强，害怕惊走。人既怕我，不敢招惹，也就想由她自去。后见这厮老是鬼头鬼脑，在我们附近出没张望，这才起了疑心，一直在空中盘飞，想查看她到底是用意。

这厮胆子既小得出奇，又没见识。她在旁偷看时，一味留神我们。见三位师长中有一位向她藏处走去，立即惊逃。停了一会又来。可是钢羽飞起空中那么大威势，这厮竟未看出厉害。直到找着洞府，师长入座歇息，钢羽

查见她的巢穴，看出这些异样，同时灵机感应，觉出这厮善恶难知，却与我们必有关联，想将她抓来，请三位师长盘诘，她才知道不是凡鸟，赶紧遁走。她那遁法，颇为神速巧妙。现在的钢羽，自然比前越发神通，照说还不是一抓就准抓上，可是接连两试，竟未抓中。由空中下击时，眼看目光已然照在她的身上，已看出她满面惊惶，走投无路情景，本来眼睛一眨的工夫便可抓中，不知怎的，这厮竟似会师父以前所说移形换影之法，明明抓到，人影忽隐，竟是空的。再看，人已在附近不远现形遁去。钢羽那等目力，事前竟未看出那是幻影，两次都是一样。她既有这么高法力，似应该和钢羽动手才是，偏又胆小如鼠。最后一次，钢羽又抓了个空，正隐身高空密云层里，想等她现出，施展神通，把她立处附近数十亩方圆的地面，不管有无，来个风卷残云，用两个大爪平扑过去。她两次逃去时，真身都在附近不远，这样使用移形换影之法，也逃不脱。等了一阵不见，料知惊弓之鸟，心胆已寒，不敢再出。

到底没测透是什来历，打算放她一步，夜中再来查探，或向师长先行禀告。刚一移动，便见这厮掩掩藏藏，战战兢兢出现。钢羽一双神目，飞得越高，寻常数百里内，哪怕地上有根针，也逃不出它的两眼，何况这么大大一个怪人，又是留了心的，自然看得真切。

见她这次出来，手上多了茶杯大小一片银光，朝空照着，钢羽影子正落光中，好似一面宝镜。这厮低头看镜，面带犹疑，时行时止，尾随在后。只要钢羽略一转折回头，立即回身遁走，一晃便没了影子。知她滑溜，手中宝镜可以查见敌人动作，又极见机，再抓也是难中，便装没看见，缓缓飞回，到了洞前上空，停住叫唤。本意是说，发现有一怪人，令弟子等偷偷掩出，照所指地方，四面拦堵。弟子不合心急，没听完，便同米、刘二师兄急急追出。这厮一见，吓得丧命一般往回路飞逃。钢羽一面怪弟子冒失，一面催促快追。这厮遁法奇怪，不知是什家数。遁时人便隐起，停时方现原身，又不似隐身法，却是快极，连那钢羽都追她不上。本来追时看不见人，许因逃得慌张大甚，宝镜仍持手上，没有收起，人形虽隐，镜光却隐不住。钢羽便令弟子等朝那一点寒光追赶，一直追近林前。眼看首尾相接，快要追上，她觉出宝镜有害，寒光忽敛，便难寻觅。钢羽不愿毁这一片好林木，没有下来。请三位师长先搜寻她的巢穴，就可查出几分来历了。”

易静闻言，笑道：“照此情形，未必便是妖邪对头。昔时仙人刘根，隐居洞庭，未飞升以前，便是身长绿毛。秦时有一女子，入山迷路，巧服灵药，周身毛长数寸，身轻如叶，力擒虎豹，也是如此。这类事，列仙传和各道书中均载的有，不足为奇。此山本是灵奥之区，许是附近山民之女，采樵误入，迷路不归，和秦时女一样服了山中灵药，脱骨换胎，故有此异事。我们且寻到她的巢穴，自有道理。人家先来是主，不过乍见生人，疑是于她不利，暗中窥伺，并无恶意；就有恶意，也不能为我之害。见后如投缘，互相来往；否则她在山北，我们山南，也可彼此相安，苦苦逼她则甚？袁星可即传知钢羽和米、刘二人，再见此女，无须追逐。可以善言，遥为告知，令其放心，不必隐藏。”袁星领命去讫。

易静留神四看，并无形影，随拉英琼往林中走进。果然不远有一方塘，大约五亩，水清可以见底。林中树大枝繁，虬枝交互。下面光景甚是昏暗，只有塘中心一圈天光下照。因为环塘多是千年古木，繁枝密叶，齐自塘边往中心平伸出去，中间透光之处不大，天光倒映，潭影悠悠。加以那些林木又

粗又直，干高叶茂，宛如无数华盖，连列亭亭。

地既平整，又极清洁，不特浮土沙砾没有，连一根草一片树叶俱找不到，幽静已极。四外古木千株，并无一个洞穴岩窝，供人居住之所。英琼方说：“钢羽看错，本山洞穴甚多，毛女何必在这林中居住？许是适才来此藏伏，也是有的。”易静笑道：“琼妹太把你那仙禽轻视了。它已得道通灵，岂有看错之理？此女巢穴，定必在此左近无疑。莫非以树为家吗？”说时，各往塘侧古树上观察，果然发现一株大有十围的老楠树，有一小木屋，架在顶上。一人飞将上去一看，那木屋只用山藤绑了些大木板，就着空干树处，略微削平，铺砌在内。形式简陋，却极坚实，取势尤佳。那地方微微高出树幕之上，天光既可由斜枝中透下，人在其上，又可由树叶缝中向外遥望。外围又有繁树密叶包裹，甚是严密。木板砌得甚巧，由外望内，绝看不出树上有屋有人。再要援升树杪，更是四山齐收眼底，赏目迎风，无不咸宜。屋板也似时常打扫洗涤，甚是光滑干净，只是全无一物。易静心细，一眼瞥见底板上有两处微凹，不当上升之路。低头一看，笑道：“主人再不露面，不速之客要闯门而入了。”连说四遍，未见应声，四顾也无人影。心想：“莫非人已逃远，不曾回巢？”随将木板一翻，手指处，一道光华射将下去。笑道：“我已言明在先，怎还如此胆小？我且给她留字代面，暂且回去。如仍不愿相见，我们也不相强了。此举本近强暴，但是同居此山，总是邻居，这里又密迩妖尸巢穴，哪有彼此不知姓名来历之理呢？”随往下面纵去。英琼也跟踪纵下。

原来板底下还暗藏着一个大树穴，深约两丈，大约丈许。楠木质地紧密，经主人细心打磨，滑润如玉。除地上有细草织成的圆席外，半边贴壁，另铺有温厚柔软的草褥。

对面有一半圆形的矮木几，几上放着两页残书，上绘符篆，连易静也未认出那符篆有何妙用，是什家数。此外壁间挂着一件细草和树叶交织而成的云肩，一件围腰，一个半片葫芦做就的水瓢，一口剑。剑上土花斑驳，锈蚀之处颇多，剑锋磨得颇利。但系入土多年，常人所用之剑，只钢质尚纯，并无奇处。剑旁悬有一筐，也系主人亲手编制，式样极为灵巧。筐中藏有两根黄精和多半个吃剩下的茯苓。易静看完，略一寻思，朝英琼使了个眼色，佯怒道：“她虽在此多年，正主人实是我们，要想见她，乃是好意。我留字以后，明日如再不知好歹，不去南山静琼谷中相见，由我查明邪正善恶，以决去留，卧榻之侧，不容外人酣睡，我们便不许她在此居住了。”英琼知易静料定毛女潜伏在侧，故意如此说法，欲使出见，只不明白语气忽改倨傲，是何用意。方随口附和道：“以此一点点法力，如何能够长此隐形？我们不过不肯无故行法伤人罢了。”

正说之间，忽听远远雕鸣与米、刘、袁三人呼喝之声。二人料知毛女遁往别处，又被神雕等发现，暗笑枉费了口舌，人并不在此地。只是适才已告知雕、袁等，见时无须追逐相迫，怎又如此？二人因三徒呼叱中似杂有笑骂之声，又疑癩姑适才追时身形忽隐，也不知叮嘱之事，无心发现，便即行法擒住，在和二徒说笑。忙即飞身出穴，赶往观看。

才一出林，便见刘遇安纵遁光飞来，报说：“二师伯擒到一个妖人，现正回洞拷问，请师伯、师父就去。”英琼道：“是那毛女吗？”刘遇安答说：“不是，是另外一个。袁星差点没有受伤，如非二师伯法力高强，还不知如何呢。”易、李二人闻言大惊，不愿再寻毛女，忙和刘遇安急飞回洞。才一走进，便听叭叭打嘴的清脆之声，与癩姑、米、袁三人呼叱叫骂之声相应。

到了里间石室一看、癞姑坐在榻沿正在叫骂，米、刘二人两旁侍立，随声附和。室当中，吃癞姑禁着一个形容装束丑怪的妖人，好似刚刚打完神气。

癞姑见易、李二人走进，笑骂道：“我素日不喜对人用非刑。你这妖孽再不吐实，我易师姊已回来，她不比我，准够你受用的。照你巢穴中情景，不知害过多少人。反正不会容你活着去见阎王，何不结个鬼缘，说了实话，免却好些活罪。”易静见这妖人非僧非道，生就一颗尖头，一双碧绿三角怪眼，深陷入骨，一闪一闪，直泛凶光。尖鼻暴牙，稀落落一头短发根根倒竖，面容灰白，通没一丝血色。拱肩缩背，身如枯柴，手如鸟爪，一齐向外，作势欲扬。好似被擒以后，打算使妖法，暗下毒手，快发出时，吃癞姑禁住，臂举不下，故现出此丑怪之状。

原来这妖人所居巢穴，就在众人新辟洞府的危崖之上。洞在崖顶石地之上，狭小只容一人，路径又复曲折，外有苔藓掩盖，隐密异常，所以连神雕在空中飞行那么久，均未看出。妖人本来在内炼法正紧。众人到时，见洞府清洁轩敞，不知妖人时常命人打扫，以为原来如此。又以灵山福地，自身法力高强，米、刘、袁三位讨好，再一收拾，连日多劳，一请便同入洞，坐谈歇息，不曾在崖上下仔细查看。神雕更专一留神毛女，未暇旁顾，就此忽略过去。一上一下，闹了个两无所觉。后来，妖人每日照例炼法完毕，快要出洞图谋别的心事，忽听雕鸣有异，忙即一视。刚一探头，便见一只白雕盘空飞鸣。

妖人倒还识货，看出此雕颇似白眉禅师座下神禽。方一迟疑，不想招惹，忽见崖下洞内飞出三道剑光：一道是玄门正宗，光也强烈；后两道却差得多，但都正而不邪，似是一般家数。都随定那雕往山北飞去。忙追出来，定睛一看，不由大怒。以为适才多虑，凭白眉座下神禽，如何能受这三个人的驾驭？妖人刚待追去，连人带雕一网打尽，不曾想身才离崖，要纵妖光飞起，猛瞥见洞中又有三道剑光，惊虹掣电，相继飞出，竟比前三道剑光高出十倍不止。当头一道紫光，更是神奇。不禁大惊，哪里还敢招惹。忙隐身形，暗中窥伺，另打主意时，易、李二人出时心急，不曾回顾。癞姑久经大敌，比易静还要心细，一闻有警，并不随众直追出来。先用慧目四望，百忙中早发觉妖人在后，正把身形隐去。于是表面随众追赶，一晃大头，也将身隐去。妖人身形虽隐，身上邪气却瞒不过她的佛家法眼。回顾妖人，由崖上往山北缓缓追去，便知他心中怯敌，不敢公然现形出斗，忙也尾随在后。那妖人正尾随间，越看敌人飞到越疑心，况又众寡悬殊，本就怙恶，不敢迫近。嗣又见神雕灵异，想起它和前飞紫光来历，白眉神禽正是此女所有，剑光、身材、相貌、神情以及衣饰服色，无一不与传说的峨眉三英中的李英琼相似。只不知黑雕怎会变白，也许白眉双雕均为此女所得。一只黑的，已闻难敌，何况黑白同归一主。又见易静飞剑只比英琼略次，法力却似在她以上，如非道家元婴炼成，怎会如此幼小而老练？出洞便隐去的一个丑女，更是得有佛门真传。简直一个也惹不起，除了少时暗算，明斗万来不得。妖人心中一寒，想退回，又恐有人发觉。正在停住遥望，心中犯愁，忽瞥见山北毛女由林内探头，看出她受人追逐害怕，似想往常去采茯苓的右侧危崖后面藏躲。知她一逃，便看不见人，比自己隐身法还妙，意欲先往等候，嘱咐几句，省得泄漏。不料癞姑紧随身后，早打主意，要下手擒他。那毛女出没之处，隐秘非常，隐身法又妙，一闪即不见人。妖人如非久居此山，知她行藏和所去之处，也是无从捉摸，所以癞姑不曾看出。一见妖人往右侧隐形飞去，地甚僻静，

正好下手，也忙纵遁光随行赶往，看他去往那里作什。恰好妖人路近先到，毛女却未来。癞姑见他到了崖后，便现身坐在石上，往前张望，以为来此躲避，立即行法将他禁住，上去打了他两个大嘴巴。

毛女原是来此藏躲，遥见妖人先在，本就不愿过去。再见他受制挨打，对方是个癞尼，相貌奇丑，心中害怕，没敢近前，转身避去。癞姑也不知道毛女在侧。空中神雕也发现妖人坐在崖后，它一叫，米、刘、袁三人全都赶来，到时人已被擒。癞姑听袁星一说前事，便向妖人喝问毛女来历。妖人本被法力禁住，不能言动。癞姑因想问话，一时大意，只将他下半身禁住，没有禁制双手。妖人知道落在这类对头手内，除以全力和他拼命，死中求活，万无生路。被擒时，已在暗中准备，待机下手。一见上半身放开，觉着下手更易，假意哀告乞怜。并说毛女原是山人之女，以前避难，逃入北山，迷路绝粮，日以野草、果实、茯苓充饥，渐渐一身生长绿毛。又不知从何处得了两件法宝和几页残缺道书，竟能隐迹飞行。自己来在她后，原想收为门徒，毛女不肯，连擒几次，均被滑脱，说什么也不肯拜师。问她师父是谁，答是梦中神人指点，人还不到。连经年余，毛女昨日实受逼不过，再不应诺，自己法一炼成，便无生理，这才答应，但要过了三天，再行降服。此时必已避入自己所居崖洞之中。癞姑一听毛女行径，与易静所料相合，既不肯与妖人同流合污，自是一个好人，身世必定可怜。想乘机把人寻到，查看根骨人品到底如何，以定去留。知妖人所居，便在静琼谷崖上，立带妖人同往寻找。

这时，妖人本可行法暗算，也是袁星不该受害。妖人因听后来三人口气，易、李二人还不知有他出现以及被擒之事。眼前仇人便是四个，何况还有两个劲敌，身被禁住，空中还有一只神雕，就算侥幸伤得一二人，仍难脱身，反倒引起仇敌愤恨，死得更快。

想起洞中妖法炼成，正好应用。意欲将仇敌诱往洞内，冷不防发动妖法，将四人制住，强迫她解去自身禁制，然后一齐杀死。也不去再惹易、李两个强敌，径直带了法宝，隐身逃走。为求万全，未敢妄动，等癞姑命袁星将他夹起，一同飞往妖洞。癞姑因见妖人胆小害怕，一味哀告求生，不曾反抗，误认作无什伎俩，未曾注意。那崖洞入口甚是逼狭歪斜，入时癞姑忽然心动，改令米、刘二人在前先进，自和袁星押了妖人在后。米、刘二人出身旁门，自是行家，一见洞内设有法坛，大小妖幡林立，黑烟袅绕，气象阴惨，便知炼有生魂，妖法狠毒。不等癞姑入内，先把台上三面主幡顺手摘下。本意这些生魂长受邪法磨练，实在可怜，想先松开，免受苦痛，等癞姑入门再放。也没想到妖人还有别的诡计，入洞便要发作。一找毛女不见，石室广大，疑心顿起，正朝外高喊：“师伯，毛女不曾找到。这妖人摄取生魂，祭炼妖法，可恶已极！”癞姑已不愿久候，竟用法力将洞口裂开，一同走进。

妖人原准备一到洞内，使用妖法双管齐下，以期一发必中。见米、刘二人先入，已经担惊，惟恐妖法被人识破。再一听如此说法，心更惊慌。妖人除法台上摄魂大法外，本还精习别的邪术，暗中早已运用。及至押进洞内，瞥见主幡被人摘去，原有妖法已去了一半功效。一时情急，猛将舌尖咬碎，张口便是一片血光，同时双手往法台上一扬，眼看各大小妖幡之下，鬼影憧憧，阴风顿起，要朝四人扑来。袁星手夹妖人同入，刚刚放下，立得最近。见法台上妖阵与昔日玉灵崖妖尸谷辰所炼妖法大略相似，知他平日害人必不在少，心中大怒。方欲回手，给他先吃点苦，再喝问毛女何在，妖人面上忽现狞容，心才一动，血光如雨，已朝一行四人喷来。袁星骤不及防，知道这

类血箭最是厉害，忙纵遁光先躲。癩姑先在洞外本已生疑，故命米、刘二人先行，自己断后，以防万一。

只因妖人一味屈服哀告，忘将两手禁制，比前却稍留神。及到洞内，猛瞥见妖人目射凶光，嘴皮微动，面现狞恶之容，便知有变。果然念头才转，已经发作。尚幸屠龙师太所传授的法力神奇迅速，应变又极机警。这一来，双方恰是同时发动，妖人口中血光刚一喷出，便被联手一齐禁制。袁星遁逃也速，米、刘二人又是行家，因此才未受伤。四人自然大怒，米、刘、袁三人先给妖人吃了点苦。癩姑连唤毛女出见，未应，料定妖人故意借以诱敌，人并不在洞内。随破妖法，焚毁法台妖幡，放走所摄生魂，令其自去投生。

把妖道擒往下面洞内，令刘遇安去请易、李二人速回，一面拷问妖人来历。妖人自知无幸，瞪着凶睛，怒视癩姑，一言不发，尚无口供。易静闻言大怒，骂道：“无知妖孽！”

我们令你自供罪恶，敢不说吗？”连问两句，妖人忽然破口大骂起来。易静不愿听他污辱，手一指，先将口给禁住。然后冷笑道：“你这猪狗，妄想激怒我们，以求兵解吗？岂非做梦！你既不供，也不相强。你恶贯已盈，才落我手。本想将你形神一齐诛戮，你这一骂，且叫你受够了罪再死。”说罢，手掐灵诀，朝妖人身上画了几画，正待用道家降魔毒刑，使其受无边痛苦。妖人党着身上一紧，想似知道厉害难当，因不能再出声求告，只是面色惨变，目中流泪，现出乞哀神色。癩姑终是心慈，便劝道：“这厮已然服输。反正不容他活命，且容他开口，听他说些什么，师姊不必另加刑了。”易静方答：“不是我心肠太狠，好走极端，他适才狂吠无礼，有多可恨！”

话未说完，忽听神雕又鸣，袁星侧耳略听，面现喜容道：“师父无须出去，毛女自行投到了。”说罢，便往外跑。出去不多一会，易静正听癩姑的劝，把妖人身上锁骨缩筋之法撤去，忽见外间石室有绿影一闪。易静首先飞出，见毛女正站在室外，往里仔细偷看，袁星站她身侧。毛女见人飞出，吓得往后倒退不迭。这一对面，易静已看出毛女不特根骨极好，一脸正气，并还是眉清目秀，骨肉停匀，如非生长着一身绿毛，真是一个美人胚子。见她受惊倒退，防又隐身遁去，方想安慰几句，劝她不必害怕，毛女睁着亮晶晶一对秀目，朝易静上下略一打量，忽然跑近前来，口喊：“师父，弟子上官红拜见。”拜倒在地。易静见她年约十六七岁，身上穿着一件细草织成的短衣，腰围草裙，相貌似颇美秀。跪在地下，珠泪盈盈，只管哽咽，泣不成声。一面拉起，携手同去里室；一面问袁星，此女怎会自来？袁星答道：“听神雕叫声，说此女在洞口附近现身，始而向空跪祝，又取一石块卜卦，面现惊喜之容。然后走向洞口窥探，似想走进，又胆小退回，老是迟疑不定，命弟子出看。弟子随掩出去，她见弟子，先是隐形遁去。后来弟子唤她，说明师长来历，她才现形，试探着走近了些。先问妖人死未？弟子告以就要伏诛。

她立现喜容，说神人梦中指示，不久有一仙人来此山幻波池居住，是她师父，拜师之后，她便难满。妖人必死，不会再受欺凌，并且将来有成仙之望。她师父是位女仙，小如婴童。神人梦中说过，一见便可认出，想进洞来认上一认。弟子便领她来了。”

易静问完，见上官红偷觑妖人，面有惧色，哽咽虽已渐住，还未开口，依依侍立身侧，甚是可怜。知她胆小，便向妖人喝道：“毛女与你相识，必知底细。似你万恶，本应重加折磨。因此女平日受你欺凌，害怕见你，不敢开口，便宜你早死些时，少受多少活罪。”妖人口禁未解，不能作声，闻言

望着上官红，似想她代己求情时，易静已发出飞剑，将妖人裹了个风雨不透，随着易静往外飞去。大家同出，到了洞外，易静将手一指，地便裂开一孔，剑光裹住妖人，往下一沉一绞，立即成了一团血肉下坠。剑光正往回飞，忽见一股黑气裹住妖人身影，往上飞遁。上官红本是满面笑容，见了惊道：“这厮的魂逃走了。”易静、癩姑同声笑道：“哪有此事。”二人不约而同：一个扬手把灭魔弹月弩发将出去，一团精光，刚刚追上妖人，一下将黑烟元神一齐击破，听得半声惨啸；一个又将神雷发出，一声震天价大霹雳过去，百丈金光雷火自空直下，连那数十缕残魂余气，也被击灭。

师徒六人，连毛女上官红，同回洞内。上官红重向易静拜倒，坚请收为弟子。易静先颇慎重，及至一问原因，再想起师父命即起身之言，果然收得，当即应允。上官红又向两位师叔、三位师兄一一行礼。易静见她容止温婉，甚是喜爱，何故拜己为师，已然问过。重又问她身世，怎得逃入山里。上官红含泪说了个大概。

原来她也是宦门之后，只因父亲远游未归，日受继母虐待，年纪又只得十三岁，本就悲苦不堪。她那继母本非良家出身，久旷难耐，便与一族侄私通。这日正在幽会，上官红无心撞上。继母当时口甜，许了从此不再毒打，只不许对人张扬。然而说时铁青一张假笑的恶脸，目蕴凶光，上官红断定入夜必下毒手。果然走开不久，女婢便来告急，说是继母要令奸夫当晚将她害死。上官红心胆俱裂，连夜逃出。所居本是近山之地，为防奸夫淫妇追来，翻山急窜，逃到天明，也不知逃出多远。人已力尽神疲，倒在一个山涧旁边，又饿又疲。正在冤愤悲苦，呼天不应之际，忽听山风大起，回头仰望，忽由远处飞来一只怪鸟，两翼各长丈许，目射金光，甚是威武。上官红少不更事，没想到大鸟伤人，甚于猛虎，还在呆望。晃眼工夫，鸟便扑到，用双爪将她抱起，往空飞去，顿时受惊晕死。过了些时，她醒来一看，鸟也不见，竟换了一个山景，景物灵秀。只是饥疲惊悸之余，人已大病不支，勉强爬行草地，到一谷内，想寻点泉水解渴。忽闻草香，沁人心脾，饿极之下，便吃了些。才下肚不久，便觉神智一清，体力渐复。随将那草饱餐了一顿，待到天晚，就在草地上沉沉睡去。次日起来，便觉身轻神健，力气大增，欢喜异常。

## 第二二六回

谢罪登门 女神婴正言规蛮祖

隐身探敌 小癩姑妙法戏妖徒

上官红从此便以那片野草为粮。先还恐怕那是怪鸟巢穴，时刻留心，匆匆吃完，便找地方躲藏。嗣渐觉出山灵水秀，灵药异果满处都是。只是空山寂寂，并无人迹，只有鹿兔等小兽栖息游行，也无甚猛兽、蛇蟒、毒虫等害人之物。犹妙是环山四外俱是天险，与世相隔，不畏仇人追来。过去受惯荼毒，忽然自在游行，无拘无束，如出水火而登衽席。她本是一个具有慧根仙骨的少女，灵府澄明，毫无污染。又以多服仙草，智慧日增，不但不感到孤寂，反而心中庆幸，自愿长此终老，毫无出山思家之想。只是逃时匆促，除一柄准备事急自杀的小刀外，仅有两件单夹衣裤。后被大鸟抓去，死后回



生，衣包也在身旁不远地上放着，不曾失落。

那山正是依还岭，洞天福地，四时皆春，不愁寒冷。但是她衣服件数太少，年纪又小，初到时不知十分珍惜，又爱洁净，日在洞穴中藉草枕石而眠，稍有污秽，便去换洗，这样自然不能耐久。等想到将来衣服无从寻觅，不免赤身之羞，衣服也多破碎，着了好几天急。忽然发现一种异草，细长柔韧，试一编制衣履，全都合用，这才放心。因无师承，先也不曾想到修道一层，日常无事，除偶织衣履外，便是满山游玩。好在黄精、首乌、茯苓、松子，以及各种果实，时有发现，到处可以求食。藏处又多，游玩倦了，便就当地觅一宿处栖身。始而东食西宿，并无一定住处，全山数百里皆被游遍。

这日机缘遇合，忽然发现一条幽谷，中有一洞，恰值阴雨。每次出游，本带得有自织的草褥，原拟入洞避雨。进去一看，此洞与别处不同，外观宏敞，内里却极曲折。偶发现暗处有光，闲中好奇，过去查看。那光老是在前面明灭闪动，看似只隔五七丈，老走不到。一时不曾想到后退之路，越走越远，地势也越往下倾斜。等到发觉，想要退出，路已走迷。连在洞中寻觅了一日夜，也未寻到出路。古洞冥冥，不知昼夜，虽仗气健神旺，能耐饥渴，目力又佳，视暗如明，到底胆小忧惧。加以亮光早已不见，石壁前横，再进无路，似已到了尽头。可是退路歧径弯环，一任左绕右转，费了若干心力，想尽方法走了一阵，依然回到石壁之下。

上官红日服仙草灵药，久而成嗜，平日也没等饿，见了便随意取食。因从未断过吃的，还不知道此时已能耐上连日饥渴，更不知误入禁地，只以为永困洞中，久必饿死。

情急无计，便向壁跪倒，叩求神佛哀怜。哭告了些时，重又惶惶起立，退出寻路。先还想，此路曾经退走过几次，除却神佛鉴怜，十九绝望，仍要退回。哪知走不几步，忽又发现前面亮光，那路也似从未经过。自觉绝处有了一线生机，精神一振，忙即往前赶去，不远便到。一看那光，乃自一扇石门里透出。隔门缝一看，里面乃是一间极整洁的石室，当中一个石榻，旁有石几，还有炉灶等用具，似是有人在内居住。石几之上，左边放有一块寸许方圆的晶镜，寒光耀眼，照得满室光明，宛如白日。先见光亮，便由于此。右首有一玉牌，也是光华四射。牌下压有一圆物，看不甚真，当中放着薄薄一本书。暗忖：“这里荒山古洞，怎会有人居住？不是仙神，便是鬼怪。”

上官红方在惊疑，不敢进去，忽听耳边有人呼着自己姓名，小语道：“你误入我禁制之内，乃我有意显灵，引你来此，假手于你，禁闭这条出路，以防洞中邪魔气候将成，不等除他之人到来，便自由此遁出。你根骨缘福颇厚，如非夙缘，也无此事。不过你将来虽有仙缘遇合，此时苦难尚还未满，并且来日有大难，如非我接引来此，不久便不免于受害了。室中无人，只要紧记我言，临机不要胆小慌乱，不但妖孽决难为害，也许现在便要得我许多好处。室中有一册道书，一面晶镜。你进去时，先把晶镜拿起，往榻中心一照，榻上便现出一块与几上同样的玉符。晶镜赐你，以备后用，玉符却不能拿走。

你取到手以后，几上那本道书也一并赐你。此书神妙，不到你拜师之后，也难解悟。只未两张画有符篆：一符可以飞遁隐形，一符则只要你所居之处有林木相依，人便不能害你。俱都无庸传授，只在每日子、午二时，面向东方，呼气默记此符笔画，凝神定虑，一口气将它画完。一连四十九日练过，随意运用，立有奇效。你连晶镜一齐藏向怀中，再把所取玉符合到几上玉符上面，原放晶镜之处，便有六色六道彩影现出。你只要把它当作宝物看

待，心中存念，用手把白条抓起，横架在红条之上，你立时便出洞去了。”

上官红福至心灵，闻言知道神仙果然感召，赐宝授书。惊喜交集，出于望外，连忙跪谢，依言入室行事。无奈年幼，不知轻重利害，一听到书末两页符篆可以隐身防害，只练四十九日便可学会，一切俱未做错，只取书到手时，心中好奇，不及带出洞外，便即翻阅。这时宝镜已先藏向怀中，她便左手持着玉符，右手翻书。见那符篆乃古篆奇书，宛如绳结。正在细查笔路画法，一时疏忽，左手玉符与几上玉符碰了一下，立见光华连闪几闪，右侧放镜之处现出条纹图影。如若就势将符合上也，偏又事出不意，惟恐误事，心神慌乱，忘了合符。竟先下手一抓白条纹，觉那图中虚影随手而起，便往红条纹上放去。哪知几上玉符之下，乃是妖孽元神，这一触动，立即发难。上官红百忙中瞥见一团黑气由几上玉符下冒起，中裹一只玉也似白的怪手，往几上捞来。才想起玉符未合，生了变故，大吃一惊。同时右手所抓白影，已架放在红条影之上，风雷之声，立即暴发，同时那本道书也被怪手捞到。惊悸惶急之下，忙回右手夺书，左手拿起玉符，朝怪手打去。刚刚打中，猛觉左手一震，玉符忽然震脱了手，右手一紧，哧的一声，书被怪手撕脱，夺了多半本去。同时雷声隆隆，天旋地转。满室中金光万道，耀目难睁。身便似被甚东西托起，离了原地。惊悸亡魂，眼花缭乱之中，方瞥见室中有一极妖艳的少妇影子，在金光中一闪。紧跟着眼前一暗一明，人已落地。

定睛仔细一看，连山谷带那洞府石室，俱都不见影迹。人在一片危崖底下，草褥遗失洞内，手中却添了两页残书。上官红知己遇仙无疑。忙摸宝镜，也在怀中，不曾失去。

用以照物，无论多远都能照见，巨细不遗。由此方起求仙之想。便照仙书灵符，勤习了四十九日。果如仙人所言，用时只要心一默想首页之符，立可隐形飞驰，瞬息百里。独处空山，无有敌人，次页灵符虽无从试验它的威力，但一施展，身外光华连闪，立起风雷之声，料知必有灵效。可惜全书被洞中怪手夺去，仅抢到末两页，好生悔惜。每日望空祝告，盼望师父到来，仙缘遇合。一晃年余，她又连服了几次不知名的灵草。中有一种形如灵芝，紫色九叶，上结翠实。是无意中发现，因闻清香沁脾，将它采来服了。一连醉卧九日，周身骨痛筋酸，委顿难行，方知误服毒果。哪知醒来益发身轻，能蹈虚而行，捷如飞鸟。日常无事，又勤练二符不止，并学打坐。虽无师承，但是灵根慧质，早已脱骨换胎，灵府空明，久而自悟，渐能御空飞行。数月之后，两膀忽生绿毛，先颇害怕。后来越生越多，全身都是，因不为害，飞行起来反倒加快，也就听之。

这日正在山头盼望，忽觉心跳。回头一看，由空中飞落下一道碧光，现出一个丑怪道人，自称妙化真人漆章，与此山女仙相识。看出上官红资质颇好，要收她为徒弟，传授道法。少女无知，误以为是神仙师父，好不欣喜，立即应诺。道人便问她，此山可有合用的洞府。这时上官红已早照洞中仙人依木而居之言，移居山北森林之内，并用掘地得来的刀剑，择一老楠木古树身上，挖了一个大洞居住。本想说出，因见漆章一双怪眼直泛凶光，不住打量自己，未遇之前，又觉心惊目跳，话要出口，忽然灵机一动，若有凶兆。心想：“仙人怎是这等恶相？既与本山仙女为友，如何不知地理？”当时生了点疑心，便不往山北，领往山南谷洞之内。妖人见了，说太明显，恐有俗人来扰清修。又换了几处好岩洞，俱是一样说词，并且嗔怪，面现狞容。上官红胆子本小，益发害怕。

嗣悟出他要僻静所在，忽想起山南谷洞，崖顶有一石穴出口太窄，内却宽大，姑且领往一试。果然合了妖人心意，方现笑容。忽又暴怒，怪上官红何不早说。并说：“以后从师，令出必行；少有违忤，便即杀死。”上官红见状大惊，越发畏惧，满腔热望，不由消去了一半。道人又说：“此洞尚缺酒食用具，须往城市置办。”令在洞中守候，不许离开，少时归来，再行拜师大礼。如敢逃走，定加重责。

上官红自与道人见面起，一味被恐吓，已生厌恶，当时害怕应诺。等道人去后，心想：“我来此山数年，只服了些灵草果子，便断了烟火。他自称仙人，如何还须酒食用物？那双怕人的怪眼，又对我那等注视。行时，满面得意之容，飞起来，一道阴森森的碧光，若带鬼气。自己是女子，如何拜男道人为师？偏洞中仙人只说拜师，未说师父是男是女。何不求他一求？”念头一转，便把宝镜取出，放在地上，向空跪祝之后，用一石块卜卦，往上抛起，看石落地向背，以决从违。谁知竟是五祝皆空。方在胆寒，无意中视镜一看，怪人正自远方飞来，还同了一个装束比他还怪的妖道。知将到达，猛生急智，心念灵符，将身隐起，藏在洞侧老松之后，暗查他们的言行。如有不测，隐身法仍被看破，便即逃往山北，到了林内，再用第二道灵符防御。果真仙缘遇合，只是生来凶相，故意试探心迹，再与说明，拜师不晚。

上官红身刚藏好，破空之声已由远而近。晃眼二妖人落下，带了许多食物，进洞便听怒唤毛女。一会，相继走出，一个要满山搜索，擒到之后，先给她一个下马威。一个说：“圣姑照例不许男人入洞取宝，难得遇到这类好资质。你又说她相貌极美，只是灵药生服太多，不知烧炼，以致长了一身绿毛。吃上些日酒肉烟火，便可脱去，正好受用。

此女身轻如叶，前出崖涧，阻她不住。如被你吓怕脱逃，岂非可惜？我看此事只好善取。

今日定是你上来神情太恶，等你走后，想起害怕，生了悔心避去。照你所说，此女灵慧，向道心切，大可引诱。少时我去以后，她如不来，非但不可寻她，即使她来寻你，还要责以违背师命，擅离洞府，心野不堪教诲，自误仙缘，已难收录，坚拒逐出。日后时常现些幻象，引她来看。她一个无知少女，见你并无害她之心，又见许多灵异，自必心生悔恨，寻上门来，自投入网。以后再以甜言相诱，随便传她一点法术，定能百依百顺，不再违逆。好在相去玉娘子出困之日尚早，至多缓些日子，却可收服一个到时为我们出死力的帮手，平日还可拿她作乐，岂非两妙？真要看出你有恶意，变了初心，坚不上钩，那时你修罗神法已然炼成，拘了生魂，强逼从命；否则索性炼她生魂备用，也不为晚。

你总暴躁僨事。好容易访查出玉娘子这等千年难遇的好事，我师徒三人因仇敌厉害，还特意分在三处炼法，无论如何，终有一成，关系他年成败太大。依我本心，也因你气暴心粗，这里最重要之地，还不想令你来此，是你自告奋勇，方始应允。如何才到，又故态复萌起来？”

上官红听了，才知后来的是她师父，听出果存恶意，又恨又怕。总算隐身法未被他们看出，还有救星，好生暗幸。二妖人又谈了一阵，后到的那个妖人方始飞去。上官红哪里还敢相见，立即遁回山北林内，匿迹隐形，多日未敢走出林外。日夕哀告洞中仙人垂怜，只求允许自己重入仙洞，甘为奴仆，免遭毒手。这日正在树穴内熟眠，忽觉洞中女仙似在耳旁说道：“妖人已寻入林内，此时尚无害你之意，不必怕。可迎出林去，施展二符妙用，先

使其知你不是好惹，以杀凶威，日后我常随时指点，决可无事。”惊醒之后，忙即纵出，往林外走。远远望见妖人，本往林内掩来，发觉自己以后，故作从容，反身走出。上官红已得仙人指示，又恃身离林近，灵符威力要大得多，强壮着胆，只装不见，暗中戒备着往横里缓步穿出。妖人见她并不畏避，只作不见，好生不解。始而故意卖弄一些幻象，天神鬼怪纷至沓来。上官红在山坡上闲眺，只不理他，也无欲羨畏惧之容。妖人只得单刀直入，近前笑问：“两月前如何自误仙缘，不辞而别？”上官红表面镇静，强作从容，心仍怕他，不敢明斥其好，只说：“我觉拜了师父，拘束受管，情甘常为野人终老。”妖人随以甘言引诱，见她仍是摇头，不由犯了凶性，又想仍用妖法擒去，强迫顺从。哪知才一施为，人便隐身遁去。接连寻她数日，皆是如此。末了寻到林内，吃上官红施展第二灵符妙用，发动木遁禁制，妖人几乎受伤，狼狈逃去。才知毛女也会法术，不是易与。但看出伎俩只此，心终不死。除林内不敢去外，日常遇上，便即行法追逼。

日子一久，妖人终是无可奈何。上官红也是终日提心吊胆，不胜其烦。最后妖人计无所施，又改了软法，相约为友，两不相犯，以防遁去；一面加紧炼取洞中妖法。上官红明知心存叵测，只图苟安一时，又以空山孤寂，妖人虽是左道，所说的事多是闻所未闻，有的听出并非虚语，觉着有趣，也就应允。渐渐熟识，常在一处，遥对闲谈解闷，一晃又是数日。

这日上官红看见妖师到来。知道自己的隐身法，只要时常存想灵符，对方决看不出。

又知妖师一来，对己必有诡谋，便隐形赶往妖洞窥探。一见洞中鬼影憧憧，阴风黑气，未敢深入。藏在洞口一偷听，听出妖师与妖徒漆章说起不肯顺从之事，已决计再隔十余日，妖法炼成，便摄生魂祭炼，以供日后驱役。上官红身未走近法台，已觉心摇神悸，闻言知道厉害，不敢久停，忙即遁回林内。一会，妖师走去，妖人又来林外将她唤出，顿改常态，善劝恶说，利诱胁迫。见上官红仍不为动，大怒而去。行时限以十五日内，如不顺从，便无幸免，令其三思。上官红等他走后，料定时迫势急，重又望空哭祷，也未见有仙人指点。眼看日限将近，这日梦中见一年幼女尼，说是前往洞中之主，告以真师父日内将到，难期即满，并告以乃师相貌等情。醒来，妖人又在林外厉声警告，再有三日，如不顺从，休想活命。

上官红近日对妖人畏如蛇蝎，也未出见。耳听妖人忿忿而去，还不知妖法已成。因恐错过仙缘，算计妖人正在洞中炼法，便出眺望，头一日失望而归：次日又去前山候望，忽听破空之声，飞来几道光华，跟着降下三男三女。忙即隐身窥看，内中一个瘦小形如童婴的丑女，正与仙人所说的师父相似，心颇惊喜。只因前番上当，又见众中除英琼一人外，均与想象中的神仙不类，袁星、癞姑、米鼯等三人，生得尤为丑怪，袁星更似一个怪物，预存戒心，不敢冒失。心想：“看准来人行迹，是否与妖人一党，再作计较。”后见众人寻觅洞府，又去幻波池观看奇景。上官红本当那是一片刺人的毒草，不知下面有池，渐觉出今日来人行径与妖人大不相同，法力也高强得多。惊弓之鸟，终是不敢上前，一直尾随在后。心神一分，时现原身，致被神雕看出。神雕原先飞得太高，仰望空中，只一小白影，在日影下飞舞，不曾看出。嗣见众人去往静琼谷，崖上便是妖人洞穴，又生了一点疑心，随往窥探，被神雕唤出袁、米、刘、易、李等五人一追，越发害怕。

易、李二人遁光神速，已然追上，因上官红收镜稍快，故未发觉，恰

好擦身越过。这一贴近，越觉易静与仙人之言一般无二。见已入林寻找，也未施展法术相抗，意欲去往常采茯苓的崖后僻处，仔细盘算一回，再定主意。不料妖人恐她与易、李诸人相见，泄了机密，欲先警告，不令说出所居之地，以便夜晚下手暗算。上官红正不愿现身上前去见妖人，想另换地方时，癩姑已将妖人擒到。这一来，越发分清邪正，决计求见拜师。

一路掩到了洞前，忽又胆小害怕，正用石块卜卦，恰值袁星闻得雕鸣走出，以好言相告。

上官红心想：“反正命中已注定吉凶。”这才壮着胆走了进去。

易静等问知就里，料那洞中女尼必是圣姑无疑。师父本许物色门人，此女又好资质，立即应诺。诛了妖人，同回洞内。算计妖师日内必来，仍命神雕每日空中守望。住居已定，次日起便传了上官红初步功夫。照妙一真人仙书，一同闭洞习练。妖师始终也未见来。一晃四十九日过去，功行完满。见上官红甚是灵慧敏悟，一点即透，异常精进，易静等三人俱极喜爱。便传以道法和伐毛功夫。又从开府所得的法宝。飞剑中各取了一件，分别传授，赐作防身之用。上官红自是大喜，越发奋勉。易、李、癩姑三人，因离百日之期还早，特意为她又留了二十余日，直到日期还剩三天，方始起身。行时，米、刘二人自告奋勇，意欲同往。易静本有允意，癩姑道：“不可。师父仙书柬帖上虽未禁带门人，并有便宜行事之言，但是那日通行火宅玄关出来，随众奉命时节，师父曾说去时不必人多，只由易师姊和李师妹二人前往。连周轻云师妹上次和红发老怪结怨，本来在场的人，都没命去。我也只在仙柬上提到，令在暗中接应，还嘱小心，不可大意。米、刘二徒如何去得？”易静道：“你休小看他二人，论道行根骨，比我们相差远甚，如以旁门法术而论，着实比寻常妖孽强得多呢。开府以后，又得了本门心法和掌教师尊所赐法宝。他们旧有法宝、飞剑，这次又经我三人按照仙书传授，重新祭炼，威力大增。我在暗中查看，他二人和袁星俱极知自爱，短短四十九日工夫，修为大是精进。我们不过令其随侍着你，一同接应，又非随往山寨。我料红发门下那些孽徒，未必便都是他对手，怎去不得？如非舍不得丢下这静琼谷，又恐妖人来犯，上官红法力有限，恐有疏失，真想连雕猿也都带去，好教红发师徒知道，连我峨眉的末代徒孙，一禽一兽，都不好惹呢。”

癩姑见易静颇有骄敌之念，又想起仙柬词意，料知此行不免挫折。暗忖：“红发老祖收徒虽滥，功力高下不齐，但闻其中如雷抓子之类，颇为能手。米、刘二人如何去得？”知易静人虽极好，但过于刚直，天性颇傲，又是师姊，不便明强。故意笑道：“去自然是去得，我不过是想前诛妖人漆章，妖师早晚必来寻仇。袁星近来功力虽然大进，却不会甚法术；令高足也从未经过大敌。万一有失，我们仙府还未建成，先受挫折，已是丢人，而这里又与幻波池邻近，艳尸气候将成，不久便有外来妖人与之勾结，发现我们有人在此，岂肯置之不问？来人既与妖尸同党，敢入圣姑禁地，厉害可知。凭着雕、猿与上官红，如何能是对手？如今米、刘二徒相助留守，只要谨守洞内，不轻出敌，有我和师姊这两重禁制，决可无害。日常还可隐形，探查池中动静，有无妖人前来。于我们事完回山，诛戮妖孽，开建仙府之计，大有益处。此事实比随往南疆重要得多。再者，此去南疆与敌人相较，众寡悬殊，全仗机智和应变神速。我如一人接应，便可任意行动，惑乱敌人心意，冒险深入。便败，也不至于被擒伤亡，全无顾虑。与他二人一起，转受拘束。依我愚见，还是令其留守比较得策呢。”

易静近查米、刘二人向道心诚，十分恭谨，而二人根骨缘福，俱不如袁星、上官红远甚，有意成全，想带了同去，使其多建功劳，日后也好代向掌教师长求恩；加上二人又恳切求说，其意甚诚。并非固执非此不可。闻言，又想起那日初来，在幻波池上，望见下面洞门正往里关，仿佛由开而合，至今回忆，凭自己目力，不应有眼花之事。行前数日，也曾加意查看全山，并无异兆。屡问上官红，除所杀妖人漆章一人外，有无别的人来过？幻波池左右上下有无动静？妖人居山这久，可曾去往池边逗留窥伺？均答无有。

但心终生疑，偏是师命不到日期，不可去往池底，不便违命，只得罢了。焉知自己走后不发生变故？袁星飞剑虽比米、刘二人神妙，法术、法宝和经历识见，却差得多。上官红更是不济。觉着癩姑之言有理。笑答：“师妹所虑，甚是有理。我不过料定红发老怪已受孽徒和别的妖邪蛊惑，此去非起争斗不可，我们虽不怕他人多势众，到底多两个得力弟子同往好些。师妹这一提起，自然还是留守本山重要。”便令米、刘二人无须随往。

易静当即和癩姑二人各显神通，将静琼谷由谷口起加了三层禁制，并把洞府隐去，使外人到来，休想擅入一步。命神雕随时隐身高空；袁星借用上官红所得晶镜，在崖顶上随时往四外观察。又令米、刘二人每日轮流隐去身形，去往幻波池左近，留意观察，如有妖人下落，见机行事。稍觉不敌，只查看来人动作，是否得人池底洞府，不可妄动，并分人速赴南疆告急。万一无知，对敌挫败，速即隐身，遁回谷洞，合力防守。圣姑传给上官红的两道神符，除神雕只将头道隐身灵符学去，米、刘、袁三人俱都精习，可以随意运用。又经易静看出灵符妙用，加以指点，比起上官红以前所习，增加了好些灵效。

尤其第二道灵符，乃是先天乙木禁制，上官红起初照本默念，必须择有林木之处，始能运用。自经指点传授以后，随时随地均可发动乙木神雷威力。稍差一点的妖人到来，休说米、刘、袁三人身有法宝、飞剑，久经大敌，便上官红一人，也能抵御。易、李、癩姑三人，原因初承大命，遇事谨慎，防微杜渐，计虑格外周详。部署完竣之后，俱觉这样戒备决可无事，放心大胆同往南疆飞去。

那红发老祖所居洞府，原有两处：一是烂桃山对面一座名叫突翠峰的。峰顶上面，昔年杨瑾前生凌雪鸿初成道时，在对山泥沼中为五云桃花瘴之毒所困，如非红发老祖慨赠千年藁荷，几遭不测，便是此处。一是红木岭天狗崖，乃红发老祖聚徒传道，炼法炼丹之所。洞在岭半危崖之上，地方甚大，前有二三百里石坪，坪上峰峦纷列，都是拔地突起，形势奇诡，姿态飞舞，各具物相，无不生动，宛然如活。上次易静、周轻云、李英琼追杀金线神姥蒲妙妙，路遇雷抓子等十二蛮徒，误会失和，三人胜后穷追，误入南疆，与红发老祖对敌结仇，便是天狗坪最前面众蛮徒布阵之地。那地方背临天狗崖，千寻碧嶂，左右各有两道河川，中间是三百里长、二百里宽一片广大石坪。红发老祖为防妖尸谷辰暗算，终年设有极厉害的阵法。坪上棋布星罗的大小奇峰怪石，均经法术祭炼，与阵法相应，表里为用，变化莫测。更有妙相峦，天生屏障，横亘坪前，将葫芦谷入口门户闭住；端的防备紧严，敌人休想擅越雷池一步。上次易、李二人仅到坪前多云嶂，与红发老祖相遇，如非见机，便几乎失陷在内，其厉害可想而知。

三人去时，得有妙一真人仙示，敌人全山形势虚实，均所深悉，一切胸有成竹，按照预定方略行事。离了依还岭，便直往天狗坪。易静、英琼等

三人遁光，均峨眉门下高手，新得师传，越发神速。飞行不久，便入南疆。只见沿途山势险恶，峰岭杂沓，丛莽荆棒，漫山蔽野；毒蛇猛兽，成群往来；蛮烟瘴雾，腾涌于污泥沼泽大壑平野之间，都是亘古不消的两间淫毒之气。远望宛如一堆堆的繁霞，自地浮起，映着衔山斜阳，幻映出一层层的丽彩，人兽触之，无不立毙。那有瘴雾的左近千百里，连个生蛮、野人、禽兽都无，却盘踞着无数毒虫怪蛇，十九大如车轮，身长十丈，口喷毒烟彩雾，凶睛闪视，光射丈许，各自追逐，出没于沼泽丛菁之中，互相残杀，宛然又一人世间。英琼道：“二位师姊，你看这些凶恶毒物，如令生息繁育，不知要害多少生灵。我们回来时，合力将它们除去了吧。”易静笑道：“琼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类毒虫怪蛇，并非本有种类，多由地底湿毒之气钟育化生，十九生具特性，生育本就不繁。加以生性异常凶残，始而吞并异族，终至残杀同类。有的并还达到了一定时限，或经过一次配合，便须死去。所以多少年来，尽管奇形怪状，时有出生，但它们只能在这瘴雾阴湿之区互相残害，永无休止。看似凶毒，至多一二十年生命，不等它们成气候，便自死亡，决难出山为害生灵。如要除去，不特诛不胜诛，并且这类毒物全是互相生克，有一物，必有一制。

稍有不慎，得此失彼，去了一种克星，反易蓄育长大，无形中倒助它肆其凶毒，转不如听其自生自灭，省事省心，免成大害。否则，由古迄今万千年来，似这类极恶穷凶，而又各有灵性，极易长成的凶毒之物，如若听其繁衍不死，世上早无噍类了。固然精怪中偶然也有异种，到底是极少数，并且都是刚刚通灵变化，便伏天诛。能成大气候的，真是万中选一，并还要自身先种善因，能够去恶向善，勤于修为。就这样，天劫仍难避免，必须兵解转世，重投人身，一灵不昧，再去修炼，始能成就仙业。你当是容易的吗？所以一世人生万劫难，无论圣贤仙佛，俱是由人修成。而人偏不知自爱，情甘醉生梦死，虚生一世，甚或一意孤行，无恶不作。等到恶贯满盈，生膺显报，死伏冥诛，堕入畜生道中，受那无量苦难，就悔之无及了。”

癡姑接口笑道：“易师姊只顾发议论，你看前面是什么所在？这里你和琼妹以前来过，我却初次，莫不快到了吧？”英琼闻言，朝前一看，下面山势逐渐展开，适见毒岚瘴雾已然无迹。只见碧嶂天开，清泉地涌，遥峰满黛，近岭索青，一路水色天光，交相辉映，到处茂林嘉卉，灿若云锦。只极远天边，有一高岭横亘，上接云霄，似是以前到过。足下这些美景，记得均非旧游之地，而师父所示途向，并未走错。觉着奇怪，便问道：“易师姊，这地方我们上次来过吗？怎地如此眼生？”易静忽然想起前事，笑道：“琼妹，你忘了上次我们原由崇明岛追起，走的并不是那条道路，归途也许经此。但是由李伯父施展佛法飞遁，瞬息千里，飞行忒快。那日下面尽被云遮，又当事急之际，心情不安，哪有心情留意下面景物。你看最前面那座高山，不是来过的吗？”癡姑一听，相隔对方洞府还远，暗忖：“这一带景物精致，山水灵秀，所有灵木花草，俱都欣欣向荣，一点不带野气。只是修道之士经此，决不放过，也许现在便是仙灵窟宅。归途如若无事，何不顺便寻访一回？”当时便留了心，也未和易、李二人明言。三人凌空急驶，一路谈说，前面高山，不觉飞近。

易静知道，绕着前山东面过去，便人对方阵地。在空中略一端详地势，把手一招，一同降落下去。悄对癡姑道：“再往前飞行不足二百里，绕山而过，便是天狗坪，即为红发老祖修罗化血阵地。因山太高，他那邪法也颇神

妙，不是身临切近，运用目力，细加观察，绝看不出。照师父所说，他师徒已将我和周、李二师妹恨同切骨，我二人必要费上好些唇舌心力，始能见到老怪。话不投机，双方破脸，原在意中。师父本意，是看白、朱二老情面，姑尽人力，能够忍辱，曲为保全，免起争端最好，非不得已，不令我们动手。老怪只是平日偏心护短，纵容徒弟，自身并不做甚恶事。万一他被我们说服，心生悔悟，和我们消去前仇，言归于好，不特勉体掌教师尊与白、朱二老成全他的好意，并且还使在劫诸同门免受一场苦难，岂非两全其美？还有他那门下妖徒，几乎无一善类，事前如被看出我们行迹，定生枝节。故此我把遁光按落，隐身低飞，绕山而过，入了禁地，然后突然现形求见，令其通报。一则，先声夺人，免被轻视；二则，少却好些口舌。

老怪师徒志在屈辱我们，见他以前，虽有些时耽延，尚不至于被他困住。不到子夜，人还未出，师妹无须深入重地，只在山这面寻一藏伏之地，遥为应援便了。”癩姑见她忽然改了预计，知是刻意求功，打算拼受屈辱，使双方释嫌修好，免得引起争斗，互有伤亡。用意虽是，但这类忍辱的事，自己还可将就。易静性情刚直，口又不肯让人，谈锋犀利；况又加上一个李英琼和她差不多，也是百折不屈的天性。对方蓄怒已深，双方各有定数，凭这两位如何能够挽回？到了忍无可忍之际，必定和对方拼命无疑。师命原令自己便宜行事，想到就做，权且口头应诺，剩这半日空闲，先去访查此山有无仙人隐居清修，到时仍按来时所拟之策行事，也是一样。当即应诺。

易静随令英琼把防身法宝准备停当，以防万一，可以立即取用。然后同隐身形，贴地低飞，绕山而过，往天狗坪飞去。刚一绕出山前，便见上次追赶众妖徒所见的葫芦形大山谷，现出在前。只是谷中静荡荡地不见一人，由此可知红发师徒还不知道有人登门。

此时红发老祖在洞府中打坐未出，众妖徒俱在妙相峦崖壁之后练习阵法以及坪上诸般禁制。易静手拉英琼，示意隐秘，轻悄悄一直走到危壁之下，不禁吃了一惊。原来天狗坪前面，妙相峦危壁正当葫芦谷入口尽头之处，参天排云，高峻已极，顶上面设有极厉害的禁网神兜。既是登门负荆而来，其势不能一上来便破人法宝。由顶上凌空飞渡，那里又是葫芦底部，四外无路可以通行。只崖中腰有一大洞，昔日红发老祖便在洞中现身。

估量两头穿通，宛如门户，过去便是去红木岭洞府的三百里天狗坪阵地。无如此时两扇长达十丈的高大洞门，紧紧关闭，毫无动静，也无人在门前侍卫防守。想了想，除去现身叩关直入，别无善策。没奈何，只得叮嘱英琼，一切全看自己的眼色行事，不可妄自言动。于是撤去隐身法，现出二人。正要出声呼唤，忽听两声怪叫，左右两旁崖上，忽有两道红色烟光飞来，落到崖上，现出两个身材高大，身着红绫偏擎，右臂裸露，腰围豹裙，赤足束环，手持火焰长矛的野人，见面使用汉语喝问：“哪里来的大胆女娃子？竟敢到妙相峦玉门前鬼头鬼脑，偷看张望。快说实话！”

易静何等灵敏，对方才一发声，便自回顾，见二人来处乃是两边危崖上的洞穴，穴中还有山女探头张望。再看二人与上次追赶蒲妙妙所遇十二妖徒装束相似，只头上多了两根鸟羽。只在飞下时身有烟光簇拥，并无什别的异处。神情尽管狞恶，却不带甚妖邪之气，料是红发老祖门下末代徒弟侍从之类。二人奉命门前轮值守望，本是蛮教中的一种排场。二人行辈既低，又无甚高法力，日常无事，便多玩忽，以为教祖威震南疆，神通广大，决无人敢来侵犯。日常无事，乘着教祖洞中炼法，所有徒众俱在随侍，各有职司，



无人稽考，反正关门紧闭，禁制神奇，连去外面各诱摄了心爱山女，分向两崖洞穴之中调笑淫乐。适才因见两崖壁立，虽有几处洞穴，大都浅陋，荆棘藤蔓丛生其间，甚是污秽，又不见有妖气邪气隐伏，断定无人藏伏其内。二人擅离职守，虽然相隔甚近，如有人来叩门，举足及至。到底作贼心虚，防人眼目，藏得颇秘，因此忽略过去。此来本是委屈求全，自不便与之计较，这类边民也不值一击，便含笑道：“守门人不必多疑，我二人因有要事，前来拜见你们祖师红发老祖，不料此门业已关闭，不知守门有人，意欲叩门求见，怎说我们鬼祟窥探呢？”二人见易、李二人年幼，闻言哈哈笑道：“凭你两个小女娃子，也敢见我师祖？你们不过比那些汉城里的女娃子会爬点山路罢了。这样就想进去，莫说我这一关不能平白放你们通过，就我把门开了，放你们走进，那由妙相恋到红木岭师祖住的神宫，中间还隔有三百多里天狗坪，师祖和各位师父到处设有神兵恶鬼，水火风雷，中有几处地方，更比妙相恋还难翻过，红木岭更高更险，你们两个细皮嫩肉的小女娃子，就凭走路，岂能走得过去？你们又不会什么法术，岂非做梦？要不是近五十年来师祖不许我们无故伤人，要在前些年，你两个今天误走到谷里来，连骨头都保不住了。乖乖回去，免得送死。”

易静一听，门由二人关闭，大出意料。忽然触动灵机，笑答道：“这个你不必担心，我们和令师祖实是相识。今番以礼求见，自不便破门直入。你只要肯将门开放，无论天狗坪有多凶险，自能过去。你如无此权力，便请通报一声。如若有心作难，我二人自会叩门求见。等到见面，必将你们放弃职司，有门不守，各在山前撮来妇女，藏在一旁胡闹，有客登门故意刁难，不为通报之事，一一说出，那却莫怪。”红发规令原严，只因性喜护徒，上行下效，一干门人也都各护自己徒弟，相习成风，闹得这些徒孙之辈，各仗师父袒护，师伯叔辈情面关照，徒孙们有了过错，互不举发，胆子越来越大，时常背了教祖做些不法之事。红发老祖近日欲向峨眉门人报仇，一面又防妖尸谷辰乘隙来犯，每日两次加紧炼法炼宝，已有多日未来神宫，所以二人才敢在外撮来山女作乐。但是教祖对外虽喜袒护徒众，可一旦徒子徒孙真要故意违反规令，被他发觉，那严刑酷罚，一样也是不会宽容。

起初易、李二人隐身入谷，直到崖上，方始现身。二人只能照着师传如法施为，开闭关门，别的无甚法力，没看出易、李二人难惹，本想吓退回去了事。及听末次答话，竟被易静说中隐病，不由又急又怒，心仍不信来人真有神通，山人心实，便怒答道：“这门另有师祖所传神符，由我二人开关。本定如有外人到来，不是仇敌，便放他进去。”

到了天狗坪，自有人出现，问明来意，进宫报信，师祖许了，再领进去。要是不许，来人除非自退，还可活着退出；硬要走进，沿途埋伏一齐发动，十有九死，休想活着出来。

来人若是仇敌，我们守门的才打神牌报信，那时从师祖到五辈徒子徒孙全都知晓，师祖立带徒弟出来对敌。我们守门人管的就只这件事。来的要不是仇敌，再多放些人进去，也没我们的事，有甚相干？不过你们要和前些年来人一样，妄想师祖收录做徒弟，进去触动埋伏，送了性命，我们事前不拦，却要受罪。又没见你们怎么上来的，单会爬山，却是无用。到了天狗坪，不等见到人，准先送命，因此不肯开门放进。你们如显点神通，把我二人制住，叫我们心服口服，便放你们进去了。要不是看你两个这点年轻的女娃子，早就赶出谷外去了。师父常说，近年各派中收了许多小徒弟，峨眉派更多。

人不可貌相，遇上来人，务要查明，不许随便动手。你们又说认得师祖，这才忍着气忿，和你们好说。

你们要只说大话，我豁出挨顿好打，也把你们刺个透心穿，做了鬼，却不要寻我。”易静笑道：“这个容易试，我也不便在此伤人，你们有甚法力，只管施为。或用你二人手中长矛，一齐刺来，看是如何，自然就信服了。”二人闻言，半信半疑。又问道：“这是你自己说的，你那同伴呢？”易静指着英琼道：“她比我法术还高，又不似我心软，如换她来试，你们就真活不成了。”

二人见易、李二人神情始终藐视，自是有气。口喝一声：“看好！”各自端矛，当胸刺来。易静见手势颇缓，知二人心尚不恶，微笑答道：“只管用力，无须顾虑。”话未说完，二人手中长矛已直刺过来，眼看就要透穿，猛觉手中一震，好似撞在坚钢之上，虽然用力不猛，也震了个虎口生疼，几乎脱手。二人原见识过一点法术，心疑幻术，仍是不服。二人持矛又刺，等快刺中，觉有潜力阻隔，便不再进。一面忙收转矛，一面口诵法咒，矛尖上立有两团火焰射出。被易静一手一把握住。二人见状大惊，忙即回夺，竟如生了根一般，用尽气力，休想移动分毫。不由恼羞成怒，使出唯一看家本领，手扬处，各发出大片红光火焰，朝易、李二人迎头罩下。易静只把手微扬，便有一道光华飞起，将红光火焰紧紧包没。二人见所炼飞刀也和长矛一样，再收不回，急得连喊：“快些放手，我们服你就是。”易静随将手一松，招回剑光。笑问：“如何？”二人终是心粗，也不问二女来历，只笑答道：“你们果有这么大神通，先说和我师祖相识的话，想也决不会假。放你二人进去容易，只是见了我师祖，却不能告我二人在守门时玩婆娘呢。”易静一心想二人开门放进，以便仍照预计行事，穿过天狗坪禁地，到了红木岭神宫之前，再和英琼一同现身，以便先声夺人，并可免却途中许多屈辱周折。闻言，即应诺道：“我来是客，只要你二人能容我们进去，自无话说。”

二人放了心，随请二人闪开正面。那个和易静说话的山人，便伸手向前，取出一面上绘白骨的小幡来，朝着关门急画了十几下，再将幡一指，那两扇宛如天生，一片浑成的高大石门，忽然红光乱闪，彩烟四射，徐徐向外自行开放。这时，二人才想起，未问二女姓名来历。方欲询问，易静本防二人要问，等门一开，不俟发话，朝英琼一使眼色，早双双飞身纵入。门在妙相峦之中，两面相通，其长七八十丈，内里颇似一座洞府，中有不少石室，并有人在内入定。易静不知洞中蛮徒行辈法力深浅，进门忙打手势，同将身形隐去。二人在洞外望见二女遁光强烈神奇，惊虹电掣，一瞥即隐，以为人已飞远深入。自信来人未怀敌意，同时所欢山女不忍久候，又各在两崖洞穴中呢声相唤，色情一动，哪还有甚心思再顾别的，匆匆行法，再将洞门封禁，各往原崖飞去。不提。

这里易静同了英琼穿洞而过，等走出洞去一看，境界倏地一变。只见前面尽是一片极平坦的石地，寸草不生。只左近有七八座大小石峰平地拔起，疏落孤立，最高的不过二三十丈，大只数亩，小的不过丈许，粗仅二三抱，宛如石笋矗立，俱都峻峭灵秀，姿态生动，似欲飞舞。除这几座石峰，再望前面远处，如晓行遇雾一般，也看不出有甚山岭，只是一片溟濛，望不到底。二人虽都慧目法眼，但因各人功候相差，所见景象也是大同小异，石峰数目也有多有少。易静首先觉出有异，再与英琼各运慧目定睛查看，互相低声一问，英琼只看出八座石峰，易静所见不但比英琼多了五峰，并且还看出前面雾

影中有大小数十座峰头隐现。只是用尽目力，仅辨依稀，稍一疏神，便即失踪。再一谛视，远近多少之间，前后所见也有出入。情知厉害，忙拉英琼立定，仔细观察。审定了门户方位，估量可以冒险越过，然后悄嘱英琼，令其紧随自己，一同隐身潜行。如有警兆，或是误触禁制，有了阻滞，不听发话，任是什么现象，不可妄自出手。英琼早知此行不是容易，自然点头应诺。

易静暗忖：“这一路大小石峰，何止百数，今仅看出面前十几座。分明由此起直达红木岭红发老祖神宫洞府，全在阵地包围以内。此阵又专为妖尸谷辰而设，一路埋伏，虽然不知多少，尽管师传隐形之法神妙，不患敌人发觉，到底丝毫大意不得。稍一疏忽，难免失机，求荣反辱。”于是便就自己所知阵势方位，各种禁制生克，试探着缓缓前行。

进约里许，便有一座较为高大的石峰阻路。易静自小学道，两世修为，备得乃师一真大师真传，又有易周、杨姑婆二老随时指点，本来各异派中阵法多半知悉；这次更得妙一真人传授仙法，预示先机：敌人阵以前，便把门户方位认明，看出阵中好些妙用。知道这座石峰乃入阵头一关，而阵中一切埋伏禁制，也必就着这大小数百座石峰的天然形势设施。照理本应避开正面，由峰侧斜穿过去。可是等快行近峰侧，无心中发现那峰由侧面看，宛如一只饥饿扑食的恶狗，忽然触动灵机，想起眼前所看石峰，各有象形，以犬形居多。暗忖：“前面邪雾弥茫，笼罩数百里，只有当门诸峰可见，阵中虚实，难于窥测。前行，只凭以前所谙各派阵法臆度，此峰形如恶狗横立，狗的头、爪俱都斜朝向后，其势不对。来路却与右侧后面一座犬形之峰若相呼应，地名又叫天狗坪。并且所有石峰，俱都隐蔽，独此大小十数峰现出真形，又是以各人的目力的高低，来分析所见多寡，颇似故意现出门户破绽，引人入伏情景。莫要中了他的诡计？”念头一转，便不再进。

易静重又仔细观察，果然体会出：所有大小石峰相互呼应，奔赴迎凑，前后相连，气脉一贯。那隐在雾中的不曾见到，虽不可知，就眼前所见寥寥十数峰，便不是个平常阵法，中藏好些变化。如照预计前行，再进不远，必将触动埋伏，就说不致失陷，也非将敌人惊动不可。一经主持人行法催动，起了变化，由此起步步荆棘，动辄遇险，想要平安到达宫前，真是难如登天。骇异之余，估量前面石峰既是诱敌之策，那么可以通行之路必在相反一方。反正不免涉险，何不姑试为之，看还藏有别的变化与否。想了想，立即变计。正要由右侧狗的后身绕峰而过，忽听峰上有人对答，忙即立定，侧耳偷听。

一个道：“你看峨眉派何等欺人，开府早过，已将百日，至今还未有人前来赔罪。师父当年何等性暴，怎么如今法力日高，反到懦弱胆小起来了？”一个道：“听师父口气，也并非懦弱胆小怕事，只因峨眉那些狗道气运正盛，师父四九重劫将临，但能过去，挽回一点颜面，便不愿树此强敌。不过忍辱也有限度，真要他们铜榔岛事完，过了百天还无人来，令他难堪时，说不定也只好和敌人翻脸了。”前一人冷笑道：“你只和师父一样怕惹事，大家都劝师父和狗道们绝交，你却一言不发。如今相隔百日之期还有几天，人家只置之不理。我们不早派人下书问罪绝交，挨满百日仍无人来，我看师父对众门人如何说法？要是敌人讲交情，早就派人来了，分明逞强，目中无人罢了。”后一人笑道：“洪师兄，不是我说，最好还是双方不结仇的为妙。你只顾和雷师兄一样，听人说得天花乱坠，恨不能怂恿师父往峨眉问罪，迫令献出前来冒犯师父的三女弟子，擒回山来，尽情处治，稍有不合，便将峨眉师徒多人全数杀死，毁灭凝碧仙府，任性欲为，方可快意。你想这事能做得到”

吗？就照他所说，峨眉的几个劲敌，如轩辕、兀老之类能力我助，不比敌人势弱，也不过是乘掌教诸人闭洞参法，无暇兼顾，遇便杀伤他几个门人，由此仇怨相寻，永无休歇，还能再有别的好处吗？”

姓洪的大怒道：“你怎没出息，说出这类无耻话来？实对你说，我已和姚、雷诸师兄约定，特意讨令把守阵门。漫说敌人骄狂无礼，百日之内不会有人来此赔罪，就有人来，也必背着师父运用阵法，阻他入见。来人再不识趣，不肯服我教训，便将他困入阵内，过了百日，便即拿他开刀，先出这口恶气。那时师父再想忍气苟安，势所不能。你如事前泄漏机密，误了我的大事，休怨我三人没有同门情分，与你不肯甘休。”后一人又道：“事情我早看透，你和姚师兄以前非误交恶人，也不致有今日。现在雷师兄又步你二人后尘，反倒变本加厉。可见定数难移，无可解免。尽管忠言逆耳，但我只是尽心，听否全在你们自己。便对师父，也只把心尽到。我昔年误入邪教，中途悔过，偏又无门可入。以为师父虽也旁门，除纵容门下不免偏私外，并无恶行。近年又与诸正教中人交好，四九重劫一过，地仙位业，并非无望。所以望门投止，苦求收录。现既行迹日非，不纳忠言，迟早祸及。我已百死之余，劫后余生，自不愿相与同尽，只等双方仇怨一成，我便避去。祸福无门，惟人自招，谁管你们闲帐？休看我入门较晚，位分是师弟，如论法力，就你为首三人同与我斗，也未知鹿死谁手。不过我现已痛改前非，不愿重施昔年故技罢了。你恐吓我，有甚用处？师父此阵，费了数年心力，诚然神妙，用来防妖尸，尚且难料；你想用以阻擒峨眉来人，可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齐真人新近开府，正教行见昌明，以他为人，门人在外冒犯尊长，虽由妖妇蒲妙妙一人而起，事出无知误会，终须把礼尽到，不等百日必有人来。可是如此延迟，不是算出我们要与为难，事前炼法，预为戒备，因而耽延，便是另有盘算。我料这九进一退的反正五行门户决瞒不了人家。

师父现正入定，你只能运用前半阵势。我此时已有预兆，只不肯说出而已。来人要是知悉阵中微妙，避开正五行犬牙交错之势，经由后尾左转，绕向后面犬脊，再以九退一进之法，见峰如前绕行，直达神宫，去见师父，又当如何？”说时，语声粗暴。姓洪的妖徒似为所慑，空自忿怒，未敢再逞暴性。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文便知分晓。

## 第二二七回

奇宝丽霄 不尽祥氛消邪火

惊霆裂地 无边邪火走仙娃

话说姓洪的听完前言，又隔了一会，才忿忿地狞笑道：“照你说来，我师徒早是都该遭劫了。你既怕事，有了反心，何不早走，还守在这里作甚？”后一人答道：“我还不是为了以前陷溺太深，罪多孽重，得师不易，无处容身，迫不得已在此苟延时日？心虽忧危虑患，仍盼师父能够醒悟，不为群小所惑。我既然受了师恩，便不愿中道舍去啊！”

我只是见机得早，暂时避开，全身远祸罢了。师父仍是师父。我又不坏你事，怎说我起反心？现在任我怎样苦口婆心，你们也难悔悟。等到误了师父仙业，自己身败形灭，就来不及了。”姓洪的恨恨道：“你今日欺人太甚！”

明人不做暗事，念在前好，我也不将你所说禀告师父，且等你背师叛教之时，再作计较。看你到时，我师徒对你如何处治吧。”后一人笑道：“师父的刑罚比老怪如何？以我现时为人，自信渐入佳境，兵解难免，决无再受毒刑之事。只恐师父一朝醒悟，你如尚未遭劫，恐要难逃公道呢。我想你所说全是一厢情愿，此时如有人来，早该乘着师父入定时机，后半阵法无人主持，暗中走进去了。”

易、李二人一听，分明是发觉有人入阵，故借和同伴争论，有意泄机，指点通行全阵之法。心料后说话这一个，以前必是一个邪法较高的人，不知怎会迷途知返，痛悔前非？因是出身妖邪，暂时不为正教所容，才投到红发老祖门下。妖徒中竟有这样明白的人，实是难得。还不领他好意，如言前行，等待何时？二人心念一动，不愿往下偷听，试照所说，由峰左狗尾绕向前去，果无动静。知无差错，心中一放，又绕走到狗脊正中。

一看前面，忽见两石笋宛如门户，左右对列。先前未见，料是正面隐藏的门户。走近再看，形势突变，天色已看不见，头上和来去四外，俱是一片沉冥，若降重雾。先见诸峰，除正峰外也都隐去，另有九峰在前，参差位列。回顾来路山顶两人，都是身材高大，相貌凶丑，尚在上面争论。

易静本明阵法，一点就透。一见九峰位置方向，越悟出犬牙遥应九进一退之秘，立照所说前进，果又通行无阻。由此往前，每走过一段，必另有石峰门户现出。每一层阵地，均有九峰分峙，方位形式虽各不同，有的主峰上面还有一二妖徒把守，二人过去，也未觉察。只走过第九峰时，再按阵位和狗头所对方向退将回来，再往前走，绕峰而过。

到了对面峰脊，门户立即涌现，如法绕行，又是如此。只是左旋右转，时进时退，所行并非直径，阵位方向也不一致。易静暗中留神，看出此阵千变万化，玄机莫测。幸亏听二妖徒争论，才一入阵便得了机密，自己又是行家。否则休说破阵势所难能，只要一步走错，入了歧途，便不知要费多少心力周折，能否到达尚不一定。再要不明阵法生克，妄触禁制，引起埋伏水火风雷，夹着千丈毒烟邪雾，一齐围拥上来，更是危机密布，步步荆棘。上空又有极厉害的邪法封锁；纵使不致死伤，脱身也非常容易。总算机缘巧合，二人无心中得此奇遇，只要小心前行，待全阵走完，此阵机密即能十得八九。破阵一节，虽仍艰难，归途已不再畏险阻。尤妙是先声夺人之计已成。少时到了红木岭神宫，见着红发老祖，照着师命行事，说好便罢，说不好，也不会失陷在此，进退均可自如，受人折辱也有限度了。

易静越想越高兴，正值无人之境，便对英琼悄声说了。英琼道：“师姊莫大喜欢，妹子年幼道浅，虽然无甚识见，但知恩师之言决无虚语。仗着师姊法力，我二人失陷在此，自是不会。但是敌人劫数将临，鬼使神差，自取灭亡。我们纵多卑屈，老怪也未必肯释嫌修好，争斗决不能免。以妹子愚见，反正成仇，我们只将礼尽到，能和自是佳事，否则，也无须过于卑屈。不过我们身在虎穴，彼众我寡，就算我们已得此阵虚实，当场动手，终必吃亏。师父既命癡姑师姊随后相机接应，又许以便宜行事，必有原故。从来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我们终是以礼来见，有话可说，到快翻脸时节，师姊长于词令，不妨以理折服。不但不自遁走，转要他开放阵门，或是令人引送出阵，另约时地，再比强弱胜负。这样比较稳妥，还叫他急恼不得。师姊以为如何？”易静笑道：“以我生性，岂肯甘受屈辱？只因红发老祖是白、朱二老故交，师父虽知定数难移，仍有姑尽人事，以图求全之意。如能化干戈为玉帛，不

特仰副师命，便功德也非微细。所以上来不惜忍辱负重，委屈求全。真要迫人太甚，无可挽回，那也无法。对方孽徒受了别的妖人蛊惑，对我非但怨毒已深，并且兼有其他贪欲。我岂不知深入重地，罗网密布，危机四伏？无如这伙南疆妖孽，大都不可理喻。为首一人比较明白，偏又耳软心活，惑于群小先人之见已深。除非真能悬崖勒马，临机悔祸；否则他必借口语言无状，强行扣留，决不容我二人再有分说，你想以理折服，决办不到。好在此阵走完，机密十知八九，和他当地破脸动手，自是难敌；专一全身而退，当非难事。且等到时再看好了。”

二人语声本来极低，正说之间，忽见前面一座石峰上烟光起处，现出一个相貌凶恶，手持白骨妖幡的高大山人。易静见有人出，便料敌人已有惊觉，忙即住口，拉了英琼急速避开正面，悄悄往左避去，绕至妖人身后。回头一看，果然妖人已将手中妖幡连晃了几晃，来路九峰立有五色彩丝，如箭雨一般满空飞洒，晃眼结成一面数百亩方圆的天幕，往下罩来。同时满空烟光如潮，碧焰万道往上狂喷，也是连成一体，往上兜去。上下交合之后，妖人重又将幡一指，所有彩丝烟光倏又由合而分，往原发之处收去，转瞬都尽。

妖人仔细一看，好似不见有人落网，也无异状，呆了一呆，面上微现惊疑之容，重又隐去。易、李二人幸是遁光神速，见机更快，赶紧避开，避处恰又合适，妖人又在疑似之间，未被识破。阵势占地甚广，二人初次犯险，不敢草率。

二人一路观察前行，缓缓飞驰了两个时辰，才走了一半。默计所见大小石峰，已有二三百座。那散在四外，设有厉害埋伏，具有陷敌妙用的尚不在其内。只见前面妖雾弥漫，比来路更甚，以为后半阵势必更微妙。及至辨清门户，小心飞入一看，眼前忽现异景。除头上仍被法术封锁看不见分毫天色外，不特后半百余里方圆一片广大石坪全面呈现，连红木岭上的红发老祖所住神宫也巍然在望。只见广坪上二三百座大小峰峦，棋布星罗，殊形异态，奇景天生。遥望红木岭半神宫大殿金碧辉煌，气象万千，庄严雄伟，兼而有之。更有好些手执金戈长矛的守宫侍卫或兀立殿前，或蹈虚飞行，往来不绝。虽是左道旁门，却也有无限威风杀气。

正在查看门户途径是否可以随便通行，耳听中央一座高峰上两声长啸过处，现出两个奇形怪状，左手举妖幡，右手举长剑的妖人，站在峰顶上，手摇妖幡，将剑向空一挥，坪上远近二三百座大小石峰，连红木岭神宫，立即全数隐去。紧接着风雷隐隐交作，只有那八九座孤峰浮拥于左侧妖云弥漫之中。二人知是妖人演习阵法，大可细查虚实，来得正是时候，连忙就近择地，仁立观察。待了不多一会，前二妖人现身之处，忽有红碧光华连闪了几闪，又是一阵风雷之声过去，适才所见彩雾烟光倏地蓬勃而起，满空中飞舞交织，又结成一面天幕笼罩全阵，浮空不动。略停了停，一声迅雷，先前大小群峰忽又现出原形。只是每八九峰做一丛，当中峰顶必有一二妖人，手持幡、剑，站立其上。

先见二妖人重又摇幡挥剑，远近各峰丛上妖人也一齐举幡，向空中一指，空中彩幕突然分裂成数十道长虹，分向各妖人飞去，到了每一峰丛前面下降，将那九座石峰齐峰腰做一大圈围住。众妖人各又将剑朝天一指，剑尖上立有碧绿火星飞射出去，到了空中，此起彼落，互相激撞，宛似洒了一天星雨。石白如玉，中腰围上这么一圈彩虹，再加满空星雨飞流，顿幻出一片奇景，煞是好看。又隔了盏茶光景，为首二妖人口发厉啸，将剑一挥，满空

绿火星倏地纷纷爆散，暴雨一般，一丛丛往各妖人所立峰头飞射下去。众妖人同声长啸相应，幡、剑齐施，上面火星仍被剑光收去，峰腰彩虹也如神龙掉首，齐向幡上飞去，风卷残云，一时全收。数十处烟光起自各石峰顶上，众妖人也相继隐去。

这次后坪上群峰和红木岭仙宫却未再隐，到处妖气隐隐笼罩，须运慧目始能看见。

易静自恃法力高强，埋伏虽然厉害，前阵未有警兆，后阵便无防备。那把守妙相玄关的又是两个无知蛮人，误信自己与教祖相识，把人放进以后，只顾重与山妇作乐，也未入报。几下里时机凑合，竟得混将进来，并还把阵中机密全行窥破。看那彩雾，必是五云桃花毒瘴无疑。自己和英琼均有护身法宝，不能侵害，别的风雷阴火，更无足为虑了，门径全知，坦然前进，这时阵势全现，隐蔽全无，一目了然，无须似前趋避绕行，便照应行门户方向往前走。众妖人始终不曾发觉有人隐身潜行，已然深入。沿路无事，一直走完阵地，到了红木岭广场之上。那红发老祖神宫建立在半山腰上，前面也有大片广场，上建七层楼阁，与尽头处石洞通连，甚是高大宏敞。由岭麓起，直达岭腰广场，相去三百五六十丈，设有八九百级石阶，宽约十余丈，俱是整石砌成，上下同一宽窄。

两旁植有大可数抱，高约十丈的红木道树。全岭石土俱是红色，台阶却是白色，温润如玉，红白相映，色彩鲜明。离岭麓数十丈以及平台前面，各有高亭分列。内有手执金戈矛剑之类的宫中侍卫，分别在内外望值守，看去势派十分威武。

二人到了岭前，四下观望，左近虽有蛮徒妖人出没游行，上次追赶妖妇蒲妙妙所遇雷抓子等十二蛮徒，却一个不曾看见。知道不与相遇，要少去好些唇舌，心中暗喜，忙把英琼一拉，双双同时现出身形。遥向山坡上亭中守值的卫侍大声说道：“烦劳通禀教祖，就说峨眉山凝碧崖妙一真人门下女弟子易静、李英琼，前此因追妖妇蒲妙妙，一时无知，冒犯教祖威严，今奉师命，登门负荆请罪，并求面领训诲，尚乞教祖赐见，实为幸甚。”那半山坡两边亭内，四个蛮徒侍卫呆立在内，见有人在岭前突然出现，面上神情好似有些惊奇，互相对看了一眼，便复原状。既不还言答理，也不出亭阻止，依旧呆立亭内，直若无闻不见，毫无动静。近岭一带原有徒众侍卫来往不绝，见有二人到来，也只略看一眼，面上微现惊奇神色，仍是行所无事，各自走开。连问数次，俱是如此，上下全无一入理睬。易、李二人不知是何原故，倒被陷在当地，进退不得。正在心中奇怪，盘算到底是就此走上去，直赴殿前请见，还是另外寻人问明就里，再行求见？猛瞥见半山坡上有一男二女，用隐身法隐了身形，朝自己在打手势。

妙一真人所传隐身之法最为神妙，为长眉真人嫡传。易、李、癩姑三人，新近在依还岭奉命练习各种应用法术，便有此法在内。练时，英琼因易静、癩姑二人早已练成这类法术，只是家数功效均不相同，癩姑尤其早得屠龙师太佛门真传，格外神奇，惟恐到红木岭使用起来，彼此功力悬殊，家数不同，自己人相遇，只有一方能够看见，便求指点。易静、癩姑俱爱英琼，和她交厚，自然无甚保留，于是互相传授，彼此切磋，又悟出好些妙用。不过癩姑的隐身法难学，暂时只能在她立定时对看，不能全部精习。癩姑又是天性滑稽，来时言明以前所习隐身法已然用惯，好在三人所习道书一样，师父原是一体传授，并未限定非此不可，易师姊和琼妹已能看出形影，此次应

敌，自己仍用前法，比较有趣一些。易、李二人也就听之。二人因所习不精，乍见不甚真切。又因议定此次和红发者祖破脸，应有几位同门应劫，身受重伤，能不请人相助最好。即便真到万分危急，必须用法牌传音告急，也只挑那行时见他面无晦色皱纹，而法力又高的同门，指名求助，以免带累多人。

癩姑本约定是在妙相峦谷口外遥为接应，事前并未说要暗中深入。又只有她一人，此外别无同伴，如何来了三人？忙即定睛注视，那打手势的三人，果有癩姑在内。最奇是下余二人，并非同门师兄姊妹，俱是从来未识之人。男的一个，生得短小精悍，英华内蕴，年纪看去虽似十四五岁幼童，一望而知功力颇深，不是寻常。女的也只十六七岁，外表奇丑，体貌痴肥，和癩姑正好做亲姊妹，根骨功力，似和男的差不多。两人俱穿着一件短袖无领的黄葛布对襟短上衣，下半用一条白练战裙齐腰束住，短齐膝盖。内穿白练短裤，赤足麻鞋，腿脚裸露。只一个肤白如玉，头挽哪吒髻，短发披肩，背插双剑，腰悬革囊。一个肤色黄紫，头挽双髻，每边各倒插有两股三寸来长的金钗，腰间佩有一口尺许长的短剑，一个丝囊，两下略有不同。那隐身法乃是癩姑一人施为。那手势的用意，似令易、李二人不问青红皂白，直往神宫殿台上闯去。同行男女二幼童，人甚天真，素昧平生，初次见面，也随着癩姑喜笑招手，竟似好友相遇，神情甚是亲切。

易静虽然形如童婴，毕竟历劫三生，更事得多，深知此行关系重大，如何肯和癩姑一样，把它视若儿戏？因已现出身形，不便对比手势，又当着两个外人，不是癩姑旧友也是新交，人家好意相助，自不便一体板脸，只得微笑摇首，示意不可。哪知癩姑等三人依然不听，招之不已，并在交耳商量，似要走下来。易静恐她下来相强。心料敌人不来理睬，不是有意坚拒或加折辱，便是别有原故。红发者祖尽管左道旁门，到底一派宗主，得道多年，法力高强，非同小可。师父本命忍辱，能不翻脸最好，似此行径，一被看破，不特违命债事，并还示人口实，如何可行？只得乘那男女二幼童耳语之际，回首朝癩姑怒视了一眼。一面重又借着和守亭侍卫发话，借题示意，说道：“愚姊妹因奉了家师妙一真人之命而来，特遣我等专诚拜山谢罪，无论如何，必须拜见贵教祖，才算完了使命。一切吉凶荣辱，皆所不计。现已三次掬诚相告，烦劳转禀，诸位道友全不理睬，令人莫解。现再奉告，如蒙代为禀告，固所深幸，如真不能代达，也请明告所以，以便遵办。再如不理，愚姊妹为完师命，只好冒昧，自行上殿求见了。”

易静面朝亭中卫士说话，说到无论如何必须完成师命时，曾向上面癩姑看了一眼，暗幸她没有下来相强。等到说完再看上面，就这眼睛一晃的工夫，癩姑等三人已不知去向。用目一看英琼，意似问她见否。英琼也未看出何时遁去，见状会意，将头微摇，答以未见。易静担心癩姑在师命还未传到以前，红发老祖还未见到，便约外人暗入神宫，惹出乱子。对方既非善良好惹，殿台四外又已邪气隐隐笼罩，敌人根本重地，必有极厉害的埋伏。万一偷进宫中，被人擒住，查出来由，危险不说，还给师门丢脸。就说癩姑荒唐，事非己意，自己总是主持此事之人，为公受过无妨，这人却丢不起。心中忧急，见亭中侍卫仍如泥塑木雕，分立两亭之内，休说一言不发，面上连点表情皆无。易静又急又气之下，暗付：“事情已迫，照此情形，似乎非破脸成仇不可。与其闹笑话，转不如硬闯进去，好歹见了红发老祖，交上师父书信，再行相机行事。对方如能知道利害，悔祸言和，怎么也是无事；否则就此翻脸，双方已成仇敌，便可无所顾忌，成败均不致受人指责。已然三请而行，



见面质问何故擅入，也有话说。”想到这里，便朝亭中诸人说道：“愚姊妹已然连请数次，诸位置之不理，说不得只好不顾禁忌失礼，自行进见了。”说罢，两亭中侍卫仍无回应。易静一赌气，暗中示意英琼小心戒备，一前一后，一同往上走去，连上了数十级台阶。亭中诸人只各把一双凶眼瞪住，与前一样，仍然不动，也未见有别的阻滞。快要走过山亭，只见两边亭内各有四个山人侍卫，忽然一声不响，各作一字排开，面向外。易静当先前行，本以事出不经，步步留神，见状便知有异，忙一停步。两边侍卫已将手中金戈长矛同时外指，戈矛尖上立有八道红绿光华，长虹也似斜射而出，做十字形交叉在台阶当中，阴冷之气，森森逼人。

易、李二人觉得书信未曾交到以前，总以礼貌为宜，不便和他争斗，又不便由侧绕越过去，只得向后略退。易静还未开口，英琼已没好气，发话道：“我姊妹持了家师亲笔书信，以礼来谒。好话说了三四回，不为代达也罢，连句活也没有，又不令我等自进，意欲如何？”那八名侍卫只各把戈矛斜指，各放出二三十丈长的光华阻住去路，毫不理睬。

英琼忍不住气忿，还待发话时，忽听上面有人喝道：“贱婢住口！前番大胆犯上，得罪教祖，今日才来赔罪，已经晚了。又不在妙相恋跪关求见，竟敢偷混进来，还在这里说嘴。本当将你们拿下治罪，因想你们既有本领偷混进来，倒要看你们怎么出去。我家教祖不屑见你们这贱婢，快往回滚。等在阵中被擒，过了百日，再去峨眉寻老鬼齐漱溟算帐，问他教徒不严之罪。再如迟延，满山金刀一发动，顿时将你二人碎尸万段，连这片刻偷生都不能了。”二人抬头一看，正是上次追赶妖妇蒲妙妙所遇为首妖徒雷抓子，同了两个同门妖徒，手持幡、剑，站在殿台边上，气势凶横，朝自己厉声喝骂。易静不禁大怒，方要还口，一想此来为何，好歹也见着正主人再说，话到口边，又复强行忍住。

易静又想起入阵时，听妖人口气，红发老祖正在洞中炼法。此人虽是妖徒，平日也深知峨眉各位师长法力，虽一时受人蛊惑，心中也不能无怯。再说得道多年，岂能如此狂妄？便和峨眉成仇，对方持了师长书信，以礼来谒，哪有人不肯见，信也不看，便如此蛮横之理？妖徒为了妖妇所丧宝鼎，恨我入骨。莫要探出乃师心意首鼠，又受外邪所愚，乘乃师闭洞炼法之际，故意折辱来人，迫令动武，使双方势成骑虎，欲罢不能，以快他的私意。否则乃师既已立意成仇，他又如此狠毒，就该当着来人毁书责辱，指责以前冒犯之罪，下手擒拿，或是就命众妖徒下手，再不然更大方一点，将来人放回，令其归报师长，索性明张旗鼓，定约斗法，以分高下存亡。为何只是妖徒出来辱骂激怒，却不下来交手，只令由原阵中退出，欲令人伏，再行擒拿报仇？诸多可疑，休得一时不能忍气，中了奸计。我也反正拿定主意，就翻脸，也等见到正主人再说。

易静断定红发老祖必是深居洞内，妖徒才敢猖言无忌。决计把声音先传将进去，使之闻知。主意想好，示意英琼不要开口，自己暗中运用玄功把气运足，高声笑答道：“道友不必如此。我姊妹二人，并非有心擅入禁地，只为奉了家师妙一真人之命，来此向贵教祖负荆请罪。因是年幼道浅，闻见浅陋，又是初来，不知仙山设有阵法禁制，行至妙相恋，遇见守关二人，愚姊妹说来拜谒教祖，便即开门放进，也未说起关内有甚设施。只知仙府便在前面，照直走来，也未遇甚阻滞，路上只绕走了好几处石峰，便到岭前。不是道友提起前面石坪上设有阵法，还不知就里呢。许是来时赶巧，正遇诸位

道友演习阵法，开放门户，才得无心走入，也未可知，实谈不到什么法力本领。适才已向守亭诸道友几次陈情，请代禀告教祖求见，始终不理，只得冒昧进见，又吃阻住。三位道友忽出喝骂，令愚姊妹退出阵去，以备入伏受擒，百日之后再寻家师问罪。愚姊妹已然无知混入，能否又是凑巧退出阵去，虽不可知，但是此来奉有家师之命。自来君子交绝，不出恶声。何况修道之士，一派宗主。家师与贵教祖又是交好在前，休说以前事出误会，本有起因，咎在双方，难怪一人。就算以前冒犯尊长，罪该万死，不能宽容，也与师长何干？如何朋友专诚派人持了亲笔书来，一面不见，一字不阅，便效村妇骂街行径，辱骂之外，还加杀戮？一桩不相干的无心之失，竟想使星星之火，变为燎原，双方仇深恨重，大启杀机，互相报复，其意何居？我想贵教祖为人决不如此，好歹总有几句话说。

人以礼来，不能不教而诛。一任道友气势汹汹，尽情辱骂，愚姊妹既奉师命，必要面见贵教祖，将家师书信呈上。完了使命之后，方能定夺，否则，决不离去。不令上去，我便不上，只守在这里。贵教祖只是一时不知有人到此，终有出见之日。”

雷爪子等三人心意，果是连日看出师父首鼠两端，举棋不定。而众妖徒十九受了外邪蛊惑，惟恐仇怨不成。本想算定过了百日，再拿话去激动师父。不料眼看到期，仇人忽持乃师书信前来赔罪。又可气是来人通行全阵，如入无人之境，越发又急又怒，立意要把这场野火点起。雷爪子等最得宠的几个妖徒，均在上面殿内炼法。易、李二人一现身，一面发动暗号，令亭中守者按照预定行事；一面分人传知阵中主持行法诸徒党，告以敌已越阵深入，令其小心戒备，出时以全力加害。初意来人无人理睬，或是退走生事，或是硬闯，只要动手，均可借题发挥。嗣见来人乖巧，守亭人一拦，即不再进。惟恐时久，师父行法完毕出来看见。又想乘着闭洞炼法之际，辱骂敌人，激怒动手。不料来人仍是不肯上当，反将心事说破。山人终是不善词令，只觉易静语声又长又亮，宛如龙吟，还不知道敌人用的是玄门正宗传声之法。玄功奥妙，三四百里以内，金石为开，多坚的石洞也能将声音透进。乃师正巧在洞中入定醒来，全都听去，又惊又愧，已快走出。雷爪子还在恼羞成怒，破口大骂：“贱婢利口，今日要你狗命！”还想少时拼受责罚，将岭上埋伏发动，给仇人一个厉害，然后再飞身下去对敌。刚把手中妖幡朝下两展，立时易、李二人立处一带便有大片红光，映着万千把金刀，四方八面潮涌飞来。

易、李二人原有准备，同喝：“尔等再三逼迫，那也无法。”各把手一扬，每人先是一道剑光飞出，护住全身。正待施为，忽听殿中一声大喝：“徒儿休得鲁莽！且令来人听候传见呈书，我自有道理。”话才出口，四外金刀只一闪，便自隐去。也是双方该有这场争杀，般般俱都凑巧。红发老祖人最好胜护短，明知门人不应如此，无如易静心情忿激，词锋犀利，听去终是刺耳。出时如若径直去往平台收法，发令阻拦，也还好些。

偏又心怀不忿，意欲升殿召集徒众侍立，摆出教祖之威，再令来人进见，当面数责前事，以致慢了一步。易静虽想只守不攻，却忘了招呼英琼。双方都在气头上，英琼见妖徒逼人太甚，一时气忿，顿昧初衷，见易静已然动手，金刀来势又极猛恶，便把紫郢剑放将出去。此剑本是峨眉至宝之一，况又加上英琼用本门心法加功精习，近更威力大增。金刀只是数多势盛，如何能敌，两下里才一交接，便吃毁去了一大片。

红发老祖见二人通行全阵，如入无人之境，又将所炼金刀禁制毁去好

些，自然面上无光，心中又加一层忿恨。一面把三妖徒唤进殿去，怒目瞋视，低声喝骂了几句。随命击动殿前铜鼓，召集徒众，再唤进来人，阅书问话。易、李二人听出红发老祖口风不善，只得仍立半山阶上等候。同时互相低声告诫，盘算少时见景生情，随机应付。果然红发老祖耳软心活，入殿以后，又吃三个宠徒一激，虽未全信，心却加了两分仇恨，有意延宕，迟不召见。二人先听铜鼓咚咚打了好一阵，才见门下徒党由四方八面纷纷飞来，凡是经过面见的，十九俱以怒目相视。听前半鼓声，杀伐之音太重，知是传令阵地防守诸妖徒，以备自己离开时为难。等人过时留神一查看，适在阵中所见行法诸妖徒，竟无甚人到来，越知所料不差，断定少时决无好收场。委曲求全既是难望，何苦受辱？于是也渐把来意改变，暗中准备退身之策。前后待至两个多时辰，只见对方一干徒众出入殿台之上，此去彼来，络绎不绝，始终不听传唤。癩姑和那同来男女幼童，不知在何处，也未再见。二女此时仍体师意，作那万一之想。知道红发老祖迟不召见，有意折磨，言动稍一不慎，便授敌人以口实。心中只管戒备，暗骂老鬼无知，受妖徒愚弄，甘于自趋灭亡。表面却一点也不露出，恭恭敬敬站在半山腰石阶之上待命。决定就是事情绝裂，也不令敌人占了几分理去。神态自如，若无其事。

红发老祖原是受了爱徒蛊惑。徒儿说：“来人既是奉命来此赔罪，为何不在关前通名求见，却去私越阵地？分明此来只是乃师自知无礼，不合以下犯上，恐传说出去被外人笑话，派了人来虚应故事，本心轻视我师徒左道旁门，不在眼下。如真念在朋友之义，我们是他请往开府观礼的上宾，他徒弟狂妄凶横，目无尊长，以下犯上，自犯教规，还得罪了朋友，事情发生离开府还有好几天，照理就该当时命人押了三个贱婢来此赔罪，再请前往赴会，才能算尽朋友之道。如何等到这时才派人来？就算他开府事忙，长幼两辈无法分身，或是门人蒙蔽，回山不曾告知，我师徒与他交好，又曾接有请柬，到时一人未往赴会，当然必有原故。他们自负玄门正宗，教规至严，法力又非寻常，断无查问不出之理。怎会延到今日，才命两贱婢持了一纸书来，便算了事？分明视我师徒如无物，以为他徒弟将我得罪，无足轻重。为防外人议论，表面道歉，略微敷衍，暗中实是强迫，料我不敢把来人怎样。我们听话释嫌，便两罢干戈，否则便成仇敌也非所计。一面并命来人穿阵而过，直达宫前，以显他峨眉的法力，志在示威逞能，恃强凌弱。这等行径，实是欺人太甚。就此罢休，不特恶气难消，传说出去，也被同道中耻笑。我师徒虽是旁门，本教创立已数百年，长眉真人在日也没见把我们怎样。峨眉近年虽然声势较盛，实则也是张大其词，除为首三数人外，并无甚惊人法力。因是外强中干，虚有其名，所以一面屠杀异己，一面又向各旁门中拉拢，专以欺压弱小为事。平日号称为玄门正宗，视别派均为邪教，不能并立，为何轩辕、开老、司空以及大荒二老、天残、地缺、小南极四十七岛等，多少厉害人物俱都尚在，一个也不敢招惹？像天乾山小男、少阳神君、天灵子等，更展转相交，化敌为友。还有一时想不起的异派中有名人物，尚不在内。试问何人遭了毒手？还不是但求人家不去寻事晦气，便装痴聋，背道而行，惟恐遇上结仇树敌，难于应付罢了。此次他对我师徒如此狂妄，无非看轻师父懦弱，乐得欺凌。真要与他成仇，也是莫奈我何。何况他年来骄横狂妄，已犯众怒，又独占着凝碧崖、紫云宫等洞天福地。除芝人、芝马以外，这次开府，差不多把海内外灵药仙草，全数收集了去，据为己有。众心不忿，又知他们贪欲无厌，专与教外之人为难，等这些门下小狗炼成道法，羽翼一丰满，只要不

和他一党的，谁也难于安枕。与其等他气候养成，身受其害，不如先下手为强，将他除去。日前听说以轩辕老祖为首，已准备联合各方面同道，大举与他一拼。这些道长俱是法力高强，多已炼成不死之身，人多势众，峨眉决非对手。如与联合，不特恶气可除，异日师父四九重劫，有这些人相助，还可借以免难，岂非两全？而且照许仙姑所说，峨眉为首诸人，为了妄想天仙伟业，一面新收这些小狗男女下山，假名行善，暗寻异己之人加以杀害；一面却在凝碧仙府闭洞行法，须有好几年工夫，不能出门一步，所以告诫门人，令自小心，便有难也不能回去求救。我们便将来人杀死，也只干恨，无计可施。何况我们不是无理可说，师父又非故意和他作对，只不过是忿他欺人太甚，又不杀他徒弟，只代他教训恶徒，治以犯上之罪，略加责罚，逐出山去。来人是在百日之内，又非照着那日所说与之绝交，异日相见，并非无话可说。讲理无事便罢，如若恃强为仇，真非其敌，索性便与轩辕等人联合一气，看他怎样。还有来人果奉师命，诚心来此认罪，师父是他师父好友，分属尊长，自然甘受责罚，决无怨言；如若反抗，可见虚假，欺人是真。此时他们羽翼未成，已是如此，一旦得势，定必与各异派中人一体看待，决不容我师徒存在。随使命一小狗男女出来惹事，然后借题一翻脸，便将我们除去了。以前假面目没有揭穿，还难说定，如今真相毕露，行同狼虎，还不先自为计，欲待将来受害不成？”

红发者祖门下妖徒多是山人，只雷抓子和一个姓秦名玠的例外。雷抓子是山民归化，已久居贵州省城。上辈在明室，并还是个仕流。只因乃母夏夜纳凉，感异梦而生，并有雷震之异，取名雷抓子。幼丧父母，大来卖弄刀笔害人，为仇家所逼，逃往南疆。红发老祖爱他灵警异相，破例收为徒弟。除姚开江、洪长豹而外，只他和秦玠，还有一个名叫蓝天狗的山人，最得宠爱。秦玠出身不第秀才，偶因游山路遇红发，看出是异人，苦求拜师，也蒙破例收录。他和雷抓子最是交厚，俱生有一张巧嘴，心计又工。自从姚、洪二徒先后失事，红发老祖益发对这二人宠爱，几乎言听计从。二人俱是好色如命，红发老祖本身虽不喜淫乱，教规未禁女色，二人暗中背了师父，专与各异派中妖妇勾结。

万妙仙姑许飞娘正忿红发老祖，因有追云叟夫妻渊源，与峨眉交为朋友，蛊惑上一个姚开江，被穷神凌浑杀死，正好唆使红发老祖与正教结仇。不料又被神驼乙休在紫玲谷为双方解和，仇未结成，与峨眉诸老反更交厚。一时气不过，想到雷、秦二人可以色诱，自身不愿俯就，便给二人另外拉了几个妖妇，所以才有金线神姥姥侄借鼎之事。雷、秦二人本就受了妖邪蛊惑，心忿师父别的都可说动，独劝他不与正教中人来往，坚决不听。

上次红发老祖接了开府请柬，本拟亲往，也是二妖徒想从中生事，借着送礼为由，请命先行。本来就想到了峨眉，设法惹下一场乱子，逼师父上套。不料正遇见易、李、周三人追杀蒲妙妙，无知冒失，伤了他师徒，绝好时机，焉肯放过。许飞娘和众妖邪闻知，又纷纷赶往，代为策划。红发门下头一辈门徒，差不多和各异派妖人均有交往，加以那日又亲见师父同门吃了人亏，从来未有之辱，无人鼓动，已是气忿难消，这一来自是一体同心，每日俱在絮聒激怒。

红发老祖先颇持重，禁不住众口烁金，长日包围进谗。心中本也觉着受辱忿恨，不过本心仍不想和峨眉诸老为仇，只打算亲赴峨眉，质问是否受了门人蒙蔽。如将前来三徒当面处罚，便无话说；否则，由此绝交，也未想

到如何大反目。许飞娘等妖妇却断定妙一真人最重情礼，教规又严，暂时不来赔礼，必是为了开府事忙，或有其他要事，一时无暇。如寻了去，几句话当面一说，便可无事。算计乃师必派肇事三个前来，便教众妖徒一番话，劝红发老祖最好过了百日再去，免失身份。一面并授妖徒策略，就着原有阵法，如何施为，人如到来，万一得见乃师，如何相机蛊惑。

红发老祖与各异派本有来往，近年才听嵩山二老等正人力劝，踪迹渐疏。许飞娘知他心有成见，每来均与众妖徒暗中约晤，轻易不与相见。红发者祖面热情直，虽纳忠言，与众妖邪疏远，人以礼来，不肯坚拒，至多行辈较低的自不出见，却未禁门人交往，终于惹出这场乱子。雷、秦二妖徒本来利口，况又经妖妇策谋指教，话越深透动人，不由乃师不为所愚。加上易、李二人来时行径又极与所说相似，渐渐引起忿怒，以致生出事来。其实妖徒利用阵法，早有成算，易、李二人如不穿阵而过，不是被陷在内，便是早与敌斗，妖徒更有借口，休想与正主人好好相见了。

红发老祖自被二妖徒说动，鸣鼓聚众以后，所有门人全是异口同声，愤慨非常，连激怒带怂恿，不由他不改变初衷。一面故意令来人在山半久候，看她们是否骄横不服，一面吩咐众妖徒：“来人既能通行全阵，不问是否因尔等演习阵法，窥破门户，巧混进来，法力均非寻常。既准备反目，如被遁走，却是丢人，务要小心在意。传示全阵行法守值诸人，如法施为，加紧戒备。少时来人如肯服罪受责，便罢；稍有不服，便须下手擒捉，免被滑脱，自找无趣。”众妖徒如了心愿，自是兴高采烈，同声应诺。因殿上有乃师在，来人自非敌手，所虑是被逃走，又把几个法力较高的命往阵中接替，把原防守的人换了前来。易、李二人看见众妖徒进出来往，便由于此。

红发老祖分布停当，在殿内暗中查看。易、李二人除初闻名时，互相说了两句话后，始终端然敬立相待，并无一毫懈怠与久立不快之色。暗忖：“齐道友为人素来极好，已然相交，怎会无故欺人？看来人神情，似颇谨畏，不似倚势凌人之状。且看来书，如何说法。门人已动公忿，对于来人自然不能轻饶。只要书上说得有理，看齐道友份上，略加责罚，以平众怒，不必再为过分了。”想得虽还不差，无如易、李等二人连师父责罚俱未受过，如何肯受左道旁门刑辱？何况当初妖徒护庇妖妇，相见又未通名，首先不对，怎能怪人？只因红发总算师执尊长，无知冒犯，不得不把小辈的礼尽到，本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事，打狗尚看主人，如何认起真来？就这念头，已非愤事不可。众妖徒见乃师目注山下沉吟，还恐生变，又加了许多谗言。红发老祖信以为真，认定易、李二人是因身在虎穴，人单势孤，恐吃眼前之亏，不得不貌为恭谨。也不想妖徒所言先后矛盾，只管令二人在半山久候，迟不召见。时光易过，又是两个多时辰过去，易静主见已定，还不怎样。英琼已渐不耐，如非易静用眼色阻止，几乎发出话来。前后候有五六个时辰，雷抓子得同党暗示，知道外约来的几个妖人已在妙相峦外照预计埋伏，就是乃师肯将来人放走，也不愁她们逃上天去。这才设词请乃师传见。

红发老祖也是日后该当有难，那么高法力的人，竟会听凭门下妖徒等摆布，随命传见。雷抓子随去平台以上，先朝台前两亭中侍卫打一手势，气势汹汹，笨目厉声，大喝道：“教祖有命，吩咐峨眉来的两个贱婢进见，听受责罚。”英琼闻言大怒，并欲还口。

易静将手一摆，冷笑道：“这厮出口伤人，自己失礼，何值计较？我等为敬本山师长，忍辱来此，好歹且见着主人，完了使命再说，理他则甚？”

雷抓子闻言大怒，方欲接口辱骂，红发老祖听妖徒开口便骂人家贱婢，也觉不合，暗中传声禁阻。雷抓子因先前口角，知道易静嘴不饶人，自己只顾激怒来人，先自失礼，再说也是徒受讥嘲，只得忍耐着怒火，退回殿中侍立。易、李二人随着从容缓步往上走去，头两守亭，戈矛已撤，并未拦阻。到了平台石阶下面，易静故意躬身报道：“峨眉山凝碧仙府乾坤正气妙一真人门下弟子易静、李英琼，今奉师命，来此面见教祖，呈上家师手书，兼谢那日妙相恋因追妖妇蒲妙妙误遇教祖，无知冒犯之罪，荷蒙赐见，特此报名告进。”台前两边各有一亭，比下面高，却只两根立柱，大小只容一人。一边一个，手执金戈在内执守的山人，身既高大，相貌奇恶，石像也似呆立在内，手中金戈长有两丈，戈头大约五尺，金光耀目，显得十分威武。

易静分明见雷抓子出时和二人打手势，知有花样，故作不知。说完便走上台阶，暗中留神查看。见快上第一级台阶时，脚才抬起，二人倏地面现狞容，目射凶光，手中金戈已然举起，待往下落，嘴皮微张，似要发话，忽呆立不动，好似被人禁住神气，形态滑稽已极。心方奇怪，猛瞥见右边亭后人影连闪，定睛一看，正是癩姑和先见女童，男童却不在侧。朝自己扮了一个鬼脸，口朝殿上一努。易、李二人原恐癩姑在未反脸以前，先在当地惹事，见状才知三人不曾先闹，只不知适才何往。二人不便答理，微笑了笑，便往上走。一上平台，便见殿甚高大宏敞，陈设华丽，中设蟒皮宝座，红发老祖板着一张怪脸，据坐其中。两旁有数十徒众，雁翅分列，由殿门起，直达宝座两旁。挨近众徒卫立之处，另有两行手执戈矛鞭棍的侍卫，都是漆面文身的山人，短衣半臂，腰围虎皮战裙，手腿半裸，各戴金环，乱发虬结，上插五色彩羽，面容凶丑猛恶，无异鬼怪，对着宝座不远，由殿顶垂下两根长索，头上各有一个铁环，大约尺许，邪气阴阴。知是准备吊打来人之用，一切均为示威而设。那两面铜鼓，大约丈许，由两具铜架分搁在挨近正门殿廊之下，离地约有丈许。另有两名山民手持鼓槌，侍立鼓下，见人走上，抡起鼓槌，照鼓打去，发出轰轰之声，听去甚远，杀声较前更显。

易静也不理他，自率英琼往内走进，故意走到双环之下立定，朝上躬身下拜，双手呈上书信。前已报名，便不再说。红发老祖将手一招，书信入手，拆开细看。见上面大意是说门人无知，冒犯尊严，虽然事由令徒接应妖妇，以致误会同党而起，无知冒犯，难于申责。但是交手之后，已知道友为难，既已冒犯，理应束身归罪，听候发落。当时果能如此，道友海量宽宏，自不能与后生小辈计较。况又看在薄面，至多诫其冒失，斥责几句，何致开府之约，竟成虚请？无知之罪，情有可原，不合畏罪潜逃。回山又值与诸同门闭洞行法，开读金井穴玉匣仙敕，所有全山长幼同门，各有职司，无计分身，以致群仙盛会，道友竟未临赐。好容易忙到会后，又值众弟子奉命下山行道，必须分别传授道法，又是无暇。跟着便是铜榔岛上大方、天痴二道友斗法，将要引发亘古未有的大火浩劫，事关重大，两辈同门并有各方好友相助，尚恐责重力薄，不能胜任。而易、李、周三小徒，奉有家师敕命，皆是屡世修为，应运而生，在本门弟子中最为得力，又是少她们不得，权衡轻重，只得把此事从缓。铜榔岛事完，又须随众同炼家师所授天书，一直迟到如今。自来小人有过，罪在家长，值以闭山炼法，未得亲往负荆。除小徒周轻云情节较轻，现有要事，弗获分身外，谨命易、李二小徒，斋沐专诚趋前谢罪，尚望不吝训诲，进而教之。另外并隐示四九重劫将临，关系重大，现各异派妖邪，运数将终，避之惟恐不遑，如何还纵容门人与之交往？既种异日受累

恶因，又不免于为恶树敌。姚开江、洪长豹便是前车之鉴，务望约束门人，勿与此辈奸人来往。此时防患未然，尚不为晚。以道友为人正直，只须慎之于始，异日天劫到临，与乙、凌、天灵子诸道友互相为助，合力抵御，决可无事。份属朋友，知无不言，至希鉴谅。表面上词意谦和，实则是详言利害，暗寓箴规，言之有物，备极恳切。对于易、李、周三人，明里是认罪，实则为之开脱，并把过错轻轻引到师长身上。如讲朋友情面，这等说法，其势不能再对来人刑责，说得又极占理。本是自己门人不应袒庇妖妇，先与为敌，对方至多只是无知冒犯。

朋友之交，礼到为是，当然不能再与后生小辈计较。

红发老祖看了两遍，实挑不出甚语病，不禁沉吟起来。秦玠最是狡猾，师父原说看完来书，立即借词翻脸，将来人吊起毒打。如若服罪，打完逐出山去；稍一倔强，施完毒刑，再将人扣住，等乃师自来要人，问其纵徒行凶之罪。只一照办，这把火准能点上，何况谷外还有人埋伏，就肯领责放走，也跑不脱。双方仇怨一结，势成骑虎，师父自知不是峨眉诸老之敌，稍一怂恿，便可迫使与轩辕、司空诸人合为一气，甚至连妖尸谷辰也可化敌为友。不特出了恶气，见好所交妖妇，并还可以和别的异派妖人一样，为所欲为。免得师父日与正教中人亲近，每喜效法，教规日严，不能任性取乐。稍微做点快心的事，便须背着。秦玠好容易联合全体同门把师父说动，如今又有变卦神气。心中一急，忙和雷抓子等众妖徒使一眼色，朝红发老祖跪禀道：“师父何必看这书信？齐漱溟老鬼教徒不严，纵容行凶，目中无人。不自率徒登门请罪，却令贱婢来此鬼混。又不正经求见，胆敢狂妄逞能，擅自穿阵而过。似此骄狂犯上，目无尊长，如不重责一番，非但情理难容，并且还道我师徒怕他峨眉势力。弟子等实是心不甘服，望乞师父作主，即时发令施行，将贱婢吊打一顿，使峨眉这些小狗男女看个榜样。”说时，众妖徒也在一旁随声附和。

易静胸有成竹，冷眼旁观，见众妖徒只知虚张声势，不禁又好气，又好笑。方想毕竟左道妖人，当着师父，还有外人在场，一味群吠，口出不逊，全无规矩礼法。李英琼终是天性刚烈，听众妖徒当面辱骂师父，实忍不住忿怒，抗声说道：“红发老前辈，请暂止令高足们肆口谩骂，听弟子一言。”众妖徒见英琼秀眉倒竖，目蕴神威，面上隐带杀气，知将发作，巴不得她出言强顶，激怒乃师。闻言不等乃师招呼，便各住口，怒视静听如何说法，以便乘机发挥。

易静早知事非决裂不可，因见红发老祖对书沉吟，心想或许能有转机，所以暂时隐忍。及见英琼义愤慷慨，现于词色，知已无能挽回，实逼处此，心已尽到。恐英琼气忿，人又心直，词不达意，便道：“琼妹且住，由我向老祖请教。”随向前说道：“家师与老前辈乃朋友之交，互相礼敬，原无轩轻。弟子等前为追戮妖妇，路遇门下高足无故出头袒护，倚众行凶。弟子等不知来历，来势又极凶横，所庇护的又是妖妇仇敌，当仁不让，于理无亏。后被引来仙山，因而失礼冒犯，也因年幼无知，并非有心犯上。当时以为老前辈必看在家师面上，大人不计小人过，至多告知家师处罚，当无以此成仇之理。

此时一则无知犯上，心怀悔惧，不敢再犯雷霆之威；又以出来日久，急于回复师命，妄拟老前辈为家师专诚延请上宾，必要往赴观礼之约。而开府日期已迫，心向归程，只得回山待罪。哪知老前辈为我等后辈未学的无心

之失，竟然忿怒，不肯降临。弟子等当将经过以及肇事起因禀告家师，领了责罚之后，又令弟子等亲来赔罪。虽以要事耽延，弟子等纵有不合，家师对于朋友礼节，似已尽到。窃见老前辈看罢来书，颇有推情宽恕之意。而门下高足众声喧嚣，出言无状，揆其心意，好似弟子等罪大恶极，百死不足蔽辜。

却不想弟子等昔日冒犯威严，实出无知，并还事出有因，诸多可原。尚且如此切齿愤恨，不肯甘休。家师与老前辈属在知交，并无开罪，现命弟子等持了书信，以礼来谒，也是好意。而门下高足无端对徒詈师，任性辱骂，有心犯上，又当如何？至于穿阵而行，老前辈未升殿前，已然说过，想已上蒙清听。况且来时我二人也曾叩关求见，因守卫不代通报，只将关门开放，令照直行，初涉宝山，不知禁忌，无心到此。又值老前辈不在阵中主持，门下高足正在试法，事有凑巧，不曾遇到禁阻，误触埋伏，以致无心到此。适在岭下望见亭中守者，也曾掬诚奉告，通名求见，一连几次，均置不理。弟子等不知何意，为完师命，只得试往前行。守卫举戈一拦，立即止步，不敢擅越一步，哪有丝毫相抗之意？后来门下高足出殿喝骂，辱及家师，只以师命未完，仍自强忍，迫不得已，方始放声上读清听。凡此情形，均有明察，如何能怪弟子自恃法力，狂妄逞能呢？”

红发老祖人最好胜，素不喜人面斥其非。又有护短之癖，养得门人个个骄恣。人又心直口拙，本来受了恶徒蛊惑，痛恨来人，已然言定重责不饶。无如妙一真人来书设词甚妙，理又占住，无隙可乘。一面又答应了众妖徒，急切间，想不出话发作。一听妖徒对徒骂师，不知有意如此，方欲喝止，来人已相继发话，竟将自己问住。他不怪徒弟出言无状，授人以柄，反倒因此触发旧忿，恼羞成怒，发了蛮人凶横之性，即厉声大喝道：“贱婢休得利口！你师父既命你前来请罪，我便代他行刑。现在殿顶设有双环，你二人自己上去，领受三百藤鞭，以戒将来。我们人见你等对我无礼，忠心师长，激于义愤，说话伤了你们的师长，少时我自会责罚他。乖乖地自己吊上去，免我施展法力，禁受不起。”

易静闻言，知道事已至此，非破脸不可。一面向英琼发了暗示，令作准备。冷笑道：“老前辈不能正己，焉能正人？要我二人领责不难，必须先要把辱骂家师的令高足们先打一个榜样，方可如命。如说少时责罚，我二人在峨眉也曾受过家师责罚，谁能相信呢？”说时，雷爪子忽似想起一事，匆匆跑到殿外转了一转，跑进来怒冲冲说了几句土语。红发老祖听易静反唇相讥，本就怒不可遏，正要发令擒人，闻言益发怒火中烧，厉声大喝：“贱婢竟敢如此大胆，禁我亭中侍卫。你等急速与我拿下！”众妖徒轰应了一声，为首秦、雷二人手扬处，先飞出两道赤暗暗的光华。易、李二人早有准备。易静得一真上人所赐之宝，除了护身的兜率宝伞和灭魔弹月弩、阿难剑外，多是以静制动之宝，这次因得师传仙书，加功练习了四十九日，不特动静由心，俱可随时应用，并还比前增加了不少威力。一见众妖徒要一拥齐上，首将兜率宝伞放起，化成一幢带有金霞的红光，先将二人全身护住。然后大喝道：“老前辈，休要听信孽徒等蛊惑，倚众行凶，仗势欺人。”

亭中侍卫被禁，并非我等二人所为。今既不纳家师的忠言，定要为此小事化友为敌，我二人师命已完，只好告退了。”众妖徒齐声怒骂，各将飞刀、飞矛、法宝放起时，易、李二人说完了话，朝红发老祖略一躬身为礼，便由满殿百十道妖光邪雾交织中冲将出去，其疾如电，晃眼飞出殿外。云幢到处，连冲荡开由殿台到岭下五层埋伏禁制，往来路飞去。



红发老祖原以二人末学后进，不必自己动手，门人又颇有能者，上下更有好几层禁制埋伏，万跑不脱。不曾想一真大师降魔七宝之一百邪不侵，近日复经峨眉心法重炼，越发神妙。众妖徒那么多飞刀、法宝合攻上去，吃那金红云幢一荡，便即荡开，无一能够近身。上下禁制，也是如此。红发老祖坐视敌人说了些刺耳的话，从容飞去，不由又惊又怒，愧忿难当。一时情急，自觉被来人遁走本已难堪，又见众妖徒已同声辱骂，纷纷随后急追上去，当时骂声：“贱婢欺人太甚！”一纵遁光，便亲身急追下去。红发老祖到了台前，先将两名侍卫禁制解去。遥望阵中，烟云滚滚，光焰四合，知道敌人已然入伏，正与众门人斗法相持。猛然念头一转，想起敌人既能入阵通行，未始不能遁出阵外，越想越忿恨，把心一横，便不再往前追赶，径自回转身宫，准备施展毒手。不提。

这时，天狗坪把守的众妖徒，早已发动阵势相待，殿中雷、秦诸妖徒再随后追去，三辈徒众约有二三百个妖人，发挥妖阵全力，前后夹攻，情势却也惊人。易、李二人先只打算冲出阵去，本无伤人之意，也是众妖徒相迫过甚，才致杀伤多人，仇恨越结越深，生出许多事来。易、李二人自恃识得阵中机密，兜率宝伞能够护身，同驾云幢前飞，晃眼飞入阵内。正在急驰之际，忽见眼前烟光变灭，光景倏地一暗，四外漆黑沉沉。云幢宝光，所照丈许以外，便不能见物。耳听厉声四起，与无数妖徒怒啸喊杀之声相应，宛如潮涌。方欲取宝施为，光景忽又由暗入明。二人忙即运用慧目，定睛一看，就这一暗一明，瞬息工夫，已换了另一种景象。迎面现出两面长约十丈，宽约丈许的妖幡，幡色阴黑，上绘无数白骨骷髅和一些符篆恶鬼之形，上下均有烟云围绕，光景虽然较明，却非来时清明情景。四外暗雾沉沉，前见石峰已全隐去。天色本在初来入阵就未看见，只是一片灰濛濛的暗雾。这时阵势一发动，益发低压得快要到了头上，吃云幢所阻，近身不得。此外不见人影，只有这两面妖幡，兀立在阴云邪雾之中，阴森森，鬼气逼人。

易静入阵之先，早把石峰位置，门户方向，紧记在心，知道阵法已然倒转。前行虽然越入越深，但是此阵具有无穷变化，占地甚广，埋伏众多，前后左右，随时可以挪移倒转，想要出阵，仍须一层层破去。如若应变神速，一见有机可乘，便加急飞越，图一点快尚可，想要舍难就易，决难办到。自己又只仗着师友平日指点传授，举一反三，身有异宝防身，不畏受害，又得了好些便宜，实则并非深悉微妙。惟求慎重，还是老老实实，不走行险取巧为是。易静料定两幡乃头阵门户，幡后必有敌人守卫，只等人一飞过，立使妖法暗算。以自己 and 英琼的法力，斩幡杀敌，当非难事。心想：“现时只是敌人单方面为难，仇尚不深，何必伤人，做得太过，将来无法化解。且等敌人出面，先相机使那埋伏妖法的石峰现出，再就来时所见形势，辨明方向门户，挨次闯将进去，到了主持全阵的中枢要地，然后用全力由上空破法冲开罗网，飞出阵去，岂不是好？”念头一转，已到幡前，便把云幢停住，向前喝道：“尔等虽受妖人怂恿，蛊惑师长，强要结仇生事，但我等看在师父面上，不愿过分。如若开放阵门，放我二人出阵，尚不算晚。如要彼此一较高下，可速现身出战，我等也只破阵，还不敢伤及尔等。如想等我二人过，妄用法术暗算，我等应变仓促，就难免误伤了。”说罢，对面立有人应声喝骂，跟着现出两个妖人，各持一柄长矛，指着二人大骂：“大胆贱婢，死在眼前，还要骄狂！”随后便去摇那妖幡。

易静知道二妖人初意是想暗算，听她一说，以为诡计被人识破，只好

明来。此幡不先破去，阵中平增多少阻力。二人原是轻敌太甚，以为阵法厉害，略加施为，敌人便可成擒；又恃自身法力，可以护持，故此上来便将这关系重要的头层主幡现出。此时破它，正是机会。妖人偏又不知好歹，不引敌人入阵，始终想仗妖幡杀敌，破幡时定遭波及，侥幸不死，也必重伤。易、李二人虽然遁光神速，到底没飞多远，便即入阵，心方踌躇。

二妖人也正在摇动妖幡，就要发动之际。恰好雷抓子、秦玦二妖徒已率领了一干徒党随后追来。易静回顾身后，烟云滚滚，红光如血，不下数十百道，齐声怒啸，潮涌而来，已快追上。敌人势盛，内中颇有能者，况还有红发老祖极厉害的强敌在后，上来应变，便如此迟缓，如何能行？师父仙示，又有“机贵神速”之言，估量妖人如此骄狂，一个不伤，便出阵去，势所不能。想到这里，把心一横，立喝：“琼妹，速用紫郢剑将此二幡斩去！这两人一定不知进退，也顾不得了。”英琼见事已破裂，更不再有顾忌，心又愤怒，早就跃跃欲试，不等易静说完，口中应了一个“好”字，那口峨眉镇山至宝紫郢剑早随声飞将出去。

易静本心还是以不伤人为好，所以才命英琼剑斩妖幡，好使妖人惊避，免得随幡同尽。哪知在劫难逃，二妖人平日背师为恶已然满盈，该当惨死。英琼飞剑化作一道紫虹飞将出去，妖幡恰也同时展动，由幡上突喷出千万条彩丝，杂着无数血也似红的火星，暴雨般激射而出，待向二人当头罩下，易静昔年和赤身教主鸠盘婆斗法，曾经受过妖法的害，认出此幡，不特是全阵的门户，头层主幡，并且还藏有赤阴神网、罗喉血焰。以前只当红发老祖虽是左道旁门，人尚正直，没想到竟炼有这类阴毒险狠，专坏道家元神的邪术法宝。此法最是污秽恶毒，如非身有师传专破此法的七宝，英琼飞剑又是仙府奇珍，稍换一人，便非受害不可。易静想起昔年所经之惨，不禁大怒。心想：“红发老祖已然弃正归邪，留着此幡，将来不知有多少人身受其害。师父不过看在白、朱二老情面，又喜与人为善，才有此委屈求全之举。今既成仇，照此为人，终膺天戮。倒行逆施，至于此极，何必还想将来与之释嫌化解？”当时激发了平日疾恶如仇天性，更不再寻思，忙将师传七宝中的灭魔弹月弩和专破妖法的牟尼散光丸，相继发将出去。

那妖幡却也神奇，两幡相隔约在五丈远近，紫郢剑所化紫虹长约百丈，电一般飞出去，将两幡一齐束住，并不似别的妖幡易破，剑光一绕，立即断裂，竟还略微支持，只将四面围涌的烟雾消灭，并未当时断落。二妖人原守幡下，先觉剑光有异寻常，虽然向侧遁开，因断定此幡专污法宝、飞剑，只要挨近，便化凡铁坠地，没想到此剑如此厉害。

二人知道此幡是借来之物，专为对付妖尸谷辰，毁残不得，又惊又急之下，一时情急不过，竟拼以性命不要，乘幡未断，妄想保全，收幡逃走。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妖人一进一退，彩丝血雨往上狂喷之际，易静降魔二宝已经发动。先是一粒金丸由弩筒中射出，化成碗大一团深红色奇亮无比的火星，飞向天空，爆散开来，化为无量数针雨一般大小的精芒，四下飞射，满空彩丝便自消灭殆尽。跟着手上又发出一粒豆大红光，脱手暴胀，晃眼大有十丈，迎着满空血雨，一声雷般巨震过处，两下里全都消灭无踪。同时英琼也正运用玄功，全力施为，紫光绕定二幡，上下裹紧一绞，全体即成粉碎，化作两片黑烟飞起。妖幡一破，彩丝血雨自不再发。已飞出的彩丝血雨，又被易静消灭。二妖人正好赶上，在空中先被易静二宝波及，重伤身死。英琼近来比前小心，不知妖幡上面附有许多凶魂厉魄，一见黑烟飞扬，

忙指剑光追过去一裹，恰值妖人下落，连带一齐被剑光裹住，只一绞，黑烟消灭，凶蛮也成了一片血泥，坠落地上。

紧跟着易静又把二粒牟尼散光丸发将出去，一片爆音过处，对面妖云展开了一大片，疏疏密密，现出二三十座石峰，仍和前见一样，每九峰为一丛，各相呼应。每丛各有一二妖人，持着妖幡，在当中主峰上镇守运用。阵形一现，脱身有望。易、李方在心喜牟尼散光丸的妙用，那雷、秦众妖徒连同阵中防守的妖徒，也由四方八面相继杀到，夹攻上来。易静看出妖徒飞刀、法宝也颇厉害，而英琼紫郢剑近来威力愈增，未奉师命诛戮以前，恐多杀伤，忙喝：“琼妹不可任性杀戮，我们暂时仍以脱身为是。”说罢，便将阿难剑放出抵御。英琼紫郢剑原未及回，众妖徒便已杀到，闻言会意，将手一指，二剑联合，一同迎敌。妖徒所用法宝，多出污秽，偏遇见易、李二人这两口不畏邪的神物，不特失去效用，稍差一点的只吃剑光一绞，便即粉碎。头层阵法又破去了大半。俱都大吃一惊。雷、秦二人更是激愤，一面率众各以全力运用本门飞刀戈矛加紧围攻，一面将阵法催动，不消半盏茶时，阵势倏变，前见石峰又行隐去。

易、李二人见敌人势盛，众寡悬殊，上下四外，各色刀矛光华何止百道。更有各种厉害邪法异宝，纷纷夹攻上来，声势猛恶已极。同时阵势又生变化。虽然飞剑神妙，有法宝护身，暂时不致受伤，但是敌人主脑尚未出战，敌人越杀越勇，苦苦纠缠，不畏法宝损伤。因见二妖人一死，越发激动众怒，口口声声要为死人报仇，大有拼命之势，不下杀手，万无脱身之法。但伤亡稍多，红发老祖定要出斗，必不甘休。长此相持，凶多吉少。

二人正在盘算，忽见四外烟光明灭，殷红如血，鬼声魅影，远近呼应，涌现于阴云惨雾之中，光景越发怕人。易静暗忖：“妖阵厉害，牟尼散光丸与灭魔弹月弩本是炼来报仇之用，虽然为数尚多，到底糟掉可惜。适发牟尼散光丸只震开了十里地面，上空仍是惨雾沉沉，不知是什么妖法，如此难破。中枢不破，就再用此宝，略现眼前阵形，敌人稍一施为，便又复原，依然无用。反正早晚不免与老怪一斗，与其遭受妖徒合攻，耗到老怪出场，转不如先给众妖徒一个厉害。如老怪出来，便和他早分胜败，见个高下。”

如恃妖阵，自傲身分，不肯出斗，更可乘机往中枢阵地闯去。能由上空破阵飞出更好，如若不能，到了事急之际，拼耗一点元神和一年修炼苦功，用法宝护着身形，行法裂地，由地底将那二三百里阵地硬穿出去，也不患不能脱身。即便杀伤太重，实逼如此，师父也不至于见责。”想到这里，又想起：“癩姑地底飞行，独具专长，连南海双童俱不如她远甚。并可带人同行，不似自己地遁，只是临危应急，所行三四十里以外，便须耗损元气。先说定她在山外接应，以防出时敌人穷追。适才到此，忽见她同了男女幼童在红木岭上现身，后又在殿台前出现了一次，此时理该随来接应，又正用得着她，为何不见？老怪也未前来，许是老怪率众追出，吃她和两幼童阻住，在殿前一带斗法；或是大胆冒失，自恃隐身神妙，暗中戏敌，轻捋虎须，阻住老怪，使其不能兼顾，均说不定。癩姑虽然法力高强，机智绝伦，终恐不是老怪敌手。暂时尚可，久则难支。还是早冲出阵为好。”

易静心念才动，英琼见敌人飞刀、法宝越来越多，四外俱是暗赤、黄、绿三色光华包围紫郢、阿难二剑，又是守多攻少，纵有伤毁，也是少数，反而激发凶焰，大肆辱骂，夹攻更急。一时气忿，不由杀机大动，怒喊：“易姊姊，这类妖人群吠难听。你看所用法宝，无一不是妖邪污秽，又这等不知

好歹，留他则甚？我们奉命行道，不能只顾嵩山二老前辈私情，留此妖邪，为害人世。难道还不下手，任他猖狂不成？”随说，运用玄功，一面将飞剑连指，一面又把幻波池新得诸宝，放了几件出去。

易静见状，口中应诺，也把法宝放出。这一来，情形突变，两道剑光首先威力大增，光华顿盛，强了十倍，宛似两道经天长虹飞向敌人，百十道各色光华中，神龙戏海般上下飞舞，一阵乱搅。那些飞刀、法宝便纷纷断折粉碎，五颜六色洒了一天花雨流星，纷纷消亡。二女法宝相继飞出，有那法宝稍次，性又凶野不知进退的妖人，当时便断送了一二十个。雷、秦等妖徒到此，才知敌人端的厉害。中有几个能手，能够勉强抵御的，也知必不能占上风，再斗只有伤亡。于是纷纷厉声怒啸，做一窝蜂率众散去，晃眼没入阴云之中，不见影迹。

## 第二二八回

小住碧云塘 历劫丹砂谈霞举  
独探红木岭 冲霄剑气化龙飞

其实红发老祖元神早已到了中枢法台上，四外红光一起，众妖人已知乃师出阵，本该退去。二女稍迟一会发动，便不致杀伤多人。只因众妖徒见二女已吃围困，一念轻敌，仍逞凶威。为首数人，又各起贪心，见乃师没有发令命退，妄想少时妖法发动，敌人必要昏迷倒地，便可夺取二女空中法宝。却不知乃师已因二女护身法宝和飞剑厉害神奇，便照预计行事，也未必全能如愿收功，在法台上盘算制胜之策，忘令妖徒先行退下，等到发令，妖徒已多伤亡了。

英琼见众妖徒退得这样快，一面收回法宝，方笑敌人无用，易静却看出妖徒中颇有能者，力尚未尽。退时众声叫嚣中，隐闻一种啸声，由东南方出路一面传来。虽为四面鬼声魅影所混，听不甚真，但众妖徒去势太骤，妖人个个凶野，悍不畏死，决无如此容易，定是中枢号令无疑。料知祸已闯定，老怪行即出场，大难已发，方兴未艾。且喜中枢法台，必在东南啸声发处，可以径直冲去，省事不少。易静见英琼面上有得意之色，忙警告道：“敌人并非真败，琼妹留意，且随我往东南闯去。”语声才住，耳听空中一声断喝，一阵阴风黑影飘过，眼前一花，上下四外顿成了一片血海。二女身在当中，云幢以外满是暗赤如火的光华，才往前略一冲荡，那血光越压越紧，竟将云幢滞住，不能再进。只两道剑光不曾收回，但也添了一些阻力，不再似前飞跃。这一惊真非同小可。

易静忙令英琼速将剑光招回开路，自己又取出牟尼散光丸发将出去，满以为可以震开十里方圆一片，再用二剑护住云幢，加急前驶。每一遇阻，再发散光丸，至多费去五六粒。

只要冲到中枢要地，破了主幡，仍可破空遁走。哪知这次功效大差，散光丸发出一声雷震，光雨星飞，只将前面血光震开了数十丈大一个血洞。前进没有数十步，血光又复压拥上来，依旧滞住。试用两道剑光开路，也只在血海中缓缓冲行前进。二女见状，自是忧急。易静方想主意，英琼忽道：“白眉师祖所赐牟尼珠，持以通行火宅尚且不难，何况妖法，待我取出一试。

只是此宝尚须运用玄功，方能发挥威力。姊姊留神戒备，待我施为。”

说时忽见对面血光分合飞舞中，现出红发老祖，赤身披发，相貌比前越发狞恶。戟指二女大喝：“贱婢，杀我门人，少时擒到，叫你等化身成灰，永劫沉沦！”易静知机，见红发老祖相貌未变，身却矮了多半，心疑元神幻化。又见红发老祖话一说完，忽又隐去，越猜不妙。心想：“对方又非不知自己护身法宝和双剑的神妙，就算被困在此，那血光也难近身，既然口出大言，必有暗算。”方在留神戒备，猛听当空又是一声尖锐的厉啸，一只形似大手的五条碧森森的暗影，正向云幢上抓到。易静知是敌人元神玄功变化，厉害非常，非是仇深恨重，强敌当前，立意一拼，决不出此，不由又惊又怒。正忙将法宝向上施为，英琼牟尼珠已发生妙用，栲栳大一团雪亮银光由宝伞外飞出，迎着那五条暗绿影子，飞向云幢之上悬住。流光四射，祥辉灿烂，四外血光虽仍未散，立即暗淡了许多。那绿影想似知道厉害，两下里还未接触，便似电一样缩退回去。易静原是迫不得已，才用法宝一拼，见状大喜。那绿影忽又在前出现，来势神速已极，才一照面，便向两道剑光抓去。

英琼一心运用牟尼珠，不暇兼顾，紫郢剑先被抓走。还算易静应变神速，阿难剑虽比紫郢剑稍差，但也是佛门异宝，再加易静两世修为，功力比较要深得多，忙即收回，未被夺去。眼看一道紫虹，被五条绿影抓去，没入血海深处。英琼见状，心中万分痛惜，连忙运用玄功回收，剑光似被极大力量吸住，竟收不转。一时情急，便要飞出，仗牟尼珠前往拼命。易静再三力阻，说：“此剑乃本门至宝，外人决难收用。老怪也是情急无赖，聊以遮羞，勉强运用元神收去。以此剑威力妙用而论，其势不能长久把握，稍一疏神，决保不住，终于被你收回，心急甚么？此时全身脱出要紧。”英琼无奈，只得含忿应诺。

忽听四方异声沸腾，宛如万千天鼓齐鸣，往中央袭来。正不知敌人用甚毒恶妖法陷害，想仗牟尼珠之力冲出一条血弄，仍往中枢法台杀去。红发老祖元神重又出现，怒喝：“贱婢，急速束手就擒。你那佛门定珠，保得上方，保不得下方。”话未说完，忽听有人应声喝道：“老怪物，不要脸！谁信你的鬼话？”跟着眼前一亮，由斜刺里血海中，冲来一幢青莹莹的光华，宛如一副光网，中间裹住三人，癩姑居中，前见男女二童分立左右。手中各持一个形似风车的法宝，大才数寸，连柄不过尺许，却发出数十丈长的银光，飘轮电掣，与杨瑾所用法华金轮大略相似。来路身后竟被冲开一条血弄，前面血光也被冲得波翻浪滚，荡漾起来，来势更是神速异常。一到，癩姑便回头说道：“琼妹，快收定珠，好联合一起，取老怪物的性命。他说下面难防，我们不会由上面走么？”

易静见她说完，眼看地面，心中会意，知她定有脱身之策，必因定珠在外，恐伤那男女二童法宝，不便会合一起，忙令英琼将牟尼珠速急收回。英琼将手一招，珠光才落，男女二童手指处，那光网倏地展大，将易、李二人连云幢一起裹住，合在一起。同时癩姑又向红发老祖发话道：“你那中枢法台已吃我这两个朋友破去，此事不能怨我三人，我们暂且失陪了。易姊姊且不要动，待我施为。”说时迟，那时快，红发老祖原认二女为网中之鱼，也和妖徒一样，见宝起意，欲以全力发挥妖阵凶威，强逼二女献宝赎命，下手不猛。正在发话恫吓，忽见青光飞来，冲行血海之中，如无其事，心中奇怪。定睛一看，竟有两个对头在内，为首一个小癩尼姑还未见过，大吃一惊。情知不妙，忙即行法催动妖阵。敌人应变特快，晃眼即合，竟不俟妖法发动。

癡姑口说着话，由男女二童各持手中光轮，分指上下，自己把手一挥，便纵遁光向上飞起。红发老祖看那意思，是想冲破上空遁去，还当敌人自投罗网，正合心意。刚手一指，待要加紧施为，不料敌人声东击西，明里故意上升，暗中却准备施展那威力剧烈的法宝。癡姑率众上升时，四外血光越发厚密，虽有光轮开路，也没有来时神速。易静料有用意，示意英琼勿动，自运玄功，准备相机相助。英琼见状，已经省悟。众人刚飞升了二三十丈，男女二童倏地左手朝红发老祖一扬，立有一片青光，箭雨一般朝前射出。红发老祖满面怒容，咬牙切齿，刚纵元神避开，雨光箭雨也似，连珠霹雳纷纷爆发。同时癡姑手指处，发下一团金光，直落地上，一声大震，地面禁制便被震破，裂开一个深穴。二幼童光轮也齐向下指，冲得脚底血光四散。癡姑忽把手一挥，遁光往下一沉，改升为降，五人一同奋力冲下。红发老祖被青光惊退出去，又见敌人向上飞冲，所有法力全加在上空，急切间万没想到会有此事。等到回身追来，敌人已比电还疾，由地穴中遁去，拦阻无及了。

癡姑率领众人降到地穴深处，回手向上一扬，先用法力将地穴封闭。然后行法。一面开出两条歧路，以为疑兵之计；一面加紧飞驶。易静虽是行家，见她随手指处，无论山石泥土，水火煤铁，全都纷如雪崩，现出一条孔道。飞遁那等迅速，竟无阻滞，自愧弗如，好生赞佩。英琼见红发老祖不曾追来，便问癡姑经过。癡姑答道：“话长着呢。

谷口还有妖人所约党羽埋伏在彼，虽然不在话下，到底惹厌，我们必须赶到这两位道友仙居前面，方能出土。且等少时，到了再说罢。”说罢，加紧前驶。

约有半个多时辰，癡姑笑问二童：“我们已行有四百余里，算计快到了，你俩看是到了不是？不要走过了头，岔向别处。”女的一个闻言，便从腰间取出一面小镜，呵了一口气，朝上注视了一会，笑道：“还有二十多里路程，已然入了我们禁地，此时出土也可。”癡姑含笑点头，将手一搓，往上一扬，一声雷震，头上石土便自爆裂，向上飞起。众人也跟着由沙石惊飞中飞身直上，晃眼便出地面，见了天光，现出一片清明境界。

众人见那地方乃万山中的一片盆地，约有三二十里方圆，四面俱是连崖叠嶂，环拱若城，高可排天，内外隔绝，无路可通。靠着北方是一月牙形的大湖，湖水涟涟，清澈见底，把全境占了多半去。下余地面上，乔木清森，疏林掩映。不时发现虎、豹、狮、象等猛兽三五成群，游行往来，见人不惊，甚是驯善。湖岸宽广，一边是水，一边尽是粗若盆盎的修竹，碧森森干霄拂云，苍翠欲滴，映得人面皆青。对湖危崖千仞，壁立水上，中间独有一处，宛如用神工鬼斧，自顶下削，雕琢出数十丈大小一片平地，看似石崖，上面却疏落落种着二三十株苍松翠柏。端的水木清华，景物幽绝。

这时癡姑已将出土地穴行法掩没，复了原状，一同走向湖边。女童笑道：“嘉客初来，莫非还要请人家自己先飞过去么？”男童笑道：“妹子又想班门弄斧了。”女童道：“嘉客光临，我不敢劳她们云步，接渡过去乃是敬意，怎说班门弄斧？癡姊姊的同门姊妹，和我们还不是自家人一样，难道还会见笑不成？”易静正测不透男女二童来历家数，以前又从未听人说过，巴不得她再卖弄。笑道：“癡师妹的好友，自非外人，道友请行法吧。”女童道：“诸位姊姊莫笑，妹子献丑了。”说罢，手朝崖一扬，匹练也似飞起一道白光，抛向对崖，晃眼化作一道极壮丽的白玉长桥，由湖边起直达对面崖腰之上。

易静看出这是旁门中的飞虹过渡之法。暗忖：“旁门之中也有这等人

物，看年纪又不大，不知师长是谁？癡姑怎会与她相识？”心中好生惊异。方在寻思，二童已举手肃客，同往桥上走去，刚一离岸，身后一段便随着人走过处收缩起来。一童当先引导，相隔众人约有丈许，走得甚快。易、李二人方笑二童稚气，身是主人，怎不陪客同行，心急则甚？忽见一童走着走着，手似捏有灵诀，不时向前、左、右三面比划连指。定睛一看，每指一处，必有一片光云明灭飞散，同时天空便有大小灵旗隐现。易静再定睛一看，原来由湖岸起直达对崖，湖水上空竟埋伏得有家极厉害的禁制十二都天九宫神煞。这二人年纪不大，隐居在这类边山荒僻之区，有谁向他们寻仇，何用如此严密防备？尤可怪是所学颇杂，既精通旁门法术，又习有玄门正宗降魔大法，并还是最高的法术，心中好生不解。一会将湖过完，到了对崖。那座虹桥随过随收，众人登岸，也已收完，投入女童衣袖之中。二童到了崖上，重又禹步行法，同向来路比划。忽然云光杂沓，布满湖面，什么也看不见。二童再举手一揖，数十面灵旗在云影烟光中闪了两闪，一齐隐去，全境忽又出现。

二童行法停当，重又揖客前行，穿过松林，到了尽头崖洞，二童引了众人，由一极高平整的石门走进。这洞府又高又大，共分前后三层，约有十余间大小石室，到处通明雪亮。所有墙壁门户竟和新建立的凝碧五府相似，无一不是平整圆滑，严丝合缝。便人工雕琢，也无如此整齐修洁。与寻常所见山洞，大不相同。估量这崖原是片整崖，通体实质，由内洞到外面石坪俱由主人用法力驱遣六丁，就崖腰先挖出一片广坪，再就尽头处开一石门，往内挖进，把一座实质的石崖，硬雕琢出这么广大宏敞的一座仙府。法力固非寻常，心思尤为灵巧细密。二人暗中正在赞佩，二童已引进内层左边丹室以内。

室中陈设用具，更比别室所见精巧古雅，但多石制。全室大约五丈，比较别室小些，除丹炉、药灶、几案陈设以外，当中只设有一个圆形石榻。未入门以前，女童当先跑往别室，运来三个石鼓，放于榻前，请众落座。笑向易、李二人道：“此是小妹平日修道炼丹之室。愚兄妹避仇居此才十余年，这里又本无洞穴可以栖身，暂时没有适当地方，只得在崖腰上现开一洞居住，一切均属草创，荒僻简陋，日常又无宾客枉临，所以室中连个坐处都没有，易、李二位姊姊不要见笑吧。”

易静听她只和自己及英琼客套，对于癡姑神情亲切，极似故交好友异地重逢。再听那语意，分明他兄妹自身便是山主，并无师长在此，又有避地之言，年纪虽轻，口气却老，又不似道家元婴炼成。忍不住问道：“二位道友道法高深，令人敬佩。适才蒙鼎力相助，得以出险，地行匆遽，尚未及致谢请教呢。”说罢，便和英琼起立，为礼相谢。

二童俱谦逊道：“如非癡姊姊主持指点，休说难效绵薄，连兄妹多年强忍的这口恶气，也没法出呢。区区随行微劳，又是自家人，二位姊姊何客气乃尔。”易静正要接口请问二童姓名来历，癡姑已笑嘻嘻先向四人说道：“你们怎么俗套起来？易师姊和琼妹为人来历，适在老怪山中已然抽暇说了。他两个的姓名来历，易师姊和琼妹等还不知道。看他两个年纪这么轻，能有这等法力，又是正邪两途都有门道，必定觉着奇怪。有些话，你们不好意思问，他两个也未肯尽情说出，还是等我说吧。”女童笑道：“癡姊姊，我们一别三十年，这张快嘴仍和从前一样。少说两句，莫要我们丢人吧。”癡姑道：“这有什么不能告人的事？休看易姊姊见多识广，似你两个这等异人，我便全说

出来，只恐也未必知道呢。”二童微笑不语。易静笑道：“我本莫测高深，师妹说吧。”癞姑遂把二童来历说出，易、李二人好生惊喜。

原来二童一名方瑛，一名元皓，俱是童身。未出家以前，便是志同道合的好友，自幼好道。二十多岁上，正是明季逆阉柄权，天启昏庸。二人灰心世事，无志进取，一同商议弃家学道。千里裹粮，到处寻访仙人未遇，后又分途寻访。二人一同向天立誓，谁先成道，便来度另一人。方瑛心志最为坚决，终于寻到西崆峒广成子旧居仙府，得到一部道书玉页金简，上面尽是漆书古篆，一字不识。仗着她向道精诚，以前流转各地名山胜域，遇见过几个做下乘功夫的炼气之士，因非意想中的仙师，未曾拜门，却学会了些服气辟谷，以及山行防御虎狼蛇虫等小术。又练过一二十年的武功，多年跋涉，精力强健。说文篆引，读书时也曾研究，便在洞中住下。早晚二次朝天虔诚跪拜，口称广成子的法号，通诚求告，请示玄机。一面照以前所学吐纳之术，打坐修炼。除采办山粮外，轻易不出洞门一步。如是者三四年。那道书共只五十四片玉页，七章金简。古篆而外，还有好些符篆在上。因常观玩，年月一久，方瑛全都默记下来。又以本通小学，有些古篆已渐解悟，只不过有的只识大意，有的词意秘奥，字虽认得，尚难索解，心中拿它不定，不敢尝试演习。

这日黎明起身，照例对书跪祝之后，将书藏起，出洞闲眺。想起好友元皓，久别无音，好生悬念。自己每去一地，必然设法留话或是字迹，告以所去之地，人在西崆峒，不会不知。如已成道，或遇仙师，定必寻来。如今音信杳无，可知尚无遇合。自己枉在此洞得到这部天书，偏是古篆难解。如说无福，到手之时，又有佳兆。先是宝光上腾，引来此洞，好些灵异之迹。得时又似有人在耳边警告，此山精光上烛霄汉，只在东偏石室藏看无妨。将书出洞，或往别室观看，均不免有奇祸。方瑛为此，苦志虔求拜观，以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终可感动仙灵下降。历时将近四年，毫未松懈，全书符篆早已默记在心，终无感应。日前好似无师自通，解悟出一些字义符篆用法，仍是不会照符演习。因有一次闲中无聊，偶然照本闲画，才画没几笔，忽然山摇地震，全洞似欲崩裂，人也被震晕过去。由此胆寒，在无人指教尽行通解以前，不敢妄动。前晚无意之中，又解出了多半章，照那词意，有“风雷辟魔”字样，与前半似乎是指修炼静功之法不同。

昨日几次想出洞外择地演习，恐蹈前辙，欲行又止。似此岁月悠悠，人将老大，万一终不领悟，老死空山，岂不冤枉？想了想，觉着书上古篆，除符篆外，相同的字十居二三，现时不认识的字只占全书十之一二。只要试出一两页，再加苦思，或可以触类旁通。长此胆小畏难，终无解悟之日。方瑛自问生平无过，向道又如此坚诚，定蒙仙佛怜鉴。命中如该成仙，决不致为此惨死。如若无缘，这类古仙人所遗留的道书，也到不了自己的手内。越想越对，正打算壮着胆子，走往远处一试，以免有甚风雷地震之异，灾及洞府，无处栖身，还将道书失去。忽见阴霾满山，腥风大作，由侧面岭头上横袭过来。

方瑛居山年久，知道岭那面泥壑中，藏有一条毒蟒，每年春夏之交，必要率领族类游行山阴一带，并去山阳晒鳞，吞食野兽。山中另有一种形似野牛的猛兽，牙利如锯，角锐如矛，碗口粗的巨竹，合抱不交的大树，犯起性来，一咬立折，一触便断。性又合群，这时成千成百，漫山盖野，黑压压一大片。专与大蟒恶斗，因那为首大蟒长大凶毒，结局自占上风。可是野牛



数多，凶猛力大，又不怕死，丈许长的蛇蟒，张口一咬便成两段。纵跃又极灵快矫捷，有时连为首大蟒也受了伤。尽管吃大蟒长尾打肉成饼，或被咬死吞噬，极少自行败退，一味地拼死凶斗。初斗时，蛇兽纷纷，互有伤亡。直到大蟒吞食了太多，为兽血所醉，势衰体倦，不愿再斗，自率子孙先自掉头，收势回转，其去如风。牛群分明追不上，依然不肯甘休，一直追到岭下才罢。双方以岭为界，成了世仇，每年必要恶斗几次，已然见惯。当年想因天暖草长，故此提前了半月。双方一去一来，距离洞前不远，尘沙蔽空，风云变色，声势至为惊人。先是老远便有腥风卷到。接着便是宛如数万道大小匹练，满山抛掷，起伏如浪，迅速已极，眨眼便在洞前草地上横窜过去。最后才是那条大蟒，长近十丈，头比水桶还粗，走起来蟒首高昂起一两丈，身子不动，巨吻开张，一条六七寸宽、三四尺长如意钩似的血红信子，宛如火焰，吞吐不休，比箭还疾。由地面上滑过之处，草木立即焦黑枯死。对方野牛不等到达便发出怒吼，列阵相待，甚或迎上前来，就在洞前草地上恶斗，原是当地奇观。

方瑛每次都藏伏洞中偷看。如在远处厮杀，恐有疏失，所习小术不能自保，便不敢去。等蟒斗倦归途，群牛追杀，看个后尾。那洞府同现在易、李二人所见洞府一样，也是危崖壁立，有一大洞。只是形势天然生就，不是人为，洞府又多着一片崩石积成的山坡，可以直达洞门罢了。初见到这类恶斗，也极胆怯。后见山中那么多蛇兽，从无入洞窥伺侵犯之事，固然由于地较险峻，怎会连蛇也不进？三年过去，均是如此。以为仙灵窟宅，蛇兽不敢近前，只在洞旁遥观，便无妨害。心中一定，胆子越大，去年看时，竟立洞前观斗，并未似前隐藏。这次自然格外放心，奇事难逢，便暂停试法，闲立旁观。

哪知这些野牛势子越盛，腥风刚起，蛇还未现，便听右面山坡后广原中群牛齐声怒吼，声震山野。等众蛇蟒由左侧飞来，右侧黄尘滚滚，突起数十丈，牛群何止千数，已似旋风一般，狼奔豕突，猛冲迎敌上来。万蹄奔踏，震得山鸣地动，比前见数次更加猛烈，数目加多了好些。地点恰在洞前草地对面，相隔不足一里，看得甚真。由早起斗到黄昏，双方均是尸横遍野，腥血狼藉。为首大蟒也不知咬死带鞭杀了多少野牛，方始兴尽神疲，率领数百条残余族类退了回去。照例野牛必追，除负伤的蛇偶然落后遭殃，为群牛所毙外，极少追上。追到岭前，也必回头。可是牛群伤亡太重，蓄怒如狂，归时又势绝猛恶，无论生物树木，被它埋头乱冲过去，立即断折飞舞，万无幸存之理。

方瑛正看得有兴头上，因牛群声势太猛，竟将上面一片崖石震裂了一角，崩塌下来，野牛被打中，死伤了好几十只。方瑛这次立处又往外了些，极易发现。为首老牛抬头一看，瞥见有人在上，认作发石打它的仇人，一声怒吼，便朝洞前冲来。后面千百野牛，闻声回首，一齐掉头回身，怒吼如雷，相继冲上。方瑛见状大惊，忙往洞中退入，仗着那洞以前经人封闭，早被山石堵塞，极为坚固，只门旁有一小穴，仅供一人侧身俯行而入。初来无伴，存有戒心，为防蛇虎侵入，觉着洞门小些谨慎，遇变时较易防堵，始终没有开大，此时恰好用上。一面退进，移石堵塞；一面照着前习御战之法，放出幻火鬼兵。谁知全无用处，牛群仍是猛攻上来，尚幸当中有二三凹处，那牛向上埋头猛冲，没看清出入小洞，前人堵塞甚固，急切间未被攻入。牛头撞在壁上，声巨且猛，不一会，洞壁便自摇撼欲坠。方瑛情知一被冲进，立成

肉泥，一时情急，忽然想到适才想试的符篆。惊惶无计中，不暇再计利害安危。心想：“反正不免于难，姑且一试。”立时触动灵机，照头两章大意，先把气息调匀，澄神默念，手朝洞外，一口气把所记的符画完。

恰又无心巧合，那洞门积石本已快要向内冲塌，方瑛刚画完符，忽然山崩地裂，霹雳连声，火光一亮，整堆巨石一齐朝外飞舞而出，面前立现天光，洞门大开。惊悸忘魂中，看见千百群牛，随着大片雷火烈焰，无数崩裂的洞石，黑浪也似翻滚而下，满山坡雷火横飞，虽然功夫不大，野牛也死了三四百只。那些在后未死的，因是簇拥在一起，差不多都被火烧石击，各自负伤，互相践踏冲突，四下乱窜。地上尘土激起数十丈高下，半晌不住。方瑛见法已验，又惊又喜，不愿多事杀戮，也未再往下施为。眼看牛群逃尽，便忙回洞，向书跪谢，重又通诚祝告。

第二日，又拿毒蟒试法。为防万一，先寻一险密之地藏起，等它过去，再由后面施为。因是忿它凶毒，更恐其通灵反噬，接连画符，竟似一符一雷，灵效非常，随心所指，无远弗届。这一喜，真非同小可。由此推详领悟，触类旁通，又勤习了两年。前卷坐功，早就悟出勤习，与日俱进。这日子夜，忽然由静生明，豁然贯通，悟彻玄机。再加功勤习，不消年余，尽得全书秘奥，具有惊人法力。

正要出山探寻良友踪迹，元皓忽然寻来。一问经过，才知也得了一位散仙传授。那散仙虽是旁门，人却正直。自称生平共只做过一件恶事，还是迫于不得已，为此还做了许多功德，以为赎罪之意。只是性情古怪，自从见面，便被带往东溟海边一个滨海荒岛之上，历时五年，只管每年两次按时前来传授道法，却不肯收为门徒，也不肯说出名姓来历。每次设词探问，请求拜师，必遭怒斥。元皓也曾虔心跪求，继之以位，仍坚执不允。再说多了，便要翻脸。至今测不出是什么来历用意。每次来时装束又不一样，所以近年成道，屡向人打听，也无一知晓。上月散仙又来岛上，言说还有三日，便要缘尽，不如留此未尽三日，为他年相见之地。随赐几件法宝。又说方瑛在此得了古仙人所留道书，令来相晤同修，互有补益。并嘱把那道书仍埋原处，不可带走。说罢自去。因此才寻来，良友重逢，又各有了仙缘遇合，俱都欣慰非常。

那散仙所传法术，甚是神妙。二人便在洞中互相传授，各把对方所学，一齐学会。

因二人所居洞府偏近山阴一带，景物荒寒，洞又残破不堪，方瑛居久，习与相安，还不觉得难耐。元皓前居小岛，风景清幽，海天万里，波澜壮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忽然来到这等荒寒僻陋之乡，老大不惯，立主迁居。说海内名山胜域甚多，何必居此？山阳虽有几处灵境，近日往探，早在方瑛未来以前，便有了主人，多半是法力颇高，不是易与。又看出彼此道路也各不同，即便勉强寻到一个较好的所在，日子一久，恐也难于相处。既是风马牛不相及，对方在此多年，住得好好的，何苦结仇生事？还是另寻洞天福地栖身为上。方瑛也并非不想移居，一则那洞是自己发祥之地，下过多年苦功才到今日，心中有些依恋；再则那道书后页偈语，也有和散仙语气相似的。大意是此书每四百九十年度一有缘之士。得书的人精习之后，必须将它埋藏在原发现的石穴之内，外用法术封禁。如不遵从，一带出洞外，书便化去，取书的人也还有奇祸。自己虽将全书记熟，并已解悟，到底日夕相对的天府秘籍，平日珍如性命，一旦埋入地底，永不再见，也是有些难舍。

方瑛正在踌躇迁延，不料元皓因往山阳寻找修真之所，无意中惊动了—个异派中的能手，命两个门徒跟踪寻来。两门徒发觉方、元二人隐居在广成子故居废洞以内，回去告知乃师。因洞中玉叶仙籍夙有传闻，每值月黑星昏，有人空中路过，往往遥见宝气上透云霄。等跟踪入洞查看，却怎么也找不到线索。再升空有心查看，便不再现。由古迄今，也不知有过多少人来洞中发掘守候，也没见有人到手。可是洞中居住的人，总是凶多吉少，不是无端遭害，便是有仇人寻来，争杀时起。迭经残破之余，当地又不时发生地震，洞壁倒塌，碎石纵横，几非人所能居。只宋末有人来洞住了十年，忽然道成仙去，并用石块将洞堵塞，在洞外留下偈语，词意甚晦，只有几句是劝后来人不必再为仙籍徒劳，枉自白送性命。山阳灵境甚多，各有修道之士隐居，差不多以前俱曾访过此洞遗迹，见到壁上留的偈语，俱料道书已被前人取走，所以留此字迹。当地又极荒僻，虽只—山之隔，但长年无人涉足。那异派又比众机智，心想：“书既取走，洞中遗书宝气上烛又出传闻，如恐后人徒劳，尽可明言，何必又将洞门堵死禁闭？偈语后两句并有入洞白送性命等恐吓之言。”始终疑心洞中不有珍物埋藏，也必有别的灵异之迹。

偏巧这一日山中大雨，正由山外飞回，遥见后山宝光上腾，与雷电争辉。定睛—看，正是广成子故洞发出。立即回洞带了门人，赶往—看，壁间朱篆偈语，已然不见。先料洞中还有禁制，自恃法力，在洞侧攻穿—个小穴。钻进—看，古洞荒凉，并无—毫灵迹。

师徒合力，在洞中用尽心力，连发掘了数十日，前后七次，只差把全洞倒翻，结果什么也未找到，白把那洞毁了个残破不堪。那宝气从此便没再见。一晃多年，不曾再往。哪知此举白给后来的开了—个出入门户，否则洞门早经前人堵塞，禁法未破，方瑛如何得进？这时听二童说起洞中还有两个修士，法力似还不弱，猛忆前事，知此洞徒有仙灵窟宅之名，实则—无可取。如是常人，还可说是动于传说，求道心切，不畏艰苦。这两人均有法力，肯在洞中久居，必有原故。自己不合疏忽，自从那年破洞发掘，几次徒劳之后，便未再留意。可是那年遗留的偈语，便在发掘—夜忽然隐去。也许那道书已为这两人所得，正在洞中修炼都不—定。那异派立起贪心，前往窥伺。到—时正遇方、元二人在洞外闲眺，借故向前问讯。

此时方、元二人法力高强，远非昔比。见他突如其来，—望而知不是端人。元皓日前往山南访求居处，又在暗中窥探过他，料知不怀好意，便和方瑛使了—个眼色。方瑛人最持重，自以无师之学，不肯轻易树敌。—面虚与周旋，—面互使法力暗斗，表面仍是谦和，不与破脸。那异派盘问不出实况，又觉出对方不好欺凌，说了两句负气的话，忿忿而去。依了元皓，等他再来，便要破脸为敌。方瑛力说：“我们才初得道，这厮修为年久，法力深浅难知。听那口气，山阳人数颇多，俱为同党，彼众我寡，抵御不住。贤弟与我本有移居之志，乘机远避，另觅洞府清修，岂不省事？与这类妖道恁闲气则甚？”随回洞内，将玉叶道书藏埋封禁，强劝元皓起身。元皓因那异派狂傲，行时又隐隐示意恐吓，气终未出。断定是为洞中道书而来，日内必还来洞窥伺侵扰，便在洞中故布了两处疑阵，中藏厉害埋伏。并在洞中留下—封告诫来人的信，表面是说主人暂时有事他往，居室门外设有禁制，无论何人不得擅入，以免伤害。心料妖道见信，不甘受激，又疑心道书藏在室内，必定强入，却不知内中禁制有明有暗，变化无穷，虚实相生。除精通此法，可以无事；否则，非受重创不可。方瑛拦阻不住，只得听之。二人走后，妖道师徒便带了

法宝、妖幡，大举寻上门来，见书大怒。又听二人因怕他已逃走，冲将进去，行法破禁，误陷埋伏，果然上当，受创而去不提。

方、元二人由此遍游宇内名山，打算择一安身修炼之所。洞府还未寻到，对头已经约了几个前辈能手，到处寻找二人报仇。双方相遇深山之中，苦斗了七日夜，结果二人虽然勉强占了一点上风，可是由此纠缠不清，仇人越引越多，几无宁日。二人道书虽已解悟，那正经修炼之功，相差尚远。又以连与仇人苦斗，自觉法力还差，如非元皓诸宝神奇，几遭不测。越想越觉功力不济，决意另觅隐僻之处，匿迹潜修，等到法力精进，到了火候，再和仇敌一见高下。因想中土名山易被妖人追踪，而云贵边境颇多山水佳处，于是便往滇边一带边山中寻找。这日行至贵州境内，正值三四月天气，偶然经过一个山村，看见花树成林，宛如锦霞，尤以榴花为盛，繁红照眼，都如碗大。路旁花林内，恰有酒旗飘荡。二人修道才十余年，本未断绝烟火，见那蛮烟瘴雨之乡，竟有这等山明水秀所在，一时乘兴前往沽饮。当地原是寨墟，那酒家设在半山坡上花林旁边，三间竹屋，倒也明敞。后窗外面还对着一条山路。

二人饮到半酣，忽听窗外哭喊之声。过去一看，瞥见一大片红云向空飞起，云中裹着一个半身赤裸的山人，手上挟着一个少女，正在哭喊挣扎。因值墟集，山路往来的山人甚多，内有一个货郎打扮的汉人也在望空哭喊，山人面上俱带惊惧之色。二人料是妖人用邪法掳劫汉人妇女，不由动了义忿，恐迫不上，也没细问，便飞身追去。那妖人法力有限，又摄了一个凡人，一会便被追到地头，先后落下。那地方是一山洞，妖人还有几个同党，平日凶横已惯，见人追来，自是暴怒，群起迎敌。结果妖人纷纷负伤遁去，那少女被救了回来。女父名叫周老，自是感激万分。可是全寨墟人却发了急，苦苦哀求，要二人留住，宛如大祸将至。一问底细，才知那妖人俱是红发老祖门下，先不在此，近年才在附近山中来往，自称奉了教祖之命，来此收徒传道。来时大显灵迹，当地本有蛇虎之害，俱被二人用法力除去，又能呼风唤雨，驱役神鬼，远近各寨墟山民，俱把他们奉若天神。只是脾气不好，又贪财，又好色，时向山人讨要酒肉、金银、布帛供奉，稍一违忤，立遭杀身之祸。每遇各寨墟集，往往突自空中飞落，看见有姿色的妇人，立即强摄了去。山人信奉鬼神，先还当是神人看中他的妻女，必有福降，还甚欢喜。隔不了一二日，所摄妇女相继放回，一个个全成了病鬼，面黄肌瘦，不成人形。有那气弱的，到家不久便即身死。一问经过，才知妖人竟是在此暗立洞府，背师作恶。洞中时常替换往来，摄了妇女前去，只是更番淫乐，直到对方精枯髓绝，方始放回。所说教祖所居，远在滇黔极边深山之中，相隔尚有三千多里。听那口气，妖人来此为恶，乃是同门互相瞒哄，教祖并不知道。

山人见回来的妇女异口同声如此说法，方始觉出受害，无如妖法厉害，空自又恨又怕，无可奈何。只得遇到墟集，把青年妇女藏起，别的仍是予取予求，听凭诛索。哪知凶蛮更妙，过了些日，先用妖法示威，把山人吓了个够。然后传知，每隔半月献上四名山女和牛酒布帛应用各物，供他淫乐。各寨按时轮值，不许迟误；否则便降奇祸，将违命山民全数杀死。寨民无法，又只得应诺下来。由此起按时送了妇女前往，等第二拨送去，再把前送山女带回，于是成了惯例。土蛮愚鲁，又极信畏鬼神，好在寨墟甚多，每隔年余才轮到一回。去的山女因受蹂躏日浅，回时只是虚弱，多半仍可复原，死者甚少。

日子一久，渐渐习与相安，视若故常。自献女起，妖人日常只在所居洞中享受，轻易不来墟集上走动。就来，也只强索财货食用，也不再摄妇女。这日，许是看见周女美貌，动了淫心，又施故技。不料遇见两个大对头，吃了大亏。当地山人知他决不甘休，惟恐方、元二人走后，妖人前来问罪要人，心胆悬悬，又不敢把二人怎样，不住环跪哭求，坚不放行。

方、元二人知道妖人必已逃远，不会再来。无如山人心实，不听劝说。方、元二人见他们哭诉可怜，又不知对头厉害，以为妖人既是背师为恶，可见乃师人尚不恶，何不寻上门去，责以正义，令其约束徒众，不许再犯。听劝便罢，不然便连他师徒一齐除去，免留害人。二人主意想定，假说自己便是红发老祖好友，受他之托，来此惩治恶徒，妖人已然胆寒，不会再来。山人仍是半信半疑，但又不肯拦阻他们，只是一味哀求。周老父女也相随跪求。二人也恐就在走后这一二日中，妖人来寻周老和山人晦气，勉强留住了两日，妖人未来。当地寨主又令两个胆大一点的山人，去往所踞洞穴窥探，除发现几具汉装女尸和一些强索去的酒食财货外，并无一人。方始相信放心，对二人愈发感激，又以好意留住，二人自是不允。情知妖蛮凶横，复仇心重，决无善罢，行时又教给众人一套话，并将周女藏起半年，传言作为二人也是见色生心，由妖人手里将人劫走，到手以后并未送回，众人只知二人路过撞见，忽然飞空追赶，下文一概不知，以防万一。

随即起身，往边山赶去。

红发老祖在滇边一带威望极高，所居之地极易打听。二人初生之犊不怕虎，竟到烂桃山登门求见。这时红发老祖虽信白、朱二老之言，不许门下为恶，但是护短好胜，根于天性，终改不掉。二人因见前伤妖人无甚法力，因而看轻乃师，以为区区山蛮邪教，哪在心上。自己还以为是不愿结仇多杀，善意相劝，满心自恃。初到时，看见对方许多势派，门人侍卫其势汹汹，认定对方好作威福，决非善良，词色大是不善。红发老祖听门人报知，心已不快，因来人姓名从未闻知，无故来访，词色又如此倨傲，不知是甚来历，为了何事，想了想，姑命入见。二人见红发老祖居中正坐，门下好几辈弟子侍立于侧，更有八名侍卫，手持戈矛环立座后。自己以礼人见，也不起身迎接，只把手微摆，令就旁坐。其实对方一见面便把二人功力看透，知是末学新进。这还是因为常和正教中人来往，恐有要事，奉命而来，才有这点礼貌，否则相待更恶。二人以为对方过于倨傲，强忍气忿，冷笑就座。没等询问来意，便把门下妖徒淫恶行径说出。正在昌言无忌，详陈邪正利害之分，忽见众妖徒面容骤变，好似动了公愤。上首一个身材高大，貌最凶恶的妖徒，立用土语向乃师说了几句。红发老祖忽把怪眼一翻，立命拿下。上首二妖徒应声而出，各放出一股黑烟飞来。二人深入虎穴，原有准备，也就施为迎敌。众妖徒见妖法擒不到来人，纷将法宝飞刀放出。二人见对方主脑还未动手，单是门下妖徒，便大有能者，与日前所遇大不相同，才着了慌。

原来红发老祖听二人当面指摘他师徒罪恶，词色又极不逊，已是加了忿怒。事有凑巧，前伤妖人共是五人，乃红发老祖的第二代徒孙，自告奋勇，去往贵州边山中创教收徒。下山才只两年，却在外面为恶。一般同门妖徒也常借他那里作乐，一同隐蔽，颇得教祖宠信。自劫周女被方、元二人所伤，本拟败逃回山，告知师长、同门，请了能手前往复仇。因在中途降落，行法医伤，遇见两位汉装少女，又动色心，意欲摄去。谁知遇见杀星，二女俱精剑术，本就不是对手，心还不舍。正相持间，又飞来一眇一癩，两个奇丑的

少年女尼，竟与二女相识，一照面，便把五妖人一齐了帐。为首一个妖人新近炼有元神化身，因是后死，对方把妖人看得太轻，没有留意，侥幸保住生魂，遁回山去。

妖人本身师父乃红发者祖爱徒姚开江，这次门人出外传道，由己力请，事由犯规为恶而起，应敌匆促，仇人姓名来历全都未问。正想一面行法，祭炼妖徒生魂，暂时隐瞒，等日后探查出来先后仇人是甚来历，再行设法报复，不料方、元二人忽然寻上门来。知道师父脾气，处罚由己，只要外人一说，立即恼羞成怒，何况对方又如此狂谬无理。事已败露，索性把全部怨毒种在来人身上，便用土语告知师父，说五妖人只不过各寻配偶，教规之所不禁，吃这人联合同党一齐杀死。适才遁回一名生魂，说知此事，正要禀告，仇人已自投到。

这一来，红发老祖自然怒上加怒，忿火中烧。因自负法力高强，差一点的人遇上，觉着胜之不武，轻视来人，不屑动手，只命众妖徒上前，自然要差得多。二人去得冒失，临机却尚机警，一见形势不好，大出意料，立打逃走主意。本身法力虽非红发老祖之敌，那几件法宝却大有威力。斗不一会，便将两件最厉害的法宝取出，一面迎敌，一面防身，冷不防突围飞去。等红发老祖看出那法宝来历，大吃一惊，知道门人决难取胜。正待变化元神，下手擒拿，人已遁去，忙率众追赶出去。以红发老祖法力本可赶上，哪知刚追不远，便由斜刺里飞来一道青光，长虹也似横亘天半，将路阻住。定睛一看，正是那法宝的主人，手指青光，冷着一张怪脸，停空呆视，也不发话，只不放过去。知道此是旁门散仙中唯一人物，脾气古怪，有通天彻地之能，向不问人间事，不知怎会收此二徒。

如与为敌，立有身败名裂之忧。此散仙又向不听人分说，只要出头，便强到底，无可理喻，万万招惹不得。红发老祖又惊又慌，无可如何，只得强忍忿怒，垂头丧气回去。青光一瞥即隐。门下徒党也随后追到，红发老祖推说没有追上，闷闷回山，越想越气。先以为此仇万不可报，又不便对门人说明，空自愧忿了好几年。

这日出游，路遇追云叟白谷逸，无心谈起受人欺负。追云叟笑答：“这两个老怪物行迹诡秘，我虽和你一样算不出他们的动静，但是他们决不会收这类徒弟。不能因来人用他法宝，便算拜师，我想其中必有原因。此人难得出动，上次许是正值出游，适逢其会；也是你那几个令高足背师犯规，该有此报。来人虽是狂妄，此时再去寻他，胜了也是羞辱，越做越无趣，就此拉倒了吧。”一面又历举那散仙的为人和近年行径心迹。追云叟无心之言，意在劝。红发老祖复仇之心本盛，姚、洪二妖徒恰又随行听去，回山后师徒计议，再试一回，看那散仙还出面不。便令二妖徒四出寻访仇人下落。本意法宝难敌，寻到仇人归报，亲往报复。

方、元二人逃时，不知有人暗助，始得脱险。因树了强敌，不敢再在近处觅地栖身，又往回走，连经过好些山水，不是不合意，便有别的顾虑。最后在四川大邑县西八十里凤凰山中，找到了一处石洞，地极幽静，相隔城镇又不甚远，便中还可修积善功，便住了下来。先防仇人追寻，轻易不出，行动极为隐秘。一晃数年，并无朕兆，渐渐疏懈下来。因为日久用功，道家元婴也自炼就。日常行法闭洞入定，在山中神游。先还是一人留守，日久元婴渐固，时常结伴同出。又是一年过去。渐渐炼到婴儿能携法宝应用。眼看再有两年，便可运用玄功，变化自如，瞬息千里，无远弗届，纵遇有人为难，

也无败理。哪知仇人忽然寻上门来，二人事前毫无觉察。因山中有一仙树场，住有二三十户人家，年前遭受瘟疫，由二人治愈，救了全村性命。当地又有一株紫柏，大有十围，亭亭若盖，荫被数亩，相传乃古仙人遗留。又有清溪流水，近岭遥山，岚光树色，相映成趣，风景佳绝。场上人家俱都姓卫，世业耕读，幼童甚多，设有公塾。每当夕阳在山，明月未上，村童放学，群嬉于树旁清溪白石之间，别有一种天真之趣。这些儿童又都家规极好，举止不俗，山水灵气所钟，相貌多半美秀。内有一双兄妹，年约十三四，更是聪明灵秀，动人爱怜。方、元二人闲中无事，每喜引逗群儿为乐，隔些日总去一次，习以为常。去时，总是先往城市买些果饵，前往分散。被妖徒发现，也由于此。

二妖徒各带一二门人，分作两起寻访。这一起共是三人，以姚开江为首，还同有一个最工心计之妖徒秦玠。因知二人法力高强，惟恐难敌，先不出面，只在暗中窥伺，终于探出二人所炼元婴尚未十分凝固，不时出游。便设毒计，乘元神他出之际，暗入洞中，把两具法身毁掉，剩下两个火候未到的元婴，岂不手到成功，

二人因连日元婴渐凝，连与群儿嬉游，均非原身。好在村人均受过救命之恩，知是神仙中人，见惯不以为奇，又受过嘱咐，不为传扬，相处已久。这日又是元婴前往，正赶上最爱的两小兄妹一时无知，各吃了一枚异果，双双死去。因未见有余果，只听传说，心爱二童过甚，匆匆不暇查看，也认为误服蛇衔毒果，放下城里买来的果子，便即飞回，取药救治。路上二人忽然心动，元婴飞行绝快，相隔又近，眨眼将到。遥望洞门大开，正有三个着红半臂的妖人，两个手挽自己人头，由内急走出来，重将洞门封闭，隐伏在侧。二人不禁又惊又痛，知道中了仇人的暗算，原身法体已落毒手；并还埋伏洞外，准备等元婴回洞，骤起杀害。气候未成，身边只有两件法宝，用起来功力还差，回去必为所擒。若不回去，一则元婴正炼至要紧关头，不能没有法身；二则这等大仇，岂可不报？三则洞中还有法宝，此时倘被敌人得去，还能收回，如被带回山去，经过妖法祭炼便不能再为己有。怒火中烧，忧危念切，情急无计之余，忽然想起新死的那两个兄妹，均是上等根骨，如能借他们庐舍回生，不特无害，日后还可报仇雪恨。事急无计，有违救他兄妹初心，也说不得了。念头一转，略微商议，重往场上飞去。

那家父母还当二人定能救他儿子，忽见飞回，心方一喜，二人已往二童的身上合去。

当时回生，告以自身受了妖人暗算，法身已毁，不得不借两小兄妹躯体一用，事完定有重报，并以法力度他两个转世重生。令勿张扬，以免仇人警觉，难于报仇。男的想起全村性命，皆二人所救，两小兄妹又是本已身死，虽然心痛，还能忍住。女的妇人之见，平日又最钟爱这一双儿女，禁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方、元二人刚借尸重生，法宝还未收回，见她号哭，恐怕仇敌到来，难于抵敌，正忙劝慰，说：“我暂借你儿子尸体一用，事后必令重生。”言还未了，倏地眼前人影一晃，现出一个小癞尼姑，心方一惊，耳听骂道：“不要脸的东西！”二人脸上叭叭两声，早各着了一掌。当时觉着心魂摇摇，似欲飞扬，知道厉害。又值危疑忧惧之际，对方只一掌便如此厉害，哪里还敢冒失，各自收摄心神，连身纵向一旁。二人正待查明来由，相机进退，忽又怪风大作，一片红云疾如奔马，由所居山洞一面飞来，显见皆是强敌，益发

难于抵御。互相使了一个眼色，慌不迭隐了身形，往斜刺里破空飞去。飞出里许，回头一看，适见小癞尼已化作一道金光，迎上前去，与新来的一道红光斗在一起，看去颇占优势。分明是佛门中有道神尼，既与妖人为敌，如何又打自己？二人心疑适才癞尼认错了人，平白吃这一金刚掌，如非近来功力较深，几乎被她把元婴震出了窍。正在寻思，妖人已晃动妖幡，施展邪法，一时妖云滚滚，邪雾迷茫，魅影憧憧，鬼声四起，又有数十百道血也似的光华满空交织，声势甚是凶恶。癞尼却似未在心上，随手发出神雷，霹雳连声，震撼山岳，金光也强盛了好些。

方、元二人猛想起乘着双方恶斗不解，正好收回法宝，前来助战，以报杀身之仇，在此呆看则甚？心念一动，先疑妖人如此厉害，事前又似早窥自己虚实行径，洞中法宝虽封藏石壁以内，也许仍被劫去。及至如法收回，并无动静，才知藏处禁制多半未被破去。又以原来法体已毁，借人躯壳，又各自吃了一金刚掌，仍疑法力较差，不禁惊喜交集。飞回洞内一看，原身已为妖火所化，法宝却是封禁如故。虽然洞中颇多发掘残破之迹，因藏得隐秘，禁制神妙，并未被妖人搜去。二人心中一喜，忙即撤禁取出，分带身旁。杀身之仇，自是恨深切骨。又料癞尼初见动手，必出误会，那两件法宝又专破妖法，立即赶往助战。才一飞起，便听前面震天价一声巨响，一道匹练般的金光夹着无数雷火，自天直下，比先前声势还要猛烈得多，下面妖云邪雾，立被冲散。妖人似已受伤，两三声怪啸过去，那三道红光已由雷火中飞走，往西南方遥空射去，其疾如电，瞬息已杳。

同时来人化一为二，内中又多了一个小尼姑，也未追赶，就在空中对面交谈了几句，后来小尼姑便自飞去。小癞尼却似停空相待，并未飞去。

二人见对方法力这么高，既感相救之德，又想问明来历，结一方外之友，仍朝前飞去。心还觉她不比自已离得远，这类妖人理应诛戮，为何听凭逃遁，不去追赶？哪知自己也不是好相与，刚一飞近，未及举手为礼，便听对方喝骂道：“不要脸的狗道！自己不能保身，却强占好人家子女。快将两个躯壳留下，自去投生，饶你们不死！”二人听口风不好，知道对方法力高强，先把遁光按住。话一听完，见癞尼已作势飞来，情知不是对手，只得一面纵遁光，一面忙答：“道友休要误会，容我二人说完，如有不合，再请动手如何？”癞尼竟是不容分说，开口先骂道：“放屁！我亲眼得见，谁信你的鬼话？”随说手一指，金光如虹，便已飞来。二人无奈，只得合力抵御，口中仍自分辩不已。癞尼竟似认定二人强占幼童躯壳，非要还出不可，说什么也是不听。二人虽然所用法宝出自仙传，神妙无穷，一则对方有佛光护身，难于侵害；二则知道癞尼必有大来头，先走那个同伴便非寻常，适才所遭的杀身之祸便是以前粗心抗敌而起，方吃大亏，对方又非那左道妖邪，哪里还敢再树强敌。一味苦口分说，只图善求，不肯下那毒手。无奈对方功力颇高，初借到的躯壳久必难支，先颇忧急。嗣见对方也未尽量施为，与先前和妖人对敌情景不类，只是苦缠不舍。几次想要遁去，均被阻住，好生不解。后来越斗越往下降，已然离地不远。那地方本离仙树场不过二里，适才恶斗，村人俱都望见。先甚害怕，时候一久，看出不会殃及旁人，有那大胆一点的便赶往观看。见双方渐渐降低，因听二人直向癞尼分辩，想起前恩，也壮着胆子在下面接口，代为证实劝解。说二童自服毒果身死，二位仙长借的是已死之人。平日为善，还救过全村性命，癞尼仍是不理，极口挖苦，话更尖刻。直说二童并不该死，二人不能保身，见死不救，反倒乘人于危，种种无耻，



正经修道人哪有这样？二人吃她挖苦得又愧又急，无言可答，一想对方之言并非无理。打是打不过，走又走不脱，只是受欺侮辱骂，实在难堪。迫于无奈，正打算豁出舍了仙业，或是另转一劫，或就婴儿炼成鬼仙，将所借躯壳退让还原，方问有什么法力使二童复生，开口说不两句，癞尼哈哈笑道：“想不到你两个竟有天良发现之时，如等你们此时让还躯壳，已是迟了，这一对好儿子的生魂，已被我师兄带回山去，另想别法重生了。我和你们打，便为你这两句人话，既知无理，能够悔过，便宜你二人吧，我去了。”说罢，大头一晃，连人带金光全都隐去。二人急喊：“道友慢走！”已无应声，只得带愧降落。

回到村中，见二儿父母已住了悲泣，迎上前来。见面一谈，才知二人初斗时，二儿父母忽见又有一生相奇丑的小眇尼姑走来，二儿生魂突然现形。眇尼随请觅一僻处谈话，可是在场诸人无一见闻，料是仙佛临凡。迎回家中，行礼叩问，才知二尼一名眇姑，一名癞姑，乃神尼屠龙师大的门下。因奉师命去离此不远的牛场坝有事，路上遇见方、元二人在镇上买果子，看出他们是道家婴儿。眇姑觉着二人元婴未固，便出来游戏人间，实在胆大冒失。身又不带邪气，未成道已喜炫弄，恐其将来狂恣为恶，欲乘其未有恶迹以前，加以诫勉，并查看是什么来历。眇姑自去办事，令癞姑潜行跟踪查看，相机行事。

癞姑尾随到了仙树场，见二童身死，二人急往取药。想听村人如何说法，没有随往。及听村人对二人甚是感戴，先颇暗赞。嗣一细查二儿，乃为妖法摄去生魂，因是口角流涎，适有采食野果之事，因而误会。暗忖：“此山胜境无多，除师父有一道友在牛场坝茅庵中苦修外，前来数次，均未见有修士寄迹。村人说前见二人在此隐修，已出意外，怎会还有妖邪在此潜伏？”立即飞起查看，发现二元婴所去之处，有一洞府，邪气隐隐。心想：“莫非二人便是妖邪一党？”忙即追去。二人元婴也正遇警飞回，彼此隐形，来去匆匆，却未觉察。

癞姑快到洞前，看出妖人隐身洞外，正想掩住窥探。才一落下，便见离洞不远，有两幼童生魂在阴影中掩伏，神情惶遽，并无禁制。弱小生魂被妖法擒去竟能脱逃，并还能抗风日吹灼，元神如此凝固，必是前生修积，可想而知。立即行法收入袖内，低声嘱咐，告以勿怕。妖人中姚开江最是性暴，久候仇人未来，竟忍不住和同伴说起话来。癞姑侧耳一听，竟是前见元婴仇人，这才分出邪正。见二人还未到，恐其误入罗网，重又飞起，往来路迎回。遥见场上二人已然现身，赶往一看，二人似已发觉仇敌害了法体，正在借尸还魂。癞姑心爱二童过甚，老大不以为然。无如到得稍晚，元婴已与童尸相合。

一生气，当时现形。刚每人打了一个大嘴巴，见二元婴未震出窍，正想数责追打。三妖人原是早把二童看中，当日准备摄了生魂再去报仇，以备回山炼法，一举两得。只因一时疏忽，心想区区幼魂，又在风日之下，决逃不脱，便随意收入身带法宝囊。谁知二童根骨特异，生有自来。先时吃果玩耍，猛觉着命门一冷，身子被甚东西吸住，凌虚而起，哭喊狂呼，无人答应。刚瞥见下面倒着自己身子，父母村人纷纷哭喊，眼前倏地一暗，便似被人装入袋内，二童聪明机智，先疑已死。正在相抱悲泣，忽听外面妖人说话，凑巧秦玠是汉人，不善土语，各以汉语应答，全被听去，才知生魂为妖人所摄，正在惶急，欲逃无计，也是五行有救，擒他的一个妖人法力既差，人又粗野，

入洞报仇时节，开囊取宝应用，事后不曾封严，出时又落在最后。

二童发现头上天光透人，因听外面风火及砍杀之声，不敢就出。在里面待了一会，才壮着胆子钻出，逃得恰是时候，那宝囊又是悬在妖人腰侧近股之处，二童容容易便自脱出。觉着外面风力猛烈，日光如炙，万分难禁，迥异寻常。但知性命关头，强自忍受，由妖人身后乘其未觉，急匆匆遁入左近密林之中藏起。此处，日光不到，虽觉好些，风力仍是厉害，只得沿着树林缓缓往回路掩逃。二童先还想着仙人能够除妖，救他们回生去见爹娘。嗣又听出二仙已为妖人暗杀，还要灭他们元婴生魂，正在惊悸惶急，眼前忽又一暗，便吃癩姑救走。

同时三妖人也谈到今日摄此二童回山，便可背师炼法。内中秦玠最鬼，见同行妖人宝囊露口，怪他大意。妖人名叫乌隆，本与不合，冷笑回答：“这不比道家元神，日光之下怎会遁走？”秦玠道：“这事难料。我看二童异常机警，根骨又厚，我们说话必被听去，岂可大意？”妖人还在争执。姚开江说：“你不会试看一下？本该谨慎，你只强争，有甚意思？”姚开江是大师兄，法力最高，性情又暴，妖蛮人人敬畏，不敢违逆。

闻言，正气忿忿想将生魂抓出，与秦玠查看，再将囊口紧闭。行法一抓，竟已遁走。三妖人又用妖法试一收摄，并无回应。心疑乌隆粗心，初摄到时已被滑脱，心中不快，便令重往摄回。秦玠道：“仇人道行颇深，我们烧他们原身，婴儿便有感应，如何经久不来？二童生魂又得而复失。此事奇怪，莫要被他们闹鬼？师父所说法宝，一件也未搜到，也许随带婴儿身上，俱说不定。事尚可虑，我料他们必已发现我们，村中现有两个新死童尸，两小生魂不能自行归窍，正好给他们应用。我们不合自留破绽，乌隆不是他们的对手。乘着擒回生魂，一同去吧，省得守株待兔，弄巧被他们借了躯壳，或是寻来能手，还吃暗算呢。”姚开江连声应是。三妖人立即飞起，隔老远便看出二人正往二童尸上合去。不禁又急又怒，立显神通，施展邪法，加紧追往。眼看到达，癩姑发现来了妖人，立舍二人，迎杀上去。斗到中间，已占上风，眇姑也已赶到，一照面便将妖人惊走。癩姑还要追逐，眇姑阻住，说：“适见所访师执，已由空中查知一切因果。命将二童生魂带去，不必追究。”说罢，要过二童生魂，便去见他们父母，告以二童与方、元二人前世夙孽，应以身偿，因果已了，仍转生你家。现将生魂带往别处，等其降生之日，当即送来。又以法力使二童现身，暂时拜别父母，婉言劝告。二童父母悲喜交集，知是前生因果，不过再迟十月，便可重生。又听生而能言，夙因不昧，将来还有仙缘遇合。事已至此，只得拜谢允诺，听其携去。

方、元二人闻言，知道癩姑借此儆戒私心自利，并非恶意。现在形迹太露，当地已不可居，只得另觅名山居住，日夜勤修，欲报前仇。哪知妖人也恐他们道成难制，不肯甘休，纠合党羽，到处搜寻。又恶斗了几次，未见多大胜败。最后妖徒未来，却约了一个极厉害的人寻上门来。眼看危急，恰值屠龙师大师徒三人路过，癩姑一见是他俩，告知师父，一同相助，将那妖人除去。二人随往登门叩谢，常共往还，反成了莫逆之友。

中有一别，隔了六年，癩姑路过相访，人已不见，从此不知下落。

## 第二二九回

千里传真 一鉴芳塘窥万象

众仙斗法 五云毒瘴失仙机

这日癩姑同了易、李二人，路过妙相峦前，觉出山脉灵秀，林壑幽深。和二人分手以后，估量为二人等接应，为时尚早。反正无事，欲往左近游览，就便访查有无异人在彼居住。刚转归途，行没多远，忽觉景物愈妙，好似适未见过，这时方始逐渐出现。天色清明，四山又无云雾。定睛细一查看，前面有一极整洁清幽的山径徐徐现出，分明先有法力禁制隐蔽山形，现始撤去，但又不带一丝邪气。料是相识之人有心要见，开路接引。癩姑方想喝问：“哪位道友弄此玄虚，何不出见？”语声才住，便听对面一个少女口音答道：“癩姊姊，你想不到在这里遇见我们吧？并非闹什么玄虚，因后面这一带山形隐藏变易，不是原形，并还有好几层埋伏，今日才是撤禁的头一天，有好些手脚。因我急于和你相见，先把你来路一带禁法撤去，所以你生了疑心。请稍等一会，我们便出来了。”

癩姑先听口音甚熟，忙运法眼查看，却不见人。那语声似由对面崖上传来，等听到未两句，才听出是方、元二人，不禁喜出望外，料知人隔还远。想起最后一次分手时节，正有许多妖邪向他二人寻仇，自己和眇姑还曾助他们一臂，由此失踪。屡向正邪各派访查，并未受害，只无人知道他们下落，不想会在此不期而遇。癩姑看此情景，分明仇人厉害，来此隐伏，不特地方隐秘，防备极严，并连山形也都变易。但照二人平日情形，并无这等法力。并且他们的仇敌正是红发师徒，便是苦苦寻仇的那些妖邪，也都由姚开江、洪长豹等妖人勾引而来。因未占到上风，又欺二人无甚有力师友，以致妖邪越多，仇也越深，不可开交。如是避仇，这里与红木岭仇人的巢穴邻近，理应知道，怎又在此居住？好生奇怪。

因二人前世为患难同道之交，借体还生时偏巧又是兄妹，二人所借躯壳本质为好，并且卫氏兄妹也经佛法度化，仍向原来父母转劫投生，所以索性改了兄妹称谓，即以此身修道，不复再作别的打算。元皓所借躯壳，恰是女身，人本来生得比方瑛活泼，这一转成少女，益发天真。癩姑比较和她最好，一听出口音便接口喜应道：“是小妹么？这些年来，想煞我哩！这些禁制撤起来也颇费事，却难我不倒。你把方向说出，我冲进去如何？你方大哥呢？”元皓忙应道：“那万使不得，暂时许还要用它，你如冲破，我们没法复原。哥哥正在那里移动禁制，没法说话。你便进来也说不上几句话，便须和我们同走，没工夫到里面去。等一会吧，这就快了。”癩姑料有原因，二人要自己同行，事前必定有人指教，也许敌忾同仇都不一定。此女天真，恐因好友重逢，喜极忘形，无心中泄露了机密，岂不误事？笑答：“既然如此，我等好了。这里密迩仇敌，你把前面山形现出，不怕被妖人看破么？”元皓笑答：“无妨。这只为引你前来，不特路已缩短了些，你一走过便相继复原隐蔽，回看来路就知道了。不过见面再说，谨慎些好。”

癩姑回顾，果然来路已非原景，移形、缩地二法同时并用，自己被她引来竟未觉察。

就说一时疏忽，只顾前行，不曾留意，而这等法力，也着实惊人了。方寻思问，又听元皓笑道：“姊姊你想什么？你当是我二人本身法力做到的么？果然如此，又不怕人了。”癩姑忍不住道：“你两兄妹在哪里呢，怎看得

见我？”元皓答道：“我们离你站处只有百十里，不过中间隔有一座危崖，一道横岭，所以姊姊法眼也被遮住了。”癩姑听他二人远在百里以外，中隔危崖大岭，自己行动神情宛如对面目睹，益发惊佩不置。正想赞美几句，忽又听元皓笑道：“哥哥停当了，你快来看，癩姊姊还是那个丑八怪的样子。”癩姑笑骂道：“我是丑八怪，你是美人好看，我给你找个婆家如何？”随听方瑛喝道：“癩姊姊久别重逢，妹子怎地出言侮慢？时已不早，还不快去，大家见面，岂不好些？还看什么？”癩姑闻言，才知元皓持有隔远照形之宝，所以举动形态皆被看去。方欲还言嘲笑，面前倏地烟岚杂沓，光影散乱，峰峦林木，幻灯一般一起变灭，连闪了几十下，忽然停住，面前顿换了一片境地，景物越发清丽。还未及细看，跟着一片青光飞堕，出现一男一女两个小孩，正是方瑛、元皓借体重生的卫家两小兄妹。癩姑笑道：“你两个见了我来，不即出见，只管卖弄花样作甚？”方瑛答道：“姊姊面前怎敢卖弄？说来话长。此时必须随姊姊往红木岭去。这里有小弟初学道时所遇那位仙师来的手示，姊姊一看自知，我们路上有空再谈。荒居就在前面危崖之上，中隔高林和一片湖水，景还不恶，且等回来再请姊姊光降吧。”

说时，癩姑已把那仙人手示接过。那手示非帛非绢，也不是纸，白如霜雪，细滑柔韧，光洁异常，生平未见，不知何物所制。上写：“瑛、皓难期已满。汝旧友癩姑因师命已转投峨眉门下。现在同门师姊得罪红发老怪，奉齐道友之命，前往负荆，但知定数难回，必起争杀，命癩姑随后接应，当于本日到达。可在午初将我所设禁制如法转动，略见真景，引她趁闲游览。一入禁地，再用缩地、移形二法撤禁相见，不必在外等候。”

方、元二人可速同往，由癩姑用缩地移行法，由谷口外入地，越过妙相峦，暗入天狗坪阵地。阵中大小石峰、石笋分立如林，到处有妖人防守，到后务须慎秘。先用天府晶镜，照见上面隐僻偏远无人之处，耐心候到妖徒演习阵法，风雷大作之际，裂地上升，以防觉察。再绕阵左僻处隐身，空越过去。阵中石峰俱都象形，七九为丛，数目不同，各有呼应。阵法未发动前，只留神避开爪牙相向的一面，便不致触动埋伏。到了红木岭，暗中窥伺，从心所欲，相机接应。”另外并把阵中几处阵地，出时如何抵御等情，逐一开示。

癩姑看完，因时辰将到，恐错过妖徒演阵时机，立即约同起身。当手示未看完时，方、元二人已在行法，四外山石林泉，重又明灭变幻。等到看完说走，癩姑一看，已然回到适与易、李二人分手之处不远。当地景物仍和前见一样，除觉泉石清幽而外，也未见有过分灵秀之处。当即寻一僻地，入土飞行，到了地底，方始互问别况。癩姑才知二人所居，地名碧云塘，四山环抱，一湖深藏，境绝幽深，与红发老祖所居红木岭天狗坪东西遥对，为南疆两处最灵奇之境。因地太幽僻，非由空中正对下面经过，不能看出。

四外大都是浑成危崖，内外隔绝，宛然另一世界。更无可供人居的洞穴，所以自古未有人居。只传授元皓道法的那位散仙，曾经到过。散仙以法力削崖凿壁，在危崖腰上兴建成一座洞府，又把全境加了许多布置，越发成了仙境，住了百年，方始离去。地名也是散仙所取，一直多年均在仙法禁闭之中，便由上空飞过，也难看出来了。

前些年，方、元二人吃诸妖邪寻仇，追迫太急，眼看危机四伏，迟早无辜。那散仙忽然飞来，说是妖邪势盛，二人虽有一二道友相助，但是强敌太多，防不胜防，久了仍为所算，其势又不能代二人全数消灭。何况所居相

隔太远，本身又有好些要事不能离开，特意抽空来此，将二人引往旧居，令其暂避，勤修道法，以待时机。散仙除将当地环崖二百余里以内，用极大法力禁制隐蔽外，又赐了方瑛两件法宝，方始飞去。红木岭仇敌相隔虽近，因当地在多少年前便经仙法隐蔽，外观只癞姑适才所经之地，看去景物山水似乎灵秀，与别处南疆蛮区不同，真要穷幽探胜，走到尽头，只是乱山杂沓，绵延起伏，水恶山穷，寸草不生，任谁到此，也索然兴尽而返。二人又谨守仙示，一步不出，所以红发师徒毫无知觉。

癞姑等三人由地底飞驶，到了天狗坪下面，看准上升之地，且谈且等。待了一会，正好易、李二人在上面隐形通过，到了红木岭下，一现身，表面上众妖人好似各自来往，不曾理会，实则阵中已是大乱。几个主持阵法的妖人又惊又忿，断定敌人不问与乃师翻脸与否，必还要由阵中通行退出，不等号令，便将阵法催动，倒转门户方向，诱令入伏。

妖人做梦也没想到，地底还有三个能者。

上面风雷一动，三人立即乘机裂土而出。匆匆行法，平了出口，便照仙示，穿阵而过，容容易易便到了红木岭下。见易、李二人正在下面通名求见，守亭妖人全不理睬。

本来由下到上，设有金刀之禁，不能通过。三人因得仙人指教，癞姑师传隐身之法又功力甚深，十分神妙，容容易易便由侧面绕行上去，因未停立，所以易、李二人均未看出。

三人暗入大殿探看，正值雷、秦二妖徒在彼密商，待施毒计，诱激乃师残害来人；并还勾引外邪埋伏在妙相峦山口外面，必欲杀死二人，与峨眉结仇而后快。三人听出今日之事决无善罢，依了元皓，当时便要 and 妖徒作个恶剧。癞姑因师命先礼后兵，不敢违背。

意欲仍令对方发难，只先告知易、李二人不必过于自卑，可径直赴殿前，传声求见，把敌人主脑引出，看是如何，再相机应付。哪知三人在上面现形，打手势，二人只是摇头不允。癞姑暗想：“对方多不好，总算师父一辈，便少受屈辱无妨。易、李二人明知不行，仍欲把礼尽到，这样把理占足，异日无论对谁，均有话说。妖徒立意屈辱，不为通报，红发老怪深居洞内，正在入定，反正还得些时才出，何不乘此闲空，去往他洞内窥探虚实？”便把方、元二人一拉，同往神宫走进。三人固是胆大包身，行险如夷。凑巧红发老祖也实自恃，大意一些。以前为防妖尸与七指神魔暗算，神宫内外设有极厉害的埋伏禁制。自从天狗坪设下魔阵以后，不欲门下妖徒看己有怯敌行径，便将神宫埋伏撤去。除洞口金门外立有两名手持金戈的侍卫妖人外，只是后层洞门，因值入定紧闭。故三人也没费什么事，便到洞口。见里面洞室既高大宏深，房数又多，一切陈设用具，俱是金珠美玉之类，到处金碧辉煌，光耀如昼，端的豪华富丽，远胜帝王之居。三人暗笑：“毕竟是左道旁门。峨眉仙府何尝不是富丽堂皇，但是霞光潋滟，气象万千。哪似这里尽是金银珠玉堆砌，俗不可耐。”又见洞室千间，人却极少。连深入了好几进，只每进通路正门有一执戈侍卫侍立，不言不动，宛如石像一般，看着好笑。余室空设卧榻，俱无人居。

最后走到一处，见有两扇金门紧闭，方、元二人商量进去。癞姑细看门上银钉，暗合九宫、五行之秘，隐有红光浮泛。一想不妥，如要入内，势必破门而进。红发老祖并非好惹，此时在内入定，门尚紧闭，岂能无备？尤其外面如此空虚，内里根本重地，深入虎穴，终须谨慎，何况还有接应易、

李二人的重任。凡事适可而止，得意不宜再往。

便把二人拦住，退了出来。因想老怪物还未出见，何不把这全洞仔细查看一回，以为反目成仇后，再来除他之计。三人便不由原路退出，走向别室，绕到中进。猛瞥见右侧一间大室，门外邪雾迷漫，光焰如血。门前二人侍卫面貌分外狞恶，情知有异。试走近了一看，原来正是全阵法台所在，好生惊喜，正欲走近查看，忽听易静由外传声，与妖徒争论，词锋甚利。话还未完，便见法台后面石壁忽裂，走出一个红发老祖，满面怒容。

到了台上，拔起当中一面小幡，上下左右一阵招展，立时全台妖幡一齐自行移动，血光腾涌，阴风四起，气象甚是愁惨。三人知道厉害，算计此台乃全阵中枢，与后洞通连。

红发老祖已闻易静传声讥刺，定必出见。妖法十分厉害，身未走近，只在门外遥为窥探，便觉阴冷之气逼人。虽说不怕，到底不到翻脸时候，何苦授人口舌？万一被他走出识破，或为妖法所阻，急切间不能走出，岂不误事？想到这里，不敢冒昧。刚往侧一闪，待要走出，便见红发老祖将幡插向原处，面带得意之色，飞身走出。如非识得前后方向，闪躲得快，纵不致撞个迎面，人在丈许以内，也难保不被他警觉了。

三人没想到对方出得这么快，倒被吓了一跳，忙屏气息，静立于侧，等对方出去再走。红发老祖虽然修道多年，到底出身山人，不脱粗豪气息。一听宫外来人说话刺耳，心中有气，不特未留意到别处，竟连法台外面门户均未行法封锁。只把袍袖一展，一道红光一闪，便往外飞去。三人等他走后，本要走出，二次走过门外，癡姑忽在无心中看出内里阵法虽已发动，门户却未封禁，可以隐身从容走入。暗忖：“魔阵中枢设在洞内，如非无心走来发现，怎得知道？法台不破，敌人随心运用，变化无穷，来人找不到中枢要地，休说破阵艰难，连出阵也非常容易。适在阵中查看，石峰千百，七九为丛，互相呼应，可分可合，看去变化极多。自己从小投师，便得爱怜，出门总承师携带同行，极少离开，经历既多，又常听师父指点解说各异派妖阵邪法，竟会不知此阵来历名称，厉害可想，无意中探得机密，真乃幸事。难得老怪只顾开禁出去，忘了复原，门户洞开，一无禁阻，正好下手。此时出去接应易、李二人，在旁暗中戒备，老怪能够临时悔悟，不为妖徒所惑，自是绝妙。一旦翻脸，便抢先暗入。那时如将台上主幡毁去，那阵法至少也要减却它一半妙用，脱身岂不就易了？”主意想好，便没走进，到了洞外，和方、元二人偷偷一说。元皓笑道：“无须。我们各有一件法宝，名为六甲分光轮，专破妖焰魔火。照仙示所说，出阵决可无阻，何必还费这事？”癡姑道：“我岂不知决能出阵，但能省点心力，却给老怪添烦，不是好么？”说时，忽听妖徒在台上传话，令易、李二人听候召见，语声甚傲，随往殿前窥探，因红发老祖不比众妖徒好欺，恐被识破，没敢直入大殿，隐身殿门外钟架后面偷听。听出对方受人蛊惑，与本门为仇，主意已决，任是易、李二人如何委曲，也不可免，心中自是有气。听完奸谋，等了一阵，无甚意思。见众妖人纷来殿中参谒，领受机宜，阵法已然变动，守阵妖人来去颇繁，所有能者多半派出，直以全力施为，必欲置来人于死地而后快。三人暗骂：“无知妖孽，少时便叫你们知道厉害。”

正寻思间，忽见两个妖人飞入殿内，匆匆说了几句，重又走出。三人认出是姚开江、洪长豹的妖魂。昔年曾与对敌，知他们和各派妖人来往最密。红发老祖今与正派为仇，更是受了这为首诸妖徒的日常怂恿离间所致。二妖

人一个在戴家场为怪叫花凌浑伤了元气，仅得保住残躯，大约新近才经乃师苦心祭炼，略微复原，不然终日神魂颠倒，宛如废人；一个吃绿袍老祖用妖法斩成粉碎，只剩生魂逃回，看去形体尚未凝固。二妖俱遭惨祸，依然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癩姑等三人本就觉这二妖人可杀而不可留。方、元二人又加想到前生的杀身大仇，急于乘机报复，便要追往查看二妖人所伏阵地，以便少时下手。癩姑想：“对方有心屈辱来人，召见还须些时，反正无事，二妖人也实可恶，正好助方、元二人报那前仇。”立即应诺，一同尾随下去。二妖人在红发门下本来居长，法力也高。无如一个元神受了重创，一个躯体已失，山人中找不到好庐舍，又不愿借用汉人形体，正在修炼神魂，等候机遇。法宝又多半失去，法力也迥非昔比。平日演习阵法，不是正经临敌之时，红发老祖因他们是长徒，不欲使其伤心，依然令与雷抓子、秦玠诸人并列。今日强敌当前，自然觉着二人难胜重任；雷、秦诸妖徒又极忌刻，向师力说二人法力不济，恐有失误，必须调开。红发老祖耳软，便即把二人召来，令其移往后方无关大局之处把守，把原有阵中要地，让与法力较高的同门。二妖徒全都心雄好胜，自觉无颜，又是伤心，又是怨恨，失势已久，不敢违逆师命，匆匆交代，去往后阵。忿恨之余，无心中谈到当日之事，恰被三人赶来，把山口外所伏教外妖邪以及那些机密全都听去。

三人知道此时若报仇，将引起敌人警觉，出阵更是艰难。忙退下来，到了无人之处。

癩姑道：“我原说呢，阵中妖法甚是恶毒，不似平日所闻老怪行径，原来竟有鸠盘婆老妖孽的妖幡法宝在内，并还藏有本身教中的厉害邪法，把好几几种妖阵设在一起，感化相生。怪不得看去那么恶毒阴险，连阵名都不知晓。照此情形，恐连易师姊两世修为，见多识广，也未必能全看出。别的妖阵中枢法台多在中央，此阵法台，却深藏洞内，变化神速玄妙，一经入伏，发动阵法，休想脱出。我们三人如非得那前辈仙长指示，嘱令按时早来，无心中潜入洞中窥见法台要地，出阵以前先做手脚，只恐我五人合力，在有有些奇珍异宝，也难脱身呢。”元皓笑道：“姊姊说得极是。我适才还想那位前辈仙师既令我们照书行事，未了又有从心所欲，相机接应之言，觉着奇怪，原来指此而言。这一来我们大可放心大胆，想到就做好了。”方瑛道：“话虽如此，身在虎穴，妖阵如此厉害，还是谨慎些好。”癩姑道：“我听说妖尸神通变化，厉害非常。此阵为他而设，我们竟能随意出入，不大容易了么？以此来论，老怪势出不已，设此妖阵，一切多是借用，并非好行凶恶，本门师长欲为保全，必有可恕之道。否则视此妖邪行径，纵有白、朱二老情面，也早诛戮了。我们少时到了洞内，如全给他毁去，鸠盘婆不答应老怪尚在其次，异日妖尸来犯，如何抵御？还须给他留些后手，不能尽去呢。”

二人方点头应是，忽见妖徒由殿中走出，站向台口似要发话，却先和台前二亭侍卫耳语，知又闹鬼，忙同飞身赶去。三人才一落地，妖徒便传易、李二人进见，说完面带骄矜之色，朝两亭侍卫微笑示意，反身回走，癩姑料又令侍卫折辱来人，便赌气把守亭妖人禁制，不能言动。易、李二人也已走了上来。癩姑略现身形，扮了一个鬼脸，便率方、元二人尾随在后，暗中戒备，一直隐伏殿外。俟到双方破裂，易、李二人用兜率宝伞脱身遁走，众妖纷纷追去。知易、李二人有法宝、飞剑护身，至多被困，决无妨害，便不随往，径往神宫内飞去。三人才到中进，便见红发老祖飞了回来，恐被觉察，忙即避入别室。方想事情也许要糟，老怪回洞必往法台行法，当着他面，怎

能下手？正悔适才疏忽，只顾偷看双方争论变脸，晚到一步，以致下手艰难。忽见红发老祖并未去往法台，急匆匆照直往后洞飞去，一晃便已闪过。

三人见他行径可疑，尾随进去一看，后洞金门忽然开启，遥望门内，有二人童守侍，拜伏在地。红发老祖已然飞进，金门重又闭合，更无动静。三人见当临敌之际，敌人忽然退回后洞不出，越觉可疑。因前见敌人曾由法台后现身，裂壁而出，以为是由后洞走向法台，忙又回转，欲往法台探看。猛瞥红光一闪，忙即回顾，只见一片红光拥着一个老妖人，身佩宝囊，由当中通路飞行，往洞外驶去，相貌与先进后洞的敌人生得一般无二，只是矮小了许多。三人这才悟出，是敌人的元神化身。来人只是两个后辈，竟以全力相加，好生不解。敌人已走，洞中空虚，正好下手。到了法台门外，先把守门二妖人禁制，不令出声行动，然后试探着走进门去。那法台乃是全阵总图中枢运用之地，命脉所在，几件向人借来的法宝和那主幡多在台上。红发老祖本为对付妖尸而设，当日也是大意，没想到来人不只两个，另有能手隐身暗入根本重地。又看出易、李二人法宝、飞剑神奇，如不运用玄功变化，便将全阵发动也难收功。又想：“所设阵法共是九层，层层相生，可分可合，具有无穷妙用。似此后进小辈，自己还有玄功变化，只要到阵中主台，把头两层阵法妙用发挥，必可成擒。最主要的还是那护身法宝、飞剑，休看适才易、李二人通行全阵，乃是一时侥幸混入。自己亲身施为，稍加变化，决识不透，无须把九层阵法一齐发动。”所以没留意到洞内阵图重地。而癩姑等三人不知底细，所听山人之言语焉不详，认定洞中法台是全阵枢纽，还当是无心奇遇，立意破那妖幡。没有想到阵中另设有八座主台，只要乘隙隐身冲到台上，将现搬用的一座台上主幡破去，妖阵威力便可减去多半。等到敌人发觉，另将下余六座妖阵连环发动，人已脱身遁出阵去了。这一来却闹了个损人不利己。如非癩姑心存忠厚，又不愿为妖尸减去强敌，法宝还保留了几件，不曾毁灭，不等四九大劫到来，红发老祖已无幸理。这且不提。

癩姑等三人到了里面一看，只见洞内光线昏茫，冷风袭人，气象阴森，十分愁惨。

法台上大小幡幢，共有四五十面，幡色深黑，上绘许多白骨骷髅。每幡上面各有一个相貌狰狞，色如死灰，凶睛暴露，直泛绿光，满口白牙上下森列，似要攫人而噬的死人头骨。当中更有大小九个骷髅头骨，临空浮沉，于阴风邪雾之中时隐时现。下面一个五尺方圆的大圆盆，内盛鲜血。那九个骷髅只要由隐而现，盆中鲜血立化血光，蓬勃而起，将全台罩住，四壁立被映成了暗赤颜色，奇腥刺鼻。似这样隐现明灭，变幻不止，除人头骷髅形相异常惨厉凶恶外，也无甚别的异处。可是三人那么高法力，置身其中，竟是头晕神昏，心摇目眩，身上直打寒噤，由不得汗毛皆立。知道不妙，忙运玄功，各自镇摄心神。癩姑又将屠龙师大所传佛光放起，护住三人全身，见已无害，这才上台破那主幡。

三人俱都行家，法台乃全阵枢纽，虽能于弹指之间变换阵法，发挥阵中妙用，威力至大，但本身全仗行人主持守护；譬之极精良的杀敌利器，放置地上，无人运用，门户又忘了封禁，效力已失。尽管那些法器妖幡俱有鬼魂凭附，通灵神异，但系借用之物，威力已差得多；而三人护身佛光又是百邪不侵，无能为害，法力又高。于是容容易易便将台上三面最主要的妖幡毁去。三人因知这类妖幡多与主人灵感相通，一有人破去，对方立即警觉。阵中尚有二人被困，事机贵速，不敢停留。见台上腥风邪雾随即迸散，三面



主幡已化乌有，立即隐形飞出。照着仙示和姚、洪二妖徒所说密语，相互参考，寻到较易冲进的门户，有方、元二人的宝网护身，直入阵内。

三人先并不知道易、李二人所在，外观只是一片迷茫，以为和先前一样，主幡已破，料无甚惊人阻力，只认清门户入内，便可少去阻碍，将人寻到。及至进阵一看，全阵已成血海，深悔适才不能当机立断，将全法台毁去，以致妖阵仍有如此厉害。事已至此，只好率方、元二人各自发挥六甲分光轮，冲破千寻血浪，无限妖光，姑试往前冲去。这时，双方斗法正急，阵中妖法已全发动，四面俱是鬼哭神号，异声大作。易、李二人的宝光、剑光又吃浓密的血光遮住，本难发现。事有凑巧，三人前行之处与双方相持之处，正是相对，隔得又近，恰好无心撞上。癩姑机智，既恐妖阵厉害，茫茫血海，无处寻找易、李二人踪迹；又恐所破主幡感应强敌，突然跟踪赶来，彼暗我明，容易受害；又知阵中步步为伏，无穷变化。所以进不多远，更令方、元二人前进不可太急，务须审慎，把各人所有法宝全数准备停当，似防万一变生仓促，敌人暗下毒手，六甲分光轮不能抵御时，好有一个接替。方、元二人方说不会，癩姑道：“你两兄妹知道什么。自来骄敌必败，我见多了。此阵乃红发、鸠盘两个老怪物的精力合璧，妖法何等厉害。此主只能在血海中开路冲行，并不能破它。入阵不远，所择门户又极恰当。如今敌人尚未遇到一个，就可大意的么？”

二人也觉言之有理，方要应对，忽见分光轮飞光电流之处，前面血光滚滚涌来，却又无甚过分阻力。青光飞扬上去，又向四外冲散，觉着奇怪。未及开口，癩姑已看出有异，心疑前面有人，忙令二人把分光轮上宝光缩短，缓缓前行。又进二三十丈，前面血浪越发汹涌。再行丈许，便听红发者祖喝骂之声。料知敌我已在相持，心中大喜，悄嘱二人觑准方向，冷不防猛冲上去。红发老祖一心擒捉敌人，因那妖幡并非自己祭炼，中央法台恰与这三幡不连，被人毁去，毫未警觉。才听对方有人回答，便见青光若虹，飞芒电掣，疾驶而来，认出了此宝来历；又听主幡被毁，又惊又急。见敌已逃，忙着回洞查看，自然无心追赶。癩姑等三人也真神速，口中说话，手中施为，才一照面，便将人救出阵去，隐形遁走，临走还使敌人受了一点小挫。

易、李二人听完经过，赞佩不置。事已交代，如不再与敌人计较，本可听其自往峨眉寻仇，或是日后遇上，再作计较，暂时舍之而去。无如英琼这口紫郢剑，乃本门镇山之宝，必须夺回。又以师父仙书所示，此事不能算了。还有妖徒所召来的一些妖人，俱是奉命诛戮，遇上时不得轻纵之人。如往夺剑，无论明暗，均非易与，同门中并有数人为此遭劫。欲追，结仇固然更深，还伤好些自己人；欲罢，势又不许。端的进退两难，想不出甚两全之法。英琼偏又愁急宝剑，到后听完前事，立即运用玄功，想将剑收回。

接连几次，那剑似被绝大神力吸住，挣脱不得。易静、癩姑均和英琼亲厚逾常，见她愁急，再三劝慰说：“老怪岂不知本门宝剑，外人难于使用？侥幸夺去，自必时刻留心防守。你越心急收回，他把持越紧。只能欲取姑与，或是从缓，或再与他对敌之时，骤出不意，突以全力收回，方可得手。此是不特无效，转使惊疑，易生他变，最好暂且放开。

此时祖师遗传镇山之宝，现落敌手，凡我同门，谁能坐视？不过事戒轻率，谋定后动，大家从长计议，想好主意，再作道理不迟。”英琼无法，只得快快而止。

妖阵凶险，敌人势盛，又勾引了好些教外妖邪，凭这宾主五人决难取

胜。但又恐累同门，不肯用法牌传音告急。众人商量了一阵，仍无结果。最后癩姑忿道：“老怪无耻，听他口气妄自尊大，却强抢后辈的宝剑。深悔适才没将他由鸠盘老虔婆那里借来装点门面的几件法宝全毁了去，容他猖狂，真是可惜！我想他借来之物，定必贵重。好在他那妖宫虚实已得，轻车熟路。我们与他明斗，众寡相殊。不如由我们用地行法直入妖宫，乘隙将几件法宝盗来和他换，老怪借人之物不能失落，必允无疑。你们以为如何？”易静道：“你也大把老怪小看了。先前得手，原是老怪骄狂自恃，不曾防备，师妹和方、元二位骤出不意，加以凑巧，方始得手。行险侥幸，已是可一而不可再。何况老怪失了妖幡，何等悔恨痛惜，最后戒备，自在意中。又知我们能由地底飞行，空有妖阵，全无阻隔，势必加紧防范。弄巧还要将计就计，暗设陷阱，诱人上套。如何去得？”癩姑道：“这也不好，那也顾忌，莫非罢了不成？我也明知众同门一来，虽不免于有人受伤，但决占上风无疑。事又成了定数，难于避免。所以此时进退两难，总想自己的事，何必连累别人？师父又曾说过，当接到法牌传音时，自家度德量力，不可冒失前来，尽管定数，也未始不想保全。我们既知此事上体师心，下顾同门义气，何妨姑作人定胜天之想？万一此行将剑盗回，或是盗得他的法宝与他对换，免去诸同门一劫，岂不是好？至于老怪陷阱周密一节，我也料到。我想成功与否，自是难料，失陷或者不会，还是由我趁热一行。也许老怪见我们刚才逃败，未必如此大胆回头得这么快，又来一回。若能天从人愿，岂不是好！”

易静原知癩姑法力不在己下，有的法术还具专长，非己所及。此行纵不成功，失陷尚不至于。笑答：“师妹，去是可去，只恐徒劳罢了。现为保全在劫同门，姑且一试。”

老怪师徒狠毒，万一事有意外，可速传音告急，不可自误。”癩姑随口应了。方、元二人也要随往。癩姑道：“这回再往，十九无功，事更艰难凶险，人多反而误事。你两个不要同去吧。”二人便把宝网和六甲分光轮取出递过。英琼想起定珠有用，也要交癩姑带去防身。癩姑笑道：“谢谢你三人好心。我有佛光护身，自信老怪尚莫奈我何。宝网用不着。我本佛门弟子，牟尼珠与易师妹自炼七宝不同，虽可借用，但是琼妹飞剑已失，此宝可以防身，外人多厉害也夺不去。目前老怪师徒仇深恨重，又非寻常无用妖人，万一寻上门来，你们人少势孤，此宝大有用处，我却有无皆可。只将分光轮借一柄与我带去足矣。”说罢，将轮要过。三人还要劝说，癩姑道：“我去去就来。”大头一晃，无影无踪。

易静说：“癩师妹不特法力高强，人更心慈义气，机智绝伦。没眼力的人只看她相貌丑怪，行动滑稽，实则一身仙骨，灵秀清奇，迥异恒流。本门中这等人物真还不多哩。”英琼道：“那日我听齐霞姊说，师父对她十分期许，说是异日成就远大。今日二次妖宫行险，我想不会有什么差池吧？”易静道：“琼妹怎地胆小？休说是她，凡这次奉命下山的许多同门，决无一个中道夭折的。便是这次该遭劫的几位同门，也不能为妖法所害，至多受一次重伤，并非无救，何况她呢。”

方、元二人前生俱好酒量，自来崖洞隐居，见当地花果甚多，四时不断，湖中盛产菱、藕、菱、茨之类，闲中无事，酿得好几坛美酒。癩姑走后，元皓各取了些，连同自制的松干、笋脯，一齐端出款客。笑道：“山居清苦，烟火久疏，愧无兼味。只此几种薄酒野菜，请二位姊姊略微饮用解闷吧。”说罢，给二人将酒斟上，匆匆跑去，又取了些现摘的鲜果跑来。英琼虽为失

剑愁烦，见二人忙进忙出，甚是亲切，元皓更是稚气可掬，天真可爱。虽知二人一半为免自己愁思，有心做作，也不由得破颜一笑。易静笑道：“主人如此情重，我们当客的于心何安？不必多费事了。”元皓道：“我兄妹二人，因是无师之学，前生便受许多苦楚，劫后偷生，仍是畏人。所学又杂，至今无一成就，过去除癡姑外，连个可共交往的同道之友都没，休说是共患难休戚了。好容易故友重逢，又承二位姊姊宠临下交，方想日后仍仗大力援引，得随三位姊姊之后，列入峨眉门下，怎有主客之分，说起见外的话来？”易静听出二人向往本门，有心结交，知二人根器性行俱是上品，如为引进，师父多半可以允准收录。笑答：“便是同门至友，分居各地，前往访晤，宾主之礼也不可无。以二位道友的根器功力，只要心向本门，妹子等三人自然乐为引进。我料家师也必见许。怎能为此寻常之言，便道有心见外呢。”

方、元二人因那散仙以前别时，曾有“异日欲成仙业，必须投到峨眉门下，始可有望。只是今尚非时，阻碍尚多”等语，一直记在心里。今与癡姑良友重逢，恰又转投到峨眉门下，同行还有两人，更是峨眉门下深得师长钟爱瞩望的高足，自觉有望。不知峨眉选材最苛，教规严肃，门人不敢随便进言。三人中，只癡姑交深，但是新进弟子不知能否为力，心中还拿不定，闻言不禁大喜。再三称谢之余，又听易、李二人谈起本门崇正诛邪好些奇迹，均是闻所未闻，益发欢欣鼓舞，高兴非常。四人对饮，说笑了些时，又同往湖边游玩全景。

光阴易过，一晃多半日过去。英琼心中有事，想起昨日申初起身往红木岭，今晨寅末脱困来此，中间还有妖人梗阻，迟不召见，以及阵中被困耽延，连去带来，才只七个时辰。癡姑走时，原说不问此剑得手与否，回来均快。按说此番一人前往，直入妖宫，又是去过的熟路，人更机智，法力高强，怎会去了这大半天？不禁重又愁急起来。忍不住问道：“癡师姊久去不归，教人悬念。二位道友，可有甚方法查看么？”方瑛道：“我二人也正为此犯愁。那面宝镜虽能隔山透视，但不能看远。红木岭离此好几百里，决看不见。倒是那位无名前辈仙师当初设伏时，为防万一被甚妖人识破行藏，来此侵害，重山阻隔，事前不能查知，另在湖中设有灵光回影之法，比较查见得远。可惜此法全凭自身法力深浅，以定所视远近。我二人功力有限，即以全力运用，至多也只看到妙相峦左近，崖那边天狗坪阵地一带，便看不见。好在此法愚兄妹已然学会，不妨告诉二位姊姊。易姊姊法力高深，且去一试如何？”易静也早在疑虑，恐怕癡姑轻敌失陷，因说出来徒乱人意，于事无补，正在心中盘算主意。闻言喜道：“此法我曾听家师说过，虽不比佛道两家心光灵瞩、圆中视影来得灵妙，却也是旁门中一种最高的法术。贤兄妹既精此法，可以传授，实是幸事。就是妖宫阻远不能查见，妙相峦一带此时正有不少妖人盘踞，也可以查出一些端倪呢。”说罢，便往回走。英琼见方、元二人来去仍用虹桥飞渡，便问：“一水之隔，何须回回费事？”元皓道：“姊姊不知。我二人自从前生遭劫，受了妖人暗算，已成惊弓之鸟。加以无名仙师别时曾说，湖中禁制，非接引人来一同起身时，来去不可疏忽。如此说法，必有原因，所以宁费点事，不敢大意。适才我党心动，也许还有警兆要来呢。”说时，已将虹桥过完。

英琼见她收完虹桥，又去望湖行法，湖中烟光云气，重又明灭隐现，所说灵光尚未现出，甚是繁忙，心中愁急不耐。暗忖：“自从初来起，接连数次收剑，不曾收回，料被老怪强行禁住，无法收回。这大半日工夫却未再

收。以此剑神妙和近日自己功力而论，无论相隔多远，均可由心运用，收发如意，任何妖法也难阻止，不知怎会被老怪禁住？反正无事，也许此时老怪见我久无动静，忽然松懈，何不再收它一回试试？”想到这里，因料定十九徒劳，也未告知三人，自坐洞前树下大石之上，暗以全力施为，默运玄功，照着本门收剑心法，猛力往回一收。觉着那剑只略受留滞，便即脱了禁制往回飞来，并且和平日运用一般灵活轻快，知己脱出敌人掌握，行即飞到。当时喜出望外，惟恐途中又遇甚阻截，只顾全神贯注在收剑上面，加紧运用，仍未顾到告知三人，正觉剑快飞到，忽听方、元二人同声失惊道：“有人破法！似有一件厉害法宝，破禁欲入，来势不善，二位姊姊快些准备！”同时水面上云气烟光重又涌现，眼看布满全湖。方、元二人面上立现惊慌之色。易静闻言，好生骇异，一面忙取宝戒备，赶往三人注目之处一看，瞥见湖心澄波，现出亩许大小一面圆镜，全景毕现其中。靠来路山崖一面，现出大片青霞，将崖上下一齐挡住。外有一道紫虹，势绝猛烈，正往青霞上冲荡，似要突围欲入。急得方、元二人同声说道：“外层禁制，必破无疑。敌人是甚法宝，如此厉害？”二人言还未了，易静已看出那紫虹乃英琼的紫郢仙剑，不禁惊喜交集。见方、元二人正以全力施为，使那青霞加盛。意欲阻止，知是误会。急喊：“二位道友，急速撤禁，那是琼妹的紫郢剑飞回来了。”话方出口，势已无及，只听远远一片极强烈的爆音，水镜中青霞竟被剑光冲破，化为一天光芒，飞散消灭，四外崖上禁制，一齐化为乌有。剑光又朝湖上飞来。易静回顾英琼正在手掐灵诀，默坐树下，心无二用，方知英琼突然收剑所致。恐又冒失，连湖上禁制破去，忙飞身过去阻止，令其缓收时，剑光来势神速，已电掣飞到。

方、元二人虽已看出剑光乃英琼之宝，无如撤禁不能太速，只得索性重施禁制，先挡一下，再等剑主人自来止住。这湖上禁制却与外层大不相同，当时烟光潮涌而起，竟将紫虹紧紧逼住，不能再进。英琼先还不知外层禁制阻隔，觉着剑将飞到，又遇阻力，惟恐二次又复失去。一时情急，加紧运用玄功，往回猛收。刚听得远方爆音，飞剑又复遇阻，这次力量更大，竟难冲动。耳听易、方、元三人似在湖边急喊，因为相隔较远，英琼一心注在剑上，也未听真；又认为是得失紧要关头，不敢松懈，依然加紧施为。直到易静赶往阻止，方始醒悟。总算湖上禁制辅有散仙所留异宝，大有威力妙用，为时又暂，彼此两无伤害。但那外层禁制全被飞剑无心冲破，藩篱尽撤了。英琼知是自己事前未说，冒失之过，心中好生不安，不住道歉。方、元二人道：“无名仙师原说我二人一走，这里气运便尽。反正事完，便随三位姊姊同去，无需保留，由它去吧。不过外层禁法已破，近山景物忽然呈现，难保不将仇敌引了前来。还有癩姊，剑已飞回，去了一日，人还未回。等我们传了灵光回影之法，大家运用玄功慧目，一同试看一回吧。”

易静知道此法是在水中现一圆光，向天照去，将远近地面上景物摄向天空，再往圆光中倒映下来。凭着自身功力，以定所照地域大小，只要能照到下面人物行动，便是纤微毕睹。此时初学，所见虽是不广，以自己的法力，异日加功勤习，必能远及千里以外。

无心得此，好生欣喜，忙和英琼一同称谢。方瑛道：“适才因值过湖行法，照例现形，水中圆光不大，这还是我二人法力有限，非将圆光放大，不能看远。真要到了功候，只消一勺之水，使可远近毕现，大小无不从心了。”说罢，传了口诀用法，易静道力高深，自然一学便会。英琼夙根颖悟，也差

不多点透。本是从习，没在预计之中，急于观察敌踪，立即如法施为。因湖水中禁制神妙，仍由方、元二人为首行法，同时一口真气吹出，湖上灵旗招展，云光离合，一阵明灭之后，波心突现出尺许大一个圆圈，晶波若镜，水花一般往外展去，越展越大，晃眼大出二三十丈，光也越发晶明，宛如极大的一轮明月，浮在湖波之上。元皓笑道：“我二人能力止此，不能再大，请易姊姊试演一回，看还能加大些不能？”

易静看出二人功力也甚不凡，又是合力运用，自己究是初学，万一上前接替，不能加大，反倒缩小，岂不丢人？便说道：“我刚学会，如何班门弄斧？请先查看妙相恋众妖人的动静。”说时，方、元二人也知易、李二人初学，难于把握，遂将仙法发动，又各运用玄功，手掐灵诀，往上空一扬。光中本是通体空明，立时现出许多景物人影。四人一同往下注视，所有近处三百里内的景物，俱现其内。易、李二人昨日往红木岭所经山林泉石，历历可数。方在赞叹，方、元二人已将仙法催动，光中景物便去却三面，专往妙相恋路上移去。眼看相隔妙相恋不远，易静一眼瞥见光中现出二三十道光华，在空中交织恶斗，认出内有自己人的剑光在内，大吃一惊，忙喊三人一同仔细辨识，果是一伙男女同门，各施飞剑、法宝，正与十余个妖人在妙相恋附近谷口外空中苦斗，不分高下。谷中另有数十妖人，驾驭大片妖光红云，蜂拥而出。乍看时，敌人似乎势子较盛。

自己这面，看出有金蝉、石生、甄良、甄兑、易鼎、易震、司徒平、秦寒萼、杨鲤、陆蓉波、廉红药、李文行、向芳淑等共十三人，却无癞姑在内。易静料知癞姑失陷被困，用法牌传音告急，将这些同门引来。牌未用过，不知自己牌上怎无感应？又觉不像。匆匆不暇查看妖人是谁，立命方、元二人行法撤禁往援。英琼因癞姑为己而去，愈发情急。

就这几句话工夫，方、元二人正在收法之际，易、李二人目光到处，又发现徐祥鹅、余英男、申若兰、吴玫、崔绮、庄易、林寒、严人英等十余人，三三两两由各方飞来，加入助战。双方益发成了混斗，满天空俱是剑光纵横，宝光照耀，妖云迷漫，邪焰腾空，看去越发惊人。易静正催方、元二人急速收法，圆光忽隐，云气翻舞中现出虹桥，四人忙由桥上飞过。方、元二人匆匆行法复禁，便同飞空中，急催遁光，往妙相恋赶去。

易、李二人飞出不远，遥望双方恶斗方酣，妖人和一些原有的左道妖邪正在纷纷伤亡，自己这面似还无人受伤。易氏兄弟同驾新得回的九天十地辟魔神梭，电驰星飞般上下冲突于妖光邪焰之中，如人无人之境。廉红药、向芳淑、余英男、严人英、金蝉、石生还有后到的林寒等，各有异宝仙剑，也均发挥威力，活跃阵内。妖人妖人也颇有能者，无如高下不齐，强的虽能自保，弱的相差太甚。自己这面，却无一个不济的，至少也能发挥本门飞剑，足可防身。并且对方只要有法力稍强的人赶来相斗，立有能手上前接应。

敌人却是极少互相接应。一千妖人尤其凶野成性，不知进退，一味死拼，空自越杀越勇，毫不怕死，禁不住众同门剑光厉害，法宝神奇，一被罩住全身，立即了帐。不是血肉之身可以硬抗，拼命白死，全无用处，所以伤亡最多。就四人目光到处，已有四五个妖人和两个不经见的妖妇，被自己这面腰斩，随着被剑光绞散的妖光邪气相继下落。

易、李二人料知占足上风，不禁心喜，忙催遁光赶上前去。眼看快要到达，猛又瞥见最前面谷口内，又飞出一大片红光，光中现出三个妖人：为首一个正是敌人主脑红发老祖，随行二妖人，一个不曾见过，一个正是妖人

中的智囊妖徒秦玠。来势神速异常，身后谷口内妖云滚滚，邪雾迷漫，突突往上空冒起，也似狂涛一般往谷外涌来。料知后面援兵不在少数。易静知道红发老祖玄功奥妙，不比寻常，又有化血神刀，狠毒无比，众同门多半不是对手。心中一急，遁光迅速，刹那赶到。就在这前后望见的不多一会，敌人想是看见伤亡众多，知道先前倚仗人多，全力相拼的主意实在吃亏，已然改合为分，由双方混战改成了捉对儿厮杀。但是敌人能手无多，众同门飞剑法宝神妙非常，妖法尽管恶毒，不能侵害，稍一疏忽，便为金、石、严、林、廉、向、易诸人所伤。妖人中几个能手见势不支，勉强分头寻对，将金、石、严、林等最厉害的几个敌住，也仅能自保，占不得丝毫便宜。尤厉害的是金、石二人与廉红药在峨眉开府之初敬候仙宾时遇到嫫姆师徒，各得了一套蛮僧异宝，又经嫫姆师徒仙法重炼的九九修罗刀，加上易氏弟兄的九天十地辟魔神梭，满空飞舞纵横，威力至大。

起初妖党人多，自知法力不济，便由那法力较高的各自量力，寻找对手，单斗独战。

次一点的，便三五人做一起，分开去向申若兰、秦寒萼、司徒平、庄易、吴玫、崔绮、李文衍、甄良、甄兑等人合力应战。哪知金、石二人机智，看出敌人改合为分，意在避免伤亡，想把自己这面能手绊住，分头量力柏持，以待谷中救兵出来报仇。心想：“对方无一善类，这伙外来的妖邪更是罪恶如山，早该诛戮，和他们有甚客气？反正大仇已结，乐得杀他一个落花流水，去掉一个是一个。”心念一动，知道和自己对手的妖人除他不易，平白将法宝占住。忙向石生一声暗号，分出霹雳、银河三剑，连同七修剑中主剑天啸，先是四道剑光合力分斗两个最厉害的妖人。同时却把两套五十四口修罗刀向那人多之处乱飞过去，也不指定对谁，忽东忽西，得隙便即伤人。廉红药看出便宜，跟着一学佯，三套九九八十一道血焰金光，电驰虹飞，满空交射。一干妖邪怎禁得住，一晃又伤了好几个。

红发老祖正在神宫以内重炼阵法和新得来的那口紫郢仙剑，忽接妖徒警报，言说来六个幼童，俱是峨眉门下，在谷口外与诸同门和一些外教中道友相遇，因对方出口伤人，张狂太甚，动起手来。不料敌人年纪虽幼，竟是妙一真人之子金蝉，法宝、飞剑厉害非常，势颇不支，请师父即速出去。红发老祖因紫郢至宝不期而得，忽起贪心，想收为己有。但知峨眉派飞剑均与身心相合，外人最不易收用；何况此剑乃镇山之宝，神物通灵，自能变化。初到手时，如非玄功禁制把持得紧，几次都要被它挣脱飞去。在尚未制服，并刺心滴血通灵之前，一时也松懈不得。又不知妖徒所说是否属实，以为区区几个峨眉后辈，何值亲往？不愿舍剑出敌，便令雷抓子先率徒众出去接应。哪知对方的人越来越多，竟被伤了三个门下，外人来助者尚不在内。不消多时，连接告急警报，直说是峨眉派已然来犯。这才又急又怒，心想非出不可。那紫郢剑自从初得，被剑主人连收了数次之后的大半日却不见动静，此时带在身旁，一个不巧，就许得而复失。如不带去，用法力封禁宫中，是否能够制住，不被破禁飞去，也还难说。正自寻思迟疑，就在这对剑沉吟之际，恰巧英琼一时情急，又试收剑。紫郢原是神物，如非被大法力禁制，主人不收，也自飞回。这两头一凑，立时脱手，破壁而出。红发老祖闻报愤急，心神已分，那剑又久无飞起之势，未免疏忽了些，骤出不意，立被遁走。

当初英琼失剑，原为神注定珠，剑失主驭，红发老祖法力又高，才得乘隙夺去，事属凑巧。否则峨眉飞剑与人共存亡，除非将剑主人杀死，或能

当时收去，久了，仍然难保不被峨眉诸长老收回。休说紫郢神物，便是差一点的飞剑，只要对方身剑合一，全力运用，外人也收不去。剑已飞遁，再想分化元神，追擒回来，如何能够？何况去势端的比电还快，红发老祖手指还被剑光挣脱时裂断了三个。惊遵中，忙纵遁光负伤追出，只见紫光已然穿阵而过，遥见一丝踪影，略闪即没。同时，妖徒又来飞报，说是伤亡越多，引他入阵受擒，偏又狡猾，连谷口都不飞进，师父再不往援，直非惨败不可。红发老祖益发怒火中烧，无如手指断裂，必须立时接上。这还仗着法力高强，防御得快，稍差一点，连身首都未能保全了。愤极之下，匆匆回宫，用法力和灵药将断指接上，方始率了余众出来接应。

众妖徒中秦玠最是诡诈，先听警报，知道谷口外埋伏的教外妖人颇多能者，竟会不敌，可知厉害。又听伤亡甚多，越发胆怯。假装在旁催师出战，立意随定乃师，一步不离。见全部徒党除妖徒中酌留少数把守，以防敌人入阵迎敌施为外，全都出战，方始随同飞出，自以为巧，哪知仍遭惨死。那战场相隔谷口约有二十余里，易静和红发老祖恰是同时赶到，想起红发老祖法力高强，预存戒心。双方情势多半不能两立，反正成仇，又是强敌当前，上来便打了先下手为强的主意。因四人遁光联合同飞，形迹已露，敌人当已看出。易静忙嘱英琼、方、元三人缓上，自把身形隐去，还未到达，便运用玄功，催遁急驶，径由战场上空越过，赶在金、石诸人之前。本意是和上次一样，冷不防将灭魔弹月弩和太乙散光丸二宝并施，先给红发老祖一个大挫。一眼瞥见对面红光中拥着三人，当中是红发老祖，右边一个正是那最可恶的妖徒秦玠。知道今日之事，多半由于雷、秦二妖徒为首蛊惑乃师而起，不由激发素日疾恶天性。百忙中，易静取出乌金芒，连同原持二宝一齐发出。先是一粒散光丸，飞向红光之中，只听一片极剧烈的爆音，化作半天光雨，将敌人身外红光击散。紧跟着右手把灭魔弹月弩一指，飞出三点精光，分向对过三人打去。同时左手发出乌金芒，专朝妖徒打去，惟恐一击不能致命，竟连用了三根。

妖徒骤出不意，忽见身外红光震散，心中一惊，一点星光忽又打到，敌人影子未见，竟不知哪里来的。如不纵避，也还未必便死。只因人太好巧灵活，百忙中觉着妖师难恃，忙纵妖遁往后遁去。说时迟，那时快，弹月弩何等神速，左肩先被打中。惊悸亡魂中，眼前似有极细两三丝乌金芒影一闪，三根乌金芒同时打中双目命门，奇痛钻心之下，神志一昏，弹月弩光也恰同时爆发，全身爆裂，连形神一同震散，当时惨死，残尸纷纷坠地。

毕竟红发老祖玄功奥妙，法力高强。才出谷口，瞥见敌势十分强盛，所有法宝飞剑，俱具极大威力。而自己这面，业已伤亡多人，虽仍苦斗未退，简直高下悬殊，不禁又惊又愤。正打算出奇制胜，雪忿报仇，遁光已经飞近。敌人未及开口发话，猛觉有极微妙的破空之声从对面飞来，方料有人隐形暗算，一团酒杯大小的精光突然迎面飞来，势既神速，近在咫尺。忙放飞刀抵御时，三点寒星又已飞到。这两件法宝，均有奇特妙用，越与硬对，受害越重。散光丸先已爆裂，红光立被震散。上次和易、李、周三见面，尝过弹月弩的厉害，知是易静所为。怒极之下，知道不妙，忙施法术，想连二妖徒带了先行遁开，避过来势，再行报仇。哪知妖徒秦玠胆小怯敌，先行纵逃，事机又极迅速，不能稍迟。一面匆匆带了另一妖徒飞起，一面施展法力抵敌时，三点寒星相次爆发：两点寒星将先放出的一口飞刀震碎；另一点寒星打中秦玠，全身散裂，化为一片血肉碎骨，惨死坠落，形神皆灭。当时怒发千

丈，一面厉声怒喝：“徒儿们与众道友速退下来，待我杀尽峨眉这些小狗男女便了！”说时迟，那时快，红发老祖本已遁出老远，语声才住，人便单身飞回。手扬处，先飞出一片黑烟，晃眼布满宛如一堵高与天齐、其长无际的烟墙，横亘空中。红发老祖身形倏地隐去。

易静二次连用散光丸和弹月弩打去，那烟雾浓厚非常，生生不已，略微震散，便自复原。方觉不妙，忽听头上微风飒然，似有一片彩影飞堕。情知来者不善，行迹被人窥破，再隐已无用处，且与众人联合，再作计较。刚刚现身纵退回来，众妖人已互相呼啸，纷纷往烟雾中飞遁回去，只剩三人被剑光法宝绊住的尚未遁回。另外还有两个勉强挣逃的，惨死于修罗刀下。易静料定敌人必以全力相拼，妖法暗算，不可轻视。见众同门虽未十分穷追，但仍在合力诛杀残余。英琼、方、元三个，也已加入助战，俱都面现得意之色。恐众无备，轻敌受伤，忙喝：“诸位师兄姊妹，小心戒备，休忘师父训诫。”众方同声齐应，忽又听空中厉声喝道：“你们三人不必惊慌，拼受一时苦难，待我取众小狗男女性命！”语声才发，那横亘天半的一片妖烟邪雾，立即横卷过来，将众人圈在当中，上下一齐遮没。众人见众妖人纷纷遁逃，忙指飞剑追赶，吃黑烟阻住。正待运用飞剑、法宝将烟冲散，一见烟墙包围过来，不约而同，一齐发动太乙神雷，数十团雷火霹雳连声。刚刚发出，四外黑烟中忽射出数百团鲜艳无比的彩光，两下恰好迎个正着，吃神雷一震，立化成千万缕彩丝爆裂开来，箭雨一般朝众人射去。

众人不知彩丝来历，有的自恃身与剑合，诸邪不能近身，仍想乱发太乙神雷，将彩丝黑烟一齐击灭；有的更以为自身法力高强，法宝神妙，对于红发老祖还有一点戒心，防他玄功变化伤人，像这等妖烟邪雾，无足为虑。加以双方神雷、妖法同时施为，乍看彩光，似被神雷击散，和适破妖人的法宝、飞剑一样。除易静、李文衍、陆蓉波等三四人得道年久，经历较多，觉得不妙，忙用法宝戒备外，余人尽管近来精进，法力高强，却多不曾见过这类妖法，连胜之下，十九轻敌疏忽。那彩丝来势又急，等觉出彩丝有异，不似别的妖邪法宝一散即灭，心念微动，忙即抵御时，业已纷纷射向身上，吃剑光法宝一挡，又化成片片轻烟爆散。彩丝本是细极，化烟以后，越发稀薄得几非目力所能看见，四外又俱都黄雾昏沉。众人虽练就慧目，且在剑光雷火映处，也只看出了一些有彩色的残痕断影，浮于空际。众人方以为妖法已破，无足为害，就在彩丝爆散之际，忽见一前头形似风车疾转的青色精光，冲破烟层飞着追来。后面紧随一圈佛光，佛光中现出癞姑，一手指指定青光，飙轮电驭，才一飞到，便高声大喝：“此是老怪五云桃花瘴，不可令其沾身，快随我走！”说罢，手扬处，飞出一片金色祥云，发出万千金鼓之声，朝当空急升上去。光照处，瞥见红发老祖同了三四个妖人，正由黑影中往下降，吃金云一挡，慌不迭地往空遁去。

这里众人闻言，方在警觉，已有好几个猛闻到一股强烈的膻腥异味，神智一迷糊，便已晕死过去。尚幸敌人被金云所阻，未能近身，幸免毒手，但人已往下坠落。众人中只秦寒萼因在通行火宅玄关之时元气受伤，刚刚修炼复原，知道对方强敌，师长又说自己多灾多难，心生戒惧；又恰好姊妹二人分手时节紫玲见她可怜，把弥尘幡交她带在身旁备个缓急。先还随众逞能，自从红发老祖一出，便看出形势险恶，打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主意，早把弥尘幡取出，和司徒平联合在一起。一见黑烟围拢，对方又在暗空中怒喝狂言，未等彩光爆射，先把弥尘幡晃动，将自己和司徒平罩住，所以未受伤



害。

后见彩丝箭雨满空乱飞，又看出几分不妙，忙催云幢疾飞过去，连邻近的几个男女同门也被护住。易氏兄弟是因自己法力较浅，乃母绿鬓仙娘韦青青由开府会后临去时节，再三叮嘱小心，始终藏在九天十地避魔神梭以内，满空追逐，不遇机会轻不出手，稍见不妙便连头也不露，以致幸免于害。易、李、方、元四人，早因易静一说，存了戒心，本在一起，易静一见神雷去破敌人彩光，和自己散光丸、弹月弩二宝相似，便知是厉害妖法，忙将兜率宝伞放开。恰好林寒、严人英、李文衍三人离得最近，彩丝箭雨一般，忙飞过去，连三人一齐护住。还有向芳淑同了廉红药也双双飞来，被易静一并用宝伞罩住。

只有金蝉、石生各斗一个妖人，相隔寒萼、易静最远，按理本极危险。秦，易诸人先也未料到如此厉害，只为敌人话说得太大，必非易与，作有备无患之想。及见彩丝忽又爆散成烟，几于消灭，还疑自己识不透来由，胆小多虑，实则无甚伎俩，有两个还想奋身出去，手中神雷已然重又发出。猛瞥见申若兰、徐祥鹅、庄易、杨鲤、吴玫、崔绮忽然相继晕倒。外面余英男、陆蓉波二人在石生左近，甄兑在金蝉左近，相隔俱远，不及救援。金、石二人既恐六人也为妖法所伤，又料定敌人决不将人迷倒便罢，必要同时猛下毒手杀害，中邪诸人情势万分危急，只得就近向前抢护中邪诸人。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诸人昏晕下坠，癩姑手上祥云飞起，易、秦二人各催宝光上前抢救之际，忽由金蝉胸前激射出两道精蓝光华，跟着一股青气蓬勃而起，晃眼大约数亩，恰好连甄氏弟兄一齐笼罩。那蓝光初出，才只酒杯粗细，越往外越大。对手妖人也同时在青气笼罩之中，本未晕倒，因见对方出敌，忽有蓝光迎面射来，疑是一件异宝，一时胆怯，忙舍飞剑遁避。

金蝉原用霹雳、天啸三道剑光，将妖人连同所用飞剑、法宝一齐绊住，不能脱身。因听癩姑大声疾呼，久知五云桃花瘴奇毒无比，又见众同门相继中邪，心中一惊，不顾杀敌，也未想到胸前异宝，和中邪诸人一样，忙撤天啸剑回御。妖人还当这是逃走机会，哪知如果不逃，同在灵峤三仙玉虎神光之下，还不致死，这一遁出圈去，立为毒烟所中，鼻闻膻腥之味，立即晕死过去。

红发老祖原因妖徒伤亡众多，切齿仇敌，先想将自己人撤退，再行施为。不料敌人厉害，好几个妖徒和外来妖人俱吃飞剑绊住，投鼠忌器，略一迟缓，人又撤退大半，被绊住的人势子更孤，晃眼又被仇敌杀死了几个。怒焰沸腾之下，因特有千年荷花所炼灵药，专治毒瘴，可以起死回生，竟拼着连自己人一同下手，等将敌人毒死，擒到生魂，再行救治重生。红发老祖身起空中一看，晃眼工夫，残余的几个比较法力较高的头代弟子，又有三人受戮，只逃回了五人。还有一个快要遁出险地，仍吃修罗刀追上杀死。下面只剩三个外教妖人与敌死拼，脱身不得。益发怒极，心横之下，更无顾忌。一面把黑煞网将众围住，同时发动五云桃花瘴；一面运用玄功变化，准备由空中飞下，施展化血神刀，将仇敌一网打尽，摄去生魂，炼法报仇。

那五云桃花瘴乃南疆卑湿污秽沼泽中千万年淫毒之气凝结而成，自经红发老祖苦心收集，炼成以后，威力更大。具有灵性，能合能分，不可思议，风雷烈火均所不能消。

哪怕击成粉碎，只剩残痕淡影，几非目力所能辨识，如不收回，依旧密布空中，决不散灭。一不留心，误认妖法已破，立被暗中飞来侵害。休说

侵入五官七窍，不能逃死，便沾了一点在身上，也必穿身入骨，不过缓死些时，终为邪毒所杀。除非当日得到千年荷花，十九难于活命。那妖人明知此宝厉害，也是恶贯满盈，见彩丝已散，没有留意；又以为红发老祖决不会伤害自己人，敌势太强，急于逃遁。等闻到毒气，方想不好，已失知觉。红发老祖又被金云惊退，未得下降。

金蝉在惊遽中，猛想起胸前玉虎妙用，心中一喜。瞥见妖人遁出不远，忽然晕死，如何肯容，手指处，天啸剑重又电射飞出，迎头下落，妖人尸身还未坠地，便被斩成两片。石生在开府云幢上，和金蝉同时所得三角金牌，原由乃母陆蓉波给他嵌在所戴束发金冠之上，发动更快。二宝均极灵异，金蝉胸前宝光刚射出去，石生头上金光已如一座金山涌起。蓉波、英男离得既近，人又机警，一听癩姑急呼，仰见石生头上金光，忙舍所斗妖人飞去。妖人立即中毒晕倒，吃易氏弟兄赶来，一飞钹打成一团血肉坠落。和石生对敌的一个，虽未遁出中毒，但吃余英男忽然飞近，南明离火剑红光一绕，立即腰斩。

癩姑早有准备，比易、秦二人还快，口中报警，一见自己人中毒晕死，早抢先赶来，佛光暴胀，疾逾闪电，往下一沉，飞迎上去，将空中下落的申若兰等六人恰好一齐接住。

众人也自纷纷集合。这原是指顾问事，癩姑一打手势，易静等忙即分别飞入佛光之内，将六个死人接过。癩姑喝声：“快走！”手起处，百丈青色光轮重又急转，向前开路。

方瑛见状，忙抢向前，也由手上发出光轮相助。众人紧随在后，一同发动太乙神雷，助威前冲。青光所到之处，前面黑烟立似浪滚涛分，四下飞散，冲荡开一个大洞。一时雷火漫空，连珠霹雳之声，震得山摇地动。晃眼冲到圈外，正往前进，癩姑回顾赤云如焰，半天皆红，由后面上空漫天盖地，潮涌而来。癩姑知道灵符金云已被看破，忙喝：“九天十地辟魔神梭速往地下开路，省我行法费事。”易鼎、易震闻言会意，立将梭光往下一冲，地面上立即裂开一个大洞，当先飞入。癩姑引了众人，一同飞入。易静等一行四人，同了金蝉、石生断后。易静先用禁法将地穴人口掩闭，事先并将上面地形变易，另在后左面裂一大洞，以乱敌人目光，防止意外。众人有神梭开路，癩姑、易静和南海双童又都各精地形之术，从旁相助，一直入地四五百丈，方始向前急驶。

红发老祖和众妖人先被金云惊退甚远，等到发觉为幻影，知道上当，暴怒赶来，遥望数十道遁光由空下泻。算计仇敌又用地行之法脱身，急怒交加，赶近一看，阵中三妖人全遭惨死，一个也未得活命。离烟围外不远地面上，有一巨洞，好似仇敌逃得太急，无暇掩蔽情景。当着一干残余的妖人徒党，愧忿交加，急怒攻心之下，红发老祖知道这些峨眉门下虽是末学新进，俱都法力高强，不可轻侮。来的人数又如此众多，分明奉了师长之命，有心为仇。对方这些师长，更是正教中的冠冕超群人物。况值开府之始，寻常下山行道，尚且要命门人通行火宅、十三限玄关，经过极严厉的考验，方获允准，那么双方成仇，必早料定。既命大举，如何肯令出来丢人？必有准备无疑。后面还有极高明的老辈人物要来，都不一定。

红发老祖原是偏爱门人过甚，耳软心活，受了众妖徒的包围蛊惑所致。此举本出无心，虽然妄自尊大已惯，经众妖徒一蛊惑，把前次无心冒犯之事，认为奇耻大辱，立意要把来人责罚一顿。本心仅想一打一放了事，免众门人

不服，说自己畏惧峨眉，并未打算把事闹大。哪知手段过分，激起反抗，众妖徒再一恃势不知进退，逼得来人难再委屈求全，连在阵中杀死多人，从容地遁逃去。敌人走时，自己还几乎受伤。因恐对方有一克星在内，强忍怒火，正在宫中统筹全局，以备报仇之计。不料对方胆大，竟又寻上门来，这次竟连门人带外客，伤亡更多。敌人虽伤了几个，又吃救走，一个也未擒到。起初是以为自己理直气壮，纵然对方为责其门人不快，既令上门负荆，异日也还有词可借，不致为此反目。这一成仇，想起对方诸长老的厉害，不禁又急又悔。无如仇怨已深，势成骑虎，再也说不上不算来。有心入地追赶，又恐仇敌诡计多端，故意留此破绽诱敌。

对方所用那些法宝、飞剑，适才又都眼见，几乎无一件不是稀世奇珍，中有好些轻易都见不到。不知怎地荟萃一门，全被对方收罗了去。自己虽有神通变化，但地行不是所长，彼众我寡，并有先后明暗、有意无意之分，又带着好些同党徒众，地底不比天空，可以任意纵横。万一又中仇敌暗算，自己虽然无碍，再被杀伤多人，更是难堪。想到这里，略一踌躇，愈觉得恶气难消。口中钢牙一错，顿生毒念。立即施展妖法，把腰间皮袋对着穴口，行法运用，将手一指，便有一般彩烟由皮袋内箭一般往穴中激射进去。约有半盏茶时，估量五云桃花瘴毒烟已全放出，对方无论飞行多快，也可追上。因有法力补助，到了地底，色彩全隐，只微微有点气味。等仇敌闻到发觉，业已中毒惨死。这才住手。

红发老祖总算天性不恶，盛怒之下，尚恐流毒无辜，放完便将地穴封闭，亲身守候不去。雷抓子和两妖徒看出便宜，几次请师父暂且回山，愿代守候。红发老祖对这几个有本领的徒弟虽极宠爱，却知他们性非纯善，又喜与异派妖人交好，别的均可言听计从，独对于这五云桃花瘴、化血神刀两件法宝，因过于阴毒，为修道人的杀星，恐其用以为恶，决不传授，也决不轻与，所以依然守候不去。待有个把时辰，估量多快的地行人也可追上。心里还暗骂：“小狗男女，弄巧成拙。你想诱我上当，我却用法宝、法力取你狗命！有这些时，就算发觉得快，仗有奇珍至宝防御，而事出意外，也决难防，必有多人中毒身死无疑。”意欲将毒烟收回，然后查看行迹，是全数中毒，还是死了一些？尸首是否被人救走？红发老祖便把穴口打开，自己一收，好像被大力吸去情景，分毫也未收回，这一惊真非同小可。因觉出地下直通向前，喊声不好，连话也未顾得再说，便纵遁光朝前飞去。身刚起在空中，便见前面相隔十余里山谷之中，有一人守在地上，手指不大的一圈光华，正收地底射出来的彩烟，已只剩残尾，目光到处，残烟已被收尽。那人动作极快，晃眼化作一道晶明无比的青光，破空而起。不禁大怒，忙纵遁光赶去。

红发老祖飞行何等神速，竟会没那人快。眼看青光朝东北方飞去，光并不长，只是奇亮，飞得奇高，神速已极。多年心血收集祭炼之宝，自不甘心失去。一面加紧追赶，又将化血神刀隔远飞出，哪知仍追不上。飞遁迅速，一会追出五百里外，眼看快被化血神刀追上，青光一闪，忽然不见，连那人相貌也未认出。料定虽不是峨眉门下，也必一党，或是应援之人，巢穴必在左近。急得连使了两次极恶毒的禁咒，对方只置之不理，并无一人出现。众妖徒党羽多人，也随后赶到，相助搜寻敌踪，又各施法力禁制，在伤了不少毒蛇猛兽，始终寻不到一点线索。待要罢休，忽听笑声哧哧，起自左近，忽东忽西，人却不见。跟踪一搜索，又无迹兆可寻。平白气急暴跳，无计可施。红发老祖师徒和众妖人全被激得怒不可遏，立誓非将仇敌寻到不可。似这样

满山搜索，忙乱了半日，只差把方圆百余里的山峦溪谷翻了个转。最后才听后面齐声冷笑，方疑敌人忍不住咒骂，出来对敌，分头赶过一看，笑声俱在原发之处，却仍无人影。连用法宝、飞刀、飞叉，照那发声之处夹攻上去，依旧空无一物，笑却不住。红发老祖见状刚刚省悟，正招呼众妖人速将法宝收回，免再贻笑，忽听叭的一声，四方八面笑声忽然停止，以后更无声音。

红发老祖自知丢人上当，方在愧忿咒骂，猛想起出来时久，巢穴空虚，莫要中人调虎离山之计；况又是两相仇恨，虎视眈眈，时欲伺隙而动，现时大是可虑。喝声：“速回！”忙纵遁光，率领众妖人往回路急驶而去。

原来女神婴易静、癩姑等率领众同门，护了六个死尸到了地底。连续行了百余里，回顾身后无人追来，才放了心。癩姑回顾易静，问道：“老怪物化血神刀竟未使用，此时也未追来，我们到了碧云潭，可以从容救人，大是幸事。”易静道：“老怪物许是大意了些，又因我们昨日阵中伤了不少妖徒，今日杀伤更众，仇恨越深，以为化血神刀，我们的法宝、飞剑有的可以抵敌，就能伤人，也不会多。他那五云桃花瘴毒，一举可以毒死多人，忘了同时使用，等到想起，已然无及。入地以前，我回顾他已转眼追近，忽然中止，决无如此便宜的事。我防他追，曾施五丁开山之法，在人口左侧开一地穴。因是全力开通，入地颇深，他到时，地底还有动静，穴中地道与此斜行相并，也还不近。

他不入地内穷追，必以邪法、异宝、神刀、毒瘴之类放入，意欲乱杀泄恨。等到尽头遇阻，他必当我们入时匆迫，上面未及还原，到了地底，恐他追来，才将地道封闭。这时不是依照那条假地道盲目前攻，便是垂头丧气，回去再打主意报复了。依我推详，掌教师尊仙示，我们的难不止此，决非六位同门便算应典，恐还有不少遭殃，才算了事。以后再如遇上妖人，可还像今日这等冒失吗？这些位同门师兄姊妹，是你用法牌传声请来的吗？”

癩姑笑道：“难为你真会想。那法牌一经行法人的击动，所有持牌的众同门全有感觉。再一行法相应，千里如对，不是只向一人。我如请人相助，你和琼妹相隔得最近，可听见吗？”易静道：“这层我也想到，因方、元二位道友仙居，外设重重禁制，行法人不知何方仙人，神妙罕见，严密已极。又见诸同门来得突兀，四方赶到，不谋而合，所以疑心你传声告急时，也许为禁法所阻哩。”癩姑笑道：“连我也是盗到老怪千年囊荷所炼灵药以后，得人指点，才知道的。”易静喜道：“老怪灵药，竟会被你盗来？先前你说可以从容救人，我还不甚放心，不过准知这中毒的人，决无凶折之理。齐二姊又得了大荒山卢仙婆灵药，恰是六粒，正好合用，以为到了地头，向她求救。想不道有此一举，真可佩可喜呢！但是诸位同门，怎么来的呢？”

林寒恰在身侧同行，正要回答，癩姑道：“他们来历，我已猜出几分。连我的经过，也说来话长。前面便是方、元二位仙居，且俟到后将人救醒，再行细谈吧。”易静闻言，一算途程方向，果然快到。再看方、元二人宝镜，再有十里便到。忙赶向前去，招呼易氏弟兄留意。并将宝镜要过，照路前行。一会便将湖前层崖从地底越过。到了湖前平地之上，一声雷震，裂地上升，易氏弟兄当先出土，收了九天十地辟魔神梭。众人虽然大获全胜，因有六人中毒身死待救，见了当地美景，也无心观赏，匆匆由方、元二人行法，从虹桥上飞渡过去。到后，宾主一面礼叙引见，一面把申若兰等六人放在洞中石榻之上卧倒。癩姑将所盗灵药取出，分与易、李、方、元、林寒、陆蓉波六人，将新得来的治法传了。取来湖水，各含了一块在口中，再含一口湖水，

运用玄功，朝死人头上喷去，那药立化作一片绿烟，罩向死人面上。六人再用真气微微吹动，使其由头到脚，顺序布满，笼罩全身。约有半顿饭时，眼看死人身有极淡彩烟冒起，吃绿气笼住，渐渐在内消灭。那绿气也由浓而淡，以至于无。再将另一种碧绿清香的丹丸给每人口中塞了一粒。

六人本是通体乌黑，面如乌金，气息全无。自从彩烟冒起，与绿气一并消灭，面色便逐渐恢复，与睡熟中相似。众人多道：“好了。”癩姑道：“早呢。虽然六位同门功力不同，回生许有先后，但那瘴毒奇烈，痊愈少说也须一个对时以后。此时不过保得命在，又服了同时并用的灵药，否则毒虽去尽，内腑五脏不免受伤，那痛楚先难忍受，这还是有根骨的修道之士，如换常人，就这一会工夫，不化成一滩脓血，也只剩个骨头架了。

你道险是不险？”

癩姑说时，瞥见徐祥鹅二目微启，嘴唇欲动，知他修炼功深，恢复较早。忙走近前，向六人大声说道：“诸位师兄师妹中了妖人瘴毒，此时刚救回生，才有知觉，千万闭目养神，不可强自言动，也不可暗用玄功，能像常人睡上半日最好。如想快些复原，反更慢了。”杨鲤、申若兰、庄易本也相继恢复知觉，闻言一齐闭目养神。一会，吴玫、崔绮也自回醒，因有众人守候叮嘱，不再言动。众人见状，料已无碍。癩姑又给六人口中各塞了一粒丹药，方始同去外间，各叙前事。

## 第二三 回

鸣鼓兴戎 众仙奋斗蛮人祖

腾光护法 七矮欣逢枯竹仙

原来癩姑奉命下山时，除道书仙示与易、李二人同观外，另还有一封密柬。在依还岭静琼谷三人同居炼法时，因易、李二人同说：“无论柬帖上示甚仙机，反正决不违背，定遵师命行事，先看何妨？”癩姑不便不允，只得取出同看。哪知本来外面标明了开读日期，竟变成了一通白柬，四外只字皆无。三人知是不到日期，擅自开阅所致，好生悔惧，只得同向峨眉通诚求恕，重将柬帖封好。癩姑性喜滑稽，表面游戏三昧，对于师长却极虔敬。这次迫于情面，擅自开阅，事后想起不应违背师命，悔恨之余，每日均背人默祝一回，字迹终未再现。

癩姑认定柬帖关系极为重大，早晚总要现出字来，始终如一，迄未懈怠。及至二次去往红木岭神宫窥探虚实，觑便盗取紫郢剑，心想：“此剑乃师祖留传镇山之宝，竟会失去，敌我强弱相差，事机已迫。”重又遥向师父通诚求告，乞示仙机。祝罢取柬一看，果然字迹复现，并还附有一道灵符。大意是说：“南疆之行，应有多人遭劫，虽在众弟子领命时先行嘱咐，令其到时度德量力，不可轻往，但定数所限，也只一些功力太差，本不在劫之人不往；在劫者仍是不免于难，不过命不该死，均有救星。英琼一时疏忽，虽然紫郢剑失去，但是神物通灵，敌人不能长久把握，终必飞回，无庸往盗。倒是五云桃花瘴厉害，弟子中将有六人中毒，非敌人千年囊荷所炼的灵药，

不能解救。只要一个对时过去，中毒不救，便无生理。即使日后敌人被迫悔祸，也难挽救。此事实系重要。

恰好红发老祖去年收一门人，乃昔日绿袍老祖门下妖徒随引，自为金蝉所救，亟思改邪归正。因前孽太重，恐各正教不肯收容，知道红发老祖与白、朱二老交好，欲借以为进身之阶，恰巧红发老祖被洪长豹窃去的两件法宝，虽为金蚕恶蛊所毁，残余之物被他收去，于是前往南疆，献宝求进。事前又有两个与他交好的妖人为之先容，因得收录。近见红发师徒因易、李、周三人无知冒犯细故，以致成仇，认作要步以前妖师前辙，心中大不为然。此人在绿袍老妖门下多年，精通邪法，仅比辛辰子、唐石稍次。易、李二人入阵经过他的阵地，便吃警觉，故和同党闲谈泄机。他一心畏祸，向往本门，恐与红发老祖师徒同尽。那藏灵药的所在，他便知晓。现在阵中第四十九峰坎宫上把守，可隐形往见，径与明言，他必乐为相助。红发老祖法力颇高，不可轻敌。又值新挫之后，戒备尤严。如若遇上，务要远避，不可自恃隐身神妙，擅自近前。红发老祖想将紫郢剑攫为己有，起了贪心，全神贯注剑上。但盗药一层，也极艰难，得手以后，速急出阵。这时妙相峦谷外众弟子，有的无心巧遇，有的受一异人指点，正与众妖人所约的一干妖邪异派斗法大胜，连伤多人。红发老祖闻警出援，紫郢剑也自飞回，激愤之下，必放五云桃花瘴伤人，乘他元神尚未飞落以前，速用佛光护身，手持六甲分光轮，冲破黑煞妖网入内。一面向众弟子等警告，并将灵符展动，发生妙用，先将敌人惊退；一面抢护中毒诸人，冲出阵外。此符妙用威力只一刹那间，敌人事后必然看破，加紧追来。如若回身应敌，或被追上，救星到来相隔尚远，伤人必多，务要速逃。可令易鼎，易震用神梭开路，从地下遁走。尔与易静等精通地遁之人相助，前后呼应，便可无事。当机贵速，并且前去盗药，阻碍横生，又忌和人动武。须俟敌人倾巢出战时方能得手，稍微延误，便致债事。务须忍耐，丝毫大意不得。以后到了危急之际，仍用法牌求救，自有人来相助。此事前因后果，早在开府后三日，与玄真子大师伯默运玄机推算。众弟子法力虽非红发老祖之敌，但比他门下妖人和各派妖邪却强得多。又各持有至宝仙剑之类，只要应敌谨慎，多可无虑。在劫诸弟子虽有六人之多，终能化险复原。到时，当另有人来指示。”末了，乘上又说三人前者不应违命，擅闯此柬，姑念初犯，知悔诚求，再犯重责不贷等语。

癩姑看完惊喜，拜谢师恩之后，立即依言行事。自从先前由天狗坪阵地逃脱以后，敌人知道来人精通地遁之术，便将全地面另加禁制，也恐难阻来人闯入，故除戒备加严外，到处罗网密布，远非昔比，人一出土，立有警兆。纵使法力高不被擒住，敌人师徒也必全数惊动，下手不得。全阵地方圆二三百里，大小石峰何止千数。那坎宫四十九峰，不知从何数起，随引又未见过，事机更须慎秘。癩姑好不容易费了好些时候心力，才由地底把坎宫四十九峰辨明，峰上把守的却有两个妖人。虽看出内有一断臂妖人，相貌神情与众妖人嚣张凶野大不相同，料是随引无疑，但那同守妖人不走，也无法上去。只得手持宝镜，隔着地面向上观看。心正不耐，那妖人忽然走去。心想：“别处所见更不相似，只此一人还差不多，坎宫阵位又对。反正是撞，且上去试试。”

事有凑巧，念头才动，敌人又在演习妖阵，风雷四起，立即乘机裂土而出。先还恐观察不真，引动仇敌，特意避开峰后无人之处，一面上升，一面行法复原，以备万一看错，容易遮掩。好在身形已隐，或者无害。不料才

一出土，迎面微风过处，现出所料那人，朝那刚复原的地穴低语道：“来者如是峨眉诸位上仙，此时最好回去。否则，也请与我答话，幸勿见疑，免致涉险。”癡姑见他目光四注，似在观察来人所在，知未看出自己一面，暗中戒备，低声问道：“道友何人？如蒙见告，便当明言。”那人喜答道：“我名随引，峨眉教祖之子金蝉上仙是我恩主。上仙可是昨日来过，为了那口紫郢剑来的么？暂时是无望了。”癡姑便把来意说知。随引闻言，好似喜出望外。先飞身峰上，四顾无人，重又下来，跪地默祷了一阵，起来答道：“孽道久欲改邪归正，日夜悔过虔求，想不到教祖宏恩，许我立功赎罪，真乃万幸，百死不辞！不过此阵埋伏重重，又有从赤身教借来的几件异宝，外人休想通地入内。神宫四外，防备更严。上仙如在那里出土，早被发觉了。如要深入，必须紧随我后五步以内，方可从容通行。那药藏处，我也知道。一则我奉命镇守，不能离开；二则藏处深居后洞丹室以内，须由中洞正门入内。

师父正在那间室内行法制剑，前后均有禁法。不论隐身与否，人一走过，立时警觉发难。

上仙又说得如此紧迫，此时必须到手。为今之计，只好冒一点险，等那同伴领命回来，假说有话向师父禀告，陪同上山，直入神宫，假作请命，同进门去。我再立远一些，能骗得师父许我入内最好；否则再相机行事，设计将他调开，上仙照我所说，前往丹室，将药盗到了手，然后遁去好了。”

癡姑见他其意甚诚，虽与柬上不与红发老祖对面之言少违，但是此外更无善策，已然半日光阴耗过，事不宜迟，便即允了。先料同伴妖人少停即至，谁知候有个把时辰，终未见来，二人俱都愁急。随引刚把心一横，待要拼着相随同逃，弃了阵地前往盗取，忽听铜鼓之声。随引急道：“谷外已有不少敌人到来，那厮想已随出应援，就此去吧。”癡姑闻言更为忧急，忙令随引前导，许以事若发觉，不能存身，必为设法引进到正教门下；如若无事，仍须暂留，以作内应。随引原也想她吐口，闻言喜之不胜，立即趋前引导。一会直入妖宫，路上遇到好几拨告急妖人，随引只作闻得鼓声传警，见师请命出战。

众妖人有的忙出，有的忙进，无一理会。等赶到宫内，告急的人已是七次。随引甚是机智，进门遇见秦玠，知他奸狡，对自己却极降心结交，故意告以阵中空虚可虑，来向师父请求派人镇守，勿令全出。秦玠笑答：“无妨，师父一出，立可转败为胜，现已将行。”正说之间，忽闻哧的一声，一道紫虹破空飞去。癡姑见紫郢剑飞回，好生欢喜。

随引知乃师必追，假作回阵，往侧一闪。等红发老祖负伤追出，秦玠紧随在后，随引和癡姑打一手势，乘机掩了进去。并嘱癡姑依着前说途径入内，为防妖童侍卫看破，也把身形隐起。才到里面，红发老祖师徒便已飞回，匆匆入内取药行法，并医手伤。二人暗中尾随在后，红发老祖直入后洞，二人等他取药出来，方始掩进。刚同现形，由随引指点，把两种灵药取到，传授用法，红发老祖已然将伤治愈，忿怒出战。二人一同隐身走出，到了洞外僻处，癡姑方始作别，仍由地下遁走。

至于先和妖邪苦斗的诸同门，除后来庄易、林寒、严人英三人，是路遇百禽道人公冶黄，说听一老友说起此事，令来为众弟子接应外，只金蝉、石生、甄良、甄兑、易鼎、易震六人是受异人指点，特为此事而来。余如司徒平、秦寒萼、杨鲤、李文衍、向芳淑五人，原为两起，在云南各县行道，不期而遇。忽然发现两个妖人，意欲暗算，吃五人看破。那妖人本是雷抓子

的好友，斗法不胜，便往妙相峦遁走。五人恨他为恶，穷追到此，遇见谷外埋伏的妖人妖人，双方打了起来，金、石等六人便赶来助战。陆蓉波、廉红药、郑八姑一起，奉命先寻洞府栖身，蓉波想起昔年随父云游，路过边山，发现好些胜地，而郑八姑说江西也有两处极好山水，于是议定分头寻访，寻到后再从众议。陆、廉二女曾共患难，又以自身法力功行各有所短，便做了一路，展转寻来。行近当地，望见许多同门在和妖人相持，也上前相助。跟着又是余英男为首，算计易、李、癩姑三人南疆之行将到，独自约了申若兰前来接应，就便和英琼说那将来同求师长，令与英琼一起，同在幻波池修炼之事。路上又遇见何玫、崔绮、黑孩儿尉迟火、铁沙弥悟修、灵和居士徐祥鹅等几个同门，于是相约同来，以致人多势盛。

对方那些异派妖人，如金眼狒狒左清虚、追魂童子萧泰、无发仙吕元子，以及被玉清大师打中子午火云针、又被斩断一臂的明珠禅师，还有孔露子曹飞等二十余人，多一半是慈云寺、戴家场两地漏网的余孽。还有五台、华山派暗中派来勾引妖人的几个妖妇淫娃，法力更是有限。只一个万妙仙姑许飞娘本领最高，偏又未来。这伙妖孽见对方俱是少年男女，又都个个生得仙风道骨，十九英姿飒爽，容华美秀，有的以前还曾交过手，还当易与，暗幸峨眉诸老无一在场，正好下手。谁知撞着了丧门，这班敌人均有异宝、仙剑随身，简直无一好惹，才一照面，便被飞剑杀了三个妖妇、两个妖党，这才看出不可轻侮。内中又有几个法力较高的妖人，再纷纷出来助战，死亡越多。终盼红发老祖出场，转败为胜，报复前仇，相持不去。哪知红发老祖也无用处，终于惨败。峨眉诸同门虽有六人受伤，却可救转。计算敌人伤亡，连各异派的妖邪和门下妖人，不下四十余人之多。众人奉命下山，初次出马，所遇还是劲敌，居然大获全胜，自是佳兆，互相谈说，高兴非常。

癩姑因师父柬帖上有异人相助之言，金、石等六矮弟兄又说是异人指点，却未明言何人，就向金蝉问道：“那指点你们六个小淘气的异人，怎不说出？还有在铜榔岛跟你们走的小和尚呢，往哪里去了？”石生对金蝉道：“癩师姊骂我们小淘气，蝉哥哥莫对她说。”癩姑笑道：“你敢！当着你娘，我不叫你哭出来才怪。”石生把嘴一撇，舌头一伸道：“啊哟哟，谁不知我们有这一位癩姑娘呢。蝉哥哥，我们恁定了她，偏不说，看她把我怎样？”癩姑闻言佯怒，伸手要抓。金蝉拦道：“不许再闹，听我来说这奇事。

那位道长本叫我不说，见了你们偏又忍不住。我想那位道长也许知道我口不稳所以话只说了半截。如今小和尚还在那里，等他一来，就知道他是何许人了。”癩姑笑道：“人家白把你们六位尊神指点了半天，却连人家姓名来历都不知道，可见人家也当你们小娃儿呢。”石生道：“你知道什么？只当你有本事吗？要和人家比，连提鞋都不要。你想我们六弟兄是服人的吗？似他那么高法力，便当小娃儿也不丢人，只怕你还没这种福气见人家呢。”癩姑笑道：“这么一说，你们都得了人家的好处了。”石生方要还言，金蝉把两只俊眼一瞪道：“你再吵，我不说了。”癩姑道：“好，你说你的，我听听，到底是什么奇事？”众人也附和催促。

金蝉道：“事是真奇，我至今还猜测不透这位仙长是什么门道。我们固然功力不济，可是自从大破慈云寺起，直到开府、铜榔岛之行，正邪各派中的异人以及各位前辈仙尊也见过不少，法力高强的甚多，就没看见像他那样奇怪的。我们本该七人一起，因有一同门转劫未来，先想拉商风子凑成七矮之数，他偏要守定周云从，陪他在左元洞苦修，不肯一人随我们同走。后在



铜榔岛走时，因小神僧阿童和我们很好，也一人行道，正嫌孤寂，初次下山，又没准地方去，正好把他暂补缺。大家分手以后，偶然谈起师妹们南疆之行。这位小和尚虽没甚经历，白眉禅师怜他自小相从，不等道成，师徒便要分手，以后全仗他自己苦练修为，险阻艰难甚多，每当无事之时，便把正邪各派中的主要人物来历一一示知。所以这里情形，晓得好些。鼎、震二弟听教祖口气，三位师妹此行必动干戈，怂恿我们来此，相机行事。本打算来相助，因师父所赐仙示命我们自觅仙府，日期地点虽未限定，总想先把安身之地找到，再作计较。又因紫云宫、幻波池两处洞天福地在前，我们纵难比美，也应稍微像点样子。心想三位师妹还得些日子才能起身，有的是时间。每日急急忙忙，四处乱跑。海外归来，先回仙府，想见母亲请问几句话，没有赐见。由此起身，顺江而下，先去湘江、楚泽，继历衡岳、泰山，复往黄山、北岳，重访儿时故居。在黄山文笔峰遇到朱文师妹，谈起秦岭深山中有一胜境。重又遗飞嵩洛，西入咸阳，横越大自高岭，道出秦川。

“似这样东西转折，南北飞驰，把所经有名山水之区全都就便绕越，留心寻访。其中虽也有不少胜境灵区，不是已有主人，便有别的缺陷，无一适合。朱师妹所说的秦岭双松峡，虽还大致不差，终嫌附近景物荒寒，不能衬托，胜地无多，美中不足。这多日来，除却夜间必做的功课外，每日都在穷搜涧谷，选胜登临，连飞行了好几万里，经过的山水何止百数，结果白费了两个多月的光阴，一处差强人意的也未寻到。起初细详仙示，好似我七人将来所居不在西南边省，所以未往云贵两省寻找。这日正为居处发愁，石生弟忽想起三位师妹快来南疆，也说师父仙示上附有我们将来事迹。虽都应在三湘七泽之间，没有滇黔字样，但也没有指明边省不宜建立别府。仙书又有一页空白，焉知不是天机不宜泄漏，关乎重要的便难预示呢？现在三位师妹行期已近，反正哪里都是一样寻找，师父本令自己选择，如果穷边非宜，必有阻碍。照小和尚说，边山中颇多灵境，仙机微妙，只凭悬揣，怎能作准？现已多日，别府尚未建立，我们本来要往南疆，借与妖人斗法，以试近日功力，何不姑且就便寻访，许能无心发现也不一定。我虽答应，因想红发者怪近已知道邪正之分，又当重劫将临之际，修道多年，人非至愚，不过受了妖徒蛊惑，自觉面子难堪，虽然怀忿，未必不知利害轻重。师父如此委曲求全，已命门人登门谢罪，给他面子。便下山时，师父所说，也并非释嫌绝望，事属两可。我们本非无理可言，易师妹又善词令，也许有两分挽回之望。万一因三位师妹一去，复归干好，不特白跑一趟，他那门下妖人十九可恶，遇上必生枝节。如因我们坏了和局受责，岂不冤枉？

“师父命我居长，将来还要开山收徒，不能再似以前任性胡闹，叫大姊说我。尽管大家喜事，总觉试寻洞府，原可来此。应援须俟接到法牌信火告急之后，免致债事。大家商量好，便即起身。预定是由秦岭起身，以前去过和已有主人的地方，俱都不去。于是先往哀牢山中寻找洞府，一路细心查访，就便往边山行进。不问寻到与否，这一路耽延，百日之期已到。也不是轻看三位师妹，以老怪的法力声势，实强得多，只要反脸成仇，便难善罢，非由法牌告急不可。否则便是事解言和，也就无须来了。昨日一算，已是九十九日，法牌全无征兆。心想师父只命炼法四十九日，三位师妹必在前数日起身，决不会挨到了期限才去，事情多半过去。同时又在哀牢山中寻到一两处差强人意所在，只是附近住有生蛮野人。方想把全山踏遍，如无更佳之景，便择一处将就安居，日后再打主意。

“我们照例寻到天晚，如是夜色清明，或高峰顶上，或疏林平野，寻到一处，便席地用功，四外设下禁制阻隔，以防妖邪暗算。我们连洞穴也不用，日久已成惯例，从来无事发生。谁知那日晚间正在用功人定之际，忽然同时心动，警觉一看，面前站着一个身穿白衣的美少年，手上拿着一技新折下的竹枝，笑嘻嘻望着我们。请想本门禁制何等神奇，外人怎能走进？再说外观只是一片幻景，也看不出有人在内；他却从容走进，而禁法仍在，并未破去，法力高深，可想而知。我们因看出他不像有恶意，方同起立，待要请教，他却先开口唤我们小友，俨然以尊长自居。这次开府，所有父师挚友，前辈尊长，以及彼此交情厚薄，俱已知悉。就有一些素无交往，未下请柬，或是请而因故未来的，这些人的名姓和道法深浅，均曾问明。旁门左道，容有遗漏，而有交情有大力法的散仙哪有此人？试一请问他姓名来历，又不肯说。大家自是不服。震弟更嫌他道出祖父名讳，妄自尊大；又自称他无事不能前知，现在海内外散仙，十九是他后辈；此次寻找我们，乃是好意相助，彼此有益之事，此事并还非他不可，口气狂傲。心想就他所说的话，暗用法宝，给他一点苦吃，然后问他：既有这么高法力，有人暗算，为何不知？艮、兑二弟也因他刚见面，先把各人名字道出，又说他以前的事，心中不快，俱想开个玩笑。

“震弟与艮、兑二弟心念才动，他只笑说了句：‘孺子无知，如何班门弄斧？幸遇见我，如换那冤孽，就看齐道友情面，不十分计较，对于尊长如此无礼，小苦头也吃定了。’说时，三人已同时施展。哪知法术无效，法宝也未飞出。忙手探宝囊，三人所有法宝连同九天十地辟魔神梭也不知怎的，都会失去。因知被盗，一时情急，又认作是对头，急口喝骂，叫大家留意。一面飞剑迎敌，一面运用法力想将失宝收回，身剑合一。

刚刚飞起，吃他用竹枝向空一指，人剑全被定住，悬于空中，所失法宝，自然更收不回。

我和石、鼎弟正在惊惶，小和尚恐他盗宝遁走，自恃法力，放出佛光，将他围住。本意佛光全仗本身道力，多厉害的敌人也夺不去，也没法破。因见对方厉害，特以本身元灵运用，心与光合，意欲逼他还了三人法宝，问明来历，如与诸尊长稍有一面之缘，便可放走。没想到佛光倒是将那少年圈住，可是自己真灵也被吸住，一样不能脱身。那少年笑道：‘佛门法力，果是不凡。只可惜你功候还没到家，如何制得住我，我因此身脆弱，须与你们合力，不料你们年幼无知，不识好歹。不过你们师长俱未提到过我。开府盛会，仙侣如云，有名之士十九在场，偏没有我。我此时行径，本也难怪你们多心。现我得此小沙弥代护法身，省事多了，可为我屈留一二日吧。’我和艮弟不动手不好，动手又非其敌。他说那些话，急切间又不易解透。双方发动太快，又不及拦阻。方想如何说法得体，还是小师弟心灵，上前和他施了一礼，说道：‘我弟兄七人，好好在此入定，老前辈忽然走来，问名姓又不肯说，自尊自大，平日从未听说，心中自然不无疑虑，你也知道难怪我们。你如果真是师执前辈，想也不会和后生小辈一般见识。如用着我们，何妨放下人来好说，只要不令我们违背教规，无不从命。否则，不是仇敌，也是受了妖人之愚，故意寻事。休看我们法力不济，也还敢于一拼。现在别的不说，只请说出果真是我们尊长，我们便可向你赔罪。否则，宁死不辱。何况还有三人未动，知是谁胜谁败呢？’

“那少年已然盘膝坐在山石上面，闻言笑指我二人道：‘两个年纪最轻，

根骨缘福最厚，行事也有分寸，实是难得。他四人自己冒失，我岂有心为难？’随说，手上现出甄、易三人所失法宝，说声：‘拿去，下次不可如此轻举妄动。’三人立即飞落，将宝收回，我们才知他果有来历，所说不虚，一面赔话，并请去了小和尚的禁制。他笑道：‘我不说请他以佛力为我护法，稍留一二日，事完再走么？我与他无嫌无怨，只想结一忘年之交，本人早已心愿，你们何必担心呢？’阿童自将佛光放出，身便不能转动，跟着面现笑容，似无所苦。少年话才说完，没等我问，便接口道：‘这位道友与我有缘，我此时已然省悟，适才他并以心灵传意，说了大概，我决计留此，事完再寻你们去吧。’我知小和尚得有佛门妙谛，功力颇高，道心坚定，极难受制动摇，竟会如此听话。妙在是双方不落言诠，便即领会，这比收去我们的法宝还要高明，自然惊服万分。他这才说起，三位姊姊已与老怪师徒成仇，只因恐有同门遭劫重伤，不肯用法牌告急求救，实则反而不妙，也是定数，故尔如此。这事与他有关，不容袖手，早由远道赶来当地隐居，只等我们到后，寻到护法的人，立即前往。道路却是不同，各走各的。令我们速来妙相恋，谷外伏有妖邪，正与几个同门相持，可上前助战，只忌入谷陷阵。敌人虽然厉害，却奈何我六人不得，只管放心。那少年对于小师弟好似格外喜爱，别时，执手殷殷，期勉甚多。并说我六人别府不在此山，不久便有遇合，景物灵奇，不在依环岭、幻波池以下。等我们新居觅到，他把事情办完，必还抽暇来访。

‘我说他那坐处太敞，既然须人护法，还恐人知，似此佛光远照，如有仇敌，岂不跟踪寻来，怎不重换一僻静之处？他说：‘这地方早已择定。你们由前半夜起便入了幻境，仔细看看，可还是你们入定时的境地么？’我们闻言，见有青光一闪，定睛一看，哪是什山顶高林，这地方竟是一个大石洞，四面钟乳四垂，晶辉耀影，宛如纓络宝盖，天花飞舞，泛彩流光，奇丽非常。他独坐在一块天生的水晶石上，小和尚正坐在他的身前，手指着一圈佛光，将二人一同围住。大家打坐之处，就在他对面不远石钟乳下，原来便和我们在一起。法力如此神妙，不可思议，怎不令人惊服呢！我们随即告别起身，到了妙相恋前，果遇妖人倚众行凶，诸位同门也相继赶到。原来小和尚并不限定两天，只等他事一办完，立可赶来。既有会心，必能知他底细。今已差不多一日，只等小和尚一来，就可问出他到底是哪一位老前辈。”

众人正听得有兴，忽听铜鼓咚咚，杀声甚急，由湖心中隐隐透出。方、元二人倏地一惊，飞身赶将出去。众人料知有事，也忙相继追出。易静忙道：“敌人厉害，邪法难测。我们还有六人中毒，未曾痊愈；外层禁制又为紫郢剑所破，门户无异洞开，为防万一敌人侵入，不可无人守护。二甄师弟与鼎、震二侄，均擅穿山行地之法，如听我传警，湖上禁制多半失效，速带六人冲开后面石壁，先后遁走。”甄、易兄弟四人应了。易静说完，也自追出。方、元二人正在湖面行法，湖面上灵旗招展，湖心圆镜又现。只见妙相恋那边红光突涌，黑气蓬勃，上冲霄汉，飞也似涌出数十亩大小一片暗赤云光。中现数十妖人，以红发者祖为首，飞驰而来，飞行异常神速。镜光中望去，只见无数山峦峰岭，溪谷岩壑，迎着敌人来路，似电一般闪过，晃眼工夫，已被飞越百里远近。看那情势，正朝当地而来，知道一会便要到达。

林寒、严人英、金蝉、石生、秦寒萼齐声说：“这老怪师徒，分明是朝我们飞来。

这里地方不大，外层禁制已无，只剩湖上这片阻隔，未必能将妖人阻住。看来来势甚凶，与其等他上门，还不如分出人来，迎上前去呢。”易、

李二人也主张分人出山迎敌，说道：“万一不敌，再行退守，另谋抵御之策。敌人虽众，法力高下相差大多，除红发老祖一人外，均不堪一击。这样就是结局为老怪所败，也可挫其锐气，剪灭好些羽党，为世除害。”说罢，便令方、元二人速将湖上禁制略撤，同时放众人过湖应战。

方瑛一面催动法术，口中急道：“这使不得！我听那位前辈仙师说，这湖上禁制比起外层大不相同，威力要强得多。便算敌人能知奥妙，要想破去，也非一时半刻所能突入。照他行时所说，将来如有仇敌侵害，只能尽力抵御，挨到时候，救星便来；一性急，便要债事。我们这石洞，原是整座石崖掘成，深厚坚固，不易攻破。洞外也设有极严密的禁制，与湖中禁制相生相应，神妙无穷，此时看它不出。等湖上禁制一破，或有敌人侵入，立即发动，全洞便为反五行先天真气封闭。对方便是天兵天将，多大法力，也能保住七日以内不致攻破。我们乐得以逸待劳，隔湖而守。等老怪师徒到来，看事行事：如觉能敌，再分人过湖与斗；稍觉不敌，退回时也方便。”易静道：“元道友两次过湖，撤禁复原，俱颇费事。如等敌人临近，出入不更难么？”方瑛道：“先前因我二人俱都陪同来往，又当无事之时，禁法过于厉害，中有五行真精妙用。旁门大法，颇干天忌，又耗人真气，不宜常用。又以那位无名仙师恩德至厚，违之不祥，宁愿出入费事，也不稍微背信行事。现在大敌当前，事完便舍此而去，纵耗一点精血，也不相干。少时只要我二人有一人在此主持行法，诸位道友只在出时先说一声，愚兄妹看出是要过去，便可飞越无阻；退回时也是如此。全凭主持人心灵运用，既不必撤去禁制，也无须传授甚法术。不过布置完竣以后，湖中镜光便隐，这里四外层崖遮蔽，诸位道友如若过崖迎敌，便无从观察。胜固无妨，万一匆匆退回，主持人事前看不出败象，一个心神照顾不到，即受误伤。否则，哪怕回时敌人跟踪追过，尽管同是一路，而一个人伏失陷，一个依然无事，进退均可由心，何难之有？”

众人闻言，又见二人行法正急，方瑛说几句话的工夫，元皓已是面红汗出，不便相强，只得听之。方瑛抽空把话说完，立即一同加紧布置。先是手掐灵诀，不住向湖中急画符篆。画完，双手往外一扬，湖面灵旗隐现中，便有五色烟光相继明灭。等到五行真气布满九宫，一声雷震，五方五色烟光复随灵旗一起涌现，合成一片氤氲，疾转起千万朵祥云，汇为繁霞，照眼生缣，笼罩在湖面之上。紧跟着，二人把口一张，喷出一片红雨洒向湖心。同时，各将手一指，又是一声雷震，湖心镜光倏地隐去。全湖霞光、锦云也似万千道电闪，一齐掣动，一瞥不见。湖面上依旧是清波浩浩，一片澄泓，清可鉴人毫发。方、元二人方始如释重负，走了过来。元皓向众说道：“幸是适才回时，因外层禁法被李姊姊无心破去，又猜老怪决不甘休，多了一点心，将湖中预设的天视、地听二法一齐发动。果然老怪回山重又召集徒党，大举来犯。只有一桩奇怪，由回来算起，时光又是多半日，老怪如何这时方始寻来？看那形势，又是由妖窟起身，直朝这里进发，令人可疑。也许老怪回山，觉出我们不可轻敌，另约了别的厉害妖人相助，事前并还探查我们藏伏之处，不然，哪会如此？分明怀着必胜之念而来。我以前曾与他们敌，虽是左道邪法，也实厉害。我想到时诸位道友先莫过湖，由小妹过去先试他一下，看是如何，再定行止。真要厉害，且挨得一时是一时，候到大援到来，一举成功，有胜无败，岂不是好？”

元皓先时也颇气壮，自从妙相恋一战，看出敌人委实厉害，不可轻视。因自己身有专御毒瘴神刀之宝，可以无害；再者，由层层禁制中往返飞渡，

也比众人迅速容易，不必再另由人主持运用，故告奋勇，前往试探。众人不知她本一番好意，听她一面说敌人邪法厉害，不可轻撄其锋，自己却请当先出敌，语气好似有些轻视意味，虽未怪他兄妹骄狂，多半心中不服。内中又有好几个俱都身有异宝，以为敌人毒瘴、神刀虽然厉害，凭自己这几件护身法宝，至多不胜，也决不致有甚差池。适才几为邪法所困，乃是骤出不意，不知邪法底细。此时有了防备，上去首先准备好护身之法，当无受害之理。老怪自是难敌，且先多杀他一些徒党，一则去害，二则为六个中毒的同门报仇，岂不是好？众人中易静、癩姑、李英琼深知方、元二人对于本门向往情切，竭忠尽智为众出力，说话天真，心实为好。林寒、庄易、严人英、陆蓉波、甄兑、甄艮学道年数较久，性又和善，火气早退，闻言随口应诺，不以为意。余人差不多俱都存有侥幸尝试之心，因身是客，主人相待又极忠诚，出力不少，并且易、林、严、庄等十来个功力较深的同门俱已齐声应诺，不便再说什话，只得罢了。

说时迟，那时快，先后不过刻许工夫，湖中镜光一隐，加上危崖阻隔，来敌形影已不再见。四边山容清丽，岚光欲活，只见天光云影，树色众声，融汇出无限天机。湖上埋伏禁制又全隐蔽，水面上静荡荡的，看不出丝毫警兆。如非适才目睹镜光中所现形影，万万想不到这等清和幽静的境地，会隐伏有绝大杀机，一触即发。易静、癩姑二人久经大敌，终较老练，估计仇敌将到，见众人仍在聚立闲谈，纷向方、元二人询问说笑，一点不知戒备，各人面上又多半是杀气隐透眉宇，虽无晦色死气，到底可虑。方喝：“仇敌行即到来，此次老怪重又大举，必有几分自信。我们不同过去应敌与否，均要小心，千万不可自满。”

话刚说完，遥听天风呼呼之声，由远而近。众人方各仰望之间，适才镜光中所见大片红云，已铺天盖地由左侧数百丈高的危崖之上疾卷过来，那来势比第一次对敌所见还要凶恶，大约来敌均经精选，不似以前之滥。外来的异派，除先会过的几个法力较高者外，又添了五六个男女妖人，着山装的妖徒，不过二十余人。连一些外来妖邪，共只四十六人，看去俱非弱者。红发老祖已换了一身古怪装束：满头红发一齐披散，穿着一件孔雀翎毛织就的短衣，一条短裤，左臂偏袒，双腿到脚一齐赤裸。另披着一件其长过人的红斗篷，不知何物所制，薄如蝉翼，光色鲜艳异常，后半拖出老长。周身俱是红云围绕，背上插着三叉一刃，左肩另挂着一个黑漆葫芦，腰间还佩有革囊、宝袋之类。左右各有一个手持长幡的妖徒，内中一个正是那雷爪子。下余众妖徒和外来诸妖人，俱都相随在后，宛如百丈火云簇拥着数十个妖魔鬼怪，分外显得狞猛威武。

金、石、秦、廉诸人，方欲开口喝骂，元皓拦道：“有这禁制阻隔，我们能见他们，他们不能见我们。也许一时观测不透，还有妖人上当呢。”众人闻言，定睛一看，果然众妖人到后，只在红云拥绕之中，沿着三面危崖和湖边一带疾转如飞，似在搜索敌人情景。不时又各把手一指，便有一片妖光魔火，朝所疑之处飞去。等看不出有甚征兆，又往别处搜索。在叫那些古木竹林遭殃，吃妖火毁去不少，别无一点反应。众妖人好似奇怪，渐渐分散开来。红发老祖侧身停立空中，手掐灵诀，口诵邪咒，血红色的光华，乱箭一般四下乱飞了一阵，面上神情忽变，好像有些省悟。妖徒雷爪子报应已到。他本和两外教妖党乱施邪法，四面穷搜，因有禁法妙用，湖形已隐，幻出一片又高又峻危崖，但是形状丑恶，草木不生，极不起眼，又当来路之右。众

妖人多以为敌人巢穴是在正面，只和以前外层山景一样，吃隐形法蔽住，仇敌藏在其内，不敢出斗，一味向正面和左面进攻，不曾十分留意。偶朝湖这面发出一些魔火妖焰，又吃禁法阻住，暗中消灭，急切间全未觉出有异。这时不知怎的，和乃师一样，竟会看出破绽。雷抓子贪功心盛，还未等红发老祖发出号令，便和两外教妖人各施法力，一面发出飞叉、飞剑开路，一面忙纵妖光朝前冲去。本心恃有乃师后援和同行二妖人的法力，心料敌人如若自问能胜，早已出敌，再说先前也不至逃走。便想乘峨眉诸老闭关清修，仇敌无处求援之机，多杀些人泄恨，使双方仇怨日深，不可化解。生怕师父耳软心活，为了四九重劫，转与正教暗中结纳，又与白、朱二老至好，事闹这么大，非出本心。适才回山，尽管痛恨，听口气已是大为后悔。本就心中畏怯，迫于无奈，到了紧要关头，再来两个挟持得他住，如白、朱二老之辈，软硬齐施，若一劝说，就许忍痛屈从，变了初心。所以稍见有隙可乘，立以全力施为。那同党二妖人，更是受人重托而来，巴不得乱子越大，不可收拾才称心思。

加以本身法力也实不弱。于是三人合力往湖这面猛然一冲。对岸方、元二人料定有此举，早有准备，安心要他入网。对于雷抓子，更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见他同两妖人冲来，忙即行法，将禁法略微开放，诱他进入。雷抓子和两妖人哪知就里，只当寻常道家禁制以及隐形之术。一见飞叉、飞剑妖光到处，冲荡起千层霞影，错认禁法将破，同行二妖人又由远方初到，平素骄狂自满，还没有和峨眉诸弟子见过高下，哪知利害。三人不约而同，各纵遁光，奋力前冲。红发老祖原也看出左侧有禁法隐伏，方想观察深浅，行法试探，妖徒等三人已经冲进。一眼瞥见对面现出霞影千重，散而不乱，便知不妙，忙喝：“徒儿们速退，留神入伏！”雷抓子等三妖人闻言心方一惊，身外霞影已由分而合，将三人一齐包没。当时身上一紧，眼花缭乱，所有邪法妖光全失效用。知道不妙，忙想退回，已是无及，一片金光裹上身来，人便失去知觉，金光再裹着一绞，一齐惨死，尸骨无存。

外面众妖人只见三人身影被金霞卷去，耳听一片水火风雷之声响过，金霞一闪即隐，仍复原状。红发老祖看出内藏先天五遁禁制，三人必已形神皆灭，气得咬牙切齿，高声咒骂。侧耳细听，对方终无回应，料定敌人负固不出。这五遁禁制已极神妙，不易攻破，恐还有别的妙用藏在其内，尽管暴跳如雷，终不敢冒失行事。明知仇敌俱是一些末学新进，无名后辈，胜之不武，不胜为笑。无如事已至此，连次挫败丧亡，已成奇耻大辱。

来时原因适才追敌归途，发现这一带山形忽变，看出以前有人行法隐蔽，今始现出全貌。

自己所居密迹，这多年来竟被瞒过，对方法力可想而知。更没想到对方隐此多年，竟会是仇人一党。因觉山中空虚，恐有别的仇敌乘虚而入，赶紧回驶，未及来探。回到神宫，运用玄机一占算，不特行法隐蔽山形的与仇人利害相关，所有逃走的仇敌全数在彼藏伏，连那失去的五云桃花瘴与此也有关联，如何不急怒交加。因卦象先凶后吉，颇有伤折，特意加功戒备，把生平所炼几件得意法宝全都带上。满拟仇人多高法力也难抵当，何况多是一些初出山的后辈，哪知一到便将爱徒和二妖党葬送。事已至此，除却一拼，更无善策，越想越忿恨。急怒攻心之下，忙命诸徒党先勿妄动，等自己试探明了敌人禁法是何来历，破去之后，再作计较。说罢，越众前立，面对三妖人丧命之处，扬手先发出一大片雷火，朝前打去。雷火到处，又变了一番景

象：对面危崖忽然隐去，化作一片混茫，青濛濛浮空一片，不见边际。当中涌起大蓬黑烟，迎着雷火只一卷，便同没入青霭之中，隐闻风水之声，无影无踪。

红发老祖以为看那地形，决不应是平地，必是敌人洞府所在山崖之内，没想到那是大片湖荡。一见变幻如此神奇，又以所发雷火虽非正教诸长老太乙神雷之比，却也具有极大威力，吃黑烟一卷，竟如石沉大海，杳无踪影，用尽目力查看，也看不出对方地形虚实，不禁大为惊异。以自己的法力，虽然迟早可破，但却不会容易。上来已先受挫，如何还再冒失。红发者祖强忍愤怒，把主意想好，命众妖徒再往后退，且停高空，不要降落，以防万一敌人挪移阵势，又中暗算，任自己一人施为。随向后面瞪目厉声喝骂道：“无知鼠辈，小狗男女！你们以为这样禁制，便可深藏洞内，缩头不出吗？既然自恃伎俩，犯上骄狂，就该速急现形纳命，还可分别首从，专杀两次行凶的小狗男女。不动手的，还可勉强各留一命。如待我破法直入，扫灭巢穴，玉石俱焚，形魄齐受诛戮，悔之晚矣！”众妖人也同声喝骂不止。

湖对岸诸人看得逼真，见妖人狼狈急怒之状，俱觉好笑。元皓笑道：“妖人说话举动，我们俱可闻见。他看我们这里，只是一片青雾，随着妖法来攻，不时卷起各种颜色的云霞烟雾，连湖水休想看出，说话更听不到了。这等哑斗，任他辱骂，有甚意思？莫如把声音传将过去，和他对骂，然后再把这湖现出，索性气他一气。诸位哥哥姊姊，你们看好么？”众人多半喜事，除易静、林寒、庄易等六七人外，俱都赞好。方瑛道：“妹子又要多事了。由他骂去，使他莫测高深，静等一二日的难期挨过，岂不是好？老怪法力颇高，虽然仙法神妙无穷，急切间决不致被他冲过来，到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好。”英琼接口道：“按说我们并不怕他，不过照掌教师尊仙示，应劫之人好似不止先前六人。那位前辈仙长别时又是那等口气。恰巧湖上设有禁制，乐得谨慎，多挨些时，以待制他之人来此。不过我们初次下山行道，便任妖孽挑战辱骂，既不出敌，也不还口，也是胆怯。我已恨极老怪师徒，再看一会，还要过湖与之一斗，还骂几句，有何妨害？”众人也多随声附和。

癩姑便问方、元二人：“仙法是否隐蔽好些？”元皓道：“无名仙师行时，也未说出敌人是谁。只说湖上禁制仍有破法，但是由湖上到洞口共有七层禁制，层层相生，多高法力的人，也非一日半日所能破去。等他破完，救援恰也到来，我二人便可随同走了。

我意现出无妨，便因如此。”癩姑本也不喜这等哑斗，笑答：“既是这样，那就现出好了。”林寒和陆蓉波同声劝阻道：“我看老怪正识不透仙法奥妙，我们如不现形出声，他情急之际，必定百计千方尽力来攻。我们不特多看好些丑态，并还可以查知妖人师徒法力深浅，岂不是好？单是出声还口，虽然激怒，无甚意思，尚无害处。如若将湖面现出，以老怪的多年修为，总可看出一点端倪。最好仍是置之不理，否则，也等他试探出仙法来历，隐与不隐无足为重之后，再现不迟。”要知后事如何，请看下文便知分晓。

## 第二三一回

布阵遏妖氛 霞影千重由地起

飞身援道侣 彩云一片自天来

易静、李文衍、严人英赞成林寒等人的主张。金、石、甄、易、秦、李诸人不便坚持，只请方、元二人将声音传过去。方瑛笑道：“老怪不比寻常妖人，如果传音出去，我们自己说话，便要留神，防他听去了。”元皓道：“我们要商量什话，不会把声音隔断再开口么？快把仙阵移动，大家先还他几句。再待片时，我还要过去斗他一斗呢。”方瑛道：“妹子总是好事。有诸位高明道友在此，尚且持重，要你过去作什？”元皓道：“我早记住以前暗害我们的那几个妖徒，只姚开江、雷抓子和一个紫脸凹鼻不知姓名的昨日漏网，未被诸位道友杀死。你看对阵，除紫面妖人外，连姚开江这厮也夹在妖人队里随了同来，分明报应临头，自来送死，实实气他不过，所以我非过去不可。我虽非老怪敌手，如出不意，突然飞越过去，专杀这两个妖人，十九可以成功，你莫拦我。再待一会，看看老怪到底有什拿手，我便过湖去了。”方瑛笑了笑，随将阵法略移。

众人在旁，闻言重又勾起前念。又见对岸只红发老祖当先行法，同来妖人俱都停空未下，又不敢近前，只在后面厉声辱骂，语极污秽凶恶，不堪入耳。益发引起公愤，俱恨不能飞过湖去，一体诛戮，才快心意。中有几个身有异宝、不畏毒瘴妖法的，更是跃跃欲试。不提。

众人问答之际，红发老祖已连施各种法术进攻。只是才一施为，对面霞影云烟一卷，便同投入青雾之中，不知去向。未一次还折了一件法宝，不过在烟光中多卷了卷，忙即收回，已是无及，终被吸去。为时已是半日光景，正在忿急，意欲一拼。

忽然遥听对面喝骂道：“无知老怪！自恃天狗坪布下三百里方圆恶阵，又仗有毒瘴、妖刀，便欲恃强横行。前者我们虽然误伤你师徒，实是你家教未严，纵容妖徒与妖妇同恶相济，自食其果，何况又是事出无知。我掌教真人看在白、朱二老前辈面上，又念你修为多年不易，好意给你脸面，命人持函安慰，免伤和气。谁知你听信妖徒谗言，任怎分说，非倚势行凶不可，终于自取灭亡。先在阵中丧了若干妖徒，又把由鸠盘婆那里借来的妖幡失去两面。我们念你年老昏庸，受人之愚，未与你十分计较。昨日有我同门师兄弟数人，路过妙相峦左近，本是无心路过，全不相干。哪知你门下妖徒约了好些外教妖邪，埋伏在彼，无故上前截杀，重又兴戎。你这老怪，正起贪心妄想，将前日我们故意遗失的紫郢剑攫为己有，闻报不急出援。却不想本门镇山之宝，岂尔区区妖人所能保有？剑主人一举手间，神物便自飞回，你却差点没成残废。而且这一耽延，白白多送了好些妖邪狗命。那辛苦炼成的千年囊荷，却被我乘隙盗去。敌人深入腹地，盗走你的灵药，宛如探囊取物，往来妖阵，如入无人之境，你竟是一无所觉。夜郎自大，岂非无耻？后你追出行凶，乱发毒瘴，妄施邪法。我们本不难将你所有妖徒党羽一齐诛戮，留你一人，迫令归善。因有六位同门匆促中不曾觉察，误中妖毒，暂时退走。恰有两位道友在此隐居，正好用你自炼灵药就近医治，现已复原，无一伤害。你却伤亡多人，胜败强弱早已分明。你竟不知悔悟，又率徒党妖人上门送死。你见我们暂时不出应敌，是怕你么？实对你说，我这两位朋友也是你的仇人，隐此多年，静俟你师徒恶满数尽，始行发难。

因为妖窟密迹，特用仙法将左近数百里山形全都变易，隐却真形。又在洞府前面设下仙阵，等你到日，自行入网。你近在咫尺，竟无所知，即此而言，法力已分出高下了。今日本拟直捣妖窟，为了良友重逢，不原为此败



我们的清兴，特意现出前面山形，诱你自来，并在洞前设下仙阵阻隔。我们在洞前石坪之上，以逸待劳，设下酒宴，看你师徒叫嚣丑态为乐，权当下酒之物。眼看四九重劫便要到你头上，如自知悔悟，急速缩头回去。

我们念你和掌教师尊有数面之缘，又受妖徒蛊惑，非出本心，还不肯过分为难于你。异日相遇，对你门下妖徒和诸异派妖邪，虽然未肯容恕，对你尚还客气。再如执迷不悟，你不等四九重劫到来，便恐不免身败名裂了。真如不知进退，你们也不必猴急，有本领将仙法破去，自然与你相见。如其不能，到时也自会有人过来，先给你那些同来的妖邪一个厉害。你纵为左道旁门，也曾修炼多年，就该有理说理。自己法力不济，干生气着急，无可奈何，却令众妖孽极口狂吠，猪狗不如，有什用处？”

红发老祖和众妖徒一边行法喝骂，一边把敌人的话听了个逼真。因先前匆匆赶回，半路发现山形忽变，回宫一算，查出敌人踪迹，又复匆匆赶来，灵药失盗一节，尚未发觉，闻言又惊又急。对方话更刻毒，除乱骂外，还不出一句理来，直气得怒火攻心，暴跳如雷。红发老祖毕竟修道多年，虽以护短，耳软受愚，一时仍知利害轻重之分，连遭挫败，已悔当初失策。再吃癞姑一顿好骂，益发愧悔万分。然而挫辱太甚，势成骑虎，气忿难遏，誓欲报复，不与仇敌两立。只在心中盘算如何施展毒手，报仇泄忿，岂顾自己的身分。口头上除鼠辈、小狗男女外，始终未说出别的恶言。身后诸妖邪徒党，看出阵法厉害，敌人定知不是红发敌手，负固不出，恶气难消。对方又有不少女子，妄想用些极污秽淫恶的辱骂，激其出战。于是变本加厉，骂得格外难堪。有几个教外妖邪，更怂恿众妖人与自己一起，脱去衣裤，赤体辱骂，污言秽态，无所不至。

红发老祖也渐觉这等行径实在不堪，因行法正急，无暇回看，又不愿给敌人听去长志。正想暗中传声，令众妖徒稍改口风，耳听对方有两三女子口音喝道：“这类妖孽，均非人类，不可以人看待，只索诛戮，哪有许多话说？”红发老祖正准备好毒手，还未及发，闻言心喜仇敌受激，行即出斗，便不再阻止妖徒辱骂。运用神目全神贯注于对面青雾之中，引满待发，只等人影一现，即下毒手。忽又听见一女子接口道：“你看老怪物眼注我们，似要冒出火来，必有诡谋。师妹们不可造次，我们在此安如泰山，乐得看他师徒献丑，譬如一群猪狗，理他则甚？”另一个道：“易师姊说得极是，就过去诛戮他们，也不必忙此一时。”

红发老祖只当敌人欲行，又被别人一拦，心方失望愤恨，猛听连声惨啸，身后忽然一阵大乱。疑是山外来了敌人，忙即回顾，就这一转脸的工夫，猛听对阵急风飒然，知来暗算，不顾再看身后，赶紧回脸重看原处。只见眼前光彩一闪，对阵青雾中突然涌起一幢彩云，当中裹着一个女子。刚喝得一声：“贱婢！”猛觉眼前又有两丝银芒一闪，知道来人正是秦氏姊妹之一，用弥尘幡护身，用天狐所传白眉针暗算。红发老祖心中一惊，情知厉害，哪还再顾行法伤敌，慌不迭运用玄功，将气穴七窍一齐闭住，纵身飞起。

哪知秦寒萼知他玄功奥妙，早打好乘隙出击之策。白眉针一发七根，分上、中、下三路同时并发，骤出不意，来势万分神速，一任应变机警，仍未避过。总算红发前在紫玲谷见过二女，又知此针来历十分阴毒，不同能否避开，赶紧先闭气穴七窍，又急运玄功，才未被深入气穴，顺着气穴运行，直刺要害。可是七针全打中了面门、肩胸等处，深嵌在皮肉层里，只要气穴一开，仍顺穴道向上逆行。除却陷空岛吸星球可以吸出而外，只有运用本身

真火将它炼化，但非当时可了。红发老祖再想迎敌已不可能，咬牙切齿，朝着寒萼目眦欲裂，狞视了一眼，怒吼一声，红光一闪，便往崖外遁去。逃时，瞥见身后早有八九个敌人现身，满空光华电舞虹飞。同来诸徒党又伤亡了十来个，余下的正在苦斗，但都是教外妖党，门下妖人已剩不多几个。当时报仇心切，身上又隐伏危机，势已至此，不暇兼顾，百忙中看了一眼，仍然匆匆忍痛飞走。

原来那先飞过湖的，乃是元皓为首，同了李英琼、癩姑、金蝉、石生、甄良、甄兑、易鼎、易震、向芳淑、李文衍等十一人。先是众人因听妖邪辱骂，起了公愤，非过湖诛戮，不肯甘休，易静、癩姑再三拦阻不听。后才商定，说众妖邪虽不值一击，老怪十分厉害，由易静作主，选出英琼等几个身有异宝护身之人前往。由元皓率领，借着阵法掩蔽，由湖口左边月牙一角偷渡过去，绕至红发之后，骤出不意，各施法宝、飞剑，猛向众妖邪进攻，稍一得胜，立即飞回，用意只是给众妖邪一个惩戒。本定没有南海双童和向、李、秦三人，嗣以六矮弟兄未下山时便有成约，行止祸福与共，不能分开，六人坚欲同行。易静、癩姑见甄氏弟兄面无晦色，虽无防身法宝，但精地遁之术，到了危时，可由地下遁走，只得依了。哪知向芳淑、李文衍二人，一个贪功，一个好胜，自以入门年久，遇事耻居人后，又各自恃持有防身之宝，只要事先留神，决无妨害，也坚持非去不可。易静、癩姑和向、李二人新始同门，不甚亲密。尤其李文衍入门年久，本是先进，开府叙班，却在自己之下，平日神情淡漠，不便过于劝阻。向芳淑又是力言无碍，只得听之。

秦寒萼原本首告奋勇，易静、癩姑因乃姊紫玲别前数日，再三当面嘱托，随时照护，寒萼也颇敬重自己；又见她面上煞气已透华盖，比谁都重，料知凶多吉少：所以再四劝阻。寒萼口虽应诺，心已怏怏。及见南海双童也得同行，向芳淑、李文衍均不听命，越发不快。又见李文衍暗使眼色令行，二人本来一见投机，私交甚厚，心想：“易静等多虑，自己身有弥尘幡，毒瘴尚且不畏，还怕妖法不成？”寒萼略微盘算，决计起身，也不与众同行，只同易静说了句：“我去看看，稍见不妙，立即飞回。”说罢，一纵遁光，便驾弥尘幡飞走。好在阵法有方瑛主持，通行无阻，快到对岸，忽想起擒贼先擒王，身旁现有白眉针，何不取用？想到这里，算计众邪在红发身后，尚有里许之遥，元皓等一动手，红发必要回顾，反正双方仇已不解，如能乘机用此针将他除去，岂非体面之事？便把云幢暂停。望见众人剑宝齐施，同时也诛戮了好几个。

红发老祖不知众人已然暗中飞渡过来，后半易静等问答劝阻的话，乃因见他面湖凝望，说的全是诈语。正注视间，忽听身后悲啸，忙即回顾。寒萼乘他心神分散之际，急催云幢，由青雾中飞出，一照面，便将白眉针发了七根出去，居然侥幸成功。按说以寒萼的功力与红发相比，相去无异天渊，骤出不意，一时侥幸建此奇功，本应得意，不可再往，见机速退，也可无事。偏见众同门打得热闹，见猎心喜，忙催云幢飞将上去，一面放出飞剑，口中大喝：“老怪已为我白眉针所伤，遁逃回去。诸位师姊师兄，切勿放这些妖孽漏网。”

癩姑、李英琼等人，本定小胜即回，也因寒萼一来，见红发败走，这些妖物正好诛戮，略一恋战，不舍即去。却不想蜂羣有毒，何况对方玄功变化，那么高法力，岂有受此重创奇辱，不谋报复之理。残余众妖人中，有好几个俱是五台、华山两派的能手，因从别处闻风赶来，当日才到红木岭，与

红发师徒会合同来。法力既较妙相恋前所杀众妖人要高得多，又值峨眉开府以后，诸长老便闭洞炼法，门下弟子都是新进的多，遇到劲敌，后援无人。又值寒萼与红发老祖结仇，欲乘此时机报复，见红发老祖受伤遁走，虽然不免失惊，但深知他的身外化身神妙无穷，好些法力俱未曾施，必因白眉针厉害，想遁回山治愈了伤再来。仇恨愈深，决不善罢，必有毒手在后。此时一退，耻辱更大，俱想奋力抵御，挨到红发老祖去而复转，反败为胜，争回一点颜面。因此尽管众妖人和法力稍次的同党死亡相接，兀自不肯退却，各以全力苦斗。

众人仗着法宝飞剑威力，又是骤出不意，虽然一上去便杀伤不少敌人，剩下这些强的，只能略占上风，急切间却是奈何不得。众妖人又是志在后援，只守不攻，仗着遁避神速，知道敌人法宝、飞剑不可力敌，一味运用妖法闪躲防护，不特不易伤害，连残余的几个妖人也被护住，难于伤害。相持也就半盏茶的工夫，众人正在满空追逐，眼看好些妖法俱吃癩姑、元皓、李文衍、李英琼四人破去，众妖人伎俩将穷，伏诛不远，心中高兴，猛听高空厉声大喝：“无知小狗男女！叫你们知道厉害。”同时眼前一暗，满天空俱吃血光笼罩，成了暗赤颜色，数十道妖光邪焰一闪即灭，对敌众妖人一齐失踪。

元皓、癩姑知道厉害，忙喝：“众人速退，留神老怪邪法！”已是无及，只见弥天血氛中，有一三尺许长赤身人影飞堕，只一闪，便朝秦寒萼飞去，来势神速，从来未见。

众人过湖之时，原有准备，虽然大胜，对于防身之道并未疏忽。瞥见血光一现，知道大敌去而复转，来者不善。男女门人早将护身异宝取出施为，十来道金霞祥辉，各色精光，早纷纷激射而起。癩姑、元皓一见红发老祖明知秦寒萼有弥尘幡护身，仍旧先朝她飞去，知是来报白眉针之仇，如无克制此宝之法，不会如此。喊声：“不好！”忙同急飞过去，只见小人手扬处，便有一只亩许大小的血手影，抓向云幢之上。紧跟着右手指点处，一道比血还红的精光，长才尺许，电掣而出。二人越知不妙。癩姑首将轻不肯用的佛家降魔至宝屠龙刀飞出手去。同时元皓手扬处，又是大片青光，如箭雨般发出。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双方施为瞬息之间，那云幢已被大手强自抓起。虽然秦氏姊妹仙传异宝未被抢夺了去，起得稍慢，癩姑屠龙刀和元皓的太乙青灵箭双双赶到，敌人知道厉害，未如初计将仇人斩成粉碎，但彩云波动中，化血神刀所化的血光，已乘虚侵入。只见云幢影里有一团明光耀处，寒萼一声惨叫，已受重伤。

红发老祖百忙中瞥见左侧二宝飞至，不暇再施毒手；又以敌人大多，来的二女，一有佛光护身，一有异宝护身，无法加害，如与相持，下余仇敌恐被遁走。心想仇人虽未碎尸，有此一刀也难活命。意欲索性施展玄功变化，出没隐现于敌人丛中，用化血神刀乘机多伤他几个。因此便不和二人硬敌，忙将神手、神刀一齐收回，身形一闪，便往右侧飞去，正好遇上向芳淑、李文衍二人。

向芳淑恃有金姥姥罗紫烟所赐纳芥环护身，又有前在秦岭得到的九烈神君所炼阴雷和师传仙剑，初生犊儿不怕虎，只图贪功。却忘了那纳芥环与别的法宝不同，须与本身功力相辅而行，功力越高，灵效越大。只因金姥姥钟爱过甚，怜她年幼心高，不惜以本门第一件至宝相授，以作防身之用。但因她功力不够，连上次遇到九烈神君之子黑丑，如非极乐真人相救，尚且几乎吃亏，何况红发老祖一教宗主，如何能以抵御？偏生又和李文衍二人因为

前在秦岭分取三才剑和该仙人遗留的至宝青蜃瓶，生了芥蒂，临敌之际，各不关心。李文衍以长门弟子，不甘落于新进之后，又以师传辟邪神壁足可防身，又加寒萼交情最深，看出危急，赶往救援，与向芳淑先后一路，红发老祖恰好迎头遇上。

这等战场，双方行动捷逾雷电。二女本是两不相谋，向芳淑一见小人影子朝李文衍迎面飞来，扬手就是一粒阴雷。红发老祖匆迫中不知易静没有出场，本心是想除掉易静、英琼罪魁祸首，意欲查看出二人所在，飞身赶往，杀以报仇。见斜刺飞来两个没见过的女子，年轻的一个用纳芥环护身，必定是金姥姥罗紫烟的门下，附和仇敌来此，并没打算加害，不料迎面一雷打到。阴雷本就歹毒，又经极乐真人仙法炼制，加了妙用。初发时，只是豆大一粒淡绿光华，全不起眼。一与敌人相撞，立即爆炸，威力至猛。这时满天都是光焰弥空，彩霞匝地，到处电舞虹飞。红发老祖法力高强，又以元神应敌，不畏受伤。由寒萼身前往侧飞遁时，瞥见敌人所用法宝无一不是仙、释两道中的奇珍异宝，心虽惊异，正在查看易、李二人踪迹，做梦也没想正教门下会有这类专一克制元神的魔教中所炼阴雷。等见绿光如豆在眼前一闪，方觉奇怪，唳的一声，碧焰星飞，已被打中爆裂。如非修炼多年，功力深厚，就这一阴雷，纵不致将元神震散，也必受重伤无疑。

红发老祖骤中暗算，不禁暴怒。二女相次飞近，也没看清何人所发，急运玄功变化，血影一晃，神手和化血神刀同时施为。李文衍飞得较前，一见大手抓到，心中未免胆怯，想逃已是无及，护身宝光先被抓去，心中大惊，慌不迭身剑合一，往旁遁去，左臂被刀光扫中。幸得英琼和金蝉、石生三人由斜刺里疾飞过来，这些至宝奇珍，只有他三人最强，并还具有克敌威力。

红发老祖见不是路，收转神刀，掉头飞去，又和向芳淑成了对面。其实红发老祖颇畏阴雷，先前元神已受小创，芳淑如果连发神雷，红发老祖忙于抵御，势子缓得一缓，英琼、金、石诸人便可赶到，李、向二人均不至于受伤。芳淑也非坐观成败，只因李文衍平日口气颇傲，适又争着出战，当她本门先进，法力必高，心又不甚关切，既想看她法力深浅，如何抵御，又想乘机取巧，给敌人一点苦吃，以致两败俱伤。瞥见李文衍失去护身法宝，负伤遁走，心方一惊，敌人神手、神刀已同时飞到，和李文衍一样，纳芥环先被夺去，化血神刀相继飞到。

这时场上诸人，因易静在隔湖传声遥唤，连命速退，南海双童首先由地底遁走；易氏弟兄素日敬畏姑娘，不敢违背，也驾九天十地辟魔神梭飞回崖去。元皓、癩姑自寒萼一受伤，料知凶多吉少，不敢再追敌人，忙抢上前，接住一看，寒萼身在宝相夫人内丹宝光笼罩之下，虽尚未失知觉，只是左膀中了一刀，但面如金纸，人已一息奄奄。总算弥尘幡灵异，二人应援又快，未被夺去。知道此刀中上，按着各人功力，至多对时必死，还有好些禁忌，恐有差池，只得由元皓护持着，同驾弥尘幡送了回去。癩姑忙再回看阵中李文衍和向芳淑，也为化血神刀所伤。同门义重，向芳淑更是至交，危急之际，不由动了义愤，忙持屠龙刀飞身往援时，忽见一道金光，如神龙倒挂，刺破弥空血焰邪雾，自天直下。光中现出一个少女，正是齐霞儿，手持一鼎，鼎口内射出百丈金霞，电驶飞堕。向芳淑纳芥环已然离身，腿际已吃刀光扫中，因不舍那纳芥环，一面纵遁光欲起，仍在咬牙切齿，运用法力，想将法宝收回。本来形势危急万分，霞儿一到，口喝：“老前辈手下留情！”说时，鼎口中金霞已朝那大手射去。红发老祖骤出不意，忙使法力抵御，微一疏神，纳

芥环便脱手飞去。向芳淑不知此刀厉害，这一猛用真气，双足齐断。

霞儿一手代将纳芥环接住，金光往下一沉，就势抢了断足。喝声：“大家速退！”率领众人便往湖上青雾之中飞去。

红发老祖见状大怒，正欲穷追，癞姑屠龙刀恰好飞来挡住。对湖易静诸人，见同门受伤，也动了义愤，率领林寒、庄易、严人英等功力较高的几个，赶来接应。易静当先把专破元神的散光丸、弹月弩发将出去。霞儿挥手一挡，一同护了两个伤员，齐往雾中退去，晃眼无迹。红发老祖正想用玄功变化暗算癞姑，忽见易静现身，二宝飞来，不得不闪避，缓得一缓。癞姑闻得霞儿催回，也就乘机收回屠龙刀，遁退回去。

红发老祖虽然伤了三人，自己也连受了几次伤，但白眉针之仇算是报过。只是被他认作祸首的易、李二人，一个也未伤到。敌去以后，将运用法术隐蔽遁去的众徒党召集回来，一点人数，这次随来的十八名门徒，只剩了七人，内中还有四人受伤。连前后三次计算，长次两辈门徒伤去大半。几个功力较深，也最心爱的全都葬送，一名不留，并十之七八形神皆灭，连想炼元神都不能够。最难受的是姚开江、洪长豹两个爱徒，以前遭劫，一个丧了元神，一个丧了本体，逃回山来，自己怜他们相随了多年，费了许多心力，为他们祭炼元神，法体好容易日见功效，眼看再有一年便可复原，这次也同归于尽。

各异派中人，死的也有三十个以上。如何不怒气冲天，恨逾切骨。红发老祖一面行法给众治伤，一面厉声喝道：“我起初因忿贱婢无礼，不过略施做戒，谁想她们用心如此狠毒猖狂。此仇不报，誓不为人！适才一时大意，为小妖狐白眉针打中。今番我以元神行法，任他峨眉小狗男女持有诸般法宝，也莫奈我何。尔等且退一旁，等我上前，施展无边法力，将这些小狗男女一网打尽。然后再约集各方道友，同往峨眉去寻诸老鬼算帐便了。”

话刚说完，忽听对面齐霞儿遥应道：“老前辈暂息怒火，听我一言分述。家师前以门人无知冒犯，不问动机如何，对于尊长，终是失礼。为此特命易、李二师妹持了家师手书，登门赔罪，理并无亏。修道人不打诳语，今日之事，家师实早算定。老前辈耳软心活，易受谗言。门下诸高足久与各方妖邪勾结，只碍着老前辈为人方正，又与家师及白、朱二老前辈交往，日近正人，不能为所欲为。令高足不知自身恶贯满盈，难得有些嫌隙，正好蛊惑师长，乘机与峨眉反目成仇。事情一起，早已全体勾结，百计发难。内中只有一二明达，知道利害轻重之士，无如势孤，慑于众人淫威挟持，虽有忠言，不敢倾吐。何况令高足们大劫已临，甚或累及师长。所以易、李二师妹无论如何卑屈小心，也是难于挽回这场劫数。家师既顾到朋友之谊，又以尊卑之礼不可以废，不得不尽此微心，欲以人定胜天，作那委曲求全之想。易、李、周三徒追戮妖妇蒲妙妙，原是分内之事，只为令高足们袒庇妖妇，倚众行凶，始肇争端，本来无罪。就说一时无知，冒犯威严，也属无知误犯，情有可原。自己门人，自然也不愿她们无辜陷入虎口。纵然为尊者屈，也须有个限度。家师为使情理两尽，未来以前，命在依还岭上炼法四十九日，以防令高足们陷阱深密，群起加害。老前辈受谗已深，不加制止，反为张目，实在令人不解，本来开府之后，传授法术耽延了些日，中间又有铜榔岛之行，所以来得稍晚。易、李二人到时，知道拜关求见，令高足必出阻止，不特见不到老前辈，甚至难免凌辱威逼，又起杀机。如有伤亡，岂不有违初意？暗中潜入，又是于理不合。只得略微行权，先向守关侍卫求见，等其开门放入，立用隐身法通行全

阵，直达红木岭下再行现身。令高足们全体合谋，计周网密，因恃阵法严密，来人无由飞渡，独忘了嘱咐守关侍卫。仙山地域广大，洞府众多，又未禁与外人来往。各派妖邪平时入山，侍卫认作常有之事，因得混进。起初，秦、雷二高足严令亭中守者不为通报，才以传声上闻。初意老前辈必能烛照是非，念及以前冒犯出于无知，予以宽大，即或宿怒未消，也只略加训斥了事。哪知谗言深入，老前辈受惑已甚，始而故不延见，继则大发雷霆，欲加刑责，令高足们又复纷起嚣张，百口辱骂。二人见已辱及师长，双方友情已绝，再加忍受，何以为人？只得在众高足倚众行凶，法宝环攻之下，往回路退走。

“二人本心只想回山，稟知师长，等家父炼法完毕，再由家父率领，前往仙山请罪。

那时事出师命，休说吊打，百死不辞。此时受人一指，却所不堪。本心不愿伤人，无如阵法厉害，苦受迫煎。众寡悬殊，如不自保，便须丧身，还辱师命。后来老前辈又复亲临，威力更盛。没办法，只得力与周旋，不再顾忌，脱身而去。至于昨日一战，乃是令高足约来异派妖邪，在妙相峦谷外埋伏。原意老前辈万一放走来人，他们便群起劫杀，不到双方成仇不止。恰值峨眉有三数门人，追两妖人路过，正合此辈心意，合力夹攻，法力又是不济，以致伤亡多人，又将老前辈惊动出来。峨眉众同门因师长闭洞炼法，奉命行道，惟恐自身力弱，各有求援之法，相约互为策应。同门义气甚重，一人有事，各方齐集。有的无心相值，有的行法窥见，看出对方人多，纷纷赶来相助。自来兵凶战危，已成仇敌，胜生败死。老前辈尚且大显元神，放出五云毒瘴，必欲全令惨死，他们尚复何忌，怎能怪他们心狠猖狂？即以今日之事而言，他们避居方、元二道友这里，本心将昨日中毒诸人治愈，即行离去。仍是老前辈意欲斩尽杀绝，昨日穷追未获，徒损至宝，枉费了多半日心力，今又杀上门来。如不勉力应付，人非至愚，孰甘任人宰割？应敌乃是人情，亦难为罪。现在双方仇怨虽已结成，吉凶祸福仍贵知机。须知已死令高足们勾结外邪，蒙蔽师长，肇此惨祸，虽属劫数难免，实亦死有余辜。现在劫数已应，老前辈人本正直，受愚一时，非出本心。尚望平心静气，酌情度理，衡量利害轻重，是非得失。

即使诸后辈罪在不赦，也俟家父及各位师尊炼法完功之后，前往告知。峨眉教规素严，门人有过，只要来人所说当乎情理，决不姑容。以免尊卑相对，胜之不武，不胜为笑。

万一后辈无知，再冒威严，更伤和气。再如因此召致别的妖邪乘虚而入，欲收渔人之利，更不值了。愚直之言，敬希明鉴。”

红发老祖听霞儿一说，也颇动心。及见旁立诸妖人面上俱带鄙夷之色，再一想到身受的奇耻大辱，重又怒火上升，再也按捺不下。不等说完，便将妖法发动，同时取出法宝施为，往面前青雾丛中冲去。

齐霞儿说时，早向身畔取出一张妙一真人的纸条，与众传观。另外附有六粒卢姬所赠丹药。那纸条大意是说：“先后受伤九人，数中应有此劫。不久湖上禁制必为敌人所破，但众人只可进入内洞慎守，不可出敌，不消片刻，便有一前辈散仙来此解围。五云毒瘴与化血神刀均极厉害，中人必死。中毒诸人虽仗事前盗有灵药解救回生，但是元气大伤，幸有卢姬所赐灵丹，可用三粒分与大众，各服半粒，即可复原。化血神刀更是阴毒，也非此丹不救，剩了三粒，恰好应用。但是此丹只能保得不死，将所断之处接上，终不能似陷空岛万年续断和灵玉膏，治这类毒伤巨创具有特效。必须三年零六个

月以后，始得复旧如初。本来可以无碍，偏生后年端午便有一件大事，为众同门建立外功良机。

如欲参与，便须去往陷空岛求取万年续断和灵玉膏。陷空老祖本来与我无怨，开府之时，并派他大弟子灵威叟前来观礼，照说似可求得。但是此老远隐北海穷荒，已历千年，性情孤僻，也非常理可喻。岛宫深居海底，为防外人扰他清修，禁闭严密，行动虚实，均难推算。仙府诸位尊长无暇及此，沿途恐还有阻。如往求药，可由众中推出数人前往，量力行事。对方虽也旁门水仙，多年来独善其身，不曾为恶。以礼往求，不允便罢，至多受伤三人少积一场功德，仍可修为。如不获允，无须强求。此老喜收义子，内中颇多妖邪，散居附近各岛，却非善良，眼前各异派妖人，难保不与之勾结。途中如有险阻，可往寻天乾山小男，必有道理。不时来的那位散仙，道法极高，恐有一事相难，此时不便与之相见。请众照书行事，自己必须离去，以免难处。”此外并注有六粒灵丹用法。

这时寒萼、李文衍各断了一手一臂，向芳淑是将双足刖去。伤断之处点血不见，只冒微烟。虽仗各人俱会玄功，强自运用真气，勉力挣扎，人已面如乌金，痛彻心骨。众人匆匆，立即依言分头行事。尚幸断落的手足俱已抢回，否则，仍非残废不可。向芳淑身有救命灵丹，先连服了几粒。秦寒萼持有乃母一粒内丹，也觉稍好。只苦了李文衍一人，伤势较轻，受苦却大，虽只不多一会，人已奄奄待毙。卢姬灵药端的神效，口服不怎显，治外伤却是灵极，也不用什方法，只将药嵌在伤处，断肢便接好，一口真气吹上去，立化一股五色彩烟，异香扑鼻。将伤处裹好，眼看痛止，污血流出，自然生肌接骨，皮肉长合。一会便渐平复，精血也已通行，只不能运用真气，一切均与常人无异。中毒六人本已回醒，服药之后，也觉灵府清明，心身轻快，有异寻常，俱各大喜，起谢众同门不迭。

治愈受伤九人，霞儿也把话说完，向众略微叙阔，与方、元二人互相礼见，略微叙谈。另给易、李、癩姑三人留了一封小柬，道声：“行再相见。”便要起身。

元皓道：“老怪物不听良言，见我们退守不出，还当怕他。此时湖中禁制已全发动，不怕他来攻。反正是这么回事，正好借送姊姊为由，气他一气。”霞儿匆匆不知何意，含笑点头。方瑛想拦，元皓话已出口，只得如法施为，将阵势变化。一片灵旗招展中，五色烟光连变灭了几次，立时全湖现出。只是烟云变幻，光霞浮空，灵旗隐现，气象森严，备见仙法神妙。霞儿才知他将九宫五行阵位，连湖面一齐现出。虽然敌人识破来历，也不易攻进，如似先前不令测见高深，岂不更好？方在寻思欲语，元皓手指处，一道长虹般的金桥已往对岸缓缓突伸过去，同时举手肃客，意欲相送。霞儿知道阵法已现，再隐无用，主人礼意殷殷，乐得借此让对方见点颜色也好。便把手一举，重向众人作别，往虹桥上去。元皓陪送同行。湖形一现，双方动作隔湖相望，无不毕现。

红发老祖正在大施法力，想将前面青雾破去，忽见烟光变灭，现出阵形，才知对面乃是一片湖水，上设禁制，自己在施法力，分毫没法进攻。再定睛一看，两次所伤仇敌俱都无恙，正在指点自己，说笑不已。昨日中毒诸人，还可说是灵药被盗，因而获救；这化血神刀中人必死，多高法力的人，也耐不了一时三刻，一日之后，便化劫灰，尸骨无存，怎会当时救转？便陷空岛万年续断，也须数日始能复原，也无如此神速。正在又惊又愧，忽见水

上又有一道金虹由对崖飞来，上有两人：一个是齐霞儿，一个是两次用太乙青灵箭伤人的仇敌，从容谈笑而来。看那情景，分明有心现出原景、飞桥送客，分毫没把自己放在心上，不禁勃然震怒。正待下手，耳听元皓娇声说道：“齐姊姊请行。”

你不叫我伤老怪物，只好不远送了。”说时，桥已飞到。

红发老祖心中愤急，身形一晃，化作一只血手影，想连人带桥一齐抓住；同时放出化血神刀，朝霞儿飞去。哪知金桥撒得比电还疾，手刚飞起，便已急收回去。湖上立有千百丈金光，夹着风雷之声涌来。红发老祖识得厉害，未破法以前，不敢冒进，只得含愤将血手收回。化血神刀刚飞出去，众妖人已各施威相助，一时烟光交织，法宝齐飞。

霞儿冷笑一声，左手将鼎一举，鼎口内一声龙吟，飞出百丈光霞，将化血神刀敌住。同时右手一指，飞出太乙神雷，将四外烟光邪法，连同当空暗赤色的妖云一齐荡开，飞身直上。等红发老祖收回血手追赶时，只听霹雳连声，数百丈雷火金光飞舞中，霞儿已化作一道匹练般长虹，破空飞去，一闪不见。众妖人和门下徒党围攻太急，没料敌人这等厉害，又伤了两三个，折却了好几件法宝。怒气填胸，无从发泄，把所有怨毒俱种在对湖诸人身上，誓不与之并立，重又去到湖边查看。

红发老祖先前连次无功，本已看出一些端倪，因见对方俱是峨眉门下，不应有这类法术，心中还在迟疑。及至元皓轻敌现出湖面，追敌回来，细一观察，果如所料，对方用的竟是奇门七绝恶阵，乍见大吃一惊。知道此阵共有七层禁制，中藏先天奇门五遁之禁，比起正教中的两仪六合阵，虽有正反顺逆之差，灵效威力俱都弗如，但以旁门法术来论，已是登峰造极，无以比拟。因此阵法逆运五行真气以为己用，上干造物之忌，习此法的人如非连经天劫，本身功力深厚，道法高强，便精此法，也轻易无人敢用。迄今各异派中长老，以及海内外散仙中有名人物，除却两个大对头外，只三四人有此法力。

照此看来，对方必还另有旁门中的高人相助无疑，连日所遇那男女二幼童，大为可疑。

据门人禀说，以前曾与之结仇，后忽失踪，只知是两个修士，始终不知他们的来历。看其所用法宝，极似对头门下，弄巧就许那五百年前所遇老怪又来中土，都不一定。幸是适才不曾冒失，否则吃亏更大。凭着自己法力和玄功变化，要将这七层禁制相继破去，并非不能办到。只怕万一对头藏在对面崖洞，阵法一破，突然出现，却是大糟。还有昨日收去五云桃花瘴，诱激自己穷追未获的那人，分明与仇敌一党，法力甚高，至今未见此人出现，更可疑可虑。

红发老祖想到这里，不禁又急又愤，方有一点气馁，再一留神查看敌人形迹，除在崖石坪上主持阵法的男女二幼童外，俱是昨日见到过的峨眉弟子，别无面生可疑之人在内。想起前情，再见敌人朝着自己指点嘲笑之状，重又勾动忿怒，暗忖：“那对头行事，素来强傲，目中无人，决不会令两幼童主持出面，自己却在暗中卖弄。性又古怪，不喜管人闲事，如若有心为难，必定寻上门来生事。他虽旁门，行辈最尊，威望法力，一时无两，万不会不惜身分，与峨眉门下这类未学后辈的小狗男女打成一片。并且此老已五百余年不履中土，怎会忽然来此讨好敌人？那男女二幼童也许另有传授，法术相近，功力却是大差。只要不是老怪物在此，任是何人，我也不怕。此时已成



骑虎之势，再如畏难纵敌，此仇不报，不但多年声威败于一旦，也无面目再见门人同道。”念头一转，恶气大壮，便从法宝囊内取出五面妖幡，分五方五行掷向空中，与湖遥对；然后手掐灵诀，施展法力，布下一阵。一会布置停当，将双手合拢，一搓一扬，立时烟云滚滚，布满全阵，彩光四射，满空暗赤焰云，齐泛星彩，直似一片极鲜艳的浓血，将湖对岸天空掩了个风雨不透。湖水上空，却是星月交辉，碧空云净，两两相映，顿成奇观。

坪上众峨眉弟子见红发老祖所布阵势占地不大，满脸狞厉之色，在阵中上下盘旋，往来飞舞，行法甚疾。除易静、癩姑等有限三四人，连方、元二人，因只知照那无名散仙传授，如法施为，也都不知厉害，反以为敌人连番施展邪法异宝来攻，俱未闯入湖面一步。又见行法时那等急躁，颇似力竭智穷之状。尽管知道阵法多半会被破去，一则禁制共有七层，还未开始，就能破去，也费时费力，不是容易。又如阵法一经破完，还可避入洞中，那奇门五遁，重又相生反应，将全崖封锁，不久救援即到。即使不能如期而来，对方不过毒瘴、飞刀厉害，众人已有不少异宝可以抵御。只有那元神化血玄功变化，隐现无常，势逾雷电，法宝、飞剑稍微疏忽，或是功力稍差，便被摄去，容易受他暗算。

现时不与对敌，也是为此。真要到了危急之时，如将众人剑光联合一起，同心同力，舍短用长，由英琼、癩姑、易静、金蝉、石生五人用牟尼珠佛光及仙传至宝，将众人一齐护住，再用屠龙刀、弹月弩、散光丸、青灵箭等法宝向前夹攻，同时再把向芳淑的阴雷珠和几个法力较高的同门连发太乙神雷助战，对方多高法力，也无法取胜。斗上一阵，再若相持不下，或是有了败相，索性突围遁走。敌人不追便罢，如再穷追不舍，索性引往乙、凌诸人那里，叫他吃个大苦。互相耳语，计议停妥，自觉无虑，不特未以为意，反笑敌人情急。

众人正在互指湖对岸嘲笑，忽见红发老祖将手一指正南方妖幡，只听一片风雷之声过处，立有一大团雷火飞起，朝湖上飞来：才达湖面之上，方瑛比较元皓持重，虽也附和众人说笑，目光始终未离对岸，看出敌人用丙丁真火来试头阵，乙木青气所藏反五行的真金已被识破，笑喝：“老怪物，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这里正反五行，相生相应，还有癸水在内呢。”话未说完，手指处，湖上灵旗似走马灯般疾转如飞，一片青光电掣而过，跟着一片银霞涌起，迎着那亩许大一团烈火两下里一撞，倏地变为一片黑气，待向那火包没上去，意料敌人法术必破。

谁知那火球也暗藏五行变化，与银光一撞，便即爆散，分一为二。由火中激射出百丈黄云，反将黑气紧紧压住。同时那火也一同加盛，转眼布满湖心，将银光隔断，上下四层，互相包围，各不相下。方、元二人一见，才知敌人以丙火、戊土相生，来破头层金水之禁。此中机密已被敌人得去，头层禁制已被占了胜着，除以强力运用，加增金水之力，使多相持些时，并与敌人丙火、戊土同归于尽外，已然无法挽救。事出意外，不禁大吃一惊，忙即加紧催动阵法。一面仍以金、水二遁相抗，一面准备发动第二层禁制，以备接替。

红发老祖见敌人危机当前，竟能举重若轻，并不再化生别的遁法来克制这火、土二遁，只以本行真力相抗，意欲对拼，以致自己准备的破阵之法不能连续发动，威力已然减去不少。结果必然是敌人阵法虽破，自己的法术也与抵消同尽，那五面宝幡也必连带毁去，大出意料之外。照此行径和对阵

妙用，分明又是老怪物的家数，与别人习此法者不同。想了又想，无计可施，只得听其自然，也忙加功施为，使丙火、戊土之力有增无已。似这样相持有半个时辰，方、元二人尽管仙传法术神妙，终禁不住自然相克之性。

湖面原本一泓清水，只有大小数十面灵旗浮空竖立，更无异状。自从双方一斗法，重又云光杂沓，灵焰飘空。这时灵旗已隐，全湖俱在黑气笼罩之下，上面压着密密一层黄云，云上一层银光，光上又是一层烈火，两两紧压，密无缝隙，层次分明，互为消长，上下四色，齐焕奇光。始而各不相下，渐渐烈火黄云势盛，黑气已快压向水面。

方瑛看出不妙，忙以全力施为，那数十面灵旗忽又出现，一齐展动。红发老祖见那灵旗所到之处，无论哪一层，全无所阻，心方惊异，黑气、银光突然加盛，向上涌起，颇有反奴为主之势。忙运用玄功，一口真气喷将出去，将手连指几指，烈火、黄云也自增强，上下挤轧，互发怒啸。正对抗间，灵旗烟光变灭中，忽由水底激射起一道彩光，将四层烟光一起冲破，到了最上一层，似轻烟一般散布开来，将上下四层一齐包没。红发老祖方觉不妙，未及施为，紧跟着惊天动地似的一声巨响，里外一齐爆散，化为千万缕红、黄、银、黑四色彩丝，满空飞射，一闪即灭。红发者祖见又折了一面宝幡，阵法才被破去一层，得不偿失。急怒之下，索性一不作，二不休，又将一片白光飞起。方瑛知他用庚金为引，暗藏五行，随心变化。阵法虽然奥妙，自己法力有限，不能尽量发挥。

如误认庚金只能化生癸水，妄想抄他丙火化生戊土前文反克，必又上当。转不如按照原定各层次序，由他破去，仍与同尽为是。便不等敌人变化，径将第二层的木、火二遁同时发动。

红发老祖原是虚实互用，第二次破阵，将四面宝幡一展动，果然暗施毒计，五行五遁，全可变化相生。没想到敌人仍以原有应战，丝毫不乱，竟不上当自乱章法。这等行径，分明是要两败，好生不解。哪知方、元二人心有成竹，为留最后退保一着，故此不敢轻易更张，否则下手更难。虽然自信最后能够获胜，中间一段就许受挫受伤，都很难说。白光飞到湖上，先是一片青光飞起，两下一撞，青光乙木化生丙火，白光庚金已变化癸水，青、白、红、黑四色烟光上下紧压相持，与第一次情景一样，景越奇丽。相持到了最后，依旧灵旗展动，彩烟飞起，上下包没，一声巨响，同时消灭。似这样接连四五次，时光已由夜入昼，到了次日中午。红发者祖法力本高，加以仇深恨重，施展全力相拼，每破一层阵法，必加上好些威力。那阵又非方、元二人所设，只知依着成规奉行，不能变化。到第三次上，便被对方看破伎俩止此，又见无人接应，断定不是对头主持。

心一放走，去了好些顾虑，静俟破完全阵，过湖寻仇。不特压力越往后越大，并还在五遁五克、双方对消之际，一面破阵，一面运用邪法，乘机猛袭过来。如非方、元二人应变机警，又得众人合力相助抵御，俱是能者，第四次上便几乎有人中了暗算。眼看危机愈迫，虽知阵法破完，湖中埋伏的仙法会发生五遁逆行，重又相生，另发动一层极神奇的禁制，将崖洞封闭，不致受害，但见形势如此险恶，又颇担心，正各加紧戒备。哪知第五层阵法后面所藏妙用，发动甚速。红发老祖见五遁禁制已破了四层，剩此一层，已成强弩之末。看阵内各人行径神色，末层禁制未必有什么玄妙惊人之处，又是急于收功，竟不惜耗损真元，意欲就势一起破去，把所有法力全使出来。两下里一凑，阵法改变更快。

易静、癩姑等为首诸人，因阵法虽是七层，第五层一破，便生变化，命众人先避入洞，只留法力较高、飞遁神速的八九人，在坪上护着方、元二人行法，以防万一。又暗嘱大家小心，准备退路。初意每层阵法都就本行相生，与敌对拼，至少也须一个多时辰，足可支持些时。哪知第五层的本身戊土生金，百丈黄云、银光由湖中涌起，吃敌人的乙木、丙火所化青、红二色烟光，各按克相，紧压下来。两下里才一接触，这次被克一面戊土、庚金竟会突然加盛，敌人乙木、丙火竟几乎克制不住，急得敌人不住运用玄功，连由口中喷出真气，奋力施为。

易静诸人方觉阵法妙用，忽见云光越盛，对方克制之力也愈加强，双方烟光摩擦，幻出万道霞芒，成为奇观。相持还不到半盏茶时，湖底风雷忽起，灵旗又出水上，刚疾展得两展，就在这晃眼之间，倏地又是惊天动地一声大震，湖面青、红、黄、白四色烟光全都爆散，洒了一天花雨，阵法全破。当时湖水群飞，直上半天，灵旗飞舞中，大片五色烟光连同后面的半天血云，齐似狂潮怒涌，迎面飞来。这时，众人只先前受伤初愈诸人全退后洞，余人多在观望，事出意外，连方、元二人也没料到变化得如此快法，忙喝：“诸位速退，不然便被禁法隔断在外了。”话未说完，众人也纷往后面飞进。也是忙中有错，方、元人因身是主人，不肯先退。

众人虽早戒备，但除易静、癩姑、林寒、庄易、严人英法力较高，知机神速，一见形势危急，一面同喝速退，一面急纵遁光往洞中飞去，退得最快外，金蝉、石生同了甄氏弟兄四人，因易静再三叮嘱，不许仗恃身有异宝，便可行险，先见斗法奇观，看了一夜，见惯无奇，四人闲中无事，见洞外磐石上设有揪枰，便往轮流对弈，并还拉了司徒平和杨鲤两个高手，旁观指点。因离洞门最近，司徒平人又仔细，一见有警，立即拉了进去。下余几人，自知道浅力弱，也都闻警即退。只易鼎、易震生性喜动，先在旁看了一会，觉着无聊，便自走开。二人贪看双方斗法，又听易静连催众人先退为是，知道离湖一近，必受申斥，心想：“自己带有辟魔神梭，可以防身，被人困住，还可由地下遁走，怕他何来？”不特没有退意，因见几个法力高的口中叫别人退，自己各取出法宝，似有应敌之意，自己不但没有退意，反想少时众人如退不及，还能相助动手。弟兄二人藏在易静身侧一株老松之后，一面观斗，一面暗中也把法宝取出备用。正商量去约金、石、二甄，危机已出现，想退已无及了。

李英琼和余英男本来也可无事，因二人患难相交，这次奉命下山，不曾派在一起，俱各思念，难得在此相遇，好生欢喜。先以应敌无暇，自昨晚斗法有了空闲，二人便同在一起，共商日后一同修为之事。坪上原设有几处石墩，二人便在滨湖之处寻了一个，并肩坐了，促膝密谈。易静、癩姑发令督促时，二人也便戒备，刚刚各把飞剑法宝准备停当，一看情势，觉着还没这快，又复松懈下去。那地方相隔方、元二人行法之处最近，及至变生仓促，正要遁去，一眼瞥见方、元二人口喝速退，易静、癩姑等众同门已纷纷飞遁，还未离开，以为二人必还另有施为，想与会合同遁退，没料到时机瞬息，稍纵即逝。敌人成道多年，法力高强，这次连遭挫折，多由于众人各有仙府奇珍，应变机警，又得师长指点，高人相助，门人妖党又都不济，般般凑巧，才致如此惨败。红发老祖怨毒之下，直同拼命，何况阵法机密，强半识破，早准备好毒手，静待发难，元神变化，何等神速，凶锋已锐不可当。犹幸五层阵法破得太快，变化神奇，双方同出意外，红发老祖吃惊，略微缓势，否

则早将湖上的反五行禁制一齐飞来，众人只要在洞外的一个也休想遁退回去。

那反五行禁制，专护那座洞府，人在洞外，便无用处，法力高或有至宝防身的几个或者无妨，下余诸人便难说了。李、余二人方在转念略停，方、元二人也已飞起，百忙中看见李、余二人似在观望，正想催令速逃，说时迟，那时快，连说句话的工夫都没有，就在四人将要会合之际，那半天血云焰光已经临头，将四人一齐罩住，直压下来；另一旁的易氏兄弟见众人各驾遁光飞退，也是吃了四人后起的亏，心有所恃，又复大意，略一观望，也吃血光罩住。同时崖前灵旗敛处，那五色云光已然布满洞外，将洞口连崖一起封闭严密，光霞灿烂，里外通明，历历可见。

易静、癡姑等五人本在一旁护法，因见变起太骤，知道时机一发，飞遁越速越妙。

众人事前已然再三叮嘱，当无迟延之理，又听方、元二人急呼，以为二人必定知机，也许还要行法施为，自己退得如慢，反为延误，应变原贵神速，所以一齐飞遁，各不相谋。

刚到洞内，洞口已被五色霞光封住。二人一看外面，还有六人在血光之下。这一来，里外隔断，可望而不可即，想要冲出救援，俱不可能了。尤愁急的是外面六人，分作两起。

方、元二人瞥见霞光封洞，血光罩顶，知道遁回已经无及，心还自恃持有防身法宝。元皓口喝：“我们已为仙法隔断在外，不能退回，索性和老怪物见个高下吧。”随说，手扬处一蓬青色光丝，网一般向上飞起，欲待将四人全身护住。哪知口中话未说完，青光飞起四边，正向下网来，忽见一只极大的血手影，电也似疾自空飞堕，只一抓，便将光网抓去，紧跟着四外血焰便潮涌而来。总算英琼上次失剑，长了见识，应变格外机警，一见不好，忙和英男各将身剑合一，先不迎敌，却将牟尼珠发出，化作一片祥光，飞起四人头上，恰好接上，未遭毒手。佛门至宝，果是灵异，祥光所罩之处，四外血焰涌到身侧相隔丈许以外，便自消灭。

红发老祖恨极易、李二人，几番运用玄功变化想伤四人，俱都无法近身。英琼想和易氏弟兄联合一起，才一移动，敌人元神便伺隙来侵。想是邪法太恶，心神略分，便觉四面八方压力加紧，两只血手影也相继出没。知道此宝全仗心灵运用，丝毫松懈不得，并见易氏弟兄也都无恙，只得罢了。嗣见宝光照处，不特头上和四外，连脚底也无血光侵入，便盘膝坐地，将师父所传禅功施展起来。这一来，元神内莹，宝光越发朗耀。

方、元二人心疼失宝，只要见敌人和那血手现出，便将青灵箭发将出去。红发老祖起初运用玄功夺取宝网，原是骤出不意，元皓又是轻敌自恃，没有戒备。这青灵箭出诸仙传，专伤元神，与别的法宝不同，无法收取。红发者祖白费了两天一夜苦功，真元消耗不少，欲将敌人一网打尽，夺取所有法宝，以为补偿。谁知敌人备有退路，虽用血焰魔火将敌人困住了六个，却是一个奈何不得。一面想攻洞，一面想伤所困六人，还须躲避青灵箭，终伤元气。敌人在祥光护身之下，以逸待劳，出没无常，其势不值以全力去应付此宝。三面全顾，也闹了个忙碌异常。

六个人只余英男闲着，几次想用南明离火剑，俱因英琼日前紫郢剑被夺，前车之鉴，不敢尝试。心想：“易氏弟兄身藏神梭以内，百邪不侵，又能入地，大可自来会合。”连唤几声未应，梭光停在那里，外面精光急转，

冲荡得四外血焰宛如血河潮生，片片花飞，光华互映，色彩分外鲜明。心中奇怪，定睛一看，原来那九天十地辟魔神梭已吃四外浓血一般的光焰陷住。二人先还运用法宝，想要冲动，几番无效，便不再动。气得二人在宝光防护中现出半面，大声辱骂不止。可是梭光外面，光华电转，不时还有宝光由内出击，敌人也是近前不得。洞内诸人见此情形，自是愁急，一心只盼救援早至，终无征兆。

似这样又相持了一日夜，眼看红发老祖直似怒极发疯，连施各种厉害法术，猛下毒手，形势渐险。反五行禁制依然无恙，李、余、方、元四人头上佛光也始终晶莹朗耀，大放光明。那易氏弟兄的九天十地辟魔神梭，却被魔火血焰炼久，光华渐减。又听敌人在那里厉声怒喝，说是再隔些时，便拿了二人开刀。易静姑侄关心，自是焦急万状。金、石二人和南海双童尤为忿激，不听易静劝说，取出灵峤三仙所赠法宝，往外便冲。偏那反五行禁制，看似一片其薄如纸的光霞笼罩洞口，但法宝、飞剑冲将上去，立生妙用，直似前面有不可思议的神力阻住出口，狂潮撞起万片霞辉，无穷异彩，休想擅出一步。

易静知金、石二人皆有仙府奇珍，恐防两伤，再三劝阻，方始忿忿而止。

金蝉正在里面破口大骂，石生忽道：“我们有法力的人还多呢，这里冲不出去，不会打外来援么？”一句话把众人提醒，想起同门中郑八姑有雪魂珠，女神童朱文有天遁镜，俱是专破这类邪法的至宝；还有齐灵云、周轻云、岳雯、诸葛警我诸人，也都是能手。事情如此紧急，预拟救星此时不至，焉知不有中变，怎会忘了求援？想到这里，正要行法告急，众人忽听身旁法牌振动生光，疑有同门在另外遇险告急，忙同取出，如法一听，竟是余英男见易氏弟兄危急，已向远近同门发出告急信火，正在传声告急。

易静恐她召来多人，有的法力不济，湖对岸还有好些异派妖邪，再者敌人邪法如此厉害，差一点的也进不来，平白吃亏。忙也行法传声，重向远近接得警报的诸同门告以厉害，只请郑八姑、朱文、灵云、轻云、岳雯、诸葛警我等数人到来应援，余人请记师命，量力行事。说完不多一会，牌上红光一闪，接连好几处回应，知有不少同门接到警报。看回应如此之快，八姑、朱文、灵云、轻云、诸葛、岳雯等主要赴援之人，必有一半在近处，不消多时，便可到达。只要有雪魂珠、天遁镜二宝。便可将魔火血焰破去。

紫郢、青索与七修剑再如能够会合，多厉害的邪法也可抵御。纵令敌人厉害，至多不胜，当无失陷受伤之理。但这反五行禁制，神妙不可思议，到时不知能否冲出，里应外合。

齐霞儿所说解围之人，也不知何时可以到来，却是可虑。

易静心中盘算，目光仍注外面，见辟魔神梭受血光魔火包围，光华虽比前缩小了十之三四，似已到了限度，却也不再减小，反倒较前还要凝炼，光轮电掣，旋转更急。鼎、震二人也似知道危机，已不再露面，只埋首光中，大骂不休。气得红发老祖不住把血焰增强，紧压上去，兀自奈何不得。易静知道此宝原是老父平生最得意的法宝，具有极大威力，防身妙用，百邪不侵。只不过被魔火血焰紧压缩小了些，乍看颇险，实则无害，心情为之一宽。那告急信火只能使用一回，妙一真人、玄真子本为众弟子遇到生死关头求救之用，不能轻发。英男同门义重，恰值神梭宝光正在减缩，误认为危急，将信火发出。

易静从小便随一真大师学道，九天十地辟魔神梭为乃父易周镇山之宝，轻易不以示人。新近才以爱女在紫云宫被困，传授鼎、震二孙，命往救援，一向未曾使用，不知此宝妙用。以为紫云宫千里神砂，何等厉害，此宝尚能破土飞遁，怎会在此被困？却不知红发老祖因知敌人有好几个俱精地遁之术，上来早已防到，血焰本比神砂还要厉害，易氏弟兄又忒骄敌大意，已然被血光罩住，仍不动念。弟兄二人，一个打算驾着神梭仍退回洞，一个又想先朝敌人冲他一下，就便把方、元、余、李四人一齐带走，或是退回洞内，或是裂地飞遁。这时危机瞬息，哪有工夫犹豫，略一商量，上下四外血焰魔火便潮涌上来，将二人困在当中，四围胶滞，寸步难移；可是法宝神奇，光一缩短，抗力越强。

如非易氏弟兄因上来连冲几次没有冲动，自觉遁走无效，不愿徒劳；又见宝光缩短，口虽怒骂，内实胆怯，只顾全力施为，以谋抵御，不暇及此。再如猛力前冲，也较前容易，逃虽仍是难事，如与金、李、方、元四人会合，却可办到。易静乍见宝光缩短，姑侄关心，本就动念欲发；又以英男告急，不曾指明何人，恐一般法力浅的同门重义贪功，忘了所诫，一同赶来，受了伤害。也未寻思信火关系甚大，已然有人发动，大可省下，无须再发，一时轻率，发了出去，不曾在意。等日后遇险被困，想用时反悔已无及了。后话暂且不提。

红发老祖原知神梭来历，本心不愿开罪易周。一则昨日见许多徒党俱为此宝所伤，心已怀恨；又听易氏弟兄千妖人、万妖人破口辱骂，并历数他连日挫败伤亡的许多丢人之事，益发怒从心起。事已至此，一不作，二不休，管他是什来历，只有仇敌之念，见人就杀，闹到不可开交，拼犯天劫，径与轩辕、兀老、妖尸及诸异派联合，索性和对方争个你死我活。红发老祖心念一横，又以洞中诸人有反五行禁制，不是短时日内所能攻破；外面所困六人又有佛门至宝防身，加害更难。比较只有神梭宝光渐减，于是把目标着重在易氏弟兄身上，决定先杀这两个仇敌出气。哪知神梭宝光减到限度，忽然停止，更不再减。光虽比前略短，反更精明，仍是奈何不得。方、元二人的青灵箭又不时飞来，还须抵御逃避，始可无事。正气得须发倒竖，目眦欲裂，打算把对湖一千异派妖邪招将过来，拼耗数十年苦功，施展最后毒手，用六阴绝灭神功破去反五行禁制，将方圆百里以内震成亩粉，忽听对岸众妖人呼喝之声。

## 第二三二回

破遁闪灵旗 变灭盈虚森气象  
传声谈旧迹 循环因果快恩仇

话说这时众妖人因红发老祖破了敌人阵法，那半天血光已飞向对面，将全崖洞带石坪紧紧笼罩，成了一片血山，魔火血焰已用全力发动，另外还有别的狠毒法术、法宝一齐夹攻，和敌人成了不能并立之势，知道厉害，又用自己不着，乐得隔岸观火，等到事完，再以巧言诱激，使与自己同流，和诸正派为仇。众妖人都认定峨眉门下十多个有法力的门人非遭毒手不可，好不快意心喜。因血光移向对岸，湖这面便现出天空，无什阻隔，当地景物又

极灵秀，众妖人各运了些石块放在湖边，分别坐下，对着一湖清波，向前观战。不时三三两两，交头接耳，互议未来之事。正在说笑得意，猛听破空之声甚疾，方一入耳，已经临头。众妖人原也是各异派中能手，双方相持这一会，华山派的史南溪和三影神君沈通，也闻信赶来。因势太急，首先警觉有异，忙即飞身纵起观看时，无如来人神速异常，未看真切。众妖人因各方同党连日闻信陆续赶来，时有到达，敌人党羽却未见有一个到的，再见易、李、金、石诸人俱已在场，以为峨眉后辈中能者差不多已尽如此，即便还有少数未到，也非红发之敌。匆迫之中，内有好几个粗心一点的，俱当来的是自己的人。就在这闻声惊顾瞬息之间，囚五道匹练般的光华已自天飞射。内中一个身剑合一的红衣少女，手上还发出百丈金霞，耀眼生花，光华奇强。

众妖人看出来者是仇敌一面，不禁大惊，忙飞剑光、法宝抵御时，已是措手不及，两个法力稍弱的，连同一残余妖人，正当来路，吃那几道光华迎头就势一绞，连人带宝，一齐了帐。有的更连剑光飞刀都未及放出，便成了死鬼。犹幸来人志不在此，顺手杀了几个，略一停顿，便星驰电闪，金霞到处，火焰花飞浪卷，立即飞将过去。史南溪认得当头少女，正是前番攻打峨眉时，手持宝镜专破邪法的女神童朱文。后面紧随齐灵云、周轻云、岳雯三人。相隔日月不多，想不到竟有如此高的法力，不禁又惊又怒，扬手数十团雷火朝前打去。沈通也把手一扬，发出好些毒钉、雷火，红光飞舞半天。敌人早已飞入血光之中，一个也未中，其势又不能追将过去。二人和众妖人说道：“峨眉这些小狗男女，实是各派心腹之患。朱文贱婢所用天遁镜，好似比前还要神妙。下余三人剑光也非昔比。此宝正是那血光的克星，红发老祖法力高强，虽不致败，法宝必又要毁去两件无疑。尤可虑的是，敌人皆是峨眉后辈，我们伤亡多人，红发老祖现以全力施为，始得勉强困住，依然未伤一个。敌人师长虽然闭洞不出，但还有好些教外党羽，如驼鬼、矮鬼、贼尼、贼和尚、怪叫花之类，人数颇多。新近借着开府，广为结纳，帮手越多，声势更盛。这些可恶的老鬼，多是机警神速，时久无功，难免赶来惹厌，好的话闹个无结果，弄不好还要伤人受气，一败涂地。”

正在谈说愤慨间，忽又有破空之声由远而近，这次众妖人已然留神，忙起戒备。来人也相继飞到，共来了五人，分三起降落，俱是峨眉门人。史南溪只认得秦紫玲和黑孩儿尉迟火二人，下余三人，俱未见过。众妖人自是忿怒、忙起截住，各显神通，斗将起来。湖这面杀了个难解难分，对岸更连珠霹雳，惊天大震，那千百丈血光已由密而稀，大有减退之势。原来红发老祖闻得对岸众人惊呼之声，便知敌人来了援兵，刚一回顾，一道百十丈高的金霞，后面紧随着几道匹练般的光华，已电驰而至，冲荡开千层血浪，飞将进来，光中现出三男一女，不禁又惊又怒。方欲喝问，四人中的齐灵云已在宝光护身之下，开口道：“老前辈且请息怒，听我一言。”底下话未出口，红发老祖恨极之下，那还容她分说，口喝一声：“小狗男女，不必多言。”一面催动火焰魔火，一面施展玄功变化，重又幻化血手，想伤害四人泄忿，元神一晃，便已隐去。灵云仍高声喝道：“老前辈，你本正人，只因受了孽徒播弄，以致今日。现在已将身败名裂，我等为体家父及各位师长与人为善之意，好心相劝。你若不悔悟，放下屠刀，少时老前辈昔年所树强敌一到这里，主人是他记名弟子，此老性情，决不容人欺凌，那时再想善罢，就恐难了。”

红发老祖闻言，心中一惊。又见来这四人，不特法宝神奇，内中岳雯、灵云功力更高；轻云、朱文，虽然功力稍差，但各有一口极好仙剑，光华强

烈。四道剑光又联合在一起，简直无从下手。尤厉害的是那天遁镜，金霞百丈，所照之处，血光立被冲散；自己尽管全力施为，终是近身不得。情知所说不会是虚，前途大是可虑，只是恶气难消，无法下台。心方惊疑，忽听朱文喝道：“这厮想是命该遭劫，不知利害轻重，连四九天劫都等不到，便要送死，我们和他还有什么客气？”说时红发老祖元神所幻血手刚刚现出，意欲向四人中择一抓下。朱文一眼瞥见，手扬处，便有一粒豆大紫光朝那血手影打去。此宝名为霹雳子，乃上次英琼在幻波池所得宝物之一。当年圣姑用无上法，在两天交界处，收敛空中将发未发的雷电之气凝炼而成，共炼有百余粒。开府时，妙一真人将圣姑所赠法宝分赠众门人，将此宝分作两份，朱文便得了一半。虽然每粒只用一次，但是威力至大，比起正邪各教中的各种神雷还要厉害。红发老祖自恃玄功奥妙，除道家自炼心灵相合之宝，还须功候深纯者外，多半都能摄取，不畏伤害。此宝初发时，又只一粒紫色星光，光虽奇亮，并无别的异状，也无声音，决看不出似无数雷火凝炼。知道对方俱是能手，既敢对己而发，虽料不是寻常，万没想到昔年幻波池威震群魔乾天一元神雷霹雳子，会落在一个峨眉后辈手里。加以被困六人见来了生力军，火焰魔火已被镜光冲荡，宛如浪涛起伏，精神为之一振。内中方、元二人瞥见敌人身形忽隐，知又要用玄功变化暗算，血手一现，便将青灵箭迎面发去。红发老祖还得防护，另用法术抵挡，百忙中连转念的工夫都没有，一时疏忽，仍用血手抓去。说时迟，那时快，那紫光一触即发，血手才一挨上，立化为紫色焰光爆裂，声势之猛，直少伦比。红发老祖骤出不意，怒吼一声，向旁遁去。犹幸功力深厚，伤退下来，忙一运用玄功，便自勉强复原。如换寻常妖邪，所炼元神已无幸理，就这样受创已是不小。岳雯见敌人败退，乘机连发太乙神雷，加上天遁神镜宝光一照，四外血光越似红雪山崩，波翻浪滚，纷纷消散。红发老祖报仇未成，元神又受重伤，怒发欲狂，略一缓势，重又现形上前，将化血神刀和身带法宝纷纷放出，誓要分个死活存亡。哪知四人早已奉有师父密命，预示机宜，各有防身之策。乘他这一停顿，先用宝镜、神雷冲开血路，飞向易氏弟兄身旁。那辟魔神梭光华减短以后，本能向前勉强冲行，再经四人随护开路，那石坪地方又不甚大，转瞬便引向李、余、方、元四人之处，同在牟尼珠宝光笼罩之下，任何邪法异宝，俱都无从伤害。

十人会合一处，各自发挥法宝、神雷威力，破那血焰，以待时机。对于别的邪法异宝，全不理睬。红发老祖在自怒发千丈，无可奈何。洞中诸人又有反五行禁制护住洞府。

红发老祖想用六阴绝灭神功，拼着耗损真元与敌一拼，偏生此法须有三个有法力的助手，而对湖又来了好几个强敌，将众妖人绊住，打了个难解难分。眼看所炼魔火血焰消散大半，此法一破，敌人便可来去自如，气急欲昏，不知克星将至。正恐仇人遁走，忽听对面朱文说：“师姊，你看这厮，把所有家当，连向鸠盘婆借来做门面的一些破布烂铜全卖弄出来，一会攻打洞口，一会又朝我们做些奇形怪相，和疯了一般。我看不给他一点苦吃，也不知道厉害，再给他几粒霹雳子，让他再躲向一旁，缓缓喘息如何？”灵云喝道：“文妹不可如此，我们须看他以前与各位师长相交分上。他虽耳软，不明是非，但也劫数使然，依他本心，并不如此。此次他们门下徒党伤亡大多，纵然咎由自取，死有余辜，到底师徒情分，因恨成仇，也是人情。不过他没平心细想是非顺逆，致败之道罢了。”

他那法力并阻我们不住，本不难舍之而去，只因少时还有人来，万一



不妙，我们还须为他解围。适才你那霹雳子已是不该，如何还再下手伤他？”

红发老祖本心是在寻思毒计拼命，闻言重把那对头影子涌上心头。心一发怵，又当力竭势穷之余，不禁回忆前情，追原祸始，渐生悔恨。觉着仇敌虽然可恶，如非孽徒一再生事诱激，耳软受愚，致为所误，也不致闹到这等进退两难。有心拼命，又觉数百年苦功修炼，与敌人同归于尽已是可惜；再如敌人师长早有防备，白白葬送了自己，与敌无伤，更是冤枉。心气一馁，越不敢遽然发难。正在相持寻思，不知如何是好，忽听有人由远处传声说道：“蓝蛮子别来无恙？可笑你枉自修炼这多年，五百年前的故人，竟会对面不相识。如非拿了人的东西手短，又因日前有二好友相劝，昨日你追我，便该向你索还旧帐了。那五云桃花瘴，只可算是五百年来的利息。你今日元神在此卖弄，那法身想用不着，也吃我暂时扣住，一会有人代我向你算帐。你既自负本领，纵容孽徒欺压善良，想必对我总该有个算计。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也知道我的性情，轻易不肯与人为难，但是言出必践。我此时为完夙愿，也是神游在外，不愿以转世之身见你，只得转托别人代办。你总不至于非要我亲身到场不可吧？”说罢，语音寂然。

红发老祖原是贵州山民，本来姓蓝，极少有人知道。再听那说话人声如婴儿，相隔至少也在三百里外，知是生平唯一对头克星。又听出昨日收去五云桃花瘴，适才中了白眉针，在崖外用法力禁制紧藏的法身也被盗去，底下口气更恶。知道此老得道千年，法力高强，不可思议，无人能敌，为方今旁门中最厉害的老前辈。性情尤为古怪，处治异己，心辣手狠，形神不留。自己尽管平日好强好胜，好容易修炼到今日地步，忽然相隔数百年毫无音信的杀身强敌克星寻来，遇到这等比四九天劫还难躲避的生死存亡关头，也不由得心寒胆悸，宛如斗败公鸡，自知不幸，呆在那里做声不得。

灵云、岳雯等四人知他胆怯气馁，自认形神俱灭就在眼前，更无心力再事寻仇。方喊了一声“老前辈”，待要发话，忽见一圈佛光由对湖飞虹电舞般穿阵而至，晃眼到达。

手扬处，洞口霞光连闪几闪，反五行禁制便自收去。并把手一接，发出一片青光。四围血焰魔火本已消亡大半，青光一现，红发老祖知道此光来历，心情虽然惶急，仍是不舍全毁，手一招，便自收去。来人也不紧迫，也把青光收转，连身外佛光一齐敛去，落下身来，先与红发老祖对面。洞内诸人，早看出来的正是小阿童，好生欢喜，拥了出来。

因是敌我还未罢休，此时均是身剑合一，法宝护身，待与洞外十人会合，里外夹攻。

金蝉、石生、南海双童关心二易，迎头抢出，手指敌人正要喝骂，灵云、岳雯早料有此，忙打手势止住。双方已在发话，敌人也把法宝一齐收转。静心一听，阿童还未开口，红发老祖面容惨变，已先说道：“你是枯竹老人叫你来的么？当初我虽不合犯他，也是事出无心，又迫无奈，并且此事已蒙韦八公求情解免，怎又旧事重提起来？老人想必离此不远，烦劳道友引往一见，与他当面分说如何？”阿童冷笑道：“你倒说得好哩！”

老人对我说，他此时不愿见你，也知你有话推托。但你应该知道，当初他向你和韦八公所出的题目，你二人并未做到，你并还辜负了韦八公，怎能怪他食言？现在你那法身，已由他还了我当年的法宝，将它钉在你那隐藏之处。你此时就在我手里脱逃出去，元神往上一合，也是同归于尽了。自己行为，自己明白。这些年来，因你假装好人，竟欲挽盖前愆，所以无人寻你。

今日你既纵容门下孽徒倒行逆施，顿忘本来，和我这些好朋友做对，休说我那老友，连我也容你不得。亏你还拿韦八公来做说词。韦八公因祸得福转归佛门，将来可望正果。照你所行所为，你还有面目见他么？这是你自种恶因，今日受报，怨得谁来？”

众人见红发老祖那么法力高强，骄横自傲的人，见了阿童竟一毫不敢倔强，好似害怕已极，不禁惊奇。红发老祖听到末两句，益发神情沮丧，厉声喝问道：“照此说来，莫非你便是韦八公公？”阿童笑道：“你居然还有点眼力，隔了好几世还认得出。如不是我，谁能代他来哩？”话方说完，红发老祖面容忽地狞厉，满口钢牙一错，猛然一晃身形，便已隐去。众人疑他情急反噬，惟恐阿童骤出不意，受了暗算，纷纷上前保护时，只听阿童笑道：“我先还不知前生因果，当你有些门道。如今我前生法宝已蒙老友交还，有了制你之法，难道就被你逃走了么？”话还未毕，手先朝外一扬，一道灵符飞起，青光一闪，湖中嘭的一声，突涌起青荧荧一幢冷光。红发老祖身形忽现，裹在其内，连挣两挣无效，一声长叹，便把双目一闭，不再言语。众人才知湖中另外还有一层专制敌人的埋伏，事前连方、元二人也不知悉，好生骇然，不禁奇怪阿童所遇怪人就是大荒山枯竹老人，怎会数日之别，便有这高法力，

湖对岸诸妖人与秦紫玲、尉迟火、黄玄极、周淳、悟修五人对敌，因五人开府以后，各得有两件法宝，史南溪等虽然邪法厉害，也是无可奈何。有两个法力差一点的还受了伤，连同几个看出兆头不好的残余妖人，先自遁走，剩下只史南溪等五六妖人，恶斗方酣。先见血光尽收，佛光飞来，敌人齐由洞中拥出，红发老祖停手不战，已知不妙。晃眼工夫，又瞥见红发老祖隐身逃遁，被敌人用一幢青光困在湖心上面，状似闭目等死，料定凶多吉少。众妖人方想抽身逃遁，猛又瞥见崖外飞越进三道金光，其势比电还急。

史南溪认出是敌党中前辈有名人物，喊声：“不好！”先自破空遁走。下余妖人本已心寒胆裂，也各飞逃。有的吓得连飞剑、法宝均未及收回，全吃紫玲等五人收去。尚幸来人直往对崖飞去，不曾下手，飞遁又速，五人急于观看红发被困之事，不曾穷追。只内中一个逃得稍慢的，吃秦紫玲用圣姑所赠之宝金刚杵打了一个脑浆迸裂，死于非命。下余全都逃走。

这时红发老祖元神在青光中面现苦痛，状甚可怜。齐灵云刚在开口向阿童劝说，那三道金光已经飞到，来人正是嵩山二老——追云叟白谷逸和矮叟朱梅，同了凌雪鸿转世的杨瑾。白谷逸还未飞到，先把那道金光朝青光上盖去，强力吸起，往上一提。红发老祖遇见这冤家对头，自己理亏，无从分说，先还想大对头不会就到，这一个转世不久，法力尚浅，意欲拼着法身不要，只把元神冷不防冒险遁去，不料对头早有埋伏，一下制住。只当仇人素性疾恶手辣，不知阿童转劫多生，身入佛门，心性已变仁慈，并非无法转圜。红发老祖自以为元神必灭，想起前情，悔之无及，只得闭目听人施为，受那炼神化气之惨。猛觉身上一轻，如释重负，睁眼一看，见是好友白谷逸正以全力来援，身外青光已被吸起，当时喜出望外，忙要乘隙冲出。忽听追云叟喝道：“道友不可妄动，你不知那位道友脾气么？如果不是我亲身赶来，谁还再能救你？少安勿躁，解铃还须系铃人。已有朱矮子和峨眉弟子为你解怨，一会便没事了。”人到危急之际，忽遇救星，再一想到对头厉害，委实不能和他硬来，哪里还敢妄动，口中诺诺连声，不住称谢。

这时朱、杨二人已落崖上，朱梅向阿童道：“小和尚，你能代枯竹道友

作几分主的，看我三人和你这些小朋友分上，饶了老蛮子吧。”阿童未及答言，金蝉和白、朱二老顽皮已惯，故意拦道：“不能！他用桃花瘴、化血妖刀连伤我们九人，适才又将两易师弟困住，非报仇不可！”朱梅把小眼一瞪，佯怒道：“胡说！受伤九人，是自己不遵师命，要来多事应劫，怨着谁来？自不用功，法力不济被困住，还好意思说人？你们虽然受伤，已然救好；老蛮子死了多少徒弟党羽，被你们把他闹了个家败人亡，这气又应该如何出法？小和尚如听你话，我便寻你们六个小鬼的晦气，再和老和尚说理去。”杨瑾也在旁笑劝道：“红发道友并非恶人，此次也是受了孽徒之愚，有激而发；他又于我有恩，望诸道友不可过份。”阿童也不还言，只望着金、石六矮微笑。金蝉道：“小师父，你真坏，自不放人，却望我笑，闹得这位矮老前辈以大压小，其势汹汹。我怕他告爹爹，惹他不起，爱放不放，没我们的事，省你借口。”阿童笑道：“他还要向我师父告状呢。”

这等不准也得准的人情，真不甘服哩。”朱梅正要还言，杨瑾已先接口道：“小圣僧大度包容，念他多年苦功，修为不易，放了吧。”灵云等也同声劝说。

阿童道：“我本不知前生之事，自从前日枯竹老人一说，才知这厮以前行为忒已可恶。如装好人到底，也不会有人寻他，偏是为善不终。平日纵容妖徒为恶，已负失察之咎；如今索性与各异派妖邪联合一气，夜郎自大，一意孤行。照来时枯竹老人行法观察他的心意，因为记恨杀徒之仇，自知法力难与峨眉为敌，竟欲与轩辕老怪、妖尸等魔头一党。留他在世上，岂不貽害？因此想将他除去。既是诸位道友说情，只要他肯永远洗心革面，不与妖邪同流，不特我与他解去前生仇怨，连枯竹老人也不再与他计较了。”朱梅笑道：“小和尚，赶人不上一百步。你只把乾天灵火撤去，免得枯竹老人多心见怪。

你说这些话，包在我三人身上，必能办到。他也修道多年，为一家教主，莫非还要他亲自向你赔话，才能算完不成？”

阿童正要回答，忽听先那婴儿口音又在远方传声道：“蓝老蛮，我如不是峨眉齐道友来书为你说情，以你昔年所为，休想活命！韦道友既不与你计较，我也破一回例，真正便宜了你。”说时，那幢青光本吃追云叟运用玄功勉强提离本位，枯竹老人话声一住，倏地刺空飞去。红发老祖知己脱险，满面羞惭，欲向白、朱、杨三人道谢。追云叟恐他众目之下，难以为情，忙道：“道友久战之余，元神不免稍劳，还有那白眉针也须化去，我送道友回山歇息吧。”红发老祖当着前生大仇和一干峨眉门下，本难说话，其势又不能就此走去，闻言自是感激，忙朝阿童遥一举手，说道：“多谢八公不念旧恶，幸免大劫，异日再当面谢，我告辞了。”杨瑾忙道：“红发道友的法身呢？”朱梅道：“这个无须发愁，枯竹老人既允释怨，小和尚又看我们薄面，决不会再与为难。倒是他门下妖孽可恨，我和白矮子代他清理门户去。我二人由那里走，不再回来了。”说时，白谷逸也向阿童遥谢一声，一道金光，拥了红发老祖飞去。朱梅也自驾着一道金光飞走。

杨瑾重向阿童称谢。阿童笑道：“这原是做就圈套，故意吓他，只差点没被朱真人叫破。杨道友何必太谦？”杨瑾道：“齐真人算得真巧。闻二妖尸已然发动诡谋，不论你我，稍晚一步，红发怨毒太深，情急无计，便与妖尸连成一气，不知又要生出什么事来了。”阿童道：“那倒不然。枯竹老人自接齐真人手书，立即神游中土。日前我和金、石、甄、易六人无心相逢，将我留住，便是为他护那法身之故。昨夜他元神来此，暗设埋伏。妖尸谷辰同了

雪山老魅，果然乘他元神出游，前往暗算。因我在彼，有佛光护住，不能侵害，相持不多一会，他便赶回。妖魅自非其敌，没有怎斗，便已吓跑。枯竹老人不怕他们与红发勾结，倒是防他乘虚而入，去往红木岭暗算。一直追出万里以外，给二妖尸吃了好些苦头，知他们暂时不敢在这附近作怪，方始回转。他说红发心术尚好，前生所为还是情急无知。后虽对我不住，事隔多年，我已身入佛门，大可不必计较。不过他生平只此一块心病，枯竹老人又是他唯一克星，正可借此逼他回心向善，与峨眉释嫌。

一切早有定算，只为追赶二妖尸往返耽延，不然我早来了。他那法身，不特仍在原处，连所中白眉针俱已化去了。”杨瑾闻言，自是欣慰，赞佩不置。

金蝉又问阿童以前经过，才知阿童前生也是旁门中散仙有名人物，与枯竹老人同时，还是红发老祖师执前辈。彼时枯竹老人时常神游转世，游戏人间，行道济世。这一世转生在一个山民家中，俩头红发，相貌丑恶。彼时红发老祖已然修为多年，尚未创教收徒，法力也已不弱。那日二人无心相遇，红发老祖不知他便是枯竹老人元神转世，看出道法颇高，欲与结交，初意原本无他。不久，红发该当应劫兵解，不知对方于初见之时，便有意成全。临危之时竟生毒念，乘对方入定之时，先将元神摄走，又在当地设下埋伏，想禁制对方元神，强占他的庐舍。谁料事成之后，对方忽然出现，自道来历，力斥他不义之罪，索还躯壳，还要消灭他的元神报仇。红发者祖久闻老人威名，吓了个魂不附体，理屈力弱，不敢与抗，慌不迭突围遁走，逃到韦八公处求救。八公力向老人求情，说：“你每次转劫，法身多是修到年份，寻一深山古洞，在内入定，元神却遁回山去，待不多时，又出来投生转劫。对于以前洞中存放入定的法身，就此封闭在内，有似埋葬，极少复体再用。反正弃置，乐得看我面上，成全后进。”老人先说红发老祖不应如此狠毒卖友，又说自己屡次转劫留存的法身日后还有大用，非索还报仇不可。后因八公再三求说，才出了一个难题：要红发者祖在一甲子内，把老人故乡三峡中所有险滩一齐平去。

否则到时便由八公代为处罚。一面并由八公用法力将他元神遥禁，以便到背约食言时，将他斩首戮魂。八公见老人说得好似戏言，一口应诺，保其必能践约，并也从旁相助。

哪知此事说来容易，做时极难。并且三峡上游两边山崖上，住有不少法力高强的修道之士，有的邪正不投，有的不容人在门下卖弄。并且江中石礁，多是当年山骨，其坚如钢，好些俱和小山一样矗立水中，为数又多。昔年神禹治水，五丁开山，尚且不能去尽，何况一个旁门左道。又加上这许多阻力，事未办成，反结了许多冤家，没奈何只得罢了。红发者祖前言未践，已使人为难。到了所限年数，又不合心存狡诈，惟恐八公将他献与仇人，竟然先发制人，去往八公隐居的龙母洞中，暗破元神禁制。事有凑巧，八公恰是劫数将临，不在洞中。守洞道童又无心说了两句恐吓的话，以为八公回来，发觉禁法已破，必不甘休。反正成仇，走时又把重要法宝和一葫芦丹药盗去。刚刚逃走，八公便为敌人所伤，逃回取药，哪知药、宝全失。一会敌人追上门来，终于遭了兵解。由此历劫多生，受尽苦难，直到今世，方始归入佛门。红发老祖事后才知八公已早代向老人求免，只等到期寻上门来，略加告诫，便将禁法撤去。自己恩将仇报，悔已无及。这多年来，日常想起便内疚。先还恐怕老人重又怪罪，八公转世成道后，寻他报仇。事隔多年，并无征兆。

又听说老人已不再履中土，虽以元神转世，只是一味修行，不与同道来往，永无一人知他踪迹所在。知道此老性情，如要寻仇，早已上门，决不会历时这么久尚无音信。并且前已答应八公人情。于是渐渐放下心来。数百年过去，除偶然想起问心不安外，久已不以为意。实则老人和八公，于他俱有夙孽，数该如此。这次如非要收五云桃花瘴，并助方、元二人归到峨眉门下，也不会管他闲事。只因老人受了妙一真人之托，出山太急，不及转世，又以多年修炼从无间断，便把昔日埋藏的法身，择一复体，以备元神日常归宿。但那法身修炼年岁有限，功候不济，附以应敌，不能大显神通。只那日收五云桃花瘴，是以肉身行事，余者均以神行。于是，把那肉身入定，交由阿童护法，就便归时快聚，详述前因，并把昔年代为收藏的两件法宝交还，告以机宜，令其依言行事。

阿童说完前情，齐灵云便取出一封柬帖。大意是说：“郑八姑、陆蓉波、廉红药三人南疆之行，本不应往，事前已有训示，只郑八姑一人能够遵守。蓉波、红药虽以寻觅洞府，无心相值，并非接到信火传声，故违师命，终是有失谨慎。红药用嫖姆所赐修罗刀连诛妖人，已树强敌，可速归就八姑，速觅洞府修炼，以便到时应付。修道人穴居野外，何地皆可栖身，勿得在外逗留，致惹杀身之患。余英男欲随英琼同修，并非不可，但她本身尚有要事未了，须在幻波池别府开建以后。余人所领道书柬帖，备有使命，又即分散。方、元二人，暂时可随灵云等三人一路修积外功，日后回山，再行拜师之礼。”众人望空拜命起立。除易、李、癩姑三人，以及金、石、甄、易六小弟兄，奉命一年以内可以便宜行事，随意所之外，阿童仍和金、石六人一起。秦寒萼、李文衍、向芳淑三人，因受化血神刀之伤，必须觅地静养。易、李、金、石等十人，又商量乘此无事，正好去往陷空岛求取万年续断，早使三人复原，并备异日应急之用，就便还可观玩北极海底奇景，但行止未决。余人互相略微叙阔，便即相继别去。

癩姑见众人还在争论，笑道：“主人都随齐师姊走了，你们还留在这里作什？”易静道：“不是别的，我觉此行不宜人多。既然大家都愿看北极奇景，到了那里，只着两人下去，余人等在上面，一半玩景，一半防守那班左道中人，喜怒无常，又易受人播弄，万一翻脸，势必难敌，有个接应。秦、李、向三同门，可同回寒妹洞府，静养等候。那地方离仙府近，众同门时有往来，如若有事，也方便些。不过此去北极岛屿甚多，有好些妖人窟宅，我们过时行迹务须隐秘，不可无故生事。到了陷空岛，只能由我和癩姑下去，见机行事，不可争抢。并非我自恃机警，只为今日之事，由我和琼妹而起，师父又许我们便宜行事。各位师长闭洞不出，陷空老祖与紫云三女不同，我们有求于人，须知客主之分。一个行止不检，自家失陷，还要辱及师门，将来何颜回山相见？我虽不才，一则前生曾随家父去过一次陷空岛，稍知海中途径以及沿途险阻、宫中禁忌；二则总比各位师妹年纪较长，照着本门规矩，也应稍微僭先。本定只我三人同行，至多带上两个舍侄，以备破那千层冰壁。如今人数一多，不得不把话说明在先，权充识途老马，请诸位暂时听我调度了。”众人齐说：“这里只易师姊年长，法力最高，我们自然惟命是从好了。”

易静原以六小弟兄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加上阿童也是一个喜生事的，偏都非去不可，惟恐到时不听吩咐，出了乱子，丢人误事；坚持不令同行，他们势必另作一路赶去，更易生事，转不如自己率领，多少还可压住一些，便故意说了上面一番话。见金、石等人随声喜诺，阿童也在一旁含笑点头，

并无不满之色，心始稍放。癡姑又道：“陷空岛我虽不曾到过，昔年随侍家师屠龙，却到过它的边界。听一人说，前途便是北极冰原，到处都是千万丈冰山雪岭，陷空岛在尽头偏东一面，中间有一片冰原雪海，地名玄冥界，终年阴晦，只冬至子夜有个把时辰略现有曙光。与小南极光明境终古光明，每年只夏至正午有个把时辰黑夜者，完全相反。人到那里，所有法木、法宝俱失灵效。那人说时，因家师看了那人一眼，便未往下多说，至今疑信参半。师妹乃旧游之地，此话可是真的么？”

易静道：“那道关口实是厉害，便师妹不问，行前也须嘱咐。事非子虚，但无如此之甚。那地方本是北极中枢分界之处，本来就是元磁真气发源之所，差一点的金质法宝飞剑，到此便要无效。加以陷空老祖生性喜静，近年越不愿与人交往，又在当地利用元磁精气，设下一道三千九百里禁制，横亘山海之中。不知底细的人如想飞越，多半失陷。

就勉强冲越过去，前途百十座冰山岛屿，均有妖邪盘踞，各仗地利法力，纷起为难，令人应接不暇。一面陷空老祖也有了警觉，除能事先得他允准，或是自愿相见，多半将水底晶阙隐去，闭门相拒，见面直是休想。沿途那些岛主，除却海中精怪，颇有几个能者外，平日多仰他为泰山北斗，虽未得列门墙，如遇有外人欺凌，也必出面袒护，一个也成仇不得。我们行踪隐秘也是为此。前半无妨，到了玄冥界附近，便须把遁光择地降落。

步行约三百六十里，过了这道关口，见了天关，再攀越一片冰原，然后避开海路，绕道飞行。到了陷空岛附近，又须降下，才可无事到达，入海叩宫求见。否则他那禁法神妙，常人步行倒可无妨，只要驾遁光飞行，离地两丈不到，立触禁网，纵不致把我们所有法宝、飞剑全数收去，也必阻碍横生了。另外，虽可用神梭在地底穿行，一则路远费手，二则陷空老祖脾气古怪，最喜人诚敬相对，如以法力自恃，非吃他亏不可。所以他那禁法不阻碍常人和冰原上面生物游行。以前并还曾说，只要有人向道心诚，不畏艰险酷寒，把这万余里的冰山雪海越过，到他岛上，便可收为门徒。除大弟子灵威叟，好些徒弟都是这么收录的。后因门人展转援引亲私，暗助来人免去沿途冰雪寒风之险，以图入门。

资质又都下驷，学道不久，时出为恶树敌，屡坏他的家规。陷空老祖盛怒之下，清理了一次门户，重订规条，严禁门人私自援引，这才无人敢侥幸犯此万里冰雪，酷寒奇险。

我们只要中途无事，能到岛上，求药一层，便有指望了。”说罢，众人均无异词。

方、元二人所居崖洞，行前已用仙法封闭。众人议定，便即起身。先护送秦、李、向三人回到寒萼那里，一同进内略坐，便往北极海飞去。这十个人的遁光都极迅速，不消一日，便飞入北极冰洋上空。只见下面寒流澎湃，波涛山立，悲风怒号，四外都在冻云冷雾笼罩之中，天气奇寒。英琼笑道：“好冷的地方，如是常人，还不冻死？”癡姑笑道：“这里便算冷么？才刚进北海不过千里，离冷还早着哩。我昔年走至腹地将近，便觉冷不可当，再往极边，不知如何冷法。你是没有经过太冷的天气，所以觉冷。你看海中只是寒流碎冰，还有滨海渔舟出没，比起极边，岂不相去天渊？到了那里，休说是海，连天都要冻凝，风也一点没有。如若有一点风，冰山雪海立时纷纷塌裂，天翻地覆一样了。”易静笑道：“师妹说的正是玄冥界左近，陷空岛并不如此。天气虽然也冷，却不厉害，海水更是清明如镜，也不冰冻。上下俱

是奇景，奇花异卉到处皆是，才好看呢。”

众人原把遁光联合，在海面上空逆流上驶。正谈说得有兴，忽见前侧海面上浮着数十处黑点，随着盖天波浪出没上下。南海双童和易氏姑侄、癩姑等六人，以前均曾远历辽海，见惯无奇。金蝉、石生、英琼、阿童四人都都是初次见到，俱觉新鲜。石生道：“这北海的浪真大，你看那些小岛，直似随波而动，在水上走呢。”易静笑道：“那都是北海冰洋中的特产，短的是巨鲸，长的是海鳅，不是小岛。因隔得远，浪大雾重，鱼头还未露出。尤其海鳅，长有百丈以上，脊背一段，满是海中蚝蚌贝介之类粘满，加上碧苔海藻丛生其上，甚至还生有小树，浮在水面，矗如山岳。没见过的人，便近前也当是海中岛屿，看它不出。这些鲸鱼，最小的也有十几丈长，前半更是粗大，等它喷水就看出来了。”话未说完，众人已然飞近。果是一些庞然大物，奋鬣扬鳍，三五成群，在彼戏浪游泳。那身子比起以前铜椰岛所见还大得多，势也猛恶，略一转动，海浪立被激起数十百丈高下。偶将头脊露出水上，礁石也似静止不动，立有一股水柱激射出来，直上半天。鱼数又多，游息往来，只在那一带海面，并不离去。动静不一，此起彼伏，惊涛如山，互相排荡挤撞，声如巨雷。骇波飞舞中，远近罗列数百根冲天晶柱，浪花如雪，飞舞半空，已是奇观。再加上数条百余丈长的大海鳅，没头没尾，只把中段脊背浮出水面，连岭一般，横亘其间。猛一昂首，喷出来的浪花直似雪山崩倒，洒下半天银雨，半晌不息。当时水雾迷漫，掩去了大片海面；涛声轰轰，越发震耳。端的气势雄伟，不是浅识之人所能梦见。金、石二人俱说：“海鱼竟有这样大的，真个好玩。我们稍看一会再走，如何？”癩姑笑道：“你们真是少见多怪，海风多腥，这类蠢物有什么看头？前面好景致多着呢。”甄民道：“其实此物遇上鲸鱼，照例必有一场恶斗。现在双方俱是互相蓄势示威，引满待发，只等一挨近，撞上立起凶杀。因都生得长大，今日鲸群又多，声势必更骇人。我以前曾见到过一次，斗到急时，连海底的沉沙都被搅起，急浪上涌数百丈，水花飞溅出二三百里以外，和降倾盆大雨一般，上下混茫，全是水气布满，哪还看得出丝毫天色。我们如非有事，倒是有个看头。”

易静、癩姑二人主持飞行，说时并未停止，遁光迅速，晃眼已经飞过。金、石二人闻得来路海啸之声比前洪厉，回头一看，上下相连，一片白茫茫，已分不出哪是天，哪是水。金蝉慧目，力能透视云雾，看出水雾迷漾中，有数十条大小黑影在海中翻腾追逐，料是恶斗已起，连道“可惜”。癩姑笑道：“你们两个真孩子气，腥气烘烘的东西有什么可惜？”石生道：“你不要老气横秋，前边要没什好看景致，我再寻你算帐。”易静笑道：“小师弟，不要可惜，你看前面，好东西不快来了么？”众人闻言，往前一看，乃是由北极冰洋随波流来的大小冰块，大的也和小山相似，有的上面还带有极厚的雪。

因是大小不一，迟速各异，又受海水冲击，四边残缺者多，森若剑树。浪再一打，前拥后撞，浪花飞舞中，发出一种极清脆的声音，铿锵不已。忽有两块极大的互相撞在一起，轰隆一声巨震过处，立时断裂。无数大小冰雪纷如雨雪，飞洒海面，击在海波上面，铿锵轰隆，响成一片，好听已极。石生道：“这不过是些大冰块，有什么好看？”易静道：“呆子，你真俗气。单这碎冰声音，有的宛如雷霆乍惊，有的仿佛无数珍珠散落玉盘，有多好听！并且这还是开头，好的还未到来。再往前走，你看了不叫绝才怪哩。”说时，不觉又飞翔出老远一程，沿途所见冰块也越来越大，形态也越来越奇怪。有的如峰峦峭拔，有的如龙蛇象狮，甚或如巨灵踏海，仙子凌波，刀山剑树，鬼物

森列，势欲飞舞，随波一齐淌来，浪头倒被压平了些。海洋辽阔，极目无涯，到处都是。

气候越发寒冷。上面是羲轮失驭，昏惨无光，只在暗云低迷之中，依稀现出一圈白影。下面却是冰山耀辉，残雪照水，远近相映，光彩夺目。冲撞越多，散裂尤频。眼看一座极大的冰山忽然中断，或是撞成粉碎，轰隆砰嘭之声与铿锵叮咚之声，或细或洪，远近相应，会成一片繁响。异态殊形，倏忽万变，令人耳目应接不暇。金、石、阿童三人也不禁同声夸起好来。癞姑笑道：“你们三人还是少见多怪，这还不算，等一会还有好的来，我略施手法点缀，叫你们看个奇景。”说不一会，前侧面忽然漂来一座极大的冰山，那山上丰中锐，因隐沉水中的下半截更大，矗立无边碧浪之中，毫不偏倚，远望直似朵云横海，缓缓飞来。等到临近一看，那冰山通体有千百丈高下，中腰细削之处恰在水上，形势愈显峭拔。当顶一片，满是白雪，离顶数丈以外，危崖森列，洞谷溪涧，无不毕具，万壑千峰，各呈异状。最妙是通体晶明，更无丝毫渣滓，寒光闪闪，夺目生花。当快浮到众人身侧，癞姑忽把遁光停住，手向外一指，冰山也停在海面不动。眼看一片光华照将上去，那些水晶洞壑峰峦立泛奇辉。因山太大，这一停住，后面大小冰块随波涌来，正挡去路，往上接连相撞去，又发出一片极雄壮的天籁。海波再随着一冲激，浪花飞舞，高起百丈，到了空中，再散落下来。那些碎冰海浪吃冰山上霞光一照，幻成一层层冰绡雾縠，裹着无限天花，在里面飞舞而下。还未及落到海里，后面浪头又一个紧接一个，翻腾激涌而上。水气越盛，也越鲜明灿烂，五色缤纷，光怪陆离，照眼生辉，绚丽无俦。金、石、甄、易、英琼、阿童等八人看得兴起，已各将宝光放出，照将上去。

这一来，更幻出万道金光，千丈祥霞，晶芒远射，奇彩浮空，映得无边碧浪齐泛金光，荡漾海面，连天际沉云也成了锦霞。众人纷纷拍手叫绝不迭。

易静对癞姑道：“你还说人家小孩脾气，你先就是个小孩子头。这里已快人北极边境，海面空旷，宝光霞彩，上烛霄汉，千里以外都能看见。倘将前面各岛盘踞的妖人精怪惊动赶来为难，不是无事找事么？”癞姑把大头一晃，笑道：“我们不过因北极这些妖邪虽是左道，只在极边荒寒之区，夜郎自大，平日只有水族遭殃，轻易不去中土作怪。”

这次又是有为而来，不愿使主人不快，故此懒得招惹，当真我们是怕他么？前随家师来游，几个比较有一点门道的俱都见过。他们见了家师，俱和凶神一样怕。过时他如知趣便罢，如若大胆生心，想卖弄什伎俩，叫他尝尝我的味道。”

易静闻言，猛想起屠龙师太昔年被长眉真人逐出门墙时，曾来北极觅地隐居修炼，并还和陷空老祖斗法两次，后经人调解，方始化敌为友。那威镇群邪的一柄屠龙刀，现正落在癞姑手里。她虽性喜滑稽，从不肯说自恃骄敌的话。起身以前，自己把事看得甚重，她只说曾随屠龙师太在玄冥界左近游历过，未曾深入，神情却似不甚在意。她不是不知轻重的人，行至中途，忽然炫弄冰山为戏，又说这类轻敌的话。就恃有前师所赠的屠龙刀，以她为人，也不至于如此轻率。想了想，问道：“闻得昔年屠龙师伯为了苦行，南北两极均曾隐修多年。师妹昔年可曾随侍在侧么？”这时，癞姑手缩袖里，口随众人嘻笑应答，耳目似有所注，闻言不甚在意，随口答道：“我拜师年浅，师父在此修炼时，我还不曾生哩。”易静又问：“那么师妹前番来此，是



屠龙师伯道成离去以后，旧地重游的了？”癩姑刚答应道：“正是。”忽听前面暗云低垂中，似有异声飞来。因相隔尚远，海中波涛竞喧，如走雷霆。众人竞观奇景，只管指点说笑，无人留意。只易静一人细心，首先警觉，方要告知众人戒备，瞥见癩姑手在袖中微动，往起略扬，跟着远远一声轻雷过处，异声忽似退去。待不一会，癩姑忽然说道：“我到水里看看这座山到底多高。”说罢，不俟答言，大头一晃，踪迹不见。随又隐隐听到前面一声鸟叫声，越料有事，所说乃是饰词，既不肯和众人先说，其中必有缘故。见众仍未觉察，便在暗中戒备，静候下文。

约有半盏茶时，癩姑忽然现身。易静见她面上微带喜容，也不说破，若无其事。癩姑看了易静一眼，还未张口，石生和易震终是童心，同问：“海底那半截如何？你怎么不使它全浮上来？”癩姑道：“这座冰山时重时轻，被我强制住，支持了这些时。它底下根盘不固，再受急浪冲荡，好景无常，已快倒了。”话未说完，只听冰山上喳喳连响，接着轰隆一声，倏地迸散爆裂，万壑千峰齐化乌有，雪崩也似坍塌下来。激得海水排天而起，波涛汹涌，骇浪山飞。众人宝光尚未撤回，又映出大片奇丽之景。癩姑随说：“快走！”众人见无可看，只得各收法宝，一同飞起。

易静知道冰山之倒，乃癩姑意欲上路，恐众贪玩奇景，不舍即去，暗中行法所为。

否则，那冰山已吃法力禁制，兀立海中，万无一倒之理。猜她先是故意炫露，等把妖邪引来，隐身独前，自去应付。偏是回来得这么快，行法俱在袖中，四外留神观察，除遥空两次异声略鸣即止外，并不见有一丝应敌征兆，面上又带喜容。既不会是向众同门卖弄，行事何以如此隐秘？好生不解。因癩姑只和自己以目示意，表面仍和众人说笑，一语不发，料有难言之隐，便不再问，同催遁光，加紧前驶。癩姑却知自己行藏瞒不过易静，恐其多心，借题发话道：“自来有备无患，什么事都是帮手多好。我们赶到陷空岛，还是多着一人入海求见吧。”易静笑答道：“师妹旧地重临，法力又高，智珠在握，想有胜算了。”癩姑也笑道：“师妹一行表率，怎和我说出这样话来，我虽来过，因随家师办一件事，只北极边界较熟，幽冥界那边要地并没去过，底细不知，自然仍是易师妹主持为是。我只就我所知略微准备便了。”易静听出她暗有布置，适才所遇，看那来势，分明是旁门中精怪妖邪，不知怎会如此容易服低，见即避退，不便深问，只含笑点了点头。癩姑也未往下再说。

众人又往前飞了千余里，见海面上已然冰冻。起初冰层不厚，下面寒涛伏流，激荡有声，时有碎裂涣散之处。渐渐冰层愈厚，四外静荡荡的，悄无声息。寒雾愈浓，混混茫茫，一色白直到天边，也分不出哪里是海，哪里是陆地。遁光急驶所发破空之声，竟震撼得八方遥应。不时听到远近坚冰断裂之声，发为繁响，不绝于耳。易静知道前、左、右三面山岭杂沓，峰峦林立，因相隔远，隐于浓雾冻雪之中，看不出来。这些山岭峰峦，连同好些高可参天的危崖峭壁，俱是万千冰雪凝积，经不起巨声震动。遁光冲破冷云，向前急驶，其力甚大，稍不留神，飞临切近，休说撞上非塌倒不可，便这破空之声和被遁光冲开的云气一鼓荡，也纷纷崩裂，顺着冰原滑向海里，顺流而下，闹得附近北极的海上流冰越多。不特来路所见渔船难免受害，并且还易使气候变化，发生风雪酷寒、洪水之灾，那声势尤为惊人，只要一处冰崖崩裂，势必发生极洪大的巨震，稍大一点声息，都禁不住，何况这类惊天撼地的大震。附近峰峦崖壁受不住剧裂震动，也相继崩裂倒塌。

于是纷纷相应，往四外蔓延，推广开去，一峰崩倒，万山连应，把方圆万里以上的地形一齐改变。往往经时数月，始渐停歇。那无量数的冰块，有的被前途断山残壁阻住，越积越多，重重叠叠，由小而大，仍积成山岭。有的去路地势低凹，又无阻滞，便顺冰面滑向海里，化为绝大寒流，为害人间了。自己前生曾随师母、师父同驾舟来游，曾听说过。一听四外冰裂之声纷起，相隔玄冥界又只二三百千里之遥，既防贻害，又恐惊动前面妖邪精怪，忙令众人把遁光升高，在天空冻云之中缓缓前飞，不令发出巨声，免生他变。

当地乃北极中部数千里最酷寒的一带，空中密雾浓云，俱已冻成一层层冰气，紧紧笼罩大地之上，相距只数十丈高下，地势又是越往前去越高。众人横海飞来，为玩沿途景致，飞得本就不高，再一直平飞过去，无形中逐渐降低，最后离地才只十余丈高下。

因上面沉云低垂，大地又静荡荡，不见一人一物，均未想往上升。这一飞向高空，天气固是酷寒，那冻云冷雾凝成的冰气，竟是越往上越厚，虽不似真冰一般坚硬，却也具体而微，浮空欲聚。飞行空中，只听遁光冲过，排挤激荡，声如鸣玉，响成一片，煞是细碎好听。俯视下面，除金蝉一人能透视云雾，一览无遗，易静、癡姑、石生三人各有慧目法眼能够看出外，余人多半连地形均难分辨。因飞得太高，破空之声为密云所阻，遁光所冲激起的云气，只在高空回旋震荡，传不到地面，所以飞不远，那迸裂之声便自静止。

癡姑笑对金蝉道：“你那一双神目，曾经芝仙灵液沾润，能透视云雾，不比我和小和尚，还要运用玄功，凝神注目，能看出一点形迹。天气如此奇冷，我想离玄冥界已无多远，我们必须在三百里外降落，步行过去。听说那一带地形已变，不是昔年平原，中有一道高岭横亘冰原之上。陷空老祖因近年时有异派妖邪前往，勾结他的徒弟侍者，心中不悦，为禁外人入境，又把禁制分作上下两层。岭上时有怪光隐现，老远便可看见。

离界五百里还有一座高峰，全北极山地都是极厚冰雪，独此一峰，通体皆石，不着寸冰。

峰下便是火眼，与界那面元磁真气发源的磁穴相对。前途云雾越密，这了望之责，索性交你一人。你把云路偏东，留神观察，如见前面云雾中现出一座笔直的孤峰，青烟一缕缕摇曳其上，便是此峰，可速当先往峰脚降落。我和易师姊自会率众同下。索性多受点累，大家多走点路，由那里步行过去好了。我现用掌教师尊灵符仙法，隐秘传声相告。

除易师姊外，别人均听不出。好些原因，事完回去再为详言，你只依言行事，不要回答。

如照我的估计，就被人识破行藏，也必以为我们都过不去，不放在心上，就容易飞越了。”金蝉闻言，料有深意，把头一点，依言注视前面不提。

英琼与易静、癡姑相隔最近，见她手缩袖中，嘴唇乱动，似向金蝉说话，却无声音。

方要询问，吃易静摇手示意止住，没有说出。癡姑又用传声之法，分别告知众人：“少时只要一降落地面，一直前行，不可任性发问，能一语不说最好。”易静见状，料知事关机密，癡姑对于此行，必有成竹在胸，只不知以前怎不向众人说起，到时才行嘱咐。

疑她推尊自己，不肯僭先，又觉不似。因为以前到幻波池第二日，三人便有誓约，一同虔修，患难成败与共，同参正果。以后遇事，谁能胜任，

谁便上前，余下二人为辅，同心同德，决不容有丝毫意气之见，无所用其避忌谦让。真有上策佳谋，尽可明言，锐身作主当先。适才还拿话点她，何以如此拘泥，临机方始出头分派？心中好生不解。这一段路飞得慢些，约有半日，才行飞近。时值北极的初夏明季，没有黑夜。虽然天气阴寒，只正午时略见一点阳光，终日都是暗云低迷，气象愁惨荒凉，但有冰雪之光反映，近地一带仍是明光耀眼。在天空中飞行，因有重雾密云，反倒昏暗非常。外人经此，直是伸手不能辨指。凭金蝉一双神目，也只看出二三百里远近。余人便是两三个道行高的，运用慧目法眼注视，也只百里以内能够透视，再远便已看不见。估量将到，愈发留神，各听癩姑叮嘱，一言不发，一味哑飞。

金蝉独自当先，正飞之间，发现前面果有一座孤峰，撑空天柱般拔地而起。峰顶仿佛中凹，内有一缕青烟袅袅上升，只有尺许粗细。当顶四外的云雾，竟被冲开一个比峰还大数倍的云洞，少说也有四五十里方圆。知已到了地头，忙打手势告知后面诸人。易静、癩姑立把遁光又放慢了一倍，约有半个时辰，到达峰前只有数十里路，金蝉便向下斜飞，往峰脚落去。众人随在后面，一同降落。才出云层，便见下面现出一片奇景。原来北极全地面都是冰雪压满，而环着峰脚一圈，独有石土地面，峰形圆直如笔。下有火源，终古冰雪不凝。可是四外俱是冰原，经此一来，地势自然凹下了千百丈。站在冰原俯视峰下，宛如一个百余里方圆的深井，当中立着一根天柱。别处冰原多有积雪，这一圈俱是坚冰，看去水晶也似，又滑又高，光鉴毛发。头上云雾，又被峰顶青烟冲开，现出数十里方圆的天色。碧空澄澈，不着纤云。与下面冰井正对，圆得和人工修成的一般。

易静前次，原自海底通行，归途为广经历，虽随一真大师由玄冥界边上飞过，因是陷空老祖所说路径，又要往北海去乘碧沉舟与父母会合回岛，见玄冥界上空暗若长夜，过界以后，便是冰雪兼天，云雾比起今日还密得多。觉着来路奇景已然遍历，过界以后便是一片荒寒，无什意思，便和师父说抄近赶回，不曾经此。到了碧沉舟中，才听师父说起界这边还有神峰火眼之异。初以为寻常看惯的火山一类，想不到有此奇景。见下面环峰一圈，虽有百里方圆，花树泉石颇多，景物愈发灵异。但是四外冰壁环绕，上下相去十丈，必定无路可通。见众欲下观赏奇景，方欲阻止，癩姑把手一招，已纵遁光领头下降。心想：“奇景难得，也不争此片刻耽延，见识一回也好。”便随众人一同降落。

到地一看，那峰不特拔地参天，形势奇伟，而且自腰以下直到地上，竟是绿油油布满苔藓，苍润欲流，与上半石色如玉，寸草不生，迥乎不同。最奇的是，环峰一条溪涧，承着冰壁上面飞堕来的冰水，宛如一圈千丈晶墙，倒挂着无数大小玉龙，雪洒珠飞，雷轰电舞，如闻钧天广乐，备极视听之奇。溪水约可平岸，及往水中一看，碧波湛湛，深竟莫测，数百道飞瀑由冰壁中腰离地数百丈处，齐注溪中。水势如此浩大，却未见有溢出之处。溪岸上面，地势平行，与峰相隔约有十余里，芳草如茵，碧绿涂染。到处疏林掩映，树身修直，亭亭矗立于平原荒草之上。最高者竟有百丈高下，粗却只有两抱，干黑如铁，叩上去作金石声。下半笔直，离地数十丈，方有枝桠伸出，一层层宝塔也似往上堆去，枝上满缀繁花。因树高大，枝柯稠密，每株开花不下万数，只有红、白二色，其形如梅，每朵大约尺许。树叶颜色翠红，大可径丈，也和梅叶相似，寥寥二三十片，生在树梢当中主枝之上，四下分披，宛如一片碧云罩着百丈红霞，千尺香雪，株株如是。

下面行列甚稀，上面花繁枝密。几乎株株相接，连成一片锦云，花光艳发，鲜明照眼。

似此奇花，便凝碧仙府也未生有一株，端的平生初见。

众人方在观赏惊奇，默契无言，癡姑往两侧略一端详，便打手势招呼众人，往前面飞去。晃眼飞达峰后，忽见离地丈许峰麓上面，有一石洞，两扇石门紧闭，甚是齐整，癡姑令众停住，自和易静飞身上去，用手指朝洞门上轻轻弹了两下，又在门上画了两画。

待不一会，便听内里有人拖着锁链行走之声。跟着便听厉声发话道：“老东西，又来扰我清修作什？”说罢，洞门开处，内里走出一个身材短小，相貌丑恶，头大如斗，胡须虬结，手持鸠杖，行路迟缓的老怪人，一见洞外来了两个女子，似甚惊讶。面色刚刚一变，倏地暴怒，一摆手中鸠杖，便要打下，杖头上立有朵朵银花，自鸠口中飞出。一面并还口喝问，方说得一个“你”字，癡姑早有准备，不等杖下发话，手早扬起，手掌上现出一粒豆大乌光。那老怪人立即住口，改倨为恭，并忙收鸠杖，面带惊喜之色，肃客入内。二人刚刚走进，门便关闭。易静见这怪人脚上拖着一条铁锁链，似极沉重。洞中甚是高大，共分里外两层。外层是一广庭，约有两三亩方圆。内层石室两间，一大一小，老怪人住在小间以内。同到里面坐下，向二人问道：“二位道友，可是受我好友黄风道长之托而来么？”癡姑也不回答，先只告诉易静，这里不怕被对头听去，可以随便说话了。接着便对易静谈起这位怪老人的来历。

## 第二三三回

绝海剪鲸波 万里冰天求大药

荒原探鳌极 千寻雪窖晤真灵

癡姑对易静说道：“这位道友名叫乌神叟，和北极海黄风道友乃生死之交。我虽初见，但听眇姑说过。以前屠龙家师在北海冰洋中修炼时，因二位道友受了别的妖邪怂恿，来扰家师清修，斗法被擒，身受家师意锁。黄风道友当时服低认错，被家师说了两句放走。乌道友性较刚直，不肯服输，竟然带锁逃走。黄风道友由此改行向善，屡欲拜在家师门下，家师未允。又为乌道友求情。家师说乌道友被擒时，不能放下屠刀，意锁已然锁骨穿心，将来虽有机缘解脱，此时却是不行。如用我屠龙刀割断，未始不可，但是修炼不到时候，此锁一断，心便化成劫灰，身也相随同尽了。姑念你为朋友的义气，再四恳求，现传你一道符咒，等你朋友悔罪求免之际，传授与他，令其持诵，到时自有灵效。

乌道友始终未来，黄风道友以后却得家师相助，免去一场大难。眇姑说我异日如有机缘去至北海，可寻他作个东道主人。”

“我因眇姑素来冷脸，不喜说话，忽然提起我未拜师以前的事，彼时满拟永远追随家师，决无亏吃，并未想到要转投峨眉门下。她又语焉不详，没头没尾，当是戏语，未甚在意。次日无心中间黄风道友如何找法，她又传我

两道灵符。说此人现隐身冰洋海底，潜伏不出，事前必须闹些狡猾，将他激怒，等他追来为难，再将一道灵符发出，去往海中相见便了。另一道灵符，说是可在真火之中出入，也未试过。这原是开府前一年的话，说过抛开。日前去往红木岭盗剑，掌教师尊所赐手柬，忽现字迹，未有两行，便略提此事，因是偈语，当时不能解悟，所以一路寻思未说。及到冰洋上空，看到海中流水，忽然省悟，想起前事。又以偈语有慎秘无声之言，便借冰山炫露，果将黄风道长引来，先还以为灵符必有妙用，哪知竟是暗号。黄风道长一见，立命同来的人退去，径往水中等候。我入水相见一谈，才知家师当年早算定今日之事。”

“这位乌道友遁去不久，便投往陷空老祖那里，欲借老祖法力将锁化去，屡试无效。

老祖随命乌道友在玄冥界防守，不合受了老祖大弟子灵威叟之托，一时徇情，为孽徒长臂神魔郑元规所愚，吃他盗了灵丹法宝，逃出界去。老祖恨他纵贼逃去，就用原锁锁在这小峰石洞以内，日受风雷烈火之苦。乌道友方始生了悔心。黄风道友为友义气，冒险来此劝说，并传家师符咒，告以难满，救星自来。乌道友持咒之后，虽不能出，风雷烈火已不能伤，并还可借真火之力，来化炼意锁，免受好些苦楚。二道友俱都炼有内丹元神，附近精怪妖邪俱都觊觎，屡向陷空师徒进谗，稍有嫌隙，便即夺去。这班妖邪，颇具神通变化，多半精于隐形飞遁，天视地听之术，如被警觉，许多不便。只有这座鳌极洞，深藏地底，四外冰壁高过于丈，更有玄冥界和磁源阻隔，隐秘非常，又有禁法隐伏，外观不见，不知底细的人，只要下来便被困住，一任多厉害的精灵妖邪，不奉陷空老祖之命，也休想下来。我们在此说话，不怕听去。我也是黄风道友详吐机密，才知这里和上下出入门径。适才不曾细说，便由于此。现在我受黄风道友之托，来助乌道友脱困，并践屠龙家师昔年夙诺。大约还有个把时辰耽搁，才能起身。六小师弟和小和尚，惧喜多事，见我二人久不出示，难保不生花样淘气。乌道友洞门不能常开，关闭特急，没有告知他们。请易师姊到前面去，隔洞传声，嘱咐他们峰脚一带均可闲游，只不可不俟我们出去，离地飞起，以免误触禁网，惊动对头，引出事来。说完少俟片刻，洞外诸人如无动静，便请回来。此事正须师姊大力相助呢。”

易静见她说话时暗使眼色，忙即应声出去。行时看见乌神叟一张怪脸，满是惊喜之容。

等到前面隔着洞门向众嘱咐完，待不一会，闻得癞姑在喊师姊，回到后进小室一看，乌神叟已然不在，地上却有火焰之痕甚深，蜿蜒如带，长约数丈，知是乌神叟身上铁链化去的痕印。笑问：“事完了么？”癞姑道：“意锁被家师所传符偈与我那柄屠龙刀会合发生神火，化为乌有。只是乌道友还受有陷空老祖风雷禁制，身罩无形如意神网，非牟尼散光丸不能破去。现在乌道友已往别室准备，尚须仰仗师姊法宝一用呢。”易静点了点头，悄问道：“这位道友既有屠龙师伯之命，自当成人之美，一粒散光丸原无足惜。”

只是我们有求于人，还未到达，便破他禁法，放去所禁之人，我们求取灵药，不更艰难了么？”

癞姑道：“此事不然。乌道友被禁在此，只因陷空老祖一时之忿，并非本心。事后即觉乌道友受他大弟子灵威叟之托，怎敢得罪？按理不能怪他，自己处置太过，早生悔心。无如事前没想到家师所炼法宝相生相应，变化无穷，不可思议。一上来用如意神网将乌道友网住，本要杀死，忽想到处置不

公，罪不至此。这座神峰关系重要，以前门人轮值，往往仗恃禁制严密，外人不能擅入。就算看出门户，到了峰下，要想入洞暗破火源，将神峰炸毁，也是万难。附近妖邪精怪，又都是自己耳目，外人只要入境，立即觉察，或是群起阻难，或是尾随窥伺动静，多机密多厉害的仇敌，也无所施其技。于是粗心疏忽，借着轮值，偷偷赶往中土游玩，屡戒不改，觉着可虑。为此炼一阵法，隐护此峰，炼成以后，这方圆五百里内均被封闭，外人决走不进，也无须再命人防守。但是此阵共有七十二座旗门，已炼了多年，尚须一甲子始能炼成。如用此人在彼常年坐镇，实是省心得多。并且乌道友身为意锁所困，正好借用。便取海底万年寒铁之精所炼制成的长生宝链，连在锁上，以防遁走。并使其遇敌之时，仍可飞身出洞应战，只在离洞百里以内，均可任意往来。此链百转柔钢，又经法术久炼，肉眼所不能见。一经受缚，终身受制，多大神通也难解脱，本是无形之宝，哪知受了佛法反应，一经连上，顿现原质，笨重非常。意念稍一把握不住，立生烈火烧身。这一来，连陷空老祖也无法解下。自知弄巧成拙，没办法，一面令乌道友仍来坐镇，一面防他怀恨，自坏火源，又加上风雷之禁，使其不敢生心妄动。平时却用好语安慰，说是脱困关键，全在意锁，只要勉力前修，功候一到，便能化去。并许其只要不生出叛逆之心，何时将这三件法宝破去，便可脱困，各自离开。但在离去以前，必须发动这里备就的信号，以便命人前来接替，别无顾忌。

我们破去此宝，就陷空老祖知道也不相干。何况当初乌道友未得罪陷空老祖时，陷空老祖曾代说情，家师告以时机未到，到时定看道友情面，命人来此破锁放他，道友不可多心，双方曾有前约。现在乌道友人虽脱困，除非取药不成，须他相助，便须等到我们取药到手，归途经此，然后向陷空岛发出难满求代的信号，践了前言，方始离开，同往中土。又不背他的话，这有何妨？”

“不过灵威叟那老家伙，枉自修道多年，专喜滥做好人，与各异派中首脑均有来往。

又喜纵容儿子徒弟满处生事。他那宝贝蠢子名叫灵奇，前在衡山闲游，路遇何玫、崔绮，当时何、崔二人还未转投本门。这蠢子也不想想那是什么地方，竟把崔师妹看上，双方翻脸斗法，灵奇眼看得胜。被二师兄岳雯在衡山顶上看见，赶来相助，将他打败，如非妖人郑元规救他，几为飞剑所斩。偏一念情痴，心终不死，会爱定了崔师妹，不时暗中尾随，俱因同行有人，未敢公然现身勾搭，只是片面相思。后被老家伙知道，因知金姥姥不好惹，她那女弟子怎会嫁人？只得将蠢子逼往缙云峰喝石崖仙洞中，罚令面壁三年，收敛邪心，期满苦求放出。不多日子，这蠢子又在仙霞谷路遇何、崔二师妹，重又勾起前念。这次不知想什么糊涂心思，改用软功，不再动武，径直跪在崔师妹面前，说了许多不要脸的痴话。说他自知情孽，并无邪念，只求作一忘形之交，常共往还，得视玉貌，于愿已足。如再见拒，便请赐一剑，甘死在心上人手里，决不还手。崔师妹也被他苦肉计所动，没好意思伤他。又以飞剑、法力均非其敌，正在为难。恰值武当山石家姊妹飞来，何师妹才说得一句：‘这便是衡山所遇之人。’石家姊妹火也真大，不听下文，便放飞剑出去。闹得何、崔师妹也不能袖手旁观，四人合力打他一个，终于被石玉珠用半边老尼新传的青牛剑断去一臂。崔师妹念他情痴，力为劝说，说此人尚无大恶，并非妖邪，才行放走。灵威叟代他向陷空老祖求取灵药续臂，陷空老祖不与，只得去向郑元规索讨他由陷空岛盗走的灵药。恰值一群妖邪攻

打峨眉仙府，逼他相助。头一阵便吃乙师伯唤住大骂，给了他一粒灵丹，把他儿子膀臂保住。不料灵奇近日听说崔师妹投入了本门，越发绝望，失意之余，去往小南极光明境访友。归途中，路经四十七岛，被一女妖人看中，变成女的一头热。与人斗法三四日夜，未了敌人为他重伤几死，他也耗却了好些元气。老家伙舐犊情深，又去寻找乙师伯求取灵药。中途遇见百禽道人，本就相识，开府时又见一面。老家伙见人谦恭，惯执后辈之礼，又肯服低认错，所以上次助众妖人攻峨眉，开府时，又老了面皮去代乃师致贺观礼，无人和他计较。他知公冶真人法力高深，玄机奥妙，便说了来意，并打听乙师伯铜榔岛以后下落。经公冶真人一说，才知乙师伯现存灵药，还是遭劫以前所炼，本就无多，因他为人慷慨大方，对于后辈有求必应，上次赐他时共只剩了几粒。今番夫妻和好，因韩仙子道成复体之时要用，打算再炼一炉，但药难采齐，又非短时期所能炼成，便全给了韩仙子。峨眉众弟子奉命下山行道，前途险难甚多，此丹功能起死，可备缓急，最是有用，连峨眉诸长老均知韩仙子需此甚切，都未肯要。灵威叟上次已得了一粒，如何能再往要？并且乙师伯和韩仙子正与妖人斗法，行踪无定，去了也找不到。灵威叟因听公冶真人说起道家所炼元精和异类修成的内丹功效相同，又想到乌道友身上，近日已然连来求说两次，始而好言苦求，继以大言恐吓。

乌道友如果答应，要耗他一甲子功行，自然不允。昨日忿忿而去，料他还要再来。他本有挟而求，如见乃师法宝破去，难保不借此要挟，发生枝节，甚或回岛告发，播弄是非。

虽然乌道友已然脱困，以他神通变化，不怕老家伙行凶，到底于我们取药之事有碍。为防他去而复转，三次又来相强，最好在他未来以前把灵药得到，便无妨了。”

易静答道：“灵威叟我曾见过一面，还不算是不通情理。他日前忿忿而去，必见乌道友不允所请，又去别处设法，大约无处求得，方始再来。不过三次再来，必用强力，非得到手不肯善罢。此人乃陷空老祖衣钵传人，长门弟子。当年乃师方一入道，便即相从，同共患难，出死人生者数十次，乃有今日。法力颇高，乃师好些法宝均在他手。乌道友不可不留心戒备呢。”癩姑道：“这一层乌道友已经想到，好在禁制已去，飞遁变化又极神速，决不致为他所困，听说他那蠢子也颇有些伎俩呢。”易静道：“我也曾听人说，灵奇原是东海散仙余暂公门下，所习本非邪教，也未听说有什么邪恶行径。他和崔师妹不是孽缘必有夙因。只要他真能言行如一，不似世人好色，作那情欲之想，我们同道中男女都有，崔师妹便与结为方外之交，有何不可？你笑他蠢，我倒觉他蠢得可怜，愚不可及。如此情痴，何必辜负，恩爱成仇，坚拒于千里之外？异日回去，见到崔师妹，我必详为劝导，令其俯如所请，结为密友，你看如何？”癩姑笑道：“想不到易师姊平日那么铁面钢骨，会有这等救苦救难的菩萨心肠。可惜这厮不在此地，否则便被听去，不把你当作救命恩人才怪哩。”

二人方在说笑，忽听后面呻吟之声。癩姑道：“乌道友持家师符偈多年，已然功候将完。现在借用风火之力脱去原体，你听后面呻吟，元婴业已离窍而出。我们无须再等，是时候了。”说罢，二人同往另一间较大的石室中走去。刚一进门，便见里壁下面，青红光烟明灭，整片石壁上现出一个圆洞。二人由洞中步入，走完一条曲折盘旋的甬道，面前忽现一个数十丈大的石室。室形长圆，当中有一圆洞，大仅丈许，室顶甚高，下宽上窄，越往上越小，

离地百丈以上，便缩成尺许大小一个石孔，再往上更小。下面圆洞青漾漾，烟雾隐隐，深不可测。那青雾淡如轻绡，往上飘起，下面缓而且静，向上浮起。

才一冒出洞口，势便转急，紧贴洞边，做一圆圈向当顶激射上去。中心却是空的，看去宛如一幢薄如蝉翼的纱钟，紧紧罩在圆洞之中。二人知是神火发源之地，峰顶青烟便由此往上喷出。

适闻呻吟之声，也自烟洞中发出，却看不见乌神叟。心想：“洞中神火厉害非常，多大道行法力，也难在火眼里停留。乌神叟的元婴决禁不住，照理不应身在火中。而适听呻吟之声，分明又在这间石室以内。”方在寻思查看，呻吟之声又起自火洞前地底。

一会忽转洪厉，声如牛吼。二人细一观察，那地面竟似钢铁凝铸，浑成一片，坚固异常。

才正对火洞前面，有丈许大小一圈圆影，隐泛光华。这才悟出那是乌神叟受禁之地；断定不久即出，忙各留神准备。

易静刚把法宝取出，圆影中倏地光华闪烁，晃眼精芒四射，随陷裂出一个丈许大一幢灰白色的光华，由穴中冉冉往上升起。乌神叟双手合掌，盘膝打坐其上，双目垂帘，鼻间玉著双垂，口中喷出一片黑气，包没全身，看神情似已坐化。到了地面停住，圆影中精光一闪，便复原状。乌神叟仍由灰白光华拥住，跌坐圈中。癞姑忙喊：“乌道友元婴被那无形神网闭住天门，不能出窍，易师姊快些下手！”易静闻言，便把手中一粒牟尼散光丸发了出去。因此宝威力甚大，恐乌神叟法体震毁，发时甚是仔细。运用玄功，将那豆大一粒宝光指定，缓缓飞到乌神叟头上，与那灰白光华微微一触，化成一片光雨炸裂。那威力虽只平日对敌运用时十分之一二，已是惊人，只听一声轻雷过处，灰白光华首先散裂。同时光雨所射黑气外面，又飞起无数寸断彩丝，那黑气也荡了两荡。乌神叟急往口中吸回，晃眼皆尽。二人看出黑气是乌神叟的内丹所化，那千万彩丝方是无形神网，已为散光丸炸成寸断消灭。料是乌神叟知道此宝威力，运用内丹元气化黑气喷出，将身外无形神网强行撑起，紧护身外，免连法身一齐毁去。

正想等候婴儿出窍，忽听乌神叟命门内小语道：“二位恩人，请到原室落座。老朽一会即来叩谢。”二女知婴儿初出，不愿赤身相见，便往原坐室内退回。刚刚坐定，谈了几句，乌神叟元婴已经道成满难，脱体走来，进门便向二人拜谢。二人见他只比原身矮小了三分之一，除满面道气，精神焕发，身不佝偻，比较年轻得多而外，一切均与原形相似。依然是凸额广颧，凹口掀唇；虬须如戟，又粗又硬；突睛上翻，精光四射。身材比寻常人高不许多，只是臃肿痴肥，看去十分丑怪。忙同还礼称贺。

乌神叟道：“我因牟尼散光丸厉害，毁却原身无妨，惟恐元神也受波及，但又非此不能脱体出窍，没奈何，只得强运玄功，将那紧贴身上的密网强自撑开，费了无穷心力，才将身子包没一层。心还害怕，此事太险，万一易道友法宝无功，我那护身元气已吃神网裹紧，能发而不能收，时久必被消亡耗损，即使二位道友另向各位仙师求来异宝相救，元婴得已出窍，不致闭住，至少三数百年功力也被毁去了。想不到道友法力如此高强，此宝竟有如此神妙，威力大小由心。那网乃五行真气凝成，未毁以前，又看不出形影，破它极难，可是稍有破裂，立即全毁。我收元气，也还迅速，竟无一毫损耗，大出意料之外，感谢不尽。我觉着散光丸炸音甚密，中在身上的只两三点，就



这样，身外元气已几乎被它震荡，此宝威力，可想而知了。”

癞姑笑道：“你的事算完了。我们该当如何才能免去前途两层禁制、一层元磁神光的阻碍，越过这条铁槛岭呢？”乌神叟忙答道：“诸位道友，过岭之事自然包在老朽身上。真要不行，至多绕行千里路，与黄风道友会合，由冰海底下穿行，也能到达。道友只管放心。倒是道友所要的万年续断和灵玉膏，岛主和妙一真人已有交往，按说可以得到。无如上次孽徒长臂神魔郑元规逃走时，盗去了一大葫芦药，所剩无多。闻说岛主自身不久还有灾劫，要留备后用。灵威叟两次乞求不与，一则怪他纵容孽徒，知情不举；一半也是为了灵药无多，药草虽有，炼成还须多年苦功，缓不济急之故。又以郑元规拜在五毒天王列霸多门下，只管狠毒，偏偏岛主灾劫将临，深居简出，尚恐不能避免，如何还去数万里外寻仇树敌？想了想，顾忌太多。没奈何，只得强忍怒火，仅费了数日苦功，施展神通，将孽徒盗去的法宝，择那曾经自己下苦祭炼，心灵相通的，收了几件回来。自己隐修北极，年数太久，居安思危，谋深虑远，知道多大法力的人，对于本身灾劫只能推详出一个大概，不能洞悉微妙。祸变之来，出人意外，发于不知不觉之中，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定数所限，不是人力所能避免。人定胜天，也非无有，但须本身积有大功大德，并有极高法力，以及福厚道高的至交群力相助，方可有望。岛主一向轻易不与外人交往，法力虽高，孤立无援。只有不昧先机，沉着应变，小心戒备，或可勉渡难关。为此之故，不特不曾追寻孽徒问罪，反觉微风起于萍末，此是先机之兆，索性紧闭洞门，每日炼法勤功，既不轻出，也不肯见外人。连这次峨眉开府，妙一真人柬邀观礼，都只命灵威叟代往致贺，不曾前往。他那灵药，嫡传大弟子尚且不与，何况外人？我看此事甚难，二位道友智珠在握，还须事先把主意想好，才可前行呢。”

二人虽知郑元规叛师盗宝之事，并不知所盗如此之多，主人已所剩无几。如以婉言相拒，双方虽无交情，但是素无嫌怨，新近开府还曾柬请观礼，其势不能因对方拒绝，便去明夺暗取，艰难原在意中，却不料难到如此地步。不禁对看，踌躇起来。乌神叟见二女有为难神气，又说道：“陷空老祖虽然法力高强，终是旁门。这次妙一真人柬请观礼，听灵威叟语气，他师徒觉着妙一真人对他看重，颇以为荣。道友去了，只怕他推说神游入定，避而不见。若能设法见到，他往日颇重情面，性又好高，灵药被盗，以及余药留备后用，均是丢人之事，万年续断与灵玉膏，又系他独炼灵药，名扬在外，公然拒绝，未免碍口，事情并非全属无望。我说事先打算，是请二位道友去时想好退步，到后如被预知来意，设词谢客，用什方法见他。只要能见到本人，就多半有望了。”易静道：“我们同来十人，自问力尚不弱，索性是个敌人也倒好办。偏生日前开府时又请过他，有力不好使，这就难了。道友可有高见么？”乌神叟道：“陷空岛水晶宫阙，深居海底，经他数百年运用法力，惨淡经营，本就坚如千寻精钢。环宫四外，更有冷焰寒铁、海气玄冰、极光元磁诸般埋伏，神妙无穷，厉害非常，宫门一闭，多高法力也难闯进。以我所知，他生平只有两个能克制他的：一是巫山神羊峰大方真人神驼乙休，一是离此西北三千里的天乾山小男。这两人，一个先敌后友，由对头打出来的相识；一个本是同道至友，将来急难相须，所仰为助者只此一人，益发言听计从。闻得峨眉开府，海内外群仙多受延请，更有许多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这两位散仙并非寻常人物，更非左道妖邪一流，当无不请之理，多少总该有个相识。诸位道友到后，如不得见，只把这两位前辈散仙寻来一位，必能如愿以偿了。”

癡姑闻言，一想天乾山小男，原在预计之中，此公又是屠龙师太好友，只要求他，必允相助，心中为之一宽。笑道：“这等说法，我们就不发愁了。你只把路径说出来，我们好走。”乌神叟道：“玄冥界本是一片横长冰原，自从三千年前北极发生亘古未有的大地震，陷空老祖偶在无意中发见北极磁光，变幻灵异，光中有暗赤纹条，闪烁如电，并作殷殷雷鸣之声。默运玄机一算，知道万古未消的冰原广漠，自开辟以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中，共有七十二次巨震。每震一次，地形便要变动，一次比一次猛烈，冰雪也为地底真火融化数十百丈。到了最末一次，世上人物越多，难寻生息之地，这座神峰便要崩裂，火源上涌，将这方圆百万里的广大冰原，除却西北岳最高之处，一齐融化，发生洪水之灾。附近北极的海洋陆地俱受波及，宇内江湖河海，也一齐水涨，只成灾之处较少。似这样经过一甲子后，随着地势高下，区分出山林川泽，水陆地域，再由人类自来开辟这无边沃壤，无穷地利，以供衣食生息之需。这原是天心仁爱，定数当然。眼看似大灾巨变，实为未来人类造福。现在临到第七十一次大震上，虽然冰漠寒荒，人类绝迹，多大灾变也无关系。但是地域辽阔，人以外的生物连同冰海中栖息的水族介贝，也不在少数。何况邻近陷空岛一带，四周冰山雪岳环绕，天气无比酷寒，另具一种仙景，毁了也觉可惜。更恐震势过于猛烈，连陷空岛下水晶宫阙也受波及。这类发动自天，由地轴上生出来的巨变，不是岛主法力所能制止。他思考了好些日，最终又把天乾山小男约请了来，一同修下表章，通诚吁天，为北极亿万众生乞命，伏乞天心鉴佑，准其运用法力消灭灾变。随即合力在地震未发生以前数月，一面先把这里火源开大，先泄地火之势，以免郁而不宣，突然爆发，不可收拾；一面在玄冥界附近查出震脉来源，不等发作，先以法力攻穿地脉，使其化整为零，化大为小，釜底抽薪，先把地气泄去。”

“一连忙了四十九日，当时全北极共起了三百八十余处地震，终日冰坍雪倒，地叱山鸣，震得人头晕神眩，目触心惊。碎冰残雪，直上千丈，满空飞舞，仙禽灵鸟，均不能够飞渡，声势已极猛恶。到了定数大震之日，自然还要厉害得多。这还是经二人运用法力，未发以前先将气势泄去十之七八，只有本来的一两层，尚有如此威力。如若听其到时自发，更不知是什可怖景象。似这样连震了七日七夜才住，地形全变，冰雪消融若干丈自不必说。二人为了保全陷空岛绣琼原一带美景，同在玄冥界上以全副神通阻止地震余波侵及界北。一面变移地肺，使震源往东西两头荒寒之区横逸过去。天惊地撼之下，连与弥天冰雪、排空寒浪以及罡风烈火搏斗，苦苦相持了十几天，又把那无量碎冰崩雪禁制一处，凝聚出这么一条三千六百里长的铁槛岭，横亘在玄冥界上，才保得陷空岛方圆千余里美景未受灾害。如非事出私心，要想保全岛宫仙府，不是全为生灵着想，功德之大，已不可数计，自身将来便有多厉害的灾劫，必化为祥和，无须畏惧了。可惜他初念不及于此，枉费了数十日心力，只保得官府无恙，绣琼原上仙景如初，于异日切身利害并无多大益处。”

“过不数年，才由静参中推算出大劫将临，想起前事，良机坐失，变成无用，悔恨已是无及。因见门人私与异派妖邪来往，那禁网只要知底，步行走去，便能越过，难保不由此隐伏危机。于是又把玄冥界上禁制改作上下两层，来人无论步行还是飞越，均难通行。一经误触禁网，不论失陷与否，岛宫众人立即警觉。他自不出为敌，却发信号，传至附近各岛屿冰山的妖人精怪，一齐来攻，人多势众。内中也有不少能者，又都以能为他效力为荣，来

势之猛，颇不可侮。要明里过去，除非行到岭前，虔敬通诚，告以来意，得他允准，始可安然越过；便不允，也不致涉险夹攻，不过，必被婉言推谢，决难入境。来意再被查知，见面更是不能了。本来我也无能为力，凑巧那灵威叟平日为人还好，闲中无事，常来相访。数年前，因他爱子灵奇下山，常在外面树敌惹事，他不能时常离岛外出，岛主近又严命不许众弟子再引外人入门，他那爱子更在坚拒之列。偏生灵奇天性尚厚，有了乱子，固要寻他；便是无事，久不见乃父，也很想念，不时到此寻他。

无奈冰原广漠，冰天雪地，万里寒荒，无处栖身。虽有几处岛屿，上有主者，均愿延款，乃子偏又自爱，不愿与妖邪为伍。铁岭亘阻，相隔陷空岛尚还辽远，休说不能飞渡，连信息都不能通。往往在冰洋雪岸之间徘徊多日，不能一遂乌私。这里虽有信号，近年他子也曾来过，但只在此栖身，守候乃父尚可，信号却不能妄发。有一次，灵奇来了月余，还是暂居此洞。因有急事，久候不耐，少年心性，也没和我商议，竟想偷渡铁岭，一到便吃禁法困住。岛中当是来了敌人，轮值门人撞动地寒钟，引得各岛妖邪齐往夹攻。眼看危机一发，犹幸内中有一妖人见到过他，认得是灵威叟爱子，忙止众人回去。无如自身不奉命，也不能过境，又无法解救，只得委之而去。后来还是灵威叟见久无信息，疑心来人中有能者，赶往查看，父子相遇，才得救下。事被岛主查知，几受重责。灵奇说岛主不应隔绝他父子天性，本就不忿，一听乃父受斥，越发怀恨，立志炼成法宝，去冲破岭上禁制。非到能通行自如，与父随时相见，不肯甘休。”

“灵威叟胆小畏师，又以身为长门弟子，近已屡犯过失，惟恐爱子无知惹出事来，只有爱子一到，得信立即赶来，方可无事。又以铁岭阻隔，不能传声求见，再四盘算，没奈何才对我说：‘此洞对面冰壁瀑布之中，有一条地道，一直通到玄冥界那边绣琼原前七八百余里冰谷之中。’这便是上次大地震时，陷空老祖所开震源之一。当初为的是把震源引到界那边去应劫，所震之处，本是绣琼原之后一座极大冰崖。经此一震，化为冰谷，那一带地气由此而泄。到日又以法力遏止震源，因得就此保全，未再波及。事后别处通脉，均以大震之后，为冰雪所填没。独这一条通脉，一边不曾再震，一边又有这座神峰与磁源反应，地质坚硬。同时峰顶喷出极大火焰，千里方圆冰雪交融，发生洪水。

峰身虽多现出了数百丈，却被震波反震出去，地面不曾震裂，因得保全。事后岛主因这里关系岛宫安危，多一条秘径可以应急，就此留下，把两头出入口封闭。只他一人预闻机密，能够启闭通行。灵威叟爱子情深，竟然泄露，并传灵奇一件法宝。只要由这条秘径通行过界，把那小钟微晃，他便警觉，由此径出来相见；如久不至，便是有事，或值他出，便须急速回我这里，免被岛主查知，父子均有不便。本来无须走出口外，因灵奇久慕岛宫与绣琼原两处仙景，缠着乃父欲往一观，灵威叟也真溺爱，竟允了他。这里由我为主，他父子相见，本是私情，岛主知道，我也有不是处。以前也因他受人之愚，不肯明言，以致放走孽徒，累我受罪，已然愧对。又知我安分修持，决无二心，身受禁网，逃也无力，不便再为隐瞒，所以一切我皆与闻。有此秘径，过岭一层不极容易么？初见时，道友问我，不是不说，是因适才入定中参悟，诸位道友稍迟前往，似较稳妥，故此闲谈，稍延时刻。前日灵威叟本是携子回来，因我坚持不舍内丹，他子也不愿败人的道而成全自己，才闹个不欢而散。我料他别处不成，仍要寻我。他也并非强求无偿，是以助我脱

困来作交易。我已算定，脱困有望，照着屠龙师太符偈口诀，在此多修炼一日，有一日的好处，便是脱困之期还早，也是不肯。我想诸位道友去后，以原躯壳幻出一些虚景，留一字条，假作入定。他那耳鼻口目，灵警异常，只恐瞒他不了。适才洞外诸道友未曾一同延进，便因人多，恐被嗅出之故，以防万一走来撞上。诸位道友先往秘径缓缓行去，省得措手不及。”随把出入之法告知。

二人应诺，谢了指点。乌神叟随引二人同出洞外。英琼、阿童、六矮弟兄在外面虽等了两三个时辰，仗着花光明丽，清景如仙，事前又有易静传声相告，也未怎在意。三人出时，洞外七人正由左近花林中走来，匆匆礼见之后，乌神叟便引众人到了正对洞门的千寻冰壁之下。只见壁上寒瀑又宽又大，宛如百道匹练连成一片，倒卷下来，轰轰发发，声如喧雷。溪上雾涌烟靠，水花喷涌，映着四外花光，幻为异彩，奇观壮丽，从来罕见。正看之间，乌神叟行使禁法，将手一指，寒瀑立似冰凝，便不再流。壁脚丈许以上，白光连闪三次，现出一个大约两丈，圆滑莹莹的大洞。易静等一行十人，便飞身走了进去，互相举手作别。烟光杂沓中，入口封闭，洞壁外面瀑声又复洋洋盈耳。众人初意那秘径不过由层冰中穿透，只是奇冷，不会十分坚固。及至进洞一看，只入口二三里与来路冰壁相通之处，是由层冰中挖掘出来的甬路，冰坚如晶，气候也不甚寒。再往前走，路便斜下，渐渐穿入地层以下，其热如蒸，比起开头一段冰甬，又大不同。全甬路俱是一般方圆，除入口二三里晶光耀眼，清明可鉴外，一入地层，通体便如墨玉乌金，尽管隐光浮泛，却是昏暗如入黑洞。好在众人多是慧目法眼，甬路一色坦平，又无阻滞，虽在御遁飞行，因恐万一对面有人飞来，遁光全都隐起，照着乌神叟所说，缓缓向前飞去。

又飞行了二百余里，见那甬路并非一直向前，每行四五十里，必有一个转折，时东时西，往复回环，绕上一段，重又归入北行正路。有两个转折之处，并还现出歧径，众人有一次走错，行不数里，忽见地土崩塌之迹，将去路阻止，又退回来。似这样连经了两三处，方始悟出，这条甬路乃当初地底震脉总源。内里经陷空老祖在大震以前用法力开辟出来，又在里面分出许多经络，歧路纵横，引得地气先期往四外宣泄。到了预拟之处，再激荡地气使其裂土上升，发为无数地震。那歧路坍塌之处，必是昔年地震遗迹。

所有脉络，俱与乾象躔度相应。虽然所经仅得十分之一，管中窥豹，已见一斑。暗惊此老不特法力高强，这周围数十里的地面，竟能于数日内，在地底千丈以下，开通出密如蛛网的天躔甬路。就说这条甬路，是因邻近火峰磁源两处要地，格外加功慎重。余者千万震区的脉络，均以法力法宝开通，草率简陋，只有通路。这魄力的雄伟，计虑的周详，也令人可惊可佩了。

阿童毕竟稚气未退，笑道：“这条地道长得怕人。对方要是发觉有人潜入他的秘径，当成仇敌看待，稍微运用法力，这千多丈的冰雪泥土全压下来，四面堵塞，岂不给埋在内？如非诸位道友多精地形之术，要我一人还真有些胆怯呢。”癞姑道：“小和尚，胆子怎这小？就凭这点冰雪泥土就能压死你么？”易静道：“此话并不尽然。我看此老这条甬路，已决计长此保留。当地震时，全径决无如此整齐坚固，事后必还另用法力修建，一定比铁还坚。以我们的法力强自穿行，未始不可，但非容易。我们不便给他残破，前面总该还有分歧之处。凡支脉开始的一段，均极坚固，想是留备最末一次大震，便于考查循迹，不曾毁去。这类地方毁去一点，无关重要，到彼一试，就知

道了。”癡姑点头，颇以为然。

南海双童甄艮、甄兑心想以前紫云宫千里神砂，尚且通行自如，这里怎倒艰难？心还不信。恰好前途不远，便有歧路分出。二人赶向前去，择了一处，施展地行神法一试。

乍进去觉着并无紫云神砂有邪法反应，须要运用法力，朝前猛冲那样难。但是紫云甬路初进虽难，只要把面层冲破，一到里面便即顺溜。这里地下，却是越走越艰难。也看不见有甚阻滞，只是身上不自在，好似上下四外都有极大吸力，将人吸住，行动粘滞，吃力异常。洞壁也坚逾钢铁，不易冲破。行不数里，便忙退出，向众一说。癡姑道：“你两弟兄真呆，也不算算路程。这里乃是玄冥界的地底，真磁精气总源所在之区。我们已在磁气层左近，幸亏这一带是反弓形，我们走的是弓肚子，弓又往左偏斜。必是主人当初防他自己人行经此地，被元磁真气将身带法宝刀剑吸去，特地把正面避开。否则，我们的飞剑法宝，早就振动有大感应了。你入土那条歧路，偏右一些，相隔磁源越近，又是御剑飞行，不把你二人困在土里，还算便宜。你们就要试他这甬路和地底阻力能否如意通行，也等事完回来，算准里数，择地施行。此时对方又无人作梗，现成道路不走，白费心力作甚？”石生笑道：“谁能有癡师姊巧？专趁现成，不先试出虚实强弱，万一对方突然发动，困在千丈地层以下，要想冲出去就来不及了。”癡姑笑道：“小娃儿家知道什么。主人把这条路认作最隐秘的地道，出入口均有禁法隐蔽，如若无人泄机，确是不会有别人知道。你看洞壁，虽经法力凝炼，修得异常坚固，但是内中并未设有分毫法术埋伏。此路决不想毁，也决想不到有外人经此，有甚妨害？如觉可虑时，易师姊早有打算了。倒是灵威叟护犊太甚，此是他日常往来之路，他那宝贝儿子又负伤在此，难保不撞上。不过我们遁光全隐，他如对面飞来，或是由后赶到，隔老远我们先已发觉，隐身贴壁一躲，放他过去，十九也可以无事。别的就不用我担心了。”

正说之间，忽听后方来路飞行之声，远远传来，其行甚疾。易静知道空洞传音，最能传远。自己也正飞行，虽然遁光已隐，破空之声也曾敛去，遇上法力高深之士，仍不免被听出。又知这条秘径只有灵威叟父子偶然来往，别无他人。这两人俱非庸流，恐被识破，于事有碍。忙命众人停住，乘其发觉之前，赶紧停住，索性放他过去。因两下里相隔尚远，停有半盏茶时，来人才自飞过。众人见那人是个猿背鸢肩，相貌英俊的白衣少年，所驾遁光也正而不邪，看去神情似甚匆遽，又略带惊喜之容，正以全力催动遁光，加紧前驶。易静知是灵奇。方想此人分明是有急事，莫非我们踪迹已被发现。心念才动，遁光已一瞥而逝。因疑踪迹已泄，赶往告知乃父，格外加了小心。又恐落得太后，吃他占先坏事，欲与相继到达，即便他告知灵威叟，人已赶到岛边求见，不及作梗了。

便把众人遁光联合运用法力，敛声隐形，紧紧随在后面，相隔只在数十里左近。一面留神戒备，一味哑飞，也不作声，以防警觉。灵奇始终不曾回顾。中间又连经了好几处转折，歧路更多。因灵奇熟路，前面有人领导，众人省事不少。中间癡姑也疑灵奇去向乃父告密，想追上去将他截住，问明情由，禁在当地，归途再放。易静力主不可，也就罢了。

飞不多时，遥闻前面飞行之声忽止，以为灵奇已然出洞，便把遁光加急追去。等到飞近洞口一看，这边出口竟是一个广洞，也是坚冰建成，并有两层洞室。后层两间，还设有用具。只是洞门封闭，非用开法不能出去。初

意以为灵奇已先飞去，重又将洞口禁闭，阻住去路，及至飞抵尽头，试照乌神叟所传开法一试，只见一片烟光，明灭变化，晃眼便将洞口现出。易静、癩姑二人见如此容易，与入口一样，全无异状，还不放心。

当先飞出去一看，洞外是一极大冰谷。两崖之上满是积雪，洞口开在积雪里面。未开时节，通体浑成。这时靠外二面，忽自崖头往下直裂出百丈高下，十余丈厚，三十多丈宽的一大片冰壁，移向前去丈许，宛如冰崖中裂所陷巨缝，洞口便深藏在裂壁之后。妙在是这么一大片裂壁移开时，异常迅速，又无一点声音。等后面诸人相继飞出，行法封闭，晃眼便已复原，也无一毫缝隙。再一查看，眼前这一片荒谷危崖，依旧冰天雪地，荒寒枯寂。灵奇踪迹，已经不见，也不听有破空之声。易静心想：“灵奇飞行没自己快，而且未一段赶得更紧，只是行法开闭稍微耽延，算起自己这面还应快些，万无追赶不上之理。如他发觉有人在后追赶，另有隐身妙法，破空飞行之声也该听出，怎的声影全无？莫非留在洞内尚未飞出，那么过时怎又无甚征兆？”觉得奇怪。越过前面山崖，走完绣琼原，便到陷空岛海岸，为表诚敬，不能再飞。又恐灵奇赶前告秘，步行延误。想了又想，觉得仍按预计相机行事稳妥。

易静正想和众人商议，见英琼手招自己，在云中画字，未及开口，癩姑已先说道：“前半似因沿途妖邪太多，又要绕行一段海路，恐其惊觉，偷听我们机密，所以不能说话。这里已过幽冥界，妖人天视地听之法已无所施，有话但说无妨，只是大家留点心，且走且谈吧。”英琼说：“出洞时节，我走在最后。快出洞口，闻得身后有人微呼‘诸位道友’，底下便没了声，好似话到嘴边又复缩住。忙一回顾，似见左侧室内有白影一闪。因未停留，看到时，人已随众飞出，未及告知众人。又恐说话有碍，微一寻思，易姊妹已将洞门封闭。”易静、癩姑闻言，才知灵奇并未先出。照此情形，必是后段发觉众人在后，收了遁光，隐伏于侧相待。自己初来，地理不熟，又见声光皆敛，认定人已先出，匆匆追出，故此忽略过去。不知呼唤众人作什？英琼主张退回洞中寻找。易静、癩姑料他无有恶意，看他欲言又止之状，不知又有何痴想，也许打听崔绮近况都不一定，此时哪有闲心与他多说，便不去理他，仍照预计前行。

那冰谷对面，危崖特高，并还连有一座高耸云表的大山，上积万年玄冰白雪，明光耀眼，气候奇寒。山岭俱都相连如环，蜿蜒不断，均比对崖还高十倍。天空仍是暗云低迷，气象阴肃，荒凉已极。阿童笑道：“北极寒荒，仅乌神叟所居神峰一点奇景，并还深藏地底，此外一直未见到一草一木。此地相隔陷空岛已近，仍是如此。我想绣琼原在这酷冷的气候中，也未必有甚好景致呢。”话未说完，金蝉笑道：“小师父，这话不然。

我见最前面似有一圈青色天空，天也比这里高得多。这些高山俱向那里环抱，焉知山环里面不有灵奇之境呢？”乌神叟说的岛宫上下灵境，易静、癩姑原未及向众详说。见二人争论，癩姑笑道：“这里离陷空岛还有七八百里哩。蝉弟神目透视云雾，所见青天下面奇景甚多。前面山高遮眼，你怎能够看出哩？”阿童道：“还有七八百里么？这么远的途程，要走多少时候才到？”易静接口道：“我们有求于人，又是老前辈，自然须诚敬些。我们步行，又与常人不同。冰雪上滑行过去极快，至多三个时辰也就到了。这条路我虽未走过，但旧游之地，我还记得。大约走上前面冰原，越过右方横岭，见到海水时就差不多到了。”

众人本在冰谷之中滑行飞驰，其实这一片盆地并非冰谷，当初原是与前面高山相连的大片冰原，经过地震所陷的冰窟。因地太广大，四外冰原又高，人行其下，看去四面俱是高崖环耸，无路可通。等滑行到了尽头，提气上升，到了上面，眼前豁然开朗。只见冰雪漫漫，除去路高山危崖而外，下余三面俱是平坦冰原广漠，一片白茫茫，直到天边，万里无垠，气象雄浑已极。众人略一观览，便往前急滑过去。刚越过高山前面的一条横岭，便听远远涛声拍岸，清晰可闻。遥望右方碧波天际，海滩上时有白点移动，知是海鹅、白熊之类北海特有生物，在彼游行驰逐。山势自右侧冰谷来路起，越往右，越往前弯，离那海面将近，越变得凶，并不与海相连。

易静知道陷空岛是万山环抱中的一片里海，水源虽是相通，海中门户已吃封禁，仍须由陆路始得过去。乌神叟又有此行不可过速之言，旧游之地正在前面，反正绕路不多，想领这些师弟师妹侄儿等一开眼界，便率众人往向海一面滑去。还未走近海滩，路上便见那比人还高一倍，又肥又壮，通体白毛如霜的北极冰熊。前额长毛披面中，红光闪闪，隐现一对大而且亮的红眼。三三两两，人立而行。再往前去，冰熊愈多。有一片较高的雪地上，站满不少冰鹅，身比常鹅略高，红睛乌嘴，延颈直立，行动敏速。因生息在北极海滨荒寒之区，自来未遇人类，所以见了生人，全无心机，驯善已极。此外还有寒獭、冰犬之类，多是千百为群，身上皮毛油光水滑，鲜明可爱。不时又见海中巨鲸喷水为戏，水柱突涌，直起数十丈，此起彼落。数目没有初入冰洋所见鱼群之多，但较沉静。忽然巨物山立，冒出水面，一会又沉下去，出没无常，时隐时现，状殊暇逸。余如冰蛇、海马、巨虾、人鱼之类尚多。金、石、阿童、英琼四人俱是初次见到，互相指点笑说，称奇不置。英琼道：“想不到连我们不运用玄功真气，差一点都难忍受的北极酷寒之地，竟会有这许多生物，可见造物之神奇伟大了。”阿童道：“这种吹气成霜的苦寒天气，海里会没冻冰，也真怪哩。”易静道：“你们只见这里奇怪，到了绣琼原，还要叫绝呢。”

自来物极必反。极阴之中，必伏有真阳；极阳之中，亦必伏有真阴。海水并非不冻，何况又有万千里冰原雪岭，时常不免崩裂，滑向海里。只因这里已离北极尽头之处不远，由陷空岛起，到前面那一段，千余里海面，正是北极地轴的起点，隐伏纯阳，又当北极磁光返照之处，所以终古海水不冻。往回路走，便成冰海了。”

众人且谈且行，先向半山半海之处斜驶过去。离海约有百里，易静忽引众人改向北面。行不多远，便到那大半环连岭之下。只见入口之处，双峰对列，犬牙交错。中现一条峡谷，谷径往后斜行，作“之”字形。进约十余里，俱是冰雪布满。行约二百余里，才把“之”字形的山径绕完，地势忽然平展。到一参天危崖之下，那崖壁立两三千丈，通体如削，与左右高山相连，宽约百丈。下有石门，十分高大，石黑如墨，温润坚莹，无殊玉质，气象越发雄伟。众人一路行来，到此方见石土。回顾来路“之”形谷径，由入口起直到尽头，宽窄如一，冰崖石壁，俱作梯形横立，异常整齐。方始省悟当初并无谷径，乃主人以法力开山凿成。绣琼原全仗四面高山环绕，寒气不能侵入，所以气候较温，景物独胜。惟恐谷径一开，到了下半年，北极寒风冷气循径侵入，故把谷径开成“之”字形。又在谷尽头，在危崖之下开一门户，以供启闭。沿途梯形崖壁，也必是阻挡寒风冷气之用。到门一看，门高不过十丈，宽约五丈，顶上横额刊有四字朱文古篆，文曰“绣琼仙境”。初意如

照直径计算，那山也只有百多里厚，门道必不甚长。哪知里面甚长，每隔五里，便有一层门户，共是九层，尚幸全都两面大开，并无梗阻。行约四五十里，才把门道走完。一路清洁，不着点尘。

刚一出门，面前豁然开朗，现出奇景。只见四面都是高矗云空的大山，环拥若城。

别处都是冻云压顶，冷雾凄迷，数万里冰封雪积，不见天日。独这平原一带，天气虽然极冷，常人到此，仍是重裘无温，禁受不住，但比来路所经却强得多。最奇的是，那冷只是干冷，天宇反倒分外高旷清明，风日晴和。气候如此奇寒，那景物却似介乎中土春秋之间。遥望四外山色，上半都是白雪皑皑，直闪银光。山腰以下，恰似满植乌柏枫叶之类，经霜凌寒，深染丹霞，不是紫云万丈，便是红雪千里。斜日回光照将上去，朱霞绵緜，殷红如血。再吃山顶白雪一映，益发浮光泛彩，金紫辉煌，气象万千，难以形容。

这样看去，仿佛是个深秋景色。可是当中平地之上，又耸立着许多峰峦岩岭，都比四山低下十之七八，最高的不过千百丈，无不灵奇瘦透。涧谷幽深，洞壑玲珑，清溪飞瀑，映带其间。不是嘉木插云，便是芳草平芜。端的水木清华，美景无边。尤其那些林木花草，当地特产，独具耐寒之性，种类繁多，冰莲雪蕊，琪树琼林，与无数姹紫嫣红，琪花瑶草，凌寒竞艳，同斗芳菲。看去又似阳春美景。似此一春一秋，佳时并秀，汇为宇内之奇。

众中除易静一人是旧地重游外，余人连癞姑也未到过。那些珍木异卉，更是平生初见，多不知名了。石生问道：“此地景物怎这样好法？看去都叫人心神爽快。就是天冷一点。”易静笑道：“绣琼原地方千里，景物灵奇，为北极惟一福地灵境，久已受人觊觎，如非陷空老祖在此居住，早被附近各岛妖邪占据去了。这里不过起头，更好的地方还未见到哩。这里外层万山环拱，陷空岛恰在中心。四面又是群山环绕，当中现出一大片水，名为是海，实是一片湖沼。岛在中央，形似仰盂。底下伏流，与海相通，上面却看不出。共是三个圆环，由外至内，一层层矮小下去。你不是见当中平原群峰环列么？陷空岛和天涿海便隐在里面。往常有人求见，或那些求道拜师的人，并不能遁入绣琼原内地谒见岛主，都在适才所见外海的西北角海岸上。那里海中也有岛，形如覆碗。岛中心有一深穴，与岛宫相通，波涛异常险恶，地名也叫陷空岛。大弟子灵威叟，便住岛穴洞府以内。我若不是以前曾随家父家师来过，颇受岛主青睐，又有掌教师尊情面，也不敢如此造次，初意也只试试。适才如在“之”字谷尽头处遇阻，重关紧闭，不能通行，说不得只好和常人一样，去至外海岸通诚求见了。闻说来人只要能到绣琼原，即是有缘得了岛主心许，前途便遇见宫中侍卫，也不会有梗阻。我们要把心放虔诚些，到后各位师弟师妹可在海岸耐心静候，不可多言。由我与癞师妹叩宫求见，岛主看在各方情面，兴许不至于见拒。事完，得了主人允许，再行游览全景好了。”

众人见易静说时，道旁花林中似有奇形怪状、宛如夜叉的影子出没，忽又隐去。易静只做不见，情知这么大一片仙灵境界，空山寂寂，水流花开，纵目四顾，不见一人，必非无故，所说定有用意。地头将到，成败难知，俱都谨慎小心，不再谈笑。众人虽是步行，自比常人不同，由出口到中心近海之处，才只百多里路，不消多时便已到达。沿途山灵水秀，景物清丽，众人生长仙山福地，多历灵境，虽然赞美，还不十分惊异。最以为奇的，还是那些花树。远看一片花光，处处繁霞，已是罕见。这一临近，见那许多花树，



种类并不甚多，共只五六十种，但无一不是冰胎玉骨，宝雾珠辉。有的花开径丈，叶大如帆；有的繁英细碎，密蕊如雪，清馨染衣，经时不散；有的翠干瑶柯，高可参天，琼莲万朵，满缀枝头，银辉浮泛，耀眼欲花，疑幻疑真，不可逼视；有的花大如斗，千叶重叠，粉腻脂溶，艳绝仙凡；有的花同杯大，密萼繁枝，香光如海，无限芳菲。内有一种形似梅花，而瓣作六出，朵也较大，铁干虬枝，形势古拙，凌寒舒芳，清标独上。

更有冰芝、雪莲之类，丛生路侧，花林之下，多是从来未见之奇。除易静见过外，无不暗暗称奇叫绝。可惜此间草木多秉冰雪精英而生，易地不长，一离本土，便难存活。几种最好的，多是参天排云，荫被数十亩的老树，千年古木。即便主人割爱相赠，就有法力也难携回。否则，恨不能带上几种回去，才称心意。

那环绕海的群峰，都自平地突起，虽也成为一环，但是三五错列，各具姿态，望如画图中海上神山，不相依附，峰与峰之间，到处皆可通行。众人一路观览，刚刚穿过峰峦，便见前面现出数百里方圆的天洋海。海水清碧，天空无风，偏是波涛澎湃，浪花飞舞，水势十分险恶。遥望海中有一岛屿，其形正圆，四边高起约二三十丈，中陷若盆。

岛旁波浪更大，水势愈激，山容水态，树色泉色，与天光云影相互辉映，景更清奇。众人知到地头，便在近海之处择一花林停立，由易静、癞姑上前求见，二人便往岸边走去。

众人在后遥望，暗笑主人师徒宫众，占有这等灵秘之区，无上清福不来享受，任其弃置，却去伏在海底。这么大地方，除初出口时仿佛见到两个夜叉影子，沿途竟未遇见一人，不知是甚原故，方在奇怪。前行易静、癞姑已到海边，刚躬身立定，忽见惊波乱涌，水声如雷。跟着冒起十来丈高一幢水柱，水花飞堕处，现出一个水怪，身高两丈，碧发红睛，獠牙外露，腰围鱼皮战裙，通体乌黑生光，上下身赤裸，手持银叉闪闪生光，与前见夜叉影子相似。一声怒啸，便举手中叉恶狠狠朝二人刺来。二人自不把这类水怪放在心上，也不还手，只由癞姑一人放出一片佛光，将他逼住，不使近前。二人若无其事，照旧通诚祝告，拜了下去。身刚拜倒，水声又响，由海中心岛前不远响起，一直响到海岸不远夜叉出现的前面。随着水花上涌，又跳出一个身材矮胖，形似侏儒，凸睛掀唇，面色碧绿，手执一把玉筒，身穿道袍的秃顶怪物。这个却不动武，把手中玉筒一挥，夜叉先自含怒退去，没水不见。然后摇摇摆摆，踏波而来。二人见他形态粗野，偏要扭捏，假装斯文，方在暗笑，那侏儒已然走近。易静看出他好似有点戒备之意，知畏佛光，忙令癞姑收去。那侏儒随向二人躬身，口吐人言道：“适才岛主已知二位仙姑来意，令即进宫相见。同行还有八人，还不到相见时候，请暂在绣琼原相候，随意游玩，恕不接待了。”

众人相隔海边原不甚远，耳目均极灵敏。见后出水怪身材侏儒，说话声音如破锣也似。说到末两句，似想众人听见，声音更大得振耳，四山都起回应。说完，侏儒返身先走，径引易静、癞姑往当中陷空岛踏波走去，其行甚疾，晃眼一怪二人同到岛上，往右侧一转，便即不见。众人等了半个多时辰，不见出来，方在悬念成否，忽见海边白影一闪。定睛一看，竟是适才秘径中所遇白衣少年灵奇，正由左侧沿海边急行而来。到了易静立处，把手一指，身便隐去。同时水上微响了一下，前见夜叉又复涌现，持叉四望，见岸边无人，众人无一走近，面上略现惊疑之色，重又拨头没入水里。灵奇由此

未再现身。正不知此举是何用意。又待片刻，便见前在紫云宫黄精殿筵前向紫云三女告警的矮胖长髯道人灵威叟，送易静、癩姑由右侧走出，到了岛边，互相举手作别。易静、癩姑便驾遁光飞来，晃眼到达。众人忙问：“所求灵药如何？”

易静悄答：“由陷空岛上下降，直入岛宫，岛主赐见，颇为优礼。后向他提起来意，岛主未允未拒，只说此药为孽徒盗去不少，按说我们十人数万里远道来求，又有好几层渊源，自无不与之理。不过万年续断，还有灵玉膏，所存无多，也非全为备用，不肯送人，只因个中还有机密，不便先吐。又以久闻峨眉门下俱是能者，此番来了多人，迹近相强。现有两条路由我们挑：一是孽徒郑元规盗宝叛师，早应行诛，恰值无暇分身，被其漏网迄今，如能代将孽徒擒到，当即相赠。此事相隔太久，并还艰难，自然行不通。

还有便是借此试验我们法力，由他指明丹室所在以及一切埋伏禁制，由我们十人合力盗取，得手拿去，否则作罢。我二人也不知他是何用意，便以婉言相告，说我们后生小辈，无论见赐与否，焉敢无礼？至于人多，乃是诸同门久闻绣琼仙境并岛主的大名，崇钦已久，借此前来拜识，并无他意，请勿误会，再三解说。他偏不听，并还非我十人合力盗取不可。照那岛主口气，又非含有恶意。没奈何，只得应承下来。他随命大弟子灵威叟引我二人遍历全宫，并还详说各层宫门埋伏的威力妙用，一一指点，言之惟恐不尽，方始送了出来。一会还命宫中侍者设席相款，处处均以嘉宾之礼相待。盗药成功以后，还要亲身延见，重新宴劳。那意思，亟盼我们成功，偏又是极难之事，这等矛盾行径，实是令人难解。”

众人也觉真太不经，便问：“那藏处是否隐秘艰险？我们是否有到手之望？”癩姑道：“此事难说。他那藏处要想进去，说难不难，说易不易，不去身经，决不能知。”金蝉笑问：“此话怎讲？”癩姑道：“他那丹室在陷空岛海眼极深之处，我们盗时，沿途所经埋伏阻碍和海眼中各层禁制虽难，还有法想。所难者是最下一层丹室竟是活的，全室用万年寒铁铸成，海眼底下与玄冥界上磁源相通，有元磁真气吸住，升降无定。如不先将上面全阵制住，我们到了那里，不特好些飞剑法宝保不住，连自身也许被它吸住，不能遁逃。非有能制磁气之宝，不能入内。可是主人意思，却似极盼我们能够得手，什么机密都说出来，惟恐语焉不详，自己说过不算，并还令引去的人详细指点。看那意思，好似别人的东西他自己不便去取，必须假手于我们，他还在旁暗中尽力相助情景。主人如此用心，不是又有点容易么？”易静道：“我看容易虽不见得，不过丹室上面那一层埋伏，五正五反，人少决不能破。我们来的人不多不少，恰是十人。适才我已悟出克制攻入之法。你没见岛主先听我说，同来共是十人，倏地面色一变，现出怒容，再三盘诘十人同来，是否出于师长之命？后我力辩不是，面色才转。想了一想，又现喜容。这才令我十人合力往盗，并还有‘再多一人更好’的话，此事分明定数，得手虽难，望决不虚，否则，哪有如此巧合之事？我现时想起，再添一人，的确省事得多，还少好些担心，无奈他说限期只有三日，今晚子时，极光力弱，便须下手。”

说时，又听海面上水响，波涛分飞中，现出十二名身材高大，相貌丑怪的侍者。前头四个，分捧着两个梅花形的青玉圆桌，形式甚是古雅，桌上各摆着五副杯箸，直上岸来，放在众人立处前面花林之内。另外八个各用六角雪花形的冰盘，上面分放着肴果酒浆之类，一一分设桌上。最后两个身穿着冰纨短衣短裤，项围红边云肩，面如冠玉的俊童，走近前来，向十人道：

“教祖有命，说诸位道友远来，应尽地主之谊；复又以诸位道友将有丹室之行，使我二人转告，就在这里设下两席菲酌，一则慰劳，一则为诸位道友略壮胆气。只可惜教祖和各师长有事羁身，宫中连日扫除未终，不便延款。等诸位道友事成，再同延往宫中相见。此时只请随意受用，并请把上下两席座位自行排好，认明五方五位。入座少时，同观敝岛极光小景。看完便可起身，恕无人来此奉陪了。”易静为首，向岛主礼谢答道：“岛主盛意，后辈等感谢无极。适才宫中已承教益，明知功力浅薄，难测高深，但是岛主之命，不敢不遵，自来恭敬不如从命，后辈等末学无知，只好勉为其难了。盛筵敬领，敬乞转代复命，说我十人有此仙酿，足壮胆力。倘蒙岛主德威所庇，不辱大命，未致陨越，再当趋前泥首以谢。”

石生见这两个道童生得骨秀神清，通体白如玉雪，只不带一丝血色，看去冷冰冰的。

这样奇冷之躯，所穿衣服薄如蝉翼，宛如一袭轻云笼着当中半截身子，看去由不得使人心里发冷。越看越怪，想看那衣服是何物所制，怎和云雾一样？刚凑过去待要发问，手指刚刚挨近，猛觉奇冷侵骨，赶忙缩回，笑问：“二位道友穿的是什么衣服？这么好看，又这么冷，挨都挨不得，法力高强，可想而知了。”易静觉着对方行事，令人难测。又知宫中颇有能者，禁忌又多。休看两个道童，功力决非寻常。见石生冒失，涎着脸去摸道童衣服，恐有忤犯，方欲示意阻止，不料惺惺惜惺惺，气求声应。

二童也早看见石生年最幼小，相貌最为灵秀俊美，心中喜爱。不特不以为忤，冷冰冰一张脸反倒现出笑容。一个先笑答道：“我这衣服非丝非帛，乃万年玄冰中所抽出来的冰丝所织，其冷异常，外人决穿不了。宫中也只我两人能穿此衣，别人不喜穿它，也受不住。内有点原因，不能明言。我看你甚好。你们峨眉仙府久已闻名，想去不是一年两年，可惜无此时机前往。将来如有机缘，我二人前往寻你，可肯作主人么？”石生笑道：“像你二人这样嘉客，哪有不接待之理呢？你们去了，一寻石生，就找到了。如若不在，别位师兄师妹也会接你们进去玩的。不过我和这位蝉哥哥等一共七人，因奉命行道，此时还未找到洞府，这时去了，却不易找到我们哩。二位道友叫什么名字？”二童同声笑答道：“你这位道友真好。我二人一名寒光，一名玄玉，乃教祖再传徒孙。我师父早年犯戒，已然遭劫。我二人本在丹井上面第三层洞门旁冰室中居住，那一带均归我二人把守。本来不管待客之事，因现在全宫徒众俱在霜华宫大殿之内听教祖传训，不能分身，只我二人空闲，与那事无干，才命来此传话，得与道友相见。除教祖爱怜外，全宫长幼三辈人众，俱嫌我二人对人冷淡。我们也不大管他们，日常只我二人相对冷室之中。地方重要，却是无事，也颇寂寞，难得道友一见如故，再好没有。好些话此时俱不能说，也不便在此久停。少时去往丹室，中途过我二人守处，如有为难，可低唤寒光、玄玉，自有应验。”石生含笑谢了，还想留他二人多谈片刻，但二童即率领同来侍者，向众匆匆作别而去。回到岸旁，纷纷入水，晃眼不见。

易静、癞姑俱有眼力，看出二童骨相过于清冷，但又不带一丝异类气息神情，先疑是海中精怪，又觉不像，猜详不出他们的来历，好生奇怪，断定决不是人炼成。适在岛宫，曾经过二童把守之处，禁法颇为神妙，所说的话必有原因，便叫众人到彼留意，如有险阻，石生立照所说行事。于是又想起那两桌梅花形的筵席，恰好十人，五人一桌。

再一详忖二童所传岛主之命，分明隐示机密。忙令众人暂勿入座，走近前去，先一查看。

见那桌面大只数尺，坐位设在梅花形的花瓣交对中凹之处。席上肴果，荤素皆有，熊掌、蛟睛、蛤干、虾脯、风鹅、鲜蚝、冰鱼、冻蟹，以及雪藕、寒梅、琼珠、玉果、碧苓、银笋、方梨、松桃之类，皆北极陷空岛绣琼原特产的珍奇干鲜食品，共有数十样之多，俱用四五寸大小高脚玉盘盛着，美食美器，备极丰美。此外并看不出什异状。方在沉吟，金蝉等八人也走了过来。石生笑道：“师父还命我们日常服气导引，这些果子，样样鲜嫩清香，味道一定不差，吃些也罢。那许多鱼虾熊鸟的干肉，腥气烘烘的，谁耐烦吃它？”说时，金蝉一眼看到另一桌上，好似少了一样荤肴，笑道：“你看那两小道童，看去顶神气，原来也是贪嘴，竟会中途吃了一样。不然，两桌食物俱都相同，怎么这桌上少了一样？”易静闻言，将两桌一比较，果然一边五十样，一边四十九，陈列之法也不相同。再一推详查考，猛触玄机，知是大衍阵图。主人有心指点，借着宴客为由，暗中显示丹井上层所设阵法，先后天相生妙用。先前所见，只知外面，未能尽悉河图四九微妙。这一来，恍然大悟，好生欢喜，以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所重仍在另一席的变化上。但是正面本位中心元宫，必须有大法力之人坐镇。

易静当下先把河图全宫阵位生克正反变化，一一与众人详解之后，再把轻重权衡，分配座位：自率南海双童甄氏弟兄和易鼎、易震，在第一席入座，照着席上河图阵位，往深处研求；却令癞姑为首，率领金蝉、石生、阿童、李英琼四个法力较高的坐第二席。

都各按各人席上位次，两席肴果所设阵形，一面紧记自己的方位度数，一面两席呼应将肴盘移动，以席上阵图的运行变化来作演习，互相讲解质疑。众人都是灵慧已极，新近开府，各得本门真传，功力大进，又有易静、癞姑两个见多识广、法力高强的行家领头指点，自然触类旁通，不消片时，便已洞悉机微。易静老成持重，犹恐到时不熟误事，把阵法演了又演，直演了两个时辰，全能运用纯熟，方始开怀畅饮。众人俱不喜吃荤，只把些果品大吃一顿，这些灵区珍奇之物，凉沁心脾，芳腾齿颊，自不必说。

英琼笑道：“这么甘芳清凉的水果，可惜天气太冷。如换常人吃下去，岂不周身冷透？要是改在中土伏天吃它，不更妙么？”癞姑道：“天底下没有两全的事。这类果实都是冰雪精英所结，那炎热的地方，休说成长，连带都带不过去。你只觉凉，可知阴极阳生，内里多蕴奇热。在这北极阴寒之地吃了，不特无妨，反能补益元阳，抵御酷寒之气。我们修道人服下去，自是有益无损。如是常人在中土温暖之地吃下去，纵不为热毒所杀，也必头晕倒地，如中奇毒无疑。”石生问道：“怎么吃下去如饮冰雪，那么清凉呢？”癞姑笑道：“呆子！你初食觉凉，却不想这里天气，连我们都说冷，换在中土，何止滴水成冰，呵气为冻？这些果子，却如此新鲜多汁，内里并无一丝冰冻之意，是什么缘故，可知纯阳奇热之性，一丝不差呢。”易静闻说，答道：“此言当真。昔年随家父母来时，先觉冷不可支。自蒙主人赐宴，吃了几样水果之后，不多一会，便周身温暖。

那通往丹室的丹井，深有千丈，中有极冷之地。我看主人处处都为我们设想周到，恐连这些果食俱有助我们防寒之意在内呢。”

正说之间，易鼎、易震忽然同说道：“二姑之言，果然有点意思。侄儿自入冰洋，便觉奇寒透骨，非运用玄功不能禁受，所以连话都未多说。这些

果子本是嫌冷，不愿吃的，因甄师兄说仙果不可不吃，石生师兄又在那桌直喊，勉强各吃了些，果然又香又甜，虽然心里直冒凉气，却不怎难受。又多吃了些下去，就大家说话这一会工夫，先是由凉转温，渐渐丹田升起一股暖气，一晃充沛全身，舒服极了。”众人道行功力原有深浅，如易静、癩姑、英琼和金、石二人，或是功力较纯，或是基稟特厚，以前又多服灵药，虽觉天寒，却不在意外；下余五人，俱觉酷冷难禁，不运用玄功真气，便难法寒生暖。

自从吃了席间果实以后，俱都有了暖意。易氏弟兄话才说完，甄良、甄兑、阿童、金蝉、石生，以至易静、癩姑，全都相次觉着阳和之气布满全身。易静知道无心中得了主人嘉惠，立命众人照着本门真传，各以玄功将真气运行一周，使其返虚入浑，引火归原，得益更大。众人依言行事，愈觉通身舒畅温暖。

当地本是山碧水青，风和日丽，万花怒放，绣野云连。心身一暖，越成了阳春美景，哪里还感觉到一丝寒意，纷纷称奇，连道快事不置。阿童道：“主人如此盛意，与其多费心思，还赔上这么多好东西，何不简简单单把那两样送给我们多好，偏要叫人去盗。

自来一成敌对，便难保周全。如因盗药有什毁损，生出嫌隙，不是把这些好心都白送了么？”甄良笑道：“主人此举，必有深意。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也不知料得对与不对。

真要如我所料，恐怕事成之后，他还更要喜欢呢。百禽道长开府时，冰蚕可送回来了么？”金蝉道：“公冶道长到时，曾交与家母一个小锦匣，不知是与不是。”甄民道：“可惜此宝不曾带来，否则主人必还另加青眼，弄巧就许连药也不用盗，便慨然相赠都不一定。”易静闻言，心中一动，便问何故。甄良道：“我也是前在南海，无意中听一位前辈散仙谈起，在天乾山听小男真人所说，这里的主人将来有一件难事，须仗此宝。

再不然要七个修积三世以上纯阳之体的有道之士相助，方可成功。详情我也不知。”易静见他说话时使眼色，越料出了几分，知在当地不便详言，便不令众人再问。

心正盘算，众人猛然一个寒噤，眼前倏地奇亮，身上又有了寒意。只是突如其来，仿佛春日郊行，忽然变天，冷雨寒风，迎面飘来，由不得打了一个冷战似的。不过身上仍觉温暖，不似先前不运真气便甚难耐。忙同定睛一看，只见正北方遥空中现出了万千里一大片霞光。上半齐整如截，宛如一片光幕，自天倒悬；下半光脚，却似无数理珞流苏下垂，十余种颜色互相辉映，变化闪动，幻成无边异彩，一会变作通体银色，一会变作半天繁霞；当中涌现出大小数十团半圆形的红白光华，精芒万丈，辉耀天中，甚是强烈。千里方圆的绣琼原，顿成了光明世界。近水遥山，一齐倒影回光，霞影千里，相随闪变不定，耀眼生花。连易静来过的人，都是第一次见到，别人自不必说。

众人见光华如此富丽强烈，天空反倒更冷，如非先前服食许多仙果，更不知如何酷冷。知是极光出现，等光现过，便到了盗药时候。深觉对方法力高强，此行虽蒙指点暗助，必须连经好几层埋伏，始达丹井，决非容易，俱各生了戒心，哪里还敢大意。一面观赏极光，一面默忆适才所商破阵之法。那极光现约一个半时辰，到了亥子之交，极光化作大小数百团六角形的光，疏疏密密，三五错综，排列在极北天空之间，色彩越发鲜明灿烂。待不一会，

电也似连闪几闪，六角中心忽现出一个豆大黑点，渐现渐大，渐大渐明，化作一圈雪亮圆光，将六角中心撑满。偶一回顾众人身后，各现出一圈圆的彩影，人的影子便倒映过来，恰将上半身圈在其内，和画上佛像后面的圆光以及峨眉金顶上所现佛光一般无二。只是虹光较强，色彩鲜明得多；人影也如在镜中，眉发皆现，和真人一样，不似虚影。

## 第二三四回

奇景丽春秋 灼灼花枝明似焰  
极光涵海岳 沉沉丹井酷生寒

话说众人见了极光方共称奇，那六角形的大小极光，倏地变成圆形，好似百余轮大小华日，朗照遥空。内中一轮，四边忽射出无数长短大小不等的芒角，精光万道，越发强烈。紧跟着近侧诸轮也受了反应，纷纷学样。晃眼之间，满天大小极光全受波及，各射出长短精芒。一时霞光电射，银雨流星，比起先前所见还要强百倍。端的乾坤仅有之奇，神妙无穷，不可思议，决非常人所能悬揣。一会，极光又由分而合，渐渐往一处移动，两轮芒角只稍一相接，立似有极大力量吸引，联成一片，越聚越多，光也不再规则。等全联上以后，忽似春云舒卷，展了两展，电一般略微掣动，倏地伸长，又恢复了初现时的景象，变化神速异常。众人多是慧目法眼，连金蝉、易静、癩姑三个目力最强的，俱未看出它是如何复原。方想主人说今日极光现时最短，时已子正，怎么还无退意？耳听海上踏波飞行之声，似有人来。正各低头向陷空岛海面查看，猛觉眼前一暗，那万千里长，横亘北天的流苏光幕已经不见，同时身上冷意为之一消。这时北极正是昼夜长明的季节，极光敛后，依旧斜阳照林，花明叶媚，水态山容，秀润如活。

再看海上踏波之人，乃是灵威叟含笑走来。易静忙率众人起立迎了上去，谢了岛主赐宴盛意。灵威叟笑道：“北极荒寒，无什佳肴，只有野果海物，不成敬意，何必言谢？诸位道友道法高深，会心不远，岛宫阵图适才想已洞若观火。今奉岛主之命，来引诸位道友去往丹室盗药，请即起行何如？”易静道：“我等末学后进，本来愚昧无知，莫测高深。幸蒙岛主老前辈念其远来不易，诸般教益，启迪愚蒙，又承道友引导指点，虽然管窥蠡测，略悉一斑，终恐法力浅薄，难胜重任。无如岛主大命，何敢不遵？只好仰托岛主福庇，道友雅爱，勉为其难了。”灵威叟道：“家师原以诸位道友必能胜任，不过想试验一番，始有此举。否则，灵玉膏虽然所剩无多，续断却是尽有，早相赠了。不过诸位道友务要记准：前半阵图埋伏，诸位道友大约已知其中微妙，似难实易，无关重要，倒是中下层比较容易的两处，却要多请留意哩。”易静等谢了指教。灵威叟道：“新近岛主在海面上设下与玄冥界相同的禁制，并曾立约，无论何人来见，必须先由玄冥界和这里海面安然飞越，方始相见。如有什事要约，便须通行完了迷宫疑阵，由丹井中层穿行，去往霜华殿中二次相见，方可应允。那疑阵共有周天三百六十五个门户，多高法力也难走完，稍一疏忽，便被陷入乱坛以内，两仪之火一齐来攻，决难禁受。这本是岛宫中第一难关，也是诸位道友机缘凑巧，此阵已移往别处。只乱坛为全阵中枢，内有好些法器，因那阵新移，不曾备妥，还未移去。虽因阵已他移，难再发

生妙用，仍能看见一点端倪，诸位道友一到就知道了。时已不早，请仍和前一一样，凌波而渡，免有阻碍，又延时候，老朽前面领路了。”说罢，当先往海面上踏波乱流而渡。众人紧随在后，各自运用玄功，在水波上凌虚飞驰。海面本来不远，眨眼到达陷空岛。

金、石等八人均是初至，上岛一看，那岛作圆形，四边海岸只有里许来宽，过去便是适才对岸遥望的那一圈仰盂形的大圆岛壁。因是海底万年寒铁筑成，远看已极辉煌，这一近看，那岛壁高约十丈，通体寒光闪闪，耀目生辉，光鉴毛发。岛岸尽是五色珊瑚灵砂，衬得景象越发富丽雄伟，草木却不见一根。先前易静、癞姑入见岛主，原由左行不远，由一圆门之中走进。这次灵威叟引了绕壁而左，一路言笑，绕行两三里路，忽然停住。岛壁通体浑成，不见缝隙，只众人停处，壁上现有不少金钉，看去生铸上去。及至灵威叟用手分别推按，全能移动。众人这时方才看出，那金钉含有不少妙用。方在留心注视，只见灵威叟把金钉移动了七八个，便即停手，壁中随起了金铁交鸣之声。跟着精光明灭，那岛壁似走马灯一般，忽左忽右，两面急转如飞，不多时立处对面现出一个空洞，不住变幻，一瞥即隐。急转有二三十下，眼前一花，岛壁静止，壁上金钉不见，现出一个大圆门，约有七八丈大小。随了灵威叟入门一看，那圆壁外观坚厚，实则纸也似薄。但是共有九层，每层间隔约有五尺，分别兀立，门内并不相连。李英琼见了奇怪，试用手乘空略推，似甚脆薄，心中奇怪，笑问易静：“适才师姊所进的门也和这里一样么？”易静摇了摇头。英琼方觉问得冒失，忽然身侧似有微风飘过。如在以前，英琼没有看出人影，必当是风。近来连经大阵，功力又复精进，知道有人隐身自侧越过。因身是客，主人又无敌意，适才冒失发问已经后悔，料是宫中徒众隐身经过，也许奉命来此窥伺，多言有失，也未说破。那人也颇谨慎，原贴门边隐身飞人，恰值英琼想摸那门壁，故意退向门侧，无心中恰巧相值，两下里几乎撞上，所以觉出微风飒然，由身侧飞过。

余人均因隔远，不曾觉察。癞姑、金蝉与灵威叟肩随而行，已快将九层铁门走完，猛见灵威叟面色骤变，喃喃默念，自言自语，却听不出是什么言语，好似想什么心事神气。

将门过完以后，灵威叟立即回身行法，将门隐去，全壁依旧浑成如一，强笑对众道：“诸位道友，成功之后，自有人引往霜华宫大殿与岛主相见，归路要近得多，无须由此出入了。”

众人见他说时，面上神色不定，方在不解，灵威叟忽又说道：“老朽忽然想起一事，忘了去做，意欲请诸位道友在此少候，不要走动，老朽少去即回如何？”众人听这几句话语声甚低，意甚惊惶，料非为己而发。易静首答：“道友只管请便，我等在此恭候便了。”灵威叟随纵遁光往前飞去。那九层铁门以内正对着一条向前低斜向下的长甬道，与易静、癞姑二人第一次入门所见别处宫殿台榭景物大不相同，恐有差池，俱都立定相候。灵威叟去有刻许工夫，方始面带忧急之容回转，见了众人，强笑道：“老朽自不小心，有劳久候。这条甬路乃通往丹井的秘径，途中已减少几处阻力，故与先前二位道友所行之路不同，后半所见却是一样。诸位道友仍照预计行事便了。”易静暗察其词色，不似有什么虚假，只不知他适才之行，何事慌张。英琼也未想到，灵威叟此行与进门时所遇隐形自身侧越过之人有关，也就丢开，并未在意。仍由灵威叟引路，往甬道中走进。

那甬道也和岛壁一样，俱是寒铁所制，大小也差不多，路面微微往下

倾斜。众人刚走过去，灵威叟道：“适才诸位道友因老朽有事延误，到时不免稍迟。由此甬道通行，虽可免去前宫几层阻碍，但尽头处有一关口，也颇难破。此关不在先前二位道友所见之列，必须老朽引进，也是如此。现在为时将近，老朽拼担两分不是，索性把前面禁制停住，送诸位道友直达丹井上层入口的灵癸殿前去吧。”易静知道这么一来，比起原路预计要少去好几层难过的关口，忙即谢了。灵威叟随掐灵诀施为，朝着前面说了几句隐话。

耳听一片铿锵之声由远处传来，全甬道壁上立发出银雪也似的光华，闪动甚疾。同时上下两壁一齐自行移动，电也似急往前驶去，直和御剑飞行差不多。晃眼回顾来路入口，已看不见，才知这甬道竟是活的，此时正往地面以下行进。正急驶间，灵威叟又道：“此是岛主法力，内有元磁真气妙用。那尽头处设有本岛的吸星球，五金之质到此全被吸去。我知峨眉飞剑与别派不同，开府以后，开读长眉真人仙敕大书，得有天府真诀，所用之剑，又均神物，不致被它吸去，但到底挣脱吃力，又是突如其来。我已命轮值弟子将此球妙用止住，可以无阻。但是关口上禁法不曾全撤，仍要诸位应岛主之约，自行冲破。现已将到尽头，请诸位道友各施法力准备，最好不用五金之宝，由一位在前开路，诸位道友紧随在后，看见前面有一轮银光阻路，立即飞起，破光而出。外面便是丹井上面阵图所在之地，老朽不便随往，自往霜华宫中恭候便了。”易静道：“老先生如此盛情，其何以报？”灵威叟道：“此原家师意旨如此，诸位道友必欲不忘绵薄，老朽生子不肖，名唤灵奇，不听教训，一意孤行，老朽又无暇管教。所幸此子虽然乖僻，尚知自爱，向不与妖邪交往，为此积怨也多。诸位道友日后相遇，稍微推爱垂注，便足感天德了。”

众人自是谦谢允诺。石生和易震都是口快，正想告以适在海旁看见，未及开口，灵威叟又似触动心事，忽然说道：“老朽不才，事尚未完，前面即是甬道出口，可自依言行事，恕不远送了。”说罢，不俟众人答话，身已离地，化作一道寒光，朝前飞去，一闪不见，神情比前还要匆遽。

众人俱觉奇怪，方在谈论，说了才十几句话，猛瞥见远远一点银光迎面飞来，知道所说关口已到。因身被甬道带同飞驶，好似人在舟中顺着急流而下，银光看似对面迎来，实则仍在尽头处悬着，并未曾动。易静本心想用散光丸、弹月弩二宝，因恐毁损主人法宝，忙令金蝉取出玉虎当先；又令癩姑、英琼一用佛光，一用牟尼珠，护住众人身子；自己将散光丸取在手中，又令众人一同准备太乙神雷，以防万一。所有五金之宝，全数紧藏法宝囊内，一概不用。众人动作原极迅速，刚刚准备停当，对面银光已越现越大，晃眼飞近。金蝉手上玉虎眼口中的两道蓝光，一道红光，已然远射出百丈以外。众人也各自如言施为，同时联合飞起。仙家至宝，果然不同，众人才一离地，那甬道便已停止飞移，银光已停住。众人身还未到，那蓝红二色三道精光，已似长虹电射，直向银光中冲了进去，当时冲开一个大洞。众人遥见内里似一光巷，看去约有十来丈深。知己无碍，忙把遁光一催，在佛光宝光环绕之下急飞过去，一晃飞出银光以外。

易静、癩姑一看甬道外面果是首次入宫时，灵威叟奉命引往的岛宫中心，丹井上层灵癸殿前设阵图的所在。记得此处相隔岛面已数百丈之多，来路甬道只是微微前倾，后一飞动，更是平行，怎会下得这么深？及至回顾那来路甬道，正飞也似和吊桥一样往上悬去。银光摇曳中，似见灵威叟影子一闪，晃眼离地百余丈。再看殿的右旁上空百余丈，也有一团银光悬住，与此



东西相向。知那甬道伸缩自如，高下由心，连自己这等目力，事前误认是缩地之法，均未看出，主人法力，可想而知。如非先有默许，故意命盗，另具深心，要想深入丹室重地盗此灵药，更不知如何艰难呢。事前已有成算，便不往别处去走动，径直引了众人往殿前阵图正门走去。

金、石等八人初到，见当地乃是一个又大又高的天井，相隔上面出口，少说也有三四百丈。立处是在井当中的一片广场，大约百亩以上。身后是一座白玉建成的大殿，四边井壁。另有几所玉室。因下面丹井在阵图中心，阵不曾破，不知多深。前面阵图，只在水晶一般的平地上面，画就两仪、四象、九宫、八卦的圆点，乍看井无异状。因易静、癩姑俱说内中奥妙非常，比起易象上的河图不同，要多生出好些变化，不敢冒失走进。

各照预计，先由易静率了甄易弟兄四人去打头阵，将阵势引发。等到生出变化，再由癩姑同了金蝉、石生、阿童、英琼等五人，如法施为，把反河图后天五行制住以后，易静等五人再倒换着穿阵而下，去盗灵药。不过这阵图反应是在丹井之下深处，中间还有一层阻隔，均须破去。而那丹室由井底元磁真气吸住，变化无穷，深沉隐现无定，神妙不可思议，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稍一疏忽，便被磁光闭在室内，连人都走不脱。所以事前必须仔细想好下手步骤，丝毫不能疏忽。这还是主人临时变计，改了入口，又得灵威叟之助，一直引了深入。否则由上面井口直下，连同宫中埋伏，共有十三层禁制之多，如一层层破去，就是法力多高，所至均能得手，也须二日以上。现在共只剩了三层关口，虽是极难之处，到底省事省力，并还可以断定主人心思，实是借此考验，并非不与。陷身受害之事，已决无有，比较放心得多了。

当下易静等五人各照图宫门户，方位途向，由正门走入。按照度数，绕行地上圆点，先往中央元正宫主位上立定，再指挥甄、易等四人分向四方。等把五行方位一齐占住，用传声之法告知阵外五人，令同驾遁光飞起，对准当中井口，觑定下方。等自己引动阵势，用法力现出当中主宫上丹井深穴以后，立即穿井而下。余仍各照预计行事。癩姑等五人依言飞身上去，往阵图中一看，下面一色水晶地面，除了那四五尺大小的河图形的自黑二色圈点外，并无洞穴。知道丹井深穴在正宫一元主位上，为阵图等所隐，急切间看不出来。便令同行四人留意，注视下面，不问阵图变化如何，丹井深穴一现，立即穿井而下。一面各把飞剑法宝取出，准备应用。易静估量一切均照预计停当，立即施为。

先施法力，将五宫正位制住，再将阵法触动。手扬处，一声雷震，那地面上河图圆圈，立即变灭闪动，急转如飞。易静也不去理它，依然守定原位，静待时机。正打算乘隙下手，那些圈点往来交织，穿梭一般数十转过去，忽然连闪两闪，全都隐去。同时发出一片五色烟雾，将全阵笼罩。遥听地底起了风雷之声，知道下面阵图已然发动，生出反应。

这上层阵图，主人既先已泄机，易静又是行家，上来先将五宫正位枢机要地制住，只将阵势略微引动，不去触发它的妙用，所以显不出此阵威力。下层阵图已全发动，便无如此容易。适见阵中地面宛如水晶，与阵外地面有异。阵的大小又与上面丹井相同。

照此情形，不特一元主位中空，恐怕全阵地面都是空的。少时等把彩烟破去，下面井穴便许全行现出。最后去往丹室盗药，还少一人，自己如能同下最好。无如上层看似容易，无什阻碍，但这一元正宫主位，乃全阵主要

命脉，必须大法力之人方能制住。癩姑法力虽高，但看事稍易，经历比己较差，不甚放心。和她对换，仍不能多出一人。而下层阵法全仗上面五人将五宫正位制住，才能减去它一半威力，怎么也不能多出一人。易静想了又想，还是仍照预计行事。且看癩姑等五人到了下面，能否仗着各人的异宝仙剑，冲开禁制下入丹室。如若不能，再拼冒奇险，索性连上面五人一同下去。好在众人有几件护身的法宝，凑在一起，至多盗药不成，出时再把主人阵法法宝毁去一些，那也是主人自愿如此，不能见怪。一行十人，总可全身而出，决不致有什凶险，或是被困在此，不能脱身。心中寻思，那彩烟也在不住明灭变幻，下面那井穴却不能现出。

易静正嘱咐甄、易弟兄四人各运玄功守住心神，将法宝飞剑护身，凌空镇制，各人五方主位不可稍微移动，也不可脚踏实地。那五色烟雾明灭变幻了一阵，忽然发出妙用，化为青、黄、黑、红、白的强烈光焰，按着五行生克次序，各朝相克的方位狂涛一般涌到。易静深明阵法，自不必说，南海双童本来法力不弱，只有易氏弟兄功候稍差，但开府时得有师门心法，近甚精进，事前又得易静详细指点，再三叮嘱，一任来势多凶，只守定原阵位，加意防备，终不为动。那各色光焰，来势十分猛烈，眼看就要压到身上，忽似电光过眼一般，自行消灭。当时形势看去奇险，百余丈高的光焰四面夹攻，怒涛一般涌到，所剩也只各人所守五宫正位不足方丈之地，照那迅急之势，连眨眼的工夫都没有。偏是到此即行消灭，不能侵害。

易静知道此时只要用法宝飞剑抵御，或是心神摇动，镇制不住，各人所守阵地立被侵入，为其所乘。那时全阵威力一齐发动，就有法宝飞剑护身，不致受害，便破此阵也非一定不能。然而，一则险阻横生，二则下层阵图立生变化，移向上层井穴，当时便为元磁真气封闭。就能勉强破阵，盗药一层更无望了。易静因恐两个侄子万一看五行精光当顶压到，年幼无知，胆小气馁，忘了前诫，误以为所立阵位受了克制，妄思抵御，坏及全局，先还有点担心。及见先是东方乙木所化青光朝甄兑飞去，甄兑神智安定，未为所动。跟着戊土黄光朝自己中宫飞来，自己更不会摇动，黄光消灭。黑光又朝甄艮南方阵位上涌去，也和乃弟一样。易鼎、易震，一西一东，守的是庚金、乙木两宫，恰落在后，有了前三人的榜样，断不会再冒失行事，这才放心。二次传声给癩姑等五人，时机将至，并告以阵中五行以逆行之势，自向各宫正位攻来，中藏变化，看似相克，实则相生，消长盈虚之中，藏有无穷微妙，上阵是体，下阵是用，尤为神奇。到了下面，务要仔细。照此形势，只恐自己必须在上层镇制，不能分身，请癩姑一人主持，相机行事。

余人必须听命进止，不得妄自行动。话刚说完，阵中五行反克已全应过。最末白光一闪，刚要另生变化，五色轻烟二次刚要冒起，易静早迅雷不及掩耳，一声号令，弹指将一粒牟尼散光丸发将出去，一丛星光立在中宫阵位以内，自行爆裂，光雨星飞中，轻烟四下消散。脚底银光突现，一闪即灭。晃眼上面却出现一片银色光网，将全阵笼罩在内。头上丹井出口，已为银光封闭。众人俱在光网以内，脚底竟是全空，现出下面丹井，黑沉沉看不见底。

易静等五人所镇守的五宫阵位上，却现出五团丈许方圆梅花形的法台，凌空浮立不动。初入阵时，所见地上圈点却变作大小数十团斗大寒星，仍按河图原形凌空位列，精芒电射，耀眼生花，寒光逼人。易静、癩姑等虽知阵形必要复原，却没有料到变化得如此神奇。法台一现，当时心中更悟出此阵奥妙。遥制下层固稍容易，而此阵的威力妙用也显了出来。深喜适才没有冒

失破阵，免去了多少危害阻滞。癡姑虽没易静年长经历得多，却也内行，瑜亮并立，无多轩轻。初意乘隙往丹井中猛冲下去，及见井穴随原图形一同现出，上面反倒漆黑沉沉，知道上面不再触动阵法，或是攻入下层阵内，决不会再有变化，乐得看准形势，再行下去，无须急急便往中央法台之上飞落，先令金蝉往下观察。金蝉运用神目，定睛往下注视，见井穴越往下越小，离上面二百丈左右，便见地面。

与灵威叟所说丹室之类，也决不似下层阵图所在，略有晶光反映，好似一片坚冰凝成的空地，不见一人一物，也不似有甚法术埋伏。自从入宫以来，到处光明雪亮，就说丹井太深，上有这么强烈的光华照将下去，地方又较上面小，不至于会如此黑暗。

易静听金蝉说了下面情景，暗忖：“这上下两阵中间还有一层阻隔。第一次灵威叟引来观察，各层埋伏禁制，均经详说它的妙用以及机密之处，独对这一层，只说不比寻常，可凭自身法力破去，无须有所顾忌，语甚简略。当时因他对于其余十二层的关口以及丹室微妙之处，却是语焉惟恐不详，只差明言破法。惟此一层，好似知道自己必能胜任，顺口带过，自然不好意思深问。自来有形者易识，无形者难测。金蝉神目专能透视云雾，洞瞩深幽，当无看差之理。按说上下相隔只二百丈，自己和癡姑虽然目力不如金蝉，也是法眼慧目，竟会看不到底，只觉一片冥黑。丹井四壁，多半空凹，如非埋伏隐藏凹处，下视不见，就许真非寻常禁制。主人既有心试验一行十人法力，偏又尽吐机密，惟恐其不能成功，心意莫测。也许主要试验的便是此处，也自难说。初意上阵五宫正位制住，等它变化过去，现出井穴，便可直看到下层阵地。中间阻隔，必在四边，或是凌空设置，至少下层阵地总可看出端倪，不料会是如此境地。主人果着重在这一层，必较上下两阵尤为难制。”见癡姑仍和金蝉同运慧目往下观察，一问，也和自己一样，用尽目力，一无所见，便把所想说了。

癡姑闻言，深以为然，见看不出什端倪来，只得下去。因下面还有一关，癡姑预存戒心，为防万一，还令一行五人相偕同下，到了下面，不要散开。易静不放心，自上下视，眼看五人在癡姑、阿童两道佛光环绕之中一同下降，起初佛光颇强，但不能烛照上下，已觉奇怪。及至降到百丈以下，只是两圈金色祥光在暗影中降落，一会止住，似已落向金蝉所说地面，光影虽仍可见，但五人身子早已隐去，光以外便是暗沉沉的，仿佛坠入聚积浓密的暗雾之中。及问四方主位上的甄、易四人所见如何，因四人功候目力俱差得多，更是三四十丈以下便看不见光影。暗忖：“二人佛光，多深多远皆能照见，怎看去光华这么弱？甄、易四人竟看不见。”易静方知有异，正自忧疑，忽见两道佛光分开，同时英琼的牟尼珠，金、石二人的玉虎、金牌，也相次出现光华。牟尼珠光最强，但也不能烛照上下，只是十余丈一团祥光，在下面游动。余人宝光均差不多。五人七八道光华在暗影中往复游行，分合无定，看去似在寻觅下入第二层阵图的门径，并未遇什梗阻，心中稍宽。

原定癡姑到了下面，如有险阻，便即传声告警。易静久候无音，正欲问讯，忽听雷声，又见五人先后如有所遇，多是欲前又却，退得甚慌。退不几步，又往侧闪，横出不远，又折回来，宛如钻窗冻蝇走投无路之状。心知不妙，忙即传声问故，也无回答。耳听五人发动太乙神雷之声，空洞传音。五人神雷多有功力，癡姑尤胜，不比泛常，井穴中空，声应猛烈，听去却是闷哑，好似有什东西将雷声紧紧压住，并不洪大，不似往日神雷一发，便石

破天惊，山摇地动之势。雷火光华，更是一丝也看不出。跟着五人宝光便零落散了开来，除英琼还在缓缓移行外，余人均未再动。宝光仍在，知道人虽无害，但必受制被困无疑。自己如离阵位，恐又生出别的疏失，其势不能舍此往援。再者五人均有至宝防身，癩姑法力尤高，与己相等。这五人不比甄、易四人，各有其胜人之处，如均失陷，自己下去也不一定有用。传声不听回应，可知五人初下时便已受制，只在奋力挣扎，各将法宝、神雷一齐施为，终无效果。只不知癩姑那么精细机警的人，既然看出形势不妙，怎不先以传声相告？自己发问，好歹应有回答。相隔这么近，本来无须行法传声均可听到，竟无音响。如说声音被人禁法阻住，两不相闻，神雷之声不过闷哑，怎又听见？易静正在忧急不解，猛然眼底雪亮，定睛往下一看，下面井穴已上下通明，不特癩姑等五人历历如见，并且还多出两人，在一片水晶的空地上叙话，空穴传音，也清晰可闻。七人立处不远，正有万千团如云絮的白影，雪浪山崩，往四边退去，晃眼无踪，竟没看出那是何物。知己无事，不禁惊喜交集，出于意外。

原来癩姑等五人下降时，先觉越往下光景越暗，渐渐佛光所照，不能及乎两丈以外。

身上也渐觉寒冷，好似常人寒天进入冰窖一般。如非先前席上吃了许多异果，阳气充旺，绝对支持不住。癩姑一想：“不好！沿途行来，所遇酷寒之区不下三四万里，那时未服灵果尚且能耐，现又服了许多纯阳之果，竟会如此冷法。这井穴以内，必是北极冰雪奇寒之气所聚，比起来路所经数万里冰天雪地酷寒之区，必还更冷千百倍。不然，那有如此冷法？”因出意外，疑在室中本来如此，一心只防下面埋伏，全没想到寒气厉害。忙令金、石、阿童、英琼四人各运玄功法寒，一同戒备着，仍往下降，果然冷得好些。只是元气运行，不能稍闲，否则便冷得难耐。众人俱想：“丹井以内如此奇冷，最下层已近地肺，阴极阳生，总该暖些才是。否则纵然修道人多冷也于身无害，如比此还冷，破法盗药，也就不觉要难得多了。”正寻思间，身子落在平地之上。那地有似坚冰所成，光景越发黑暗沉冥，佛光圈外，连地面都看不见。玄功稍停运用，便觉头晕气促。上方和四外，均似有大力压来，只癩姑和金、石三人稍好，英琼、阿童便一个比一个觉着难禁。

起初癩姑见井穴之下黑得厉害，便恐主人有什花样，戒备也颇严。及见人已到地，除奇冷奇黑外，并未见有别的异兆。几次和金蝉运用神目法眼，仔细观察，始终见不到一丝痕迹，也未见有烟雾之类，越料是固有景象。下阵和丹室俱在足下，先率四人草草循行了一阵，觉着冰面坚厚异常，通体如此。始而不肯毁损，只想寻到门径，相机下降。

及至走了一阵。到处试探，俱是实体，那坚冰和来路所经冰原相似，直不知有多少丈深厚，而坚固更远过之。门径毫未找到，酷寒之气又由脚底侵入，比起初下来厉害得多，玄功运用更难停止。癩姑一见不好，因这一关并无埋伏禁制，只是酷冷难禁，估量底下比较温和，下降越速越好。否则虽以玄功运用本身纯阳之气法寒，也只保得身心不致受伤，头面手足，仍是难耐。无奈地面广大，黑暗异常，也许下口甚小，急切间不易观察出来。想了想，强忍奇寒，告知众人，令各将防身法宝取出，分将开来，四面寻找。

金、石等人闻言，猛想起适才为防飞剑被元磁真气收摄，降时又未遇什埋伏阻碍，只顾运用玄功御寒，连防身法宝也未取用。这等奇冷，兴许这几件仙佛两家至宝能御奇冷，也说不定。立即分别取出一试，除英琼牟尼珠

稍好外，余人仍是一样冷法，并不比佛光强些，但又宜静而不宜动。众人均不能尽识此珠妙用，如任英琼按照乃父李宁所传白眉坐禅之法，只要坐上半个时辰，此珠立生妙用，至少也可将那寒气消去一半。俱因急于寻找出路，以为此宝胜强无多，如若行动，便和众人相仿，无所用之，仍照预计分散开来。阿童更是好奇，分开时，试把佛光收去，看看冷得如何。哪知光外酷寒，更胜百倍，光才一撤，立觉一种大得出奇从未经受的奇冷之气，由上下四外急涌上来。当时七窍皆闭，通身疼痛如割，气血均欲冻凝，这一惊真非小可。犹幸佛门真传，佛光收发均极迅速，慌不迭重又放起。就这收发瞬息之间，虽然见机得快，未致受伤倒地，人已冻得透骨，心脉皆颤，再如稍迟，便无幸理。才知幸亏佛光护体，挡了不少寒气，否则谁也不能禁受。众人如非那几件至宝防身，也万无幸理。越想越胆寒，惟恐金、石二人一时疏忽，蹈了覆辙，想赶去警告。无如死里逃生，惊魂乍定，元气运行尚属勉强，怎能停止，并且口为寒气所逼，也无法开张。只得一面用师传心法，一面随定众人，姑且分头找那出路。

癡姑因传声须用真力元气，防寒要紧，又未见有禁制埋伏发动，不欲徒乱人意，故此未向上面易静相告。及至率众寻找，当地已被踏完，仍找不出一点线索，寒气却更酷烈。正打不出主意，阿童人渐复原，由侧面走来，两人恰好对面。想起适才两道佛光联合，冷要减些，忙迎上去合在一起，强挣着把前事说了。癡姑闻言大惊，暗忖：“照此情形，这奇寒之气多半有人暗中运用。对方所设关口阻碍，便是指此。灵威叟不肯明言，并说一行十人法力可破，便将这全副地面毁去，也无什话说。这类穷阴极寒之气，用纯阳雷火破它，想亦不难。自己一味顾惜主人情面，以客礼自居，总想善进善出，几乎中了道儿。”想到这里，忙追上众人，告以各分四方散开，看自己手势，随同下手。等分别说完，人已冷极，又运用玄功，稍微喘息，然后居中飞起，发出太乙神雷，朝地面上打去。初意测不出冰面厚薄，仍不欲全数毁去，只想攻穿一洞，以便下降，雷火威力不大。及见雷火发出，与平日发雷情景大不相同，好似上下四外均有极大阻力逼紧，不往四外横飞。雷声不猛，火力也弱，一震之后，地面上依然如故，全无伤损。降下细看雷击之处，只有一些冰纹白印，晃眼复原如初。情知难攻，那寒气酷烈奇盛，不可思议。

雷火为奇寒之气所逼，威力消灭了多半。冰面至厚，即为雷火炸裂，寒气一凝，重又长满，非用全力不可。便即发令，一同施为。金、石等四人听雷声甚闷，火光不强，也甚惊奇，各以全力施为。癡姑发雷，自然更猛。满拟如此猛烈的连珠太乙神雷，便是整座山岳也被攻穿，何况这等冰凝之地。谁知这一来倒是奏了点效，只是冰面一破，局势也越发不利。

先是癡姑居中发雷，虽然雷火之势不如往日强烈，因出全力，玄门太乙纯阳之火，威力终非寻常，霹雳连声，金光雷火猛击之下，冰面倏被击裂开一个大洞。只是冰层太厚，尚未攻穿，四边寒气也被荡开不少，寒威为之大减。癡姑因四角上金、石四人也和自己一样，未将冰层穿透，心想：“全冰层大约厚薄相同，分散为弱，不如召集到中心来，合攻一处，较为容易。”方打算飞身过去传知，恰值手中一雷发下，只见陷裂之处，突涌起数十丈一团白影，看去似云非云，似雪非雪，似实似虚，不知何物。方疑冰层将要穿透，扬手又是一大团雷火发下，猛瞥见陷处火光忽灭，先发雷火竟吃白影包没，便即消灭。后发雷火本是连续下击，那白影来势特疾，正好迎上，两下一撞，又吃白影包没，雷声火光一时都隐。心中大惊，又看不出是什法术。

跟着连发神雷，俱是如此，白影依然潮涌而来，一毫也阻止不住。势子虽急，却极散漫，好生惊疑。自恃佛光护体，并未退避，还想另用法宝去破，略一停顿，猛觉奇寒侵体，胜沐冰雪，冷不可当。知道无力抵挡，忙往侧面闪开，猛又觉身后一股奇寒之气袭上身来。回头一看，身后忽现出一个雪人也似的白影，口中似在嘘气，奇寒刺骨，皮面如割，立时打了一个冷战。又急又怒之下，也不问是人是怪，扬手一太乙神雷打去，又往侧面闪避。刚把法宝取出，未及施为，眼看雷火到处，白人击散，又化成那似云非云之物，漫地涌来。同时又是一个寒噤，身后又有奇寒之气扑来，只得回顾。这回身后又现出同样一个雪白人影，便连神雷、法宝一齐飞出。哪知并无用处，雷火宝光到处，白影一散，仍又化作那似雪非雪之物涌来。一近身旁，便觉酷寒侵骨，难于禁受。尚幸所化似云非云之物，势子虽疾，除头一起蔓延较广外，余者都只涌到十丈左右便即停住。无奈此散彼起，循环不息，老在人身后左右出现。急得癩姑咬牙强忍，运用玄功，把全身法力法宝全使出来，终无用处。

金、石等四人所遇也是如此。

一行五人，似这样左闪右避，连发神雷，施展法宝，丝毫无奈他何，反倒越现越多，满地都是。宝光影里，那白人通身上下雪也似白，更无一丝异色，兀坐地上，不言不动，只是寒气越重。后来五人手足皆僵，委实难禁，眼看难以支持。癩姑分明听到易静传声问故，却无余力回复。正打算引头率众先退上去，和易静商量，打点好了主意，二次下来。石生机智，那白人宛如冰雪之质，还比玉白，身量均似十三四岁的幼童，猛想起先前送酒席来的两个道童行时曾说，所居在丹井中阵图侧面小屋之内，到此如有阻难，三呼寒光、玄玉，必有应验等语。下时还想就便寻他二人，因未到达所居之处，又忙于寻找下降道路，无暇及此。现在遇到难关，何不一试？心念一动，立即忍着奇寒，如言高呼：“寒光！玄玉！二位道友何在？我们寻你来了！”

石生本是灵石精气所钟，资禀特异，外表虽和众人一样，多半手僵足冻，面如寒冰，微一开口，冷气便往里倒灌，体内仍是充满阳和之气。比英琼全仗珠光护体，虽冷而不酷烈。只是手足能够运用自如，内体仍是寒冷，玄功运用不能稍停，还要胜强得多。心更灵巧，未唤人时，先把太乙神雷向外连发，乘着面前寒气略微荡开，再行开口，所以并不十分为难。连唤两声，均无回应。知道二童住在下面，上隔层冰，又为众人雷声所乱，不易听到，意欲告知众人，暂停发雷。无如四外俱吃似云非云之物所阻，那白人更在各人身后身侧出之不已。不用雷火，白人口中嘘气更是酷寒，中人胜如刀箭。击散以后，又化作冷云涌来，左右前后，棋布星罗，皆是此物，五人全吃隔断。如要冲越过去，也非一定不能，只是奇冷难当，如与众人会合，必须要连冲过好多处的云堆。稍微接近，已觉冷极，何况由内冲过，好似一个常人，冬夜奇寒，由十余处雪堆中挺身穿过，实无此勇气。大声呼喊，又听不见。只得姑且运足丹田之力，试再呼唤几声，如仍无效，再打主意。哪知其应如响，第三次呼声刚刚出口，猛觉面前冰地宛如波浪起伏，脚踏上去，其软如棉，心还不知二童要来。

正想再喊，眼前倏地一亮，全场上所有白人，忽似雪狮就火一般，自然崩塌，一齐化作那似雪非雪之物，退潮也似往四外散去。同时全井上下大放光明，寒威尽敛。面前银光连闪，现出两个白衣童子，正是寒光、玄玉二人。石生自是喜极，癩姑等四人也甚惊喜出于意外，忙聚过去，相见称谢。石生先谢了两童解围之德，因见地面已然复原，四外寒云尚未退尽，便问丹

井如何可下？此是甚么法力，冷得如此厉害？二童笑对石生道：“岛主想借重诸位的，便是这层关口，此乃为北极万载玄冰寒雪精气所萃，经岛主用极大法力并借地利设成。此地名为战门，归我二人主持。本来无论仙凡，均难禁受这酷寒之威，何况诸位道友又不知此中底细，误发太乙神雷。阴疑于阳，正犯此间大忌，于是寒威更烈，雷火越多，越觉冷了。适奉岛主法旨，只要诸位道友能在此停留一个时辰，不为寒气所伤，便可开放门户，听凭下去。不料发放雷火，激发万载玄囊，比前冷更百倍，诸位道友仍是无恙，即此已为岛主心期。如非我二人还想见识诸位道友神通，便是道友不出声相唤，我二人也自出见了。适在海边之言，原以石道友一见如故，这里奇寒难当，恐到时盗药不成，反为所伤，意欲略徇私情，万一诸位道友稍觉难支时，可以略效绵薄，相助出险，万想不到是这等情景。假如换了法力稍差之人，休说与万载玄囊相持，便初下来那一段，无须降到冰层之上，只离上阵百丈以下，气血便要冻凝。见机抽身，如若迅速，不过中寒受伤，仍可复原；稍不量力，勉强下降，一达冰层，上下四外俱是寒气重压，再想逃生飞上，真是无望。尤其那玄阴极寒之气，无形无声，甚是阴毒，暗中袭来，难于觉察。只要有一丝侵入身上要穴，当时骨髓皆冰，通身冻硬。只有两件法宝和各位前辈仙长所炼灵药能使回生。但是受伤人由死入生，也许受尽楚毒，方能活命。听说这两件法宝均在贵派手内，我二人想往凝碧仙府一游，也为见识此宝之故。如此酷寒竟能禁受，虽然护身法宝神妙，诸位道友法力高强，已可想见，怎不叫人佩服呢！此关已算过去，因发雷火大多，玄囊精气几全发泄于此，须俟它退尽，便可下往丹室盗药了。下阵虽然玄妙厉害，好在诸位道友机密已得，只惜差着一人，我二人又不便代劳，到时不免稍难，否则，此时便可算大功告成了。”

金蝉便问：“道友所说二宝，可是万年温玉与九天元阳尺？”二童答说：“正是此宝。”金蝉说：“九天元阳尺，我们虽可随时借用，乃凌真人所有。那块万年温玉，开府之后便落在英琼师妹手里，何不也取出一看？”英琼笑说：“掌教师尊赐我此玉之后、当时便被玉清大师背人向我借去。并说妖尸谷辰至今仍未忘情此宝，留在我手，此时在外行道，宝光外映，易启覬觐，诸多可虑，不如借她应用，暂代保存。我如要用，到时自会送来。等幻波池建立，入居三年以后，再行交还，正是一举两便。我知她为人谨慎，对我同门又极尽心力相助，此举必先得了师长默许，不然不会开口，便借与了她。事后告之灵云师姊，也说应借，师父不会见怪，所以不曾带来。”二童先听温玉带来，面上顿现惊疑之色。及听英琼之言，方始面色复原。玄玉笑道：“我原说呢，如有此宝，别位难说，这位李道友也不致同样觉冷，为玄囊精气所阻了。”说时，癩姑知道易静等五人也不放心，早抽空暗用传声之法，略说以前经过。井中寒气一收，上下通明，下面七人言语行动，易静全可闻见。知道二童所说陷空老祖用意，果是在此，此关渡过，底下虽非势如破竹，迎刃立解，必无过分险难之处，好生欣幸。因少一人入室取药，重又传声癩姑，到时见景生情，如实为难，可令英琼仗牟尼珠光之力代镇主位。自己在上面拼冒点险，本身仍守一元中宫主位，将元神遁出，飞降下阵去，代英琼镇守北方水宫，仍由癩姑穿阵而下，去往丹室盗取灵药。此策只要三人动作灵敏，彼此呼应神速，得心应手，必能成功无疑。癩姑虽觉稍微行险，但外无他法，也以为然。

二人正在传声问答，地上如云如絮的玄囊精气已然退尽。众人见那冰

层所结地面，通体坚厚浑成，并无一丝缝隙。大团云絮一般的玄蚕精气，分向四边退下，到了挨近井壁之外，堆积不动，渐渐减消，自然无迹。退完，冰面仍是完好。试收防身宝光，已和来此飞行时气候相近，只没上面和暖，知是冰层仍在之故。石生方问：“门户何在？”也未见二童行法施为，忽然地面上冰层自然涣散，化作云烟波动，宛如潮涌。眼看脚底由实而虚，全地面变作一片云海。众人刚把遁光纵起，飞身云上，静待云开下降，寒光、玄玉二童忽向众人举手作别道：“诸位道友，好自为之。少时战门升上，可由右门穿进，绕出左门。我二人再略施小技，门便隐去，寒气全收，连四围的玄阴神弩也并止住。由此下降，直达下层阵地。此层与上层阵地不同，五方阵位全是虚的，中宫一元阵位正对丹室入口。请诸位道友施展法力，相机行事。我二人要往霜华宫中复命，且等将来凝碧仙府再作良晤，此时恕不奉陪了。”

众人方要答话，二童说完，把手一挥，面前忽又深黑如漆。也只瞬息之间，重又上下透明，只是脚底云烟尽去，不留一丝痕迹。再看二童，已然不见。因是骤暗骤明，变灭至疾，事出不意，连癞姑那么高法力，都未看出那么广大深厚的一片雪层，连同二童是怎么隐去。只金蝉一人神目异常，略看出二童手举处，全井立比先前还黑。暗影中似见二童也化作两股白气，与云相合。同时微微觉到寒风飒然，由身侧往下飘堕。紧跟着全井上下重返光明，连人带云俱无了踪影。众人想到二童竟如此神通，方在骇异，低头往下一看，下面阵图已然现出，相距当地约有百丈高下，一片五六丈方圆的云絮，簇拥着一座外观圆形，内列六根合抱大柱，似亭非亭之物，由脚底缓缓升起，众人连忙后退。

那亭外面银光万道，耀眼生花。内有青白二气环绕六柱之间，一根主柱居中，五柱环绕于外。亭外布满光气，形似实体。一青一白，以主柱为界，各不相混，每边各有一个圆洞。主柱之上现出“战门”两个朱书古篆。众人已悟出“阴疑于阳必战”的寓意，便照二童所说戒备着，由右方圆洞门中缓缓飞进。

那门看去烟光并不深厚，至多不过丈许。等一进门，觉着内里寒光闪闪，冷如寒冰，猛觉身上一暖，人便飞出，计算程途，少说也有四五十丈。再看那反面门户，和正面差不多，只是青白二色烟光左右互换，等绕飞进去，和右门快走时情景一样，充满阳和之气。快过完时，身上忽又一冷，眼前一花，烟光尽音，那战门忽然隐去不见，只人在空中悬着。众人连癞姑俱不知主人就着当地独有的天时地利，加上法术运用，才有此种神妙设施。寒光、玄玉二童乃秉北极万年冰雪之精而生，不过借用了两个有根骨的形体。丹井乃北极地轴中枢。阴阳二元真气交战相生之地，一切多是天造地设，再加法力运用，便生出无上威力。初次见到，俱觉主人法术神奇，不可思议，所以行事异常谨慎，终于成功而去。及至日后，笑和尚误斩金妹、银妹，二次来盗万年续断，被陷霜华宫疑阵之内，如非神驼乙休赶来相援，几遭不测，便因陷空岛一切设施，多仗天时地利，深知底细，轻视敌人之故。还是众人小心翼翼，占了便宜。这且不提。

众人见战门隐去，料已无事，只等破完下阵，便可深入丹室取药。一赘之功，成败关头，在此一举。又以寒气全消，比起上面反更暖和，各自鼓起勇气，振作精神，按照预计，将应用法宝取出，准备停当，觑定下面五行五宫阵位分散开来，各人站定一方，一声号令，同时往下飞降。这时下面阵



图，因上阵一开，已全发动，与前大不相同。全阵四十九个阴阳圈点齐射精光，五宫正位上各涌起一个不同的光柱，全阵都是五色烟光，明灭变幻，势如潮涌。休说最下层的丹室要地观察不出，连金蝉专能透视云雾的神目，也看不到一寸地面，情势严重已极。癩姑一人居中，率领金、石、英琼、阿童等四人，把遁光驾平，使五人高下如一，缓缓下降。降到离那五宫正位的五色光柱约有十丈，觉出光焰有了上腾之势。又是一声号令，各自运用玄功，施展法力，放出防身宝光，不先不后，一同往光柱上猛压下去。那青、红、黄、白、黑五根光柱，立即轰的一声，同时光焰暴涨，往上腾起，势疾非常。仗着五人未入岛宫以前便有详密计算，再经过上层阵图一番经历，上层主体五宫主位又被易静等五人制住，下降减去不少威力，所有阵中一切变化生克微妙之处俱已洞悉无遗，所差只是法力强弱之分。虽不能算势如破竹，举重若轻，胸中已有成算，应付方法，下手步骤，俱安排好了。只不过觉着主人法力太高，惟恐稍有疏忽，变生不测，贻误全局罢了。那五行光柱发生妙用，原在意中。全阵枢机，如不上来便先制住，便要生出无穷变化。虽然知道破法，到底费事，只要有些微不利，立即债事，故俱以全力施为。

癩姑对付中宫一元主位，其关系更为重要。一见中柱光焰熊熊欲升，一面发令，急催遁光加急下降；一面早把护身佛光移向脚底，化作一轮祥辉，电也似疾往下压去。中央黄色光柱刚往上疾升，比原来高起不到两丈，便吃佛光紧紧罩定，不能长大。癩姑手掐灵诀，再一行法施为，益发受制，发出殷殷怒雷之声，缓缓下降。癩姑见全阵最主要的一元要枢所在之地已吃制住，一行五人不论如何，已无失陷之虞，心情为之一宽。因下阵受上阵反应，已全发动五宫制压，法力最好均匀，无所偏重，将中央光柱压制复了原位，便不再往下压。一看同行四人，英琼是往北方水宫降落。除中央戊土是全阵命脉外，水宫居北，独得地利，先后天均有助益。便是主人布设此阵时，也以此宫为重。后天五行变化，亦由此而生，其力最大。如换别人，还真不易制压，偏巧被英琼无心中担承了去。论起英琼本身法力功候，虽比癩姑要差得多，但那粒牟尼珠却正是癩水的克星。

英琼下时，又以自身法宝虽多，飞剑更是仙府奇珍，无如十有八九多是金质，阵下便是元磁精气所萃之地，恐被吸去，不但不敢妄用，为防万一，除紫郢仙剑神物通灵，与身相合，自信无碍，凡是金质之宝，一齐收入妙一真人所赐法宝囊内，谨密封藏，以防失落。所用以防身破法的，只此一粒宝珠，心想：“此珠运用，全仗本身元灵智慧，心神宁静空灵，威力越大。自己所负使命，只是随同众人，分别镇制五宫阵位，阵中既无敌人交锋斗法，又不要自己深下丹室取药。反正无须动作，如用父亲所赐禅功，以静制动，必然省力得多。”心中想好主意，也未向众人说，便把宝珠放出，并默运玄功，盘坐其上，由那一团祥光托住，缓缓下降。这牟尼珠神妙无穷，不可思议，加以英琼运用玄功，立即人与珠合为一，快慢无不如意。英琼知道五人最好同时下去，不要快慢不一，心念一动，珠光立即加快下降，恰与癩姑等一般高低。最后英琼落到水宫位上，癩姑落到土宫位上。这样一来，全阵两个威力最大的阵位，便被二人制住了。

金蝉制压东方木宫，本来也和英琼一样，恐用五金之宝为元磁真气所制，只想用灵峤三仙所赐玉虎防身镇压。快下降时，俯视木宫方位上，见那根青色光柱光焰莹莹，翠润欲流，与前在碧云塘所见的方瑛、元皓运用枯竹老人所设仙阵中的乙木神光一般鲜明，猛触灵机，暗忖：“元磁真气深藏丹

室以下，地肺之内，离此何止千丈，自己所用霹雳、天啸三剑，俱是本门真传与身相合的仙府奇珍，怎会被它吸去？此阵由阴阳两仪，化生出先后天五行妙用。石生所制金宫阵位上，未根银柱光焰一样强盛，可知磁气无碍，至少也是鞭长莫及。天啸剑乃七修剑中第一口，古仙人采取西方金精百炼之宝，现成的以金克木，为何不用？”念头一转，将天啸剑取出，试一运用，果无丝毫警兆，心中越定。

正好癩姑先后发令，便剑宝齐施，随同飞降。

说也真巧，这五行神咒各有各的妙用。中央土宫一元主位，是吃癩姑施展全副法力制住。水宫神柱，又遇见一粒牟尼珠克星，不等生出变化，已受了制。木宫本位，吃金蝉见景生情，无心中放出一件大白金精之宝，又是一个本命克星。那青色光柱，因金蝉压同下降时心里仍在寻思真金克木的妙用，本心又是用以防备万一，不想破坏，剑光虽已放出，只在上面，并未使与乙木相触。当时事机神速，怎容心生他念，稍一疏神，降得便落后了些。可是下余四人均已各制一宫，同时复了原位。光柱高下略有参差，五行失位，立即生出强烈变化。金蝉正降之间，瞥见癩姑等四人已各压着各宫光柱，复了原位，自己还差两三丈高不曾复原，不禁惭愧，想要加急下降。就这转念瞬息之间，猛觉脚底乙木神光突转强盛，力大非常，竟有往上冲起之势，简直压制不下。还不知是因自己降得稍缓，乙木失位所生反应，只疑自己法力不济，法宝不如众人之故。忙运玄功，指定宝光，强压下降。哪知乙木神光越发强烈，金、水、火、土四宫阵位上雷鸣风吼之声又一助威，声势更是惊人。心中一急，未容转念，下面已是云光浩荡，布满全阵。乙木光柱略一停顿，改降为升，逆行向上，与行法人相持不下。紧跟着轰的一声，那些五色云光一齐飞腾，怒涛电射，向金蝉涌来。

当时情势又险又快，连转念的工夫都没有，眼看全阵均要生出变化。总算数中有救，就在下面云光上激之际，金蝉见乙木神光压制不住，反倒往上逆行，一时手忙脚乱，那天啸剑光原由左手指定，情急无计，随手往下一指。本心是见乙木神光这等神奇，并不敢断定此光能遂初意，还想另取法宝。哪知这时乙木威力刚刚开始发动，此剑发得正是时候。稍迟一会，乙木妙用发挥，其余四宫也被牵动，乙木一得南方丙火之助，再有十口飞剑也难制服了。那天啸剑乃仙府奇珍，神物通灵，又具克制之妙，先吃金蝉指定，在上方有力难施，一经放下，立化一道金虹向乙木光柱环绕上去，才围了一圈，木光威势立减。下面云光本正腾起，相隔金蝉不过丈许，乙木势子一衰，便自停住，缓缓往下沉去。金蝉看出形势危急，又急又愧，一面指挥飞剑，心仍不放。等把囊中法宝取出，那乙木光柱已经收势，在剑光运绕，玉虎宝光镇压之下安然下降。知是自己先前疏忽落后所致，赶紧运用玄功法力，压制木光，速复原位，满阵云光也都退复了原，心才放定。

这还是土、水、金、火四宫被癩姑、英琼、石生、阿童四人降复了原位，一见变生仓促，各以全力强行压制，只是郁怒莫宣，发出雷鸣风吼之声，不能速相呼应；而乙木妙用尚未发挥十之一二，事情起止均速，未等牵动全局，便归宁息。如若金蝉稍差一步，事前再没把天啸剑放出，一宫失位，起了逆应，逐渐相生，不消片时，五行一齐发动，成败就不可知了。石生制的是西方金宫，阿童制的是南方火宫。石生用那三角金牌，以金制金，巧合先后天妙用；而阿童的佛光又是火的对头，因此，俱都安然无事。只因金蝉疏忽，生出变故，所分守的阵位受了感应，一齐震动，同受了一场虚惊而已。

癩姑见五阵神柱俱已复原，十九不致再有变故。只是阵图顺序变化以后，上下十人各要镇守原位，分出一人下到井底阵室之内取那万年续断，却是一个难题。想了想，只得姑照适才易静所说，且把阵图引动，等到变化完毕，现出丹井，再作计较。随即告知金、石诸人谨守原位，一任生出什么变化，不去理它，到了入井取药之时，看出何人能代自己守这主位，再行告知。又令英琼加意运用，看准飞越南宫之间的蹊度和通行之法，先作一个准备，以免万一误解禁制，入了埋伏，转生波折。癩姑原因到了下面看出北方水宫重要，英琼不能离开，虽照易静之言叮嘱，并未定准英琼代替自己。可是别人功力虽比英琼较深，所用法宝如若以之坐镇，还不如她。一面施展法力，发出乙木神雷，和上阵一样，故意将阵势引动。这上下两阵一正一反，下面阵势一被引动，上阵受了反应，也同时生出许多妙用。先前中间隔有战门和极厚冰层，不能看到下面阵势，只听风雷交鸣之声甚烈。这时仰观俯视，全能看见，才知这一发动，不特下阵有无边妙用，便上阵也平添出若干威力。虽然宫中机密已然参透，不致失陷，但威力如此强大，呼应如此紧密，却出意外。照此情形，上下十人正好把两阵制住，同退则可，若独自抽身，五行有一失驭，立生巨变。并且那丹室正在土宫之上，丹井最深之处被元磁真气托住，浮沉不定，与下阵又有联系，息息相通，也须格外小心，简直任谁也無法分身。

癩姑和易静二人一上一下，心正愁急，那阵势已吃法术引动，相次转变。先前上阵五行反克而后相生，发之于外，只把五行正位镇住，便可无事。下阵却大不同，五行顺生，发自各官阵位之上，却由宫外生出逆应。每值本宫位上发出威力，那五根光柱便射出万道精光。五宫正位以外的五色云光，也各按五行生克，现出无数金刀、巨木、烈火、洪水、黄尘，山崩涛涌，冲压上来。一阴一阳，互相交战，云光摩荡，激涌如潮，电叱霆奔，万雷怒震，令人目眩神摇。声势之猛烈，比起上阵还胜十倍。好几次，看去都似要反客为主，所守阵位眼看要被外五行压倒，镇守五宫正位的人也将连带受害，形势险极。这时无论何人，只要伸手抵御，立被侵入。正反五行阴阳交会，合而为一，生出无上威力，再想破阵，非但艰难，一个不巧，还将丹井底下的元磁真气引动。这地极浑茫元精之气，就非易静等十人所能制服，纵能脱身出险，也前功尽弃，取药也无望了。幸而有二人俱是深明阵法，又得主人事先泄机，先将全图变化，借着两桌筵席现出，益发恍然大悟。深悉此阵一阴一阳，自为消长，一切变化均由暗藏无形的元始宫位上发出。

下阵中心只是土宫正位，与上阵不同，须等四十九个变化相继变过，完了一周，元始宫位自行现出，仍合大衍之数，全阵便即静止不动，不复为害。只看到时能否分人下去便了。上下十人，各自镇摄心神，守定本宫，一任阵势生克变化，全不摇动，形势虽然艰险，并未生事。

眼看四十九次变化将完，到了末次，五宫四外突生出四十几根光柱，矗立阵中，比宫位上光柱略小，各射出青白二色奇光，照耀全阵，易静在上阵俯视下方阵图变化，这许多青白光柱一现，猛觉出众人光柱都是圆形，各官方向间隔俱不差分毫，惟独癩姑所镇制的中央土宫作大半圆形，位置也略偏前数尺，所立之处并不居中，正对自己脚底。

因中宫光柱独大，光华又强，阵图颇广，青白光柱未现之前，全阵云光浩荡，相去数百丈，不曾发觉。这时光柱一多两仪、四象、八卦、九宫界列整齐，又以阵图变化，丹室人口不曾现出，心中奇怪。再留意一观察，才

看出来，觉那中宫光柱分明缺着小半面，非补成正圆不能居中。情知有异，忙即传声告知。

癩姑闻声，细一观察，那光柱此时约有一丈粗细，果有一面缺着一个月牙形不曾补圆，怀疑与下阵丹室的入口有关。那青白光柱出现也只半盏茶时，本来分列云光之中，急转如飞，转了一阵，忽然一阵移动，顺着五官躔度，穿梭也似飙轮电驭，往复飞驰。

最后越转越急，忽朝中宫黄柱急撞上来，精芒强烈，耀目难睁，又夹着风雷轰隆之声，声势之险恶，真无与伦比。连癩姑虽是法力高强，心有成竹，也被吓了一跳。初意和先前五行自相生克变灭一样，两下里一接即退，没想到这次竟是真个挤撞上来，骤出意料，连转念的工夫都没有。金、石等四人见状大惊，以为变出非常，吉凶莫测，单这一震之威，已是难当，谁知青白光柱未撞以前，声势这等猛恶。这一撞上去，反似水乳交融，悄无声息。再定睛一看，当中光柱光华连连明灭，闪变了几次，变成了一个两丈大小的太极圆形，半青半黄，中间弯弯曲曲界着一条白线。才知元始宫位乃是一个太极，好生惊异不迭。

癩姑见数十根光柱一齐压到，那是何等力量，自己镇压其上，只眼底一花，并无别的感觉。跟着现出一个太极圆形，精光流走，左右回旋，每边各有一个三尺大小的圆眼也是一青一黄，正反易色。随着青黄二光回旋明灭不已，青白光柱与土宫光柱一合，自然加大了些，先前那小半边的月牙形也便圆满，恰好位居正中，一丝也不偏倚。知道丹室就在这中央元始宫位光柱之下，太极图中两边圆眼，便是入口。无奈这时全宫云光杂沓，变幻无端，那五根光柱霞辉夺目，势越强烈。五人镇压其上，毫无变动，看去仿佛平静庄严，矗立云浪光波之中，毫无异状。稍微疏神，立发出无限威力，往上腾起，同时精芒如雨，四下飞射，跟着风雷大作。一宫失制，其余四宫相继响应，所压光柱各自上腾。五人忙各运用玄功法宝极力镇压时，这五行光柱消长盈虚，息息相关，这一宫光柱刚强力镇压下去，那一宫的光柱又复涌上；等把后起这一宫强用法宝之力压下，先压下的那一宫又生出反应，往上高起。尚幸五人功候虽各不同，所用法宝均具极大威力。

而那五根光柱虽然互相生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应如响，但是非有一宫溃决，不可复制，始能发出那全般妙用。众人防备甚严，偶一疏忽，当时警觉，立以全力镇压，未等到暴长分裂的境地便自制住。而水宫最要之地，又在英琼镇制之下，正照乃父李宁所传禅功，在上打坐入定。下余四宫，尽管变化震动，水宫黑柱在珠光镇压笼罩之下，始终如一，无力反应，这要减去大半威力。只不过金、木、火、土四柱互为低昂，使四人饱受虚惊，费了许多气力，终仍无事。

此事起因原出在木宫位上，除英琼所守水宫外，金、火、土三宫全受波及。中央土宫又是元始宫位，力更强大，连癩姑也几乎镇压不下。后来癩姑见这四根光柱此消彼长，老是高下参差，不能复原，渐渐省悟。易静又在上阵传声指点。才嘱金、石、阿童三人制压之时不可太猛，等长起时，一半随势上升，只不令其过高，到了上长之势较衰，再缓缓往下压去。那受反应的三根光柱，势必相继呼应上长。各人相准四柱高下差不许多，然后各施全力，比准平度，一同沉稳下压。说起来虽易，行时却难。那四根光柱此降彼升，不易均平，稍微失当，又须再来。当初生变故时，各人心神慌乱，只顾自己，以致越压制，反应之力越强，几乎不可复制。这一来，总算得了机枢，

不再似前匆遽。几次过去，渐渐高下相差无几，抗力也减退了些。但仍费了不少心力，好容易才调整平匀，缓缓压复了原位。似此情形，如何能再分人下入丹室？英琼更是关系最重，不能离开。

这下阵自从元始宫位一现，比较宁静，只要不疏神失守，便不再生变化。上阵却正与相反，阵势重又变化转动，较前尤盛，更是难于分身。上下又相持了个把时辰，无计可施。

易静焦急之下，正想甄、易弟兄四人各仗防身法宝加紧戒备，守定宫位。自己拼犯奇险，在阵位上入定，把师传七宝全施出来护着原身，以作镇压中宫一元正位之用；同时运用元神飞出，直下丹室，取了灵药，便自飞上。好歹也应了先时和主人所说的大话，免得功亏一赏，为人所笑。主意打定，正待传声发令，忽见一幢七八尺上下的银光，内里裹着一道青光、一条人影，电也似疾由西南方金、火二宫相对的杀门位上飞进阵来。

以为是主人知道自己为难，特命门人来此相助。于是暂息前念，欲等来人相见，问明之后，再作计较。嗣见那青白光华进阵以后，并不向自己飞来，竟顺着五行九宫腔度满阵绕行飞驰，其疾如电。不消半盏茶时，全阵已被绕了十之七八，五宫正位已穿行了四方，好似深悉阵法微妙，宛如轻车熟路，行若无事之状。方疑此阵已然发动，所以来人必须走完全阵，始达中宫一元正位相见。心正寻思，晃眼那幢青白光华已将全阵五行宫位绕完，到了自己所守的中宫一元正位之下。因光华强烈，内外辉映，精芒电射，飞行神速，急切间看不清切来人相貌。自觉所料不差，正待发出招呼，那青白光华忽似流星飞堕，直往下阵元始宫位上射去。光中人影一闪，仿佛和癞姑说了一句话，因上下相隔数百丈，又出不意，未曾细心谛听，也未听出说的什么话。同时那幢青白光华正向太极图左边青光圆眼之中投去，一闪不见。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